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冊目次

洪範正論五卷　（清）胡渭撰　清乾隆四年胡紹芬刻本　一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宋）蔡卞撰　清鈔本　〇〇一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元）許謙撰　明秦氏雁里草堂鈔本　〇七五
詩經疏義會通二十卷綱領一卷大全圖一卷　（元）朱公遷撰　一三二
明嘉靖二年書林劉氏安正書堂刻本　三一三

洪範正論五卷

（清）胡渭撰

清乾隆四年胡紹芬刻本

洪範正論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鯀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爲體、而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主於發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爲表裏之說、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證前人之說。如謂漢人尚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讖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二十字、惟敬用農用等十八字乃爲禹所加、與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過是次第名目、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魯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創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爲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一。又洪範原無錯簡、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竄。其病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渭經術湛深、學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除焉。

卜真和印庚申歲在志局從
刻東樵鳥黃雖指一部為鄒岩比部所贈云
和印未必合訂此毋庸多辯
金澗識

此楹舍里李金澗廣文遍藏本金澗子世玉又遺書
鳥數此册乃為金澗以配陳華深所贈和印鳥雖
指為成璧李氏所藏雖指為澤北侍所書一張
數与金石異要書擬其為著英公者實得乃子為

程氏藏本孟先已酉仲月世省世泉鄉人識
金澗冰其大父敬堂先生學與從兄薛江自少專
精經學生其餘緒成金石名學錄校蒼金石志此本
實為所藏孟子實貴
胡胜明右有易圖明辨十卷古學襄表七卷春見
其子彥昇所著樂律表微八卷金石文識

洪範一書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聞者所
否塞者則先儒之曲說為之害也五事本於五行傳
本於五事不過以雨暘燠寒風之時不時驗貌言視聽
思之一敬不敬而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其所言貌之不
恭厥極惡等事同已垂矣而又推廣言之曰妖曰孽曰
眭曰病曰眚曰診復援春秋及漢事以實之以晉史矯
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
範劉歆之言非妄而宋儒乃創為白黑之點方圓之體
九十之位則書也而變為圖矣且謂範之理可通於易
故劉牧易數鉤隱以九位為河圖十位為洛書而蔡元
定兩易其名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
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稽皇極斂時五福
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
之傳害三矣愚為是解非敢擾棄舊詁而逞吾臆見也
去其不正者以就其正者而聖人之意得矣自甲申迄
己丑芟繁補闕辨誤析疑纂成五卷名之曰洪範正論

德清胡渭

序

曩會稽胡允文先生作定正洪範一書擘分經傳與古本節次多異自初一至次九儷河圖之九爲綱自五行至六極儷洛書之十爲目河圖九而洛書十祖劉牧也其義亦實本劉歆云今　德清胡東樵先生作洪範正論尚弃箕衍學者有不及津逮之感是子孫之責也宋程大昌有禹貢論傳寅有禹貢集解而均未及洪範元胡一中有定正洪範而又未及禹貢詎知禹貢洪範實相表裏未可孤行者哉所以箕子陳疇首曰鯀陻洪水又曰禹乃嗣興此其原始也公以錐指開其先正論趾其後亦猶朱子支分節解脉絡貫通之論矣

康熙乙酉查聲山學士進

聖祖覽而歎賞以爲抉前人未發之旨

翠華南幸知先王父尚書公幼從公遊特賜者年篤學之額

宸翰輝煌朝野傳爲美談桓榮稽古之力又奚以過是惜爾時正論一書尚未及繕進球圖拱璧鬱爲異光豈是兩書之顯晦或亦各有其時歟先王父嘗諏刻正論矣緣司寇事繁領領乎難之先大夫遠宦馳驅亦未遑授剞氏芬猥以弁鄙監司豫州重念正論一書終秘家塾非公之志亦非余祖余父之志也爰寫書諸叔氏釐訂字畫重加裒輯綴諸禹貢之後俾成完書學者習之曉然於洪範爲禹貢之體禹貢爲洪範之用乃知公之錐指

脉煜因謹誌簡端并質指歸云乾隆歲次己未孟冬朔日後學魯曾煜謹撰

原不同鄒衍之水經注而正論亦不同劉向匡衡專指陰陽五行讖緯之學也後之君子其致思焉抑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今先人手澤具在經綸未墜誰嗣之歎芬與諸叔氏尤不敢不用以共勗也因謹誌簡首如此

乾隆己未孟冬會姪孫紹芬拜手敬序

洪範

孔氏安國傳曰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孔氏頴達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蘇氏軾曰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於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

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可仕則不可蔡氏沈曰漢志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演增益以成篇歟

王氏樵尚書日記曰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以丹書四言武王齋戒而

受之則其受此於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人其可以易而讀之也哉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呂伯恭云以宇不可不深求箕子言我罔爲臣僕是無仕周之意以之歸者武王也林少穎云以箕子歸者武王將屈已而問焉故致敬盡禮而奉之以歸非執俘而歸也按春秋凡書以歸皆執俘之辭故林有此辯

少穎又云洪範實謨體也史官傳録之時偶不以謨名篇耳鄭康成以此篇爲訓體按虞夏之書有典謨商書則有訓誥而無典謨鄭義較長

然禹貢洪範之類亦各隨事以名篇豈必斤斤相配爲某體某體耶

郝氏敬尚書辨解云箕子與文王並囚文王衍易箕子衍範其志同也故夫子贊明夷以文王箕子並列議論自好然觀演傳中曰而曰汝皆指武王言乃對面敷陳之辭非先時之著述也依孔疏退而撰定爲是

丹書顓帝之所作也武王初未之聞其後乃受之於太公周之易象藏魯太師氏而列國無之昭二年韓宣子聘魯始得就觀洪範亦猶是也箕子没於朝鮮向非武王之訪則洪範之學於

是乎絶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傳曰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正義曰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林氏之奇曰惟十有三祀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此篇箕子所錄故傳記皆以爲商書然史官啓而藏之則不以爲商書而以爲周書王訪于箕子就而問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武王將欲大有爲於天下故就而訪箕子蓋其尊德樂道之誠出於中心之固然也夏氏僎曰此篇雖箕子之言實周史所錄也武王奉箕子歸周必爲之館舍今欲問道故不敢召從王所而往就箕子館舍問之所以重道也

孔傳云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蓋以篇首二句亦箕子本文故據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以立斯義先儒皆遵其說太原閻若璩百詩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爲唐虞純稱載不待詥若商必曰祀何無逸周公告成王凡中宗高宗祖甲之享國及周或克壽者皆稱年乎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載記俱然宣和博古圖錄商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周已酉方彝銘曰惟王

一祀周亦稱祀大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眞古文仍是元年疑年祀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也渭按此辨甚覈頃更以逸周書考之桼武解云惟王元祀大開武解維王一祀小開武解維王二祀寶典解鄭謀解維王三祀大匡解文政解維十有三祀此皆在武王之世至成開解則云成王九年疑七年周公制禮之後始改稱耳然金縢篇云既克商二年又云周公居東二年則成王初服已稱年周書未可盡信也通稱不拘義爲長矣

又按商祀周年之說相沿已久作閏新義未必信從不若直以稱周紀年及兩王字斷爲周史更定之辭非箕子本文之舊也何以言之律歷志引書序曰武成曰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周之二月商之正月也紂享國已更進一年金氏通鑑前編於戊寅紂三十二祀書商亡而以已卯周武王十三祀二月甲子爲紂死之日夫紂一日不死則商一日不亡雖已卯開歲止五日亦商王紂之年也安得書商亡於戊寅以余考之周之二月乃商之正月紂在位實三十三祀箕子豈忍以抔止未乾而遽絶其紀年哉其文必不稱新王之年可知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故下文自稱曰我稱武王曰汝曰而依然比肩事主之體

不少屈焉苟一則曰王去臣僕又幾何哉而區區以祀之一字自表其孤忠亦末矣故知篇首序事爲周史更定之文也

黃文叔云箕子居周已二年熟觀武王以爲可以傳道而後武王敢問焉史記克商後二年問箕子天道後二年爲十三年今按漢律歷志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據劉歆三統歷與古文泰誓上同是武王以十三年克殷即於其年問天道若待克殷後二年始問不應若是之遲且箕子既義不臣於周便當去之朝鮮必不留滯至二年之久可知也宋世家亦言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並無後二年之說孔傳云是年四月歸宗周告武成後即問天道確不可易

孔疏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之歸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二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

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微子傳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正義云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圻內也按圻與畿同微箕爲圻內之采地無疑而以子爲爵則非蓋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是微子箕子不在三等爵之列也周制爵有五等春秋祭伯凡伯之類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蓋祭凡采地伯乃五十之字也唯杜預注左傳以祭凡爲國而伯爲爵耳其祭公州公周公則又三公之公而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棨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棨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蓋棨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自文公以後書蕞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尹單劉皆采地其稱子與棨子義同夫微子箕子亦猶是也

朱氏鶴齡尚書埤傳云箕地未詳按左傳晉人敗狄於箕注太原陽邑縣有箕城或是箕子所封

明嘉靖中有豐熙者撰古書世學新人云豐坊偽撰託名父熙之言安在自靖自獻之心謂何稱王爲周史更定之辭益明矣

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棨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棨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蓋棨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祭公州公周公則又三公之公而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棨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棨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蓋棨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自文公以後書蕞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尹單劉皆采地其稱子與棨子義同夫微子箕子亦猶是也

此附會左傳而爲說耳歷代求書之詔所不能得而慶乃得之不以獻諸朝廷而藏之家何耶至其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圻內也按圻與畿同微箕爲圻內之采地無疑而以子爲爵則非蓋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是微子箕子不在三等爵之列也周制爵有五等春秋祭伯凡伯之類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蓋祭凡采地伯乃五十之字也唯杜預注左傳以祭凡爲國而伯爲爵耳其祭公州公周公則又三公之公而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棨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棨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蓋棨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自文公以後書蕞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尹單劉皆采地其稱子與棨子義同夫微子箕子亦猶是也

此附會左傳而爲說耳歷代求書之詔所不能得而慶乃得之不以獻諸朝廷而藏之家何耶至其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圻內也按圻與畿同微箕爲圻內之采地無疑而以子爲爵則非蓋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是微子箕子不在三等爵之列也周制爵有五等春秋祭伯凡伯之類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蓋祭凡采地伯乃五十之字也唯杜預注左傳以祭凡爲國而伯爲爵耳其祭公州公周公則又三公之公而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棨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棨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蓋棨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自文公以後書蕞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尹單劉皆采地其稱子與棨子義同夫微子箕子亦猶是也

此附會左傳而爲說耳歷代求書之詔所不能得而慶乃得之不以獻諸朝廷而藏之家何耶至其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圻內也按圻與畿同微箕爲圻內之采地無疑而以子爲爵則非蓋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是微子箕子不在三等爵之列也周制爵有五等春秋祭伯凡伯之類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蓋祭凡采地伯乃五十之字也唯杜預注左傳以祭凡爲國而伯爲爵耳其祭公州公周公則又三公之公而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棨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棨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蓋棨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自文公以後書蕞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尹單劉皆采地其稱子與棨子義同夫微子箕子亦猶是也

林少穎云隲之訓定無所經見難以取信案爾雅
隲升也方言曰鬱衞之間謂升隲則隲之訓升其
來尚矣漢五行志舉此言而應劭之註以隲訓升
蓋取諸此今按隲訓升雖有根據然施之於此經
作默升下民義頗迂晦觀史記宋世家以隲為定
則隲之訓定本尚書古文說不必從爾雅

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以惟天二字貫下兩句皆屬
天故史記云武王問天道陳季立第欲以陰隲屬
天相協屬君非也凡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民之聚
族而居也不得其所欲則爭爭則不和不和則亂
亂則靡有定矣故武王言天生下民欲和且定之
可知而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左史倚

當必有常道以治之顧我不知其先後緩急之序
何如耳下文九疇之目即彝倫自一至九即攸叙
然此處武王只泛言未嘗有洪範在其意中也

彝倫只是常道若作五倫解反於九疇不切顧氏
炎武日知錄曰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
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
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
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而彝倫叙矣

王氏日記云常說以九疇彝倫為一物非也九疇
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叙彝倫者也彝倫乃

生民所具之常理為九疇之所叙者也渭按王說
非是洪範乃治天下之大法即九疇九疇即
天地人之常道故曰彝倫攸叙不必以民之秉彝
為彝倫也

東萊書說云武王豈真不知哉云不知者蓋真見
聖學之無窮也東齋集傳云彝倫指洪範九疇窮
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殷滅武王恐其學不
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渭按二
說皆非聖人至誠無偽豈有既已知之而陽為不
知之理蓋天道無形無聲其陰騭下民之意既不
可知而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左史倚

相之所讀當時雖具在邦無如九疇之明備者故
武王以問箕子箕子以天道之示人莫顯於洛書
而禹之所第尤為明備故特舉以告武王要非武
王意中先有一九疇而故廋辭以探取之也許白
雲云武王惟知箕子之有道未必豫知箕子有洪
範之傳此說最妙彝倫攸叙重在叙字尤重在攸
字蓋上古之書大抵隨時因事以立訓未有其目
無所關而其序不可易如天錫之洛書禹第之九
疇者武王誠欲聞所未聞故設曰我不知其彝倫攸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疇文鯀工本反陻音因工反忽反行戶更反畀必二反斁音
甫至反戮多路反徐同路反殛紀力反反錫星歷反

傳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畀與斁敗
也疇類也嗣繼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
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
以次敘正義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
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易繫辭云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
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
劉歆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

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
此說林氏曰箕子將陳彝倫之敘於是推本其所自
來言鯀之所以失其敘禹之所以得其敘者然後歷
陳九疇之目也呂氏祖謙曰箕子言我聞在昔蓋得
於遺言大訓非臆說也黃氏度曰鯀治水而懷襄愈
甚此為震怒之實吳氏澄曰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
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畀鯀而以錫禹也王
氏充耘曰九疇非始於禹如卜筮起於伏羲作曆始
於皇帝堯舜以來皆從事五事以修身皆用刑賞威
福以為治豈待禹而後有乎蓋聖人迭興立法創制
有寶石負圖狀像靈龜文字告命粲然著明水經
注引車頻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

得龜長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今由是推之則
龜負洛書未可斷以為必無也歐陽公不信圖書
會子固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
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
斯眞通人之言林少穎嘗見不及此
世風衰薄間有作僞之事如三國吳孫皓時鄱陽
歷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字作天子四世
后臨朝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凡八字聖母臨人永昌帝室
以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其石曰寶圖林少穎
有見於此類故不信九疇為洛書之文其言曰帝
始乃人以朱書石作之言天下當太平唐武太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所謂天奪其魄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所謂天誘其衷
也豈有物以予奪其間邪趙汝楳易雅亦宗此說
謂天錫禹九疇不過如天錫王勇智天錫公純嘏
之類熊朋來說略同至明初王禕祖述其意反覆
數千言極論禹無受洛書之事而據繫辭傳以為
河圖洛書皆伏羲所則以作易揚雄贊玄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
洛貢龜書神
說蓋取諸此不思伏羲之世結繩而治黃帝始易
之以書契伏羲時安得有書名邪且如所謂天誘
其衷天錫勇智者則自古聖王皆然人人可作九
疇奚必待禹而始作耶前此聖王未有九疇至禹

而始陳之豈非洛書之文有以開其先邪少穎嘗
以末世之偽而疑上古之眞故有此過論東都事
略杜鎬傳王欽若勸眞宗為祥瑞以鎮服四夷眞
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
此不過以神道設教耳其言與欽若閻合眞宗意
遂決是猶曺丕篡漢而以為舜禹之事當亦如此
也鎬之言不惟成君之惡且大得罪於聖人矣
正義云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盡人知之而武
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曰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眞
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
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

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渭按九疇之書藏諸
王府非邦國之所有故彝倫攸敘武王實有所不
知然當時沈吟而問念天道幽遠而難知唯箕子
大賢始能通曉故舉以為言乃泛問天道非意中
先有一洪範而欲傳箕子之絕學也箕子思慮而
答亦以天道之示人無有顯著於九疇者因舉以
告武王非恐絕學之不傳見武王來訪即欲以是
傳之也而乃字寫當時問答之神最宜體會
孔疏云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
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
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

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渭按此解亦善欲言禹錫九疇先舉鯀以相形非謂洛書世所常有鯀必當受之也草廬數語洒然入妙辭不費而意已盡

呂伯恭云堯舜之時彝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邵氏寶簡端錄云彝倫攸斁說者謂鯀之世其失也誣謂鯀之身其失也滯渭按天不畀鯀洪範九疇則九疇之目與序不明便是彝倫攸斁天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疇之目與序悉明便是彝倫攸敘只就洛書出不出上說不必泥鯀禹之身亦

不可以屬堯之天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皆吾有以致之故又以攷已之得失於民也凡此九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朱子曰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王氏柏曰用之上一字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沃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五福六極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爲一疇也曾氏肇曰五行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也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所以適變也能適變則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政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自信也必參吾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驗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皆吾有以致之故又以攷已之得失於民也凡此九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朱子曰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王氏柏曰用之上一字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十八字小劉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降爲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者亦夫人而用之也惟五行之秀氣鍾爲五事者則凡民不能用惟聖賢能用之洪範爲君天下者設故禹於五行不言用而五事始言用敬用五事精於用五行者也

顧氏名彪大劉名焯小劉名炫皆隋人陳季立以大劉爲向小劉爲歆豈孔疏亦未之讀耶天地之文理當簡要炫謂洛書本文惟二十字是爲得之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然則文與字不同文之點畫少字之點畫多洛書之文蓋與倉頡初制相類左傳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曰石經古文虞作𡍮魯作𠂤手文容或似之朱子論九疇亦云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觀於此言可以悟洛書成文之理矣

東陽陳氏大猷曰或問晦菴以洛書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而無文字馬融及二劉顧氏皆以爲文字而多少不同諸說孰是曰衆言殺亂折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書則必有書謂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說洛書止有其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錫九疇令以洛書之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下知其爲水可也何以知其爲五行之秀氣鍾爲五事者二陰數居於西南何以知其爲八政乎意其必有文書如馬融於求何以知其爲八政乎意其必有文書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者見於各數之下禹乃從而類之歟然則圖書之事果有他物可以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自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固有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筆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仆石起而有文漢之蠭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背上往往有篆書以述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箕箕仙寫爲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況聖人出而天不愛道圖書呈祥圖之與書其體一耳既能有圖亦能有書又何異邪陳氏此論頗見達識然以五行五事等二十字爲見於各數之下則是奇偶之點乃洛書所眞有猶未離乎鉤隱啟蒙之說也且此二十字果見於各數之下則九疇之序天已定之矣更何煩禹之次第耶東序之河圖已亡其象不傳而洛書本文則具載於洪範劉歆之

說理無可疑馬融亦無所異而鄭康成易注引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以洛書爲帝王錄紀興亡之數而非九疇之所自出矣怪誕不經莫此爲甚然猶不離乎文字也東晉初安國傳出云龜文有數至于九書之爲數造端於此北周盧辯注大戴禮於明堂九室下云法龜文也實本孔傳然隋人說此經不從鄭亦不從孔仍用劉歆之說唐人義疏壹遵斯軌說無異議逮宋之中葉有僞龍圖者出焉託名陳希夷始爲奇白偶黑之點而以墨綠聯絡於其間縈縈如貫珠劉牧祐之爲洛書之本文與朱子相反然無論點與字向使洛書止有此數禹何以知一之爲五行二之爲五

五行生成爲洛書謂天所錫者唯五行餘八疇皆禹推演而得之審如所言則經當云天錫禹洪範五行安得謂之九疇耶又有僞關子明易傳後山叢談云託言龜背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信之以劉牧爲非命蔡季通筆易學啓蒙遂兩易其名而以五合爲河圖九宮爲洛書又用劉歆經緯表裏之說謂易範之綱數四十有五合乎可通於範範可通於易是以一二此讀音豆也全讀加字則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音豆不明也又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渭按朱子亦知洛書當爲文字而非奇白偶黑之點遂改九宮圖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字以應書之名義差勝於蔽蒙吳紹清又以初一次二等皆禹敘九疇之辭而演傳九章之首一至九等字爲洛書之本文與朱子相反然無論點與字向使洛書止有此數禹何以知一之爲五行二之爲五

事乎又何以知九之兼福極乎故惟小劉說最確且敬用等十八字乃大禹之心法與危微精一同旨決非洛書本文不徒以天言理當簡要而損其字數也或曰子取小劉之說亦以意斷之耳在經亦有可證者乎曰有漢石經九章之首重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乃洛書之本文也惟其本文止於此故演傳不著敬用等字此理易見讀者顧未之察耳孔疏並列二劉之說不能決其誰是今就演傳證之而小劉之說確近代諸儒紛紛推測可一掃掃都真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洛書之出絕無而僅有者也陳氏所謂文石有山川草木鳥獸之狀者則仍是種類固然世所習見不一而足非洛書之比惟魏青龍中張掖柳谷所出石圖可以證洛書成文非必無之事又徧閱史志以平常木石而忽成文字者往往有之雖辭淺近不若九疇之精微而文字天成不由乎手筆其理則一也天地萬物之變非耳目所能盡大抵如此又何疑於洛書且夫劉歆之說陳摶之圖均非得之目擊也文字之形與奇耦之數均之爲怪異也而漢世近古則駁之叔季僞撰則信之安在其爲定論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莫如從孔氏

之爲得矣

眞西山云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親之莫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塞思慮則粗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王魯齋云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爲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爲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修身之大本也故經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昭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

主宰皇極之樞要歟

敬漢五行志作羞師古曰羞進也今按說文翼肅也从支苟會意箴作箴遂譌爲羞以形相似也師古不知其誤乃以進訓羞進用五事成何語邪五行傳注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也師古非之改從孔訓而魯齋復用其說曰非農以爲食之原則八嚋皆廢矣故謂此八政皆農之用此謬解也按字書濃釀皆訓厚其字从農音亦同疑古字農或通作濃釀故一訓厚也

陳氏云其數錯綜而條理不亂是謂紀胡士行曰協者以人事合天時也與蔡傳意同天時即五紀人事指八政也陳壽翁云民政既舉則欽天授時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薛士龍謂協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以曆數協上四者各無舛差故五紀曰協用此說恐非蓋曆數與上四者並列而爲五若謂以曆數協歲月日

星辰則不可言協用五紀矣

朱子云洪範一篇首尾都歸皇極上去前四疇是結裹箇皇極後四疇是維持這皇極蔡傳本此或疑朱子以九宮之數爲洛書五居中故特尊皇極殆非經旨然吾觀箕子申明九疇惟皇極一章丁寧反覆三致意焉則蔡傳自不可易不得謂九疇平列無所重輕也

王介甫云皇極以立本三德以趨時漸按又訓治謂治人也王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又次於建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建用皇極者道之立也又用三德者道之權也

明用稽疑即至誠前知之道蓋必有洗心之學齊戒神明之德而後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不然念用云者蓋欲建極之枯筮朽甲豈能知人之吉凶乎

庶徵無地不有無時不然念用云者蓋欲建極之君兢兢業業不敢一日有滿假之心易大傳云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此之謂也漢儒休咎之說恐未足以語此

薛士龍曰福極者蓋其成效之見於民而存亡治亂禍福之所分者也故於福則嚮之於極則威之曰嚮曰威者蓋在人君之心有所避就以爲激勸而兢兢業業以制生民之命者也漢孔氏言天之

洪範正論卷第一　壹

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以嚮威爲天之所爲大失其旨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紲紂之極也

曾姪孫紹芬校刻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傳曰五行以下箕子所陳正義曰五行先後以微著爲次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質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王氏安石曰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林氏曰自此而下皆箕子歷陳九疇之名廣九疇之義使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昭然在目可以舉而措之事業者也武王於此必復有所發問如子張何謂五美之類及箕子録其語以成書略去繁文以就簡要耳

日記云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渭按漢石經者桓帝延熹中蔡邕所書立於太學者也古文尚書終東漢之世不得立然則邕所書者伏生之今文也而無一二等字漢書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其家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然則宋世家所載洪範乃壁中真古文也而亦無一二等字今文古文皆無獨唐人注疏本有之其故何哉蓋賴達義疏就梅賾所獻古文本爲之（晉時豫章內史梅賾獻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故經有不同也傳云龜文有數至於九正與其經符合宋人從而附會之或以爲奇白偶黑之點或以爲一二三四之字劉牧當之以五合關子明易之以九宮諺種流傳衆言淆亂而洛書之本文晦矣原其奚實列數至九之說有以啟之也推尋箕子之意蓋以前一節惟述禹第九疇之言而洛書之本文有幾字未及詳也故於演傳之首特揭五行傳授以迄於殷而箕子述之以告武王不然文獻何爲復舉之哉然則小劉之說雖聖人復起亦無以易之矣

九疇子曰疑是當時之訓詁爲洪範之學者遞相傳授以迄於殷而箕子述之以告武王不然文獻無徵恐箕子亦不能次第臚列如此也

水火金木土者六府孔修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四時相生之序也木金火水土者五德相勝之序也而洪範皆有異故知其先後以微著爲次云

漢書五行志以天一至天五爲五行之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之成數說本劉歆歆特據繫辭傳以釋左氏水妃火牡之義意不在洪範然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之數實本此章而志載歆說洪範之後復有二語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此宋世紛紛附會所自來也范諤昌傳僞龍圖以五合爲羲皇重定地上生成之位劉

牧宗之著易數鉤隱圖以五生數列上位五成數列下位合爲一圖名之曰洛書遂若洪範五行止得其半而有待於易傳之補綴何其謬也孔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五行之氣行乎天材質成乎地陽倡而不和陰和而不倡五行無地生天成之理也以此說易尚不可況洪範乎且五行之先後以微著爲次不因數而起如必泥天一地二之數以水屬天以火屬地則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皆有一曰曰之文亦將以一三五七屬天二四六八屬地耶故以洛書爲文字最有功於經而五行作成則火之一言之謬貽誤千載可不愼與

禹告成功曰六府孔修而無五行之名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各有官掌之故謂之府蔡墨所謂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田正者是也及禹第九疇初一曰五行而以食爲八政之首食即穀也然不得與五行並列矣蓋自上古以來皆設六府之官至禹受命而一變故甘誓擊有扈之罪亦曰威侮五行之名於是乎著而六府之號隱矣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炎葉錯反上時凍反又如字）

傳曰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正義曰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言其可爲人用之意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四者即水火木金之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

變曰言爰以言其異也蔡氏曰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不可以爲性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

王介甫云水言潤則火燥土焉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爓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能潤能斂能欲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

廣象雖未必皆聖人之意而亦未嘗背於理觀彼拘而鮮通者有鵬鷃之別矣

張子正蒙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非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潰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變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潤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燦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鄭氏云此五行即六府也蓋指生民日用之利而言之王氏讀書管見云五行非泛論造化指五材言之乃養民之六府耳此言深得經旨劉向說洪範五行專主災異以為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作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漢志於五者之後又各摭其事應以實之此皆穿鑿附會之說非經旨也今一槩不取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鹹者成也

孔義曰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則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又曰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性體第三言其氣味蘇氏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所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郎氏寘曰言味則聲色臭在其中矣有理焉而不言者蓋於五事見之五事人也五行天也天人一理也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皆人賴是也土亦可埏埴以為器非不切於民用然終不如稼穡之為急故略彼而言此

口充於藏腑滋於營衛而達於肌膚平時則可以養人之生有疾則可以活人之命天地之大德莫盛於此故特舉五味言之

五味之所以養人者粒食之外有二道焉一是膳羞周官食醫職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左氏昭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也一是藥物瘍醫職云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是也王介甫云鹹可用以耎苦可用以堅酸可用以收辛可用以散甘可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壞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細縕於太虛之中降生庶物千彙萬狀不可窮極或一物自爲一味或一物而兼數味甚至有五味具備如本草所稱五味子者惟其材質未定故遇物成味無所不作若在地之五材則固於一物安能如此變化此雖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終莫能言其所以然也嗚呼非知天地之化育者其孰能與於此

或問就近承接之文法它書亦有可證者乎曰有之杜預注左傳降生五味云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成是物之味皆成於天之氣也至發爲五色則云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夫味之辛者豈能成白酸者豈能成青乎是辛酸鹹苦甘五字仍當作金木水火土五字看也徵爲五聲則云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夫色之白者豈皆成商青者豈皆成角乎是白青黑赤黃五字亦仍當作金木水火土五字看也蓋不欲重舉五行字面遂頂針說下然亦無害於義昧者不察遂以爲色生於味聲生於色耳

先儒說此節泥潤下炎上等字面皆以五材爲五味所由成故其說膠滯而不可通孔傳云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

之氣甘生於百穀正義釋之曰水性本甘又漫其
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
謂之斥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漫其旁地使之鹹也
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炎上焚物則
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
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木生子實
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
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
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
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穀乃土之所生故
甘爲土之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夏
氣湊腎也以氣爲臭僅見於此然醫和之所謂六

元肅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
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
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
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始鑛土
之始稼穡亦然已上諸說皆以在地之五材能作
五味今按左傳昭元年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
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是天之
六氣即五行之氣也史記新書治五氣集解王肅曰五行之氣又二十
五年子太叔曰生其六氣用其五行謂天生之氣
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正義曰五行之氣入

人之口爲五味發見於目爲五色章徹於耳爲五
聲是味聲色皆出於天之五氣非在地五材之所
爲也五臭爲鼻之所欲者香而已視色聲又緩故
左傳不言臭穎達見其不言臭遂認六氣爲五臭
而謂羶焦香腥朽乃五味所由成夫氣者味色聲
臭之原也天之氣豈即物之臭乎謬極矣

本草凡草木蔬果鳥獸蟲魚之類皆各有其味可
以養生可以療病審如孔義則鹹惟海水酸惟木
實而他物之鹹酸者皆不在其數矣苦惟火之餘
燼辛惟金在冶之氣則當食苦者必以火燼當食
辛者必以爍金而堇荼蔓桂之屬反不得爲苦辛

矣甘惟田中所生之穀則凡植物動物之甘名皆不必用矣謂海物與水俱鹹可也若百果之甘苦者或兼酸味或先酸後甘則有之矣何云味雖殊而爲酸一乎藥味之苦者多矣豈皆火焚之餘乎五辛之味皆出於土豈鑠金之氣所爲乎種種紕繆不可殫述夏氏謂五行之初未成五味久之而後變爲其味總不離乎二孔之見故欲知五味所由成必當於天氣求之而在地之五材斷不能觸物成味如本草之所云也夫天道幽遠而難知五行之作五味自箕子傳之則然也後未有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聖人不我欺篤信焉而已矣於其所不能言者而強爲之說則鑿矣

或問百果草木之實歲各一熟豈五行之氣歲爲之味乎曰非也經特言太初造物之始五味各有所屬耳若既有種類則其味一成而不變自生自結造物者無所事於其間矣然吾觀一歲之中凡百果草木之實收有豐歉味有美惡恐亦五行之偏勝所致內經有司天六氣之運實至理所存不可以不察也

九章之中惟五事庶徵可與五行相配餘皆無涉劉向并以配五福又於五皆徵外增一恒陰以配六極之弱眞可供一笑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釋文貌孰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

正義曰貌舉身之大名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蔡氏曰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序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王氏雱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

東坡書傳曰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蒙踧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其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於是始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於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故視明聽聰而思睿者又次之蔡傳云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說本蘇氏日記駁之曰蘇蔡以發用先後立說但嬰兒之能言則有在視聽之後者矣以聲音爲言殆又不可既生而聲音發如之何從作乂邪此說良是然蘇氏據醫經五藏所屬之五行以配五事其先後之義未明也故復就嬰兒發用以曉之今蔡氏既遵朱子而五事之序一如上章五行之序則先後之義了然矣何爲復舉始生既

生以支離其說哉蓋蘇朱二義不可和會而蔡氏乃兼用之宜其齟齬而不相入也

以始生之胚胎說貌以既生墮地之後說言視聽則言未必在視聽之前不若皆以始生言之之為愈也孔子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為魂此皆就胚胎言之魄者精之所為也陰也水之屬也始化曰魄其五藏九竅百骸之形略具是為貌既生魄而魂附之魂者氣之所為也陽也火之屬也釋氏四大之說以氣為火口之所以能言者於是乎在黃勉齋幹云精滋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沈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此說是也久之而魂益昌盛木之發榮滋長也而目之所以能視者具矣又久之而魄更堅強金之凝結沈重也而耳之所以能聽者全矣若夫心者神明之舍也樂祁曰心之精真是謂魂魄蓋魂魄分屬貌言視聽而總會於心土之居中央而分王乎四季也故能思者備焉此說仍依五行微著之序與朱子不相背馳其理似長於蘇蔡而貌澤言揚視散聽收思通之義亦於斯可見矣

陳師凱蔡傳旁通曰精之潤澤者為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為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火

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中在內猶思在心也此皆據漢志以為說漢志本劉歆劉歆本伏生尚書大傳其義蓋取易八卦之方位東西南北四正卦以為木金火水之序以配洪範之貌言視聽而坤土寄王於西南其位實在中央遂以配思也兌口言離目視坎耳聽取義頗切惟以震足為貌之動未免牽強

蘇子由云人之身蓄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

主火自黃帝以來言之詳矣醫者舍此無以治病今按子由說本醫經言屬金聽屬水與漢志同曰記云木藏曰肝而發竅於目水藏曰腎而發竅於耳金藏曰肺而發竅於口耳目口道家謂之三要以其為精氣神之門户也心為火藏用事於中百體之君也而其官則思脾為土藏運化萬物餘藏之母也於五事當屬貌貌佛家言四大以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地即土也則貌當屬土矣此其理之不容有二者也

朱子語録吳人傑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與庶徵之序相脗合可見以五行之序配五事本於朱本於吳前此未有也王天與曰伏生漢志多牽強蘇氏雖有據亦未順洪範之序惟吳蔡說五行五事庶徵皆順

五事配五行經無明文說者謂五事不本五行可也謂五事之序不必依五行之序亦可也從漢志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之說可也從醫經貌土言金視木聽水思火之說亦可也然五徵之配五事經固有明文矣肅乂晢謀聖吾知其為貌言視聽思之所作也若雨之何以應貌暘之何以應聽風之何以應思則燠之何以應視寒之何以應聽風之何以應思茫然不知其故雖先儒於肅乂狂僭等十字比物連類曲為之說而反覆推尋終無確然不易之理其可信以為是乎唯五徵之配五行基明於五事之所配雨吾知其為水易象坎為水為雲為雨可證也雨與肅相應則貌之屬水焉必也暘吾知其為火易象離為日為火可證也暘與乂相應則言之屬火焉必也肅乂晢謀聖皆屬木位東南於時為燠木性温和雖隆冬按之亦不冷故春秋雨木冰為災則燠者木之類也燠應皆則視之屬木焉必也金體嚴凝雖盛夏按之亦不熱故乾位西北為金為寒為氷則寒者金之類也寒應謀則聽之屬金焉必也土者五行之沖氣居中央而分王乎四季風行於

雨暘寒燠之間亦如之故風與土為類風應思則思之屬土焉必也故五事依五行之序則五徵皆順從漢志醫經之說則五徵有不可曉者朱子所以獨有取乎斗南之說也或難余衆言殽亂折諸聖今子以一家之言折羣儒之謬然則朱子既聖矣乎余曰朱子雖未入聖域而其言深合乎聖人之意是亦聖人之徒也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吾於朱子亦云林少穎云五行自為五事五事自為五事以至八政五紀已下各自為疇而不可以附會先儒既以五行配五事故其論五事之序或以為合於五勝

或以爲合於五常要皆是附會之辭林氏之持論如此愚竊謂五行之理有可以相通者五事無徵也其不可以相通者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福極也庶徵之配五事經有明文後之學者因其有可通而悉欲通之非也因其有不可通者而遂謂無一之可通亦非也林氏之言未免膠柱而鼓瑟矣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睿文宗也睿古通）正義曰恭從明聰睿即是敬用之事呂氏曰此形色天性之善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恭不恭貌本恭不恭則非所謂貌

矣餘亦然

貌言視聽思者烝民之所謂物孟子之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者烝民之所謂則孟子之所謂天性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即貌勿者思之所爲也故曰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孔孟與尹吉甫之言後先一揆其精於洪範之學如此

貌有動容之意與言視聽同言視聽不但指口目耳則貌亦非但指其身可知也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玉藻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又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此類皆貌之恭也

從者順理成章之謂也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又曰出言有章易曰言有序論語曰言中倫皆所謂從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蓋倍則不順理鄙則不成章故君子貴之

明者親人之詳聰者聽言之審也非徒辨色別聲之謂曾子固云古之人主敬明莊纖悉聰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蓋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户察人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四岳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用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此君道固天道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是也

日記以思曰睿爲思無邪非也無邪別是一義睿則通微之謂也蓋理之至者不可以耳目求不可以言語傳唯思爲能通之雖所思一出於正而不能通乎微猶弗思也荀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揚子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其審之謂乎

已之貌使人視之而可畏可象是曰恭已之言使人聽之而有倫有脊是曰從人之貌已視之而知其邪正是曰明人之言已聽之而知其是非是曰聰當貌思貌當言思言當視思視當聽思聽而能通乎微以致其恭從明聰是曰睿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程文哲之舌反徐丁劣反又之悅反）

世反渭按晢史記作智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重第一言其所致呂氏曰改曰為作用工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林氏曰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貌言視聽思必皆以敬用者此蓋踐形之學也若從明聰睿益學所以踐形也肅乂晢謀聖則可以踐形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立矣陳氏曰自恭而充之齊一清整而能肅自從而充之理當人服而能乂自明而充之洞達立決而能晢自聰而充之審善定計而能謀自睿而充之則無所不通而能聖

觀二章所演俱作三重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益信五事序本五行林氏謂不可通眞謬論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可謂恭作肅矣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堯之允恭舜之溫恭文王之懿恭孔子之恭而安是也益至是而作肅之能事始畢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此所謂從作乂也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李克謂魏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皆觀人之法也臯陶之稱帝堯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遽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作哲之極功乎

易大傳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皆知言之道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諺曰築舍道旁三年不成以聽之不聰故爾聽既聰矣則將如舜之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何謀之不獲哉故曰聰作謀

孔傳云睿通於微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周子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

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小旻之五章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五事之德見於它經者惟此而已

魯昭公之習儀以亟漢成帝之尊嚴若神恭之末也不可以作肅祝鮀之佞舌夫之利口從之似也不可以作乂離朱之目足以察秋毫之末明之小者也不可以作哲師曠之耳能識南風之死聲聽之小者也不可以作謀思莫切乎貌言視聽游心六合之內窮高遠而測深厚思之蕩而無用者非睿也不可以作聖故中庸曰愼思論語曰近思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五行之氣凝爲五材潤下以資既灌炎上以供火爨曲直從革以備宮室械器稼穡以夲粒食作生民之所用而不可一日無者雖聖人亦不能不用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是也至於降生五味徵爲五色章爲五聲違爲五臭所以給口目耳鼻之養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豈能去之故然聖人終不以爲用也何也五材與味色聲臭皆氣之麤者也其賦於人清明粹美不雜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者有理存焉豈徒甘味悅色

娛整別臭云爾哉語其本然之則曰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語其成德之功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此修身之要治天下國家之本聖人之所用而不敢斯須不敬者也凡民莫不有貌言視聽然其所辨者秖在味色聲臭之間至於恭從明聰雖固有之而不能盡其才肅乂哲謀亦可以有爲而卒不能成其德故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敬用五事精於用五行者也故五行不言用而於五事乎見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正義曰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林氏曰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奸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於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是也陳氏師凱曰八政皆爲民而設王氏樵曰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成周則謂之六典而在禹則謂之六府三事者也

農者厚也聖人養民之心有加而無已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農用八政之通也

蘇氏曰周禮建六官主八政食貨則天官祀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朱子曰此八政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已該備於此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然虞夏之制與周禮不同先儒謂六官自古有之堯設天地四時之官羲和掌天地仲叔分主四時堯典乃命羲和注云天官稷也稷田正地官司徒也分命仲叔注云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也鄭康成注尚書大傳云夏卿甘誓乃召六卿是也鄭康成注禮見周禮至夏則始名六六鄉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孫又云掌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周之六卿見周禮曰時官也初堯冬官爲共工殷名司空以命之後復爲共工與虞堯勿天官爲稷主試舜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是也劉向說苑云堯命九官分司空之職爲二命垂共工益作朕虞不知何時又合爲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爲湯司空疑亦因於夏蓋此八政之名禹敘洛書後所定

及登王位遂以爲一代之制故此稱司空司空與
司徒司寇皆夏官名也今按司空之職不止於度
地居民書周官曰司空掌土居四民凡平水土治溝洫修道塗
利器用營城郭宮室皆其職也是皆切於民政者
一居字不足以盡之故特舉其官
崔靈恩曰堯置天地四時之官舜改地官曰司徒
秋官爲士冬官爲司空春官爲秩宗見杜氏通典今按
舜命契曰汝作司徒孟子亦云舜使契爲司徒是
司徒實虞官也司徒之職亦不止敷五教王制曰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入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

遠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所主事多
一教字不足以盡之故亦特舉其官
舜命皐陶作士不知何時改爲司寇疑亦是夏制
鄭言夏之六卿秋官仍名士恐非司寇之職不止於刑獄如詰姦
慝平暴亂皆其職也一刑字不足以盡之故亦特
舉其官
六官而獨舉其三疏義甚確蓋官所主事多而皆
切於民政一字不足以盡之則舉其官司空司徒
司寇是也官所主事多而切於民政者惟一二則
指言其事天官之食貨秋宗之祀賓司馬之師是
也諸儒說此條司空主民居司徒主教司寇主刑

則經以一字盡之曰居曰教曰刑可矣何必變例
稱官邪林解亦未免此失當分別觀之
陳壽翁云八政在唐虞時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
粒烝民而遷有無是也此本周禮賈疏稷爲天官
之說夫稷田正也而謂之天官殊未可曉然吾觀
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日
知錄云化者貨也古化貨二字多通用然則化即
是貨棄爲后稷既播殺又懋遷食貨二者皆其所
掌無疑也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
以爲出而周禮冢宰之屬又有大府內府外府職
幣典絲典泉等職蓋自古食貨之事皆掌於天官

堯試舜名天官稷曰百揆舜亦以命禹百揆者度
百事也其職最爲繁重而其切於民政者莫如食
貨故特舉二事而不稱其官漢書食貨志曰洪範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
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
者也二者生民之本是爲政首禹貢荆揚貢金三
品傳曰金銀銅也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
等或黃或白或赤珠玉爲器飾寶藏而不爲貨然
則八政之所謂貨者亦惟布帛與金錢龜貝耳
舜典修五禮傳云吉凶賓軍嘉之禮疏云古今之
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

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
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
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
于時弼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然則虞夏時固有五禮矣祀於五禮屬吉祭先祖
曰祠禴烝嘗祭外神曰罳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罳社五祀
之大者故食貨之後即繼以祀賓則兼五禮而言
如儀禮十七篇所載冠昏喪祭鄉飲射士相見之
類皆有賓主以成其禮是也正義云民不往來則
無相視之好故賓為七說賓字甚當蔡傳云禮諸

侯遠人此乃朝廷之禮非所以厚民也宗伯所掌
自五禮而外尚有樂律天文寶器車服史巫卜筮
之屬皆統於其職然惟祀賓為切於民政故特舉
二事而不稱其官
郯子言其祖少皞氏以鳥名官曰鴟鳩氏司馬也
是上世已有司馬之官矣唐虞時天官曰稷地官
司徒春官秩宗秋官士冬官司空或曰共工唯無
夏官之名說苑云葬時契為司馬禮記疏引鄭康
成云祝融為夏司馬皆不見於經傳未可據信舜
命皋陶作士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蔡傳謂此
以上官兼兵刑之事周禮分為夏秋兩官是虞亦

無司馬也伏生夏傳云司馬在前胤征傳云仲康
命胤侯率王六師為大司馬杜氏通典云禹玄孫
之子微為夏司馬則司馬乃夏后氏之官兵刑分
職不自周始矣今準周禮言之司馬掌九伐之灋
及九州之險固五兵之械器牧圖之馬政王制又
言司馬辨論官材而定其爵祿是司馬之職甚多
而唯四時講武最切於民政故特舉一事曰師而
不稱其官侯夏不分兵刑為二官則錯已具在古
者寓兵於農處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
卒旅師軍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
以習坐作進退步伐擊刺之法而後可以禦寇盜

備非常故八政以師終焉
箕子演疇多於子目之下更敷暢其義唯八政五
紀五福六極但列其子目而不復更有所論說故
宋人以為有錯簡移庶徵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
蔡傳數之下移皇極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繫
考終命之下移三德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繫六
曰弱之下以是為得古經之正唯八政則更無可
移遂以為元有闕文噫洪範至此幾割裂無完膚
矣痛哉日知錄云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
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
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

閏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荅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僞撰也蓋以八政有闕文即有補五十二字者出矣此宋人過疑經文之遺患也

曆史記作歷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胥按）

林氏曰前所言者先王所以厚民之政然政事之施不可不本於天時堯典咨汝羲暨和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也一曰歲者蘇氏謂歲星所次是也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每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者也二曰月者日行於天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者也三曰日者日之行於天日一度一歲而一周天者也四曰星辰者歲日月之所行也星者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十五度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一百十二度西方奎婁胃昴畢參八十度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是也辰者日月所會之次其次十有二正月會於娵訾二月會於降婁是也星辰之行與天左旋一日而一周一月而移一辰一歲而復初者也五曰曆數者推數於曆以候日月星辰之行度而定時成歲也歲月日星辰四者其節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故必以曆數而齊其行度然後各當其道而無所差舛於其間則百官皆得其職萬事各得其序而厚民之政於是而畢矣

一曰歲唯林氏從蘇傳作歲星解為是（黃度書說同）孔疏云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以歲為一朞以月為三十日以日為十二時則即是推步之所成依下曆數部位矣蓋歲月日星辰四者皆在天之象歲歲星月太陰日太陽乃七政之三皆右旋而有進退遲速之不同者也星辰則二十八宿分為十二次皆經星之與天為體而為歲月日之所躔者也唯林氏得其解薛士龍云星五星也辰經星也蔡傳云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並謬

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電漢律歷志釋此文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

朔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也辰宿也其字從日日音居玉反癸巳武王始發丙午巡師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鼈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鼈此述劉歆三統歷也韋昭注國語曰歲歲星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謂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辰星也天鼈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鼈謂周正月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鼈之首也今按劉歆韋昭於千歲之下以曆術推伶州鳩之言無一不脗合眞所謂可坐而致東坡以一曰歲爲歲星亦從此得來其下文州鳩所稱五位即歲月日辰星也先辰後星與洪範小異者何蓋辰在斗柄之辰字已該二十八宿五紀之四者備矣而星在天鼈尊指五緯之辰星歲星日行一度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故首言歲終言辰月令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謂日與辰星俱會于玄枵也辰水星天鼈水位以其爲顓頊之所建姬氏之自出也特舉而言之別是一義故星次辰之後宋儒據此遂以五紀星辰之中兼有緯星則誤矣然則堯典之所謂日月星辰與洪範同乎否子曰同日月星即七政也辰則二十八星分十二次爲七政之所舍者也洪範於五緯獨言歲星以其餘無關於定時成歲也然歲實緯星舉一可以槩其餘故曰同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在女曰玄枵在危曰娵訾在奎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氐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

至於日月之行猶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故日行北陸爲冬西陸爲春南陸爲夏東陸爲秋然歲星在天一歲行一辰率百四十四歲而跳一辰若再跳則曆又改矣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者以此

朱子語錄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當作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萬一千六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二分日之二百九十五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

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余不病其言理而病其言數曆尤數之大者帝曰咨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說非是曆亦非宋曆蓋從孔穎達疏採來儘亦明析然猶未若授時時憲二曆之精密也余因以二曆之理與數補註竟典其辭曰

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朞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非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爲一節三十日零四時十刻爲一氣而後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恰盡其數而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四十四秒爲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歲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一歲閏率二歲一閏則二歲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八秒是一歲月行一周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七秒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繼又三年一閏者二繼又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一歲月行一周天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

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一歲月行一周天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非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爲一節三十日零四時十刻爲一氣而後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恰盡其數而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四十四秒爲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歲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一歲閏率二歲一閏則二歲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八秒是一歲月行一周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七秒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繼又三年一閏者二繼又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

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
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
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測得之豈不較勝於
訂傳之本正義者哉
吳氏幸書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幷閏歲三字爲
此一節之大要幕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
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滿爲二歲之足日也
數言明潔了當可作古注讀
五紀即爲八政而設說五紀而忘却八政即非經
旨今試就八政之協於五紀者言之七月之首章
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畫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國語魯語文公曰古
者大史順時覜土陽癉憤盈上氣震發農祥晨正
農祥房星也日月底於天廟天廟室也土乃脉發先時九
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
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
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
俱動王其祗被監農不易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
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
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孟冬之月命有司循行積聚
無有不斂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

詰此食政也七月之三章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漢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同
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月令仲秋之
月易閒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此貨政也詩
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月令春祀户夏
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郊特牲歲十二
月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又黃衣黃冠而祭以息
田夫周禮篇章中春晝擊土鼓歙疏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此祀政也月令季春之月命司
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
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命工師令

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
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
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考工記弓人凡爲弓冬析
幹而春液角夏治筋而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而成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栽日至而畢國語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九月雨畢十月冰凍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
亥之初此司空之政也周禮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
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三年則大比攷其
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禮賓之州長正月

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冀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滿春秋祭禁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司徒之政也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命有司修法制繕圄圉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殘有罪嚴斷刑仲秋之月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季秋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周禮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此司寇之政也中春之月媒氏令會男女有賓焉士昏禮云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是也歲

十二月國索鬼神而祭祀州長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有賓焉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也此賓政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此師政也聖人取法天地因時以出政凡此類見於經傳者不可勝數而秦火之後載籍淪亡其無所考者尚多也聊舉一隅用資三反

觀堯命羲和之辭知古之所以推步日月星辰者爲治曆故也其所以汲汲於治曆者以敬授人時先整百工故也洪範八政之下次以五紀先之以歲月日星辰而終之以曆數正與堯典意同夏小

正而風七月及呂氏月令因物候以紀人功察中星而視斗柄雖去古稍遠要不失此意惟周官有馮相保章二職以占候爲事頗涉乎妖祥降及春秋棣愼裨竈之流以十二分野日月五星躔離之度占歷國之吉凶蓋其說滋多於是矣洎乎戰國皐唐甘石之書流播於人間大抵皆機祥禍福之說漢承其弊分天文曆法爲二科京房翊奉諸人以占候之術自鳴於時妖祥之驗寖多而授時之令廢矣宣城梅文鼎定九精於推步深得堯典之旨嘗著天文論以闢分野星占之謬歲已巳與余相見於京師晨夕過從論此義甚悉然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嘻之切於皇極者莫如五事而經顧次皇極於八政五紀之後者何也修已治人無二理也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苟不能成物則其所以成已者亦有所未至故五事既修必因時以立政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皇極可建也

曾姪孫紹芬校刻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正義曰汝者箕子汝王也蘇氏曰至而無餘之謂極林氏曰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所以建皇極者非是於數者之外別有皇極呂氏曰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玄圭皆下錫上之謂蔡氏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父子則極其親夫婦則極其別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父子夫婦兄弟者皆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

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集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庶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朱子皇極辨曰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方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眷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

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又曰是書也原於箕子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

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則差之千里耳誠不可以無辨

先儒皆以錫福爲教人朱子語錄云斂福錫民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此亦是教人意教字不爲誤但說得顢頇不甚分明愚竊謂此章自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即夫子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意教只就舉錯上說非尋常一切訓告啓發之謂也福雖有五而錫福之福經意主富而言周官太宰云祿以馭其富二孔以錫之福爲與之爵祿是也金吉甫已此論最妙

皇極之所以建者具在前四疇故此章只以一句了却建極而下文則暢言錫福以中庸言之建極乃修身道立之事而錫福則取人之不愼使不修無以爲取人之準身既修而取人之不愼使小人得與於其間則已建之極終不可保富鄭公深當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爲天子之職此建極之君所以唯錫福爲兢兢而不使小人得徼幸無望之福以亂我已治之天下

漢五行志曰皇君也極中也朱子訓皇本此而中

至極而無以復加則謂之極以其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至當而不可易則又謂之至善其名殊

甫曰五福皆係於天而人之所可勉者唯好德而已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唯富而

也嗚呼建極不易保極尤難天位蓋其艱哉
敷錫是上錫下錫保是下錫上故蔡傳云君民所
以相與者如此蓋爵祿惟君子不及小人則天下
皆知所勸懲而以皇之極爲極是建極之君得保
斯極而終有之者乃民之所與也故曰錫汝保極
此句當重看錫福正爲保極計保極所以終建極
之事故箕子反覆言之非於建極之外別添此一
段議論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比毗志反
蔡氏曰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
言庶民與有位之人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
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夏元肅云民必言淫朋人必言比德者蓋謂之淫
朋則若羣不逞之徒謂之比德則若漢之南北部
唐之牛李然
大禹言丹朱之惡曰朋淫于家此所謂淫朋乃庶
民之有才無德而終罹于咎者非謂閭巷之小人
三三五五鬬雞走狗六博蹋鞠以酒食相徵逐者
也凡士之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乃淫
朋也不但此也街談巷議蹖財藏否剖析毫釐擘
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者皆淫朋也處
士橫議如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

旦而服千人者亦淫朋也天下而無事也天下而
有事此輩即以其所長爲寇盜之喙矣孟子曰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此日之賊民即平日之淫
朋也人主可不戒哉
德有凶有吉故比亦繫之德比德者凶德也東萊
集說云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爲善何
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爲善而非皇極矣將德字
看在好一邊恐非經旨且相比爲善即非皇極此
言似指東漢黨錮及宋洛蜀朝諸人然諸人雖不
能大公無我而皆有忠君愛國之心要之皆君子
也苟以此等爲比德則當時小人之指以爲朋黨
而錮且殺之者不爲誣罔矣吾恐後世之姦邪欲
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反得藉此言爲口實故
不取而仍加辨焉比德只是在位之同惡相濟者
不用深求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十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釋文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
正義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謂未爲大善亦無惡行
是中人已上可勸勉者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王氏
安石曰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康而色之謂蔡
氏曰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

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福者爵祿之謂苟以爲非是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朱子曰有猷有爲如可以託孤寄命有守如臨大節而不可奪若漢霍光雖有猷有爲只是無所守

王氏日記云有猷如子貢有爲如子路有守如原憲愚謂此庶民三者兼備殆非尋常人物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是有猷有爲之不見用而相敵爲淫朋故曰不罹于咎惟棄之於下則彼將憤其才之作好作惡以罹于咎猶方穀之正人上不能使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是有守即如伊尹伐夏救民是有猷有爲其在猷猷之中一介不取三聘始就是有守及其相太甲也頤覆典刑則放之處仁遷義則歸之志安社稷始終無他心亦足以見其守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一德即有守也其根本在樂堯舜之道霍光何足以語此

陳氏龍正 學言曰有守是德有爲是才之中又分猷爲二種蓋人有思慮者未必能揮霍能揮霍者未必能精詳合猷爲而其才始備渭按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不協于極蓋有猷有爲而不克有守者曰予攸好德而惟皇之極則進於有守矣埤傳云庶民淫朋非無才者所能也三代以下布衣任俠之雄作氣勢結私交植黨行權以立強於時者苟悅之所謂三游而自皇極之主視之皆有猷有爲者也棄之於下則爲淫朋敗德之徒收之於上則爲本職首公之士聖王在位鼓舞之以功名程課之以實效使猷爲者進於有守由是人無廢才國無死黨風俗正而大化成矣愚謂此等有才者初亦未爲淫朋故曰不罹于咎惟棄之於下則彼將憤其才之不見用而相敵爲淫朋作好作惡以罹于咎猶方穀之正人上不能使之

好德則必陷於罪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亦惟皇極之主誘掖奬勸使猷爲者進於有守耳不然不協於極豈能終不罹于咎哉

上古之才德出於一中古之才德分爲二惟其出於一也故臯陶陳九德不復言才而八元八愷謂之才子亦不復言德蓋以才者德之用德者才之體也中古之人或有德而無才或有才而無德於是分爲二世遂以德爲無用之物才爲濟惡之具而不知其非也文言以仁禮義智爲四德德豈無用之物孟子云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才非濟惡之具也其所以無才者氣爲之拘也其所以無德者

欲爲之累也然德與才雖無善惡之分而有本末之辨本可以兼末末不可以兼本故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此即皇極貴德之旨也

極者聖賢之徒也不雜于咎曰于攸好德此中人以下此說支離不可從

之可勸勉者陳師凱蔡傳旁通分作三等謂念之人以上受之者是中人自謂好德者是中人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二說並當中人可與爲善故委曲加之教誨下此一等非惡即弱不可與爲善而且罹于咎矣教誨亦不屑豈復有進用之望聖人之所錫福只於中等裁住最爲謹

之之謂然亦非徒記憶而已也孔傳云汝則念敘錄之敘錄二字補得好吾猶嫌其輕蓋古之用人者非有資格之可限積歲月以取貴也苟其人而爲聖賢則匹夫之賤可舉而加之上位如舜發於畎畝而登庸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太公望舉於釣叟即此所謂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者也以次敘錄乃下文受之一輩人蓋念之者當微庸爲卿士而受之者但可備師尹之閑與其僚屬耳

難者曰上既知野有遺賢曷不即徵庸而姑念之乎余曰舊德老成在位未可輕易而一官一職又非所以處賢者故有待於他日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者異矣

陳大猷云皇則受之與上汝則念之正是對而互文或言汝或言皇猶或言于汝極而又言惟皇作極同王天與云而康而色辨傳皆以民言於而字未協而汝也盡依孔注皆指武王言言汝康和汝色俯就誘掖之則人咸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二說並當中人可與爲善故委曲加之教誨下此一等非惡即弱不可與爲善而且罹于咎矣教誨亦不屑豈復有進用之望聖人之所錫福只於中等裁住最爲謹嚴而說者以含弘寬大爲皇極之所尚豈不謬哉善機萌動形而爲言曰予攸好德正秦誓所謂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聖人樂得而進用之林氏乃云未必有好德之實朱子辨傳亦云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審爾則言不由衷與巧言令色之徒相去無幾望人豈復與之哉時是也是人即指曰予攸好德者或轉屬他人非是蓋自謂好德雖好之而猶未能實得之也惟皇之極則協于極矣

蔡傳云福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言是說亦未盡善蓋惟歛時五福是

全體敷錫便指富之一端但隱而未露耳五福自富而外非人君所能錫前已詳言之矣

以攸好德致富則五福臻矣富則居移氣養移體其康寧可知由是以介壽由是以令終即謂敷錫之福兼五福亦無不可也或曰富者豈必無疾憂凶短折乎曰此必非好德所致也苟以德受爵祿則既富方穀實有可兼致餘福之理雖不必盡然而其理則固有之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益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即其辜即無好德矣就一人身上說方通欲分此節爲數句的是一氣說下且明與昌爲說豈可盡斷時人斯其辜即無好德矣就一人身上說方通欲分此節爲三段非也

陳壽翁云正人有四說唯引康誥正人者爲安今按康誥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疏云正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小臣諸節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及爲官行文書有符令之印者也正人作此解於既富之義亦合若孔傳以正爲正直則是其人乃協于極者豈復陷於罪戾而爲無好德之人耶且作康誥時去陳範不遠其語言文字自當一例正人爲庶官之長無疑也

古者一官之長皆謂之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而稷爲田正左傳虞思爲陶正滕侯爲卜正周禮天官之

扇有官正洒正凡此類皆康誥與洪範所謂正人
者正人即後文之師尹尹亦正也
有能如求之藝有爲如由之果但言能爲而不及
其守是亦才有餘而德不足蓋官職繁多如必擇
有守者而任之則官不勝其闕矣故不言守有才
者必能了官事第恐不能無愧於爾室耳故必人
君使之好德於其家而後不至陷於罪也若有守
則無煩慮此矣
民人二節意主於錫福然其中亦有教誨處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及此使有好于而家是也而家之
而亦指武王

庶民疏遠其受而教之者必能好德而後錫之福
苟無好德則不錫也若在位高明之家植黨孔固
者即無好德人主亦或畏而錫之福矣故箕子於
上文不言而獨於此節言之
正人皆智效一官能效一職者由是而上則躋之
於公弼輔弼之臣必皆才全德備者也小知易大受難苟無德而錫
之福則必有覆餗之凶棟橈之懼故箕子深以爲
戒
聖人在上其公卿輔弼之臣必皆才全德備者也
此但爲正人言之故有能有爲即蓋其行而欲登
之於輔弼則必俟其好德而後重錫之福否則不

敢濫也
無好德而錫之福漢宣帝之於霍氏是也霍氏一
門貴盛當與滿朝正所謂高明之家宣帝實畏之
故重封累爵以稔其惡使能用曲突徙薪之說霍
氏豈至有赤族之禍耶其作汝用咎非獨臣之罪
君亦與有過焉
上節言錫福庶民承前庶民無淫朋說此節言錫
福在位之人承前人無比德說蓋淫朋比德之有
無全係錫福之當否信乎保極之要道惟在舉直
錯諸枉而已朱子皇極辨欠分別民人不如蔡傳
之精細壽翁云三德時人頗似民情惑其證甚明

魏用九品中正之法以取人其弊至於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寒士虞荒獨而畏高明莫此爲甚故其
時士多淫朋朝皆比德卒附師昭以移魏祚晉重
王謝庾重崔盧一門之內朱輪華轂者動數十人
共間雖有名德而亂臣賊子亦往往出其中此皆
人主畏高明而濫錫福之弊也有天下者可不三
復箕疇以塞朋黨之源杜亂賊之漸哉
益稷篇帝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違以
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聖人于無好德者不輕爲
棄絕如此然曰庶其道不離乎舉錯格則錫

之福否則非但不錫福而且威之以刑豈若後世人主優柔姑息者之所爲乎

其作汝用咎箕子所以戒武王者至矣黃文叔云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于民紂草竊姦宄脅權相滅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咎之戒爲武王言之今按箕子所陳者皆萬世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非一時補偏救敝之術也黃氏議論雖好終落第二義

庶民攸好德即錫之福則在野者有所觀感而淫朋絶矣正人無好德終不錫之福則在位者知所懲戒而比德消矣故下文遂引歎言以明錫汝保極之效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平聲反側阻力反按陂史記作頗）

王氏安石曰無偏言乎其所居無黨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黨無偏蕩蕩言其大平平言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林氏曰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蔡氏曰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慾劍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違乎公平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金氏曰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所以爲體反覆互文以贊詠形容之爾傳子駿云此章乃古詩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王文憲是之

唐書藝文志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偏無頗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作頗氏安石唐韻正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義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以儀爲義也衛尉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勤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我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儀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邁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池其馬歡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玄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君亦必以錫福小人為戒也皆作俄音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璽而梢勁風將等於儀始與枝雌知斯為韻

渭按義從我得聲故古音義本與頗協唐韻義在

去聲五寘音宜寄切與頗不協故必改陂讀曰祕始與義協陂亦在寘部音彼義切古音則義與平聲歌戈為韻明皇顧未之考耳

道路者歸極之所由也無偏陂無作好惡就民人言言各去其私心惟王道是遵也後六句主王道言蕩平正直極言其道之易遵使之鼓舞勸相日趨於極而不倦也遵是初就道會歸有極則至於是而不遷矣或云前後只反覆咏嘆無淺深之別非也

偏黨作好惡是朋比之根柢今皆無之則民人悉協于極而天下之淫朋比德於是乎絕矣

舜皐陶歌及孟子所引夏諺皆句用韻皇極之敷言亦然蓋虞夏之間詩體如此敷言非大禹所作即係夏臣文字箕子為父師而典之故述之以告武王傳子駿以為古書韻語良是

保極之道惟在進君子退小人而其事最難偶進一小人則衆君子將無以自立如姤一陰生於下不至於為剝為坤而不止皐陶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雖建極之君亦必以錫福小人為戒也蓋小人得志能蠱惑君心則五事之敬者必斁又變亂仇章則八政之舉者必廢而皇極之已建者亦終不能保而有之矣此無好德而錫之福箕子

直以為哀而欲天下之民人共絕其朋比以入於

無偏無黨之域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彙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釋文近附近之近）

王氏安石曰遵之本出於天其在我為德皇極我與庶民所同然也故我訓於帝則民訓於我矣林氏曰范內翰云守之足以為彙推之足以為訓著為典則而不易是彙也發號施令下告於庶民使無淫朋比德是訓也蔡氏元定曰敷衍也皇極之敷言即上文無偏無陂以下之言也反覆推衍故謂之敷言是天

下之常經而古今之大訓皆天理之自然蓋天所錫
禹者所謂于帝其訓也王氏 充耘 曰曰皇極之敷言
以下蓋更端以總結一章之大旨上言人君立教一
本於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於君君代天立教但
知有天而已庶民固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
此節兩曰字夏元肅皆以爲更端之辭蔡傳以前
曰爲起語辭後曰爲民之辭今玩其文義前曰當
從夏後曰當從蔡
蔡季通以無偏無陂以下爲敷言集傳遂舍師說
而從父說息關余氏疑其非然自斂時五福至其
作汝用咎皆箕子戒武王之辭曰汝曰而皆指武

王也非所以訓民人蔡說確不可易
皇極二字洛書本文也大禹第敘之曰建用皇極
而已皇極二字之義則未之明也自敷言作而反
覆紬繹其義始明是天不言而敷言代爲之言也
故曰于帝其訓
先即光被四表之先建極之君其光華無遠弗屆
但庶民不能化其偏黨以近之耳是訓是行即是
近天子之光不必云雖千萬里之遠如威顏咫尺
也
蔡傳云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蓋化行
自貴者始言庶民則在位之人可知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在庶民爲稱誦之辭在箕子則有
責成之意蓋必至是而後爲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也豈易易哉
攸好德則錫之福好民之所好也無好德則不錫
之福惡民之所惡也故曰天子作民父母王者往
也天下之所歸往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天下
皆歸往矣故曰以爲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釋文克馬云勝也變息暫反 洪
範正論卷第四 十

傳曰燮和也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稱
物平施以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胡安定云聖
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故用三德所以隨時制宜以歸安寧之域也故皇極
則見聖人之權范內翰云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
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繼以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蓋所以抑其過引其不及而
歸之於中也陳氏曰平康正直如唐虞待於變之民
周家待二南之俗是也彊弗友剛克如舜待四凶周
待三監是也燮友柔克如湯武漢高光唐太宗撫新
附之民是也張氏曰遇平康則正直爲中遇彊弗友

則剛克爲中遇變友則柔克爲中此所謂時中也蔡
氏曰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
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
於皇極者蓋如此王氏克若曰剛克若曰柔克若曰
惟辟作威是也柔克待之以寬所謂惟辟作福是也
渭按杜元凱注左傳云沈潛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
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此實洪範之
本義

二德雖平列意重在剛克柔克蓋正直前章之所
有惟剛克柔克之義未備故復有此疇觀下文詳
言剛克柔克而繼之以作福作威則其意可見

正直者王道之本體剛柔適得其中惟宜用之於
平康之世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舜典曰夔命汝典樂教
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大禹謨
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皆
平康正直之治也

林少穎云先儒之論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
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
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此說迂回而難用而謂臣
當執剛君當執柔殊失經旨蓋經之言二德皆謂
人君之德也必以剛屬於臣柔屬於君此則周漢
之季世所以致危亡之禍也孔氏此說蓋本於賈
嘉之言耳左傳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
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仕廉反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
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蓋言處父一於用剛
而不知高明柔克之道是以知其不沒耳天爲剛
德以下則又推衍其義非所以釋洪範者也孔氏
乃引以爲證誤矣惟杜元凱之說則得之今按林
氏駁孔而依杜其說甚當以沈潛高明二句爲抑
其過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亦得經旨但下文又
申言之曰剛克以御彊弗友然慮其過而爲亢也

於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過而歸之於中也柔克
以御變友然患其不及而爲懦也於是從而高明
之蓋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也夫曰從而沈潛之
從而高明之則沈潛高明四字作工夫說不作本
性說全乖杜意而於經之文義亦不協不可用也
東萊集說云上二句教之也下二句治之也蔡傳
云克治友順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
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
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陳壽
翁云蔡傳習俗之偏以彊變言氣稟之過以沈潛
高明言三德一經而四權四權之中其二攻以治

之其二教之自治也三說相承皆以下二句爲王者教人自治之道今按三德皆屬建極之君與民人無涉若以下二句爲教之自治則剛柔轉屬民人殊失經旨克訓治尤非范內翰云不剛不柔曰中德語本商頌非無剛柔也剛柔不相勝而各得其中是爲正直易屢稱剛中柔中荀非剛柔則何以見其爲中邪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因引詩以不剛不柔爲和之至和即中也七分剛三分柔是爲剛勝七分柔三分剛是爲柔勝今但云以剛治以柔治則剛克柔克初無異於正直亦何以見其爲道之權邪王氏書疑云沈潛者柔善也高明者剛善也彊弗友剛惡者也變友柔惡者也以致友爲柔惡而柔克以治之僻且悖矣

林氏引范內翰說有云三德須用之當其宜平康之世治之以中德於彊弗順之世則治之以剛德於和順之世則治之以柔德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惟刑之恤重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亦隨時而用之也此亦大槩比方說世字不可太泥鄧氏簡端錄謂當兼地與人說良是蓋世統天下而言之地以一方言人以一身言太平之世爲平國宜用正直矣然亦有彊弗友者非以柔克其說可謂盡矣而必繼之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何蓋洪範垂訓爲萬世人君法用之者不必皆聖人也如漢文帝宋仁宗

義始備

乎康之世用正直如無疾之人養之以膏粱自可延年而益壽彊變二種則如有疾之人非以藥石治之不可一是虛證宜用補參苓者朮之類柔克也若仍用膏粱則必增劇矣故平康之世亦有時用剛克疾克譬如生平無疾之人一旦忽遇沉痾安得不以藥石治之哉

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其說可謂盡矣而必繼之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何蓋洪範垂訓爲萬世人君法用之者不必皆聖人也如漢文帝宋仁宗

是沈潛一邊人漢明帝唐太宗是高明一邊人沈
潛者性偏於柔遇彊弗友者自以爲盡法矣而猶
未免失之柔高明者性偏於剛遇變友者自以爲
能容矣而猶未免失之剛故臨事必察其性之所
偏而矯之以歸於中德即後人佩韋佩弦之意或
謂此二句乃王者自治之道亦非自治在建極前
一層此又用三德只就治人說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是夫子教由求
以門治之力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乃王者自用剛
克柔克以矯其德性之偏使治人之道剛柔適得
其中也舊說謂天下之人有沉潛者王者教之自

治以剛克有高明者王者教之自治以柔克非是
剛克中有許多等級柔克中亦有許多等級蔡傳
引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以說此經最有妙理如
舜去四凶若加以大辟便太重止於罷黜又太輕
惟投諸四裔乃剛克而得其中柔克做此沈潛者
舍容異順常患其失之寬故須以剛勝高明者發
揚蹈厲常患其失之猛故須以柔勝上二句是因
人而施下二句是量已而用
東萊云彊弗友謂暴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
有以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
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爲皇極之用哉
善夫介甫之說曰皇極者君與臣民之所共由者也
威福上下文方得融洽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釋文辟徐補亦反頗普多反僻
匹義反忒他得反
止義曰爲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
不可分也臣之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
也人謂在位小臣華氏曰周官八柄馭羣臣爵祿予
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林氏曰箕子論聖
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之矣然聖人所以用其權
者必在乎賞刑名器之間故繼之以惟辟作福言所
以爵賞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褒崇而不可假於臣

下者也假於臣下則福之柄下移矣若齊之田氏是
也惟辟作威言所以刑戮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裁
制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威之柄下移
矣若宋之子山是也惟辟玉食言人主之名器所以
尊崇萬乘之勢者亦不可以假於臣下也曰玉食則
凡乘輿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矣假於臣下
則上下陵替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此三
者苟繫於人君之所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
有以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
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爲皇極之用哉
善夫介甫之說曰皇極者君與臣民之所共由者也

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此實至當之論蓋大中之道人之所同有爲君者苟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與斯民共之則人將涇朋比德而自棄於小人之域此國家之所以亂也威福名器人主之利勢苟不能執之於一已使臣下得而僭焉則人民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矣此亦國家所由以亂也二者雖殊同歸於亂惟聖人能以皇極經綸之大經而與斯民共之又以三德宰制天下之大權而總攬於已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斯民必將相率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巍巍煌煌歷萬世而不可企及也陳氏師凱

曰大夫之家諸侯之國而謂之而家而國蓋王者一統天下諸侯大夫不敢有其室雖寄治於諸侯大夫其實無非天子之家國也渭按辟謂天子或兼諸侯非也臣謂王朝之卿士五等之諸侯也人謂師尹及諸侯之大夫民謂邦畿列國之庶民也

說此章者上下節俱有權字上節是經權之權下節是權柄之權不可混而為一

王介甫云作福黍克之事作威剛克之事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曰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

刑賞是勸懲之常法得剛柔之中所謂正直也威乃刑之竣者剛勝於柔福乃賞之懋者柔勝於剛故先儒不以剛柔為威福而以剛克柔克為威福而以覺覺後覺覺而與斯民共之則人將日記云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并玉食言之者權必以禮章其別玉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士之磬組服士之磬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有權以定其志故人相安於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出分之慕哉故為人上者必端本必建極以不二之權行兼三之德則天下受其造就之福矣

釋詁辟君也天子諸侯之通稱詩曰相維辟公諸侯也載見辟王天子也故王肅曰辟君也不言王者謂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諸家皆用其說以陽虎執桓子證害于而家季氏逐昭公證凶于而國愚竊謂洪範一書箕子皆為武王言之曰汝而國而皆指武王辟不當兼諸侯而言且作福作威惟天子有之使諸侯亦得作威福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何以為有道之世乎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命之教然後為學蓋諸侯雖有政以治其國而實奉行天子之法度禮樂征伐皆天子之威福諸侯不得擅

作也至於玉食則惟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故四海九州之美味皆得享之諸侯非但分不當然恐力亦未必能致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諸侯得作威福則大一統之治安在王肅此說最為悖謬當深黜之唯陳氏旁通得經意

侯得作威福則而天子實開之是亦天子之家也國與人言曰汝曰而猶自稱曰我或曰吾也而康而色之而既指武王則而家而國之而亦當指武王家雖屬諸侯而天子實建之是亦天子之國也故箕子對武王曰而家而國害于而家謂害自大夫起也子孫之樂禍叔帶之召戎莽卓之篡漢八王之亂晉是也凶于而國謂凶自諸侯生也洛表之距繻葛之戰吳楚七國之反河北藩鎮之橫是也凶害皆王室受之故箕子以戒武王諸家乃以為戒臣之辭非也玉食雖輕於威福然魁柄既移則天下之物力亦必歸焉若漢之董賢選物上第皆歸私室非細故也故連類及之

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蘇文忠云欲威福不移乎下莫若舍已而從衆衆之所非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不然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有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讒邪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也姦人竊其威福而竊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渭按司馬公以聰明剛斷為收威福之道固也然或自用其聰明自恃其剛斷而以一已之好惡為賞罰則威福非天下之公必有從而竊之者矣威福之柄移於大臣而與小臣圖之則威福即移於小臣王室陵夷朝廷多難而惟諸侯是依不至於大夫僭禮樂陪臣執國命不止故人主之大權一落不復收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唯建極之君公聽並觀以天下之好惡為賞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則雖有姦雄亦無所容其盜弄而宗社有無疆之休矣故吾以為東坡之論賢於凍水云皇建其有極修已之事畢矣以下皆治人之事而進君子退小人為最急苟無好德而錫之福則淫朋比德偏黨成風而皇極之體壞矣其次莫如總攬權勢不使下移苟臣而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家凶國僭竊相承而皇極之用聚矣故二疇獨下

寧反覆不厭其辭之繁也

會姪孫紹箕校刻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傳曰龜曰卜蓍曰筮蘇氏曰知卜筮者天下不為少矣擇謂擇其賢者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呂氏曰聖人占卜假蓍龜以寓其神蓍龜者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蓍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古何補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躁語也又曰春秋時卜徒父史囂之類皆列國建立之官則

命以卜筮餘人不得卜筮古之制也

蔡傳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艾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為兆其豐坼形狀有五著分掛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擇音澤下同忒他得反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狗反驛音亦

正義曰雨霽蒙驛克者灼龍為兆其豐坼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衍忒者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黃氏曰潤澤曰雨清明曰霽冥晦曰蒙疎散曰驛銷鑠曰克呂氏曰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

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必自其著
忒而推衍之
正義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
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雰聲近蒙詩云零雨
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雰爲兆蒙是陰闇也圍
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
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
連屬則雰爲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
雲陰雰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
以圍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雰者氣澤鬱鬱冥冥也
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

兆相侵入蓋兆爲二坼其坼相交也鄭玄曰克者
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
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
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
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
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今按近世諸儒
說五兆者大抵不離乎孔氏而黃文叔摘取二字
尤爲簡切故特著之
蔡傳云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
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
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按以五兆配五行

起自後世非古法也孔疏但舉本法以相況曰不
知同異如何未嘗以稽疑之五兆分配五行也周
禮占人疏亦云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如金木水
火土凡卜欲作墨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
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
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
此亦舉今法以相況未嘗以雨霽蒙驛克相配蔡
傳承誤附會殊覺鹵莽
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
曰義兆四曰弓兆鄭康成注云方功義弓之名未
聞而鄭鍔薛季宣各爲之解類多附會唯黃文叔

云方功義弓墨坼之象鼓第傳首兄俯仰開龜蓋
其餘法此言大意已得龜之體兆古今名數不同
在夏商爲雨霽蒙驛克在周爲方功義弓在漢爲
首足俯仰開龜其同異不知如何龜書已亡無所
考證闕疑焉可也
周禮占人掌占龜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
墨卜人占坼體即大卜所謂經兆之體百有二十
者也鄭注云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賈疏
云就兆中視其氣似有雨及雨止之象等是爲色
深兆之正璺一本作處爲兆廣正璺旁有奇鋒者
爲兆璺今按璺訓兆廣義終未備獨洛誥惟洛食

傳云卜必先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疏云食此畫龜之處墨字之義始明其占之法則鄭云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鄭鈞曰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其所占者宜有大小詳略君占其大臣占其小禮所當然所以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周公爲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是也漢文帝自代來卜得大橫繇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大橫者龜文之正橫是其體也由見視之蓋經兆之體即橫那向背之形參伍以變而爲百有二十者也兩龜蒙驛克則大卜之所謂色也大橫者體之正也庚庚者色之明也占體但得其粗略故必兼視其色之善惡而後吉凶以定墨視其所畫之貪與否坼則正兆旁之奇蹲也

沈氏括夢溪筆談曰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渝一蕆一簙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竇尾銜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圖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子爲天王夏啟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二代蓍術莫有傳者

日記項氏云人但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靜爲貞動爲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發爲貞靜爲悔則合於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熟謂入卦成列因而重之皆一貞而八悔貞者正而固也悔者動而變也故內一爲貞外八爲悔貞悔之名自夏商而已有元亨利貞吉凶悔吝乃周易所繫之辭豈卜筮之通稱哉

朱子語錄云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程伯圭亦云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國語韋昭注亦內外卦之說與蔡傳不合今按貞屯悔豫朱子以本卦屯爲貞之卦豫爲悔故其筮法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據司空季子之占兩建侯以立法也此猶可通獨皆八二字則其義有不

可通者蓋惟純坤六爻不變乃可謂皆八若屯之豫則本卦初四五皆變有九有六之卦四亦是七安得云貞屯悔豫皆八乎愚於此終未能豁然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注內曰貞卦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皆不動故曰貞外曰悔震在悔皆不動故曰悔也為貞在屯為悔八謂爻無變也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外動變為坎坎為通險阻開塞不通爻無為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此傳與注初讀之尚有疑焉近又嘗深思之而得其解按春秋傳凡言筮所得卦必曰遇某之某如遇觀之否則占觀六四爻辭遇大有之睽則占大有九三爻辭是也而此獨不然曰得貞屯悔豫故韋注以為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解甚明確或云本卦屯為貞之卦豫為悔非也信如所釋則當曰遇屯之豫矣其專言震者何也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故獨有取乎震也其曰貞屯悔豫皆八者韋注以為兩卦震二陰皆不變然所得無之卦筮史繇云爻無為司空季子亦占二象則似兩卦六爻皆不變而此獨言震二陰者欲成乎其為君喜震體之不變也

古者占大事不嫌再三金縢連卜三龜易有初筮原筮再也猶原蠶之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既遇屯又遇豫也昭七年衛人筮立君亦用原筮其占亦皆主震初筮元遇屯其彖曰利建侯再筮孟縶遇屯之比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縶足不良弱行史朝以利居貞當之曰弱足者居而以利建侯屬元遂立靈公由是觀之貞屯悔豫其為再筮得兩卦而非遇屯之豫益明矣

林少穎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此皆其類疇之名各有定數故必以一曰二曰言之至於稽疑庶徵所列卜筮休咎之目則非其疇之本數故但以曰言之而不加一二三四五於其上此其立言之體也

諸家皆以衍訓推忒訓變王肅以卜五占用斷句而衍忒專屬筮不通之甚王介甫以衍為吉忒為凶亦支離難曉唯東萊說近是與孔疏合東齋集傳云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此即東萊之意也劉執中冀云推衍其義以知差忒指人事而言蔡傳從之與孔呂之說小異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傳曰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曰從二人之言者
三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
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林氏曰
案儀禮士喪禮云凡卜日卜人先莫龜西墊上有席
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宗人之于門西占者
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三人也
少穎又云周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
瓦兆三曰周易是卜筮俱有三法將卜筮並建三人使
各以其法占之而視其吉凶多寡以爲從違者也

劉執中曰九疇者夏書也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
筮之人乎君也卿士也庶民也三人占之當從衆
矣此說非也古之論三兆三易不得以爲夏商周
也杜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嚳之兆原
兆周之兆連山伏羲之易歸藏黃帝之易周易神
農之易蓋自有卜筮以來相傳有三法故其所占
必歷三人不可改也按林氏據杜子春說以證三
人各占一代之法然周易爲神農之易矣而原兆
則杜亦以爲周之兆也此豈箕子前所有乎故石
林九峯皆非之蓋用一人占恐其或有私見而所
占未當二人則一吉一凶將安所適從唯用三人
則皆吉皆凶固無論已若一凶二吉則行之爲之
傳曰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曰從二人之言者
三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
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林氏曰
案儀禮士喪禮云凡卜日卜人先莫龜西墊上有席
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宗人之于門西占者
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三人也
少穎又云周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
瓦兆三曰周易是卜筮俱有三法將卜筮並建三人使
各以其法占之而視其吉凶多寡以爲從違者也
瓦兆者也今按金縢傳以三龜爲三王之龜故此疏
以玉兆瓦兆原兆當之原兆乃周法武王時恐未
必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曰我龜既
厭不我告猶蓋古之卜筮元有至再至三者故聖

人舉以爲戒唯大事則再三亦不厭其瀆周公卜
武王之疾天下事無有大於此者故連卜三龜以
定其吉凶非兼用三兆之法也若夫士喪卜日其
事頗小何必更歷三龜占者三人只是一龜而三
占非三人各占一龜也
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
吉韋昭以爲筮史以連山歸藏占司空季子以周
易占故其言不同愚謂占必三人古之制也如果
兼用三易則筮史之中當必有用周易者豈待司
空季子用之乎此說亦謬不可從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傳曰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王氏安石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林氏曰汝則有大疑若周官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大封則皆國之大事而朱決者呂氏曰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出也

左傳昭七年衛人筮立元靈公遇屯史朝占之曰名屯固也利建侯弗從何爲遂立靈公此卜立君之其繇曰利建侯弗從何爲遂立靈公此卜立君之

事也衛爲狄所滅文公東徙渡河齊桓公封之於楚丘其詩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卜大封之事也盤庚既遷于亳殷緩爰有衆曰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緜之三章言太王之遷岐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此皆卜大遷之事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曰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此皆卜大師之事也經所謂大疑者此類是也其他事之小者疑亦須卜然不用

謀於衆亦或筮而不卜或卜而不筮非必二者兼用也

孔疏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衆庶之中有賢智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蓋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耳周禮大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蓋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耳

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

夫子之贊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乃心卿士庶人人謀也卜筮鬼謀也必先之以人謀而後質與鬼謀夏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曆數在躬敬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年八百終過其曆身其康彊子孫逢吉可知矣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

龜筮爲主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吉
傳曰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呂氏曰五者之中二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它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猶如台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
孔疏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言庶民從而退汝則於下也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吉
傳曰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呂氏曰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終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傳曰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正義曰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君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是也又曰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平言故曰三從二逆蔡氏以發謀之人配龜筮言故曰人一從而龜筮不違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傳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設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朱子曰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蔡氏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尊也故禮記太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孔疏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曰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若三占二逆一不卜即鄭注周禮筮人之文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

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日知錄曰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為主周禮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蓍數短故象長數短而後有龜象去而說近且包羅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既遠推尋事數始能包羅萬形故為長數是終末去初象故以為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呂氏曰汝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靜而不為則吉動為則凶矣此義至精微雖天下舉以為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

蔡傳云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

吳幼清云天下之事卿士庶民皆不可而猶有吉者蓋自古未之有也使筮子之說行後世人君將有棄卿士忽庶民而惟龜筮之從邪說異議得以乘間而入天下自此多事矣此蓋商俗尚鬼習聞其說遂信不移雖箕子之賢不能拔於流俗也草廬說經往往有賢智之過而此說尤為紕繆夫子之贊易也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謂其可以斷天下之疑也大禹之稽疑豈別有所指而箕子以卜筮附會之邪使箕子而溺於流俗何以為箕子

鄱陽董氏鼎曰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蓋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若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初不以卜筮為先也事之可否固已默成於胸中

而人謀又協矣猶有待於鬼神不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聖人謹重之至亦所以示於民使之信從其事而不懼與惑也若人謀未從惟龜是聽誠有如吳氏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為而人不悅有人所欲為而己不從者皆當於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乎天矣此稽疑一疇尤以龜為重非荀無底止而一聽於卜也

有大疑焉我以為不可作而龜筮協從則吾心之明有未至也我以為可作而龜筮共違或龜從筮逆則吾心之明有未至也吾心之明有未至則皇極之建與不建猶未可知也故必人心之所向默契乎蓍龜而後可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者矣故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聖人之心無窮必至於是而後無憾而即安豈若世俗之卜筮役志於趨避而所占在一事之靜作哉何草廬之見不及此也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音蒔下文暘音陽）

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林氏曰雨暘燠寒風者陰陽之氣運於天地之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有此五者之變雨與暘對寒與燠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天地之所以化育萬物者也

輯録問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元度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先生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時至但下文休徵為時咎徵為恒不應獨舉休徵且方曰庶徵何得遽言時耶

渭按曰時之時即歲月日時之時但此句兼有不時矣來備以敘時也是為時意無易即時易則不時矣休徵極備極無不時也是為咎徵孔林之說元不誤但引而不發耳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社反）

傳曰庶無豐也正義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極無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釋文

凶極無亦凶也其餘四者皆然王氏安石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皆可知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疫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蔡氏曰備者無闕少也敘者應節候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五事本於五行庶徵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吳斗南云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暄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孤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陳壽翁云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爲水火木金之屬土獨闕其證當以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風爲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今案木燠金寒不必遠引它事木之當物可以取火雖隆冬按之亦煖金之爲物最易水雖盛夏按之亦凉分配燠寒至確陳氏以大塊噫氣證風之屬土得從來所未有簡端錄以陳說爲非今按禮記孔子曰地載神氣風霆

流行庶物露生而山有風門風穴見於方志則風實地之所出且土爲沖氣故風行於四者之間二義固可相兼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釋文豫羊庶反徐又云舒）傅曰休徵敘美行之驗咎徵敘惡行之驗正義曰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蔡氏曰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蔡傳李氏曰狂則蕩故恒雨若僭則亢故恒暘若豫則解緩故恒燠若急則縮栗故恒寒若蒙則冥其心思故恒風若朱子曰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如漢儒之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荊公又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喻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如漢儒之說固不可如荊公全

不相關之說尤不可渭按荊公說庶徵便是天變不足畏之謬種何可以爲訓荊公嘗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林少穎云漢儒不知聖人所以念用庶徵者必有其本徒見洪範之書有肅時雨若乂時暘若之類則謂貌言視聽思果足以致五氣之順序故其爲說則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時則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上之痾青眚青祥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痾白眚白祥以至視也聽也思也皆然且以春秋及漢時災異之變附會之

而爲之說其大意則以謂人君欲戚懼以答天變惟自省於五事以類求天意而已故雨不時則修貌暘不時則修言燠不時則修視寒不時則修聽風不時則修思隨其陰陽之變而思所以應之其說苛細蕪澆尤爲穿鑿甚矣漢儒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至誠之謂所謂文者不必犧牲玉帛尺有所修飾於外者皆文也今言災異之應不言王誠可以達上穹之意此則膚淺之論其末流遂至於矯誣上天而爲王莽之所爲海內塗炭歷數十年而不能定此蓋應天不以實之弊也渭按五徵之配五事經有明文不可謂漢儒之附會也惟服妖詩妖以下誠爲蛇足服妖近貌詩妖近言猶可通也龜孽犬吠之類不更迂乎至修貌修言等說亦與箕子意合而林氏謂應天不以實何也古人所謂修貌者必出於至誠豈徒爲王莽之所爲乎林氏此言非但不信漢儒并不信箕子矣

東齋集傳云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也纂註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一事進咎徵無不應矣繇陳

洪水水失其性陰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爲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渭按此二說懲漢儒之膠固而務爲圓通然亦未爲至論苟一事得則五事從而休徵無不應一事失則五事違而咎徵無不應則上文數句已足包此意矣箕子又何必以五徵配五事而歷歷數之乎蓋五徵之本雖在一心而五氣之應各有所主譬如元氣既虧爲邪氣所乘則五藏俱不得安然其發而爲病也則必有一藏之證先見於外醫者必先以此藏之藥治之而後它藏可徐理也恒雨修貌恒暘修言之說亦不

爲誤宋儒欲求圓通而更失之鶻突與漢儒說經之獎何異二五之爲十耶

王魯齋謂一念之差則五事皆失卽無五徵俱見於一時之理故五徵不可各配以一事今按五者之來一極備則一極無恒雨無暘恒暘無雨而肅與乂俱失矣恒燠恒寒無燠而哲與謀俱失矣其或恒雨恒暘與恒燠恒寒並至則肅乂哲謀盡失矣加之以恒風豈非五徵一時俱見乎且王省以歲計卿士以月計則一歲之中數月之間有一恒必失二時有二恒必失四時五徵並見不足奇也合而言之統乎一心分而言之各有其應箕子豈欺我哉

朱子雖從吳斗南之說以五事分配五行如初疇之序而後人未之深信故於五徵之分配卒不能了然於心此無他就肅乂狂僭等以求雨暘燠寒風相配之義終覺迂晦徒勞辭費也惟知視之爲木聽之爲金思之爲土則水雨火暘木燠金寒土風確不可移其相配之義不煩言而自解矣或曰五事分配五行經無明文朱子所言果卽箕子之意乎曰天地之化育惟聖人能贊之亦惟聖人能知之自大賢以下不能也卽如醫書云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亦未嘗言其所以然也然而四時之正服春弦夏鉤秋毛冬石則固與五藏相應矣其以藥治病則其味入肝經其味入肺經投之而輒效五藏之所屬豈不深切著明矣乎五事之配五行亦猶是也如必欲言其所以然則身何以有貌口何以能言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心何以能思世未有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而況於五事之配五行乎況於肅乂哲謀聖之配雨暘燠寒風乎孔子曰默而識之原子曰道可受今而不可傳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然則天地之化育聖人亦默識其意而已不可以口耳傳諸人也而學者乃欲言聖人之所不能言其可得乎五徵之配五事自箕子以來未有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聖人之言如是必不吾欺也吾篤信焉而已矣以已之所不識而疑聖人之言不足信乃驅率經文以就我鶻突之說其爲愚且悖也孰甚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大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賈氏曰此章之所

言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二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敘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敘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蔡氏曰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

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繫一歲之利害有繫一月之利害有繫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其小也黃氏曰或云自王省惟歲已下當屬五紀脫簡在此非也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曆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俊民用章者隆小大登顯之家用平康卿大夫有家者各保其祿位和平而安康也陳氏櫟曰此曰字蓋更端而言庶徵之候卿士師尹不言省蒙上文也

林少穎云蘇氏見上文論五事與五氣相應其義已備遂以此論歲月日星爲五紀之文簡編脫誤於此其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蘇氏多欲改易經文以就已意此類是也夫九疇雖別而爲九其實更相經緯以發明治天下之大法令以其有歲月日星遂以爲當屬於五紀之下則上文肅時雨若亦當屬於五事之下皇極斂時五福亦當屬於五福之下如此則九疇不相爲用渙然而離矣豈箕子之本意哉又曰諸儒之論此皆以爲王者所省而詳如日月之運行以成歲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則百穀用不成云其說如此則是君臣之間取象於歲月日之繁簡以爲圖治之道與上文休咎之文全爲隔異則可以歸之五紀矣渭按林氏駁二孔之說甚當但又謂此節乃驗其時以考陰陽之垂象則似以歲爲歲星月太陰日太陽而非箕子之本意矣蓋欲以王省惟歲三句與下庶民惟星作一例看故有此誤

陳氏蔡傳旁通云王者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如歲之省念以歲計之卿士以月統月月統日故王者之職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計之師尹以日計之職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上之於卿士卿士上之於王天子反躬自省視吾

之五事失得如何或有大旱淫雨愆陽伏陰之災關一歲之利害者王曰是吾之咎也一月之間陰陽不和卿士則曰是吾之咎也未及一月以日計之而亦爲災害者師尹則曰是吾之咎也蓋災害之大者則上屬於君其次則係於大臣其次則係於百官之家以有位者言之百穀用成則三農各安其業而歲收豐矣又用明則府修事和而善政無不舉矣俊民用章則有猷有爲之士皆効之福而淫朋絶矣家用平康則正人皆有好于而家而高明者無揑作威福之害矣咋之無易則四者有然其或既易則四者反是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可不念哉

無易既易見衆兩頭盡處說中間尚有不易而或易及易而不盡易者當以分數消息之

五事者修身之要出政之本也五事修則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皆各得其宜五事不修則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皆不得其理故上文既言休咎之徵各繫之五事而於此復舉四者以見五事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又如此也箕子本意是因庶徵以知五事之得失并知此四者之得失其根源皆在人主之一心蔡傳謂四者之得休徵所感四者之失咎徵所感則未免倒置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擇文好呼報反）

傳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經於箕則多風月經於畢則多雨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林氏以曰冬則南夏則北月五星皆隨之故有冬有夏併月日而言之也日亦有從星之時而不言者鄭康成云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陳氏櫟曰庶民惟星民自占候以爲旱潦之足本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取徵不同故又發此義而續見吳氏曰庶民惟星民自占候以爲旱潦之備也邵氏曰日月四時皆有常道經文舉冬夏以見春秋耳愚按此條經意若曰王及卿士師尹之所省有如此矣若庶民則何所省乎亦省之於星而已大星各有所好有好風者有好雨者而日月之行則冬夏各有其道苟月失其常度而從好風之星則必有恒風從好雨之星則必有恒雨當於未至之先豫爲之備也草廬之說良勝諸家

此箕所稱日月是在天之象與上文不同君象日臣象月則民之象星審矣故孔云星民象遂以日月之行有常度爲君臣之政治大小各有常法以

而不敢忽也此說勝集傳九峯胡不用家訓而顧自爲說耶然庶民惟星緊承上文省字來今乃云庶民不能自省而君代爲之省未免迂曲恐非經意若曰王及卿士師尹之所省不若草廬之說直捷而確當也蓋極備極無皆驗之於既來之後不若使民自占候而豫爲之備則饑饉疫癘之患可以不作此王者念用庶徵之極致也

客有難余者曰庶民不學豈能知星乎余曰古之所謂庶民非必農工商賈之流不解文義者也凡士之伏處田間者皆庶民也一鄉一邑豈無知星者乎夕候而朝語之傳聞於國中即可豫爲之備

其與患至而圖之者相去遠矣

林少穎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即孟堅所謂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蓋以其失中道東西故也唐孔氏於經箕多風以爲傳記無其事豈未見天文志歟

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曰天官書天文志竝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異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而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渭按天官書軫亦好風星占云東井好風雨壁翼與箕軫皆主風起然則好風者非獨箕好雨者非獨好風星有性情豈止好風雨哉當必有

獨畢也且列宿各有性情豈止好風雨哉當必有好暘好與好寒者矣古星占之書多不傳遂無可考耳漢志云日之南北失節過而長爲常寒遲而短則常燠此語尚有疎漏處夫日之南北失節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故多燠其星好寒故多寒也燠寒豈日之所爲哉亦星之所好爲之耳漢志云月出陽道則旱風是好風兼有好暘矣古人之言每舉一隅以待三反洵而鮮通者不能得其意也

演紀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東井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短之制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北亦道二出黃道東方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西青道二出黃道東方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沈氏括夢溪筆談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

漢志又云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凉寒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月火節度而安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林氏深取其義而申言之曰日月之麗於天所歷有常度則暘寒燠風各以時至無有失節如或所歷之度有過有不及而為南北之盆絀則寒燠之氣必有愆所行之道或彼或此而為東西之附麗則風雨之氣必有過差矣

尚書古文疏證曰按洪範箕自有傳註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皆承上文箕星二星來無易說者近代西人穆尼閣諳天文實用篇專測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為主五星衛照之而風雨生焉是月之從星又非盡貼經星言歷歷驗而不爽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間義之與者亦必越數千年而盡顯露也渭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五星也月之所從豈止經星而無緯星哉古星占之書亡逸說洪範者但據傳記之所有以為言耳穆尼閣占法蓋出於古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不得以西學而外之也列代史志亦有月五星陵犯之占

月之從星本由失道故則以風雨當專主恒風恒雨孔傳云月經箕多風經畢多雨多即恒也暘燠寒傚此

漢天文志云經星常宿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閒暗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闔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論曰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紡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山是觀之則王之當省者多矣而洪範獨舉雨暘燠寒風以為言即占星家悉備候此五者蓋五星陵

國事尤驗流日月薄蝕之類或數歲而有之或數月而有之以此為省則徵咎無幾矣惟五者日有之非時則恒編日動心隨事修救眞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者矣此堯舜兢兢業業之心法而皇極之所以永建為萬世無疆之休也

宋人改寘洪範經文最可恨而蘇氏以王省惟歲已下為五紀之傳頗覺近理故張無垢葉石林洪容齋等皆從之而實非也五紀主推步所以定八政之時令庶徵主占候所以驗五事之得失雖同有歲月日星之文而其用迥乎不同安得混而為一耶

終命

林氏曰五福六極皆統天下之人而言之蔡氏曰五福以福之急緩爲先後渭按五福六極皆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其斂時敷錫之道具在皇極章中故此但列其目而不言其用極則福之反耳

一壽傳云百二十年疏云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至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此說非也使必百二十而後爲壽則天下之壽者無幾矣林氏云壽不必百二十年止是終其天命而不中道夭也此說又非殤子亦終天所命豈可謂之壽耶左傳三老凍餒注云百年爲上壽七十爲中

壽五十爲下壽此說近是秦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時蹇叔年七十也壽對短折而言故五十亦可以爲壽新安王氏云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此據孔傳以短爲未六十故五十不得爲壽亦通

二富傳曰財豐備林氏云不必然是於衣食是富也蔡氏云富者有廩祿非是此與既富方穀之富不同彼富專屬有位者此則統天下之人而言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其所爲富

三康寧傳云無疾病林氏云康寧者孫元忠以謂形康而心寧也康無疾寧無憂兼二者言之勝舊

解

四攸好德傳云所好者德福之道疏云好德者天使之然是爲福也林氏云攸好德所好者德也攸好德之所在此等而獨在好二字略讀斷妙得經意蓋人生必有所嗜好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其所好也有人焉所好不在此等而獨在於德是爲攸好德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即已之所得乎天者非好賢之謂也

五考終命傳云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考終命對凶死而言橫夭即凶死蔡氏以短折爲

橫夭非也簡端錄云終盡也命者所得於天也壽百年孔子七十顏子三十二均爲盡其所得於天也此說甚善林氏云呂吉甫曰考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曾子有疾敢手足而曰吾知免夫此考終命者也考成其終則無虧矣或以終其天年爲考終誤矣如此則與壽何異今按呂說即不凶死而終其天年之意林以壽爲終其天年之謂此辯論也不可從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盡其道而死此攸好德而考終命者也人之無好德而不凶死者多矣不必如曾孟之所言而後爲考終命也

新安王氏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是爲考終楚
人執鮥揚將殺之揚曰下臣被考死又何求蓋死
生命也死而合義亦考終命而非凶年未六十死
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故壽一福也考終命
又一福也渭按死而合義乃攸好德而不得其死
者亦是凶不可謂考終命更有壽而不考終命者
莊子云單豹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有嬰兒之色
而虎食之此其證也故壽與考終命各自爲一福
陳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壽則生之長者四代
皆尚凶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
富次之海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
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
德則老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偽心勞何足貴哉攸
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福
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
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使年雖
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非福矣故考終命終焉
此之五福即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爲根
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
已於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
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考老無德而壽固之生也
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

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
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
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於建皇極
哉
金吉甫云攸好德者學問之事而以爲福者人生
而惡弱畧憋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
而樂之豈非福之大者若使此心昏庸所好非德
雖壽富安逸所謂飽暖逸居而無教秖以荒亡戕
賊近於禽獸何足以爲福哉故攸好德者所以總
壽富康寧而以保其考終者也渭按先儒之論五
福皆以攸好德爲福之本此在上者錫福之道君
子自求之志誠有然者若末章之意只是平列其
目而無所重輕如必於五者之中擧攸好德爲主
則君子而不得福者有之矣顏回之天原憲之貧
冉耕之疾司馬牛之憂仲由之不得其死豈皆無
好德者故議論雖高實非經旨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釋文折時設反又之舌反）

蘇氏曰六極之極窮也苦也與孟子使我至於此極
也同林氏曰張晦之（名景宋人）云福有五而極有六其
義相反不必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
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

一極反一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蓋亦各盡其意而已漢儒必以六極配五福故於福之一極無所屬而附會之說生焉殆所謂不知而作也蔡氏曰六極以極之重輕爲先後

一凶短折傳云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疏云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一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

同今按凶反考終命短折反壽乃不易之義孔以凶爲動不遇吉鄭云未齔曰凶皆非也後二說與洪範無涉張晦之謂凶乃死於征戰與刑戮者黃文叔云畏厭溺皆是愚謂單豹虎食宋共姬火焚之類亦凶也

篆註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牖下非凶也此說辨已見前高朗令終君子之常也不幸而不得其死是亦凶而不可謂考終命也論語有丹不得其死非小人也仲由君子也

二疾三憂傳云常有疾苦多所憂是也林氏云疾者疫癘之謂按疫癘乃一時天行不正之氣非久即愈不足以爲極經所謂疾蓋經年病患及體中之有廢疾者莊子言有陰陽之患有人事之患蓋疾者陰陽之患而憂者人事之患也舜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文王之明夷仲尼之旅人皆憂

也

四貧傳云困於財也王介甫云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畢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築室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

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王新野斗之曰不言貴欲人之安於賤則獨不欲使人安於貧乎黃氏日抄云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然則小民皆不得富矣論語既庶則富之孟子曰民可使富此何說乎纂疏載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禍故終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此說較勝獨陳壽翁云五福通天下而言故不言貴深得經旨要當以此爲定義然天下之人貴者絕少不貴亦何害於事若衣食困乏則無以爲生矣貴賤貴不足以爲福極

故經不言不必引證紛願原以爲證也

簡端錄云富可以通乎上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富庶人之福也士大夫以上由是而推若貴則天所設以理天職而治天民天下不能皆貴也安得列而爲福耶此五福之所以有富而無貴也此說更好

世人以多子爲福無後爲禍而洪範亦不言何也其義猶之乎貴賤也華封人之祝堯曰願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累是多子不足以爲福也而況又有不肖者雜生乎其間貽父母憂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已無子而立之以爲繼嗣使享祀不可謂康寧亦不可謂貧倘然病患暫時不可謂攸好德此後人勝前人處也

杞不絕亦可矣何遠爲禍此其所以不言也昌黎先生慰孟東野失子詩曰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成孤鰥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遠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然則多子與無後誠不足以當福極矣

五惡六弱傳云醜陋侵劣疏云侵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張晦之曰人有醜陋而好德侵劣而立事豈可以爲極乎惡者凶惡之謂弱者懦弱之謂

人情惡則兇無所不至弱則懦而無立故此二者皆滅德之道也王介甫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蓋菊非好德則爲惡與弱矣東萊書說云人之所以不能自彊爲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立者耳故弱居六極之終大抵爲善主於剛邁爲惡之源主於弱惡弱皆以氣稟言緊攸好德此後人勝前人處也

於岱不可謂攸好德亦不可謂惡弱不能養生以盡年如湛酒溺色之類不可謂考終命亦不可謂之凶也

疏云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貪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獨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違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

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爲渭按鄭依書傳謂伏生尚書大傳也向歆之說本於伏生其以五事配福極支離穿鑿無一可通曉人付之一笑不足置辨也

五福六極皆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且統天下之人而言之不專主人君而漢儒以爲五事敬不敬之所致安國傳頗能增除而賴達復存鄭說張嗨之以上之人使民舒泰則各盡其壽樂業則各

得其富無疾憂所以康寧知禮遵所以攸好德不死於征戰不陷於形戮所以考終命其或死於征戰陷於形戮則凶短折陰陽不調則疾多失其所則憂賦斂繁食貨乏則貧禮教失風俗壞則惡而弱福極之柄全在君而已此皆以皇極章斂時錫福之道言之非此章之正義也蓋經於福極但列其目而嚮用威用之意全在言外今乃斷歸人事而忘其爲出乎天命則謬矣

林氏云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仁壽鄙夭雖若制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爲也然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下曷嘗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天也故仁壽鄙夭雖本於天而君實制其命故易之論天地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天地之於物仁壽鄙夭任其自爾無所容心矣於聖人則有憂患於其間故能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命鄭用五福威用六極此聖人之憂患也沼按林氏此論雖亦歸重人主而未嘗不推本於天之旨庶幾無弊以福極爲天地之無心嚮威爲聖人之憂患則可謂能窮其玄矣

人之福極皆出於天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君相雖云造命豈能舉天下之人錫之福而去其極但王者嚮威之心觀民以考已則固欲其有福而無極耳蓋至誠無息之道薰蒸透徹使太和之氣充塞於宇宙則天之所以生人者當必福多而極少百年累洽誠有是理然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何則心無窮而力有限也禹箕之意亦唯欲建極之君常存此嚮威之心欽欽焉不敢一日稍自縱逸耳原不限定天下之人皆有福而無極然後爲無愧於敷錫之治也

洪鈞正論卷第五

曲阜孫紹芬校刻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宋）蔡卞撰

清鈔本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兄京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自王安石新義及字說行，而宋之士風一變。其爲名物訓詁之學者，僅卞與陸佃二家。佃、安石客。卞、安石壻也。故佃作埤雅，卞作此書，大旨皆以字說爲宗。陳振孫稱卞嘗議論穿鑿，微引瑣碎，無裨於經義，詆之甚力。蓋佃雖學術本安石，而力沮新法，斷斷異議，君子猶或取之。卞則傾邪姦憸，犯天下之公惡，因其人以及其書，羣相排斥，亦自取也。然其書雖王氏之學，而徵引發明，亦有出於孔穎達正義陸璣草木蟲魚疏外者。寸有所長，不以人廢言也。且以那景之僉邪，而爾雅疏列在學官，則卞書亦安得竟棄乎。書凡十一類，曰釋天，釋百穀，釋草，釋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魚，釋馬，雜釋，雜解。陳氏書錄解題稱分十類，蓋傳寫誤脫一字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

釋天

月 星 雲 雨 風

月

說文曰太陰之精象形古文作月為象蛤柱之形故
夕從月半見而林罕以為象其形有蛤柱之狀也什
名曰月闕也言滿則缺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
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盡之名晦死也死為天月光盡
似之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蓋朔而月出西
夜之見也故書曰朔旦冬至又曰朔蔡見曰夕義取諸此

星

三五在東曰星若氣之精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
爾雅名曰綜前曰弁綜星曰弁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
庶人惟星言卿士之證星是也月是也庶人之證星是也月
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蓋從久雨於外則天下幸
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會朝適能使雖滋而已故是
詩取譬如此詩曰噂彼小星三五在東眾無知者三
心五噣四時更見日月之象也則三星以況姪
婦而小星喜賤喜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婦與嬪而
八故詩正以三五況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
者五噣以冬見於東方最後見者賤喜之進御於君
所謂朝夕故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夕見
尚書大傳以為臨光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月東方
謂之朏蓋言異也諸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
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
我閨兮履我發兮履禮也而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
詩擊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蓋君無
天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即我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也匪無天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彼姝者子在
我閨兮也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工狂也字或
作詓蓋宜以詓為正非言有峰恒言有盈而虧也書
曰哉生魄說者以謂朔後月明未而魄

也揔之小星隨北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人之惠下故也然進御之法娣姪兩下當夕故詩又以參昴況之參昴三星也而又昏西方之星其在於東則以夕並見而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愚及賤妾豈特人事而已哉亮典春日月中星鳥夏日日永星火秋日宵中星虛冬日短星昴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昴相須互舉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之形也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次也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號像以為四方前成鳥形後成龜形而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

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北視北極以正南北謂之營室又非定取其待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紀故事可列也星以為龍見而雩水昏見而栽若此之類所為日星為紀者也

電

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故也或曰雷出震氣電出地氣故電從坤者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震是也記曰地載神氣風雨流形言萬物以風雨潤形而風雨出於地中神氣也說卦曰離為雷電火屬也孟喜卦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星火燒石損并則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鼓激射乎易曰雷電噬言雷電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而令罕聞亦或電而不雷則電雷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起者所為電皆至者也故君子折獄致刑以象天之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譜震電不寧言變亂於上不安故雷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時號令啟蟄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矣

斗

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為魁五至四為杓所以運量萬物旋于四海者也斗得之終古不減者也斗有環域太玄曰斗一南而萬物盛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東而萬物生斗一西而萬物殺故曰斗運於上建夏乾於玄冬隨斗轉徙而已鶡冠子曰斗運於下斗指一方四寒俱戚此之謂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豐其蔀日中見斗尚非所宜日中見沫尤非所宜也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應為非所宜而應無此咎所以小於四也詩曰魯孫維主酒醴維醹

正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大夏昴畢而缺則小星森而如蓂蓋星陽之精也陽盛而充則星稠於上其明照也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言有光而無明也蓋況幽王無監察之實矣又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況其外跂彼織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無其實也又曰則以況其右言王右右或當參參人以況臣下非所宜也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應為非所宜而已無其實也詩曰魯孫維主酒醴維醹

有敬天平者所以助載實則天以況家天平言盛王德不足以化相參亦名在而王故也又曰雜南箕不可以播揚雖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雜南箕載舍其舌雖北有斗有北斗有北斗之名而已於參入亦然參之名而已於箕入亦然箕之為言揚也不可以挹酒漿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以箕其則以況其前斗則以況其後不可以播揚言有

禮曰王燕則奉大斗以裕黃耆鯢背取象於斗燕孫誼主更以大斗酬之則以尊事黃耆非禮之正也報曰天而主曰主曰則明王者不敢主天與膳天燕非礼之正則亦所以為厚也卻特牲曰卻之卻也大主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列為星河精上為天漢詩傳復雲漢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今皆傳寫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回昭于天有嘒其星言星光微也其星皆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言

毛詩名物解卷之一

釋天

虹　霧　露　霜　雪

虹

雅曰虹雄曰蝀舊說江東雙見鮮盛者雄以暗者雌者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蝀故虹字從虫俗謂虹螮也一名蝀蝀爾雅曰蝃蝀曰蝀蝀謂之雲蝃也蝀爲蒙贛蓋言二港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虹淫氣也故又借爲寔虹小子之虹虹蟜也詩言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諸者以謂之婦道禮則虹氣盛應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蜺不見則夫婦過禮虹氣爲盛理或然也蓋氣還矣天氣不後於是盛虹盛虹天之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爲虹而久天之淫氣耳尚且惡之淫氣尋況於人乎所以痛此奔也故曰蝃蝀止奔也傳曰里也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其上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言朝氣之外自西則非雨雲矣雖章和雨亦莫能久也崇朝終朝言不崇朝而已矣雅曰暴雨謂之暴雨則暴不崇朝而已矣雅曰暴雨謂之朝雨蓋道西雲而東雨則莫之能久也造化權輿出尤作大霧一重一霽而東者爲雨蓋風至自東則雲從之矣說曰東雲西雨又云東雲謂之上雲西雲謂之下雲上雲蓋雨之雲也故易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以今考之虹在東常陽雨而朝之氛雲不雨已上也以今考之虹在東常陽雨而朝之外於自西則鮮或雨矣雖章和雨亦莫能久也故詩以此貳人之恭外雲言朝隮之始螮蝀言晚則以況淫泆之始螮蝀言晚則以況淫泆之終終則言不復雨矣　之象也先儒以爲雲蒲曰日昭雨滴則虹雲蒲曰日昭雨滴則虹則暈爲虹蜺雄則比於地之氣不掌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東月令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月令春日虹始見蟄蟲以動萌草以長虹常伏於陰雨而出冬季春日虹始見蟄蟲以動萌草以長虹常伏於陰雨而出日始　雪不見太陰亦不見常以日西東方故曰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諸者以謂之婦道禮則虹氣盛應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蜺不見則夫婦過禮虹氣爲盛理或然也蓋氣還矣天氣不後於是盛虹盛虹天之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爲虹而久天之淫氣耳尚且惡之淫氣尋況於人乎所以痛此奔也故曰螮

睿哲黃帝乃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蓋雲霧有可以術致者古之方士或作五里霧或作三里霧而別平以為冬起唐夏造冰殆謂是也楊子曰霧縠之細麗女工之巧莫能效也此乎鶡冠子曰昔之得道以死至今不可哀者孝也其得道以死至今不可哀者孝也其形是也如其得道以死至今不可哀者孝也其形是也如欲視之如霧也又謂之霧名曰縠霧也其形是也如欲視之如霧也又謂之霧名曰縠霧也小霧露增海是故君子貴述善

霧

造化權輿曰中央之氣露、形如珠故古者冕旒如之、旁子曰冕旒下垂如霰露或謂之煩露也束晳

陳曰零露垂林非緻氣之睇義取譬此寔天象也故

舉師望之如星而墨旒如綴鑒露老子曰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莫之令而均蓋露雜而顆而露細遠近之

編故詩以譬猶澤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而敘者

以為蓼蕭廢則恩澤去矣是也詩曰野有蔓草零露

溥兮言天之下露高矣而今延及蔓草則以下流故

也又曰湛、露斯在彼豐草豐草者露之所豐人時

時至而已豐草同姓甲之況也武敬之詩一章曰

嶽君之故胡為乎中露二章曰嶽君之躬胡為乎泥

中露言有沿濡之辱泥言有陷溺之難也一曰泥中

之露皆記以人考之衛在太山之間而露所鍾以此名邑理或然也而劉向列女傳又以為此詩人所作一作於中露一在泥中理或然也班固亦敘此事與著入遊如行露中雖不沾濡實近日是也由是觀之夫何高而無有道卽故曰不意遠日是也由是觀之夫何高而無有道卽故曰不得至人之道不立路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霜

雨露以生而霜以肅殺物之故眉之文從相釋名曰霜遠之義出於此今霜隕而已晚降不堅草木脫落蓑本然則古者霜降而婦功成百工於是休息望特入事而已故亦自然之理也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陽正也陰匿也以入正言之則一月謂之正月以天言之則四月謂之正月感德在大營露而言繁霜是也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大矣故君子為之憂傷也或曰古者一夫嗟咨匹婦抗憤而六月為雨霜則正陽之月霜以申致蓋有之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謂也蓋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始於霜降失節以之卑者溼而為岡陰而為陵及

其甚也日月薄蝕雷電變常水沸騰山谷易處故詩
曰朔日辛卯日又蝕之亦孔之醜煇煇震震不寧不
令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董子所
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殆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
異以警惧之尚不知變傷敗迺至則若此之類是也
今露之繫在夏而至秋則成霜霜之繫在冬而至春
則成露故傳以爲雨露陰液也釋而爲露結而爲霜

氷

說文曰仌凍也象水凝之形今人仌面所凝文蓋如
此釋名曰凌也其文望之似人氷凌之理也字或
爲冰易曰履霜堅冰至乾西北之卦也故爲氷乾爲氷則
坤爲霜乾西北之卦也坤西南也禮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
西南盛於西北易曰履霜堅冰至坤之初六下也上無陽以正之而坤爲順故自初
履霜則致其道至於冰也莊子曰冦園冦者知天時
履方履者知地形冦天象也履地象也詩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氷臨淵恐墜履氷恐陷也周官凌人掌
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凌之積氷也三其
凌其工所以儆消釋也應劭風俗通曰積氷曰凌凌
氷也曰凍氷解曰泮莊子曰是所謂氷解
凍釋也者言至人不凝滯於物如此蓋壯曰凍故也
言解凍言釋爾曰氷陰之爲物也得陰則凝得陽
則釋蓋氷之類也故形謂之陰傳曰鑄氷畫陰義取
諸此一曰氷即尚書古文凝字說文亦云氷堅也從
人氷從氷與陵切俗氷從冫凝蓋書逸曰陰故曰氷陰
也爾雅曰氷凝也郭本亦依凝
非改古字亦非氷凝之氷
冲冲薄氷之象也蓋氷堅曰陰故
於是乃言儲焉暑

穀百穀

黍　稷　稻
菽　麥　年
種　秬　秠
黍

黍毋穀也仲夏及之故謂之黍而聲謂者同氣浮而味以聲者而滑疑故宜釀神陽物也非有聲者工造之意不足以降之黍陽物也故用為酒醴此言黍稷皆有異祖考慢登禾谷父母之意

禾

禾粟之苗許慎之說是也春秋昔陰陽之中粟春生而芳其以養生之則謂之禾禾麻菽麥禾稷麻菽麥禾稷之苗以用言之則謂之稼場啄粟堪粟出卜是也

麻

麻八穀之良芳也實謂菩從且穀之貴者人可以為食而不可以勤常必七月言九月穀菩粟養人以虛先王所以致食而勸農之意也五谷之養人以虛為下以況實為上胡麻之世況實者也故良以敬人穀之至實者又宜加對以祥之至實者也凡穀之實皆治之麻從林穀從穀皆勤治之意也麻為麻枲之麻者以其求治析治於熏屋之下故同字

菽

菽謂之荏菽祀天必益菽有收斂之意而亦人於先也稻粱嘉膳也粟菽常膳也君子制而不為異亦踰其常而已故菽亦謂物君子之德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言德足以養人者天下之所歸進也采菽采菽筐之言取有德受之以法慶也

麥

麥之同乎陽者也至于而苗至午而成陽多則浮陰多則沉陰陽不勝相然後能養人者也故麥可以

稷

稷粢也所以粢故謂之稷植杜預言黍稷曰粢降食以為酒黍食次之故稷者黍也所以敬明尊矣故五谷之官而稷官名之

稻

稻稌也豐年曰豐年多麥為益麥所以交神稌以養人先王之盛時和而豐交鬼神養人之物猶矣

粱

天以始至甘香者也粱從米所以緣人者也從丑所以利人者也豐年言養人之物而不言粱者蓋舉膳則為嘗膳

爲美而不可爲膳腸也

年

年可以爲助膳而非膳也年麥之大者也先禾而生後禾而熟以其大故爲五穀之長麥之異種亦貽我來牟后稷種藝以粒民者多矣來牟民先得以爲利者也

稷　穄　糜　穈　秬　秠　糜　芑

稷可以食而非爲荒則不食宜小人而使之田也先種謂之稷後種謂之穄熟謂之秬後種謂之糜先熟謂之芑堅謂之芑莖達故爲先植耕有待也故爲後種種以時言其和於土而苗遂之於穀宜晚成而多實也故爲先熟種以言其晚成而多實也故爲後種種以言其

釋草

荇

荇菜謂之莕菜嗣號而長本深險而固有清潔不可陷溺之德故以比賢女以為神明洋水田思樂洋水薄采其莕蓋侯公有教養之善而有可教者其幸有高大之德也一章言淑女之德足以事人也三章言薄采其莕德足以事君也薄采其芹德足以事人也三章言薄采其莕德足以事神也德足以事君也神也德足以事君也神然後可以燕飲食錫燕老厚群醜

蘩

蘩蔞草之賤污可以喻淺下溪上游女孤直而異於衆木故雖生於中田閑逸而翹翹可觀矣賢不肖之相和亦何以異此哉文王之道被於南則雖漢上之游女無曲從之志而特可以禮求也

菁

菁物之柔忍者也其理白其形柔故謂之莪制而用之故謂之菁郭自然之潔白故以共祭祀菁莪南而莪莊也莊之美者也莪小於蘩蘩煮而後嗜蘩可以為用故也七月采用之故聲從完

蘋

蘋白而可食附物而生者也莖可以為菹而非養人之大者泥在下之賢人無所附則賢不成詩曰南有樛木甘葛藟之樛木所以樓下也非使然也故以況王誠之君子甘葛之所以纍上者亦自然也故以況在下之賢人君子之接下賢人之附上豈有意於彼我之分所能為之哉

芣苢

芣苢車前也葉如蓼子如梓實大如指節長數寸可合藥療難產故謂之芣苢

葛

葛所以為絺綌之材女工之事也

卷耳

卷耳苓耳也葉如鼠耳白華苦可食

芍藥

芍藥香草也將離別贈之以結恩情

蒹葭

蒹葭蘆葦也

蒲

蒲水草可以為席

莊

莊菱也

蓼

蓼水辣

蓷

蓷鸛草也葉似萑方莖白華

藻

藻有二者皆水草

菲

新蓋版也面及下體皆可食而無柔對者封之於土而後盛者也莪必食苗而對也菲也以下體為美故曰采菲無以下體菲薄也物之礼薄而可食者也

荼

荼大苦也所以治百藥之性使之相為用者也故荼生不擇地而美者也其生不擇地而美者也猶之賢者無所適而不自得焉

荼生山谷間葉似苦苣莖青紫高數尺花黃白結實如小豆大苦菜也

蓫

蓫牛蘈也葉似羊蹄而細莖赤葉可生食又可煮為羹亦可蒸為菹

蘩

蘩皤蒿也白蒿也

蘋

蘋大萍也

藻

藻水草也有聚有莖葉之間博譯之度有蒲菡萏是也蓋生於春盛于夏與荷同其榮枯而至於荷之有華蓮菡萏然于是詩二婚姻之時則過至此澤陂之士女所以溫奔而不可禁也其本作藻又可以為歌薄奠丽錯雖節及論是也論與簡歌之皆賤者也然以其時之所宜獻則尊可知而無賤者必備則貴可知

蕨

蕨草蘆也喜則形欲動懼則形欲靜動而以致其樂靜而以語其心樂則有所伺而趨伺思則有所伺而趨伺思者也故其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思伯兮之慶在內故欲止以忘其憂此二詩之興丽以不同也

蔚

蔚牡蒿也莪蘿也

蘿

蘿蔓也

唐

唐一名也松枝花蘿之生依乎松故謂之蒙蒙敢也蔽於者蒙中之謂亂於幽遠而志在乎依而蔽者也故言女蘿一物而別言之以二者亦此意歟

蘧

蘧蒢也蘧之言躍躍然動貌則形欲動懼則形欲靜動而以致其樂靜而以語其心樂則有所伺而趨伺思則有所伺而趨伺思者也故其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思伯兮之慶在內故欲止以忘其憂此二詩之興丽以不同也

蒲

蒲香草也有芬芳之實而生於澤陂之閒博譯之度有蒲菡萏是也蓋生於春盛于夏與荷同其榮枯而至於荷之有華蓮菡萏然于是詩二婚姻之時則過至此澤陂之士女所以溫奔而不可禁也其本作藻又可以為歌薄奠丽錯雖節及論是也論與簡歌之皆賤者也然以其時之所宜獻則尊可知而無賤者必備則貴可知

蘆

蘆薍也薍葭也葭而未秀之時單則乾水則兼有和平之性此詩人所以況夫婦也中谷有蘀之詩一章言暵其乾次章言暵其乾矣言生之艱難二章言暵其脩矣脩基於乾況恩意薄也三章言暵其溫矣溫甚於脩況饑甚則打棄也夫蘀陰草也而附於陽生乎中谷之水則非逢性之地也其中也脩其幸也溫我有所歡

蓄

蓄鵝掌縠

藍

藍蔓

萑

萑薍也

葍

葍蔓也其小曰藘其始生又謂之蔧其生能浸煮之然

不加殺而生之道不宜下故也在則宜下矣殺就避假水焉藻又謂之燕雖蓮地然惡不殺雉而殺弱荻高而殺下故留之荻蘆秀而蘆葦可為薄席疎亦可　雖完葵中赤莖生采集也而赤故謂之葵其根孝行強生常以無辨性甘辨也乃說為亂詩言毳衣如葵斯其赤黑毳言如之言八月萑葦以其可辨以其器士言蓮殺判無以保固以其蓮地而逆言殺葵揭揭成長上燃以甘自下和濕地也鴨鳧以而生水下言葭行葦以而以在行言葦小物也

蘆

蘆生松上如蘿亦羅生而弱之義謂之蘿斜生旁羅也

莪

莪以斜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蔚莪而俄又謂之莪其根孝行強育材之詩正言莪有此

蘆

蘆生水中赤莖白食之尤甚實房皆虛而圓以之而已故又訓虛也蘆葦食所染赤如此之謂若荻葭者花已之已其能此乎蘆生於心色赤南方也万物相見之象如此安能無慮若荻葭若何鴈之有

蒹

名其始生未有放葉始蔵之時

藻

高者均葉藻曰和　又案可以生醬與采而莖之者也又謂之聚藻故也

釋木

桃　桐　木瓜　李　樗　欽萬
椅　柳　杜　唐棣　栩　作
棘　梂　桋　檡　檉　柳　檀　欽
條　楊　椅　檟　榆　檀　欽

桃

桃先百穀而華故從兆其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記婚姻之時正

桐

桐木之良剝者也其性虛以柔故能受聲以為琴瑟則其本以堅實為上以虛柔為下故抱也桐也梓皆強良以為器而非強梓也

木瓜

木瓜弓材之下者也木瓜言其實大於桃而已是故匪告所投者木瓜報者以玉何也蓋木果所以助養人之物而玉者人君之至貴者也投我以助養人之木果而報之以至貴之玉此序所謂厚報者也維民報之心若是其厚此桓公之霸所以半古之人而功必倍之也歟夫木仁也以譬君子之德玉陽也以象君子之性桓公之惠小而功微矣文報止以玉為足以貿類矣如天保報上則無物比焉亦欲其壽考而已

李

李以紀之花如桃李紅白相間也桃李之成實其皆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施報之道也李實之為用微矣周之賢人所以報之道故雖疏硾之丘中有麻之可衣有實之可食貴衣絲賤衣麻谷實重果實輕言賤者有以為衣則貴者可知矣古輕者可以為之施于栢猶異姓之親托於王也女蘿之施于松猶同姓之親托於王也故頍弁之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女蘿施于松柏言女蘿非出於松柏為非出於松為與女蘿而又安能有松柏之茂哉

樗

樗小木也所以為禮器則貴矣椅桐梓漆之樗漆梓桐先禮器而後工器也然亦伐之以為薪則賤者人之所忽而不治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雖人所不治之材然猶淵泉者氣之盛者非有陰陽和調自然之正氣而無所暴刺則萌孽莫之遂達而有所夭折雖然二詩所以不同何也蓋衛國有狄人之敗露居處曹無

城帝宮室君臣上下冠婚喪祭無以禮爲實則於是不可先周至太王傳世已久德澤之加乎民非特若不治之棒楮能濟濟然盛也故舉其微小者則強大者可知矣舉其人力不治者則勢治者可知矣二者之意不同各有所當也

柳

柳柔木也潘所以攀寵柔不足以濟難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以柳爲樊而生之不足以爲固小哉狂夫瞿瞿之見也柳之爲物不足以爲厚而著柔之至也猶實則欲之以小并之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夫完然之柳至衆之

正也踈則難揕覩在易入揕反所親之人則甚此二詩所以皆言於車章也

椐

春秋傳曰弱定者居椐遷可杖居者之所材也椐又稱也材適可杖木之貴也

栲 槃 拓 杻

栲而槃也叢生謂之攏細謂之杻二者非可以為大用故有害於營家室則備之乎之捨河柳也據之材可以為杖而已去之不為傷地利存之不為利生物故也

杻

杻

杻若小非槃之正槃拜而外若回焉有折之意杻若槃若小非槃之正槃拜而外若回焉有折之意也羊槃謂之遵則不貳名也

杻

杻

拜持實桐安非拜之正非正而拜隧隊槃屈而拜槃者

以剌民婚之失時也

楊

楊濕生故材為下松檜之木至剛而不為四海風雨格之辟之則無害於為室家或存而不去也幹弓車之材也檗拓為不去矣或猶樓之剔之此有以見周之興天下之民行之皆室之不容矣

椅

椅實桐安非拜之正非正而拜隧若小非槃之正槃拜而外若回焉有折之意也羊槃謂之遵則不貳名也

杞

杞若槃若小非槃之正槃拜而外若回焉有折之意

檟

檟為之區受戶牡為天自為又茫謂之檟有俞制知閥矣區又有受也闚闚因之

榆

榆濬滑故謂之榆至榆而有安可長也以俞合乃卒乎分剌所以為主枌俞而已夫根如枌榆如枌皆分

毛詩名物解卷之五

釋鳥

雎鳩　鳲鳩　黃鳥　鳴鳩　鴻
鷖　梟鴞　鶡鴟　鶉鳲　鴽
鴟鴞　鳳凰　鵜鴂　梟　鴳
鵻

雎鳩

雎鳩謂之鶖或謂之王雎凡鳩皆陽鳥也剛而能制者真有乎陽故鳩訓聚而不別者也和而不同則有是意故謂之雎鳩然有不可犯之道也故又謂之鶖王大也於鳴鳩則為大矣故又謂之王雎勤以法度足以一衆者莫如雎鳩故雎鳩氏為司馬夫有可歸之德又有可歸之住者后妃也故關雎又為王者之風而不為諸侯之風能聚所以喻后妃之求淑女能別所以喻后妃不失禮義也

鳲鳩

鳲鳩或謂鵴鳩或謂之鶻鳩凡名鳥者必有所善鳲鳩善鳴者也春者陽之時秋者陰之時陽則有時陰則免士鳲鳩以啓來而啓去故骨鵴氏為司士臣以鞭為任和非倡始者故命官以鶻鳩而不謂之鳲鳩也詩曰宛彼鳲鳩翰飛戾天非修翼之鳥而至乎其遠則矣

黃鳥

黃鳥之為物中和而得時者也有中夫之性故謂之黃鳥其鳴以春為期其去以秋為候倉庚所以鳴其時也故凡記時者皆言倉庚形色皆有中和之美黃鳥所以命其德也故衛三良刺宣王皆言黃鳥仲夏登而聲伏故謂之得泰

鳴鳩

鳴鳩能定志而有所守者也有所守則可以為善可以為群故謂之鵴鵴承王者民君之生也無均平之德則不足以治之故鳴鳩氏作鵴止則在桑飛則在桑下則在梓無往而不擇也夫人無均一之德則不足以治人非治於人也

鴻

鴻之為物高而可以致遠單可以濟難知時而去就時者也鴈不尋違而所至必從其長故大夫執鴈亦有從長之意鴈制於長成於屬有長必有屬故以鴻譬天子之　新臺云鴻則離之以長言之者詩多以山喻君而比以鴻蓋新臺之刺宣公家道也於國

則言其位於家則言其長雖魚潛於卑蛰鴻飛於高遠魚網設而鴻慢之豈設網之意哉

鷺

鷺潔白而不污立當有振舉之意是常跋有振而獨春之貌鵜好自修白而不可污脅低冲而謂之獨春也作詩者以其潔之威儀欲其振振而以振舉之意喻君子之德以振舉何也蓋不可以高仰之騎色也不可以畏俯卑俯替也是騎近亂替近疾其升也不騰其降也不替此所謂威儀豈所謂高仰者哉

桑扈

桑扈竊脂也性好集桑故國以桑則九扈之名也所以閉色所以守故謂之扈頸項頷之間皆有文而又善自閉守故名焉扈而作詩者所以喻君子之禮文少昊氏以九扈為九農正亦曰扈氏無淫者也

鶏

鶏無爪牙羽翼之才但以口向物所惡而已亦以惡故常集於幽荒蒙蔽之上也墓門有棘有鶏萃止是已洋水曰翩彼飛鶏集于津林鶏可惡之鳥洋水可欲之地且鶏之惡非翩然而集于木者惟傷公有仁厚之德故雖所惡之鳥能集可欲之地不庭之禽猶之鶏去幽荒而集于洋林也其來雖不足以為善惟其容於物故能翩然集之而不為物逐也

鵜鴂

鵜鴂惟陰伏而好陵物者也陰伏以時發者必有以定之內蓄志以陵物者必有求乎外故謂之鵜鴂然其容物也能腐伏而不著鷹集之勢故鵜鴂以喻管蔡之暴亂

鵻

鵻之擊物和必中者也必正者或有所過故作詩者以鵻不制之諸侯而司徒之官則以鵻名之

鵜鴣

鵜鴣者有所就有所召者也彼可即而即之則無不親彼可令而令之則無不從如鵜鴣之尾應旨也視則有雖之能和從則有集集之能容故謂之鵜集作詩者以喻兄弟之無不親也兄弟之道天性動其鵜脅而首尾應者雖有強誠亦自然而已故字或以為鵜鴣

鳳凰

瑞應者也盛德之所感天命命所受則應時而至矣少昊氏以鳥名官而鳳為歷分至閉啓之官皆有屬高故詩以喻大臣鳳鳳鳴矣于彼高岡者朝廷也鳴者群令也蓋國有六職有坐而論道者焉

鵙

鵙見於萬物開閉之時夏至而鳴冬至而止天也不營萬以生萬物以死夏至則生者勞冬至則死者定物鵙鳴同萬物而勞者也故謂之百勞鳴於二至之間故伯趙為同至七月以鵙為將續之候觀天時而終人事所以順萬物而作者也

象

象鵙而无好陵物者也有陵物之意故當求之端待發其果敢而後必中聲　晓者以其如此非若強

鵡

茅之柔伏也

燕

燕就陽而畏陰南北往來有生息之道知天時而不違以自養至南而勞北而勞北方九而息勞而生也息所歸也玄鳥乙西北東南自所歸而言故謂之玄鳥自所生而言故謂之乙鳥或就所生而言或就所歸而言何也蓋官之親就天道而司人事歸以息者天道玄者天之成象也故司勤為玄鳥氏晴象之自然如正也故以天道言之則配以自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非人之所為也燕之生育於陽而不剛勇而畏陰才寡而不通故謂之弦第棲大而不能有為故謂之鵙哲婦之子肉也其陰伏若鵙故曰蟄哲厥婦為鵙為象

毛詩名物解卷之六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釋鳥

鷄　鶩　鵡　鶴　鵝　雉　鶉　鳥

鹽鉄論曰鷄鷹狼貪故曰小鷹如鷄爾雅曰鷄大者蜀蜀大鷄郭璞曰雞大消蜀今蜀鷄也益鷄有蜀魯荆越之種越越鷄小蜀鷄大而魯又有大者莊子以越鷄不能伏鵠婦魯鷄因能矣成元英曰越鷄荆鷄也魯鷄今之蜀鷄按韓子曰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則元英所謂非是傳曰鷄為積陽南方之象故陽出鷄鳴以類感也柴陽氣生於子鷄應子而初鳴陰氣生於午鷄應午而又鳴則非陽出故鳴也詩曰風雨瀟瀟鷄鳴膠膠言鷄之信度如此蓋秋氣悽而可凄又凝於已今曰風雨凄凄鷄鳴喈喈則是君子入憂患之時也風雨如此則君子不能固窮而晦其音若不改其度之譬也戴而夫其固易與為鷄蓋先見而與伏故為鷄之知時而著伏者也乳狗噬虎伏鷄好邪視此言是也舍梱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一鳥曰止衆鳥曰集蓋水鳥晚于棲故曰宿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棲木上故曰棲从木妻聲西之西詩曰雞栖于時日之夕矣言雞栖矣日於是夕。於是月見故也夕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

鵲

鵲巢取在本杪拮不取墮地者背搏拮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言魚傳沫鳥鵲鵲以傳而孕育故曰鵲也列子曰細腰純雄其名蠭蜂與鵲言鵲同意淮南子曰太陰而乘乾鵲首次而處鵲巢向為户又曰數鵲巢背向天一蓋鵲巢開户向天一而背太歲博物志云鵲皆太歲也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蓋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事故能高而不危也然而強且不淫知風之自禦其巢有行知風之自而巢其禮知歲而在而開其户者鵲也強而不淫所以成德故趨時故在地詩曰以譬國君積行累功詩曰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旨苕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旨苕必青蓋故邛有旨苕俗說槩中必有蚤見鵲上枝者必青蓋又凝於已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與之上說文作鵲象形通於鵠履方之人居狄行不敢如鵲故其字借為鵠而夫其固易與為鵲蓋先見而與伏故為鵲之鵠行臨臨性行履之鵠所以為行戒其在相法有之鵲行臨臨性行羽長是也亦言鵠以未置履下乾者如鵲雀豹古今注曰乾昔不畏泥濕故曰鵲也象文作鵲蓋從錯省誰南曰如鵲之啄一何從昔昔言乾也考工記曰雘一半之角直而澤老半之角球而昔剖官履為赤鵠黑

鵠赤總黃總青鉤此言王及后服履鵠赤以赤爲總黑鵠以黃爲總皆青鉤也鄭氏以爲主吉服有九鵠有三等赤鵠爲上冕服之爲下有白鵠黑鵠王后吉服六緅祭服有鵠赤鵠爲上祥衣之鵠也下有赤鵠今大赤總黃總雜五言之非是也蓋王及后鵠之一而已赤鵠王六冕之鵠黑鵠后三翟之爲其他服則履爾詩曰主家赤鵠又曰赤鵠几几其角曰赤鵠人君之盛履也又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其傳曰金鵠達履也鵠蓋臣道也所服之　故履人無之而謂之達履也謂之金鵠　而金鉤也然則古者語侯方其爲人君則赤鵠方其爲人臣則金鵠氏子抽曰鵠鵠几鵠而鳥虎三鵠而帝言書之轉易如此意也

田書三鵠無畫成虎畫鵠成鵠形狀略似見其性甘帶亞遇大石和葉下有蛇即於石前如術氏禹步其上石即然而轉南方星大學鵠法者伺其養鵠緑木以觀鵠必作法解之乃於承下鋪沙即其足跡和教學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而者也又善群羣陳肯激雨雨為之教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狀卵時數入水卵則不敗氣故方術家以鵠巢暖中婺石為鎮物也

鵠

為池以石宿水令人謂之鵠石取魚置池中鵠以赤為總其雛俗謂鵠巢敝形鵠石歸洒又曰婺濕鵠石涼故能使卵不　水不臭腐也詩曰鵠鳴于垤婦嘆于室垤蟻室也蓋鵠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蛻知地將雨有見於下鵠鳴于垤將雨之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必如期故婦數于室也則於是過雨為尤若詩人道此叙其情而言之難也則於是過雨為尤若詩人道此叙其情而言之難也

鵠

鵠鵠如麋鳴頭如瘤今鵠江東呼鳴長頸善鳴又善轉旋其項故今之定書者法以動脫義之好鳥者以此亦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曰出如舒鴈而右者兵有鷺鵠之陣也左氏曰鄭翻礮為鷺蓋舊說言江淮謂群鵠旋飛為鵠善則鵠旋飛盤薄霄漢與之成列正異故陣法或惡為鷺或惡為鵠卞子曰羊性柔而狼猪性卑而率鷺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蓋鷺鼓道似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鷺其謂是歟舍經曰鷺而喜知而者也又善群羣陳肯激雨雨為之教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狀卵時數入水卵則不敗氣故方術家以鵠巢暖中婺石為鎮物也

鵠

鵠形似鳧脚長者多立脚近者尾好步近臆者好躑多伏飛則鼓鵠鳴則蛇結又曰鷺伏隨日鴐伏隨月說者以謂乳鷺伏卵隨日鴐伏隨月光所轉又曰脚短者多伏脚長者多立脚近者尾好步近臆者好躑多伏

鵻鳥之類是也

雉

雉死耿介蛤蟹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爲長餘者雖不過三丈故先儒云雉高一丈長三丈也蓋古者衙以分識者也周官曰士執雉蓋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贄者也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爲儀故古者后服三翟詩曰有翟翟鷮尾翐翐雉鳴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言雉宜交有時別有倫侖不以雌求雄非特以雌求牡又牡喬以雌求雉雖遲也非牡以雌求牡喬以雌求雉雖速也非牡以雌求牡喬以雌求雉雖速也故曰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又曰雌雄其飛泄泄其羽言雉交有時別有倫一矢亡雉雜類也不能遠飛騰躍而上高不踰丈棲不過三丈故先儒云雉高一丈長三丈也蓋古者數以萬度此雉書曰雉以萬度此雉書曰雉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脰兌月精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鷄雉

釋鳥云江淮之南青質五采之一服曰翬翟晝伏翠雉二枚翟言到總為之訣而不盡則真制居於三翟而又性善鬬雖今不犯域分宜公逞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則雉之不如也易曰離爲雉蓋離火其體文明其性復亦悍故爲雉雉雖非辰屬而正是南方之物陶氏所謂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於火也禮云雉曰疏趾蓋鷹鴨醜趾間有蓄其足蹼鷄雉醜於時亦蓄其足蹼故曰疏趾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此大舞也宛丘之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小舞也蓋雉取文明鷺則取其潔白之容而已所謂大舞者喬舞也所謂小舞者羽舞也故樂師云掌教國子小舞而一曰羽舞或曰雉性突前其字從矢或曰虎豹之文來田雉之文來射故從矢也易曰射雉

毛詩名物解卷之七

釋鳥

鳥　鵽　鶻　鵰　鷹　鵰　鵽

鳥

說文云鳥孝鳥也象形林罕以謂全象鳥形但一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鳥體全黑遠而不外別其睛也鳥一名鵻其鳴自呼淮南子雖之啞啞鵻之唶唶豈為其衆噪譁變其聲哉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蓋狐祥者也烏合者也詩以況衛之君臣並為雷威是也詩曰鳥飛晨風鸇草小疏云鸇黃色燕頷向風搏翅乃回飛急疾若鳶鵰燕雀食之列子曰鸇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六寢為鸇也孟子而謂為政叢雀鸇即此是也詩曰鳥飛晨風鸇駿北林言穆公能招其所賴而警者起之如此書子曰周有烈文入烏此之謂也且黃烏本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故黃烏曰交交黃鳥止于棘言三良而晨風以刺秦其賢臣舍住曰鵻好風鵻惡而然則謂之晨風可知矣又曰鵻之智不如鵻鵻之智不如鳥今鸇赤云來有時然其制不一亦刺其物皆利合不以道也烏又為數辭者蓋性見虎則鳴見異則噪故以烏庶數而異也今人鬧鵲噪則喜鬧烏則噪以烏見異則噪故轍噣其舌尚書大傳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民人飛揚篤伏如是所謂亂也詩曰如飛如翰蓋飛象料飛之形而翰從翰飛翰者戾天雁鶩漢詩曰雁鶩雁鵝鶩鵝鵠鵝鴻雁鵝滑迅于澗言鵠狀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一名鷲其飛上薄雲而聲者蓋性見虎則鳴見異則噪故以烏庶數

言以翼自翰而上也今鴻鵠禽之類皆言翰音爾雅
曰象之謂鵠玉之謂鵠鵠之義出於鵠鵠之鵠性
剋利鵠性剋制故也今大鵠翔翔水上翥魚食之一名沸河雖南子曰鳥有沸波者即此
捉攫而食之一名沸河雖南子曰鳥有沸波者即此
是也禽經曰鵠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

鳳

釋鳥曰鳳鴻醜其足頊其踵金鄂璞以為鳳小雅
有幕跋屬翰著故其足蹊是也又曰飛則其踵企
直非是踵之後也蓋今鳳之踵行則貯前幕布地
而後踵企也以今鳳翮行鴻鵠亮行
則翠可見矣鳳行斜步側身故謂曰鴻鳳遵諸公情

鵬鵬鳥也一名鵬鴟左傳曰鵬鴟氏司寇故為
上分叔之水截軒鴻始謂是
叔可之江不踰列子從江其以此
小曰鳳鴻三從鴻大鳥也

鷹

鷹鸇鳥也一名鵰鴟左傳曰鵰鴟氏司寇故為
一曰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鷂鷹三歲曰鸇鷂次赤
也理名音兔切鷹鷂二年之色也時雛鷹揚言其武之
今通呉之閒鷹詩曰雖師尚父時雛太公之老也鷹說仁
之義者而不失其序故執鷹也蓋鷹在洲渚令鷹
鷹揚如此鄭記所謂搏揚鷙鷹太公鷙鳥鷙生而有毳出殼之後於巢外做
鷙鳥鷙生而有毳出殼之後於巢外做翅太鷹恐其
奴圖而遨遠飛則衛廬而翔山避鵰鷂有遠志之通
非特取其去就之義而已盤銳論曰鷹、鳴鷹翱翔
盤及為日所曝熱鵰致損乃取帶藥投浮其巢時防

其妹墮及作陰凉也欲驗之鸐大小以所挍菜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癖此時鸐大可取說文曰癡從瘖省孟癡從疾省佳之疾捷者故從疾者也隨人所指蹤故從人禽經曰鷹不擇伏鶚不擊好蓋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虎豹無事行步之時若不勝其軀鷹鸇梨鳥之間若睡寐然積怒而全剛生銳鋒也此道也

鸐鵠

鸐鵠一名鴘似鳧脚高毛冠巢於高木生子大小以所挍菜爲衙其母趙飛上下淮甝所謂鸐鴘此鸐於八九鵠鵠

衝翼而低昂者也陸氏云鶖鵠厥火孔崔避惡舊訛云鳥長日晴交故有鵠鵠之號相知所謂鵠鵠旋目者是也禽經曰旋目其名鵠交目其名鴘方目其名鴆矣

鸛

鸛形狀似鷺青腳翼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鷄鳴鸛旦鸛警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舊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木消鴻有聲因即高鳴相警救從所宿憂慮有變害也蓋鸛體紫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詩曰故以爲君子言行之衆始生二年落子毛三年產伏七年飛薄雲漢後七年學舞後再七應節後七年盡夜十二鳴中律後六十年六氣生物六毛落背毛生色雲白泥水不能污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年飲而不食聖人在上則與鳳凰將於囿其精神氣骨應相舍經曰鸛以終始望鳴以貪顧雖以嗅視鳴以怒睛雀以猜翟燕以狂盼視也鶯喜轉鳥以悲啼鳶必饑鳴鸛以潔吹梟以鴟則不以吉鳴也今鸛脰雄來影而孕傳曰鸛影生鸐男化也

鸐鵠

鸐鵠食魚似鸛而黑一名鵠背曲如鉤其退主銳及喙長而尖其雛獨爲一異是也揚子法言異物志云鸐鵠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離於池澤既胎又吐多者七八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綵緒焉水鳥巢於高木之上

鳧

鳧有不可畜者能及人也爲得已焉有可畜者能及人而止爲君石焉

鷖

鳧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鷖如

毛詩名物解卷之八

毛詩名物解卷之九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釋獸

麋 兎 鹿 麚 麈 麀 狼 狐 貛 貔 貙 豵

麋

麋麒麋之畜也信至應禮以足至者也音米鹿
中規矩不違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
仁則出角端有文而不用不踐生草不食生
物有足之道故麋從麻壯麒牝麋陰主養考故有
曰春也詩曰麟之趾之定之角心於趾終於角言德

以弗遲為美也易曰德言盛故見詩每況龜上耳雖
甲麋以麻一角故而狩獲麟曰有麋而角也或曰麋
兩角鳳兩時皆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麟似麒而無
角紫爾雅曰騶如馬一角不角若麒然則麟從麟若
不角故也或曰詩序以為昔信厚如麟趾之時然
以厚故也其若指物之辭

兎

兎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兎吐也舊說兎者明月
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詞曰顧兎在腹言顧兎在月之
腹而天下之兎望焉於是感氣禮云兎曰明視亦此
意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兎雖雄八竅故陶氏

書云兎視椎豪而孕五月而吐子而里俗又謂視顧
兎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兎之多寡也今乳
雀亦合蓋先儒以孔雀閨而孕則兎雖牝豪而感
孕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
施于中林蓋林木之下以有所閑施子中逵以有所
見施於中林則無林而閑無所見於是焉爾則好德
之至也故詩以此為後徐幹中論曰爾雅兎罝之
中林處獨之謂且兎之化言格於鄭兎行至於雞兎
然後為博兎是詩正言兎罝而叙者以為莫不好德
也古文曰兎曰有缺兎有九孔今兎於九孔之益生
於兎也內則曰兎去尻狐去首不忘

本也說文無兎字以兎為兎兎生自口而出宜有留
難而化氣故字又通為兎俗作兎非也今曰兎亦為
謂之分娩益物之產乳莫易於羊莫難於兎故羊子
曰逸兎子曰娩好之為言兎也且兎逸前卑後搖其
形俛又從兎也曰兎字從兎古之說冕者以為上溝
高而旒廣若其以此守內則曰婦教婉娩聽從姑
蓋婉委順娩毋逆聽婦順從姑
道也

鹿

字說曰鹿性警防相背而食以猶人物之害蓋鹿群
居善走也分背而食則相呼群居則環其角外向
以備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和詩草經曰鹿

欲食則食志不忘也蓋鹿麌蒸顙發于天性周官曰
視朝則服皮弁正以鹿皮為之蓋取詩此詩曰王在
靈沼於牣魚躍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人之與物異
類魚見之深入鹿見之決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
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而又以及之故
也小爾雅曰鳥之所謂謂之巢獸之所息謂之窠禾
之所息謂之廋鹿之所謂謂之麌麌以為場也

麝

什獸之計父麝麌足如小鹿有香故文從鹿射則皮與澤獸之黑令商汝山

麝性　躁似豕一管三孔毛腹甲腳、有蹄黑色
三角一在項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郭景純食鼻者也
小而不楷好食棘亦有一角者焉洲記曰麝有二角
鼻上角長額上角短鼻上角長或曰三角者水麝也
二角者山麝也在項謂之鼻麝在鼻謂之鼻麝、有
四蘂其效或如猫檻或如狗而背黃光、是影而駕其頂角
有理蘂有正挿倒挿正挿者角脫已上通御挿者角脫
已下通謂以芙花小而
根花大者謂之倒挿故南人以為白暗以麝為黑
暗亦然山麝亦絕愛其角墮角埋之王絜海賦
群麝代角三象解齒是也周
說甲六層蓋麝革四七層增
氣粉麝、最難揩惟鋸麝成
中含近四以人氣候氣蒸蘊
如粉

麈

麈數似鹿而大其尾群臣以置旌帛中能令歲久絕
色不洗又以拂塵不露蓋蠅
鼠之類蠛見之則毛脫物
類自珍其貨

尾醜亦喜紅南人取之則衣裡服而舞麋鹿注視不動因以利刃刺之名其死曰麂之大者曰塵群麂隨之皆視塵尾而轉為雅於文主塵而古之訛者揮為麈良謂是也思平歸謂曰況牛謂之回汐牛謂之麈麂謂之荒塵謂之猩

虎

虎齒銳破又能劃地虎蓋蛇媾而生鵰雲而伏戊己虎齒銳破亦鳥獸之所以靈也其法曰將門有門常皆是何破其以此蜘類從曰虎行以爪拆地覆而深者曰虎不云簡子曰執猶如往有刀如虎狂以言其勢虎以言其勇常武曰厥追虎臣關如虎則以言師之勇發於忠殺非敢而怒之也何草不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兕虎之所匪今征夫如此則可哀遠之則率彼曠野兕虎之所匪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爾雅曰能虎醜其手狗能有力我漢理曰搏一賭錢三千其狗和之是也方言曰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公江雅南海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觸其聲故然則仁人之於親閒名心罹見似曰罹罝自外至哉異越春秋曰虎之平身將以有擊也蓋鳥之擊先高數之擊先平高所以威虎威虎之倚岩壓雅南子曰且精亞畫即漸大又云虎死也倚岩壓雅南子曰

豺

豺性之不果於進者也則人欲則衆乖而不附獸疑則

狼

狼犬類而突者也剛則自守故壯謂之狼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知剛知柔者令狼也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言予進而不可退不可退則觸尾疐則可跋而不可進進則踢胡跋而不可退不可退則觸尾疐則可笑故處阪之難而不能順以解之身逸而體全善之謂狼說文之敗而不能

象力牧謂之獨騫

師猶之猶也生三曰從而之師飼而從之者也

不附而聽有能者如之生一曰將猶之正也生二曰

駿類禹駭食虎豹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已害者在

所交也

狐

犬短喙善以為猶

駭

獨豬

猶也

狐疑

疑

群離而不親故謂之狐疑者好思而難其動者故狐

猶之屬以善遁逸服南山之詩曰南山崔崔雄

狐綏綏而不明也何草不黃曰有[illegible]者狐率將無草

君不明而臣疑其上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

宋 蔡卞元度 集解

釋獸

麝 麂 麅 麋 麈 麃 麕 麏 麀 麚 麛 麑 麐 麟 麒 麇 麈 麅 麆 麃 麕 麏 麀 麚 麛 麑 麐 麟 麒 麇

牛 鼠 飢 新 粗 熊 豹 羊

麝

雄豹古今注曰麝有角而不能觸麏有牙而不能

噬麝也麝人謂之麏為麏麏如小麋而美故從麏也

帝天也易曰陰須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古之制字如

此麏从麏從者真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麏麏

即麏也或曰麏性善驚故從者美越曰韋者潛伏也

蓋麏麂皆善駭而麏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麏

麂白脊鷺為是故也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云考

工記曰山以麏水以龍言畫水必以龍畫山必以麏

也麏山物也蓋麏性善澤麂性善林故林屬於山

從麂之所在故也麂林獸也麏澤獸也博物志曰麏群

聚而食食其場成泥名曰麏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

獲其收百倍麏性群聚故從囷囷聚也語曰市無赤

米而囷麂空虛先儒以為圓囷方囷方曰麂蓋麂亦群

聚故囷或謂之麂也

兕

釋獸曰兕似牛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製鎧於水制蛟龍陸斷犀兕盖取諸此言曰白發彼小豕豬北大兕言能中傷而已角為乞盖酒陽也其角兕善抵觸先王制符節以兕角為乞盖酒陽也發(善)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此之謂也四升曰觥角觸也與此同意

豽

釋獸曰豽似狗而長尾白豽高前廣後其色黃李巡郭璞四面陳之以礼其牲謂豽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先王候之以田禮記所謂豽祭獸故不麛不卵也

豽獸西方白虎之屬形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盖子所謂為淵驅魚者豽也亦名祭其先記曰豽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盖豽取鯉於水屬四面陳之進而食世謂之祭魚其字從豽與豽從才同意援神契曰蝠多豽故不使起未也舊說豽睡如此矣或曰豽一歲二祭豽皆四面陳之和徼圍豽方豽祭豽方豽圍言豽也豽盖不孥也傳曰翻翻城處說者以謂豽嗜魚賜宜籠

貙

曰取彼譬人設罟豽虎豽虎不食授彼有比不受授彼有芻豽豽虎以為牲則宜無所不食有北方寒冷不毛之地今曰豽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哭天制其罪則罷之至也記曰好賜如綿衣惡如綈衣惡如綈衣惡如綈

伏而後動

豹

豹苑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能革小人之面而已君南之事是古今注曰豹尾車蓋製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誌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惜其民而其詩曰羔裘豹袪自我人究言大夫體柔而剛之文而已今其用羔如此豈所以稱其服乎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把豹袪古之為物以疫為病而又死善耗敗於不驚不前之義上達也玉藻曰搢笏者謂死相之羔裘豹飾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裘矣毛詩傳曰羔裘豹飾文之以黻剛其義上達也玉藻曰搢笏者謂死相繼請不老耗敗也六畜之死皆耗善敗而羊為甚故藏字從羊亦承

之羊頭詩曰爾羊來斯其角濈濈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矜不騫也故以其角聚為善又曰爾羊來思其角濫濫不騫庶也以脇畢來既升矜矜言羊之愛牧人也牧人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庶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畢或降下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庶之以脇畢來既非所謂友之以制其放也傳曰寡鄙也相群而不寡鄙也蓋羊之為物以疫為病而又死善耗敗於不驚不前本羊言之也禮云明鳥也降四足曰漬卵者謂死相繼請不老耗敗也六畜之死皆耗善敗而羊為甚故藏字從羊亦承

旧師謂緑以豹皮則緑飾益人君之服管子曰上大夫豹飾下大夫豹禧此豹一時之數古非也似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初皆翠窓及長皓毛然後隠換蓋亦晕而成之禱曰文豹隠霧七日不食欲以澤其毛衣皆成文采弥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說苑子疾後世而名稱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藏狼食豕足飽豹食有餘言狼食而豹庶有所程度而食其字從句當為是也

羊

羊性善群故於羊文為群犬為猾也蓋本無群猾之分俗所謂麼群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雄為主舉謂之羊雌為主舉謂之羖羊羖羊主名也羖羊之羖本為黒義引申為凡物黒之稱羖羊之羖本為黒義引申為凡物黒之稱羖羊之羖本為黒義引申為凡物黒之稱

書王相傳也

牛

孔子曰牛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尾之形工畜馬大畜也其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為牛乾為馬且乾陽物也馬故歸負坤陰物也牛故歸折陽病則陰勝故牛疾則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卧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而已詩曰爾牛來斯其耳溫、而言涮涮也、牛為物安則耳溫病則燥冷故古之視牛者以耳參法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是也記于曰

曰一之曰于咨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于則有見於遂亦必得之辭言取則得之志則在於取狐狸而已綏于

豝

豝牡白慶絕有力豜者力足以殺物而搆獻之故也字從豕七月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豜絕有力猶先後之以獻況力弱者乎豵小豝次之亦然而豜大者公之小者私之亦民望食取而獻哉

豝

豝豬之小者也雖小而止若易蔑羔詩獸獵曉明瞻爾庭有懸貆兮

應御靈而祚網牛繫陳以却虎蓋牛善觸虎猛其有能制也傳曰神郊之牛角尺詩曰殷時尚質乘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有採其角也禮云牛曰一元大武元牲之號也曰一元大武號最為美者牛之牲故也周官曰牛夜鳴則瘖文云瘖久屋朽木牛夜鳴則瘖既知朽木也蓋牛膏白者故其臭朽則不可食矣詩曰封人乃蔡祀饋其牛牲即莊子所謂衣

之以文繡者也

豬

豬之牲不與物不為物所求故君為賤者之表詩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

釋蟲

蠅蠅　蠛蠓　蠙蝎　蠙蝎　蠙蝎

燭人見蛇則驚騶見燭則毛起婦人拾蠶而逸者握鐘炬人利之所在皆為貪莊子曰本性不能化蓄燭以言才之有大小管子夫龍欲小則化如蠶燭此言龍化如燭而已然抱朴子以為有蛇燭化成之龍生而知之或壓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蜂

蜂有兩衙應潮共主之乖蜀微令嚴有君之義化書曰蜂有君臣蠆尾如鉤故字從蜂者傳曰蜂蠆有毒莊子曰本性不能化蓄蜂不可不慎爾雅曰蜂醜螟螣苻子芣蜂自求多福史人為辛螫之譬也言蜂

蠶

蠶孝感藏精有專雜小而不可不慎爾雅曰蜂醜螟螣毒腴也一名蚕其形象蓋蜂螟象多動以萬計故借為萬德之萬舊說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曰雖有專樓之雄雄有擅澤之騶壞有黃弱之智蜂有攻螫之計援堙觀之人之弱弱相欺衆寡相攻何以異此是故齊與魏鬬而於周以為戰於垌甬也

螽斯

螽斯之不妒忌一妻百子故詩以為子孫衆多之況螽斯言夫人德如鳴鳩能約養七子而心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螽男若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聖者天道也君南則人道治亂何足以螽斯一名蚣蝑青色長尾長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黑股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闔數十步者是也詩曰五月螽斯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蚣蝑奮迅之方秦尚弱也故列子曰吾乃堪秋蟬翼以春螽之股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蛇蜕蓋言田鼈令羊傳曰蛇蜕何以書記災也域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螽也

蟠蛇

蟠蛇龍類也雅鳥於工風雌鳴於下風而化能興雲霧而浮其中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是也荀子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言鼫鼠之技雖多不如螣蛇之結於一也故爾雅曰雲龍近蛟傳曰雲龍神蛇解角以言至人遠士超世投俗委蛇萬物

蛇

魚屬連行詩曰委蛇蓋取諸此傳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容也衛而委蛇以折故序言正直淇澳三孤、曰正直中德也其行委蛇以其德在剛柔之中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同委蛇有是哉此之謂也

鵬說蛇蟲向申壬北方也南官曰龜蛇為旐先儒以為龜蛇象其折難避害蓋龜甲者也而蛇委前則尾應擊後則首應自腰擊之則首尾俱應有兵之象故龜蛇合體謂之玄武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而主翊者通之而在陰陽之理具然舊說牛以鼻聽蛇以口聽語曰蛇警虎龜專以此乎

虺

虺狀似蛇而小名為虺帶雉為蛇雀何以比故也正月之詩曰袞冬之人相為虺蜴蜴一名蝘蜓三才圖大如股舊說蜴蛇毒在首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為毒烈者也一日蝮與虺異虺如赤色而在旁有文蝮蛇之中以獨腳產生蹶拆裂蝮字從蝮其以此乎而有與蛇同色也

蝘蜓

蝘蜓蛇屬無鱗身有班文如故暗錦雖死似蠶行地常倣其首腰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南人云俗取其膽入藥即以線合其瘡縱之復還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驗未其智也

蜘蛆

爾雅曰蕨蒙蜘蛆廣蛸蛸蛸蛵蛉性能制蛇毒見大蛇使緣而咬其腦莊子曰蜘蛆甘帶是也今俗謂之百足魯連百足之蟲斷而不蹶則其所特者眾也一名蚿方言曰馬蚿北燕謂之蜈蚣有大者謂之馬一名商羊使蚊負山商羊龍河

宋蔡元度集解

釋蟲

螢　蟋蟀　蜻蛚　阜螽　蠨蛸　蜎
蠙蝑　莎雞　蜤　蜇蛄　蜮
蟏蠨　蜉蝣

螢

夜飛腹上有光故字從熒者螢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傳曰螢蟲火而寒行見故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太一名燐火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大者

蜻蛚

蜻蛚一名蚣蝑爾雅所謂蜻蛚蚣蝑是也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物之下車是也九一前挽之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丸之轉羽化而尸解仙去也

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婦驚有感率之義故曰蟋蟀之通也豳風七月蟋蟀入我床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如秉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傳曰螢蟲火而寒行見故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太一名燐火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令西北多螢大者如粟其小者尚如蠙燭行輒有光正月宵行以此故也詩傳曰熠燿燐燐行輒有光正月宵行以此故也詩傳曰熠燿燐燐非螢火也先儒以爲老禍生火迎父爲燐燐非螢火誤矣孟燐者微光之名故野雨者通謂之燐廣雅曰景天螢燐也而古今注亦以謂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燐一名燐然亦螢火明矣宋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青

蜤蝑

蜤蝑似蝗而小善跳正黑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婦驚有感率之義故曰蜤蝑之通也豳風七月蟋蟀入我床下言蜤蝑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蜤蝑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如秉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傳曰螢蟲火而寒行見故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太一名燐火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令西北多螢大者如粟其小者尚如蠙燭行輒有光正月宵行以此故也詩傳曰熠燿燐燐非螢火也先儒以爲老禍生火迎父爲燐燐非螢火誤矣孟燐者微光之名故野雨者通謂之燐廣雅曰景天螢燐也而古今注亦以謂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燐一名燐然亦螢火明矣宋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青

莎雞

莎雞一名蚣蝑爾雅所謂蜻蛚蚣蝑是也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物之下車是也九一前挽之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丸之轉羽化而尸解仙去也

阜螽

爾雅曰阜螽蠜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負蠜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進疾於聽從如此杜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大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世也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鄙亦時得

交婚姻孳杞蠶耕之事故曰春月庶趾趼多
蠙螉

爾雅曰蠙螉蝭蝭一名蝭本草亦曰一名蝭蠙
舊說蝭蠙螉生於木中內外緊白蝭蠙生糞
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蠙螉是也大者如足大指
以背行乃駮於足造化權輿曰蚖多腹窳蠙螉行

蜾蠃

博物志曰食桑者有蝭而蜾蠃類皆先孕而後交蓋
蝭者蠶之所化蜾蠃之所化荀子曰蝭以爲母蜾
以爲父是也一名蠮螉一名蠮螬孫炎爾雅正義謂蜾
蠃是雌蜂雖俗黃蜂而小其腹亦曲如弓雌雄
詩以庶姜孽今一種善蒲燒火夜飛蜾一名蒸光亦
其類也

蠻

爾雅曰蜀貉蟊蠻廣雅曰蝭土
蠻蟊也舊說蠻爲蜾蠃身乳子已蟄化而成蛆俗呼蠮
子入土爲蜂爾雅曰強醜將即此是也群飛草上好
以手捋其翼其物剛強因名之蠻蓋蟊之如聲者也

蜾蠃

蜾蠃蝶豹翅有須一名蝴蛣列子曰蝴蝶胥也烏足之根
爲蠐螬能取之以爲己子君子之於民亦類也苟有道
以得之執不爲化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則能
以氣其類者也故譬則君異者無知令者有以從無
知則有從所以能化於物也故譬則乘之爲物其氣
肰白蜾蠃有以氣化故其氣清

蜴

蜴蠑塘也其似類多而生異蓋在陸者蟲魯在水者魚曷蠑塘在汙澤者也或謂之蛇醫守宮桃蜕在野者也蠪蠓蠉蜕在室者也然蜴非常侯蛤蚹者也二者大而能鳴蜴非能鳴也正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從陰伏蕩不平之氣而不能有聲

蠪蠓

蠪蠓東蟲也象質柔肢白蠪蠓食柔之肢故色白不體柔

蠑螈

蠑螈謂之蜥蜴一名蝘蜓化而爲蟒者也言各有不能爲蟒蟒者火蟲化之細者也

蜥蜴

蜥蜴蜴蜥也蜴蜥一名蝘蜓蝘蜓守宮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蜴蜥以其形體言之蜴蜥以其所在言之

蝘蜓

蝘蜓守宮也

蛇醫

蛇醫蠑螈也

蝘蜓

蝘蜓在室者也

蛇蜕

蛇蜕在野者也

蠪蠓

蠪蠓在室者也

蝘蜓

蝘蜓守宮

曰音且多言其音而又多也物經固多笑而陰陽一有異庶之氣則不美矣故多有不足以言而以美為其詩乡且音言其多而又音矣雖經故多笑而又取之為易食之而甘音亦多也皆不足以言而以時則食之皆所以順時氣故有得之而致美乎滋味也

鼉

鼉似蜥蜴大而鳴故腹大而鳴之而遠聞故謂之鼉鼓鼉善鳴者也

鼉有神靈之性而非靈然者也蓋一有龜而其性不同詩有曰龜言其大意不大不足以盡之故又有曰元吉有曰大吉而此不曰大也蓋元之為言始也先也大也人致之吉而此不曰大也蓋元之為言始也先諸侯班賓以為先列者其先也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其靈近乎人而言必可以觀也

釋馬

騆曬騏騮騵駱騧駹騅駓

白騆皇駁

騆陰白也馬大喜之陰白交之有因之義因猶姻也

曬黑也馬大喜也馬大喜也以言而以美為騏青為而生以黑為而麗既得而麗有青之又得而麗有青之意騏青雄色也靜而中者黃之道動而變者王之出也不一而足馬大王者天也皇而

騮赤喜騧蒙尉也青黑字騵青驪驎也騵文若驪騅若綦騅若慧駁若霞駹若豹若也以赤黑為得其正而不行騮馬黑鬣尾赤黑馬白騵也白黑駁也為子勝母雖黑馬白鬣也為故皆從各母從子者也勝為上通白也右喜也喜為作足又為勇足為勇足陰也陰不動故為後左白者陰也二者陽也其為作足陽也其當喜之時陰不違陽也故二馬與白同意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解

泉　五

雜解上

泉

泉水之上求也故以喻政令下求是也流泉不正之泉而物病也故言灌溉蘇秣、斯干德澤之流有叙也禮水東注順理者也泥池比流流理者也泉源之所出而在丘下也淇水兩歧而在右每也北尊夫平已

雜解中　雜解下

風　憂　賢人君子

凡曰風則又以為和又以為暴自和而言之有叙風清風谷風相暴而言之不叙風終風暴風亂以言其樂之情清以言其微之意忘以言其知容之道孝子慰母心者情也故樂長養之仁以畫其禮吉甫作頌者言也故歌仁言之微以動其意谷風習習和意之陽和則雨也然天之道不能常和而政事人之也常和盡人之歡踰人之忠北夫婦之所以道統也故谷風有以言夫婦有以言朋友後風暴風而不此者也汉宋霆而且晴北風威雪霄雨也所謂為風雷也北山動之者風也揭揭飄揚匪風也泉流而有迹故下泉言思治也風飄風發政令急也卷阿亦曰飄風者君如卷阿之究則暴如飄風之疾至矣

憂

憂病也益氣不舒則病病者憂之見乎色也傳曰形容枯槁顏色憔悴蓋顏色黎黑而肌膚黯黮則惟戚而膚革病瘦則慄矣凡此以憂也夫憂之於人也聲發於嘯歌感於泽洫氣散於永歎形疲於假寐夏長之不能消之於晝夕之久不能消之於夜寐夏長之而有不能治推壹之

者也至人人道之與物雜者也親天屬也故以內情
者也賢人庸也依於內輔者也謀欲其國大故曰依
家戒欲其慎小故曰依王先王使有辭在庭者以其
聽之審國其能而食焉爵賢不廢也崇牙有虡物之
意而南方禮樂之會朋南土之屬文王始造者也故
其文德昭於始武王續終者也故其武功昭於終文
王昌於上武王應於下文王傳於上武王受於下詩
之而後明思之而後得酌先祖之道先師之謂矣以
養天下爾公之謂也

雜解中

失性以言失所以把言由之者失其道者也失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五

公之驕傷公之頑所謂無禮之也

其理者考禮之樂樂者樂之學蕩之為物濫觴之為
物要據於藩依於蒲膠如木之雕琢如鳥之喙以天
命言之不可易也故以季能友
故太伯讓以天性言之不可忘也

雜解下

鹿鳴之燕樂主君臣言也皇華之忠信臣道也燕樂
之言言其所交忠信以言其任四牡君三者之間而
以篤君臣之道也傳天道也交以
教之母以生之
著之範器圖揣圖者也圖而君子義以為質行之為
心粹以為體信以為身之者信也假之者偽也忠

雜解

天命帝命解

佩玉解

天命帝命解

詩言天言帝言天命言帝命何也無爲而在上一心大者天有爲以應下動而諦者帝也言天則尊而與人道交帝之於天如堅之於白故曰帝也易自窪言之則帝卽水萬神名其功用於天地之間故曰帝也易自物而言之則帝卽水萬帝名其主也者萬物之主也

其情上天言其位

天說

北曰上天者精微之天也故詩言無聲無臭則稱上天文王之詩是也南曰昊天者廣大之天也故詩言無極無畫則稱昊天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東木數則天遠而蒼西金數則天近而閱故蒼天言其遠則昊天言其通矣夏南交則天降而下冬朔易則天而上天言其高則昊天者下矣天之所以爲天惟則有高下橫則有遠近者固時而已矣夏曰昊天則春於昊天可知矣孟秋之義亦可知矣孟秋之義亦可知矣孟秋之義亦

天廣學帝之兩君而傳示蓍微太微之座太乙常居是也蓍微言其色太乙言其數在蓍為微則色之至也在太為一則數之至也淮南子曰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南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方曰陽天亦兩以名見之也蓋東方曰變天則西北曰幽天則東陽而昧南明其所為天可知矣大曰炎天則本曰溫天可知也東曰陽天則西北曰陰天可知矣言玄則蒼可知矣言朱則

新

民從之則仁不足以善群義不足以得衆非先王兩以成文武之道也以武為盡天下則知大為和天下蓍摩生萬數也摩陽也數陰也文德以陽言武德以陰言故先王制名諱之

小星北門解

凡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北門之臣不得其志者天也故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小星之賤妾而知貴賤者命也故曰實命不同實命不猶君子之義合則從不合則去

乳王之制舞文以羽蓍武以干戚蓋羽容也蓍聲也聲名以昭之文物以紀之文也故於文舞用羽干以揮其內戚以談其外聲容兼用若夫少舞則干而已無容也干與戚並陳羽與蓍兼容也而舞師所謂教國子以少舞而有曰干舞也而已無蓍也而舞師所謂教國子以少舞而有曰羽舞也文舞所以有羽而無戚者何也曰象文德之小者以為揖讓而已故止於羽焉象武功之小者以為捍衛而已故止於干焉蓋干武舞之小者而大舞謂之蓍萬者衆之至也易曰以此蓋天下而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六

雜解

草木總解

草木總解

宋蔡卞元度　集解

乾可食葉苦不可食也菲也不能常美人之所不能常美人之所有曰如蘇有曰如荼皆甚美而能常善者也荼苦也荼之有以負七筐方之管者也會之鍾園也葛藟縈於樛木則衆喬附后妃之仁而進此逮下者也葛藟施於條枚而子孫緣先祖之功而起此受祖者也葛藟同姓於指王室也同其本不能自立而可扶持以成其枝葉也人有不能以欲故引之彌高者也蓑楚材之柔小者也而綿綿能大者文王紹無室室有藥之者疾其人之欲故也苡蘭柔而蔓根以不忘者也人不能者以驕故也佩韠韍文而不我知之者也佩韠韍文而不我知之者也語也謝也葛田時也葛也而後同者也王室名難不可以相無者也蛇河之謝中河之淺卑河之滸地之愈危殆不可無舊蓋之鍾園也葛藟縈於樛木則衆喬附后妃之仁而進此逮下者也葛藟施於條枚而子孫緣先祖之功而起此受祖者也葛藟同姓於指王室也同其本不能自立而可扶持之者也莘曰松則松柏而生者也蘿蘼松指而生

者也林為君者也積仁以能敬者也稽木屈而下垂而葛藟得以纍甘瓠得以纍者仁之下屈者也棠棣華而羅者鄂鄂而承者華和韓韓然天性也兄弟相友亦天性也杕杜木大而時生尚有蒙以蔽者也而杕杜有以刺獨若而無兄弟者也有以刺不求智以自衛者也有以狂夫之情而自傷者也甘棠翊翊甘棠者敎也惟其敎之明是以愛之至若夫化則化有所至而愛有所忘者也梅先衆木而花實者也梅先時則男女不可以不及時者也蓁於楚則微而猶可刈者微者亦成材也樸敫於林僖先陵賤者禮所以自防而不可以微賤薄廢者而益不朽為若可傳非後世故於此言保之爾後世故於此言保之爾後世故於此言保之爾

如荊棘如著木之微者也而在畢濟濟盛者以見流澤之挺此受祖業者也若椓之堅也文王之德至於莘椓矣則棄者可知故昆夷駾矣大邦惟其力廣商賢厥成小邦懷其德也若椓之枝捄堅以固者矣王公若諸侯持信義而後固者也故來荄信以結之使如莘棄之附於枝義以制之使如緜緜之瓞於其所也檀木之堅而美者也谷木之散而惡者也犯不如棄之未固者也棄不如檀之堅強者也將仲子里也牆也園也而戒之以無踰以言無侵我之家事也杞也桑也檀也而戒之以無伐以言無害我之兄弟也始於豎莘於檀以見善人愈強而愈不可制也柳七條音而不可折以喻君子之貫而通達條盛則末衰者也王之揚之水以見王愈弱而不能流東蒲至於東楚東薪至於束楚東薪不能有為罪在上故剌其上者聖人言詩而終若鳥獸山木之名蓋學詩者其上也不可令罪在下故閔他矣此而推由此以求之莫非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也

美剌總解

美與善者至善之謂美至美之謂善美不足以盡善善而后有嘉名伯之於甘棠武公之指衣善之至也威之失芳比之謂不可為知視朝從政而不知視朝從政之禮厚其始不可以無美要其終不可以不嚴也嚴之不從而復規之規者正圓之器也有亂之而不從而後誨之者每事而言以教之也故鶴鳴於九皐聲聞于野此教之脩德也魚潛在淵或在渚此教之治民也它山之石可以為錯此教之用賢也誨之不從而後剌之以見善之日遷不善之日退惟其善之日退不善之日遷聖人序詩所以次其輕重之次也然而成者以其有可戒之道勸者以其有可勸之理成其所可成存其無戒公劉召康公之戒成王也公劉者世之王假樂美之至也閔之與剌者其知之謂之剌蓋閔者惜其如此而後形之於嗚嗟之心而剌之者譏其如此如針之刺物欲其知也漆漆亂而為亂者作也出其東門閱遠亂者作也雖知剌而喜其知而閔則惜其去也而不可後何以其如此白駒剌宣王之不用賢宣王之不用賢以知其如此也至於箴規勸蓋箴者以其有所不可為而不箴之使不為也庭燎之詩始則美之終則剌之箴者何也美者以其有可為箴之者以其有不可為也勉於視朝勤於從政此之謂也可為而為之者以其從政

甚微成王者世之
劉之所以作也終
服之感而無其德
修有悔欲其德之
於治平而襄公終
可為而勤之以善
後勤之以義式微
以歸故曰見其所
也至於誘者謂其
謂誘衛門誘信公
哀則同於傷益思
望於其心而已念
之而已壞未至于顛覆故陳
七哀三良則特亡而已所謂
紂之已亡而不傷感於心也至於東門之疾亂鴟鴞
之哉亂野有死麕之惡無禮煽蝶之止奔驟數之態
州吁桓立之責衛伯小明舟之悔往亂世招舟之言仁
人不遇均亂一言疾一言敗何也無禮則止而語奏
亦可與州吁之用兵何以不青衛伯之不聽職何以
不然仁人不遇則曰言往於亂世則曰悔吉人窒疾
言哉亦各有所主而已蓋亂在下可以救不可以疾
亂之在上則可以疾不可以救故管蔡之亂所謂在
下者七徒疾之而已則傷於仁此鴟鴞之所以救也

下氣之忍治丘中有麻之思賢匪風之思周道遵大
路之思君子是皆想望於心而領見之者也滑陽康
公之念母有見其至誠之心有加而無已也斯以
蓋始乎思卒乎念慮之至也陟岵孝子之思念母又
為孝蟋憂者懼之至懼者恐之至慮之深遠後至於
恐何以知之防有鵲巢之憂讀而詩曰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此懼之而於已至於人者措之於無可奈何之域而盡其志而
已至於已者感於內而形之於外而且嗟其如此也
故曰月綠衣終風室大壞蕩然無復紀綱文章故異矣周室之頹覆閔
幽公淫荒之亂而謂在上者也孰能救之哉東門之
枌而以疾也慝者化之在乎上止者化之在乎下在
亂世而文王之化為已行而下之人皆知無禮之可
惡此望有死麕不言止而言惡也民未知培矣之啟
而衛文公以道化其民而使之不齒則其所以化之
者在乎上而不存乎下也此蟋蟀所以不言惡而言
止也然之者尤有景慕之心而責之者過其不能行
所當行蓋詩人愛之重所以望之厚所以責
之重至矣事在可能之域而吾且不能者是以無知
也猶有不能而責之猶有不責者雖州吁之暴猶有
景慕之心此國人所以能方伯連帥之職衛伯

之所當行也比興
言直言其過之所以責之也悔者過其事而已
明所以悔也君子不憂已之老特言之而不刺然
後可以謂之仁此舟所以言仁人也與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八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解

鳥獸總解　十五國風次序

鳥獸總解陸氏疏廣要尊

飛鳥陰顯以從而不苟於稂食羣羽從之而不可以
群者風也音聲顏色之好求就語默之時能遷而擇
而止者黃鳥也鳴白高拳鳴以時而連關者鶴也鳴
白以群上下有儀飛而有容者鷺也知時以其匹來
知所寧亂而去者燕也鳴以驚晨而不以晦明而變
者雞也勢而和別而通常於水中於中洲者關雎也騷

而別勤於積累以成巢者鵲也鵲微而強者也鳴鳩
用心之一而養常均而止於一者也均毋道也一婦
道也關雎一宿一鳥雞雖能拳而才弱者也雞外文明而內
敢斷之微也鳳凰之翰也鴟鴞之大者也倉庚黃鳥之記時也鷺斯飛食必以逐而
兼緩以樂者也鵪鶉愛其類行摧必以顧飛急必以
鳴者鷺斯孝天性也鶺鴒飛鳴相顧而欲君之始
終自勤者也鴟鴞巧於綢繆其室常警於危者也桃
蟲潛於微而拚然大以飛者也鳧鷖飛上謹於水陸
氏謂水鳥之愿者也鶉鳥之惡者也鳩微而飛宜下

不宜高者也鵜沽滯得尤不以力者也衆麋竊腊猶終驚然以丈其外者也鵔鸃以文其外者也鵔鸃驚而畢苟不可上則飛以揚者也麟信者也騶虞仁者也麟趾也鬐微而麋大者也禮進也把蕾而躁盛者也豻大而躁微者也麋態誠而鳴以相呼者也虎啞而不可暴者也狼衆蒙茸則亂不果於亂難也兎物之狡者也馬臣道也駑馬之用可以必者也逐黄色之純者也衆壯者也逐騏文之弱者也白駒潔其德而未用者也

羽有聲者也蠅爝微而霄有明者也伊威生於室蠨蛸生於戶此室家之望女也蜩有情柳無情以無情寄與無情而附於無情而時以鳴蠐螬無知而時以生何父之不如也蠃類也果蠃蝸之化而類者也人之於人類也非易於感而化之者也猿狖之捷也此磯之態也蝘蜓非果蠃也則易於感而化之者也魚衆而隱求之以道則得而易制者也其衆則賢也孤衆服以朝則不強於政治者也狐敢而求之必以誠者也鼠汕汕之則必鮮與理也在淵也就有道者也在藩也樂有德者也

知烹魚則知治者也知耀則知化者也潛也皆不得其道者也豹有道不敢和而有得者也豬也倫也干也所以均也衆也綱也筒也而以求也罟非以求之道也筆鼈趨趨超而從者習而知和隨者也蠭斯不妬忌則物之大也不妬無忌則人之聖也蟋蟀微而能鳴以時者也而君有不能及時以樂者也蜉蝣無侍而生而徒飾其羽者也青蠅飛則營止則污而穢黑白者也蜩微而鳴以時者也該鷄微而

浮於永不制於禮者也始采苓終采葑洋水序也薇
蕨甚微而采於南山蕩於取者也始薇之作而至於
刪感於時以叙其情者也蕭薇物其者可上達者也
蓼蕭之零露者下以誠上達上以澤及下者也蓼莪
零而理直可藉包者也義莇之方生至柔而順零者
也牧君之通也夷夫人之德也草柔而蔓於楚則民
也露薄於蔓草則澤不流者也露在豐草杞棘則晏
諸侯者也采葛締綌微求 敬起也采艾療疾名
也事大者謹愈至故慎之一日如三月以至三歲甚
矣言葛美而可食言臨衆草也防安鵲巢而不寫邛
羔言后而不寒者也君於其宜安養者乃寫之(以)魏
而使憂害之以賦其德薄者也苓苓也苓
首陽未見然未必虧然者欲使究其實則以言始矚
讒者也曰憂曰懼則被言已信讒者也止於焚止於
禁止於療讒譖入也故幸於精我二人也

十五國風次序

國風二南所以訓後世也次以衛鄭王所以責王也
又次之以齊魏唐所以見先王之澤未泯也又次之以檜曹所以見
民心之思治也終之以豳所以見王化可得而復也
夫國風之正莫如二南國風之変莫如鄭衛二南之
美先王所自出也鄭衛之惡誰為之哉為天子者不
能以正之耳故以王夷於鄭衛之間而以鄭衛次於
二南之後也齊桓也晉文也假仁義以長諸侯宜以
存亡繼絕為事也魏之見滅於晉也桓不能救文不
能復訓其能長諸侯也故以魏夷於齊唐之間而
以齊唐次於鄭衛之後也齊也陳也以爵言也則秦
附庸也陳諸侯也以地言之則秦者西夷也陳中國
也以世系言之則秦伯嬴之後陳乃帝舜之後也然
秦得周地之故而其俗美陳以剕楚之故而其俗
亂夫王者既如彼伯者又如此天下風俗日以謬亂
而秦風獨不變於是乎深見先王之澤也故以陳次
秦而以秦次於齊唐之後也夫先王之澤也未泯則
天下之心其思先王也固維其已故檜有匪而曹下
泉之作焉此捨曹所以次於秦陳之後四(天)天下之
心思先王德澤如此則天子諸侯遹後文武之基業其
理豈不甚難哉特不為之耳故以豳風終焉而豳風
者變克王虔克狄之詩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九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離解

衣服解 未成解

衣服解

日月天明星辰天精也此道之成象在上者其施於人也則仁而已仁則靜而不改者山也仁而動周行而不殆者龍也仁之於道其常体如山其變用如龍其撓物也則禮而已交有時別有倫其文發於自然者華蟲也日月星辰四物二十八也舍者星也星以經之辰以緯之星合而為一章山龍二物也合兩已相背為黻蓋方以類聚者仁也其相背也亦以仁攻比象兩人相背之形物以群分者義也其皆也亦以義故黻開辨異人殊世和而固有前後相成級比相從若合符節若比之類也衆有十二章而至周為九者則天道之數者帝也法天通之數者王也蓋不陰六陽其類有十二章焉而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比偶數之在道者也九則陽道而已而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此奇數之在德者也王者下體天德上法天通故其所服者九章而已至於旒之施於冕則其數皆十(二)蓋觀而法之者天道之數也衰冕內服天衰而以象天道外被華衰而以象天德質足以象道(天文)以象天德北天之所以享也故把冥天上帝則服大衰而冕生先王以方外往超分域之外而神明者也先公以域中來守分域之內而文明者也故祀先王則袞冕先公則鷩冕變所以交之也射所以別之也故鷩冕者交有時別有倫者也虎有義德雖有智在而君子弭之而成剛故以虎義象其剛水以柔勝之而成動故以蟬智象其動義足以象其剛智足以象其動此四望山川之所以享也故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絺冕五祀則絺冕玄冕象其象天仁華蟲一物離以象天禮凡此皆天德也故作繪而在上虎義數雖智數也其體畫於宗彝此道之成器而在下者其清欲如火言宗彝次言以藻火明足以燭物而可以言語者火以智燭物而其明欲如火言宗彝次言以藻火炎養人者也養人不可以無物故次以粉米粉米養人不可以無制物不可以無辨故次之以黼黼所以斷絕之以黻黻所以背惡之以此皆人德也故繡後而在下天道則象也其出與萬物相見故次繡始於南方之物也人道則器也其入則與萬物相辨故殊始於器終於黻黻者此方之物也以方言之於文兩人相背為北以物言之於象

功之微昧也故群小緊則玄冕舞弁之色赤冠弁之色黑者南方之色黑者正北方之色也先王於武事方其以仁致天討則象德而王生方其以義教民戰則尚威而王殺故兵事韋弁服田事冠弁服至於祀朝則又以西方之白焉白正秋色春動也而其氣肅蓋先王之於朝事以靜應廢事和秋靜也而其氣肅蓋先王之於朝事以靜應廢事以肅歛廢功朝事皮弁服自玄冕象兩已相皆之形舜典於蒙言締則知名衰之在冬而其上則有裘矣周官以衣言裘則知名裘之在夏其在下則有締矣裘者其質自天故於衣見之締者其文自人故於裘見之文者夏也質者冬也此冕服十二章舜欽觀焉在首欲其弭身以接物而老彌下也衰裳其服在身欲其屈身以接物而體彌恭也青質五色皆備成文章肇也素質五色備而成文者繡也青質仁素質義而五色以文者禮也故曰治六服一曰肇罹二曰繡罹則質不足乎繡下王后一等故侯伯之下自鷩冕而下也王后配王者也侯伯事王者也故古之人遠取諸物而其制服也如此舜典言華蟲而於此言鷩冕舜典言宗彝而於此言毳冕舜典言粉米而於此言締冕猶兩言之毳冕別而言之華蟲者之物矣又言粉米者名之美而又言締冕以數之也蓋古之人立法非特見於一言之者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大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蓋不侔乎天道不可以為帝不能乎天德不可以為王故舜十二章自日月始而周之九章則自交龍始龍神物也變以象天德火明物也比而象人德登龍於山而以尊其聖治聖治者通化也登大於宗彝所以尊明以象其孝治孝治者德教也以天道帝執事人德俯而觀之以為教故舜之宗彝於裳以天德王者則於天道欲仰而觀之而下先王而以事神之服也故其衣繪以象其裳繡以器自尊弁而下先王而以治人服也故衣裳示之以色視而已象陽也色陰也事人主禮故其服曰弁欲其自取也冕欲其自下也治人主義故其服曰弁欲其自取也而下先王之制弁也而以藏脁自玄冕而上故謂敳自前弁而下皆謂鄧惟士服之爵弁兵服之冠弁則又謂之鍐左傳曰玄衣敳斑而鄭氏亦云冕服謂之敳驗也儀禮於皮弁亦言繭素鞸於玄冠言緇鞸於玄言爵鞸自皮弁而下謂之鞸之驗也神云爵弁纁裳純衣韠舄此士服之爵弁謂之舄之驗也詩曰敳舄在爽以作六師此兵服之冕弁

謂之韐也古者大朝覲會同朱韠赤帯其足皆縢而車攻於會同赤帯金鞮朱敦言朝覲則敦赤帯在膝則朝服亦謂之敦不特施于祭祀也又秦冠祥祭之冠也秦譯祥祭之譯檜風剌不能三年而始於素冠終於素譯而祭服亦謂之譯不特施於朝服也先儒云祭祀謂之敦朝覲請之譯非是也敦從攴蓋言其容也說文敦之足判容能白如此判足如此判字如此判帯從一蓋先王制服始於帯上古未有衣服君子之制服詘於譯凡服始於冕毕於譯南方之色下朱一等木依解

齊桓以諸侯而擅封諸侯非禮也衛國思其恩而美之則可矣以此為齊桓之美則有所不可故木依不列於齊而繫於衛也孔子曰吾於木依見苞苴之禮行苞苴之禮小者也然周之末世強凌弱下暴上衆暴寡而其禮亦從而亡故小國捐幣藏以奉大國而大國不以為統大國少有以及小國則小國蹙其所有以為報齊桓以信義及於諸侯而諸侯率懷其德而不畏其力故閔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此孔子所以嘆其能行苞苴之禮也瓊瑤玉也瓊強石之似玉者也瓊玖之次於瑤瑤者也有女同車言佩玉瓊瑤則瑤玖之為玉明矣篤公劉言維玉及瑤周官太宰贊王用玉齋內宰贊后用瑑圭則瑤非貴也石之似玉者也五中有麻言貽我佩玖而不言玉又庶人得賛而有之則其次於木瓜矣美而且大者也木桃次之木李又次之衛雖小齊有功於己而厚報之然後遺我之物有穀則我亦得稱其投之物而厚為之報自非不畏其力而懷其德則安敢輕重自恕哉於此蓋有以見齊桓之美而又以見衛文亦不敢以始息肆爰於大國也然所報之物既有穀又而叙之衛人欲厚報者蓋彼投我以木依果耳我報之以瑶玉耳是以雖有穀而不失其為厚報也

雜解

宋蔡卞元度 集解

廟制 詩序統解

廟制

臣等謹案周禮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尺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二尺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七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寢若大寢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複格藻棁故曰夾室皆在前堂謂之廟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廟夾不已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太廟東居玄室太廟亚月皆居左个季月皆居右个是也至於閏月則閨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退適路寢居門終月鄭氏謂於文王在門謂之閨則太廟在先王平生所居在明堂路寢同制五室十月二座理宜然也或曰太廟與路寢明堂同制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惑矣按書路寢實有東房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案太廟如明堂制設移於桓內皆玄隆樑山墻臺門玄闕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寢太廟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居中大於四室故謂之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是也其左為東房其右為西房皆南其戶而未室在東北大室在東南舍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大室南戶舍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或南其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牖皆斬西戶謂舍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央太室亦曰夾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而奉夏六月以祠禮祀周公於太廟君爲昇立於阼階天人副祫立於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儒上廟制欲以入廟約少牢大夫祭廟為之乖增四阿重簷山節藻梲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而無王室無階又以房為北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為房而無北壁者哉其制既非而又無臺門雉門內增玄階山墻賁鏤之飾累棟複格設釋四門達鄉黑楹丹桷藻井之制至於儲胥又在廟中西堂下此復擯儀禮之誤也說者謂儲而在西堂下過西壁謂之天窻置於廟中理本安矣況欲過宗廟西壁為之牙說者或謂西壁謂

西墉也按儀禮有曰西墉有曰西壁則壁與墉異矣
臣等考士特生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
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饌爨於西堂下蓋堂謂門側之
室爾雅曰門側之室謂之塾近人曰門堂三之一古
者爨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饌爨在廟門下之
西堂下少牢饋食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之鼎爨在
雍爨之禮特於廟門外東南魚腊在
異南皆西面饋爨在其西北壁士虞禮曰側亨於廟
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饋爨在東壁西面
由是觀之饋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過西壁為之明
矣故曰饋爨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饌爨於西堂下亞

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度先王稽當世與時
宜之其前代載籍所將不
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文
世取成於心實在聖哲如
圖揮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詩序統解

靜而為性動而為情定而為心適而為志顯而為言妙而為神粗而為法此之謂生出之序情不能無動則有所感感不能無遷則有所言言厲矣顯則有所窮窮高深陳乎粗則有所形此詩所由作也凡瞬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悲念有所不已則不能無思事有所不當則不能無嗟此詩之所謂情也寫之則欝達之則舒或不能以辭害之謂之所止則況之而以其言要其所歸則導焉而以其趣此詩之所謂志也貴極於王公大人之所作賤極於羈臣小夫之所為抑揚天下之至情包羅萬物之至理曲而有所端緊而有所謂升謂降而有所謂正倣而有所謂辭在所可言也故雖修而不疑於諍在所畧也則雖約而不疑為簡此詩之所謂言也不止於美而有所

等籍考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古然
其修廣之度行人以為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之
筵謂之凡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
太室又大則廣九筵修七筵不能容之按甲觀一夫
鄭而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
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猶且右者窶不踰廟
宴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所曰如跋斯翼知矣
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之宮室其輪奐矣
又曰噦噦其鳴噦噦其正噦噦其鳴噦噦大聲也噦噦小聲言
其聞譽荅堂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況後世豬欠
積隆以至於今也然則天子廟雖古制殘缺不可知

謂嘉不止於規之而不以傷跡其致嚴也雖天而進之於頌此而在所謂詭雖亂而在所矜也則閔之而不刺方之而不過而在所可起也則哀之而不貶之於風方其致美也雖諸侯六義之歸歸其著於篇使學而修之者可以言體而行之者可以詔事君論其粹則可以美教化移風俗論其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古之作樂者則取是以賦之可也以導和之美洋溢乎上下既道乎陰陽則詩之所施豈曰小補之哉作詩者不知起於何代然自生民之能言則詩之道已具矣然乎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乎法言莫之能為也或以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所謂詩亡者非詩亡也禮義之澤熄然而已矣變風變雅之作而知止乎禮義當是時詩尚存也非其禮義之澤熄然而已何也蓋詩者禮義之道亡矣何也蓋詩者禮義之則美刺之法廢春秋作褒貶之法興而正故也詩亡則褒貶知春秋不作矣孟軻之法而後詩之道尚存則褒貶之法興而後則亂臣賊子無所忌憚而接迹於後世矣古之君子號為善救天下者如此道而已矣

雖然能詩者豈曰言治人之間而已哉亦知其所敝而已矣不然孔子之進子夏何以言告諸往而知來者

毛詩名物解卷之二十。

阪

石毛詩名物鈔本二冊舊藏曹氏靜惕朱氏潛采有圖記可證

祝鈐諸梅里趙家舊物輝字鉉幾無完帙屬笘估重裝以詔海昌孟枚讀一過見醜知止乎禮義當是時詩尚存也非其觀悟自詔安事小釋馬未免失例庚子仲春朱文藻識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元）許謙撰

明泰氏雁里草堂鈔本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內府藏本

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備集傳之闕遺。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圖、移甘棠何彼襛矣於王風、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之數、師心自用、竄亂聖經、殊不可訓。而謙篤守師說、列之卷中、猶未免門戶之見。至柏所刪國風三十二篇、謙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吳師道作是書序、乃反謂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於謙深致不滿。是則以不狂爲狂、非謙之失矣。卷末謂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葉傅、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蓺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曰鈔、蓋以此云。

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為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為成書獨闕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屢變惟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來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成闕失次者蒲是詩之為

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朱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讀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硬拘擘劈家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為作也門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遠宗四傳有祖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

綱領○大序孔頴達疏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和胡卧反後凡孔頴達疏字同定經疏雖引他本但云疏者今自引定經疏之下達疏也餘所引皆放此孔疏倣此○疏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亡國則國亡而世絶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衆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傅疏山於反散色旦反

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爲歌聲安舒而樂易聽其音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爲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其上之煩苛愁其上之暴虐故發爲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其國之必亡矣推其因則以民困窮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存將必亡者也

疏莫近於詩言詩最近之餘事莫先之也公羊傳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傅艾音刈○朱子語錄問謂周公爲先王恐讀者有疑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語錄風雅頌也詩人之格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之類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曰詩有是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來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美惡○傅分扶問反○語錄閔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閔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頭說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起一箇物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說振振公子一箇說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

比却不入題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子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興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闇而味長○語錄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下有總無則不成詩蓋非賦便是比非比便是興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緯于賁反車古患反之○子金子下以風刺上風字只作平聲讀意好○語錄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

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
美詩也○跳動聲曰詠長言曰詠○書于金于竹五
而溫至簡而無儌教胄子之事詩言志至律和聲典
樂之事然教胄子亦以樂也○周禮春官大師下大
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文之以五聲播
之以八音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掌九德六詩之歌
以役大師注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
者爲大師教之詩教瞽矇也無目瞍謂之瞽有目瞍
而無見謂之瞍無目之瞍謂瞽矇瞽矇然
有瞍脉而無見也以其無目無所視見則心不移於
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靈臺疏瞽卽今之盲言

大音黍豫音豪睽大忽反○史記九九八十一以爲
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
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
角漢律歷志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
一上生大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
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
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
一上生亡射三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西山先生蔡
元定季通律呂本原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
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

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
爲黃鍾十分寸之六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
爲黃鍾十分寸之五毫絲之法皆用
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
寸爲黃鍾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焉故林鍾六
寸大蔟八寸南呂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鍾四
寸六分六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大呂八寸三分七
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
釐三絲已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呂六寸五
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是則宮及黃鍾最長故聲爲
羽與應鍾最短故聲極清也大音泰蔟千候反洗蘇

與反應於証反狹如追反音無射音一中音仲○周
禮傳問古莧反○論語傳潰疾賜反○語錄問詩可
以觀論語集注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又問可以悉集注
事跡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否曰是考見
云悉是不悉悉是如何曰詩人悉辭委曲柔順不悳
地疾悳○三復息暫反妻七計反○語錄孟子說詩
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
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來時候他未來
其心急切又要逆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
揑志也如此只是舉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思中來
終無益○上蔡泥奴計反掇都奪反

傳○疑羊至反

周南一之一

傳○雍於用反辟蒲亦反○于金子通鑑前編棄爲唐虞后稷佐禹治水教民稼穡堯封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皆于豳路史謂稷生鼓鼓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敞傳亦曰后稷十餘世至公劉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荀國多歸之古公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羊雲都盩四世遂爲后稷至諸文王爲十五世且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后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其亦誤矣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荀國多歸之古公生王季歷王季即位數伐戎有功商帝乙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王季薨而文王嗣爲西伯伐密須而徙都程又伐崇作豐邑而徙都之部湯來反密竹律反蘇與部墅吉與反組子古反紺古同暗反盩之由反瓚才旦反○王應麟伯厚詩地理攷異　國志美陽周城指地志周城一名有美陽城　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左傳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即大王城郭縣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城地武德二年分岐山縣置渭川縣貞觀八年改爲扶風漢書音韋

愚按邰在漢京兆武功縣渭水之南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棄城不窋之居在唐慶州之地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盩即邠州盩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公劉居邠當夏桀之世堯之八十一載治水功成而封后稷至公劉遷邠歷四百八十餘年后稷受封之時計已年老而公劉遷後又未知幾何年而慆惟不窋鞠禹世處公劉后稷之間而歷年之久如此則史記之失不言可知矣古公之遷也自邠而東南二百五十里至岐其半有梁山踰山而南即渭水也循水可以達岐其遷當厥王小乙之世后稷初封其國則謂之豳及公劉遷後始號爲周爾王季之薨當在帝乙之祀丙子之歲其明年丁丑文王之元年也文王之三十一年商紂即位四十一年四於羑里四十三年紂釋西伯而使專征伐四十六年徙都程四十九年徙豐是時文王蓋已九十六歲逾年而薨矣然則二南之詩正作於都岐之日而分周召之治亦在都岐之時以岐爲周召采邑則在都豐之後歟

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次弟大叔子十人周公居四
勝殷之後封於魯留周輔政食邑於周而以子伯禽
就封成王十一年公薨葬于畢諡曰文支子世邑於
周○召竇照反竇音逗采倉代此字二反鎬胡老反
莞古滿反鄍侯古反

閟雎一周南
文王宮中之人言文王后妃之德
經○采菜先生讀詩記后妃之德坤德也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咏嘆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
能配天下之健萬化之原一本諸此
閟雎之詩美文王后妃之德而尤歸重於文王
雎鳩之取興爲其摯而有別也關關而和鳴也既

曰摯別而和則非專指一人而言固可見其一端
矣君子有德有位之總稱意謂吾君子有聖德惟
得有德之女乃可爲配蓋非文王之聖德則不能
擇后妃之淑女非后妃之聖德則不足以配文王
之君子合窈窕之淑女始可爲君子之好逑觀此
兩詞則主於文王而言尤可見矣於其未得之也
寤寐思之至於不遑寢處夫以宮中之事御欲爲
君子得配以爲我之內主而思之如此其切是絕
無妬忌之前是宮中未被后妃之時化非文王之
德有以化之能如是乎及既得之也其容儀性行
足以服衆心爲副前日之所望故惟琴瑟鐘鼓以

娛悅之觀友樂之以爲言可見后妃不以崇高之
位自元有望弟和桑欣然逮下之意故宮中之人
得以友之樂之而上以端莊臨下下以恭敬事上
之心悠然見於言外此則后妃之德化於人者而
亦見平日斬肅文王之德之深也旦寤寐求之而
輾轉反側思之切而近於哀矣然宮中之人所目
哀娛之以琴瑟不足而又繼之以鍾鼓可謂樂矣
然亦宮中之人樂后妃皆未嘗發於情欲之感燕
私之好於文王無與焉故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或曰朱子以閟雎最其樂○或曰朱子樂而不
之詩文王宮中人之所作首有合於夫子樂而不

年數如此歐陽子曰布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及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子金子曰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哉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文王世子合古書數篇爲一篇其篇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終而此章於上下文無所繫此必俗傳之傳會耳然則史遷安國同得於西漢之傳聞而二戴記禮同出於未審歟詩者又緣此以爲說也今以先傳辯析已定之論文王未嘗改元十三年實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既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則是文王二十四而生武王自可釋文王生子之蚤之疑矣但武王生子之遲則不可通也況大公以文王四十三年歸周時文王年已九十則武王亦六十有七矣矣不知複數年而始娶邑姜又豈理耶故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其說必有所自來爲可信也曰若是則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又有同母弟八人子何以知其必然亦他有所証耶曰以二者之言揆之事理擇其所長不得不從竹書爾大明之詩周公所作也其陳序王季文王前後次第井然甚明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華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初載即文王即位之初年也蓋上章既言文王小心翼上帝而受方國矣而此章之端則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繼曰文王初載則所謂天命之集者正指文王之身也其下章親迎于渭造舟爲梁皆其自爲無受命於王季之意況周之世子始爲造舟其後豈得遂定爲天子之禮乎是既爲君而親迎明矣文王四十七即位居喪三年其娶

蓋在五十之後先已生伯邑考則六十三而生武王理亦有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太叔之年少爾此以經爲証者一也皇王大紀謂大王百歲是五十四而生文王也通鑑外紀謂大王百二十歲尚見文王之生是六十五而生王季也則是大王王季之娶皆遲又何獨疑於文王耶此以史爲証者二也蓋大王王季文王皆聖賢之君而大姜大任大姒又皆聖賢之配淑女之擇固未易得所以有是歟由是觀之則閟雎之詩從今說可以判誠無疑矣

傳○一章語録王雎見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閒之鳩

差小而長雌雄常不相失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屬鶚是沈鷙之物無和樂意蓋摯與至同言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常押便是樂而不淫意○鶺鳥号反跡良似鴨而小長尾背有文又曰青色平脚短喙水鳥之證愿者鶺鴒也○別必列反乘食証反問音閒跡幽閒幽深而閒靜○大姒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慶昌與反此句是興意非情景好逑也雎是釋窈窕淑女貞亦幽閒之意是和樂恭敬只就摯而有別說上兩句○匡衡之言形中動靜以上專釋窈窕淑女貞亦幽閒之意是窈窕也淑即經淑字不貳其操言常致貞淑而無間也情欲之感則有乘抑之容而貳於貞寡私之意則生惰慢之氣而貳於淑無介不形則實能致之而不貳其操矣然後以下釋君子好逑

白虎通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六紀為三綱之紀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皆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

曼龍作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暮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弦有五象五行腰廣四寸象四時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暢十三象十二律餘一以象閏蓋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又云大琴二十弦中琴十弦小琴五弦舜彈五弦之琴或謂七弦自陶唐時有之或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或謂文武各加其一○樂書曼或謂伏犧作或謂神農曼龍作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鼓擾判為十五弦或謂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之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為二十五弦蓋五十弦大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弦十五弦小瑟也有

葛覃　周南　后妃自作締綌賦其事及歸寧之意

序○姆莫侯反珰下庚反璜胡光反猪紀余反瑀于矩反中節竹仲反

朱子分出大序而別番小序愚謂自后妃至用之邦國下接是以閨睢樂得淑女是閨睢正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國風序閨睢麟趾至王化之基是二南序

○一章毛氏葛所以爲締綌女功之事煩褻者○二章毛氏莫莫成就貌○詩緝婦人驕侈之情何極苟崩厥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服之無斁可見后妃之德性後世后妃以驕奢禍其族皆厭心爲之

此詩蓋后妃已成締綌之服將歸寧而追賦之也春葛方盛未可刈濩之時后妃已念于兮往而觀之見黃鳥飛集和鳴于叢木之上於以見和氣薰蒸物各得所之意及葛之成也即刈之濩之以爲締綌綌夏服也夏采葛成而方刈既成服而服之可見勤於女事不失其時及將歸寧則必誥之姆師告之夫君至於辭濯微事亦且咨詢而不置其勤儉恭謹之德備見於詞氣之間則文王刑于寡妻之效尤著於此矣

傳○一章隰羣葛生山澤間蔓延覃其首至根可二十步○莫猶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喈皇黃鳥黃鸝留離作黃或云黃栗留幽州曰黃鸝又名鶩鶹高辰鷮黃楚雀齊人曰搏　搏猶摶也○二章厭於驗反妬古后反○三章毛氏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既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縣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女出嫁姆隨之女子自少常教習故曰女子

十年不出傅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姆莫候反○陸德明釋文擸而尊反煩擸猶莎也掻奴禾反莎素禾反○去丘呂反○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注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縟於衣以爲文章褕翟衣畫翬揄翟畫搖闕翟刺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而翟數皆十二鞠衣黃桑服也蔰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緣衣御于王及燕居褖衣黃展白緣黑上公之大夫褖衣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

其翟如大夫之命數其下內外命婦鞠衣則九嬪孤之妻展衣則世婦卿大夫之妻緣衣則女御士之妻也皆可以燕下褖音暺揄音遙鞠居六立六二反展張彥反緣當爲禄吐亂反翟音狄翬音暉

此詩前二章雖各三句連文而每二句一韵前二章上二句無韵而每章中二句叠飛莫渡私衣皆是韵二章下二句綌歟否毋換韵惟前章以嗜叶雖連上韵後章以歸連下韵如此已覺可讀恐不必叶綌歟爲郤藥上連濩字

卷耳三 南后妃作文王拘幽時也 異古

之意

三章兒徐履反紐音切今更爲序妤反則易求得音

之正○蜎蠉有五自一升至五升觚在五爵之外其

容七升以兒角爲之有刻木形似兒角者蓋無兒角

則用木也釋文一云容五升爾雅蜎兒角長三尺餘

形如馬鞍枘

題下貞靜言欲出而不出事一言反履思文王不

置○芺與女反

摻本亦作纖同南衆妃稱后妃

經○子仝子上二句興而比下二句樂而頌

傳○一章蜎蠉一名巨蟲似蝝蒸生葉艾白色子

亦可食本草名千歲蟄一名蟙蟆蒸楚本上梁似蒲

蔺而小冬性猶活葉成古胡反莫於六反○二章詩記

荒訖覆也○奄衣檢反

螽斯同上五同南衆妾頌于孫毅多

傳○詩緝爾雅云蜙蝑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說蜙

蝑即蝗也螽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蜙蝑蚣蝑

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蜙蝑非蜙蝑也毛氏

飛聲則是飛時其翅有聲今見蝗群飛則有聲不見

切股作聲也蜙音羣蝑音煩螣音特蜙音斯蚣斯容

反蝑先居反鶩音預○蚣昌呂反

序

序有言右螽斯不妒忌一語鄭氏遂釋云物有陰

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自後說詩者多

爲此所惑今但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

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自可通但語拙耳子

仝子之意云

桃夭同南詩人見親迎者異

經

一章言華二章言實三章言葉自華而有實又見

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莫非一時也而皆曰

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同也可

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人則於其

家室又胥教訓風俗安得不厚乎

傳○一章少詩熙反○詩緝灼灼鮮明貌毛以爲華之

蓁謂蓁蓁然盛也興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蓁蚣蝑

按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

令者罰之注仲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故謂

喪稱之變有喪禍者要得用非仲春之月疏喪禍

之故月數滿能非仲春可以嫁娶毛傳東門之楊

蕭謂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彼以劓香姻失時而作故謂不及秋冬而至於春時顯明謂秋冬爲昏無正文而旁引荀子家語爲証實公彥疏周禮破其說而引幽詩殷頌易春秋夏小正之說以正毛氏孔穎達之失甚明故朱子於此特引周禮之文以見香姻之正時也申直用反

李氏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不乏故香姻以時

兎罝周南詩人美賢才衆多

經○一章叶陟侯反○李氏中逵人所兎之地肅肅可也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其人可知矣○子金

子按墨子書文王舉國无奉願於置罔也單設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兎置之詩辭意最爲贍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夫肅肅敬也赳赳武貌兎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束約之度此閑夫未顯之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曰李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閑夫天秦顯爲文王弁走疏附禦侮之反後爲武王將臧劉敞之人信義其公侯干城好仇腹心者與夫於表反朋武敖反走子候反

從金子說此詩爲賦體傳肅肅主置而言此肅肅

毛氏而言

傳○一章徐鍇說文通釋畧周之總名○疏杕棣也杕音弋豕棣其月反

按說文椓擊也然當以手若以木者是椓黜之刑今詩字从木蓋古字通椓杕謂擊豕於地而張置其上也

芣苢周南民間婦人

經○詩緝有言采而得之爲已有也采而聚之於地貯爲已有於是就地掇拾之又將其子然後以衣貯而執其袺又扱袺於帶言之序也

此詩豈后妃遠下宮中之人有子者衆同采芣苢以備兎身相與賦而樂之乎

傳○一章卑犬遶反

恭子之說謂化行俗美家室和平蓋敦化流行風俗淳美夫夫婦婦各得其宜家給人足繇役不興不遂其生生之遶故婦人以有子爲樂而同賦此詩也

漢廣周南江漢游人

經

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靜而人不可忘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

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爲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思此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泳而絶無衆捋楚行之心固不待耶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蕪此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固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蔞之美此游女可謂盡美其宜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嘆咏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悦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故若曰女子有不可之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

子之知義反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於女子而言脩主○漢言廣謂横渡也江曰永謂沿泝也

傳○一章竦息拱反○詩輯本下蜻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水經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爲濛西會泉溢殷薊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爲沮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然則東源導漾爲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專指興元之嶓冢或敦之詳歟

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南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綿虒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源縣自汶州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瀕于千反郵

音疲庶音斯○前編岷山數百峰大雪山爲最大雪山三峰闕其後冬夏如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闕丑蔭反○揮方于反○疏編竹木曰栅小曰揮栅音戛○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疏蓼蒿菜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陝長救寸言其菜高丈餘言其塗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而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

汝墳十四南汝旁坤人

經

詩名物鈔卷二 一 三十三 雁里草堂

文王德澤漬人也深民日游於暱暱之中蓋不知紂之虐也及宮室臺榭陂池修服爲之不厭徵求無度而勞即到反○疏賴戾赤○而勞即到反及子孫役毒痛四海文王率域中之民以事之婦人綜理家事伐救攸疑勤勞日久念其夫君切矣至其歸也語王政之酷烈若大始融以彼之暴始知文王之至知故其爲辭道思念之常無怨悱之意

樂父母在邇之可恃以虐政其遠而莫我加昔周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大率因趾定角之不妄毀不抵不觸則足以見麟性之仁厚今但以麟之趾一句先立於上却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然公子之所以仁厚豈非文王后妃之化乎

傳○一章蹶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蹶怒本訓忍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言飢之意而非飢之

狀小弁直訓思○二章肆以自反紐音令姜羊至反○三章爾雅舫舡注江東呼爲鯿蹄今伊洛濟潁舫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舫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舫也紐普悲反鯿平連反○疏賴戾赤○而勞即到反及子孫

傳○一章麕似麞牝倫反長知丈反○疏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三彩腹下黃高丈二圍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羅羅謂王者至仁則

出蹄中竹仲反○語錄或問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子嗟麟兮爲指誰答曰正指公子而言

愚按傳自是乃麟也以下正以麟爲公子與語錄合竊聞兩麟字說不同恐徵有碍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其意重在麟不須歸重於趾定角大率因趾定角之不妄毀不抵不觸則足以見麟性之仁厚今但以麟之趾一句先立於上却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然公子之所以仁厚豈非文王后妃之化乎

序

按傳謂關雎之應一語得之蓋謂文王后妃有關雎之德故其子姓公族皆有人厚之應皆德之盛不期而然者也天下無犯非禮以下皆失詩意遂致說者以哀世之公子為紂時列國之公子鄭氏說經郝以麟比公子大率皆為序所亂

召南一之二　二王二

傳○雍於用反○召公奭姬姓或以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晉周佐政食邑於召蚡成王康王卒諡曰康長子雒燕支子雒召（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

鵲巢一召南諸侯家人美夫人

傳○一章歐陽文忠公詩本義今所謂布谷穀勝者與鳩絕異雖令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梁間或於木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鶯陨雛鵲作窠甚堅貼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

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此說取毛傳毛亦就此詩而言之於禮它無見過恐詩人亦攝盛言之爾諸侯御車數未必如送是之多士昏禮授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乘

南軒先生維其專靜均一能瑞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詩記鳩居鵲窠以比夫子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三章勝以證反婦特計反

采蘩二召南諸侯家人美夫人

傳○一章蘋雅蔡喵蒿注白蒿蹄葉似艾麤於青蒿葉上有白毛麤澀俗呼達蒿從初生至枯白於眾蒿可以為菹又曰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烝爾雅又曰蘩之醜秋為蒿注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也喵青婁○沼池之曲者○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三章編步典反○被皮服之名即周禮追師副編次之次注謂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髮髮髮踈謂次第髮長短鄭氏以意解之本詩踈髮髮者剪剔取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詩緝凡祭夫人首當服副不當服次或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追丁回反編布眠反髮皮寄反髮大計反剔他歷反即荊紒即髻

今按被之祁祁下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髮踈謂定本髮髮上無去字若是則鄭意謂祭服則副也今釋祭服而服髮髮矣於未祭則被而夙夜在公既祭則釋祭服仍服被舒遲而去非行禮之時威儀且如此則敖惰不言可知矣

陶音遥禮注陶陶遂遥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
親將復入也○語録問采蘩詩若作祭事説自明然
若作蠶事説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此蓋覃是女
功采藥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
後同耶曰此説亦姑存之而已

草蟲召南三 詩序下傳謂惡亦大人之詩

經

亦既見之之辭也猶言若已見則我心降矣蓋此
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
傳○、章子金子感草蟲阜螽以思其夫故曰賦○蕢

音煩蹄爾雅草蟲負蠜注常羊也小大長短如蝗哥
音青色好在茅蓋中○二章蹢也爾雅作蠜蹢江
西謂之蠜陸璣周秦曰蠜齊曰蠜聲轉文初生似蠶
脚故名蠜蠜蚰列反○三章踧薇山菜也莖葉皆是
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薇可作羹亦可生食宜園
種之以供宗廟祭祀今詳蹢説薇與傳所指物似不
同當攷　詩緝風雨傳夷悦也人喜悦則心平夷其
意一也

采蘋召南四 南家人美大夫妻能奉祭祀

經○詩記采盛湘真所爲非一端所歷非一所矣煩而
不厭久而不解借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後熟厚

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其後世之始祖又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此國者亦謂之別子（以上注疏古有此言也詩傳等則子非爲後世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維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族人雖百世外與之絕族者皆爲之齊衰三月（人宗對小宗乃言也詩傳言此）適音的稱乃禮反○主婦即宗婦（醢呼在反肉醬也醢人注作醢先牌反）乾其肉乃復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清以美酒全置甕中百日成又曰無骨爲醢凡菹醢皆豆實脾音婢反莖倉甸反說池爲反覆也

甘棠召南五南國民思召伯

經（甘棠）一章章王文憲謂非召南詩

傳（）一章本義蔽芾能蔽風日人可舍其下芾茂盛貌蔽

芾乃大拇之茂盛者也○白棠子白（）蹄草舍草中止舍詩記正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眞作舍○二章敗釋文有必遇反凡物自毀則如字讀毀之則必遇反

行露召南六南國女子守正

經

江漢之國潰紂之惡已深雖被文王之化猶有未能盡革其心當時蓋強暴之人有強委禽於女子而不待以禮者女子守正而不從訟者古者有罪之人不齒於鄉嫁娶無所告而強暴之人終必罹於罪辜當時風化之美善者多而惡者間見人知此入它日必將獲罪不與爲昏故曰無家謂終不能成家也一章比也調行道之露厭浥出行者宜不欲夙夜而行然畏露之沾濡終不敢早出以比強暴之人罪必累其妻孥而其惡亦足以彰人之善性夫男女者人之大欲豈不願室家然畏此雖有求而終不許二三章興雀鼠本無角牙不能穿屋墉惡人本無家不可求婚今乃穿屋墉而速我訟矣訐以言誰謂雀鼠無角牙何以能穿屋墉乎誰謂惡人無求昏姻之道今何以強欲求昏我而致我於

獄訟乎然雀鼠終無角牙而惡人終無成家之理故雖速我於獄訟終不與汝成室家之道而從汝甚絕之之辭也

羔羊召南七南詩人美南國大夫

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鄧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特義必死不往而作詩云云

按列女傳說詩多違經意而說此詩有合於經劉氏或有傳與故附見於此以備參考

傳○一章疏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羊以協句○羣純總皆絳絨即縓之累古者緇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禮注紃施諸縫者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素絲不爲條也紃音純英如字又音殃○跡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但君裘則純色大夫裘則豹袪爲裘袪在於反袖口也

節儉謂有節制而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謂用財也謹身以節儉處事以正直則政教行而風俗美國家間暇故大夫退食自公而優游如此此詩樂道其效也衣服有常總上兩句後容自得總下兩句節儉即衣服有常之事而正直則從容自得之

本也

殷其雷八句南大夫士之妻思其夫勞

經○黃氏櫃實夫講義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人情之固然者朱子曰閨之深而無悠辭緝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如其未可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摽有梅九名南女子懷嫁不及時

經○語錄問摽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又曰如摽有梅女子自言當婚姻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禍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之意如此者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有如此者不可

後舉燭至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
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
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不敢當夕肅肅
然疾行夜晚始往及早來皆異於夫人○二章章一
名番故叶音番○釋音單
江有汜招南勝妾自喜
經○詩記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
其嘯也歌始則悔窮中則相安終則相戒言之序也
傳○一章復入之復扶又反○踰勝遂也諸侯之娶二
國媵之夫人自有姪娣二國之女亦各有姪娣故一
娶九女大夫有姪娣士或娣或姪○三章憑即悶字

野有死麕招南詩入美文王之於正終恐有礙蓋有文懷春吉士
經○曾齊有二南相配圖謂甘棠後人思召伯何彼穠
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溱詩也皆不足以與此
此溱奔之詩也錯簡在此氣象與二南諸詩不同
雖欲曲說歸之於正終恐有礙蓋有文懷春吉士
誘之兩句是一詩大意麕之自死者遺於野人尚
以為可食以白茅包之而去此有女子懷春吉士
春則吉士其誘之矣謂之懷春固非貞靜之人而
又曰誘之非溱洧亂而何哉吉士猶言美男子也林
之有樸樕野之有死麕人尚以白茅包束之而去
況此如玉之文而懷春者人安得不誘之也後章

則懷春之女戒其溱洧之男汝當舒徐遲緩而來
勿須相迫近感佩悅而致尨之吠蓋數相親尨或
吠則必致父母家人之所知而不得遂其亂矣此
其溱鄭猶賊形於言辭者也其鄭衛之風與然亦
詩人斥溱者之辭非其自作也
傳○一章本草鞏類甚多爾其總名今陂澤淺草之中
多有之有有才者然才不能喦鞏與種同
諸良反○二章本草麋脂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徒

何彼穠矣召南
平王姬
經○語錄問何彼穠矣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是有些不
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曾齊此王風也○子金
子二章男下女三章女從男
傳○一章戎字韻與茸同厚○禮本衣貌厚借作
茸茸意○移音移爾雅唐棣移注疏似白楊江東呼
大移一云奠李葉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奠音郁○詩記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
切之也詩緯王姬不可見維見其車故指車以言車
中之人朱子人望其車而知其敬且和也則其根於
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二章葵正王者德能正
天下之王

春秋書王姬歸於齊者二其一見莊之十一年齊
則桓公而非襄也其一見莊之元年者實襄公時
按桓十四年齊僖公卒而襄公諸兒立十五年平
王太子洩父之子桓公崩而莊王立蓋歸王姬襄
立五年而莊王四年矣安知王姬非莊王之女子
然則當曰齊侯而非齊侯之子當曰桓公之孫而
非平王之孫也愚恐從慧說爲是但正王不必獨
指文王爾○宋彭汝礪表歸王姬下嫁諸侯猶執
婦道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
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
一等是居重翟之下程第之上其禮尊於諸侯夫
人之盛而在厥翟之下者也今王姬所乘下后
人所以盛也

翟厥狄翟也曰翬王道成
經○語錄翟厥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
以贊詠文王平音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
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蓋者蔽仁
也壹發五豝義也又曰翟厥詩仁在壹發之前
傳○一章殺是春蒐殺○疏翟厥白虎黑文尾長於軀
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二章陸佃埤雅蓬
蒿
趣下化及人澤及物廣只就麟趾翟厥兩詩上
說而以至於及於字中間逈過董恭遊徹是上之

韓亦宜有之揄翟陳祥道禮書王姬亦揄狄特雉數
與侯伯之夫人異耳餘見周南葛覃然則以下朱子
之自言也衛碩人翟茀以朝翟車貝面組總有幬亦
周禮文翟車以翟羽飾車之側而不厭具水物謂以
具文飾勒之當面組總以組爲總而施之如○翟此
翟車無蓋而施幬於厥上揄音搖厥於涉反勒力德
反馬頭絡繒戶對反駾莫江反雜○鑣悲驕反馬銜
也轡古縼反也轂端鐵蒂芳勿反蔽也
今世翟蒂以朝謂夫人始來見君所乘之車是則
夫人之盛而在厥翟之下者也今王姬所乘下后
一等是居重翟之下翟蒂之上其禮尊於諸侯夫

和氣感動於人物者淪浹而無不備融液周徧是
人物化育於上德澤者博洽而無所遺上句竪說
下句橫說
序○傳謂與舊說不同○語錄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
名以干嗟麟子嗟麟之可見若解做騶虞之官終無甚
意思○禮注樂官備者謂臺榭五紀能得賢者多也
于嗟乎騶虞喚仁人也
召南篇下○儀禮經注鄉飲酒之禮卿大夫二年大比
其鄉之賢者能者而賓興之王制介獻脩工歌笙入
間歌合樂鄉射之禮卿大夫三年正月獻賢
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主賓獻酢畢合樂

不歌不笙不間燕禮君燕群臣也亦獻酢歌笙間舉
然後歌鄉樂合樂者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二南王
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也閨睢言后妃之德葛覃
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
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
修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
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賓之賓燕用之
合樂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
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遍取也燕合鄉
樂禮輕者可以遍下也

麟趾 騶虞之應

右二南各十有一篇

召南有甘棠後人思召伯也何彼襛矣王姬之車
有兎罝詩也皆不足以與此

二南相配圖 魯齋先生

閨睢后妃之德 鵲巢夫人之德
葛覃后妃之本 采蘩夫人之職
卷耳后妃之事 草蟲思其君子
樛木逮下也 江汜美媵也
螽斯不妒忌 小星無嫉妒
桃夭及時也 (記) 摽梅及時也
兎罝賢人衆多 采蘋能循法度
芣苢和平之美 采蘩能不失職
漢廣無思犯禮 行露不能強陵
汝墳閔其君子 殷雷閔其勤勞

邶一之三一變

程子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

傳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從鄭譜說也鄘說謂此無文驗其水土之名知之傳又謂邶鄘不詳始封今按史記武王克商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使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二國邶鄘衛是也鄘以封武康詳傳既云詩自朝歌分爲一二則武康之國不能解但恨不能飛去爾爰之極止曰不能舊棲

似無處所參以地志之說則若可通但又以庸衛傳之邶蕭對反鄘音容行戶剛反○殷王武乙二祀自亳遷都朝歌歷太丁帝乙而至紂○漕音曹遭丘於反湮時建反相息亮反濮博木反

柏舟一邶莊姜不見答　異

經

一章言柏舟則宜以載物乃泛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比喻己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憂非無酒以自樂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

二章承上章鑒明則可度物我心憂煩不能度物不知何以處此歸而告請兄弟聊以舒此憤爾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據憑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一二章於自是反平昔我心真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而不可卷威儀動止之間皆無一失而不必選而不見答於君子宜我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貞潔自守之極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直下之心溥也四章謂我之憂者自於無過正以見怨諸妾說諸而致默默而思之無可柰何惟悄心而已一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不能解但恨不能飛去爾憂之極止曰不能舊棲

傳○一章況芳劍反紝音今易字梵反○語錄問凡彼柏舟亦況其流注作比義者恐與雎鳩在河洲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諸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紝

直利反寐也

此詩舊說男子作朱子以爲婦人詩蓋觀其辭氣而得之而以平順柔弱四言舉一篇大旨此讀詩凡例也讀詩者每於一篇吟哦上下優游涵泳以意隨之而永詩人志之所在庶不爲朱子之教也

二章慶待洛反○四章操符小反類陽切今易竝小反○舉后反憤古對反心亂也昧莫冒反目

不明貌

序○頃去营反○傳強其兩反定丁佞反傳昔附諡神至反斷都亂反○史記康叔之子康伯六世皆書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衛爲侯案隱曰康諡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已爲侯也子康伯即稱伯謂方伯耳非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非賂王而稱侯也○諡法甄心動懼曰頃甄之人反横也衛音昡抳於華反懟徒對直類二反忘也

綠衣二章章六句　莊姜歎失位

經○踈一章以衣裏興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詩緝綠衣黃裏興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詩

緝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黃賤倒置夫人失位矣○詩緝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兮雅此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

三章綠之所以成綠而爲衣首人以然染治而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上綠字衣字在內

已已前章衣字在內

語錄我思古人實發我心言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更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自章言已謂賤者所掩蔽次章則貴賤易位矣然此但就妾身而言三章則言妾僭之由皆在於君子未章則達乎事逐時變物隨淨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者尚何憂悴之有蓋締綌夏服也合風而妻其則固宜屏之不服有如扇捐篋中之言而又絕無彼晉變恩情之意故三章之思古人尚欲得處此之道而效之末章之思古人反謂之發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而古人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一毫悁懟不平之氣哉

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燕燕三章章四句　莊姜送戴嬀

經○一章泣無聲出涕也涕士禮反目汁也

傳○一章綠衣方之間色謂黍與黃二色相間雜而成綠○題下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妾而生州吁○莊姜大誼姜甥也

燕燕詩莊姜送戴嬀

經○一章泣無聲出涕也涕士禮反目汁也

傳○一章鴈鳥掠反○之子于歸他詩皆言嫁歸之歸惟此詩謂歸父母之家故曰大歸大歸者不反之辭○左氏傳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莊姜以爲己子公薨完立是爲桓公隱公四年州吁弒桓公故戴嬀大歸于陳厲戴皆諡嬀陳

姓也鴈居爲反

三章上音時掌反而下字無音按字書元在物下之下則上聲自上而下之下則去聲凡與自下而上之上對義者皆當作去聲讀

日月四韻　莊姜不見荅　在燕燕前

經○卒章嘉許六反

四句能有定期之辭也謂令其心回意何時而能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朱子說是已然之辭

終風五韻　莊姜　在燕燕前

經

莊姜賢夫人也所思者大矣因君及夫人父母一國之君也莊公無君人儀度莫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曀陰雷曰謔浪笑傲爲君如此果足以正一國乎夫人賢而不見荅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國君之家不齊則一國之家不齊一國之家不齊則國始矣夫人之中心是悼悠之思寤而不寐則國始矣夫人之中心是悼悠之思寤而不寐寤顧言而嘆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僮僮莊姜爲思情欲之人則謔浪笑傲而必喜嗟嘆嘘唏而雷而必怒矣○顛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相敬如賓可見

傳○一章興日出而風爲暴又曰陰雨不興而大風暴起○二章霾亡皆反類陽切今易讓皆反○雨王過反霧謨逢蒙弄二反○旋風而雨土爲霾又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三章詩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瞪焉厭苦之辭也○毓巨九反病寒臭窒也

擊鼓五韻　從軍者怨州吁

經○李氏州吁安於用兵驕躍欣喜不自勝也○漕音曹○詩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惸其營反

也惸其即可知末章承上章而足成其義

傳○兵行焉下本不須叶從上句鐘處而叶也然詩中第一句與韻者甚多本章閱活正不須叶信字當正作師人切恐非叶或本誤爾○一章通與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敦公廬于曹即此○鋒音峯兵端也鏑音滴矢鋒也○二章左氏傳隱公元年鄭共叔之子段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三年宋穆公疾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殤公使公子馮出居鄭公率而殤公立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爲久而人怨之如此者身犯大難衆救親離莫有爲之用爾

凱風邶孝子

經○三章淺音峻于全子爰有寒泉在淺之下言寒泉但在淺之下而不能上灌注其淺以比子不能養母有子七人而反使母受勞苦

傳○一章興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長知丈反○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蓄生人多取以爲藩蔵又而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爲棘實酸者爲棘○三章道與寒泉在傑州傑陽縣東南水經注濼水枝津東逕淺城南而北去濼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周即詩爰有寒泉在淺之下○幸章睍睆毛氏好貌笺以與顏色悅也詩緝光鮮貌以爲黃鳥之聲

令按睍睆字在黃鳥上其下別言救好其音睍睆雄雉邶婦人思其夫異

經○詩記凡百君子我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求則何用不善

傳○一章遵以孚反○二章下上見燕燕

匏有苦葉邶刺深亂異

經○三章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此詩一章以水淵禮涉是徒步度水之名水淺可步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可涉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濟處有深涉是不可涉者也況匏尚未可爲浮度之器乎以比非禮絶不可行之事是指盖亂而言也然於可渡處又當分擇深淺以爲以揭比有事合禮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於禮可成男女之好又擇義而行可也大氐四句作之兩截者深涉之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太深而不可涉者下面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淺深而揭爲也二章正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犯禮相求濟盈不濡軌應一章一兩句雉鳴求其牡應一章言昏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盈不濡軌之反四章非類不可從即濟有深淺之意而雉鳴求其牡之反

傳○一章叡胡故反埤雅長而瘦上曰叡短頸大腹曰匏毛氏匏謂之叡誤矣蓋匏苦叡甘瓠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瓢叡可用爲笙共九用反○釋文屬說文作水云渡石渡水音同○二章毛氏由軏以上爲軌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軌車轍也從車凡聲犯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九聲音犯諸家說詩皆以爲轍無不濡之理當作軌字或爲軏○今按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較亦爲軌黃公紹古今韻會

引說文軼車轍也又車軸謂轄即車軸之端貫轂者
車輪有高下有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
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
下言也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也蓋兵車乘車之輪
其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若偪軌則水深三尺三
寸孔疏以為轍迹非也以是言之則此章軌字不必
改作轍但不作轍說可也轄音舟轂音穀轄音衛韋
音瑞○三章迎宜慶反○卒章跣戶necessary反
谷風刺婦人見棄於夫
經○一章詩緝悒也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
勉強為之皆謂之黽勉孟子引此黽勉作勖

三章逆有踰越之意荀置於梁以待魚發起之則
不可得魚美母道我梁謂勿踰越我成家規模毋
發我笱謂勿毀我所為之事雖去而猶有顧其家
之意
四章七與無同○五章售賣物去手也○卒章詩記
肆習也詒我以武暴怒怒習以為常
傳○一章爾雅東風謂之谷風跡谷之言穀穀生也谷
風者生長之風也○葍音萬俗呼作瞞菁音精箋蔣
葍菁之類釋文今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葍菁相
似而異本草葍菁即蕪菁救饑葉大莖地上生閩葉
紅色春食苗夏食心秋整冬食根河朔尤多又曰根
細於溫菘溫菘今蘆菔也菘音嵩蘆音盧菔音服即
蘿蔔○蓫音福跡菲似蓫爾雅謂之蔦菜河內謂之
菲菜爾雅菲蔦菜注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又蓫當
跡根如指正白可啖蔦音息蓫音宿○二章畿門內
毛氏說也跡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王畿皆期限
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詩記韓
愈遣雇見詩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必有所據
可以發明毛氏之說○爾雅荼苦菜疏味苦可食之
菜生於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春苦菜秀是也葉
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
按傳荼苦菜蔡傳備詳見載芟定引此薛荼句也
亦誤薛呼高反落音荼
齊本草味甘葉作菹及羹佳○更平聲○三章地理
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開頭山東南至馮翊陽
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師古曰開者苦見反
又音犖此山在靈州東南俗謂之汧也山通典平
涼郡屬州平高縣即漢高平縣（安定）有笄頭山亦曰
汧也山涇水所出○前編渭魚鳥鳳至入河一千八
百七十里○馮皮氷反翔逸織反墐於覲反○四章
語錄問就其深矣四句集傳以為興體疑是比體荅

曰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兄
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遵其據反○五章女音汝
○語録問青蠅恐青鞠張子之説推之下文及爾顛覆
意不甚貫不若前説爲順恭曰姑存異義耳然舊説
亦不甚明白○卒章項安世家説沈爲武取武夫沈
光之意按説文冰涌光也引詩此句爲證徐錯注
言其勇如水之涌也如此説則武之義明

式微一卿十黎臣

經

兩章上二句勤歸之辭下二句恐辭也晏子曰君
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今曰微君之故又曰微君
之躬似黎侯有爲己亡之意蓋黎侯必有不君致
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所以需於中露陷於泥中
者爲君之躬故耳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
有胡爲乎之悠乎

傳○一章昆必至反○下傳○二章難乃旦反

旄丘二卿十黎臣貴衛

經○一章誕徒旱反

傳○一章詩記蔔始生其節蔓而密既長其鄭箋而疎
下傳○二章難乃旦反

旄丘二卿十黎臣貴衛

經○一章誕徒旱反

傳○一章詩記蔔始生其節蔓而密既長其鄭箋而疎
子大夫士也喪與袖同楊先歷反○女音汝慣古對
反○左傳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序○箋伯者州伯疏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
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
爲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
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此卿本文傳不用此

簡兮三卿十賢者仕於伶官

經○一章于奚于曰之方中在前上處言日正中時在
庭前堂上以候舞列○詩記曰之方中至明而易見
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
用所以刺也朱子以明刻二字改之○卒章詩記山

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人

傳○一章詩記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
○跻言干則有威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
則有羽簫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禮書干盾也以革
爲之其背曰瓦設錫牟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
雜羽其縫之也以綵韋爲緣韋以紛戚斧王戚以
也王餙其柄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
長以其一爲之首鍚音陽白金也紛音分如綬○樂

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疏黃帝使伶倫自嶰谿之陰取竹吹之爲黃鍾之宮周景王鑄鍾而問於伶州鳩以冷氏世掌樂官故世襲樂官爲冷官嶰音解昆崙盧昆反冷音零○參音參差也○二章韇居良反○疏御書執轡於此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妹則豈亦在所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詩維旣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合父母終喪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慮親之疫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此說

得○一章泉其側衛水名思之而起興○共居容反○處處賓反○疏衛侯與卿大夫入即位主人獻賓及公卿大夫酬畢席工于西階上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酌階上升送爵鹿鳴工不升受爵有瞽瞽○題下語錄問簡子詩張子謂其述如此而其中有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人伶官亦非善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倏儒非優蓋亦衰世用之非樂中所當用者樂記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倏雜子大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正言後世之樂也俯猶曲也儒即儒擾乃反猶猴也舞者如猶猴戲

衆水㴩十衛女思歸經○詩緝不瑕有害本爲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爲瑕疵而有害乎傳釋詁嫉爲妒釋姑姊則曰諸姬夫妒婦釋姑姊則曰夫之姊妹之稱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妹則豈亦在所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詩維旣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合父母終喪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慮親之疫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此說得○一章泉其側衛水名思之而起興○共居容反○處處賓反○疏衛侯與卿大夫入即位主人獻賓及公卿大夫酬畢席工于西階上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酌之名道路有阻險故封土爲山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祭庶者於是餕之飲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去蔚無險難也較滿末反轢音歷○又漢書黃帝之子累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爲行神合按凡祭皆祭其神而以人鬼配如社稷則祭土穀之神而以后土棄配然則較祭則祭道路之神或以累祖配也○三章王應麟困學記聞隋志邢州內丘縣有于言山又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于山言山柏人邢州龍山縣按毛氏注暗轔其車跋既暗其車又設其轄是注跋皆以暗轔而言之也字書轔車軸端鐵合字亦

作鎛其物以金爲之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蓋軸穿於轂而牽則貫於軸之兩端而鍵夫輪者也合暗則暗其軸與轂牽則加其鍵也鍵巨展反

四章叶同出異歸曰肥泉○漕見擊鼓○寫除也詩緝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罷之流者不寫

北南卅五 十 賢者不得志

經○李氏表記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以大言受小言是不見知於君所不當受也衛臣有室人之過困於內外杜矣乃一歸之於天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傳○題下懿見邶柏舟

北風卅六 十 君子見棄而作

經○語錄問狐與鳥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之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詩記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靜女卅八 十 淫奔之男 異

經○語錄問傳以靜女爲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爲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相與伸淌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爲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偶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所謂

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爲德音矣而曰德音者愛之之辭也

言城隅未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卽且相逐四章叶同出異歸曰肥泉○漕見擊鼓○寫除也詩緝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罷之流者不寫

小雅出車

傳○一章總直炙反躅厨玉反行不建貌○卒章收見於野炙

新宮卅七 十 國人惡宣公

經○詩辭此詩齊人作

傳○一章周匝倫反義見伐檀傳○二章兩詩記水光中見其臺之高峻○三章易離麗也注麗猶著也著直略反

二子乘舟九十 國人憐二子

經○詩辭自衛適齊必涉河首章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爲其將見殺顚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二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恕之故曰不爲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瑕有害謂本無瑕疵而有禍害也

傳○一章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夷姜宣公庶母也生急子使右公子職四傅急子即伋爲之娶妻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死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

惡用于矣有無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于戴其旌以先盈殺之急于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令按傳與此文不同有傳慈後毛氏文也○詩緝衛自宣公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說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來其衆殺懿公而臧衛吁呼衛之亂拯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刺賊不啻流毒子孫胎悔夾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烋所斯且於王室之禍孟綱常道盡天地幾於頃

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婷夫之不正祖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知詩首閨睢重人之意深遠矣

衛宣淫於上下父子夷戮人道絕矣無足論也惜乎伋之死未得其所爾伋非得罪於父特朔母子之搆也壽既告之逃以自免不陷父於惡斯可矣而以棄父命為辭必於就死是以後令為孝而擇義未精者也或曰宣姜故伋妻也令欲立其子非殺伋不可其譖之也必誣之以申壽之言或有今將之意若驪姬之譖申生者假使伋子而出誰許之乎曰君子之處事以其有愧於心焉否爾苟當於理而於心焉無愧則何卹於人言昔者大舜嘗為之矣毋亦嘗為舜之父母譖之也為象奪嫡也瞽瞍欲殺之愛少子也其事與伋無異焉完廩浚井逃而得免於聖人之德未嘗少損伋子於此取法焉可也而守區區一節之義豈非釋之未精者邪曰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子直稱晉侯而斥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殺專歸罪於獻公而不及申生是何也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獻公嬖色寵戚嫡亂國禍生於君故專罪晉侯以為萬世為君者之戒然則成父之惡以致簡書之斥者誰歟則責申生之意亦在言外矣古人以申生為恭世子故論伋子當與申生同科曰若是則父命終可抗邪曰抗父之命為不孝屑人之所能知君子則有義焉爾父生之子事之則宜致死焉固常道焉而父子主恩今乃賊恩而殺其子以無罪尚可謂之人乎故子從父之逆命為恭之小節其父以成人倫為害義之大是以去彼而取此也孤竹君嘗以治命亡叔齊而終不從以失義也夫廢嫡立庶無罪而殺子有還庭矣叔齊於其小者不忍累其父寧困餓而不顧聖人深許其入豈謂之抗父哉故首止之盟春秋是之夫天王以寵易子請侯以義定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正是故夫子忘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有父

于君臣則爲中國失則爲夷狄夷由是觀之君子以擇義爲大也然則壽之死也如之何白壽知愛其兄而已不知加於父之惡也

鄘一之四發

栢舟鄘共姜自誓

經○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詩緝父母者于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毋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它它遠也愿都之匪於心者也它遠而誓之死靡為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至死而靡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渝矣○共姜之伯衛莊侯子名伋武公兄　奪謂奪其守義之心○

牆有茨鄘刺宣姜

傳○一章詩記前漢梁王襄傳聽閨中講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閨內隱奧之處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惠公名朔即構伋子者左氏傳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即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兄也

君子偕老鄘刺宣姜

經○一章副敷救反

首章三截上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有

副笄之服既服此則宜從一而偕老申三句正言
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今乃不善將
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六珈下二句應君子偕老
○象服與子覩古人之象同○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也謂夫人容貌之美服飾之盛固無以加然
而無德則人胡然而尊之如天胡然而敎之如帝
此則與上下兩章末句皆刺之也一說容貌服飾
如此胡然而自天降此乎胡然而鬼神來此乎此
則問辭後章末則答之曰此邦之媛也一說容貌
服飾之盛胡爲而在此乎其自天而降也胡爲而
在此乎其鬼神也此雖疑辭而都非問辭上說疑

在胡然字此說疑在天帝字

傳○一章夫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副之
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以後
王祭祀踈步搖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此據鄭時目
驗以曉古至今去漢遠亦無以知之追丁回反編步
典必先二反覆芳救反餘與搖同

今按鄭說禮如此而箋詩亦曰如步搖皆不言步
搖之制毛注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後漢
書和熹鄧后記注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
然不知步搖之身亦編髮爲之否也蓋謂之似步
搖固已全非步搖之制自作疏時已不知之則副

之爲物今不可考矣
追師又曰追衡笄注追猶治也兩旁當耳其下以紘縣
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縣
頊笄卷髮者紘都感反縣音懸頊他甸反卷音拳
今按鄭說禮如此是以衡笄爲二物毛注笄衡笄
也是以衡笄爲一物愚竊以鄭說爲是蓋副有衡
復有笄詩言副則有衡可知別舉笄則謂有六珈
飾之盛也
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
今按珈字從玉是以玉加飾於物也然追者治玉
之名笄既以玉爲則珈亦未知以何爲飾而其制

爲何如
紘繅如絛上屬於衡以懸瑱者也瑱以玉爲之以繅
縪之而屬於紘懸之當耳縪音篆悉也○二章翟衣
見葛覃○繒慈陵反帛也○髮益髮踈已髮少聚他
人髮益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衛莊公見已氏之妻
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也揣他狄反○三章祥
釋文符袁反毛注是喪服祥延之服踈祥延是縗之
氣紲祥去熟之名言是暑紲去絆延之服也則紲字
作泄字意解今傳作薛慢反而云紲祥袁縗意按說
文祥傳慢反而傳意祥字如絆字意是紲祥爲連綿
字共成袁縗意也然薛慢反恐誤當如說文切

傳○一章爾雅唐棠女蘿兎絲注別四名疏唐與蒙或并或別別則四名也本草夏生苗如絲蔓延草木上或云無根假氣而生實如蓬子爾雅又出一條曰蒙王女注蒙即唐尤見唐蒙之別傳唐蒙菜也從毛注也但唐非可食之物不如毛爲何以爲菜名○箋大率言貴族以詶女之美未必眞有美文庸三姓○二章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題下比毗志反同也濮音卜衛水名○史記衛靈公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琴聲召師涓曰吾聞鼓琴狀似鬼

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去之晉靈公令師涓援琴鼓之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上先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故國削

序○諷以辭相貴讓以禮辭貴之質者正也貴詶也哇邪也淫非正曲也

鶉之奔奔 鄘五 刺宣姜也子禎

傳○一章爾雅曰鶉鶉注鶉鵪鶉一名鶉鷃又曰鷃鶉母注鶉也青州呼鶉母鵪鷃由鼠所化鶉蝦蟇所化爾雅又曰鶉其雄鶉牡牝又曰鶉子鶉鷃子鵪然則又有雌雄子母非盡化者矣鶉音條鶉鳥舍反鷃音

如鵪音牟蝦音霞蟇音麻鶉音皆鴳音牌鳩音文鶉定之方中 衛三 美衛文公

經○詩記升彼虛矣以領四方登此三山以望楚丘三星在天以作宮室皆此類也

其主宜○詩記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異果遂於志願也○詩記前虛明如洲也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

傳○一章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土功事爾雅營室謂之定注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正○縣鄭志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猶

在濟北故云濟河間○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自漕邑遷楚丘即此○度徒角反梟魚列反○冬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日中之景以正朝夕注縣於地城諸郭處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以水平之法遠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既平於其中央樹八尺之臬於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臬既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晝記臬景之端都於中臬以縄取景兩端之內一帀規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恐其地審猶更以日中之景參之也朝

夕即東西景也傳正取此文縣音玄槃桑同眠視同
識音志○爾雅椅梓注即楸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
也是爲一物矣然經言椅又言梓故疏云楸之疏理
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
○桐種不一諸家說亦多相亂惟寇宗奭本草衍義
條其狀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梧桐開
淡黃小花如紫花狀頭出絲墜地成油實有角長五
六月結子然則白桐即今俗所謂毛桐詩之樹桐爲
爨琴蓋白桐也梧桐不堪作琴瑟傳蓋誤○吳正傳
換家語山有梓實而俯俯屬亦多喬葉但以實而俯
者求梓則得之矣○二章否矣傳寅群書百攷堂當

是今博州堂邑通典以爲漢禮縣則堂邑之稱從來
久矣博濮二州邊境後儒成公自楚丘徙濮陽濮陽
古屬濮州則如堂邑亦衛邑也○景山後說爲是蓋
則景之事首章已言之而於此句之上有望字下有
觀字則皆相視地形之意又毛曰景山大山也○三
章非獨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說直如孟子非直
爲觀美也○詩緝左傳言元年章章三十乘孝年乃
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周禮校
人邦國六閑馬四種各一閑駑馬三閑二
百一十六馬六閑計一千二百九十六馬則三百乘
正合諸國之數今云三千者兼馬不用牡馬今併牝

馬數之故爲三千亦見諸侯各務當強不守舊制○
題下爛虎委反○左氏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
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有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史記齊世家公及狄人戰于
熒澤衛師敗績史記衛世家公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
諸河來赴公逆諸河相去八里齊桓公入
宵齊衛之道民男女七
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
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人卬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成曹歸公來馬絺服五稱牛羊雞狗皆三百與門
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惠公二年齊桓公合諸
侯城楚丘以封衛衛國忘亡○大帛爲布大帛厚繒

蓋用諸侯諒闇之服惠工加惠百工賴其利器用授
方設百事之宜令詳布衣帛冠冕蓋不止用於戴公喪
期之中此正文公賑損自警如越王卧薪嘗膽之意

蝃蝀 刺淫奔

經

此詩前二章刺女子後章勇刺男女若果文公時
詩質可見天理民彝未嘗一日可以泯絕而感之
速其效有如此者然則綱淪彝斁實自上爲之非
下之罪也衛固淫邪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
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
而遽禮知命真君子之言也○禮曰信事人也信

婦德也

傳○一章遠于萬反紕音毘于願反○爾雅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蜺爲挈二注虹江東呼雩俗名爲美人虹蜺雌虹也挈二其別名蜺虹僎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爲雌雌曰蜺闇音暗蝃即蝀○二章春官經注疏眡祲掌十輝之灥以觀妖祥辯吉凶輝謂日氣在日旁如半環向背有五色或青或赤或白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爲陽黑雲爲陰氣青白而過八曰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似予鵬反

煇音運鍚許規反鄉音向珥仍吏反瞢母亘反

相鼠八郎序以爲文公作

經○詩緝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汙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于旄九郎詩人美大夫好善

傳○紕符至反類陽切令易毗至反○後世或無翟羽染鳥羽爲之謂之夏采夏上聲

旐旗旌按周禮爾雅禮書皆比而得其說曰凡旗有杠有縿有旒杠者旗竿也其首以旄牛尾注於上又以翠羽析之注干旐之上謂之旌則旐旌皆是杠之飾也旄與髦同其杠以素錦韜之然

後以縿繫于杠縿以繒帛爲之繒色也旒亦降帛而屬於縿之上縿以俗言之則縿是旗身旒是旗脚又以組飾旒之邊又用朱繐繫組旒縿或以維持之不欲令曳地九旗則自下以下各有所建旗上所畫則各有其物旗州里所建者也其上畫鳥隼鳥與隼二物也縿及旒皆畫之或者以爲大司馬百官載旗乃卿大夫仲秋教治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旗亦大閱時也見賢載旗無明文以疑此詩然司常下文明言賓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旗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此詩第二章千旗乃走笑所謂州

長之屬疏所謂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鄭長里宰鄰長等同建者也一章三章旐旌皆因旗而言紕者綴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杠音江縿音衫旌音淸蔣同韜音滔屬音燭

載馳十章許穆夫人

經○一章唁疑戴反

按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人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爾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於是米蟲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特記意以言之如忽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爲實然也蓋

夫人欲歸唁衛侯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託意賦
此詩也言我馳驅歸唁衛侯而驅馬悠悠言必至
於漕令許大夫雖往弔有跋涉之勞然我心則憂
不解也其不可歸之義夫人豈不知乎於是託許
人謀不可往之義而言曰汝既不以我歸為嘉則
信不能救反而齊視爾雖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思
則不遠也不止也亦陟彼阿丘言乎益以舒鬱結
爭雖曰女子多思亦各有其道也許人皆尤我以
思之太過是直童幼狂妄之言爾我之所思豈徒
欵往唁之而已乎許國之小力不能救將控告于
大國以救之又設行野見麥之意且憂控大國誰
如我之自往也

傳○一章杜預春秋世族譜許姜姓與齊同祖允四岳
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
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今按許男爵
穆公名新臣見僖公四年○三章本草貝母根有瓣
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爾雅作菡音萌○少
疾反○一章見音現鏤良豫反錫它狄反揆直追反復扶
又反悁音蜎
此章訓詁辨義皆不及大學詳明曾子謂瑟兮僴
兮恂慄也是疑僴以存諸中者言所以章句謂嚴
密威儀容貌傳乃釋為矜莊威嚴是就外言則與曾

子所謂赫兮喧兮威儀者若有盡意解上文亦詳於此蓋大學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之說

二章項它甸反縫扶用反○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瑤象邸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注疏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之以爲飾謂之瑤

五采玉瑤象邸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注疏上以象骨爲抵候伯瑤飾七于男瑤飾五玉三采朱白蒼孤則瑤飾四三命之卿瑤飾三再命之大夫瑤飾二王之朱綠瑤音其郎反郎並丁禮反○三章棧仕限反牀第也第狀似比毗至反○猗擇文於綺反依也只是倚美皆充不協當從擇文○禮書與人

之法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隊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半爲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爲之軾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式圍七寸三分寸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周禮注較兩軾上出式者疏較謂車輿兩旁豎之者二相令人謂之平爲也言兩較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即軾而云較兩軾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于軾上一本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重較詩疏則曰重較侯伯之車也此二說不同隧與邃同車輿深也揉汝九反○題下長知文反朝直遥反舍始野反○考槃衛詩人美賢者

考槃衛詩人美賢者

經○詩緝永矢弗諼弗過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槩遠避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在澗可謂幽僻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寬廣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於是獨窮於此窘而自言誓永弗忘此樂矣二章問意歌則長其言也至曰宿則惟於此留止且不以語人是避世無悶

自樂於心非真言忘之矣

碩人衛三國人閔莊姜

傳○一章禪音丹○裘字書錄也錄案屬爾雅翼錄高四五尺或六七尺業似孝而薄實如大麻子令人績爲布蓋用此布爲禪衣故謂之裘語錄意同箋夫人羅衣而褖舍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下章則自近故正衣服象車馬以入○春秋杜預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通與那州龍岡縣那遷夷儀即此廣平唐爲洺州那州則鉅鹿郡也汝異邢國故城在邢外城內西南角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春秋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之歷城縣○重直用反○二章蝤鞾文與傳反切同然字書皆自秋反恐鞾文誤爾雅蝤蠐蝎蠐在水中蠐螬此蠐螬之類蝤蠐在木中蠐螬

在冀土中○叱毗志反○爾雅蝤蠐蜻蛚注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蝝蝝音札蜻音精○顩輔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三章釋文驖馬衘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鐩魚列反○翟蒂見召南何彼襛矣○諸侯三門庫雉路三朝寢在路門內內朝在路門外天日出而視朝者內朝也○詔侯路寢一在前小寢二在後東西建○四章興也鱮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鱮身形似龍鋭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背有甲綖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燕爲膳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口尖似鐵

兌鋭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蓳大者不過七八尺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肉色大味不如鱣也盟莫更反膳黑各反美也蓳音早鮛音叔○亂五怠反棄也衛毛奔被棄自悔異○詩緝一章述始者已爲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二章述已爲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三章述其既奔而悔亂荻並見秦蒹葭○依古巧反好也

鳴鳩拂其羽鸐居物反鸐音骨鵴音朔許見小雅小宛○四章興童容以韎韐之傍如棨以爲容飾故或謂之韎棨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復扶又反○卒章反復之複芳服反○左氏傳秦公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葑蘭衛大不知所謂異○子金子芃蘭之詩雖不知作者之本意大意柔弱棄若我從爾至老其被暴虐必有甚者愈使我悠也舊說以老使我悠爲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謀眠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爲婦是正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下體口隰

傳○一章朱子初言娠有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布訓幣毛氏文跣幣者布帛之名今按天官外府注希泉也其識曰泉其行曰布跣布泉一也即錢也右布作錢說亦通○夾古巧反綪也○三章爾雅○東郡有頓丘縣○頓丘春來秋去一名鳴鳩月令

鳲鳩拂其羽鸐居物反鸐音骨鵴音朔許見小雅小宛○四章興童容以韎韐之傍如棨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復扶又反○卒章反復之複芳服反○左氏傳秦公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竹竿衛女思歸

傳○一章校色界反衰小之也長而殺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二章處見鄘蝃蝀○四章毛氏檜柏葉松身○

芄蘭衛大不知所謂異

經○子金子芃蘭之詩雖不知作者之本意大意柔弱

之人不稱其服芃芃黍苗陰雨膏之雖有衣服之飾而無帶悸兮便有羔裘驚悸之意

芃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取以興童子無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帶悸然以自得蓋惟知處尊高之位修然以樂其身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故為人指識如此蓋人君幼弱不能勝任大夫以是刺之但無以見果為何君而發爾朱子以為不知所謂今依朱子訓詁而為說如此于全子之意又有不同者

傳○一章芃蘭爾雅一名藢陸璣疏生葉青赤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甘脆鬻為茹屑美其子長數寸似

教子薑音貴鬻音煮○呋徒濫反○二章閒與閑同

雅苦侯反背釋文待荅反當作託荅反冒也將子匹反長知丈反

河廣七衛宋桓夫人思子

傳○一章詩記說莵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咏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歎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與祖為體以服穢言也

○疏一章謂一束○跋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嫡宋渡河也

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按春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也之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柄鑿若泝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可

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於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

伯兮衛婦人思其夫

傳○一章及說文積竹受尋有四尺題下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於禮義謂共姜也在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衆水之女也竹箭之文也

分其園去一以爲晉園晉都之指謂下鄉也於所指
五分其晉園去一以爲晉園晉都之指謂下鄉也於所指也猗有閒指反
其羚八鄭毅典擊同被皮義反起音霸羚渠巾反觚
音孤○二章戰國策晉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
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
說已者容說弋雪反○三章思相字反○卒章跡房
爲南堂此蓋東指東房而言北階入內處也起下文王逸注後漢
出車杕杜詩周公勞歸士東山之詩也
有孤衛孤寡婦思婦姻異
俾○一章妃配同○二章凡帶有二章帶加愛上所以
悅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爲禮申重也申束衣
晉十九年卒于惠公朔立三十一年卒于懿公赤立
序○會男女之無夫家謂未成室家而不得役夫家之
田者
本欣衛男女贈巷異
經
此雖屈邪相贈巷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爲法
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
之此厚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
兩至於以薄加於我者則當曰寧人負我無我負
人如張子所謂不要相學者可也
傳○一章揪音茂蒲雅木似楸蹄木似一名揪故傳曰

揪木○酢七故反○李氏江左右者名柤其實如小
似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似園而小於
木似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似而無鼻而
其品又爲下謂之木李今按此言未知是否○瑵者
慶佩之中所以貫璿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
也瑵步眠反○三章繹文攻石黑色
衛詩譜
衛自康叔至釐侯九世釐侯四十二年卒于武公和
立五十五年卒于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于桓公完
立十六年弟州吁弒之自立是年國人殺之立宣公
晉十九年卒于懿公赤立十一年卒于懿公赤立
九年狄滅衛戴公申立而卒弟文公燬立二十五年
卒于成公鄭立三十五年卒于穆公遬立十一年卒
衛詩三十九篇今可譜者二十二篇自釐侯至穆公
十二君二百六十六年可見者如此耳其十七篇不
知何世不可譜本于說詩與鄭不同故不從鄭譜
鄘柏舟
右鄘一詩
淇奧
右武一詩
坳柏舟　綠衣
終風　擊鼓

右莊五詩
燕燕
右州吁二詩
新臺
右宣二詩
牆有茨
右惠三詩
載馳
右戴一詩
定之方中
干旄
右文五詩
式微
右猗二詩
簡兮
右靜女
匏有苦葉
泉水
北門 二詩在後
北風 疑衛世
谷風
竹竿
右十七詩前十詩有所疑而不敢必後七詩不可知何世
擊鼓
二子乘舟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墻有茨
載馳
河廣
伯兮
有狐 疑衛文世
木瓜 大詩皆衛疑衛重世
君子偕老
芄蘭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騶虞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狐
木瓜
揚之水
白石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風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右唐十二詩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右秦十一詩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右陳十二詩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右檜四詩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右曹四詩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右豳七詩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右豳七詩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詩名物鈔卷二

王一之六 四陵

傳○疏漢地理志谷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相覆千里璿接西周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華胡化反太華即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即嵩高在潁川嵩縣南編外方非嵩高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蓋古爲外方春秋時秦晉遂陸渾之戎居此因名陸渾云其山圃嵩高之脇峯然謂爲嵩高則非爾

○疏左氏傳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本賜晉時爲周畿內故知此得河陽百故應邵注漢河內郡修武縣云有南陽縣是晉所啓南陽今修武省爲鎮屬懷州河陽亦漢河內郡之縣今爲孟州縣所謂斬冀州之南也○營洛在成王七年周禮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正作洛之事也

深天鴆反又尸鴆反景與影同○前緜曲王立廢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三年王

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天子宜臼奔申十一年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秦襄公皆以兵來救晉鄭即申立宜臼是爲平王繒慈陵反國在許州○戲許宜反驪山地名○鄭譜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東萊呂氏曰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爲也東周者東都也地理攷異王城本頴川嵩縣南編外方非嵩高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東都總名河南成謂西周者豈爲也東周者東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

鄭在河南縣北九里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成周在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敬王又居王城郟古洽反鄏而蜀反○疏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言作詩不爲雅而爲風非謂未得其詩乃貶爲風也張逸問鄭曰平王微弱詩不復雅屬王流嵐幽王成戲在雅何春意謂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杜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李氏泰離以下皆平王之詩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蓋謂

雅頌之詩亡也

孟子所謂詩亡然後王者迹熄雅頌之作亡也先王之德西都頌之至矣可無作也政令不能

行於天下故雅亦無所爲而作西都數百年非無風也古之錄詩所以示勸戒有雅以遏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亡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爲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蓋雅必出於朝廷風則在下之歌詠古則必有其制或出於變亦不與六月采芑同什也於此可見風雅之體不可易置矣

黍離一王大夫行役閔周

經

始視之謂黍之離離復視之乃稷之苗爾蓋心逐意亂目視不精而致誤也所以行往而是遲者以心之搖搖而不定也又見惟歎徘徊於此而無意於行也至於稷之穗易辨矣而亦莫辨則憂愈極故心又至於成實則尤易辨而亦莫辨則憂之甚如醉如噎之辭亦愈重也此則賦體也

傳○一章傍步光反徨胡光反

愚謂黍似梁而非梁稷今之穄也二物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朱子辭二物似異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稷俗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謀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箋君子祿仕在樂官招我欲使我俱在樂官也

此詩或爲溫亂之辭而未于不然者豈以執翻爲舞器由教爲舞位非搖者之所宜有乎然則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微礙否竊意此誠賢者仕於伶官都如簡芳比鄭箋或得其說也但招我之招不必作相招禄仕爾房毛謂房中之樂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揚之水王四戍申之人

經○疏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詩緯楚小於薪蒲輕於楚不流東甫則弱之極矣

比詩也彼其之子指當國中不出戍之人而言猶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之意悠辭也水本可以載巨舟今惓揚緩流乃至不能流一束之薪以比王本號令不行至不能保其母家兄賦役不均而彼其之子乃安處於家不與我同出戍思而又思何日月我得歸哉平王既不能正王室又以畿內之民下戍於不共戴天之讐而且賦役不均故其民怨之而言如此

傳○一章也徒門反數色角反○三章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羽毛云蒲草○題下施式豉反

中谷有雚旺婦人見棄自述

經

禮義陵遲風俗澆薄百姓失其夫夫婦之道以貧而仳其妻始悠而終悔也蓋天方旱時雚草生於谷中幽陰之地者過旹而且乾矣於是夫豫防食之不足仳離其妻婦人乃嘅然而嘆以思夫之艱難困危故也脩如脯亦乾之義也婦人嘆之不足又歔以發其憂思以不幸而遇其夫之不善者故也久而天雨既降雚之曝者今則濕矣是則夫泰復蘇可以有得食之望而女之既離者不能再合雖泣而嘆嗟無及深恨費水之不可覆收也夫

之與婦固當偕老貧富苦樂皆宜共之而不變今非有可出之罪於天之方旱亦未見其黎民靡有子遺之勢而輕棄無義遷化離之將豫置於死地宜其嘆歔承泣而悲之深也及其旱之既解而室家之道已絕則雖嗟何及故于以見上之人敎化無素致下民無道可以觀衆周之風矣詳味其辭人在言外蓋當時君子之言非婦人之所自作也

傳○一章雖雚並音佳爾雅雚萑蓋草本名萑又名雚毛氏以雚字代萑字故傳從之後之葉似萑爾雅注及詩疏皆作葉似萑今傳中萑字誤蓋雚既萑不可謂之似萑也爾雅疏臭穢草荒蔚也又名益母萑者白蘇

紫蘇類也荒昌嵩反蔚紆勿反○數不孰饑兼不熟
饉○二章慶子六反數色主反慧徒對反
兕雉似反君子不樂其生
經○罹音離吪五戈反
傳○一章雜奴荅反○瘥幾是君子于役○二三章爾
雅槩詣之墨墨毀也毀謂之罕罕覆車也注今之翻車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一物五名展轉相解槩音
壁毀音轘覆方六反罟古縣反
序○左氏傳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桓王鄭伯不朝王以蔡衛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
將右周公黑肩將左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叟
伯又拒祭仲足左拒戴于鸏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拒徂甫反鸏音須聃他甘反射音石中竹仲反
葛藟王民流離失所　異
經
葛藟本生於山谷丘陵在河之滸爲非其所與已
之失所也
傳○一章處見鄛蝯嫁○左氏傳昭三年鄭罕虎始晉
叔向曰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
又二十年齊公孫青聘于衛衛亂從諸死鳥窩將掫
主人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
役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新有掫祖侯反○三章爾

雅夷上西下滑跡夷上平下洒下陌下愚謂洒猶洗
也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爲水洗蕩醬入若脣也洒蘇
典反
采葛八王溫舒　異
傳○二章爾雅蕭萩蹄萩一名蕭今人所謂萩蒿是也
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
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爨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
非也今傳作萩字萩雌由反○焫如劣反○三
章艾爾雅一名冰臺注今艾蒿也葵紀有反
大車王兄溫舒者畏大夫　異
傳○一章毳衣以宗彝爲首火藻次粉米凡三繢於衣
繡黼凡二編於裳宗彝有虎蜼毛蟲也故曰毳詩緝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
一等八命加一等即上公九命其未出封則與侯伯
同服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此詩所謂周
大夫者上大夫卿也雖位抽墅三音
丘中有麻十王溫嬀　異
經○九見衛水反
愚恐嗟非其人之字特歎語爾以三章之子可見
子國則所私之人上下兩章皆異其文也
王詩譜
王詩十篇惟泰離揚之水灼知平王之詩餘皆不

知何王之世鄭徙序說分爲平桓莊三王未詳是

否

鄭一之七變五

傳○鄭詩譜桓公爲幽王大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方多故余罹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修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畸歷莘依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二年公死犬戎之難武公卒取十邑之地右洛左濟

前莘後河食溱洧焉鳥跱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八國皆在四水之間鄶古檜字音膾音墨幫音奴

文王二弟虢仲封東虢鄭滅之即鄭之制今鄭州滎陽縣也虢叔封西虢晉滅之今陝州是若虢州則其竟之所至也國語虢叔恃勢左氏虢叔死焉

若仲之後也左氏虢仲爲王卿者叔之後也

緇衣一鄭 周人愛武公

傳○一章考工記三入爲緇七入爲緇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說文纁淺絳也廣韻綠青赤色緅留尤反○毓退適朝直遥反擿昌孕反更古行反餐蘇尊反○毓退適

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詩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凡朝服居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衣者布衣以聽其所治之政其服以緇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楊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爲之其裳皆素○詩記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適子之館親之也○

鬱即各反棗一石得米六斗爲糲糲米一石舂爲八斗爲鬱糲即違反○朱子曰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題下詩緝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孔疏又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緇衣之詩遵

將仲子二鄭 溱洧 婦 異

經

此詩詞氣類野有死麕之卒章然有畏父母諸兄國人之言猶爲善於彼也此可見理義根於人心有終不可泯者身之陷於溱鄭不能禁其欲也有畏人之意良心之存也儻上之教化行而下之風俗厚若此婦人豈不能修飭而以貞信自守邪然則小民心術之微皆上之人有以興喪之耳

傳○三章章音羣及
叔于田鄭國人愛共叔
經
二章三章傳有音釋而無其說蓋與首章之意同
也無飲酒服馬謂無如叔之善飲酒服馬者此詩
雖民不義猶衆而人愛之然詳味其辭非小人黨
惡者之言蓋君子知衆之所作也終篇雖全稱美
衆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含是
蓋無足言者且公子居大都寧事驅騁田獵沈面
于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邪禍敗之
來孰知之矣

傳○一章左氏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惡之愛段欲立
之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
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貳於己又收貳以
為己邑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共共音恭大音泰
大叔于田鄭同前
經○通解狩者捕禽獸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因以
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譬也取禽祭已祭取餘獲陳
于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
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
之取也歸而飲至策勳焉
傳○一章重平聲○二章句古候反○三章凡兵車執
左主立兵者在右御者在中雌將車則鼓
乘矢者在左主立兵者在右御者在中雌將車則鼓
懸車中而將立鼓下御者在左車右在右○題下春
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
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詩疏是時狄

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禦之

羔裘鄭美大夫人　異

傳○一章侯美也釋文韓詩訓○卒章美見召南羔羊

遵大路鄭淫婦爲人所棄　異

經○二章好釋文一如字一音呼報反傳無音而訓

爲情好當從呼報音

傳○一章摯與攜同攜持也○疏喪服云袪屬幅袪尺

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惡烏路反說音

悅○二章家說毛注轡棄也疏不得其說遂曰轡與

醜同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按說文載棄也引

詩此句則不假醜義矣載即轡字

女曰鷄鳴鄭詩人述賢夫婦　異

傳○一章周禮司弓矢增矢弟矢用諸弋射注疏結繳

於矢謂之增繳繩也增高也言增高者取向上射飛

鳥之義弟之言剃也以弋飛爲剃雁之謂結繳以羅

取而剃殺之也說文繳生絲綾蓋用生絲爲繩也韻

會剸斷也斫也增音增弟扶弗反繳章略反剸孚勿

反○昵尼質反二章中也之中陟仲反爲去聲○三

章斫瑤瑳音行禹貢荆州厥貢玄纁璆琳琅玕荆州

則于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

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注疏紛帨拭物巾刀礪小刀

及礪礪不觿解小結之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

可取火於日玦當作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

所以鉤弦開體捍謂拾也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遰

弦管筆弢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晴則取火於日

陰則鑽火又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

佩箴管線縰施繫袠大觿木燧注疏繫小囊也袠刺

也以針刺袠而爲繫囊故云繫袠餘物不言施獨言

針管線縰之下而言施繫袠明爲四物施也帨拾鋭

反礪力制反觿許規反捍戶旦反遰時世反韘力工

反著知畧反弢吐高反鞞必項反繫步千反袠陳乙

反剌之亦反爲于僞反○遺于醉反

有女同車九罭溱洧　異

經○子仝子慕望之則有女同車

之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閒其人則孟姜也信美且

都會美矣然豈如彼美孟姜窈窕則洵美且都

山有扶蘇鄭溱洧女戲所私　異

經○

此詩恐是溱洧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絕

者之美好而厥所私者之狂狡也或曰有女同車

易嚴女山有扶蘇女戲男其男子之言曰有女與

我同車同行者貌如舜華穿美我將之以翔翔佩

玉故若美矣然豈如彼美孟姜窈窕則洵美且都

語言則使人不忘或同車者則所與溱洧之女孟姜

則虛設之辭也女則以山有扶蘇卷之如傳意

傳○一章扶蘇喬小木毛傳文疏謂未詳所出○二章

爾雅紅蘢古其大者蔣疏紅名蘢古大名蔣一名馬

蓼葉大而赤白色餘同傳蔣丘執反○澹古外反

釋分郎十溱女　異

經○子金子釋木葉之將落者風吹則落矣以見人生

之易老故欲且與之相落矣也今按此說則當為比

體

狡童二郎十溱女見絕而戲其人　異

經

恐此為溱女見絕於人而思其人之詞言既與我

詩名物卷三　十五　雁里草堂

絕為思予之故使我不能餐息正言而忘之也

褰裳二郎十溱女語所私　異

經○二章洧于軌反

傳○一章地理故異鄭懸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

北三十里平地○二章漢地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

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水經洧水過新鄭縣

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溱洧

丰四鄭十溱女悔不奔　異

傳○一章箋有面貌丰丰然豐滿者待我於巷中踟巷

是門外之道○三章箋褻以禪穀為之詳見衛碩人

○踟婦人之服不袾袾異文者以詩須韻

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本裳連用錦皆有褻

故互言之

衆門之墠二鄭十溱者　異

經

此男女相偕和之辭其事則始相為亂久而後會

共適前日之邪思也一章男適女所居之地曰東

門有墠墠之外阪上有茹茅之草其地即女之居

也於此而望之室則通矣不得見其人而甚遠也

二章則女自道所居之地曰衆門有棗之所行列

之家室即我居也我豈不念思乎但子不就我而

不得見爾蓋子謂制詩辭有錯陳其事不加一辭

詩名物卷三　十六　雁里草堂

有而賦之之人常在所賦之外凡若其自言者則

溱鄭之人所自賦也當於桑中之人論之是固然

矣然以後世觀之為於溱之辭深能道狎邪之情

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為詞章而洞知

風俗者為之但決非意誠心正之君子而其言不

可以為訓通者觀而非刺者故不足遺爾入情不

大相遠也何古之鄭亂者多長言今之邪亂者多

不能為之乎故憑於東門之墠以為詩人之通其

男女偶和溱鄭之非其自作者也愚觀

詩此類亦多非獨此篇亦非獨溱鄭之詩為然也

傳○一章除地除草也町土鼎反町町平意蒐所晉反

茜倉甸反○兩雅陂者曰阪注陂陀不平陂陀音坡
駓不平之貌○譏音志○二章行戶郎反

風雨鄘十溱奔之女見所期之人而悅　異

經

小序以爲亂世思君子亦通但不必以鷄鳴喻君子之不變蓋鷄專取其夜將旦司晨之鳴常在昏暗之時不專取日中之鳴也風雨如晦正不足以取喻蓋此詩非與體乃比體也喈喈膠膠不已皆鷄聲紛雜之意風雨比時之昏鷄鳴比政之亂儻於此時得見君子以爲政則國事安得不平民疾安得不瘳人心安得不喜哉

序○佩他凋反

子衿鄘十溱奔　異

傳○一章純至尸反緣子絹反○疏衿與襟同交領也○二章緩玉藻注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組綬一物也○毛氏士佩瑀玭而青組綬疏玉藻士佩瑜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蓋讀禮記本與鄭異瑀而充反石次玉玭攻同眉貧反石似玉而非縕音溫赤黃色○三章踽爾雅釋訓之閽謂公門雙闕此言城闕非宮闕也○傒許緣反

揚之水鄘十溱者非謂　異

經○一章楚見胡南漢廣傳

鄭居兄弟爭國日尋干戈民皆化之骨肉相怨有兄弟之知義者人又從而誰感離間之於是自覩而作此詩言悠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以興宗族微弱不足以禦外患況我兄弟終少惟予二人而已他人離間之言乃誠無實而足以不可信苟如此則骨肉猶可以自相保也此雖兄弟自保之辭亦足以風諫其上

出其東門九鄘十君子見溱奔者而作　異

傳○一章蘞縞細縞色白綦青而微白爲艾草色○二章荼毛云英荼箋茅秀蘬茅草秀出之穗

野有蔓草鄭十二男女相遇　異

溱洧鄭十二溱奔自叙　異

經○一章勺時灼反

傳○一章本草澤蘭及蘭草注云澤蘭生水澤中及下
濕地苗高二三尺莖幹方青紫色作四稜葉生相對
如薄荷微香葉尖有毛不光開花帶紫白色萼亦紫
色蘭草大抵相類葉光潤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
生水傍又曰澤蘭方莖蘭圃莖○本草芍藥注春生
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
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古今注將離相別贈以芍藥
芍藥一名可離故相贈○詩記蘭即今之蘭芍藥即
今之芍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
欲求香於蘭葉置其花而不論爾○通典周制春宜
女亟學歲時祓除禊浴如今三月上巳也
祓除不祥謂於水濱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絜
也鄭玄云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上招
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也沈約宋書禮志云後漢
祓者祉也以為祈介祉也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
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絜也鄭玄云
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上招
不復用巳祓敎勿反疾五孕反　鄭箋下衎溫奔之
詩匏有苦葉靜女新臺牖有茷桑中鶉之奔奔蝃蝀
汎水依九篇鄭溫奔之詩將仲子遵大路山有扶蘇
揜分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有女同車東門之墠揚
之水野有蔓草溱洧十四篇自將仲子至子衿九篇
皆女惑男之語

鄭詩譜

鄭桓公友初封三十六年爲武所殺子莊
立二十七年卒子莊
三年卒太子忽立是爲昭公宋劫祭仲立莊公子
突是爲厲公四年出奔祭仲迎昭公入厲公居櫟
二年高渠彌弒昭公立昭公弟子亹元年齊襄公
殺子亹而祭仲立昭公弟子儀子儀子儀　十四年厲
公自櫟使人殺鄭伯傅瑕弒子儀而公入七年卒子文公
踰立四十五年卒鄭詩二十一篇可譜者四篇自
武公至文公七君其間凡一百四十三年可見者
三君耳餘不可知也

緇衣

右武一詩

叔于田大叔于田

右莊二詩

清人

右文一詩

齊一之八變
大

傳○疏左傳齊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氏少昊氏司空也
季前因之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蒲姑氏因之周
公前滅者太公封齊未得其地我若有之而後
先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尚隱於

渭陽西伯獵而遇之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故號之
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武王平商封於齊都營
丘爾雅水出其左營丘注疏齊都臨淄縣淄水過其
於其黨以象陵之之辭○詩記齊以遊畋成俗詩
南及東而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前實側反○東至于
海至北至于無棣索隱白注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
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度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
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鶏鳴言古賢妃謂今
○三章鬱鬱見周南螽斯傳
古者太師奏鶏鳴則君起臣朝君稗色而入君曰
出而視朝此詩蓋國君昏惰夫人賢明相警早出

視朝之言不必爲陳古刺今之作一章夫人謂鶏
既鳴則君當起之時卿大夫之入朝者亦且盈庭
矣然匡維鶏之鳴亦有蠅飛之聲矣蓋蠅飛則天
明所以速之也二章國君謂視朝之法衆方明矣
則朝乃昌蓋矣今之明非衆方之明乃月之光耳
此昏惰之言所以拒前章夫人之意也三章夫人
又言曰雖天明而群蠅飛後豈不顧與子同夢然
禮不可違豈可辭其情乎況今早起會朝頃刻亦
且歸則大夫退後猶可爲宮中之宴樂幸今毋違
出無以予之故使子爲人所憎也此詩之辭則宮
中之史叙述君與夫人之言以成之也

選齊獵者相譽
經○箋謂我儀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譽音餘
○詩緝孔之選揖謂我儀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
矜於其黨以象陵之之辭○詩記齊以遊畋成俗詩
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
間榮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
傳○三章爾雅并踈牡名雅牝名狼其子名獵絕有力
名迅迅疾也狼鳴能大能小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
去數十步其垂健者銜善用兵者不能兒獲音獵獵

著不親迎詩人設女子言
著音箸
傳○一章疏門屏之間謂之宁謂正門內塾間人君視
朝所宁立處著與宁音義同○纊音曠填土甸反統
都冕反○疏純用雜綵織爲之冕君五色臣三色
疏謂色無正文以經素青黃故曰臣三色人君往尊
備物當具五色○詩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爲
衛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以入及寢門揖
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
俟於著所謂壻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俟
於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
時俟於堂升階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導
婦入故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二章道音導

東方之日 齊舞 異

經

比詩蓋賦體女子有早奔從男子而莫歸者故其
人直述其事初不比此
東方未明 齊詩人刺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經

人君勤則國治惰則政昏固其理也未日出而視
朝可以言勤而曰不夙則莫真可見興居無節號
令不時者矣然視朝之早若無大過者而其臣是
已患惰興刺何數蓋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制禮
因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乎中也夫人之所自

爲不必能入乎中而見人之失中則未有不能言
者況爲人上者可不謹乎鷄鳴視朝之晚此詩視
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聲音存之豈無意哉君
子誦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
則善矣豈特居人君之位而於視朝之一事爲然
哉

傳○一章朝直遥反別必列反

序○周禮注縣壺以爲漏下入舍中以没箭刻爲準法時與懸同

詩意但言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若果刺

南山 齊 六刺齊襄公魯桓公

經○蕩徒黨反

傳○一章魯桓公名軌一名允隱公孝○箋魯桓公夫人襄公素與淫通○二章士冠禮復夏用葛冬皮屨天官屨人有復有舄有命復幼屨散屨注其色有繐黄白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禪下謂底複重也禪音單○禮書二組爲於笋順順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繐○三章詩緝聲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拌不厭熟耨横之處以上則麻生無葉衛從其畝畫古去也○題下綸音需樂盧爲反又音洛論音責素

緝聲反又如字

南田 齊 君子戒訓時人 異

經○三章實釋文土活反又土劄反辛相見謂之實韻中又作陫胥反犬從穴中瞥出也○詩詩荀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敢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傳○一章無田之田與佃同音電○爾雅翼莠草似稷無實今之狗尾也戰國策曲莠之幼也似禾○張之亮反王于況反○二章毛訓禁禁猶驕驕驛釋文禁居反

揭 反今傳用毛訓則禁字當從陸音○三章強其丈

反

盧令八章獵者　異

經○一章美仁當與鄭叔于田同

故筍九齊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傳○一章說文筍曲竹捕魚○鮪見周南汝墳○鱒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鱒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鉤垂一鮒之餌鱒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鱒則吞矣是鱒爲大魚也詩緝鮪鱒皆中魚則鱒亦中魚也衛人所釣偶得大者以爲大而說之此詩記鮪鱒言之不必便是大者○三章鱒字書皆似呂反今傳從釋文作才呂反是類嘯切當從韻詮如叔○豜魚之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頭小鱗頭大鰱音建鰱與恭常容二反○詩記如雲如雨從之者衆也

詩名物鈔卷三　二十六　雁里草堂

許穆夫人思歸言其兄弟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君則而有制使魯人無有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題下禮猪若反齊地

載驅十齊刺文姜

傳○一章踧蹙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竹華同飾彼戶爲車之蔽○三章許緝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太山東至安丘入維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曹氏入齊者

詩名物鈔卷三　二十七　雁里草堂

徐州之汶也入維者青州之汶也今臨清新開馬之貞記汶水東出原山西南過萊蕪奉高汶陽之南剛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爲四派其南河至陽城南梁山東匯爲大澤其一過壽良北其一經鄆亭南其北曰坎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允東蒙徂徠之陰俗獄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滙於汶魯之大川也此孟孝言魯之竟汶滙徂紅反鄆厚候二音

猗嗟一齊十刺魯莊不能防閑文姜

經○詩緝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詩皆歸於它人蓋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一章踦乞反似呂反令傳從釋文作才呂反是類嘯切當從韻詮如叔○頎魚之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頭小鱗頭大鰱音建鰱與恭常容二反○詩記如雲如雨從之者衆也

詩名物鈔卷三　二十八　雁里草堂

傳○詩緝抑若揚若猶而也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二章通解禾子投周禮棹人有虎候衆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之雲氣號曰皮侯而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三分其侯之一似鳥之樓故謂之樓鵠其曰五采之侯者實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采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亦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爲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玄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射義注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其曰獸侯則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貿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者是也蓋
皆用布而皆畫獸頭於正鵠之處故名獸侯且天子
諸侯則以白土亦土塗其布以爲質士則用布而不
塗其側所畫雲氣采色之數則以如采侯差等也鵠
古毒反○禮書侯制凡侯道天子虎九十弓（弓六尺）熊
七十弓豹五十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弓也中之上下倍）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左右出於躬者九）
十弓者五十四丈其中方丈八尺七十弓者四十二
丈其中方丈四尺五十弓者三十丈其中方者十尺
五十弓者其中方十尺則上躬下躬各二丈上左右
舌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三丈而出躬各五

尺綱以持舌上綱與下綱各出舌一等而繫於植放
五十弓之侯用布十六丈七十弓之侯布二十五丈
二尺九十弓之侯布三十六丈（凡布幅廣二尺計幅止二尺）（丈尺皆倍古制）
戴外諸侯以熊侯參侯新侯爲三侯其數上
同于天子○三章左氏傳莊公十年齊桓公宋閔公
伐魯戰于乾時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
名長萬宋大夫樂去聲長上聲

齊詩譜

齊自太公十二世至襄公諸兒在位十二年齊詩
十一篇唯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篇爲襄公詩餘
不可攷○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皆爲文姜而

作驅疑有魯人之辭焉猗嗟有曰展我甥兮固齊
詩也南山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蓋已難
定爲何國之詩矣至於敝笱不能制魚專比魯莊
不能制文姜齊女歸止亦自比以往之辭載驅之
魯道有蕩亦指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
譏其惡故附之於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
後雖曰魯君實亦著其僭矣春秋卒它國之君於
魯則書公薨之意一也

魏一之九

傳○書蔡氏傳雷首冀州山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
今河中府河東縣也折城亦冀州山地志在河東郡

漢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坂南遠反
汲烏號反○枕之鳩反鮮下賈反○詩記水經注故
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
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百
攷漢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至汾陰
入河汾陰蓋河東之縣也通典汾陽即嵐州宜芳縣
汾陰即萬泉縣肆河中府○詩緝魏晉皆有儉嗇之
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真俗漸已荒侈
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行戶郎
反

葛屨一刺儉

傳○一章繚音遶見音現○二章摘它狄反

汾沮洳二刺儉

經○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于金子此詩無意興也

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黍稷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柔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刺也此則賦也

傳○一章跡莫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繭緒其味酢而腎姙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棗梁州謂之羊桃蜂河汾間謂之莫○二章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過長桑君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遍也言能隔牆見彼遍之人○三章疏黃一名牛唇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葉如車前味亦相似葛音普○疏左傳宣二年晉成公立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庶子爲公行適都歷反

園有桃二親憂國小無政

經

此無義興也園有桃則其實之穀也心之憂則歌

陟岵二親孝子行役念親

傳○岵音戶○岵屺傳訓從毛而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也屺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以爲毛傳爲誤李氏初曰陟岵以草木蔽障害於瞻望故中曰陟屺以屺瞻望有所不見故卒曰陟岡蓋所思漸極則所登漸高期於瞻望可及也

十畝之閒二親賢者不樂仕於危國

傳○一章釋文優本作旋恐不必叶若如本字讀則閑亦不必叶○張子周制國邦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蒔草木詩記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小豈容尚守古法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爲定數也李氏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十畝亦此類

伐檀二親詩人美君子不素食　異

經○一章釋文貊豬子也豬戶各反○三章潛見王鞏

嘉傳

傳以詩人見君子收禮欲以自給乃實河干而不用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而又述君子之志謂不

耕攫則不可得禾獸可見其守義厲志於是自贊

之曰彼君子是不素餐者惟末兩句爲詩人之言

可見貪殘至於苗而未秀者亦已食之則其貪虐

尤甚所以其民尤急於去也樂土樂國猶有其所

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姑往之惟欲出此境也

樂郊樂郊又將長號於誰使之極我乎可見其

民窮蹇之甚進退無據不知其生固其可久存哉

逝發語辭

傳○一章詩緝陸璣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

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

有五技或謂之雀鼠鼫鼠今河北縣宜謂此鼠也五技

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

唐一之十八

傳○詩緝党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太原郡晉陽縣注云故

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平陽縣注云堯都也

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注云堯爲唐

侯國於此三也河東絳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

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

碩鼠 七 民困貪殘

經○一章釋文貊豬子也豬戶各反○三章潛見王鞏

嘉傳

傳以詩人見君子收禮欲以自給乃實河干而不用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而又述君子之志謂不

耕攫則不可得禾獸可見其守義厲志於是自贊

之曰彼君子是不素餐者惟末兩句爲詩人之言

可見貪殘至於苗而未秀者亦已食之則其貪虐

尤甚所以其民尤急於去也樂土樂國猶有其所

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姑往之惟欲出此境也

樂郊樂郊又將長號於誰使之極我乎可見其

民窮蹇之甚進退無據不知其生固其可久存哉

逝發語辭

傳○一章詩緝陸璣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

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

有五技或謂之雀鼠鼫鼠今河北縣宜謂此鼠也五技

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

唐一之十八

傳○詩緝党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太原郡晉陽縣注云故

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平陽縣注云堯都也

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注云堯爲唐

侯國於此三也河東絳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

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

碩鼠 七 民困貪殘

古云贊說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爲
堯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爲晉陽皇甫謐
以爲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
於詩唐國爲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爲永安今考光都
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爲晉陽蓋成王封叔
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
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
以堯得名其地一也○前編太行在
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岳程子謂
太行山千里片石來太原府榆次縣與平定軍諸處爲
定州之北太行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高平曰原可來
高平爾太岳今晉州霍邑縣霍太山也

蟋蟀唐國人相勸　異
經○蟋斯螽反蟀所律反
傳○一章跳蟋蟀一名蛬蜙蝑一名蛬蜙蝑楚謂
謂之促織蛬俱勇反蜻子盈反蜙力結反○跳遠者
從始卽末之言○矜閔乎鄰反舍音捨○三章春官
歲或謂之牛筋葉新生可飼牛筋音斤

揚之水唐國人刺師沃
經○左氏傳史記晉穆侯之大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
侯卒後四年仇立是爲文侯卒子昭侯立封叔父成
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

揄爲茹美於白揄○詩緝揄有十餘種葉皆相似皮
及理異此揄蓋總言揄爾不知專指何揄也爾雅揄
白枌孫炎云揄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枌以枌爲白
揄是也枌乃揄之白者揄非白枌也○疏走馬謂之
馳策馬謂之驅
愚謂此詩回欲廣前詩人之意而寬其憂也孟子
蟋以爲不可不樂而又不可過於樂不特思其職
之所居而又豫防事變憂患之不測其憂已深矣
然其勤儉自守思患豫防其言猶可制而此詩所
思又在身後且死其死矣之言又若朝不謀夕者
故曰憂愈深而言愈遠也

二章粲踈揩生山中似樗因名山樗亦類漆對峙語
檖樗栲漆相似如一又陸璣云山栲與下田樗無異
粲似差狹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樗有似
誤今所云爲樗者葉如檖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
謂之樗檖檖音擔與枇同樗敕居反檖音歷。擔音儋
爾雅注踈二月中葉踈華如練而細蘂正白名曰萬
歲或謂之牛筋葉新生可飼牛筋音斤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於晉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是爲桓叔後七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敗桓叔桓叔立孝侯詠潘父後六十年桓叔之孫武公滅并晉國○詩緝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君子謂桓叔言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徃子往沃以見之則如何不樂乎謂徃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時沃有篡國之謀潘父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至於我聞有命又以見禍至甚迫而不敢以告人乃反辭以見意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以泄其事且自取敗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時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置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

傳○一章鄘鄘毛氏鮮明貌李氏如棠食不翳之翳○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

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也朱綠也謂染蒨爲赤色爲中衣之緣襈領也謂緝緇領也緝剌白黑文以襈領也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又疏云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袗衣袗衣禪也冬則次加裘裘上加

而不言言陳氏得衆

箴聊唐風不知所指序言沃

經○一章子金子陳與可云序謂沃蓄衍盛大此誤看詩句椒謂晉也彼其之子沃也聊粗畧之意以椒之粗畧蓄衍不過盈升而彼沃則碩大無朋則此之椒聊豈能處長哉今按此當爲此體○李氏本草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漢志千二百泰爲龠蓋龠爲合十合爲升則升大於漢陸農師謂兩手爲斛兩斛爲升光曰升後曰豹互相備

傳○一章比此至反

綢繆唐風五詩人叙昏姻夫婦之辭異

經○箋三星在天三月末四月中在隅四月末五月中在戶五月末六月中

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容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詩上四句皆詩人述夫婦之言下二句皆詩人自道其夫婦之喜此蓋於六月之時成昏而作詩者歷敘自仲春以後失時斬父以至於今也今夕何夕一時見此者同一夫婦而上二句追敘其失時也于兮于兮皆嘆詞也

女卒章指男二章則兩指之也

傳○一章繆老佚反類陽切今改莫鹿反○心星東方蒼龍之宿之第五星○三章李氏國語註曰女三為

繫而又曰繫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扶杜反無兄弟而求助　異

經○扶徒細反○詩緝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睨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似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此詩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與鄭風揚之水相類前三句以朱子之意求之後六句以來棘之意求之

恐得此詩之旨

傳○一章疏赤青為杜白者為棠陸璣赤棠與白棠同

兩但子有赤白　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

赤棠子　酢無味赤棠木理勁亦可作弓幹酢七故反

羔羊之唐不知所謂　異

經○羔裘豹袪見鄭羔裘傳○子金子婦人當所愛之詞也羔裘豹袪謂其人也自我人居居當其久也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二句可見

傳○一疏袖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鴇羽小民從征役不得養父母

經○鴇音保莀魚祭反○捋郎括反○一章疏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韻會虎文俗呼為獨豹○疏析樸徐州謂為杼或謂栩也析疾反○疏不攻緻謂不攻牢不堅緻也愚謂君子以王事不可不攻牢堅緻故盡心竭力在外而不能藐恭捋拔也緻直利反○三章埤雅鴇性群居如鷹自然而有行列本草梁有青梁有黃梁有白梁皆粟類也種時多白梁青黃稀有青梁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也黃梁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梁白梁穗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粟圓也

序○兼子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爲孝侯一世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二世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三世元年翼人復逐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四世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五世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數居衣反

無衣唐九武公請命于天子

傳○一章疏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言左者援南嚮西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二章疏言道之用

晝於衣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織於裳鷩冕列反○車旗衣服謂彙繢之就屬車之乘旗之旂服之章皆以比爲卻棄蒲宜反屬之欲反旂力求反○鞶與倍同○詩緝武公有興王之心而後動於是纂弒大逸王法所不容彼其請命豈真知有王數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不能定也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使尤非禮也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後周之衰也○詩記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桓叔子孫世爲晉卿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及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天立晉哀侯使其初出於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十五年武公弒晉小子侯明年猶能命虢仲立緡於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率諸侯伐曲沃至是武公纂晉僭王反受賂命之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陪臣所由來者漸矣○數居衣反

有扶之杜十君子好賢　異

傳○一章疏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言左者援南嚮西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二章疏言道之用

葛生一卷十婦人思其夫

經○一章葛見周南葛覃楚見周南漢廣傳

其葉菜煮以啖牛除熱莫於六反

序○程子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誤

采苓二卷十或聽讒

經○一章苓見邶谷風

傳○箋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山上信有苓矣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喻事有似而非者此比說也本義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積漸以成

惑其首陽蓋與所見也此興說也○本義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亦勿以為然○疏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南今按首山即雷首山首陽乃雷首山之南地理攷異伯夷墓在永樂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永樂即蒲坂縣也○箋苟且也傳姑舍置之姑即且義二章踈苦菜茶也見邶谷風

唐詩譜

按唐叔虞十一世至昭侯封成師于曲沃之年潘父弒昭侯子孝侯平立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孝侯子鄂侯郤立六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曲沃武公滅哀侯立四年武公弒之天子立哀侯弟緡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滅晉自昭侯至侯緡六世六十九年　成師是為曲沃桓叔卒子莊伯繻立卒子武公稱立三十七年滅晉二年而卒子獻公佹諸立自昭侯至武公共七十一年唐詩十二篇可譜者四疑者二其半不可知也

揚之水　　椒聊

鴇羽

右昭二詩

無衣

右在晉汾爭亂五世之間

葛生　　采苓

右二詩疑在獻世

秦一之十一　變九

傳○鄭譜及駟驖者龍西谷名漢地理志隴西秦亭秦谷是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鵻其鼠爲鼮鵻大吾反鼮徒忽反○伯嬴佐禹治水主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翳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又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一人也○大費舜賜之姓嬴氏分爲十四姓其後以國爲氏秦趙其正也秦本紀其後九世不知爲誰立爲侯是爲秦仲秦仲立十二年周宣王殺其大父及其父宣王乃召秦仲誅西戎秦仲與戰而死生大廉玄孫曰中潏保西垂生蜚廉子惡來革子女防子旁皐子太几子大駱生成及非子成爲大駱後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使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屬王無道西戎反王室威大駱族宣王以仲爲大夫誅西戎死之王立其子莊公爲西垂大夫居大丘卒子襄公立西戎與申侯弒幽王襄公救周送平生徙雒邑王封爲諸侯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侯遂有岐豐之地卒子文公立卒孫寧公立卒三父立卒子武公而立其弟出子後三父復殺出子而立

襄太子武公而立其弟出子後三父復殺出子而立武公卒弟德公立初居雍城中晉仲潏古穴反以上並譜○汧輕煙反地理志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

○踈勿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爲千里本紀賜襄公岐以西地文公以岐東獻之周鄭言得八百里地是全得西畿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河本紀之言不可信○雍今扶風雍縣○犬丘在汧渭之間卽槐里是也以上並踈

卓鄭秦國人誇美君

經○一章寺釋文如字又音侍○二章毛氏陂者曰坂下濕曰隰陂音坡○詩緝地里志隴西郡有隴坻師古云隴坻阪即今之隴山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坻丁計反

又音底○詩紀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狀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吳正傳逝者謂自以此往○三章爾雅揚萬卽注左傳所謂董澤之蒲蹂生澤中可爲箭筈坪雅揚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性堅緻雖長筈古旱谷我二反緻直利反難長之長知丈反並坐鼓瑟鼓簧君臣之際禮儀等威猶未能辨盡其習於夷狄之常也故見寺人之令則驚異而誇之矣然告其君者則止曰不樂則鞏而亡耳有盈滿之心無警戒之意作詩者未爲知義之君子也

其凍風日甚至於始皇窮奢極欲宮觀相屬鍾鼓
充之其漸蓋如於此而其尊君卑臣元抑太甚遂
使上下之情不通而致敗則又等威無辨之弊而
力反之以至於甚也秦之亡未必盡由車鄰之一
詩然君子立言不可不審也
傳○一章詩緯鄰鄰密必考之意言車之眾○疏天官內
小臣與寺人別官言寺人是在內
小臣者謂寺人是在內
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之
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
傳齊寺人貂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二章疏
易主釜年謂七十左傳主七十曰釜愚謂自七十至
八十皆可言釜
駟驖二章國人美秦君
經○一章驖鐵文又吐結反
此但以吾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吾車之選也媚
于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
此人也舍拔則獲吾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也詠
其辭意則車馬侍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
傳○一章駉與騭同古穴反見小戎傳○二章毛氏冬
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田獵是虞人所掌
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羞毛引獸人以證之也愚按疏
言如此故傳以之類兩字例之而不仍毛贊言之也

又按天官獸人春秋獻獸物今毛云鹿豕群獸不知
何據周禮注疏狼膏聚聚則溫故冬獻麋膏散散則
涼夏獻春秋寒溫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射獸
射必之射皆食亦反中陟仲反○六御當為五御逐
禽詳見小雅車攻○為去聲
小戎三章婦人詩兩征車甲之盛及思其良人
經○一章鑾音灣
傳○一章疏考工記國馬之軹深四尺有七寸注馬高
八尺兵車長車軹崇三尺七寸三分寸之二加軫與轐七寸又
拜此軹深則衛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餘七寸為衡
頸之間是軛在衡上故頸閒七寸也愚按考工記又
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
馬四尺也注疏此車之高者也軹是軸頭處輪之中
夫轄伏兔也蓋四馬車一轅車軸上有伏兔尾後上
載車軫軫始有車與則軸去地三尺三寸上又無伏
兔及軫并之十車與去地總四尺也詩記軜前駕於
服馬之衡上其後則著前軫自遒後軫也轐音卜○
左氏傳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王猛曰我先登東郭書
鈦甲曰晨者之難令又難馬猛曰吾後子如驟之新
疏新當胃之皮驗馬之肯當服馬之胃胃上有新釋
文本或作有新有非新居覲反○詩緯陰以板橫側
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金銀銅鐵鉛總謂之金謂

消白金未必皆白銀也○疏左傳襄二年郤無恤曰
兩軔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軔將絕是橫軔之
前別有驂馬一軔也○蝠音福○疏色青黑名蔡馬
名爲騏知其色作蔡文○二章疏眉以木爲之○三
章鉞與閑同疏儀禮疏反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鉞今
按禮本作秘蓋與閑同疏儀禮疏反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鉞今
蒹葭味不知所指　異
經○詩記此詩全篇皆此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
○三章毛氏洪曰露滿霜天人無百年而良時已過
蒹葭蒼蒼而白露滿霜天人無百年而良時已過
失所謂伊人雖在水一方猶所謂至道豈遠吾身
傳○一章李氏舜臣曰距溯洄而從之則道阻而且長用私智求之則理
躋而且遠獨與趨荷從之則宛在水中央也惟以學
易公平之心求之則無所往而非道也人其可不
思日月之易萬而迪知大道以至其極學此或非
詩人之本意亦學者之一義也

傳　一章詩維小者蓄中者曰萑大者曰葭三物共十
一名蒹水草一名蒹葭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
萑又曰今人以淫羊藿爲箘長大爲龍成則名萑又名爲雚是
三名也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葦又名
一物而四名也郭璞云蒹似葦而小又云蒹似
葦亦一物而四名也郭璞云蒹似葦而小又云蒹似

萑而細是箘小於萑而萑小於葦也顧會蒹中亦始
生未黑巳而赤枚謂之蒹其根易行牽操樂互其
行無辨而又彊故又謂之亂江東呼爲鳥蓋至秋堅
成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本大如箸上銳
而細揚州謂之焉尾葭蘆皆葦之未秀者葦則大葭
也與葦通風則吹揚如雪聚地如絮萑音完蒹音蔗
葭吐敢反亂五患反薍音丸○二章爾雅小陸曰止
小泣曰坻○二章直音值
終南五章國人美其君
經○一章梅見召南摽有梅傳
傳○一章李氏舜臣曰終南西距岍岐東限商武功北距渭年長安○

毛氏錦衣采色也孤裘朝廷之服錦者雜綵爲文故
云綵衣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爲裼又加皮弁服
也玉藻主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
可裼也裼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凡裼衣上
衣象裘色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
之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
之服也謂在天子之朝服此耳受天子之賜歸則服
之以告廟於後不服其視朝受聘則服麑裘也○麎
渥丹言赤而澤也○渥於角反○二章疏殽在爻言
殽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刺七亦反

經○左氏傳釋文車音居鍼其廉反○惴之瑞反○地理攷異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今屬翔府大與縣也

傳○一章黃音莽殉辭順吝穆公卒以三良殉事見左氏傳文六年○題下以適之適于辟反從死之從才用反與羊如反

晨風秦七婦人念其君子　異

經○二章樂見唐鴇羽苞翎傳

傳○一章鴇似鵝青黃色蔗鎖句喙鷹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鵝張連反句音鉤鴿音閤　疾以月反麥戈支反戶扇也風俗通百里奚爲

秦相許賃幹婦自陳能歌呼之擾琴撫弦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始別時烹伏雌炊麥今富貴忘我爲問之乃其妻也伏扶富反○二章踈駁戰名似馬白身黑尾此駁本名梓檟也樹皮青白駁犖逸視似駁馬古今注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斑駁名六駁○三章踈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赤羅今楊櫫又名山梨廣梨鼠梨實亦有如棠之美者

無衣秦八秦人樂攻戰　異

經○此蓋天子命秦公討西戎時詩王于興師一語可

先王之制民居於近郊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居遠郊者則有鄰里酇鄙縣遂而家之教如鄉之教使之相保相受救其凶災而賙其不足其在野則八家同井使之友助扶持有事則會萬民爲卒伍而用之平居暇日情意之孚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得懽心一旦同在戎伍晝識面貌夜記聲音而左提右挈協心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相爲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誓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相賙之意也哉戎矛與子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

善用之一專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義動者人樂爲之化爲刓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此詩之作君子知其有漸矣鄰子嘗友謂音周○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之讐而又有王命興師是以同心疾之誼吟思閒雖其風俗所致然死亦必然之理也

傳○一章琢玉藻繡爲襮繡爲袍繡謂今繡及舊繡然則純著新縣爲襮雜用舊繡爲袍其制度則一故云袍襮也古典反繡於救反○詩記曲禮踖戈鉤子戟也如而横安刀但頭不彎戟上爲鉤也直刀長尺寸橫刀長六寸刀下接柄處長四寸竝廣二寸周禮冬

官戈秘六尺有六寸注云秘柄也子居列反秘音
秘○疏考工記鬲弓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
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
二章澤即釋蓋古字通也說文釋絳也袴○題下
招音喬舉也朝音潮易以戢反
詞陽秦九秦公送舅

傳○一章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度渭
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
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周禮巾車金路以封
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
君子卓曰路卓○題下 氏傳及史記晉獻公使詣

娶乎貢秦子姓嬴姬姓國嬀祭於齊姜武公生秦穆夫人太子
申生又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姓在戎狄晉小戎子
生夷吾子姓女也戎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十二年譖使太
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二十
一年驪姬使太子祭齊姜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太
子繇重耳夷吾皆出奔獻公使荀息傳奚齊二十六
年獻公卒奚齊立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
又殺之齊桓公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元年殺里
克許賂秦伯而不與六年秦伐晉獲晉君以歸之
八年太子圉質於秦十三年逃歸十四年惠公卒子
懷公圉立初重耳之出也至狄又過衛齊曹宋鄭楚
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公立之明年秦伯納重
耳是爲文公泥音昵重平聲女以去聲○子金子申
生即是世子則齊姜當是元妃左氏所載或失其實
○左氏傳文六年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
立長君公子雍仕秦秦公子桓公秦穆公趙孟使先蔑逆之趙孟晉正卿
年秦庶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啼於朝曰
秦公夫人太子宣子惠穆嬴晉君趙盾諡日抱乃皆先立靈
公以禦秦師敗之于令狐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以
報令狐之役十年春晉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
徵十二年秦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秦師夜遁元年

秦詩譜

愚按秦仲立爲附庸之君十八年宣王命爲大夫
與嗜同爲去聲鎛巨廉反鍾上聲

二十三年死於戎子莊公立穀公稱公是四十四年卒
穀公七年救周有功爲諸侯於是始國與諸侯通
使十二年卒子文公立五十年卒孫寧公立十二
年卒三父立少子出子六年三父弒之而立寧公
之太子武公二十年卒弟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
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
十九年卒子康公罃立十二年卒十二君三百三
十六年詩十篇可譜者七篇權輿愍康公以後詩
也

車鄰　駟驖　小戎

渭南　無衣

右秦五詩車鄰序以爲秦仲愚寫謂秦仲圉
嘗爲附庸之君以西戎滅大駱之族宣王命
爲大夫蓋曰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
詩語不類然則車鄰實秦公詩爾

陳一之十二頌十

傳○水方見王風孟諸前編在應天府虞城縣西北○
虞閼父至封陳見左氏傳襄二十五年○閼葛反父

匪武反大音泰妻七計反○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
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史記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
之後於蘇通鑑外紀從樂記蘇子由古史及皇王大
紀鄭漁仲通志諸書多從史記薊音計○跡格者敬
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
後○好呼報反樂魚教反覩胡狄反男曰覩女曰巫
宛丘陳刺敝舞無度

傳○一章思息字反樂音洛○二章跣吳揚人謂之曰
鶩齊晉謂之舂鉏頭上長毛長尺餘毳毳無與衆毛
異好欲取魚時則舞之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
而來鳥然赤者少此所持其白羽也毳蘇含反○詩

記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
焉令也無冬無夏則宜時可知矣○三章跣離九三
鼓缶而歌則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
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
又是酒器左傳襄九年宋災具綏缶則又是汲水之
器綏則缶可以鄰樂若今擊靴又可以盛水盛酒即
今之瓦盆也

東門之枌二陳男女相樂

經○一章枌見唐鵜羽傳○一章枌見唐山有樞○著陟略反○跣婆娑盤辟
舞詩記婆娑不必是舞但裝細翱翔之義○二章跣

暑且謂無陰雲風雨○三章莊茅音毗浮跳一曰蚍
蚜小草多葉少葉葉又翅起似無蒼華紫綠色食微
苦
衡門三陳隱居自樂　異
經○二章鯉魚赤中鰭一
道毅至尾無大小竝三十六鱗有赤鯉白鯉黃鯉三
種
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兩章無外慕之心此雖賦
體而實似比也
洋○一章考工記門阿注栱也跳屋脊之翼雅門側之
傍堂謂之塾注夾門堂翼合跳塾門內北面○考工

記門堂注門側之堂引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
即塾也今又換屋之基亦曰堂大誥弗肯堂注不肯
爲堂基如周禮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天子之堂
九尺史記坐不垂堂皆指堂基而言也今俗上即有
整字則堂字作基說爲長○說文宇屋邊即屋四垂
也
衡門之詩隱士所作阿墅堂宇俗因跳文之舊亦
大約言門之深者有是名也命士之堂三尺庶人
蓋無級之制豈復若是巍然哉然則衡門固隱士
之常然爾
泌泉水也毛傳大跳卑有泌彼泉水知泌爲泉詩緝

泌彼泉水乃泌然流貌毛以此泌與彼泌字異義同
亦當爲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
東門之池陳四男女會遇　異
傳○一章潰疾賜反○梧毛氏過也箋循對也○解下
介反○三章勀而振反跳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
五寸中有白粉者柔忍宜爲索洒乃尤善
東門之楊陳五男女期會不至　異
傳○一章昏明見小雅大東傳○二章肺釋文普具萭
具二反
墓門陳六刺無良　異
經○二章鴞于驕反

傳○二章跳鴟一名鵂與枭一名鴟大如班鳩綠色惡
聲之鳥也人家凶貴誼所賦鵂鳥是也其肉甚美
可爲羹雁又可爲炙詩緝鴞怪氏也鵂也鴞鴟也即
瞻仰之爲鵂鴞或曰
鵂又非鵂枭泉古幺反雕音彫鵂鴞音休留
序○春秋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左氏傳陳侯鮑
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蔡人殺五父而立厲
公五父陳也免音問父音甫
防有鵲巢陳七男女有私憂閒
傳○一章跳蒼銳幽州謂之翹鵲鵲也銳喪生○延居望反閒
后諫反○二章跳銳鵲一名鵲鵲也銳音寒鵲都

歷反麛音鹿

月出陳八男女相悅而相念○異

經○詩緝皎月光皎潔諧月光之白與佼好之人明豔

白皆如月之初出而皎潔神女賦其步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記照月光之被物慘言不舒而

珠林陳九剿靈公淫亂夏姬

傳○一章窈字記陳州西華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

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

故柘城在寧陵縣南七十里○微陟陵反○靈公名

平國共公子○題下按左氏作史記靈公十四年公

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初服以戲

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

請殺洩冶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於夏

氏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恕公出自

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爲陳侯明年楚

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爲成公父方武反

株林男女相念

經○毛轉見同南關關雎傳

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

傳○陳國下錯七故反豐平聲

陳詩譜

○陳詩十篇惟知株林爲靈公之詩餘不知何世靈

公者胡公之十八世也靈公十五年弒當周定王

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

檜一之十三十

傳傳○左氏傳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楚語顓頊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馬氏史記

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世本作卷章生

重黎重黎一人馬氏合爲帝嚳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

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共工氏作亂帝使祝融誅

之而不盡厥凶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

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吳回氏世本作吳回生陸終終陸終生六人其四曰會人詩

踈此即檜之祖也姓妘檜本祝融所封之墟唯妘姓

之後處其地妘音云檜古外反○外方見王風○前

編榮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

溠則二水也帝水入河而南出溢爲滎今鄭州滎澤

是其處爾雅水出自滎爲波而山海經曰婁涿之山

洧水出其陰北流注平敷二說未知孰是西漢末沛

水不復南溢而滎涸音滎溠音詐沛子禮反○家

認公羊傳桓十一年古者鄭國處于晉先鄭伯有善

於鄶公者通乎大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鄭語桓公

先寄帑於虢鄶間周語鄶由叔妘注鄭武公滅之則通

乎叔於者武公也○鄶滅又見鄭風○爲于僞反

愚按檜風急迫褊陋鄭風於蕩淫邪蘇氏之說恐未然也以詩之次言之魏列晉前其意似卑檜之於衛鄭檜相去遠恐亦不得爲此例

羔裘檜國君好潔衣服遊宴不繼政治

經

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朝可也而以自朝其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孤以朝天子之君子以絕群亡則國已虧如帝有睡之言則實有好服其服尸其位而已觀之正矣而又不能殫於政治惟潔衣服之人清今我庶幾見此服素冠者蓋不特衣冠之合度又且忠於哀戚而顏容慶膂其心哀苦

潔衣服之僻大夫見其暗弱必又諫而不從故曰

我豈不於是而思之然知其終不可格君之心惟心勞而憂切切耳火則憂而至於傷又火則不可形之於言惟中心自傷悼耳

傳○一章詩解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綃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爲證以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三葉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爲大夫士也此詩狐

裘不言其色鄭氏以爲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朝也蘇氏以爲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非檜君所服狐青爲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爲狐白○辛章潰疾賜反

素冠檜思見三年之喪

經

舉世不能行三年之喪有人獨能行之君子以絕無而僅見故悲且喜而作此詩也一章三句皆言服喪之人消今我庶幾見此服素冠者蓋不特衣冠之合度又且忠於哀戚而顏容慶膂其心哀苦而憂勞二三章首句復言其服下二句則君子之自言也心復悲心嘗結悲其盡哀也與同歸與如一喜其盡禮也上言勞心下言我心故所指有彼此之異

傳○一章編古楚反紕毗移反則冠之冠去聲○禫徒感反除服祭名儀禮士中月而禫注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踈二十七月禫徒月樂二十八月復平常正作樂也間閒厠之間去聲○三言聲見曹俠人○斂分物反○題下踈肖似也不有所似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之琴和之而不和鼓之而不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于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也毛公當有所據今按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與毛傳同但以子路爲子貢然夫子之於門人未有摘其字者恐二氏所傳或誤爾○爲于之所欲道之也

傳○一章踧踧周聚生糞土中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豬好嗷之蛄去吉反蜣去王反○爾雅正身狹而長有角傳當加有字○二章掘閱踧此象土裏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朱子不取詩緝更詳之

尺引反于草上跳音糶○少詩照反○二章裘良休閱謂并騰變化也

友

匪風四章賢人嘆周衰

傳○二章飄舟遥反類陽切今易並遥反釋文又必遥反○飄迴風旋風也○三章說大鬠大奎一曰鼎大上小下若鬲曰鬠

曹一之十四　二十

傳○鄭譜曹在濟陰定陶夾於魯衛之間疏曹都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魯衛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前編陶丘在今曹州定陶縣雷夏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澤必大於今荷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南三里

蜉蝣一刺見近忘遠

經○于金于君子念夫人雖不知父遠之計而亦知所以自脩故心之憂之而欲其以我爲歸也蓋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苟有一毫自治之心固君子之所欲道之也

傳○一章踧踧聚生糞土中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豬好嗷之蛄去吉反蜣去王反○爾雅正身狹而長有角傳當加有字○二章掘閱踧此象土裏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朱子不取詩緝更詳之閱謂并騰變化也

候人一刺君近小人

經○一章戈見秦無衣

傳○一章踧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則諸侯候人亦應是士而徒數必少其職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說候人注禁令備姦寇也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竟荷戈兵防衛姦寇○戈見衛伯兮○踧玉藻韠之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頭五寸有革帶博二寸祭服謂之韠吉服謂之芾它服謂之韠緇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

士干命書爲伯爵大夫尋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
菸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軒大夫之車也緇者溫蘇
音妹勁於九反○晉文公入曹事在左氏傳僖二十
八年○傳負羈曹賢大夫○二章鵜音鳥一作淘鵜
令鵜鶘也舒群飛入水食魚形似鸛而極大喙長尺
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
有魚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乃共食魚
鵜音胡抒丈呂反○詩緝鵜鵝當入水中食魚今乃
在魚梁之上猶人之小人之魚以食本當濡濕其翼如小人
居高位棄不稱其服也○三章稱尺證反
鴟鳩三章美君子用心均一
鴟音鴞

傳○一章結憂吉二音鞠音菊爾雅作鵴鵒又名穫穀
陸璣又名拲穀又名桑鵰或謂之鴝齊人名拲正
桑葚勝自生冗中巢生而方言云不穀勝非詩緝凡
十一名○于金于如結言心不放○二章蹊玉藻雜
帶君朱緋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并類多章并以即
我冠弁以從禽并經爭凶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
是視朝常服

下泉四章思治

經○詩記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
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又一時也
泉固以潤物也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

寒則不適於周而徒以浸彼稂蓍草而又復之
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所以
寤而即嘆以念先王之治寤嘆則見其憂恩之極
嘆之不已惟寤則已爾卒章則先王之政也
傳○年章左氏傳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
解縣東○題下復扶又反問居覓反古莽
曹詩譜
曹叔振鐸至共公十五世而爲候人詩其言與左
氏傳合詩三詩莫知其世
豳一之十五
三變十

詩記豳居汾之間何也風之所起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
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
由周公也○周世次見周南○于金于公劉之遷豳
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
平之者自公劉數之爾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
敖言賢聖之君六七漢言七制之主也讀篤公劉之
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讀七月
之詩可想見豳民因天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漢儒
舊序以篤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
之所陳意者豳之遺詩歟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
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矇工之誦

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列於雅而豳七
月自爲風蓋自三聖相授其禮樂聲教之盛漸被四
海后稷於此有邰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
道衰微一再轉徙而脩其剏興爽世載德加以公劉
之賢生聚再繫邦家再盛故國人叙其建立之規道
其風土歌謠之美吹之管籥和以土鼓周人世守之
以爲其先公之樂至有天下而尊官掌之周官籥
章之職掌土鼓豳籥是也土鼓葦籥皆先之遺音也
而豳籥則公劉之遺音也豳詩所歌之詩則豳詩豳
雅豳頌也豳詩七月之詩也豳頌雖不知其的爲何
詩而篤公劉之篇豈非豳雅之詩歟或者顧謂公劉

之時夏道將墜國分戎狄之間討無文物篤公劉七
月之詩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
夏當三周之後義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最盛但
載籍失傳耳其存者與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豈
至周召之時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
述先公之事著然皆明著其爲後人之辭生民之詩
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迨干今綿之詩述古公
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
公劉之詩極道岡阜陟降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
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
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者
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爲追述之意吾是以知
其決爲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
德乎雖然七月爲豳之舊詩固也何以不居二南之
前而居變風之末歟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
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
那附於三頌之末也七月既非周公之所自作何以
係周公諸詩曰豳周公之采邑也周公食邑於豳岐
之間以其爲周之舊邑故曰周公然周既爲一代有
天下之號則周公之詩不可謂之周而謂之豳焉豳
詩既周公之所作與爲周公而作者皆附之然則公劉爲雅七月獨不可爲雅歟曰風

雅頌各有體也○音竝見周南

七月 豳周公陳戒成王

經○一章詩緝亂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亂○五章
爲于爲及○六章毛氏春酒凍醪也疏凍時釀之即
酒正三酒中清酒也詩記月令注古者穫稻而漬米
麴至春而爲酒○毛氏眉壽豪眉也疏人年老者必
有豪眉秀出詩緝眉聲衰矣養氣體爲以助之也○
斷絶之義當音短○七章柔洛反○卒章沖直弓反○兕獸見周南卷耳

凡事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矣有天下國家者
豫其所當豫則無有不善矣○詩中以日言者雖

爲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然止於酉之日者
春日載陽春日遲遲即辰月也蠶事必在季春故
也建巳爲正陽之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者蓋
陰陽之生皆以漸夏至一陰生非生於夏至之日
謂至夏至之日而成一陰也其始實自小滿之日
六陽已極而微陰萌非馴致而成故君子採其理
於建巳惟以月言之也

傳○一章枚甫反篇內同下去聲○晉天文志東方
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
子後星爲庶子釜子光與仲夏火中月令則季夏
斷心中季冬心中故周家有火中寒暑乃退之說

謂季夏火昏中暑極而退季冬火晚中寒極而退也
豳公之詩上距晚朱遠歲差不多故七月之昏則亦
見火之西下矣○釋文耜本下打也廣五寸未耜上
句木也耜古以木爲之易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亦
以金爲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倂發之耜佗丁
反耒盧對反句音鉤○長知文反○甫田菑田畝司
畝之職蓋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夫一夫受田百畝今
之畝夫也耨奴豆反○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爲蓐
音部蓐音唐蝪音俞○說文草不言往皆是往捕
之而取其皮故毛言于貉謂取狐貍皮并明取之意
也今按爾雅貍狐貓貙貔是四物同類也又別條蹏
字林云貙似狐善搏其子名貆詳此則貉與狐貍非
一物傳以爲一物未詳貓音滿貙即貉字貔音喧○

五車爾雅蜜螽蚣蠐注蹏所謂春黍也幽州謂之螇
莫螳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螳而
小班黑其股似玳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
十步詩緝舊說以爲即斯者非蜜音斯蚣蠐音嵩
須〇疏爾雅蝝天鷄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鷄一
名蜤鷄又曰蝦鷄陸璣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
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今
絡緯蟲是也蝝音厚〇李氏考工記以股鳴者以翼
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鷄是也〇蜤
蜂見唐蟋蟀箋在野至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三物
如此者將寒有新非本來也〇疏箪戶以荆竹織門

以荆竹通風故无之〇愚按穹窒兩句四事皆治室
之事塞向以禦北方之寒氣墐戶以禦南方之寒氣
謂之穹窒則南牖亦或塞之矣〇大章疏鬱唐棣之
類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一名雀
李一名車下李奠亦鬱類而小別晉宮閣銘云華
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
即鬱奠李即奠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奠也蘡
於盈於耕二反〇詩記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
色可茹公儀休所拔是也埤雅有紫白二種〇小宛
疏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以茎牛謂以鼎煮牛取
其骨髓置之於酒其汁則茎之以藿調以五味乃盛

之於鉶謂之鉶羹音形〇釀女亮反〇詩記壺掐
著可爲壺燉者可供茹疏其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螳而
之李氏壺性蔓生斬之故曰斷〇荼見邶谷風〇少
式照反長知丈反〇之葷葅音蕓說文禾葉去皮〇
稻粱也性宜水即今南方所食稻也稌音杜又音土
又通都反秫音述糯也又稷之黏者菰音孤韻會雕
菰也亦作雕胡即教棄所謂安胡之飯今所食茭白
米也梁粟也〇愚按豳非納於十月也此蓋總言農
事畢酒〇辛章左氏傳昭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
以遠其氣使不爲災遠去聲〇疏沖沖非聲非本來

故云鑿冰之意〇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
冰注正謂夏正正歲季冬〇禮注獻羔祭司寒也〇
著直略反〇左氏傳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
喪浴用冰又曰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冬
無慘陽至民不夭兆皆左氏傳文注食肉之祿謂在
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也老致仕在
家者慘過也慘陽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昔雨霖雨爲
人所患苦厲惡氣也短折爲夭夭死爲札與音預札
側八反〇燮悉協反〇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
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今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
誤〇詩記酌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間故曰朋

周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題下中音
仲歇即吹字

鴟鴞二章周公遺成王

經○前編武王崩成王立年十三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成王元年三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辭位
出巡幷於邊鄭康成曰周公遺流言之難避之而居
東都朱子謂弗辟之說宜從鄭氏蓋是時三叔方亲
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
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王方疑公固
不應不請而自誅方謂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

當時事勢亦未必然也前編又曰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斯得者避之之
辭也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
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人在管蔡也若
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
朱子曰成王方疑周公為詩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
也成王方年周公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後王感
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國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作大
誥東征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窜淮夷東土三年而
後定○予金子七月之詩周公遭變時所陳也大成
王方有疑於周公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戮

於殛暬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
遂忘其君也嵬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
中東國則成孟浪不利之疑雖王吐赤心其孰能信
之聖人所慮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
生行不悖也于後公乃為詩貽王名曰鴟鴞則鴟鴞
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鴟鴞之詩其情危其
辭急蓋有以變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
武庚以周公利權問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
疑嗾武庚則蹶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成
王言之為鳥言以自喻或以脅先王也曰鴟鴞鴟鴞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謂其勿更搖
毀王室也恩斯勤斯謂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
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悔予微管蔡之
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為悔也三章言先王之勤
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
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
參謀造禍非一日矣○鴟予嬌反○徹字釋文無音
韻會撤字在徹字下作敕列反者有刺訓則詩中徹
彼當作敕列反

愚按傳以鴟

公居東為東征也其原皆因金縢我之弗辟之辟
讀為致辟管叔之辟故其說如此亦朱子早年之

說也及後與蔡仲默論書手帖則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辨此一時信筆卷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今書說悉已改定而詩傳乃若此者未及改也若徒避音而以前說求詩則聖人之心與當時事勢之實皆可見矣然又知讀書者於字音訓詁不可不致謹也一字之誤遂至義理懸絕如此其可視爲小學之事而忽之哉

○此詩大意前二章主武庚而言後二章言已勞以告成王也首章謂武庚既誘管蔡流言而失居臣之義兄弟之親爲周家之罪人所謂取我子也次章言周室經營亦已勞苦而武庚昔毋徒趣

覬望之心三章自言自武王以來至成王初年盡力經營之勞苦未嘗謂盡瘁事國乃未足以定天下室翹翹謂我家管蔡之內亂也風雨飄搖言武庚之外挽也則我其能不鳴之急與所以感悟成

王也

傳○一章鴟鴞即陳碁門之鴞也鴟鴞音休雷攫俱縛反扶持也撰取也○二章繆莫侯反紐音今易莫彪反茗亂之秀穗也亂見泰蒹葭萑戶官反茗徒彫反亂魚惠反○籍藨夜反○四章敉所界反

經○三章酒所解反埽素報反

舊說周公東征誅管蔡歸而作朱子謂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三年矣歸作此詩予金子曰周公出避居東而歸其民周公來邑之民東征乃東行非東伐也若異日東征之事成王爲王天子之六師設有勞歸之詩則當爲雅而不在豳風矣愚詳味詞意恐果東伐歸後之詩其證有三東征之役固成王親行而傳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是周公亦行矣其期正與于今三年相應一也誅管蔡伐奄蓋嘗有戡定之勞矣居東未嘗戰而此曰勿士行枚一也先儒謂三代雖改正朔而月數未嘗易然則詩書以月言者皆夏正之月也多方稱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則行役歸途在三四月間也成王迎周公乃在秋熟未穫之時詩稱十月穫稻則周公歸在九月間也而東山草木蠃烏皆夏月氣象三也月成王至矣勞詩不當在豳風則當時以周公之作例附之七月諸詩亦未可知也況風雅音節各有不同乎朱子嘗言之矣但周公居東有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傳○一章說文濛微雨○士事毛傳文非鄭氏○陳直
丑反○箸从竹從者聲○遲擾反今俗作筯纏周禮釋文胡卦
胡麥二反或音卦○勞去聲蓋爲之爲于僞反○二
章踧指樓一名天瓜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
黑色六月實如瓜瓣○踧屨婦一名委萎在
壁根下糞底土中生似白魚○踧蠨蛸一名長踦小
蜘蛛長腳者俗呼爲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
有喜踦音欺脚也○詩記町疃鹿場傷畦壟爲麋麋之
場又曰區畛法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
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畤爲田里所聚
已勞之勞皆去聲被去聲○詩緝詩人言兵器必
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雖兵器所

用而以斮益言乃幽民所用以采桑者又錡爲鑿屬
錡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美周公奉王命以
討罪有征無戰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未嘗接
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
歷時之久則必斮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
能破我斧缺我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舊說破斧
缺斨爲戰陣殺戮之多至於如此且東山序謂一章
言其完孔氏云東征無戰陣然則破斧缺斨非爲也
周公提王師以臨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
三年乎觀尚書所載周公之化商勤拳拳惻惻如父兄
之愛其子弟真所謂哀我人期也苟殺戮之多至於

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弊甚矣故
血柔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刀紛紜韓氏之陋也○語
錄陳淳問被堅執銳說疑是蠻人如何謂聖人之徒曰
不是聖人之徒便是賊徒有蠻底聖人之徒亦有讀
書識理底盜賊之徒○二三章蹤攀爲曰銚木屬曰
錄未見其文亦不知其狀釋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
斧○題下間去聲

伐柯五遝東人喜見周公　異

經

伐柯非斧事也然必須斧斨事也然必
須媒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恩慕之極

譬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賤之殊道里之遠亦未
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
見故喜之而如二章之所言也于金于儲說謂誠
成王當使人遍周公之意亦通

傳○一章考工記柯長三尺悳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
其長以其一章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
柄也疏漢時斧近孕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關孔○
二章爾雅疏云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
名鐙中央直竪者名柣柣徑二寸黑漆飾朱中大夫
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王皆飾其口也其
實四升用蔴苴麻纏以竹爲之亦受四升口有蔴緣

形制如豆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臐鮑糗餌之屬錄
音登葅醢魚反臐呵姑反腊也糗去久反餌仍吏反
○士昏禮親迎之日初昏陳三鼎實特豚合升舉肺
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皆腊一姊至布席于室中夫
席在奧東向婦席西向皆設醬葅醢載牲體魚腊于
俎而設之及泰稷音墻揖婦即對筵皆坐祭薦黍稷
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漬醬祭舉食舉三飯卒食
酌醋然後用巹

一迎魚敗反音音泣巹音謹此爲同牢之禮約禮經

注大略言之

九罭烝東人顧周公晉　異

經○語錄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顧其東故致顧晉之意
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二字如今都
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
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顧晉之
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
說詩者悉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
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
人之心又曰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詩
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傳○一章爾雅跡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衆詩緝毛以爲小網諸家或以爲大網郭璞言有衆百網則九衆者不得爲大又有不及九衆者則九衆亦不爲甚小蓋常網也○鰋音混爾雅翼鰋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食螺蜱多獨行見網輒避○魴是周南汝墳○鱮位柚疊三音卷音捲九章之義龍取其變山取其鎮事蠢取其文火取其明宗廟之要取其孝養之所以盡虎雖者以其義與智也藻取其潔粉米取其養鱗取其衆鰭取其辨

狼跋七月美周公

經○語錄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與是反說公孫碩膚如言章膚謂皮膚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避此大美耳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又曰詹諺公孫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都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又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處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孫蘇困反

傳○一章處丁四反類陷切令易陟利反○跋蒲末反前行曰躓跲郁頓曰疐說文云跋蹎丁千反蛤躓竹二反躓即處也然則跋與處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躓者謂跋其胡而倒躓其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進則躓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詩緝狼猛健之獸雖善兵者禦之亦不能免平時不至跋處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理所言跋胡處尾者謂其蒼機穿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跲徒協反○詩記鄭氏箋人注王紹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鳥○又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被去聲○二章閒音問

豳篇下周禮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也迎貓也虎祭坊與水庸注蹔所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之昆蟲八神爲主十二月周之正數建亥之月也亥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是田畯於井閒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下文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悉包之坊者所以畜水亦以蓄水庸者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泄水昆蟲螟螣之屬周禮注息老物謂息田夫萬物也蜡仕嫁反郵有周反畷知劣知衛二反坊音房○鄭氏於二章下曰是謂豳風六章以介眉壽下曰是謂豳雅八章下曰

是謂幽頌踪凡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女心傷悲是
民之風俗故知是幽風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
作酒養老是美政故知獲稻爲酒是幽雅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功畢無飢寒憂置酒稱慶
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雅
頌說見前此但作舊說○劉侯植劣反

曲詩次序

七月　豳國風詩周公遭變居東時所陳

伐柯　東人喜見周公

詩名物彙卷四　雁里堂

狼跋　周公居東詩人美之

鴟鴞　周公居東二年而遷王

九罭　周公將歸東人顧嵩

東山　周公東征歸而勞士

破斧　軍士荅周公

十五國風一百六十詩

正風二十五詩

周南十一詩　召南十四詩

變風一百三十五詩

邶十九詩　廓十詩　衛十詩

王十詩　鄭二十一詩　齊十一詩

魏十七詩　唐十二詩　秦十詩

陳十詩　檜四詩　曹四詩

幽變之正七詩

正詩

正之正二十三

詩名物彙卷四　雁里堂

周南十一

關雎　葛覃

樛木　螽斯

兔罝　芣苢

汝墳　麟之趾

召南十二

鵲巢　采蘩

采蘋　甘棠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襛矣　騶虞

小星

羔羊

草蟲

正之變二

召南二
行露
野有死麕
鄭詩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鄭四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唐風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風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一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
澤陂
檜一
羔裘
曹三
蜉蝣
候人
鳲鳩
豳七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
鹿鳴之什十二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之什十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之什十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之什十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之什十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之什十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之什十
文王
大明
綿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十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之什十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
清廟之什十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之什十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之什十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駉之什十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鴟之鴞六十三
鄘五
擊鼓
谷風　靜女
新臺
鄘四
匏有苦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衛三
氓　有狐　木瓜
王六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兎爰
葛藟　采葛　丘中有麻
鄭十七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遵大路　有女同車
羔裘　狡童
山有扶蘇　蘀兮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野有蔓草　東門之楊　墓門
溱洧　月出　株林
齊九
還　著
東方未明　南山
敝笱　載驅
魏三
園有桃　十畝之閒
唐四
揚之水　椒聊
無衣
秦一
黃鳥
陳九
宛丘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墓門
月出　株林
檜一
隰有萇楚
曹一
候人
東方之日
盧令
猗嗟
碩鼠
羔裘
防有鵲巢
澤陂

小雅二

傳○鄭氏詩譜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六月之後謂之變雅○釋文從鹿鳴至菁菁者義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七今唯十六篇○語錄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所繫者大吻吻鹿鳴其義小文王雅所繫者小大雅所繫者大吻吻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周室腔調○又曰大雅氣象宏濶小雅所陳各止一事○又問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東遷之後泰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恐是孔子刪詩時降之曰亦是它當時如此當初在豐鎬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本邑時其詩爲衆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又曰雅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風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別彼列反朝音潮釐音僖說音悅齊側皆反

鹿鳴小一正一燕享賓客

經

鹿呦呦野之有苹而呦呦和聲呼其群以共食以興君有酒食召集嘉賓而共饗也燕享之意全在此興中故下文祇見作樂奏樂奏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冀之辭也二章承上章而言德音者有德之言即示我之周行也既足以示民使不偷薄則君子所當作取則而做做之君子凡有位者也○德音孔昭是言其平日德音素甚明也故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當則做矣如此則與上章意不相蒙上章則求以言語示周行此章則欲以德行威儀示法則恐二說皆通讀者擇之

詩記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豈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示民不恌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做者不亦君子乎別必列反長知丈反少式

君反

此又與前二說不同記于此以備慎思益傳意以嘉賓平日美譽足以示人詩記以燕禮足以示人愚則說以旨酒之善言足以示人各有攸當又曰式燕以敎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傳○一章爾雅蘋蔏注今名蘩蒿葉青白色莖似著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詩緝苹有二種爾雅苹萍其大者蘋水生之苹也又云苹蘋蕭陸生之

苹即鹿所食是也賴音賴脆七歲反○使去聲○瑟見周南關雎○樂書萬物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艮中而笙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汝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有長短之制法象鳳凰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鳳巢之象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倡則小者和也○簧見王居于陽傳○笑飲之而有管在匏有簧也是禮食用樂之意飲之而有帶佩帶也韠也食之而有帶佩帶也韠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食窮旅勤之意未至侯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飲禮亡而聘禮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皆有禮賓之幣故知飲之而有幣酌幣也而所用幣無正文不過束帛乘馬而已此諸侯酬天子大禮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不必用束帛乘馬聘禮注又曰琥璜將幣以送尊琥以繅璜以藉此則饗之酬幣天子食之侑幣無文飲食乘並去聲○趾鄰射記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是飲酒至旅之禮而酬語先王之道也○分扶問反○緇衣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周行注疏私惠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

用留意於此等之人不受其惠也故文王燕群臣惟歌以正道示我以褒濶邪辟之物相遺也○二章歆去刀反趾荊楚之閒謂篙爲薊○趾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古同作視字後世視物示人之字異由是經傳中二字多相雜亂○三章跡茶生澤中下地醜惡牛馬亦喜食之○題下學記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語錄入學之始須教它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肄羊至反○本爲之爲于僞反食之之食音嗣樂之樂而之樂音洛

大音扶

四牡小二雅之二勞使臣

經○三章棣見唐鴇羽

章各五句一章二章五章賦也自爲一體上二句爲一節下三句爲一節第二句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亦自爲一體上三句爲一節下二句爲一節第二句三句五句用韻命辭用意亦同一篇之中賦興既異體其文又自各爲一體也

詩記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父之尊莫重及母而不及父本其

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于金于車章獨言將母者父丈夫也猶能自養婦人非于不能自養此尤人之情也

得○一章詩記說文者每為鹽煮池為監故安邑之出為監監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勞臣之勞即到反勞使出使之使去聲分去聲情思之思去聲○二章嘽嘽毛氏喘息之貌焉勞則喘息李氏今之駱馬最耐勞苦以耐勞苦之為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李氏不違塔爾大意為不服居處之義○三章傳雖當作佳爾雅正作佳其○大方于反不方

浮反又如字爾雅作鵝鵝音同詩緝一鳥十四名雖也佳其也鶻鳩也祝鳩也鵻鳩也鶻鳩也鶻鳩也楚鳩也鳲鳩也鵴鳩也鶻鳩也鶻鳩也鶻鳩也鶻鳩也鶻鳩也鶻鳩也鶻鳩也鶻音浮鶻音昆鶻音皇鶻音分鶻音絢鶻音役鶻音葵○養釋文以上反○四章構搆音苟記詩緝即拘杞本草又名仙人杖西王母杖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春作羹菽微苦○卒章使去聲勞去聲○題下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拜樂三曰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左氏傳在襄四年○勞使皆去聲本為之為去聲

皇皇者華 小三正二 遣使臣

經○左氏傳襄四年穆叔即叔孫豹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難為謀咨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為度咨事為諏難為謀咨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臣聞之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二傳注皆謂咨之於忠信之人解顧新語咨者訪其事也諏有最謀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二章駪駪見秦小戎○四章騑見四牡傳

傳○一章之使如字餘皆去聲下同○三章忠釋文音

丹李氏如終詞直也○五章爾雅注踈陰淺黑也毛淺黑而白魚雜毛者名駰今謂之泥驄○題下本為之為去聲夫音扶

常棣 小四正四 燕兄弟 周公

經○三章詩記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意急猶春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詩緝春令行則搖在原是其行時也行而在原則搖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

一章毛以為常棣之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鄂以為常棣之華其鄂拊韡韡然光明踈以為毛以衆華俱發而光明與兄弟衆多而和

睦鄭以華喻兄鄂喻弟相覆而光明猶相順而榮
顥愚按毛以鞸鞸者在華鄂以鞸鞸者在鄂味經
詞氣毛說爲長以華鄂分比兄弟雖似差勝然但
作興義興不必如踈家所言毛意亦可也拊與跗
同○後三章謂雖有陳列籩豆之盛而飲酒醉飽
必兄弟具在然後能和樂相慕謂與人燕樂必得
兄弟而後和雖妻子好合如琴瑟必兄弟皆翕合
然後和樂可久豈惟它人至於妻子之親尚不好
愛於兄弟則亦不能人也故宜室家樂妻孥非厚
於兄弟皆不可也試究之圖之其信然乎蓋人於
同氣不能厚是猶薄於親也人而不知厚其親而
乃厚於妻子及它人是所謂不知本此心違於理
者遠矣違於理者處則其感召亦有悖於理者及
於身矣雖妻子其能保乎

傳○一章爾雅唐棣移常棣棣李氏何彼襛矣唐棣之
華與論語所舉則所謂移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
華則所謂棣詩記全王李也華鄂相承甚力○二章
惡鳥故反闇鳥遷反射音石肴食準反○東漢郡國
志河南尹中牟有管城故管叔邑河內郡山陽有蔡
城蔡叔邑通典管城縣屬鄭州與中牟縣隣山陽即
懷州脩武縣尚書孔傳蔡叔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
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今

按都鄙國志所言即圻內之蔡也○三章跡脊令雀
屬大如鷄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緝雪始也○爲
去聲分扶問反孫音避難去聲五章同○四章務釋
文如字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文傳亦曰侮
秋傳作侮侮同甫反愚按此字陸氏朱子皆作去二音
讀○張胡慰反○六章饗於鎰反○卒章帑釋文依
字吐莒反經典通爲妻帑字○題下幾音機復扶又
反

伐木 本五 五
燕朋友故舊
經○語錄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
所以感發之也○一章詩記興之燕賦比者也○詩
記詩人多有相因之辭如伐木言之而感鳥鳴嚶因此以
興鳥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友聲謂應聲○
語錄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
錫之以和平之福○三章乾古寒反○詩緝此言無
伐木設言之耳一詩之內凡言我皆朋友若自我也
傳○一章好呼報反○王淮南子道應訓惠子爲惠
王爲國法 毛本惠作施 王
可令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
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不用者不若此其
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辭邪余庶反○去起呂反○

毛氏以筐曰醧以數曰滑疏筐竹器也數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左傳包茅縮酒數素口反漉音鹿○語錄古人縮酒用茅非謂祭時以縮酌求神也禮記特牲篇縮酌用茅注謂沛之以茅縮去滓也此詩下章注云滑酒之也釋文謂以茅沛之去其糟如今人或以器或以布帛去酒滓然想古人不爾用布帛故用茅沛于禮反酋與縮同○爾雅注俗呼五月烝爲狩○毅所界反樂音洛下章同○三章餘說文乾食徐錯今人謂乾飯爲餱

天保小大五六下報上

經○本義此詩文意重復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詩人

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語錄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一章詩記除有消去之義所禀之壽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聞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辛章家說月弦日升言其始盛菊山之壽言其久盛也

前三章言受福于天後三章言受福于祖單厚多益載穀乃受福于天之實吉蠲孝饗爲受福于祖之實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使其氣質清明好善全德而爲受福之基故單厚多益載穀皆言俾既有此德則福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廢則言不啻如自我出

歸之者衆也第三第六兩章皆言德福之厚無窮蓋兩結受福于天與祖之意各有所指也君子誠以格天孝以事天祖故有此效人而能盡誠孝之道則其德真可尚矣人臣視其君容有大於此者乎

○三章長如丈反卒章同○四章謝遵源將侯二反謀也○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疏者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自殷以上則禴祠烝嘗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前編曰路史以穆生蓁蘩穆生叔均史記謂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而路史又謂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世本云公劉慶節皇僕差弗爲揄史記作云非辟方史記秩作皇爾雅作方者非矣高圍侯年史記秩作皇爾雅作方者非亞圉雲都史記秩作皇爾雅作方者非表云亞圉太公組紺史記缺紺太公亶父史記缺紺太王王季文王子金子按世本自不窋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爲不窋曾孫爲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爲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素隱覺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國語十五

王盖自公劉數至文王爾雅切是用有一

傳言公叔祖類據史記而言之也然則自叔均以下不密以上不知其名所祭者不知幾代今皆不可考矣

諏舉下反視爲尸致告於主人之辭○五章遵唯季反黔其淹反黑色○六章語録承是繼承自相接續之意松栢非是葉不彫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

采薇小七亚七遣戍役

經ノ語錄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矣三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

卒章則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寢之惟而念之也○三章疾居又反

采薇以下三詩雖曰遣戍勞還而專主於獫狁蓋非泛言也抑當是之時有獫狁逼西戎爲中國之患命將出師或周公作此詩而遣勞之故能深知其情而極道之而且勸之以義如此後凡出師則皆以歌之也

傳○一章薇見召南草蠶○獫狁北狄也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戰國後爲匈奴注先曰葷粥古昔舟昇雅又有他訓不知此

古者席地跪與坐無大異大率皆屈膝著地直其身則爲跪安其身則爲坐蓉居即跪坐也

舍始野反風福鳳反愾口溉反怒也左氏傳敵王所憾復扶又反中音仲○三章則謂薇老而堅也

十月爲陽爾雅文也時坤周事趨於無陽故以此月爲陽者鄭氏說也扶陽柳陰固聖人之意陰就極矣而名其月爲陽果能扶陽乎不然則是以虛言而欲牽造化之實以詿世也必不然矣夫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肇基乃在亥半小雪之時正六陽之極陽絶於上而回於下之義也因是而名十月爲陽正謂

幽之意則其義豈不著明矣乎

四章帥竝去聲五章同○五章語錄問小人所排傳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是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按易盤傳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范之云得之生民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芘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答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脱中說破可也又百舟昇腓又有他訓不知此

字亮是何義也○箋倒六書故腓腔後肉腓腸也小
人所腓言小人幸徒隨車如腓○行音杭師交反
弓末也○踧踖盖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四章語録問
其毛皆起水朝及天將雨
衣也○難去聲○六章爾雅注踧踖生澤中可以
爲箭左傳董澤之蒲
出車小八正八勞還率
經○二章子金子僕夫況瘁謂我憂心已自悄悄僕夫
況又勞悴○四章泰稷見王泰離○子金子載訓初
亦可爲小正寒日條凍塗○五章上六句與召南草
蟲同○卒章率見召南采蘩
詩名物鈔卷五 一 主 龍墅草堂
一章受命而出一章臨事戒懼三章奮揚威武皆
主於出言也四章敘其歸期五章室家之望六章
據旅勘旅皆主於歸而言也
傳傳○一章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疏邑國
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勞即到反還音旋率與
帥同語去聲難乃旦反○二章龜蛇曰旐鳥隼曰旟
及下交龍爲旂皆周禮司常文注龜蛇象其扞難避
龜之辭也○題下將帥勞還役去聲
南陔小十正十笙詩 異
右鹿鳴之什
白華小十一十一笙詩 異
華黍小十二十二笙詩 異

經○二章鯉見陳衛門
傳○一章理雅繪今黃揚魚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
鯊性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亦於
沙中乳子又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螯人螫音
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嘉魚鱗似鱒魚理雅
嘉魚鯉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
丙故也鱒才損反義見曲九罭○箠助角反爾雅疏
今楚雅也畢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箠重
直容反○二章箋操者今之捲罟爾雅作罣竝側交
反撩力弔力條二反○四章鱨見四牡

南山有臺 小十七 至 十七 燕饗通用 異

經○上一截初曰邦家之基以其本而言次曰邦家之
光則發而有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
也其下則祝其壽而已眉壽固壽美髮白而復黃面
梨而浮垢又老之甚者也下一截前兩章祝其壽就
君子史身而言次兩章曰德音不已而茂則以及於
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此詩雖
各以兩本起興易韻成文而其言亦有敘也
傳○一章夫音符逼音畀○二章楊見春卑鄰○三章
陸機杞一名苟骨山木也其樹如楸理白而滑可以
為車及撿板其子為木蓝可合藥○四章栲杻見唐

南有嘉魚 小十五 至 十五 燕饗通用
傳○一章釋文單字有張教竹卓兩音樂字音洛協句
五教反今宜俱讀作入聲不必協韻○左太沖蜀都
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
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嘉魚鱗似鱒魚理雅
嘉魚鯉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
丙故也鱒才損反義見曲九罭○箠助角反爾雅疏
今楚雅也畢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箠重
直容反○二章簽操者今之捲罟爾雅作罣竝側交
反撩力弔力條二反○四章鱨見四牡

南山有臺 小十七 至 十七 燕饗通用 異

經○上一截初曰邦家之基以其本而言次曰邦家之
光則發而有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
也其下則祝其壽而已眉壽固壽美髮白而復黃面
梨而浮垢又老之甚者也下一截前兩章祝其壽就
君子史身而言次兩章曰德音不已而茂則以及於
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此詩雖
各以兩本起興易韻成文而其言亦有敘也
傳○一章夫音符逼音畀○二章楊見春卑鄰○三章
陸機杞一名苟骨山木也其樹如楸理白而滑可以
為車及撿板其子為木蓝可合藥○四章栲杻見唐

山有樞○五章枳諸氏及陸璣拘本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薄者以為屋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語録拘是攪拘子建陽謂之皆拱子甘而解渴毒○著直略反揪音秋

由儀小十八正十八生詩異

蓼蕭小十九正十九燕喜侯異

經○三章詩記天子之待諸侯基燕樂而豈弟○天生烝民不可以無統故立之君以主之其始益自下而推之也德化何足以服乎一方者共推以為一方之主而萬方之主又共推其德之至盛足以服乎天下者以為天下之共尊而取法焉聖聖相繼於是制為禮容揖遜升降拜稽之節以為一方之共尊而取法焉聖聖相繼於是制為

典禮定其等衰上下相維無相僭僭然天子雖為天下之共尊而取法焉聖聖相繼於是制為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踈而近則親踈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益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群臣之詩可見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畢孫樂易直猶賓主相敬喜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載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圖備其讌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畢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遜升降拜稽之節以為一方之共尊而取法焉聖聖相繼於是制為禮容揖遜升降拜稽之節以為一方之共尊而取法焉聖聖相繼於是制為

湛露小二十正二十七燕諸侯

初襄王之亂詔無嘉賜群公子事在僖四年襄呂支反詔莊助反○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奉晉侯氏傳秦后子有寵於秦伯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趙孟曰吾子其焉歸對曰鍼懼是於寡君是以在此鍼其廉反蓋鍼担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担公慶之是以富至千乘史記謂富而或譜之恐誅乃奔選數也恐教其罪而加戮也○四章章沖釋文直弓反一音敕弓反○彤悲騰反義見衛碩人

經○三章把見南山有臺棘見邶凱風○四章桐椅見
鄘定之方中傳
此詩皆興義興一章以匪不二字興下不無二字
二章兩在字相應三章則承上在彼二字卒章則
如歐陽公謂詩人比事多於卒別引他物是也下
兩句皆以莫不永之其車之興尤為無義者也
傳○一章乾音干○蹟夜飲者君晉而盡私恩之義故
言私燕○儀禮燕禮宵則庭子執燭於作階上司宮
乾燭於西階上向人執大燭於庭閣人為大燭於門
外注宵夜也庭子世子之官也燭照也向人掌共新
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
以俟賓客出蹟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
宵或冬日則不射亦宵也照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荊
照未燃曰照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於門外曰大
燭於門內曰庭燎旬大練反閽音昏照劉約我妙二
反共音恭○卒章喪息浪反○題下見彤弓題下

右白華之什 功請侯

彤弓 小二十一 正二十一 錫有

傳○一章弛式氏反飲於鴆反府藏之藏徂浪反分扶
問反○蹎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
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
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

是其禮盛也○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
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軌金吾母將陰奏武庫兵器
天下公用今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
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母將之母音無○易屯九
五屯其膏注蹎膏謂膏澤恩惠之類也難其膏不能
博施○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
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
也嘔呴于反悅言也刓五官反說缺也予上聲○二
章跽右謂設饗禮以勸其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
疇亦不得為疇酒詩記尊而右之詩緝古與宥侑通
皆助也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勤是饗
禮必有賜以為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三章說
悅同○蹎接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坐卒爵賓以虛
爵降賓坐取觶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
人升受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
盥洗升媵觶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楚
荅拜主人坐祭遂飲主人酌膳賓西階上受爵于筵
前及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是
主人又飲而酌賓曰旅酬也媵以證反送也或讀作揚
揚舉也散惹旦反
傳於右曰勸也尊卑於饗也於疇曰厚也勸也是皆取義
於方而不取義於饗也蓋此詩專主於錫方言錫

亏則饗意自見未有不饗而錫者也是疇字借疇
酒之義以為厚勸之喻觀傳有猶字可見矣
題下左氏傳文四年衛寧武子聘魯公與之宴為賦
湛露及彤亏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懷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
亏一彤矢百矰亏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
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賓介也朝正
謂朝而受政教也懷音慶及報音慮黑也好呼報反
○為于偽反○詩緝書文侯之命彤亏一彤矢百左
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肩

賜彤亏一彤矢百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
則王賜之彤亏以推伐功而矣嘗謂賜然後得專
征也王制言賜亏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
故賜亏矢以將王靈焉妻得有專征之言乎鄭氏遽
謂得專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徵求亏矢之
賜脅諸侯而肆其姦者紛然蓋康成啓之也濮音卜
徵音騶○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
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
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
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注及釋文馮皮氷反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

侮之肯所景反猶入肯瘼謂四面削其地伐者兵入
其境鳴鉦鼓以聲其罪壇與墠同音善謂置之空墠
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負恃險固不服事大則侵
之矣加其境而已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犯令
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
與鄰國交通底謂誅去之○晉穆帝永和七年荊州
刺史桓溫屢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安
三年孫恩鬥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
表輒行

菁菁者莪小二十二章章二十二燕宴賓客　異
經○二章止見召南采蘩○三章陵見吉日
傳○一章跃義蒿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漸之處葉似邪
蒿而細科生三月中堪可生食蒸香美味頗似蔓蒿
漸子廉反漸如豫反○三章跃言古者貨具謂古者
貨此具為貨也漢食貨志以大具牡具小具不
成具為五也大具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
牡具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么具二寸四分以
上直錢三十文小具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以
上四種各二具為朋不成具寸二分不得為朋率枚
直錢三文也鄭氏因經廣辭之言有五種之具具中
以相與為朋非總五具為一朋也志所言王莽時事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具故知古者貨具焉

愚按一章曰興也而又著或曰比下章倣此於下三章則皆曰比益互見也意四章皆可作興亦皆可作比也前三章言義而卒章言舟則與湛露同六月小雅十三宣王時詩人叙尹吉甫伐玁狁有功釋文從其說

經○本章祉音阯○詩緝釋文云合毛炙物曰鬻謂之芼顯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者不可息今云息鬻謂失烝煮熟之也

此詩蓋從征之君子所作詳味其辭若親履其事者

首一章總言盛夏出軍之由二章言車服備而軍容盛三章言攻伐之事四章言玁狁侵地以啓下章出軍之端

驅逐之所至本章言軍亂旋也詩前五章皆言車馬之盛但前四章泛言軍中之車馬五章乃言吉甫之車馬一章我救朝廷也二章我軍衆也卒章我吉甫也一章之服軍即之服也二章之服軍卿之服也

軍衆之服也

傳○一章涉言載之者以我服當戰陣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鮮皮為弁謂淺赤色韋也蘇音赫又莫拜反○弁制見衛淇奧○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八王而至厲王好利勞夷公為卿士用事王暴虐侈傲使巫監謗者告則殺之三十七年國人叛而襲王王出奔彘大子靜匿召公家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王崩子靜二相立太子靜是為宣王○二章詩記漢大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志武王伐紂初發以十月癸子而戊午度孟津度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皆中之中陟仲反應去聲○慷苦愛反義見彤方題下○三章詩緝說文曰顯大頭也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脅之充顯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之而又云焦未詳所在此意未詳○蹈鎬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白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至自楚也前漢劉向疏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見邠谷風傳幟旗也毛氏鳥章錯章鳥為章蹈錯置也章急也畫急疾之皃

絳帛為柿以帛續旒末為燕尾戰則柿之蹈白柿謂縫帛九旗之物皆用絳此旗而言旒者散則通名錯七故反章音急緣音彩詳見鄘干旄○詩記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

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注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軍纓輪馬被甲衝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家說行當音杭韻協協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家說行當音杭韻協協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家說行當音杭韻協協

戶感反劉音計麑極但反毗山于反○二章治去聲○毛氏錯衛文衛也疏錯雜也雜物在衛是有文飾○鑣見衛碩人（朱芾見曹候人及後斯干○疏三命至九命皆愆衍非謂方叔唯三命也○三章爾雅鷹隼醜其飛也舉注疏謂隼鷂之屬鼓翅舉翮疾飛是急疾之鳥也齊謂之擊征或曰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埤雅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每發必中或曰即今呼爲鶻者○疏周禮有鐲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無鉦說文云鉦鐲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鐲也說文又云鐲鉦也則鐲鐃相類但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金鳴黃朱色加金爲飾○疏大宗伯注云鐃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曰爲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也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鐲也則鐲鐃相類但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無鉦說文云鉦鐲

依文取疏及釋文解之而傷謂當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遹射之二者皆爲遹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腺者脅後髀前肉也腸有前也白左膘射之遹過於右有腸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謂乾之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遹右耳本家上文言自左射之遹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敬以其走心死稍遠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鼏謂股外髀也腸也射左股鼏而遹過於右脅髓水腸也射左股鼏而遹過於右脅髓南同州衙縣以入于渭衙縣即白水縣也程大昌泰之羅錄禹貢止有泰沮泰漢以後始有洛水所謂洛水者地志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即洛水也其水自

入塞後遶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肇謂自馮翊褒德縣入渭者也漢褒德唐同州衙縣亦朝邑縣也所謂沮水者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合漆水入耀州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歸也若緊三水而合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乃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谷谷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三名至白水縣則遂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褒

德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沮者言其本同也禹貢導渭亭滻沮在灃涇之下灃之入渭在盩厔縣境蓋在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之東滻沮入渭在襄德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地理攷異書滻沮在灃涇之東爲渭之下滻吉日滻沮乃會於東都繼田獵之後則宜爲下流之滻沮於東都爲地近非滻之滻沮也餘見大雅縣鳧皮陵反華胡化反雍於用反鄜方無反衮即懷字鄜即幽字盩張流反厔陟栗反○三章趨疾走也○共音恭○四章扶釋文于洽于協戶頰三反兕徒履反又見周南卷耳傳○中陟仲反豜小者射中必死吉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

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云膺言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緹猶醴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齊造用秫稻麴蘗詩緝小麴多米二宿而熟爲盛禮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意也齊才細反緹音體秫音述蘗五割反

鴻鴈（小雅）十七　沫氏嘉宣王勞來安集　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傳○一章勞來上力報反下力代反還音旋○二章毛氏一本爲板五板爲堵板廣二尺堵長四丈李氏說則堵長四丈而高一丈愚按跡說則堵方一丈李氏說不同○三章聞音問傳有六知字一二四音智三

庭燎（小雅）十八　王早起視朝

經○燎力召反

此周王者勤於視朝之詩而左右之臣設言以述王之意也王問曰夜如何其則對曰夜未艾未盡夜猶未央未中也庭燎之光漸微君子至之近而鸞鑾嘒嘒然又問夜如何其則對曰夜未央庭燎之光漸明君子至之多而鸞鑾噦噦然又問夜如何其則對曰夜將艾將盡矣天漸明而見庭燎之煙矣

君子皆至而可見其旂之色矣於是王出而視朝也益王勤於政事及時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儀衛莫不和鑾以侯廢朝然篇未嘗言王之動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二者必有一得詩意也

傳○一章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踈庭燎與大燭一也在庭中故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督烜公始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以葦為中心以布經之始寀灌之若今醮燭詩踈古制未得而說不同○橫戶孟反

右彤方之什

祈父之什十一章十七句

祈父予王之爪士予王之爪士王事靡鹽斯我何斯

傳○一章踈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責音奔○周禮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凡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胥八十人徒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宰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閽王在園則守王宮詩記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轉于恤也愚按或曰一說則於爪牙二字為切而得詩意○題下數色主反

白駒之什十三章十二句　賢者去不可留　同上

傳○一章踈苗冝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

名敵則通○釋文縈足曰紲左氏傳注在胷曰靭紲音半靭音引○漢陳遵以列侯居京師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者謂曰奮○三章史記田橫故齊王族楚漢間自立為齊王與漢戰敗而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召之不反以為之為如此餘皆去輩賙音周振贍也

黃鳥小二十三民十一 舊以為宣王詩經○一章穀字以譬異國不得其所之總名亦善也此詩集于穀者木也我有穀者善也二字當辨○詩辭興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告語者唯黃鳥可愛平時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其將去

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我之穀無啄我之粟美盖此邦之人不有以善道待我我亦不入於此將旋歸復反我邦之宗族矣與黃鳥告別之辭也○二章詩緝不可與明言以橫逆加己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本好鳥非可惡者以比不善之俗或不甚切恐詩緝說為興者是

倉○一章穀見鵪鳴○二章梁三章栩並見唐棣羽○

來見王泰離

我行其野小三十四民十二 依昏姻不見邱 同上

經○一章敬爺見名南甘棠○畜訓養常音許六反

倉○一章爾雅又曰塒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二章

陸璣草蹄似蘆菔而葉長赤莖為茹骨美也鬻即煮○瀕徒雷反○三章鼠黍舊一名蜀黍其根正白宜煮熟灰中溫噉之可蒸若以藥餵當香富黃音續○題下道徒到反行下盍反以為之為如此餘皆去聲賙音周振贍也

斯干小三十五十三 築室既成燕飲以落之 舊說宣王

經○詩記一章始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顧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壯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洞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

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頌禱之辭○黃氏先言其基趾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次則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言垣牆之固棟宇之屭堂室之美末數章則願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蕃衍而椓碩之意盡矣○李氏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修亦不失之陋如所謂斯翼斯棘斯革斯飛等句不失之陋然將以除風雨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然則聖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而已○一章毛氏幽幽深遠也○二章百堵見鳥鴈○卒章雅力馭反

傳○一章詩記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詩緝西京賦言長安於前則終南太一於後則據渭踞涇祖述斯干也鎬在上林茫中此所謂千謂大水之傍必鎬水也舊以干爲澗者非澗是水之小者○南山見秦終南○禮方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口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後先大夫於九京也亦當爲原頃謂張老時謂文子○二章詩緝美作室而言嗣續妣祖者蓋屬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壞宣王既已中興王業乃築宮室以復舊觀足以見

中興之盛故曰嗣續妣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妣祖○三章詩緝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四章金丘跋反○詩緝跂脚跟不着地翼若論語翼如之翼音翊○五章與室西南隅也窔音杳東南隅也與窔之間在戶之西而牖之下正幽暗處故曰宴○六章篾莞小蒲之席跡莞蒲一草之名蒲麤莞細司馬彪有莞蒲篾麤者在下美者在上也莞細而用小蒲爾雅莞苻離注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又釋文章義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爾雅羆如熊黃白鬣長丈餘小於熊○憨呼甘反○蹏徒細文蹏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憨呼甘反○蹏徒細

頭大頭色如艾緩文文閒有毛似猪麤鼻上有針大者長丈八尺一名玃鼻八亦名曰頗爬而非貓雅頗迮也蹲方六反○七章周禮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會古外反辨如字○一曰正夢無所感動而夢所夢者平日所行之事○二曰思夢覺時所思念之事○三曰寤夢覺時道其所夢○四曰喜夢○五曰懼夢六曰體夢季冬聘王夢問獻吉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贖惡夢遂令如難歐疫舍萌猶舍奠也萌讀爲氓古字通用難乃旦反○八章詩緝妣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字至正注蹏宗宗伯視太視王弔臨則前委於巫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卜筮主決疑瞽樂工主和侑四輔與於規諫皆所以慎居處也臨力鴆反○八章蹏與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後上而下逾臧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射食亦反○蹏苻後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苻用朱赤但苻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赤苻諸侯之朝亦苻朱深於赤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

則皆謂之朱餘見曹候人○三入爲總及絲也赤與黃爲纁

初生之子未能勝衣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者服之備也所以期其成人也故曰服之盛也

九章褓音保跡謂兒被也○婦人所用九唯紡塼而已語錄見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引列女傳泰室言其戚戚而和於牛則惟曰濕濕也羊且馴則牛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爲紡塼也然未可必紡此兩反○遺于季反○列女傳孟子處齊間居擁楹而歎孟母曰何也對曰今適不用領行而母老是以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羞兩漿羞勞姑反

衣裳而已美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以言婦人

憂也孟母曰夫

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五飯月令天子春食麥夏食菽秋食麻冬食黍周禮疾醫掌養萬民之疾而曰以五穀五藥調依月令五方之穀據養疾而食也非必入於藥則通於上下皆以是五穀爲飯也或曰閨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者旗有鴟有龜飾鴟龜若

否問何關反夫音扶羣莫狄反養勞之養去聲鬷苦濫反○子金子欲其生男女故祝願之辭而熊羆虺蛇之事又其歐辭容形也豈當時之人果以夢熊羆爲得男夢虺蛇爲得女乎○題下圯部鄙友字从土从戊已之已

無羊（小雅十六）牧事有成牛羊衆多

經○一章承思見白駒傳○二章餱見伐木

首章言牛羊而三章獨言羊者蓋牛服耒車動知人意是牛易於馴者羊習狠奸鬬難於馴擾今但麾之以肱則羣來既升其馴可知也故首章亦言其戚戚而和於牛則惟曰濕濕也羊且馴則牛之馴不言自見矣或曰二章乃獨言牛爾故此章

唯言羊也

傳○一章釋文呵丑之反食以復出噣之也江東呼爲啗音徒○二章揭音竭揭也○說文簏草雨衣也笠

蓑無柄也愚謂簦即今傘音登○三章愚按飛曰雉雄走曰牝牡此曰禽獸者大約言之也○競競與毛傳同曰堅彊釋文競其冰反當從此音○牢防數閑也○荃王水反策也楚荊也皆驅羊之器○四章朱子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詩記此牧成而考之之詩故以吉祥之事終焉豐年則民閑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者旗有鴟有龜飾鴟龜若

田官所建旐統人少旗統人多今建旐之處乃建旗則民庶眾矣

節南山（小雅十七）家父刺王用尹氏致亂

釋文徒此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

幽王之變小雅

經○詩記按左傳嚚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壯氏謂取式訛爾以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勸也○一章南山即終南山見秦終南○三章詩記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四章詩記式夷式已無小人始謂尹氏所與國事者也璗璗姻亞則無膽仕謂尹氏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五章詩記勳詔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雖在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奸為國之

至理而二者之情壯惟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慈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怨怒遠矣夫何難哉愚按傳以節南山刺王及尹氏東萊以此章專刺王愚恐以為專刺尹氏亦可通而與之前後兩章意貫尤見詩人忠厚之意○之章說文領項也

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慶二章言為政不平而顛天慈民慈三章言大師為國掄本為政當均平而其壯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更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壯九章言尹氏自用欲遁之意之章言反哀息恨反讒徒谷反諺也○三章語錄均本當從金所謂如凡之在鈞有鈞只是為元器之卑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柰國之均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并去聲○四

章蹙兩增相謂曰亞者一人取婢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取去聲○五章夫音扶○六章長上聲為之之為去聲○卒章遘陟章反閒古莧反當去聲

經

正月（小雅十八之十六）大夫刺幽王

此詩大率刺小人用事讒偽相扶變亂是非已不得志而憂世之必亂也一章總言其大略蓋賦而興也正月而霜固天示災異然正陽之時而有窮陰之應此天氣變無常因以興起下說言變亂是非之意終篇未嘗言災變惟首句言之故知因以起興也二章數已之遭亂三章憂國必為人所疾

四章說僞之勢甚一時足以勝天五章言如山之高卑易見者說言尚欲亂之有如指鹿為馬而止下成俗不知其非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言用人不當八章言政事暴惡其勢若火九章言不可無君子之輔十章承上章輔佐而言當謹慎之意十一章言禍亂之極無所逃十二章言小人得志而連其親僭十三章亦言小人得位而良民受禍也○五章有山本卑小者也今則以為岡陵是說言也

侍○一章詩記凡詩旅為幼以開上感衆者皆謂之說言○詩記風雨而憂在于宄內人所不知也○三章喪息浪反卒章同被平秘反○四章號乎刀反九章同別彼列反五章同○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大定亦能破人○五章占夢見斯于○衛侯愼公頹○六章起見斯于○爾雅蠑螈蜥蜴蜓蜒字宮注疏一物形狀相類而四名在草澤中者名蜥蜴蜥蜴在壁名蝘蜓守宮也詩維蜥蜴上音析下音易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以蜴為蜥誤矣韻會榮蜥音榮蜥音原蝘音偃蜓徒典反鑒音適蠆毒也○七章崎嶇音欹軀山陰也境嶇音羣九章同○八章史記幽王十月之交小雅十三十九大夫刺幽王○箋以此下四篇為厲王之變雅經○三章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幽王內有褒姒之邪嬖外有皇父之貪殘奉引其類相為表裏褒姒禍之本皇父罪之魁此詩所以刺也首章言極陰之月陰壯而日食二章言日食因不用善人婦也臣小人也皆陰類也相與蠆

王心而敗政事故譏見于天也三章言又有冬月雷電之異山川之變四章言所以致此者皇父引惡黨而衰敝爲之內主也五章述皇父采邑民人而言蓋皇父爲卿士始固有采邑矣今則改築于向遷徙舊邑之民方當種藝之時廢其四廛而去六章言皇父選朝臣以爲其國之臣然不能選賢惟取貨賄之章民人徒役惟恐遭讒被虐卒章歎己人及己之勞而安天命以終之○二章于何不臧未知有何災禍之應也

傳○一章奇居宜反復扶又反亢音浪反去起呂反參初僭反差又宜反背音佩○四章予余呂反朝音

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是卿士豪言中士誤也○六章褒禮官志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恕訖黠反無憂貌○五章惡好呼到去聲○卒章疏疋無聲出淚也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爲千僞反

右祈父之什

一章言昊天降災雖曰賦而實如此蓋全章皆言王之無德也二章言人心離散三章言已之忠言不用又戒在位者言上雖不道已則不可不自敬也四章言辟臣無忠諫者五章言惡直好佞大章言仕之難也七章責去者首章雖曰饑饉而終篇大意皆刺王之不德也然忠厚惻怛之意正已勸人之言前後屢見作詩者蓋瞽御之賢者也

傳○一章爾雅主騶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遑其謹反題下同○二章長知丈反悮七全反○四章國語見大雅抑題下○漢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百

官志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恕訖黠反無憂貌○五章惡好呼到去聲○卒章疏疋無聲出淚也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爲千僞反

右祈父之什

小旻（小四十一）　王惑邪謀不能從善

經

一章言君邪群不用善謀而用不臧二章言臣何比其違善謀而從不臧一章之謀猶君之謀指臣之謀猶也二章之謀猶臣之謀猶也一章謀臧之謀指臣之謀猶也三章又言臣無謀二章謀之謀指衆人之謀也三章又言臣無有任責而決衆謀四章又言君臣不法古而無遠慮五章言天下未嘗無才但不能用之則望望而去六章言為國者當於事未形者戒謹恐懼以終之

傳○一章辟音僻斷丁貫反○二章相和之和去聲訛多禮反○三章數音朔○五章治直吏反○卒章易以鼓反喪息浪反○題下別彼列反去起呂反

小宛（小四十二）　遭亂兄弟相戒免禍　異

經

此詩遭亂而戒兄弟脩德以免禍脩德當法其親免禍則謹其德前四章脩德之事後二章免禍之意一章宛彼鳴鳩本不能高飛今乃能飛戾于天以興人皆可學而進其德也父母之賢晝夜思以效之二章之人即接一章之人蓋其父實賢者而殁貴禍莫甚於沉湎故先當愼三章言不但自敬其身又當教其子孫亦爲善四章言脊令飛鳴無有止息人當視之自力勇往爲善無辱父母五章言亂世不能自容如此卒章戒愼之意謂溫溫恭人則可免禍也下五句皆因溫溫恭人一句而言

傳○一章詩緝齊聖虔尚底至於信也而徇齊皆言聖人之事此云齊者止謂莊肅也○復扶又反○三章敎見遜之月○爾雅采蘴蒲廬注細浮蜂也俗呼爲蠭螟又曰蟘蛉桑蟲注似謂之桑蟘亦曰戎女解順新語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貞之子化爲其子誤揚雄亦有類我之說近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甲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蠃之形完穀而出益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大乃爲蜾蠃之形完穀而出益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背甲於蜘蛛腹脊之間蜘蛛亦不生不死父之蜘蛛粘而其子乃成今人養脫蠅者蒼蠅亦寄

甲於蠢之身久之其甲爲蜕宛蜎而出始物類之相似者別子純雌其名稱蜂莊子細腰者化說文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蠃與蠃蜾蠃一結反蝟一紅反蝮無敗反○四章卒今見常棣○五章爾雅棗爲蘩樴注俗謂之酸棗曲辰陶好盜人脯肉脂棗因名脯棗釋獸蘩毛此爲其色不純故曰蘩入爲言蘩者皆淺也且四色已具則蘩脂者淺白也蜱毗支反蝨音悉南子爲不食腊棗是不啖棗非二雅棗屬蘩脂蝨爲剖蜱此一物也蓋對剖蜱言者種也棗屬蘩脂蝨屬此一物也蓋對剖蜱言者

青蠅喻由貪肉好穢脂膏也對蘩脂言者蠅亦言蘩蜚其文章者也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性之盜竊脂膏者言之故以啄粟爲喻先其性鳴于天反鶴九洞反○辟音闢○幸章隊音墜

小弁小四十三雯二十一大車宜曰被屢而作

經○五章公是先生之經小傳鹿足伎顧其子也蛙求其此求其妃也言王於逐太子曾不如鹿廢黜申后曾不如蛙無枝無枝本則死亦若王受讒放逐太子自淺其嗣嗣誠殘王亦且斃踣矣

一章總言怨慕之意二章憂國之將亡三章言親

不我于四章廢黜而無所往五章無親戚之可依六章悉其親之悉七章悉親之信諒八章雖謹畏而終被黜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疾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彼蒸斯蒸彼撰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菟鳥部立鷖斯之目是不精也鷖音居閒音閑○被平秘反六章同○語錄問小弁詩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二章易以鼓反憤眠拉見埤柏舟○三章盂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故爲五畝跡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井方一里有田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是一家受二畝半也又周禮夫一廛注廛城邑之居蓋亦二畝半田作之時民皆出居田間之廬以便耕護農事既畢則入邑居中之廛以避風寒雨處皆樹以桑梓也○遺于貴反末屬之屬殊玉反○四章評孚計反類隔切

今易匹詣反○崔葦晃泰蓋葭○五章詩輝麗見人則奔宜速矣而伎然舒緩者顧其辜也○妃音配○六章隕音盈從釋文倨字書隕當作于敏反隊與墜同先去聲○七章箋疇旅疇也疏疇酬通用酬者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觶行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此酬得讒既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夫音扶題下同○卒章語錄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傳作賦體疑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邪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

人聞之也○本四句義見邶谷風○題下關音彎射

音石

巧言小雅十四之十二大夫傷於讒

經○吳正傳此詩前三章刺聽讒者彼三章刺讒人○二章惜毛訓數側蒼反鄭訓不信子念反本傳謂惜姑不信之端則當從鄭音○四章語錄奕奕寢廟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與其小人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嚴當作嚴說說文引詩作㾜

一章呼天而言曰天為民之父母乎而使天下之無罪者遭暴亂如此之大復言曰昊下震威已大使我遭暴亂而我自審實無罪辜乃為人所譖爾上四句總言朝廷之勢下四句乃言及己二章言小人欲行讒毒以釋文倨字書隕當作于敏反隊與墜小者試其上而讒實亂之階上人當知所好惡三章言上之人不明理知言而好疑多惑好疑則信讒矣惑則聽詐安止共者止於敬也讒人謬敬而欺以媚欺上有若盜賊則明告之王曰是非實教之使為王之病爾四章言人讒我也雖說祕其事而我之度之也無不知五章戒人毋用讒君子樹木擇莊桑有用者猶之往來行言則心必韓之不可欺也若碩言則當出語口

巧言而出諸口則聽取着摩而已卒章謂讒者居水側就其實而言之細弱疾病之人它無所能而讒諧之謀亦大多然物以類聚末句亦慮其徒黨之盛也天人既被讒終篇未嘗有悠慙詠斤之語學拳卑欲諷上之審聽而五章且以開讒人之迷不自憂其身而惟天下之亂不惡怨其人而發其羞恥之心時人之忠厚如此

傳○二章斷丁貫反復扶又反○三章長丁丈反類陽切令易展兩反數音朔敵所甲反要平聲要勒也周禮司盟注歃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會盟者不協也神謂

日月山川王之盟主日諸侯之盟主山川王之官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韻會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李氏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矣堅在力反疾也○五章以口脣協爲音戶音此詩前章多兩句換韻恐此二字不必協○辛章鳥故反○疏微腫皆水晶之疾貌音吁○樂書荒之爲器有底之笛也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皆有翅以通氣一孔上達寸有二分而橫吹之爾雅大荒謂之泝所疏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禮云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也泝音錄○周禮司盟掌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歃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屬音燭慝和並去聲○牟章跋域如蠶三足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域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又曰一名射影注淮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授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瘢釋文一名射工俗呼水弩○題下復扶又反

序○鞏有將軍暴蕩秦有將軍暴寫漢有御史大暴勝之傳符遇反

卷伯小四十六大雅二十四被譖爲寺人

傳○一章毛氏具錦錦文也箋文如餘泉餘蜎之具文

也與者贈謔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米已以成錦文蚋直基反○爾雅餘載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跳水分蠡也龜龍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具是也餘賊黃為質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具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具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賊與蚋同○被皮義反後同○二章箋星哆然踵徙而吞廣今被皮義反後同○二章箋星哆然踵徙而吞廣今謾人因人之近樵而成言其罪猶因其星之哆而又修大之李氏上言成是具錦則以喻讒人織其罪此言成是南箕因其近似而遂謂之也詩記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箕口以成其名尚具錦南箕皆曰成是星漸大所以成箕是已實有小失而說者張大之爾李以為因近似而譖則是行已本正讒者因改易其說為邪僻以譖之爾呂以無實而張大則是已絕無過讒者架虛搆成其禍也○詩緝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圀音祕幽深也○三章詩緝緝續也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四章慢虛緣反輕簿貌好呼報反○五章樂音洛○六章重平聲惡好並去聲○卒章寺人見秦車鄰○題下長谷風小四十九變二十五朋友相恣

經

此詩前二章以習習谷風興朋友相得兩興類興朋友相棄蓋習習谷風和調之東風也此和樂之意維予與女冥予于懷之氣象也雨則陰沴類則暴疾此乖剌之意女轉棄予及棄予如遺之氣象也雨風字即谷風之風雨及字則謂自風以至於雨以至於類也後章則四句為興始則習習谷風至風則之甚則草木皆萎死而唯見山之崔嵬爾此則風之尤暴者也大鼓陽氣以生物者莫若風及其慘怒摧敗亦莫風若也故以喻朋友之始合

而終離

傳○一章傳意似作無義○雖乃旦反○二章爾雅焚輪謂之類注暴風從上下跡迴風從上下○卒章傳意謂谷中之風而及於崔嵬之山是所被者廣矣風本生物者也而草木猶不免於萎死是天地之功亦有所不足也而況於朋友豈無小過哉當存大義而全交道可也今忘我大德而思我小怨乎此與爾雅意不同○被皮義反不同○被皮義反

蓼莪小四十八變二十六孝子不得終養

經○二章痺釋文雨無正祖醉反此詩似醉反皆訓病

傳竝後從釋文字書無似辭反當從兩無正音讀○
五六章飄是何人斯
傳○一章義見青青者莪○箋釋草云蘜之配醜秋
爲蒿釋云醜類也言蘜蕭蒿之類春始生氣味既
略故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義蒿甚明蓋
舍人所見異耳之辭也○養于亮反重直用反○二
章蔽去刀反雀鷹也雅蒿鼓對牡鼓蓋蒿之類不一鼓則
有蒿牡鼓則其無子者也一名馬新蒿○三章詩緝
以注于罶猶之養父母餅罄竭則罶無所資爲罶
之耻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四章詩緝翫畜育
皆養也所從言之異耳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
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辨謂以手摩拑
其首而防其驚是初生之時初生而言養謂乳之也
長謂養之稍長則能就口養矣捐長而言育養謂哺
之也已而行就於地父母或去之則回首以顧視之
復謂顧之又顧是反覆不能舍棄之至也在家
容其行戚或自內而出或自外而入不可令其自行
則抱之於懷此曲盡父母愛子之情也反覆之覆芳
六反○五章詩緝孝子行役念親之役瞻南山之烈

烈底飄風之發觸觸目皆悲傷也○卒章養子亮反
○題下魏邵陵籌公嘉平四年詔胡遵諸葛誕率衆
攻吳東興安東將軍司馬昭爲監軍吳諸葛恪敗之
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司馬王義對
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斬之子
襲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之辟皆不就盧于墓側
旦反夕常王墓所拜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
司馬昭子炎慕魏爲晉裏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
不臣
大東小四十九 二十七譚大夫嘆東國困役傷財
經○二章糾糾見葛屨伻伻見提提○卒章提諦也

一章言上不恤下而賦役不均也與而言周道玩
平且直在位之所行而小人之所效此蓋借道路
以喻王道也今顧之而出涕者以路而言賦役由
是而西以王遣而言則非先王之法矣二章上四
句傷於財下四句困於役三章欲得休息之意四
章言賦役不均聲小得志而中四句有復則之意
五章言爲西人所虐視而覩天之監六七章傳言
已明
傳○一章蓋見奉揔與○毛氏詹謂泰稷疏禮之通例
皆蓋盛稻粱蓋盛黍稷○疏離記記用粱長三尺要
祭也言祭及賓客之則用梡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

其肉之胖脫大故須用用載之謂出於鬲升之於俎也胖音判牲之半體○尚書孔傳砥細於礪皆磨石也○涕下之下去聲○譚見衛碩人○二章抒抶也縪音滑勝音升○三章之音又幾平聲覆扶又反○五章晉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閒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大微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乃西南行又分夾狐瓜絡入星抃造父蜿蛇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用禮有市塵之肆謂上舍處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亦肆也○吏古行反○六章分柯之二大車謂平地載任之車柯長三尺此謂較長八尺也兩較之內為箱是車內容物處柯音哥較音角○踖疾績也日既入明星長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罩八星西方宿○踖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令織女之星駕則有西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此說與傳少異○卒章其四星東方宿二星為踵二星為咮七星其六在柳微垣內其一在外運乎天中臨制四方○見賢徧反執旱几反

四月小五十
變二十八遭亂自傷

經○三章飄見何人斯○六章痺俎酔反○箋仕事也七章箋輸高也當作去聲讀

此詩雖遭亂自傷亦悉役使之不均也前三章合而言則自夏至冬亂無已時分而言則首章亂及於身歷夏三月無所訴而呼其祖二章百草皆病以與無所歸三章前嚴暴之極而役使不均四章山之卉維梅栗不變在位者乃化為惡何邪五章水則有清清時我之禍乃無已上章以山不變反與人之變此章以水之變反與禍之不變六章江漢湯湯者南國且以為紀而我躬為勞瘁王乃曾不有我七章非四者而無所選卒章以山陰與君

子作歌以四物興告哀此興之無義者也

傳○二章脽釋文房非反與說文合傳作芳非反恐誤○六章江漢見周南漢廣○七章跡說文云鴈鵝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鵝釋文字或作鵽雅鵝能食草似鳧而大黑色俗呼為皁鵝其飛上薄雲漢○爾雅鳶鳥醜其飛也翔注布翅翔翔堅雅高飛曰翬布翼不動曰翔鳶鈍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令傳云鷖鳥本說文及見大雅旱麓傳○釋鮪見衛碩人○卒章其四星東方宿二星為踵二星為咮七星其六在柳微垣內其一在外運乎天中臨制四方○見賢徧反執旱几反○輞音罔車輞之牙牙音詩

右小旻之什

北山（小雅小旻之什）二十九）大夫行役

經○李氏北山之大夫不如北門之忠臣北門之忠臣又不如汝墳殷其雷之婦人○一章起即前篇之起○四章痺但辭反○五章李氏有援進於家而優抑者接是見陳衛門傳

小明（小雅小旻之什）三十一）大夫久不得歸　異

傳○一章底釋文都禮反亦訓病

無將大車（小雅小旻之什）三十）行役勞苦反思　異

經○一章菉王禮反○二章遲句宜反詰詰戰反○三章蘭見夢蘭菽大豆也詩記米蘭模菽冬之事也蘭所以祭菽所以祭菽所以畜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

詩名物鈔卷六　十五　雁里草堂

詩言其毒大若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貽伊戚不敢效其尤而祗自取其後二章且音三度時谷反菽所畀反○篇薛舜見邶簡兮

楚茨（小雅小旻之什）三十三）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　異

北下十詩皆王雅錯脫

經○語錄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問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幽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述公卿力農奉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為幽風幽頌者皆是也古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答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正得以公卿言之蓋皆

詩名物鈔卷六　十六　雁里草堂

發內諸侯矣○此詩意趣宏博辭氣縱逸語緒參差

南關雎笙見鹿鳴○周禮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注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踝句也據上曲者股據下直者弦謂兩頭相望者假令句股各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分股為二則長倍之為九寸鼓為三則鼓長一尺三寸五分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則二寸也倨音據句音鉤參差（楚茨小雅小旻之什）三十三）北下十詩皆王雅錯脫

音三度時谷反蓺所界反○篇薛舜見邶簡兮

傳○一章數色主反○跡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朝日也

經○語錄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問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幽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述公卿力農奉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為幽風幽頌者皆是也古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答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正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發內諸侯矣○此詩意趣宏博辭氣縱逸語緒參差

鼓鍾（小雅小旻之什）三十二）義未詳或曰幽王淫逸於樂

傳○一章鍾見周南關雎○樂音各○三章樂書鼙鼓有

三章造雅李反鼓平聲

非它詩此讀之茫然不知其際矣之始見其端倪蓋
一章謂勤於樓穡所入者盛得以為祭祀之具二章
言牲體之豕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享而降福
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下章燕宗族之端卒
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

侑○一章踧踖蔡布地蓼生細葉子有三角判○箋代
蔡與辣菜言楚楚辣言抽豆瓣也○跡庶是未入
倉者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也○儀禮時牲饋食
禮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命筮曰孝孫某敢此某事適
其皇祖某子筮某之基為尸尚饗注某之某者字尸

父而名尸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跡凡尸筮無父者
祭祖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取卿
大夫有爵者諸之公尸大夫士皆取無爵者無問成
人與幼皆得為之孫幼則使人抱又少牢饋食禮筮
尸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祖伯某以某
妃配某氏以某之某字為尸尚饗特牲士之祭禮也少
牢大夫之祭禮也食音嗣歆于淳反適孫之適音的
少失名反○奠謂祭曰主人主婦陳設實鼎及豆邊
豆匜等○祝迎尸于廟門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
面尸入門左北面豆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先
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主人皆

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尸祭乃食三飯告飽主
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此少牢二周禮特牲○
神坐之坐去聲○二章燕嘗宗廟之祭名嘗嘗新穀
也烝進品物也詩記自黍稷成為酒體至其為祭乃
烝嘗之時也○爾雅跡祊本廟門之名設祭於廟門
祊是也二是繹祭之時於廟門外是廟門內外皆有
祊稱詩跡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門內
得有侍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
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為詩記凡祭祼鬯

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索祭祀於祊求於陰陽之間魂
氣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於祊而祝
事所以孔明食音嗣燔如悅反○號去聲三章毛氏
爨饗爨廩爨之跡爨爨以
炊米在饗爨之北○跡燔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
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從才用反詩記為俎
孔碩謂為臭也或燔或炙謂徙廢也鄭氏合為一事
誤矣○跡徙獻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徙之而置之
在俎也○跡有司徹去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
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
食庶羞羊膷豕胾皆有蒸時皆有房中之羞內羞也徹直

列反糗去九反餌而志反養非婆反二物皆粉糍米
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養糗者擣粉熬大豆也
爲餌養之黏者故以粉糗博之也酏以支反食音奇
糝索感反酏食者酏餈也取糍米溲之小切狼臅膏
以食餈臅膏臛也糝食者取牛羊豕三肉等分
小切之與稍米一肉一合以爲餌煎之也膷音熏臐
膚盧鬲反二物皆臐也香美之名臐羹類也散側吏反
大臡也醢音海肉醬也黏音拈著直略反博音團餈
與鐜同膞昌蜀反臐黑谷反○盛平聲嶺飲複飲之
飲去聲復扶又反○少式照反敗陟丈反○四章左
氏傳定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
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注幾哭會也不見叔孫故朝夕
哭不同會○予羊主反女音汝○故見天保○五章
禮注利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義禮畢養去聲○去
起呂反○卒章與音預

信南山（小五十大十四同楚茨　異）

經○吳止傳一章疆理修二章雨雪詩三章黍稷盛四
章萊沮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

傳○一章終南見秦終南○辟音闢重直龍反壟音隴
○周禮王田之制鄉遂用溝洫法百畝爲夫夫間有
遂十夫有洫都鄙用井田法謂王城二百里至五百
里公卿大夫采地及畿內諸侯也百畝爲夫夫間有
遂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鄉遂以東西爲
畝則遂横而溝從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
尺也此傳謂順其地勢水勢則南東之説不盡如周
禮○二章霣亡章反類隔切今易莫獲反○四章酾
即今醡字又史名南棣有梅説文徐鍇注酋以米粒
和酵以清菜也漬疾賜反○詩記後漢注春秋牛田
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
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五章周禮禮記經注
跡拒黑黍也釀以爲酒薦金香草葉十葉爲貫百二
十貫爲築以煮之鬯中而和鬯芳謂之鬱鬯又曰暢
曰以椈杵以捂椈柏也捂柯也以柏香和黍白用擣

糈音胥於神爲宜鑑于逸反○跡聲鶯即鈴也謂刀環有
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鶯刀之貴貴
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中陟仲反斷丁亂反
○跡脊腸間脂也○炳如悅反膋音聊香蕭祭脂香
南田（小五十七大十五公卿有田祿祭方社田社　異）

經○詩記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
遵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故曰載○載音再○四
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所謂大福也○三章
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福之事故曰報以分
田畯見豳七月
傳○一章變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

大爲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税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疏前漢食貨志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壞其土以附苗根即難本也畝亦作畝晦古畝字上時掌反耨奴豆反鉏也遺飲水以酵二反接志本作隤音頹注謂下之也能讀曰耐雖音壅○與去聲○齊臨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穎悟也野處而不臨管于小匡篇作模野而不愚注謂實朴而野不爲姦愚也○以食之食音嗣腐音父復扶又反勞去聲○二章疏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傳謂顓頊后土而不同轉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郊特牲結褵　禮運薦腥而不熟注薦進也瘞埋也謂埋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樂書謂土鼓之制窪土而爲之故禮運言土鼓在乎未合土之前與壹涿氏炮土之鼓異失愚按炮土之鼓足鼓也即籥章注杜子春謂以足爲匡以韋爲兩面可擊者也

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五官之神小吳氏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謚爲蓐收食於金倘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子曰黎爲祝融后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后土轉爲社故曲禮言歲徧常祀也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句音鉤芒音亡重平聲顓音專頊許玉反○羅舉致禽以祀防大司馬文牲獻禽彼注云羅舉罔止也秋田主用田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防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蹤祊是廟門外內兄彭今國秋田而祭當而是祭四方神故云誤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禮記注先嗇若神農者蹤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此擬故云若穫回穫歛曰嗇不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歛受嗇而祭也歛去聲○周禮注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有千耜舉趾踏彼南畝之事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愚按此傳田畯峻與經三章田畯不同轉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豳雅說詳見豳風總結褵　禮運薦腥而不熟注薦進也瘞埋也謂埋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樂書謂土鼓之制窪土而爲之故禮運言土鼓在乎未合土之前與壹涿氏炮土之鼓異失愚按炮土之鼓足鼓也即籥章注杜子春謂以足爲匡以韋爲兩面可擊者也

禮運鄭注之意則謂窪上爲坎而以土由築之有聲
以爲歌節即明堂位所謂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
樂者也伊耆古天子之號于時未有炮土之器故其
制如此此蓋樂之始也蕢苦對苦怪二反捋音浮讀
作孚者誤由與塊同苦對反塤普逼反陳徒端反窪
烏氾反合音閤洚陟角反○三章治直吏反○卒章
詩緝采刈之末曰採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稼在
下而見其密故如是茅由平處視之則稼在上而見
其高故如橋梁若高處見其疎平處見其低則本薄
矣露積之本曰庾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
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絶而高者如高丘之京稼則
大田小雅卷之十八農夫頌美其上荅前篇意　吳
侍○一章種之之種去聲餘皆上聲○詩緝多稼者或
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種後種故擇其種先
種後種去聲其種上聲耨見盍反○二章螣房謂
來外之房來生於內在外若人之房舍孚者米外之果皮
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孚與桴同鎧若改反○穉
文章梁草也說文粮作節云粮或字也禾粟之秀生
而不成者謂之童節○莠見酥甫田○蟊蝥賊似桃孛中蟲蟲赤
而頭不赤螣螣也食心蟲蝥蛀賊似蛾孛中蟲蟲赤
頭身長而細好蚜音子方蝥蛀音牟蛀○去上聲爲

使皆去聲瘥於宷反○三章詩記稱謂穗之低小刈
穫所不及者檹謂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秉謂束
而犀載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穫所不通者
賸彼洛反○九諸侯美天子　吳
經○語錄問賸彼各反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
其辭乃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祈頌
之語則不過係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陋反若天
子告諸侯者荅曰家室家邦亦趣韻耳天子以天下
爲家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傳○一章書蔡氏傳地志洛水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
山水經謂之誰舉山今商州洛南縣也至河南鞏縣
入河○爾雅菟菟草蔓注今之菍也可以染絳蹄一
名地血舜人名茜徐州名牛蔓莫結音如蔓音閩蔓所
番反菍音同倉甸反釋見曹侯人○周禮司服掌王
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凡兵事韋弁服注
以鉚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鉚韋之跗注是也
疏鉚是菍染謂赤色也○二章鞹音郭毛氏天子玉
琫而珧珌諸侯璆琫而琫珌大夫鏢琫而琫珌士瑂
琫而瑵珌瑂名琫珌之義未聞天子諸侯琫珌異物
之至貴者蓋謂之珌屬甲所以飾物也形似琫黃金
謂之鏤美者謂之鐐瑂屬瑂屬而不及於蓋故天子用
蓋士用瑂毛傳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琫字後正

又以大夫瑣瑣悉非愚按朱子以此詩言天子則是
錦鞞用玉瑛瑣瑣爾雅音義瑣瑣音瑣瑣音求玉也
譙音遙鏤音婁音瑣力計反璺是悉反蜂步項反
棠棠者華小六十三十八天子美諸侯答贈彼洛矣
經○一章三章興也蒿傳○三章興見四牡傳沃若見
皇皇者華傳
右此山之什
桑扈小六十三十九天子燕諸侯異
經○卒章箋兕觥罰過也王與群臣燕飲上下無失禮
者其罷爵徒觫然陳設而已○柔見周頌載友傳
一章碩之也二章咸之也三章四章咸而碩也譙

展遠下之意盈溢於言辭之間太平盛世之詩也
傳○一章興見卑泉水○迺魚欺反○二章爾雅諸雉
有鷮雉注即鷮鷮也陸璣疏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
鷮鷮黑色如此雉尾如雉尾而長頭上有肉冠上
菜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距雅雉雉之健者為鷮尾長
六尺翟音狄○四章箋見唐鵽羽○卒章好去聲鄉
音向表記注廢輸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罷音
皮
青蠅小六十三十三戒王聽讒
經○詩記蛆蠶所變而成音青蠅也其飛則聲營營然
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為
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又曰青蠅穢不潔之物

驅之使去而復遝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逸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監行之間矣蓋憂之也

傳○一章好呼報反

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性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聽小人之讒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亂又聽下言變白黑意盖如此

卒章掺士巾反本叢生也毛傳訐以爲譖也釋文一音側巾反者誤小棗也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 異

經○李氏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言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三章言今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卒章式見娑式微傳

傳謂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知止而成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載號其謹言語

傳○一章踧踖之曰席筵通也○即就也大射禮諸侯禮也故陳樂皆言諸侯○大射禮賓至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酬賓

侯及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容此禮節此樂而中多有得與於祭諸侯及卿大夫將祭於先祖亦與群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有其射宮○儀禮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以其東南鼓兩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其南東鼓朔鞉在其北頌磬西紘注疏笙猶生也東方鐘磬謂之笙也鐘磬同十在建鼓之間鼓倚於頌磬西紘注疏笙猶生也東方鐘磬謂之笙也鐘磬同十六枚而在一笙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所謂伐而也應

經○李氏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言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三章言今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卒章式見娑式微傳

傳謂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有抑賓至搖之以奏樂統編磬繩也鼓鼖於磬西倚于絃也鞉音桃應於證反鼖徒刀反絃音胡磬音巨跗因夫辟與避同令投大射禮諸侯禮也故陳樂皆言諸侯○大射禮賓至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酬賓

坐祭飲卒爵降洗酌膳送爵賓坐祭酒遂於薦東注酬酒不舉主人宰夫也○禮注諸所謂射布也天子中之能服諸侯卑者中之得爲諸侯○通解卿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承注跋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亦質皆謂采其地白以飾采其也白以飾大金之赤亦以赤塗之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畫一匹畫二陽奇陰耦也朱子按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說見賓將嗟畫詞卦反復時患反正鵠上音征下古毒反○禮書司裘掌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之

侯諸侯助祭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助祭者射豹侯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異侯所以辨等同侯所以一驩也凡侯面北西方謂之左其張而未射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及射則說束遂繫左下綱與音預奇音羈侯中之中如字餘竝張仲反說音悅下同○大射禮司射告曰大夫與大夫射賓射天子三侯六耦燕侯別侯而已選次之也大射賓射天子三侯六耦燕侯別侯而已選次之也大射賓射天子三侯六耦燕侯別侯而已選次之也大

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鎬京遺趾淪陷莽
未蔽小六十八大四十九天子荅魚藻異

經

一

首章總言其來朝二三章叙車馬衣服之盛四五
章則頌之也一章車馬衆備封爵所命者也二章
車旂和鸞今所乘和而來者也三章則言謹其禮服
肅其儀度而天子之予之錫言稱許之也既與
之則服命之而申其福祿矣四章言非之有餘而
又信任之是教孫升木也詩記小人樂於不善而王
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釜鬵附也 末章詩記琴
雖有文以相接驩然自思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
同集君既忠其上則左右之人亦平平相率而從
之則王之是教孫升木也詩記小人樂於不善而王
又信任之是教孫升木也詩記小人樂於不善而王
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釜鬵附也 末章詩記琴
雖有文以相接驩然自思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
同集君既忠其上則左右之人亦平平相率而從

其君矣又言汎汎揚舟則以紼而纚維之可樂之
君子則天子必捴度而厚其福緣則其君優游於
是爲至矣後兩章皆期望以慰其心誇掖以堅其
志也屢言天子者非天子所自言主於歌者而言
之也

傳○一章蔽見曲七月○禮注騶虞駟以金象飾諸末
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盡胡卦反盛平聲
好去聲○二章疏正出涌出也水泉從下上出曰涌
水○埤雅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案白而
有節其氣氣芳而味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爲客
有獻芹者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蜇音淅○三章膠

胡定反膝徒登反齊側皆反○疏乾鑿度注云古者
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
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餘見曹
風弁○五章詩輯謂入衆間而入指馬爲駒顛倒是非不
辨人及斯干○章繹音絳度徒谷反
箋剌王不親九族好讒佞
經○五章詩輯謂入衆間而入指馬爲駒顛倒是非不
辨人及斯干○章繹音絳度徒谷反
箋剌王不親九族好讒佞

顧思其後慮言無賢父則自敗而小人不恤也○六
章詩緯說人爲惡如孫升木本自能之無所事教王
又信任之是教孫升木也詩記小人樂於不善而王
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釜鬵附也 末章詩記琴
雖有文以相接驩然自思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
同集君既忠其上則左右之人亦平平相率而從

通畫則如營如壁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前四章刺不親九族後四章刺好讒佞二章二民
字所指微有不同上民字即兄弟皆姻也下民字
眾民也王既遠其兄弟皆姻則彼亦如是而遠王
矣王以篤德教其下則下民莫不做傚皆各遠其
兄弟皆姻矣然民之上智不可移故兄弟之令善
者不變其質之不善者則又習於不善而交相爲
病矣四章謂民之不善也各持其一偏以相悉悔
不能存恕自反專以恕爲己任爲之而不疑若酬
酢之受爵而不加遜讓恕人者人亦恕之恕之所
歸禍之所集敗至於亡身也五章言讒人顛倒是

非固無前顧忌而王聽之無厭惟恐不言猶之食
食之必宜於飽如酌之甚取其多則讒者計行而
愈有以增益其勢故不辜有救孫叅附之說也式
居婁驕者謂用此以居之則婁生其驕慢目婁驕
之辭氣猶論語言屢增也
傳○一章疏冬官以六材爲弓謂幹身筋膠絲漆也又
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隈謂弓之附角之中央與淵
相當○好去聲下同○五章勝音升傚滿拜反○六
章彌徧侯著直略反○七章鬲符騎反及鐸文
此類隔而訛者今改必騎反○長上聲

莞梘小文十四十八 王者暴虐諸不朝
傳○一章毀音機朝音潮○戰國策魯仲連曰舜威王
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舜獨朝
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怨赴於齊曰天崩地
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王則期敬側略反
斬也○二章分扶問反

右秦鹿之什

都人士小文十四十一 亂後思昔日都邑人物之盛 異
傳○一章詩記都人士女衣服俻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
野人也詩緝士對女而言謂男子也○臺狐色不等
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水而美者可以供公子若
黃狐及麤惡者無人亦服之王藻犬羊之裘不裼麛

人無文飾也此狐裘亦不裼故曰狐裘色也○復扶
又反○二章濩見面山有臺傳○夫音扶○箋以臺
皮爲莖疏莖本槀暑因可槀雨前喪則冬所衣此莖
則夏所用衣去聲○疏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
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此應始冠而敝令都人以爲常
眼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
之而儉者服緇布○說文綢密也詩緝言其髮美解
頤斯語其首飾綢直一始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
高髻之類○三章充耳琇見齊奚傳及廓君子偕
老○項吐雹反○姞巨乙反○疏節南山尹氏大師
常武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

爲公卿韓奕爲韓姞相攸宣三年左傳云姬姞耦子
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
姓以此知尹亦有婚姻矣既世責舊姓昏遌於王室
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四章疏黼黻帶貌禮大帶
垂三尺○釋文長尾爲盩短尾爲蠆盩音釋○捷丘
言渠爲巨幅三反牽也君子 異
采綠小文十二十五 婦人思其君子也
經○疏婦人恣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恣曠爲行
役過時是王政之失○三章疏見鄭大叔于田傳
傳○一章詩緝三芻易得之菜即蒭蓐也陸璣其莖葉
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奧傍生如草蹙礪可洗以

芟及盤挽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為綠竹

○卷音權舍音捨○三章舟尺救反從釋文恐誤當作舒救反為于偽反○卒韋跡上韋兼有待此偏言釣者因上韋釣文在下接而申之

泰苗 小七十三 大五十一 宣王時召穆公為申伯營城邑行者作

異

經○詩記天子于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豈得辭其憂責故宣王雖深居九重固知此真知職分者也

上公則下說蓋申伯誠有功於天下而封之誠當矣故民雖窮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韋既喜謝邑之平治頌召伯之成功而歸重於王心之寧忘已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爾此見忠實之精太平之氣象也

傳○二韋輓音晚○三韋從才用反○末韋治相並去聲

隰桑 小七十四 大五十二 喜見君子不知所指

異

經○釋文幽於絏反○跡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輭則其色純黑故三韋各言其一也輭乳兗反

白華 小七十五 大五十三 申后悲幽王

經○五韋予金子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謂宮中嫡庶人亂外人豈不知哉○七韋戢莊必外聞宮中嫡庶人亂外人豈不知哉○七韋戢莊必相須為用今王不然而棄我二韋言天澤必普及微物今王乃不圖其大者三韋言小水潤澤上能浸灌稻田有用之美物王之尊大反不能施澤於所當施四韋言物之貴也用之輕位之尊者降而戮五韋言有感則必有應今念者固至而不見答六韋言近悳而遠美七韋言物皆布有常而王心始窣

傳○一韋跡白華茅類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漚於侠反清也朝而振反堅柔也○申后褒姒事見正月及王風○二韋被皮義反○三韋滮符彪反類陽切今見易皮休反○四韋毛氏炤灺也跡注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大爐也炷於孝反

雒如甚反○六韋坪雅舊性貪惡狀如鸛而大長頸赤目真毛辟水毒青色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

○閒音諫

序○前漢班倢伃傳顏師古注曰白華小雅篇周人刺

幽王黜申后也
縣蠻（小七十六徵）（六十四）
經
此詩恐是興體
翩彼飛鳥（小七十七）（五十五）集于灌木（小七十八）（五十六）
傳○一章毛氏翩集灌木人之棄享以爲飲酒之荅○
二章箋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
之詩緝凡肉置火中曰炮熬之曰燔近火曰炙○教
邑主反○三章炕苦浪反乾也
漸漸之石（小七十八）（五十六）出征勞苦
傳○一章將帥益去聲○卒章毛氏畢竭也陰星尚書○
孔傳畢星好雨月離之則多雨竭直用反又音書○
詩緝豕性負銜常時雖白踦者亦汙今群豕涉水濯
其銜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尚多雨歇水
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矣不皇它事惟雨是憂而已
序○箋前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地理考異謂
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楚之先熊繹所封左傳熊繹
辟在荊山括地志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熊
繹之始國也輿地志秭歸縣東有丹陽城春秋有舒
在今廬州舒城縣舒鳩今無爲巢縣舒蓼在安豐
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群舒皆僭姓皇陶之後鄝蓼同
名之華（小七十九）（五十七）傷周衰自憂不久

經○芸多貌
何草不黃（小八十）（五十八）征役不息
傳○二章樂音洛○三章云士衆棧車庶人役車注棧車
反○卒章詩緝巾車云士乘棧車方荊可載任器以共役毛氏以
不輦輓而漆之役車也疏申毛氏義以爲此棧是車
爲有此棧之車役車者以卒章曰率彼曠野明是
狀其說不分晓不若經以爲士之棧車也輓謨子反
右都人士之什

謝名物卷六

小雅譜
文王年四十七即位在位五十年孟立於殷王帝
乙之七祀文王元年帝乙之八祀也薨於王紂之
二十祀而武王立武王十三年滅殷又七年而崩
子成王誦立三十七年崩子康王釗立二十六年
崩子昭王瑕立五十一年崩子穆王滿立五十五
年崩子共王緊扈立十二年崩子懿王囏立二十
五年崩共王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十五年崩懿
王之子燮立是爲夷王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三
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子宣王靜立四十六
年崩子幽王涅立十一年弒于平王宜臼立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采薇　出車
杕杜　
華黍
南有嘉魚
由儀
右十七詩文王武王時詩蓋夫子之則詩主於周而周之盛德莫如文王故四詩皆始於文王也況雅頌皆周公所定則小雅之端鹿鳴諸詩皆文王之詩明矣以下或亦有出於武王時者故不敢獨言文王也
天保　
采薇　出車
形弓　
右天保諸侯群臣報上餘三詩皆天子燕諸侯之詩蓋武王成王時詩也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右十二詩列於變雅采子以爲自楚茨至車舝十篇乃正雅之錯脫又以魚藻采菽與楚茨等篇相類然則亦皆武王成王時之詩也

常棣
右成王時詩
六月　采芑
吉日　
右五詩宣王
節南山　正月
小弁　鼓鍾
右六詩幽王
賓之初筵
右衛武公作武公即位於宣王之十六年卒於平王之時皆不可知未可以采薇出車之說斷之也
鴻鴈　庭燎
鶴鳴　沔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兩無正
小宛　巧言
谷風　何人斯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青蠅
小弁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隰桑　綿蠻

藁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右三十四詩時世不可考

詩集傳名物鈔卷之六

詩集傳名物鈔卷六

大雅三

鄭氏詩譜大雅十八篇爲正經民勞之後謂之變雅

文王 大正一一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戒成王

經○一章子金子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謂文王之德盲出庶物昭徹于天故于鉉年之侯國一旦受命達于天下○又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丕時如詛楚文布忠告于不顯大神蓋不字乃丕字也豈有告神而謂之不顯乎

傳○一章白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一千九十三年武王即位一千一百四十三年滅商一章一百五十六年○昭七年衛襄公卒王使如衛弔且追命曰云云○三章韻會築牆具題曰禎兩頭橫木也旁曰鍵○五章詩記棘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宗廟之祭以棘爲主○毛氏鞸白與黑也詩記鞸編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鞸爲裳也○毛氏咩赦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左氏傳虞人之箴有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注告僕夫不敢斥尊○咩苦愧反○卒章聞去聲度待洛反○題下監去聲朝直遥反

大明 大正二 周公陳文武受命戒成王　異

經○一章子金子挾如挾泰山之挾謂提挾而有之也

○二章詩記摯仲氏任繫其大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三章詩緝文王之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幸之心則邪矣○四章監去聲載于亥反○箋天於文王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跡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六章燮蘇協反○詩記書燮文柔克有和順之意詩緝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代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詩記言大商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不能伐之也

傳○二章中陟仲反○妈莫爲反汭如銳反○四章郃戶答反○五章蹟此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又曰維舟連四舟維舟以下皆水上浮而行之○比毗志反○六章長丁丈反類隔切今協音張文反○七章朝歌見邶風傳○卒章蹟驪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騵音留○題下問去聲

綠大二止三周公述大王成成王

傳○一章蓼音萬○山海經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郭氏注今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是也

水經注北漆者蓋自北而南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有

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且去其息土而已○二章難去聲○詩記來朝走馬形容其初慮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奇如是之迫遽則豈扶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語錄詹晉晃撰詩傳中說周至大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言其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地理攷異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相釋文自亮反厲音蜀○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踰梁山循水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周公采邑○三章語錄荼恐是菜屬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堇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苣美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非荼實能甘也○餘夕清反乾糖○疏春官蜃氏掌共炭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者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

焫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也蓍時龜反燋爇約反焞土敦反○語錄爰奚我龜乃刀刻龜也古人符契亦是以刀刻木而合之○五章度待洛反○六章應去聲重平聲○塔見小雅鴈鴈○樂音洛○七章王之郭門曰皐門疏宮之外郭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疏謂朝門也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大社之大音泰○疏起大事至謂之宜爾雅文大事兵事也有事祭也故謂之宜○八章聞去聲○詩緝祚柞攫也即唐棣羽所謂栩也櫟音歷○掇音綴爾雅注叢生有刺實如耳端紫赤可啖詩疏掇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掇直理易破可爲牆車轅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柞或白拓二說未知孰是矜音芹柄也柞音昨○鮮上聲○詩記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厥美維其喙美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

專指以為文王之詩乎蓋叙周家之業積累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卒章朝直遥反○跳選士為大夫為卿則各以德而相讓也○間音閑馮皮水反○語録歐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猥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也又曰疑說如今人言軍勢益振○相道註去聲○跳臣能晓翀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今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戕前羊反

拔撲大四小四咏歌文王之德異

自此至假樂疑多周公作

經○一章拔見鮮の趣之翦反○四章語録倬彼雲漢則為章于天夫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泳永之自然見得條暢決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都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嗷起來便愈見活發潑地此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避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最好○卒章語録避不作人都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工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内章著都動問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

藐謂卒章為有義之興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外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實金玉也表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故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綱紀乎四方也○首章左右趣之總下兩章以處言三章以出言四章言興善人卒章言宜四方也

傳○一章迮側格反著直略反○二章圭瓚見旱麓○

裸瓚瑾瓚也陳王人云大瑾中瑾邊瑾皆是瑾瓚祭之用瓚唯祼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瑾瓚亞祼詩緝瑾以為瓚柄所以祼也

按圭之制其廣三寸其厚半寸其頭斜銳寸半其長則天子尺有二寸公九寸侯伯七寸半圭曰瑑章其廣之度也

三章涇見坰谷風擇直教反釋文擇謂之抶或謂之擢擇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擢○四章天河見小雅大東○卒章語録問傳言美其文美其質不知所美之人為誰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又曰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如何

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

早慧（大五五）昧歌文王之德　異

經○四章清酒騂牡見小雅信南山傳○卒章萬壽見周南葛覃樛木條枚見汝墳傳

此詩五章有豈弟君子一語者皆與其一章無此語者為互文而所以求福者未嘗少懈此緝熙之工夫也此所以為文王也

傳○一章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蹏㯳莖似蒹上黨人織以為井筲猶器又屈以為釵○槃青沓易以鼓反○二章縝止忍反○蹏蹄者盛也酒之器以青金為外朱中央有鼻口為龍口也酒從中流出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蹏黃漆飾也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鬱鬯見小雅信南山○三章鬯見小雅四月○五章釋大燕

思齊（大六）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經

首章專主於大任而言謂大任有齊莊之德故能生文王其德之本則上繼於大姜其德之化則下及於大叔此四句因及大任之德之本故以著其所以成文王之聖也二章言文王事神接人各得其道三章言存諸身者純亦不已四章言見諸事者性與天合卒章言作成材之盛

傳○二章于金于御迎也以此道迎接於家國也○詩緝熙神歆之無有愆志而不滿者○四章難乃旦反羹音亶○卒章詩記聖人赤澤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

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與誤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皇矣（大七）叙大王季之德及文王伐密崇

經○語錄詩稱文王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慾也問無然畔援歆羨忍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命所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又曰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

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耳○問文王於君臣之義豈不洞見而容有華離之念敬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做一箇道行看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如文王有聲亦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不是小小攻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伐崇瘏此見大段動衆此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不得又如說伐自阮雅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

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謂當得○一章子金于者音嗜

謂上帝愛好之也○卒章拂符弗反

俾○一章者致之者音旨○二章靡詩書釋文及韻並

鳥篳反傳作鳥餘反恐本誤○去丘呂反○跋自蒐

謂本自倒而枝葉覆地者非人蒐之故曰自蒐○行

音杭○跋河拂謂河傍亦堂小枻也皮正赤如蜂一

名兩師枝葉似松○橫去軌去愧二反又音貫長張

友反○串夷載路詩緝串習也夷平也載語助也即

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衆事皆其平夷

而成大路也此說亦可備一義○爲于僞反○三章

兌字毛氏於緜曰成蹊也於皇美曰易直也釋文於

緜吐外反又徒外反於皇美徒外反是義不同而音亦不一也今傳於緜吐外反順通以拔兌爲木拔道通是音異通於皇美則徒外反亦以拔兌爲木拔道通是音異而義同也拔之毛詁俱當作吐外反○四章貊武伯反長丁丈反皆類隔切即陌音掌音○間去聲○五章子金于畔援兩字相反歆羨只是一意但有淺深歆心動貌羨慕也歆羨○舍音捨○左氏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授安定鄢即涇州兩漢晉志注皆引爲密國所在則是密在涇州明矣若寧州則北地郡也而朱子之言如此又以阮爲涇州故國皆不知何據○六章卿許亮友C詩記用兵必有根本之此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C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鄠在岐山之陽不出百里○之章詩記不長夏以華雖雖強通緻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華爲修大與變華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美不長夏以華則不緻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子金子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華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爲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智○鄭音戶閣音磨天書釋

文於表於騶二反鈇音夫○于金于橫渠嚮言啟自
中世棄西方之地不顧又混夷獯狁爲患非王季不
足當之故自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使專征伐
九命作伯見孔叢子○卒章屬音燭○禮踧非時祭
天謂之類類雖非常祭亦依正禮爲之○通典禘師
祭也爲兵禱也其禮亡其神蓋宝尤或云黃帝于金
于禘一說祀馬祖降戶江反夫音扶
靈臺大八正八民樂文王有臺池鐘鼓之樂　異
經○疏靈臺無正文諸儒說多異義鄭玄意謂大學即
辟雍也靈臺與辟雍同在西郊靈臺辟雍明堂宗廟
皆異處大戴禮盧植禮記注祭芭月令論頒于祭春
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
袁準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
有所爲論者合以爲一失之遠矣大明堂者大朝諸
侯講禮之處宇廟享鬼神嚴觀之宮辟雍大射養孤
之處大學聚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肅廟訓儉之室
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
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莊
靈臺乃占候遊觀之地辟雍乃行禮作樂之宮非
一所明矣作詩者頌文王之美而併數之未嘗以
爲一處也說者合其然後其論膠矣○辟雍禮注
以辟爲明雍爲和詩注辟水旋丘如璧雍鄭觀者
是禮注釋其義而詩注釋其形也唐虞以來之學
未聞有水而周之學有水此蓋因文王一時之制

詩名物疏卷七　十三　雁里草堂

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且別處故靈臺辟雍皆在郊
也說者猥（月令斷取其宗廟之堵則曰肅取其靈臺之觀則曰肅取其
堂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圍如璧則曰辟雍
異名而同耳釋例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蓋然肯（朔行政頒之太廟告
朔行政頒之明堂行禮射養國老頒之辟雍告田雪物堂氣辨詁之）
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太學其中
謂之太室宮室謂之堂）
附見于此

于孫遂承之以爲定法耳如曰乃立皐門乃立應門古未有此名也大王始爲之後增益以爲太子五門侯侯二門之制如曰造舟爲梁古未有此名也文王始爲之後遂定爲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之制愚意辟雍亦猶是爾築城伊洛文王營豐之事也安知辟雍之創非因郊外舊蓋尚儉而惜民力也安知辟雍之制非因一成溝洫之田間溝澮以爲之乎築其地爲學宮仍不廢其水道蓋亦一時之儉制也武王鎬京之辟雍因之故後遂以爲定法耳

傳○一章度徙各反○跡左傳泰伯獲晉侯乃舍諸靈臺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三輔黃圖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百二十步三輔故事在渭水東○釋文祓子鴆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孟子集注經量度也營謀爲也則經營皆圖度之意詩記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令呂員反樂音洛題下同○李氏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也○

二章詩記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鶴鶴者非鳴自適也於物魚躍者驚則潛今物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周禮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跗鼓四尺者謂鼓面革所蒙者廣四尺也中圍加三之一者謂將中央圍加於面之

三后在天傳言既沒而其精神上合于天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曰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理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追事微妙難說要人自省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帝○五章荷胡可反○六章朝直遥反○史記泰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皆賀

文王有聲（大正十）文遹豐武遹鎬　異

傳○二章鄠音戶○三章滅與洫同稱昌孚反○五章

地理志鄠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郿

縣志鄠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

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禹貢澧水攸同傳終南

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入渭鄠豐豐同心六

章部湯來反而王之王于況反○卒章遠于貢反愚

謂當以或說爲正○題下語錄問文王更在十三四

年將終事紂乎抑爲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

要坐不做事底人詩言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載武王

武功耶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

下來武王耶似生擘破一般

右文之什

生民（大正十一）周公尊后稷配天推本言之

經○一章敏字絕句毛氏讀敏字絕句鄭氏讀也○子

金子姜嫄有部氏女見地有巨人之跡履之而敏然

歆歆若人道之感此是敏字絕句於是即真攸介攸止之處

履巨跡之事有此理如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

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

纔見說祥瑞者此關之後世祥瑞固多是僞妄豈可

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孔子之言也不成亦以爲非

帝無之爲言有也帝無子即有子也知莫匪爾極

者皆是爾極也福　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

者徐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此類皆詩之人反辭他書如不有君子者無君子也無非事者皆是事也其類不一謂弗無為有何不可者自毛氏以弗為去鄭氏以弗為祓皆主於祭祀而言故諸儒之說始膠而后稷之生終不得其實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契因祀郊禖而生固經意也而此經唯曰克禋克祀何所據而遂亦以為祀郊禖耶大禋者精意以享神不必附會為何神也蓋姜嫄者姜姓之處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猶陳大姬好巫覡脩祈鬼神之類為其能禋祀也故是神依之而生神子於是因出郊祓之而生后稷禖祠又見周南漢廣禮記月令

大人之跡而生稷焉克禋克祀非求子也以弗無子神之異也且克者已然之辭非致力於此之謂如成湯之克寬克仁王季之克明克類凡詩書言克類皆謂其能若是爾今試徐誦其文而以意隨之謂姜嫄能禋祀是以有子則辭甚順理甚明若曰禋祀以祓去無子之疾則二克字為不辭甚矣以是求詩庶幾得詩人之意

二章子夲子達如字亦通先生如達不所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詩人異之也異之者神之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姜嫄疑之也疑之者耻之也耻之故棄之○又曰上帝不安寧我之禋祀乎胡為

使我不夷而有也起下章棄實之意○三章呱音孤子夲子反○子夲子不夷而有疑而棄之其異如此人反辭他書如不有君子者無君子也無非事者皆是事也其類不一謂弗無為有何不可者自毛氏以弗為去鄭氏以弗為祓皆主於祭祀而言故諸儒之說始膠而后稷之生終不得其實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契因祀郊禖而生固經意也而此經唯曰克禋克祀何所據而遂亦以為祀郊禖耶大禋者精意以享神不必附會為何神也蓋姜嫄者姜姓之處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猶陳大姬好巫覡脩祈鬼神之類為其能禋祀也故是神依之而生神子於是因出郊祓之而生后稷禖祠又見周南漢廣禮記月令

于夲子又按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雅說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爾雅釋詁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也郭璞通曰后稷始收則收穫之法自稷始也晉董氏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為天下烈矣其庶慶于孫光有天下宜哉○詩雅生民五章述稷播種之事五章述稷拿稼穡而生而見棄四章述稷幼好種植五章述稷拿稼穡而封部六章述稷農播種之事述稷祀事專言尊稷配天

傳○十章枝音肢蠃音螺蜀蔬玄鳥至以仲王鄭祗之前

月令文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應陽氣而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敬其事故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婦也世婦也女御也獨言九嬪舉中而言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男子之事冀其所生爲男也

前言高辛世妃則非高辛帝矣亦不得用此禮也

愚按傳但舉周之禮以解詩上古禮未必盡然況

今若以愚之前說求詩則此說自不必用

嬪音頻拇莫后反是大指姆音身懷孕也○二章副手遍反此類隔切今易拇遍反○跡早初生違小名

焦未成羊曰羖大曰羊○易以豉反○三章六書故

脽脛後肉脽腸也牛羊脽字之要兒不能豉乳牛羊

俯僂而乳字之在其脽間故曰脽字○藉慈借反○

四章好種好耕之好呼報反○五章詩緝他人之稽

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稽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之道焉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傳謂勾萌之時正此意○毛

氏威內相親也跡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詩記肆之筵所以行燕

、但用其一爲神主則可也鞹音廓廣古曠反東西曰

廣南北曰輪善負倍二音難乃旦反○詩輯內言燔

爾外言載則群似皆舉矣○傳音附○牟章莫側魚反醢呼改反○跡大羹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

菜取其質故以尸器盛之大音泰○題下羹音唐

行葦大十二章十二祭畢而燕父兄耆老　異

傳○一章蓺蔟跡葦初生爲蔟此禁牛羊勿踐

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傳謂勾萌之時正此意○毛

氏威內相親也跡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詩記肆之筵所以行燕

禮也授之凡者優尊也○二韋直容反踧跼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不及上簟而已禮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籍之曰席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踖藉故在下稱筵在上稱席莞故歡反C李氏緝御即所謂更僕○醻市流反酬阻限反○踧以肉作醬曰醢醢肉汁也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爲之屬爲之名也○穀字本當作肴說文哭也徐錯謂已脩庖之可入口也踧蹜矣是正饌以脾臇爲加助故謂之嘉○此志反○三車鍭又音侯則句字不必協○踧子六反人爲方唯言用參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大夫若畫則用四矢故揷三於帶間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方不必畫矣李氏引荀子云天子彤方諸侯彤方大夫黑方公羊傳注亦云天子彤方諸侯彤方大夫黑方公羊傳注方唯言用參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大夫若畫則使人屬矢也踧蹜以脾臇爲加助故謂之嘉○此志反○三車鍭又音侯則句字不必協○踧子六反人爲方唯言用參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大夫若畫則用四矢故揷三於帶間

又按禮記投壺之禮賓主黨卒投司射請數二矢爲純一矢爲奇逐以奇矢告曰某當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鉤則曰鉤踧二矢合爲一純一矢爲不滿純者故云奇以左右數鉤等者之餘矢孰以告勝者若優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矢則云五純九矢則曰九奇鉤等則左右各執一矢以告曰左右鉤朱子曰恐或是九矢則云四純一奇也○揖音晉踧揖揷扶謂手扶之射用四矢故揷三於帶間扶一以扣弦而射也此謂卿大夫若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扶也詩緝捷儀禮卿射大射皆云揖三扶一个又云扶枲矢注方持弦矢曰扶弦縱而矢橫爲方凡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扶乘時證反縱子容反見音現○扶矢於二指之間橫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鉤弦二指扶持其矢故弦縱而矢橫弦縱而矢橫爲方凡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扶乘時證反縱子容反見音現○

又按禮記投壺之禮賓主黨卒投司射請數二矢爲純一矢爲奇逐以奇矢告曰某當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鉤則曰鉤踧二矢合爲一純一矢爲不滿純者故云奇以左右數鉤等者之餘矢孰以告勝者若優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矢則云五純九矢則曰九奇鉤等則左右各執一矢以告曰左右鉤朱子曰恐或是九矢則云四純一奇也○揖音晉踧揖揷扶謂手扶之射用四矢故揷三於帶間扶一以扣弦而射也此謂卿大夫若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扶也詩緝捷儀禮卿射大射皆云揖三扶一个又云扶枲矢注方持弦矢曰扶弦縱而矢橫爲方凡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扶乘時證反縱子容反見音現○扶矢於二指之間橫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鉤弦二指扶持其矢故弦縱而矢橫弦縱而矢橫爲方凡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扶乘時證反縱子容反見音現○憼好呆反教五報反僩音佩揖於執反毋教毋僩立毋踰言注弟子賓主黨年辭者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憼教慢也僩立不正卿前也踰言遠誅語也卿許亮反○倩祖峻反○詩記四鍭既鈞之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C又曰此章鄭玄以爲燕射以詩之所

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抱
順弟和樂之風以自砥治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
薄矣又曰孔頴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
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氏以爲天射抑不知此篇乃成
而後酌酒敬遂後鄭氏以爲天射抑不知此篇乃成
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
而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
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
辛車旅醻酒之醇者○黃耇又見小雅南山臺傳○
識音志新與祈同○鮮魚也湯來反

傳○二章踧踧歸趍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之俎實
○三章詩記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
尊者乃公尸也○毛氏公尸天子以卿跣引白虎通
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獲三公尊近天子親
掊擘尸避嫌故不以公爲尸○蝦古雅反見小雅
天保○四章遵豆見幽伐柯○詩記靜言其滌濯且
敬也嘉言真新美而時也○五章特牲饋食禮嗣舉
奠與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
尸舉肝舉奠左執觶祭舉肝右絕祭實于俎遂祭
卒觶拜尸備荅拜爲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
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注跣嗣主人將爲後

鳧鷖大十四小十四

經○二章詩緝衆而宜之謂樂之也○三章脩息也反
○本義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
及水亭得其所閑在沙渚澤盤皆水旁爾鄭氏曲爲
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傳○一章爾雅注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
水呼爲鶩陸璣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
謹愿者也廣韻野鴨也鶩莫鬲反一名水
鴨雅鳧鴈鳬好浮故鶩一名溫泥即鷗也形色
似白鷁小而尾飛○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
尸燕跣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
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
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
言辛巳有事於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三
章涕于禮反見小雅伐木○四章鳧鷖字从水眾知

是水會聚之處○卒章漢地理志金城郡浩亹縣注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浩音皓

假樂大十五公尸荅皃驚異

經○語錄嘉樂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理之常若先事之于不肖則非常理也又曰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多穆穆至德章是願其子孫多賢又曰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安爲綱所謂不離于位者蓋欲綱

傳○一章重直龍反○二章遞丁歷反

公劉大十三大十六召康公戒成王

經○一章干見周南兎罝傳戈見泰無衣○詩中十廋字三乃字義皆同○二章瑤見衛木瓜傳○三章詩緝百泉眾水也按通典漢安定郡朝那縣地唐爲原州百泉縣蓋因詩百泉而得名○五章陰原即禹貢涇屋原在邠州○徹尺外反

傳○一章公劉世次見周南○釋文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王基云公劉字也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名公不當舉名子金子曰周家稱公自廣南北爲長○辟音闢○劉景見鄘定之方中○菁滿昧反○箋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

幽民始徙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軍者無羨卒也疏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三軍則是軍而無副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從遷之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今按傳謂三軍未祥蓋不取鄭說也今姑記此以備訓詁○孟子集注周時一夫授田百畝猶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徹通也乃是横渠說然以孟子攷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春秋傳云公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横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私而分也○疏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非農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横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私而分也○疏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知是何山也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辛棄疾詩緝鍛打鉄也猶庸好鍛是也○鄉許亮反○地理志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即岍山又謂之吳嶽○洞酌大十七正十七召康公戒王

經○一章起興也○詩記雖行祭汙瀆之水尚挹而注之則遂可以餚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毛氏樂以擂教之易以說安之疏樂者人之所愛當自擂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悦當以安民故云悦以安之一人而云父母故云有父尊有母親今傳用表記本語樂音洛易羊豉反

卷耳阿大十八召康王戒成王

經○七經小傳召康王何以不欲成王似先王而曰似先王惟有文武皆聖人不可先公曰成王之時周之先王惟有文武皆聖人不可似也欲成王似其可及者莫若先公也召公戒成王作公劉之詩周公戒成王作大王之詩所以不及文武意皆可知矣○一章興也○六章顛魚容反即五周反○七章藉於寄反

二三四章上二句皆言已有之福戒辭唯在第四句擣者蓋也終也欲王克蓋而終德性之所固有也俾爾者謂天錫爾上二句之福所以使汝擣其德性果能若是則有下句之效矣○顛顒印卯如圭如璋以德言也今闡以聲譽言也今望以威儀言也內外無備則爲四方之綱矣○七八章上三句興第四句鳳凰吉士吉人止興天則興王也○九章惟梧桐之生峯峯萋萋則鳳凰之鳴雝雝喈喈以興下章君子之車馬庶多而閑習則吉士之來者衆矣蓋賢者之進必以義上之人致敬以有禮則興者多也

傳○三章畈符版反類陽切今易部版反釋文又有方滿反即類陽勿版字○五章翔息亮反行下盂反○七章疏說文鳳神鳥也其像鴻前麐後蛇頭魚尾鶴頸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群鳥從以萬數山海經狀如鴛五彩而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歌自舞京房易傳高大二漢書高五六尺麐同○九章跡岡雅櫬棺注今棺桐又田榮桐木注即棺桐然則棺桐一本耳坪雅以其皮膏號曰膏桐爇淨新雅棬可爲櫬鄂皆五英子似乳緩於棗鄂櫬初覲反爇音焦○卒章尚書孔傳

廣雅云戴成也

民勞次十八一屬王時同列相戚

經○語錄問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群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三章謂敎愼威儀以近有德蓋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能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畢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尤王領之○三章釋文近附近之近○卒章繾綣大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書又上去戰反下丘願反

反

此詩每章皆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對言蓋兢隨柔惡也寇虐剛惡也人無正直之德則柔者便辟側媚以容身剛者強暴橫虐以立威情之常也有國家也於此二者無敢而式遏之則所進皆正直之人矣○無縱詭隨所謹者自輕以至重惟繾綣者有屢回顧戀新賡謔巧之意所以固結者深是則小人說隨之尤而人少有覺之者故於篇終言之而與無俾正反同戒也

傳○一章義釋文音祈近也○詩緝遠謂夷狄通謂中國治遠略外而詳內夷狄則撫柔之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也○卒爲之爲去聲

跡引左傳服虔注碧公召康公十六世孫今按史記但云召公以下九世至厲侯而不著其年譜謂厲侯當厲王奔彘之時下至十五世則爲繆侯繆侯七年爲魯隱公元年與疏不合蓋國徙史失不可考信故傳但曰康公之後

跡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凡九王不數成王懿孝足第世故曰七世今按懿孝當云共孝○二章謹喧歎二音僭愆毛氏大亂也今傳從箋韻書僭不明也說文愆亂也當訓爲僭亂近毛意○四章大音汰○

箋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出言此戒之

板大二十同列相戒、異

經○五章殿都線反○六章李氏荀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言而治蓋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牖者以帶上文言之猶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又為邪僻何以牖民哉詩辑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圖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今民雖多邪僻而本然之天自若亦雖固其固有而開明之耳勿自

立法以牖之自立法則是蓋也非天也○卒章毛氏戚豫逸豫駏驉自恣也詩緝戚豫即無逸所謂耽樂駏驉即無逸所謂遊田也

此詩雖同列相戒之言而後三章實居之任蓋責同列以道其君使知此也一詩之意在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兩語故於首章見之而猶又話之本也故不唯言猶之未遠二章成其出話之必合於道也三四五章戒其當遠猶也三章言未聽已之謀四章言用事者皆年少而無老成五章言善人見亂而緘默小子蹻蹻善人載尸雖谷止一句言及而意全在此二語後三章正言以告之使道王也

大章當順天以教民之章當脩德以安眾八章戒之

謹恐懼以終之

傳○一章詩緝管小物也蓺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爲王既士踈凡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漢屬河內郡在周東都之畿內○女音汝夫音扶四章並同○二章杳徒合反○三章舊舊釋文五刀反毛氏舊舊猶擊擊警也警五報反音與五刀近今俗讀許驕反字書舊聲也與自得之意不類當從釋文之章蓺者供簉大之章蓺是蓺毛氏及箋皆作薪薪亦是蓺取故連

言薪采今按瑞意薪主蓺采主絢若言采薪則疑專主於薪言薪采則采兼薪蓺兩意備當從薪采爲是○四章槁釋文許酷反一許各反不必言叶恐叶字誤○少施照反○五章毛氏參此者便辟其足前卻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參此者便辟其足前卻雖不用此訓而此說亦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也傳有理因附見○度徒洛反○六章璋麏見小雅何人斯○和胡臥反○璋圭見棫樸○道去聲○卒章語錄渝變也渝未至於怒亦大槩相似○又曰旦明祇一意遠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則纔有少辭意他便見又曰這裏若有些遠他理便恰似天知得一

般所以說日監在茲監去聲○又曰天體物而不遺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指心而言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又曰昊天曰明及爾游行言人之所以為人有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及爾動作之間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

右生民之什

蕩大廿一　詁封建屬王

經○一章蕩蕩皇皇反鮮息淺反○五章跡戶刀反呼又反○二章沛沛音貝○語錄首章火朔反○六章蜩音條○卒沛沛音貝○語錄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聲○詩緝君子小人之生皆人以謂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懿德是將亂而生小人然亂世未嘗無君子也厲王之世天非獨生荣夷衛巫也凡伯召穆之徒皆在焉荣王不用何○三章應去聲○四章跡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五詩詩緝湎酒不義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言此以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六章蜩螗見蟋七月○幾平聲○文選注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朔寒戎是也○卒章拔皮八本未二反蹶音厥○孟子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受禪於君故夏稱后

抑大廿二　衛武公自警

經○四章酒色皆反婦素報反○詩緝庭宮中也廷朝

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自作庭古字通用○五章玷釋文又丁念反○六章辟音壁朕直稔反繩繩見周南螽斯傳○八章辟音壁此詩前八章皆兩章相與為義德有得之於心外不可見維發於威儀言語乃可見爾故專致謹於此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一二章言人不可不謹威儀以起下章謂威儀抑抑是德之廉隅見於外者也德雖人所固有氣稟則有愚哲之不齊然生民有欲不學則無以復其初故人雖有愚哲皆言受教納誨之事有哲而不為愚愚者矣眾人而愚固有氣稟之病若哲人豈不為之則纔後四章皆言人不能自強而反戾其常德爾是以九章謂實之美者則可進德修德之進在于聽善言

十章能聽言之人順德之行者也十一章拒諫之人違則四方皆以為訓大其德行人覆謂我慢者也謂昊天之理甚明人之生非為嬉欲為樂也在於脩德而盡人道爾視爾乃夢夢不明故我慘慘夏諄復以誨汝而爾忽略其聽反以我為虐此章自警之尤甚者十二章又叮嚀以戒之緒乎不知廣求先王之道而能執其法以守行之也故皇天之所以厭棄之者為不能脩德而超其納誨謂告爾小子久矣非今始言之也宜聽用下如泉之流也則又戒之曰無淪胥以敗亡我謀庶幾行無悔也而又以不能進德則至喪國宜先齊其家次及於國與天下也五六章戒其祖以終之○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于之賂和賂士以攻共伯共伯白髮衛人因立和是為武公武公蘇子曰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舉適之事宋可經之且

詩序言共伯蚤死初無篡奪之文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魯齋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年進脩之功功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爲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有脩革之學復虧叔之政輸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猶爲賢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少相掩愚按武公之詩見於經者三淇奧人頌之辭賀之初筵抑則其自作也其自作者皆有戒醉酒謹威儀慎言語之意豈武公少年之失在此乎以其縱酒故有失其威儀言語之間及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勅乃能深造而致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故晚年自爲箴戒之辭心悛悔致謹於威儀言語而其亂政覆德必始於酒之所以工夫能及於聖賢者乃受教聽言之功其十章之言是其成德之所自乎其次第先後味詩可見而人頌之者亦以盡力於學問而成德也由是觀之史記之事或不爲無而魯齋之言爲得當時之事實矣於此見人之性本善欲固易戕而德亦易復也以一人之身前後懸絕如此學問之道其可誣哉武公身親履之故言之沈著而有味也

傳○一章哲知之知音智夫音扶七章十二章同○二

章處謀當作遠圖恐本誤○四章易以致反○五章鞫良隊反摩錯也三息暫反妻七計反○六章爲于僞反○八章詩緝虹謂幻惑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九章釋文忍音刃本亦作刃○疏綸者繩之別名言綸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本○十章本力于反○卒章大音汰○題下相息亮反長知文反朝音潮舍音捨貫音奔宁展呂反暫私列反箴之林反道音導朦音蒙國語注師長大夫士眾士旅貫勇力之士掌執戈揩夾車而超車正則持輪規規諫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詔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者也瞽近也事戎祀也

瞽樂天師掌誦言世史大史掌詔禮事師工瞽矇誦箴諫之○困學紀聞隨經籍志增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酗力智反

桑柔大雅蕩之三 芮良夫刺厲王

經○一章俾陟角反○二章懌求竟反見小雅采薇傳○三章慝音貸見小雅正月傳○五章蓋音秘趙語辭○六章遒音柔○穀擣見魏伐檀○七章蠢賊見小雅出車爐徐刀反○四章慝音貸見小雅出車爐徐刀反○

雅大田○十五章脊音佩下章同適余律反

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之

王也一章總言暴政虐民二章因王政不綱諸侯更相征伐民受軍役之暴三章憂迫之甚去留無歸棄心無競者實君子之道也今乃不能無競而致慈厲之階至今不已四章亦上章之意而歸之于天五章言救亂當用賢六章承上章言賢者不用而以昏爲聲是昏忽之顯仕而甘於喪亂七章承上章併稼穡而敗之欲自食其力亦不可得喪亂之拙天亦不可問八章順理之君必任良輔不順理之君則任己謀九章言在朝之人皆不信十章言愚者無遠慮十一章用惡人而民化爲惡十二章君子小人各有道三章貪夫用事不受善言十四章承上章言同僚勿以我誦言爲妄作十五章民之亂皆上所致十六章言惡類或有蓋惡之心發見者然其心不治言行相違而其情終不可揜故曰旣作爾歌以紓之

傳○一章視許往反○箋內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跡周同姓國在焉翊臨晉縣在西都畿內順順新語苟伯周之世卿史記以苟良夫爲厲王大夫前乎厲王苟伯作蔟命武王時也顧命召六卿苟伯在後乎厲王魯桓九年王使苟伯伐曲沃爲成王時也陰於鳩及號平聲○三章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正立自定之貌○四章瘼武中反類隔切今易攜鄰反跡瘼字從病而以昏爲聲忽之病○五章別彼列反長知丈反○六章卿許亮反吪烏合反跡嗚吪短氣也○七章屬音燭○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而宣王即位○八章度徒洛反○十章數音朔○十一章重平聲○十二章鮮順新語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者由中而發也○十三章地皮鄙反眡音胃說音悅夫音扶好雉竝去聲與音餘○十四章中陟仲反○十五章惡烏故反○卒章莊而基反丈音問

經○一章釋文倬陟角反著大也○饑音飢饉渠吝反義見小雅雨無正○詩緝左氏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禜祈於坎壇雩禜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禁禁敎反少失照反少牢羊豕○二章瘥於列反埋也○三章子居熱反○七章疫音敎

勤勸率其臣以終之總而言之宣王遇災憂懼始祈於外神次祈於宗廟既而無驗則自投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脩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深遠於言辭之間宣王之所以賢仍叔之善於知德立言皆可見矣

傳○一章○雘河精上為天漢詩緯或為水氣在天為雲水衆在天為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則隨天而轉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為漢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

祥愼云漢水祥也兩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又見小雅大東○荐薦同音重直用反○疏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詩所謂靡神不舉也神注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詩所謂靡神不舉也故毛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祀鬼神而祭之○疏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主璧以祀日月星辰也大音泰坐去聲燥早遠反汁音協○方社竝見小雅甫田○奠徒各反○疏登成也祭祀之事不縣其樂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反秩音末縣音玄徹直列反

無俚見漢書季布傳贊俚音灌瓚才旦反既盡琮才宗反琥音虎邸丁禮反祼音灌瓚才旦反

崧高　大雅　卷阿之七　尹吉甫送申伯

經○二章疊七匪反○蓼于往于於也○召是照反○四章功事也○藐莫角反○鉤膺見小雅采芑○五章詩緝賜以路車即上文鉤膺金路也乘馬即上文四馬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修君之賜而申復言之蹤異姓得此賜者命爲侯伯故也

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爾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謝地也屬王之亂申伯失其國宣王以元舅之親加命爲方伯也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揀此萬邦見其功也南國是式式是南邦疊疊番番柔惠且直聞于四國見其賢也○一章神生申伯所以輔周二章定封于謝三章先正經界而後遷民四章有城郭宮室而後錫命五章遣申伯之國大章米計足國用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宿可止宿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廛一宿遺

稱之非周官之介圭○右大章郤芒悲反○切今易忙詣反○詩緝玉至豐冊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郤○數音朔○地官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疏倉人主穀廩人主米計足國用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宿可止宿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廛一宿遺

者山有二名也然爾雅云江南衡地志衡山在長沙相南縣廣雅天柱謂之霍地志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爾○華朗化反○詩記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攷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遽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三章長知丈反七章同○五章篆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詩記分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以其分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謂諸侯之瑞圭蓋分之爲言大也詩人美大其圭而

經○一章監去聲○七章彭彭見小雅北山傳八騶爲鉼

鞗見小雅采芑傳○辛葦駪駪見小雅采薇傳毛氏
嗜嗜猶鞗鞗遬疾也
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尹吉甫召穆公方叔張仲皇父申伯韓侯皆賢人也而奚仲山甫之德爲盛宣王人之各當其才而德之盛者乃居位之右是又專以德命也烝民之詩反覆讚詠雖專職業事功各之大率主於德爾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於以見惓惓尊慕之意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於所愛者則喜其名而道之詳於所惡者則不欲舉其名而言之甚略也故出車之於南仲采芑之於方叔六月之於吉甫江漢之於召虎雲漢之於申伯韓奕之於韓侯皆屢言之而何人斯之暴公則維一言也然則尹吉甫可於知德而善言德行者歟其盲韋且言天命之原人心之本則當時仲山甫之下吉甫又最賢歟○一韋言天生仲山甫以助周二韋言山甫之德三韋言山甫之職蓋於朝廷四方之事無所不掌也將王命者行於朝廷明若否者掌四方之事若舜以盲揆蒸四岳周公爲冢宰而燕東方諸侯伯召公爲冢宰而燕西方諸侯伯也五韋言其有中和之德而善撫其民六韋言其德之全而善事其君七韋言出而城齊八韋勸其早歸

四句言彭彭鞗鞗則徃於齊者駸駸而不已尚何取於大臣或其殺身不足以報敗國之責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故明哲保身非爲身謀乃所以定國也○三言四牡者先四句唯言車馬征夫之盛而未行次時之盛也
傳○一韋蹤仲山甫築城廣狹之制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於樊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據今按左傳注樊一名陽樊野王孫西南有陽城（據孟河內本野王作王）因學記聞禮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骹雄喈反瘠才浪反長知丈反監古銜反○朱子詔假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而爲

于僞反○二章詩緝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
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
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大臣以道事君而曰
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
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孔無隱亦順禮
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周語稱奚仲
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面從容悅之謂也○
語錄問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
不偏也而二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敘之
終篇稱中公審審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

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
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令仲山甫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
柔去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
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入之進德須用剛健
不息○語錄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念儀令色則大
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矣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
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
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
不然改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
人惡之又曰仲山甫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之如

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論語詩人之意各思書玩繹
上下文意不可只摘出一兩箇字○三章女音汝與
平聲應於證反○四章語錄肅肅王命以下四句便
是明哲所謂明哲只是曉天下是理順理而行自然
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六章虔徒洛反易
以豉反○七章行祀見生民○隰烏懈反○齊世家
太公劉齊都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
治臨菑正義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營
立臨菑是齊風

韓奕大雅凡七 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詩人送之○奕
經○一章倬陟角反共音恭○二章綏如誰反○茀音

茀淺簟弗泰簟以為車蔽今之蓍也鞹弗者車之蔽
簟者席之名用席為蔽○錯衢見小雅采芑○玄袞
見出車○赤舄見鴻雁○鉤膺見小雅采芑○三章鋈租將去而化較也詳見生民
○魴見小雅六月○鱮見小雅六月○鮮魚新殺中膾者也中陟仲
反○路車見泰漸陽○遵豆見鹿鳴○四章詩記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
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
人述王錫命諸侯而因道之要其盛其意蓋在於此
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以莫不在其中矣○百兩見
召南鵲巢○彭彭及八鸞鏘鏘見前篇○五章鞗見周

南汝墳鱮見魚蘇敬荀庵見鱣堂傳熊羆見小雅斯干
傳○卒章釋文字如字又都回反○疏毛亦文異謂
之赤豹毛白文異謂之白豹有貴羆有赤羆大如熊
其脂如熊白而麤
一章韓侯來朝受命二章錫予之儀三章餞送之
禮四章韓侯娶妻五章韓國富樂而宅家和卒章
爲北方伯○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
之盛蓋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是亦性
靖之正之一端也此章言韓國之樂與衛碩人之
四章同意
傳○一章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山在西北地

理攷異在同州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爾雅梁晉望
李氏韓城之後故以爲晉之望○箋韓侯爲晉所滅
李氏非韓趙魏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
韓者也邘音于○見音現朝音潮三章同○二章分
圭見小雅出車○疏綏即王制所謂天子
殺下大綏者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
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桑鳥羽翼而用之或以旄牛
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
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
章○疏揚者而眉上之名則爲之鏤錫施鏤於揚之
上矣當盧者當馬鋼盧在眉眼之上也○疏虎是獸

中之最淺毛者故知淺是虎皮○去起呂反軟訖岳
反履字或反搔於輦皮○三章因學記聞屠漪水李
氏以爲同州鄜谷挾說文有左馮翊鄜陽亭馮翊即
同州也漪右次反鄜音同屠○疏軟菜茹之總名對
肉殺故云菜羹謂爲菹也○疏蔔始出地長數寸鬻
以若滷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
入地蕪天如如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若酒度
之如食筍法是蔔菹之法也鬻音煮蕪音弱○四
章疏和於漢則河東永安縣承安西臨汾水○辭順
新語晉侯居冀謂之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
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出奔共謂之共叔其汾王之類

乎說者以莒君爲此非也莒夷無謚於是有黎比公
交公茲至公著丘公貸比公皆以號爲稱與汾王以地爲稱
不類矣比音毗著直居反○釋文妻之女弟曰妹公
羊傳勝者何諸侯要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箋獨言娣舉其貴者媵
音孕○疏靜又才性反○卒章疏爾雅貔白狐其
子貙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似虎或曰似熊○
名白狐遼東名白羆貙呼木反○眾爲之爲去蓋長
如大反
江漢大十八　美宣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
經○一章江漢見周南漢廣檳見鄘干旄○三章徹尺

列反○四章毛氏敏疾也○社音班○五章圭瓚見旱麓○燮拒也黑黍酒也謂之也者苾香脩也也疏黑黍之酒自名爲也不待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也知者以也人掌和鬱也明也人所掌和鬱未和鬱也一章師出二章功成三章彊理旁國四章宣布王德五章錫賚比康公卒章召公祝壽歡德皆詩人道當時事實而託爲召公之辭○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上章言江漢湯而曰經營四方既平下章言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而曰式辟四方辟旨可見也曰彊理至于

南海亦溢美之辭爾詩人南海蓋指當時頻海者爲海耳非廣

傳○一章詩記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海也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皆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銑鋭驍雩故以知夷淮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徙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二章洗見郊谷風○四章爾雅奠安定也○五章爾雅墨謀也又曰圖

中尊也疏尊奠爲上罍爲下自居中不大不小在罍與之間素禮圖六彝爲上象三斗六尊爲中壺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詩疏按鬱人掌和鬱者以實彝而陳之則皆當在奠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奠未祭則在卓賜時未祭故卓盛之○卒章薛尚功鍾鼎奠器款識郘敦銘惟二年正月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郘王乎內史冊命郘王曰郘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令余惟嗣京乃令錫汝赤市彤晃舊黃玉斬用事郘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郘用作朕皇考奠伯尊敦郘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

用高銘文一百七字敦蓋及器皆有之按歐陽集古錄郘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宣謝蓋宣王之廟榭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文宣榭古者將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廟示不敢專也祭之曰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在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毛伯內門立中庭古祝郘者毛伯執政之上卿也入廟門中其庭立祝與郘皆在其右也王呼內史策命郘者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也王曰者史執策贊王命以告郘也赤芾彤晃蓂黃璧旂鉤車服也郘拜稽首用

作皇考襲伯尊敦者所謂受書以歸舍奠于其廟也
識音志邠夜變反敦都外反
常武大廿九十一美宣王平淮北之夷
經○二章父音甫上章同上章首息井反劇上聲○五章地理
志臨淮郡徐縣故徐國嬴姓盖伯益後也
一章命皇父主兵二章命休父爲副三章言天子
自將四章言戰伐五章言軍勢之盛卒章歸美於
王○三章焚紹緩也盖王舒保作不疾也匪紹匪
遊不徐也此言王師之節制○徐方繹驗言徐方
之亂也震驚徐方言亂者震驚徐方之民也如雷
如霆六軍之威也徐方震驚言亂者之畏懾也

傳○一章卿士見小雅十月之交傳○將子匠反三章
同○二章蹶內史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掌
命之此當是尹吉甫爲卿而廢內史○蹶楚語重黎
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
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幸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案
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鄙國志河南雒
陽縣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甫之國也○疏周禮三
農生九穀注原隰反平地○四章陳直刃反○幸章
朝音朝復芳六反
膳印大三十二刺幽王嬖妾似任奄人
經○一章印音仰○二章上四句箋此言王前黜諸侯

及卿大夫無罪者○四章鞫居六反○六章穀居希
反○幸章藐莫角反羣九勇反
一章言國無定法下靡於民二章言用刑不當三
章言嬖妾及用奄寺四章婦寺之邪熊五章善
人去國六章承上章七章言已逢禍患又勸改過
免禍
傳○一章靡賊見小雅大田○蹂柔蠹賊者害木稼之蟲
蠹疾是害木稼之狀○廢奴見小雅正月○奄人周
禮司刑注書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官者丈夫
割其勢淫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
奄釋文於檢於驗二反說文作奄閹夷廉反與此通

用○三章知音智下章同○說文梟不孝鳥日至捕
磔梟之從鳥在木上詩緝鴟有二義爲飛戾天者鷹類
也亦單名鴟也惡聲之鳥書怪鴟也此配梟言之謂
怪鴟也又見陳臺門磔陟格反○四章朝音潮夫音
扶下章同與音預舍上聲下章同○五章晉語史蘇
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注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
也夫音扶○六章重平聲○幸章爾雅正出痛出也
○濮南閩反
召旻大三十一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侯剖
經○一章饑饉見小雅雨無正○二章蟊賊見小雅大
田遍音幸○五章踧山於反○六章溥音普○語録

問召旻六章作賦體疑是比體答曰作比為是

一章想亂二章用賊群小致亂三章小人排黜君子四章痻瘝無主意五章歎小人不知退六章慮害及己卒章有舊德不能用

傳○二章採丁角反類隅切今易陟角反○褒鳥浪反○四章首水中浮草擇之士加反字書與揀同音傳誤○五章簉采之率擇十粁九鑿八侍御七珠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粁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

糲閻米反鑿子落反○忱許往反為于偽反下章專為之為同○六章頻字本从涉从頁是水之厓也

右蕩之什

大雅譜

公劉

右豳國舊詩成王時召公所獻

縣

右二詩文王大明

文王

棫樸旱麓

皇矣靈臺

文王有聲生民

既醉鳧鷖

洞酌卷阿

右十七詩成王時

民勞板

桑柔

右四詩厲王時

雲漢崧高

江漢常武

右五詩宣王時

瞻卬召旻

右二詩幽王時

抑

右謂衛武作國語謂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於國以來災於是作懿戒以自儆此蓋武公晚年之詩而武公卒于平王之十三年

思齊

下武

行葦

假樂

蕩

烝民

則此詩乃平王時詩也

韓奕

時世不可考

詩集傳名物鈔卷之七

頌四

清廟一明祀文王

經○駿音峻○語錄問或疑清廟禘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者可者某應之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者想當時文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作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哉安意如此說是○又曰對越在天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使是承處○毛氏顯於天矣見永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

東文之德總承上二句其助祭能敬和明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則方可以盡駿奔走之職其助祭之臣且如是則主祭之君可知文王之德化於後世如此則無射於人可知矣

傳○與音預朝音潮○題下駢息黃反愀七小反復扶又反跋山於反乾音干昱上之上時掌反蒐管同

維天之命 頌祭文王　異
經○釋文假音暇溢音逸毛氏假嘉溢慎也箋盈盈也
○駿音峻曹大音音增
傳○簡古莫反
維清 三頌祭文王　異
經
維清明而緝續其光明者文王之常也既曰緝熙
人曰文王之典是極贊文王之純德不已爾所以
自文王始嗣位主祭祀以來積而至於今日乃有
成今周之所以致太平者實文王為之積祥也
烈文 四頌獻助祭諸侯　異
者謂法之不已也○語録問右作左右之右與舊不
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
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此詩作保佑說更難方緩雖
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
來得右助
愚按此詩右字無音而釋曰尊也神坐東向在饌
之右所以尊之也是則左右之右為上聲字時遷
亦釋曰尊而無音亦當作上聲讀難詩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亦釋曰尊也而音又不引周禮享右祭
祀以證之均訓曰尊而有上聲去聲之不同語録
都引享右祭祀以證為左右之右而周禮音義皆
作侑三詩音既不同義亦似異而雖傳及語録引
用周禮亦覺不同未詳如何

傳○題下語錄問傳謂祀明堂周公以義起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邪以時王之父配邪曰諸儒正特此二議至今不決竊以意言之若只得以來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

時邁八頌巡守祭宗告

經

巡守諸國出以時而動以禮昊天其子愛我矣

天之實在序有周何以見之巡以警諸侯則諸侯

褰櫜而畢朝巡以祀鬼神而鬼神感格以致孝右

是則天實右序之而王信爲天下之君矣又言我

周之德昭明燭下無隱屢讓黜陟式序在位皆當

故戒征伐其當而不用敷得教於中國若是則王

信能保守天命而無失矣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朝

會之事也慴柔百神及河喬嶽望祭之事也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懿武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修之

也

傳○守式又反朝音潮

執競九頌祭武王成王康王 異

思文十頌后稷配天

經○吳正傳天之於民育之以全其生教之以全其性

而已所以命聖人者以此也聖人所以配天者亦以此也文者總言后稷之德莫匪而極以全民之生也

者言陳常于時夏以全民之性者言也主我者稷也

命之者帝也稷言陳常者當而教之也

傳○遺惟季反

臣工一頌十戒農官

經

右清廟之什

前四句美之後則戒之也嗟嗟臣工能敎爾在公

之事王已賜爾成去而又來咨庶可謂敬其事也

於是重歎以告之曰莫春之時將何所求乎惟當

言如何用力於新畬耳於此時見來年之美而歎

之知其必有成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以來年之

美則可以卜上帝之必賜以豐年也蓋歲之豐歉

主於秋而麥則以濟一時之食故以此卜之也今

既得豐年之兆惟宜命農人具農器以盡其力則

將忽見收成之不遠矣

傳○重直用反度待洛反女音汝爲于僞反○朱子曰

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

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

明白衣去聲○新畬見小雅采芑○銚七遙反字典

銚同踈古田器韻會江淮謂之臿臿楚洽反

噫嘻頌十成農官異

經○駿音峻○解順新語周人以諱事神駿發爾私克

昌厥后皆不爲何也蓋周之前無諱至書稱元孫某

則諱之始也然不以其名號之而不指其人則亦不

諱如穆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後有衛侯鄭

匡名班春秋書曹伯班簡王名夷春秋書晉夷吾皆

周之故實也

傳○奇居宜反○箋據周禮遂人九治野田夫間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

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踰萬夫之地廣長各三

十三里餘百步既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

里又少半里也遂人注十夫三鄰之田百夫一鄙之

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

通水路於川廣遂深谷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

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徑容

牛馬畛容大車余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遂

洫從溝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如是者九則爲方百

里之同畛之悉反洫況域反涂塗同澮古外反廣去

聲擲祖管反○雨去聲

振鷺頌十三王之後來助祭

經○夏至也○數音亦○語録問振鷺詩非正祭樂歌

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

語恐事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昨主與奠尸

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徹受昨如此

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

傳○鷺見陳宛丘○朱子先儒多謂辟雍在西郊故曰

西雝○地理志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

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宋景商頌○左氏

傳注踰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以

歆禮待之故拜其來爭其餘諸侯則否

豐年頌十四秋冬報賽田事

經○虞說文本作亩穀所報入宗廟采盛或作廩

傳○泰見王泰離○百攷毛氏曰數萬至數曰億數億

至億曰稊跡定本集注云數億至萬曰稊按魏氏曰

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爲億

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

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中數萬萬曰億萬萬億

曰兆萬萬兆曰京上數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

京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者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

曰秭則有可疑蓋黃帝數術中數文之上萬萬京曰

陔萬萬陔曰稊此應云數萬至陔曰稊而言數億至

億曰秭者有所未詳今以魏氏所舉不下數計之十

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則百億也十京曰陔千

億曰也十陔曰稱萬億也豈毛下數言之而今本轉寫誤曰數億至億乎數萬數億之數色主反○方社有聲頌十五始作樂而合乎祖見小雅甫田

經○釋文應應對之應

傳○周禮鞮鞻掔旄舞人掌教舞散樂及四夷之舞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教其聲容○樂書少昊氏冒革為鼙夏后氏加四足商楹鼙為一楹而四植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樂事相尊朦音蒙塤音壎眡了○箎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踖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太祖謂文王也○棘音亟亂○樂書少昊氏冒革為鼙夏后氏加四足商楹鼙為一楹而四植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若條性浮似鱣而白○箎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踧踖肥充故焉之河南輩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胡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海西上龍門入漆沮

潛頌十六李冬薦魚李春薦鮪

經○毛氏潀沮岐周二水也詳見大雅縣○鱣鮪見衛碩人鱣鱣見小雅魚麗鯉見陳衛門○鮮顯新語魚喜潛取者必求之深故曰潛有多魚

傳○捋擇文霸甚頭麤心麋三反○埤雅鱣形狹而長若條性浮似鱣而白○箎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踧踖肥充故焉之河南輩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胡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海西上龍門入漆沮

雝頌十七武王祭文王 異

傳○周禮大祀注右讀為侑謂祭祀侑勸尸食而拜大音泰下同○題下及徹師學士而歌徹樂師文云大師誤說者則廑戚也蓋徹祭下詳禮疏恐當有器字

載見頌十八諸侯助祭武王廟

經○僮韋見小雅黍苗傳

傳○折見小雅出車○箎鶴金鉦飾貌○朝音潮

有客頌十九微于來見祖廟

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箎箎盖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中音仲管者言令爾雅本作言箎故交反○爾雅大管謂之簥注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如篪六孔周禮小師注如篴而吹之樂書簥者以其聲大而高也簥音奇篴與笛同○閟若穴反曲終也

經○黃氏周人愛微子也見其所來之馬亦愛之見其所御之僕亦愛之馬有絜白之色人有蓺且之敬旅有敦琢之容則周人之於微子無所不愛也○蓺絜繕也

傳○蓺選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教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蹈敦雕古今字商雅玉謂之雕又曰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爾雅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疏古之朝聘晉侍日數不可得而詳不知於信信之後我之日乃可去○箋才用反見賢編反易去聲

武王成周公爲大武之樂

右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　成王免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朝音潮○語錄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即攸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遠者而顛蹶於康衢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蓋又精史學而不拘於專經之陋衡時未行毛說顛躓又曰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叟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自以叟文耳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後漢書李固傳昔先祖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於牆食則覩於羹

訪落　成王延訪群臣

經○上時掌反下遐嫁反○詩記係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紹庭上下歆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佛明其身欲賴武王助其脩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考之道也但傳於庭燎則艾音乂而此音五蓋反未詳朝音潮強巨兩反

敬之　羣臣戒成王答之

經○監去聲

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而不敬也

小毖　亦述閔之辭

經○毖音祕○詩緝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蜂不可使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稚螫之微能翻飛爲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慎也○又曰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皆倒提予我自以叟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於我莫不屏蜂言無荓蜂言救他如莫我知莫予云見之類皆倒辭也

莫于莽蜂自求辛螫在我有間物得以乘之搴允
桃蟲拼飛維鳥事機不謹變必至於大
傳○蹕爾雅桃蟲注鷦鷯也俗呼為巧婦鷦鷯
小鳥而生鷹鸇者也陸璣令鷦鷯也微小於黃雀其
雛化而為鷹故俗語云鷦鷯生鷹埤雅說苑云鷦鷯
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鷹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
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啄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
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鞵然故一名鞵雀其化蛾為
鷦鷯鷦鷯鷯音焦苗鷯力幺反紩音秩縫也許記一說
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
載芟十頌二十五未詳所用疑與豐年同

經○相見蟲之用銳尺銳反○說文鉏食
蒸擾是木名非香氣但擾木之香氣香作者以擾
言香詩緝飲擾皆酒醴芬芳之氣擾之氣烈故古
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釋文厭於豔反且七
也反又子餘反

之後草木根株有典葬不盡者則耘之今曰縣縣其
瓞則紱苗而耘也○李氏胡考者老人也禮士冠禮
祝云永受胡福注云胡遐也
良耜十頌二十六同前
經○崔莒見召南采蘋傳○饟與餉同廣韻饋也自家
之野謂之饟○饟豐年雖賤有猶食泰疏少牢特牲
大夫士之祭食有黍明黍是黃玉藻子卯稷食為邑
日貶是稷為賤食有稷食之食音嗣○積子賜反
箋非用貌
傳○剌七亦反去起呂反銍音秩縫也許記一說
總名○詩緝百室在六卿為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

登其大家之衆寡在六為鄰而鄰長掌趨其耕耨與
其戚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
絲衣十頌二祭而飲酒 異
經○鼏音覓○兕觥其觩見小雅桑扈傳胡考見載芟
也反又子餘反
傳○跳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緇為之故云緇衣也
詩緝絲衣皆用布惟見與爵弁服用緇大夫以上祭
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服用緇
故知緇衣為士助祭之服○詩緝雜記云大夫冕而
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註云弁爵爵也爵弁冕之次
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墊見陳衛門○爾雅鼎

圍奔上謂之鼎注歌上而小口者圖音圖奔古掩字
○特牲饋食禮先夕陳鼎于門外有鼏牲在其西設
壺禁在東序亞蓬銅在東房佳人即位于門外西面
入即位于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亞蓬反降
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
奉鼎鼏告絜詩疏特牲雖則士禮而士畢不攝其禮
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鼎與簋同冥狄反銅音刖

酌 頌二十八 頌武王

傳○題下句音酌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責褒東發日
抄武宿夜武曲名即大武之樂武王伐紂至於商郊
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住旦因名焉

桓 頌二十九 頌武王

經○釋文閒閑厠之間

傳○題下類禡見大雅皇矣禡馬嫁反

賚 頌三十 封功臣

般 頌三十一 頌武王 巡守柴望

經○箋敷徧也

傳○守音狩朝音

右閔予小子之什

時邁 雖

右二詩武王時

清廟 維天之命

烈文 天作

思文 臣工

豐年 有瞽

載見 有客

閔予小子 訪落

小毖 載芟

絲衣 酌

賚 般

右二十六詩周公所定皆成王時作

昊命有成命

右康王以後詩

執競

右昭王以後詩

頌譜 時邁 雖

右二詩武王時

清廟 維天之命

烈文 天作

思文 臣工

豐年 有瞽

載見 有客

閔予小子 訪落

小毖 載芟

絲衣 酌

賚 般

右二十六詩周公所定皆成王時作

昊命有成命

右康王以後詩

執競

右昭王以後詩

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蒙羽二山名蔡傳地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忻州賁縣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賁丘媚反朐瞿俱反○前編武王滅商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晉相周武王崩成王立元年周公攝政命伯禽伐淮夷奄之墟封於魯鄭譜魯者少昊摯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疏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帝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鄭尊用黃目罍用玉飾大圭爲

用玉疋雕篡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疋用梡嚴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犧尊疏勺畫龍黃目飾以黃金疏刻畫通疏也勺酌也畫龍畫龍於尊也黃目謂尊鼻目也飾以黃金謂以黃金爲飾也○周禮司尊彝則成王命魯以周公之尊禮祀周公也疏璧散璧皆徑五寸肉倍好謂之璧肉倍好謂之環好者璧環內孔也璧散璧角謂璧邊有四出也梡嚴四足廣爲之疏○孔子曰周公其衰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在蒲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考焉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廣周公接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眾仲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閱來聘享有昌歌白黑刑盛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寧武子來聘享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荅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獻王所懌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以見意焉君子以致譏於湛露彤弓于以見意焉君子以辭備物之享竊武子何隱公何以如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竊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于以見意焉君子以辭備物之享竊武子何宰王于兄弟之國之鄉禘有四足廣爲之疏○孔子曰四代服器官祀皆不廢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人莫無一語及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分扶問反父音甫.眾音終駁徂惑反○疏伯禽卒次考公酋煬公熙幽公宰魏公濞厲公擢獻公具真公濞武公敖懿公戲及伯御又孝公稱惠弗湟隱公息姑桓公允莊公同閔公開卒而僖公申立後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潰音佛真濮匹位反○解

願新語聲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曹國
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
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
魯僖公富盛　異
經○詩緝薄言發語辭薄言聊言之而已駉也
有何馬也乃有騋牝之類○二章騋息營反騋音期
○三章駱維並音洛騅音番
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
苟於近利也無斁者特之能久也唯所思者如此
故夕而有富盛之效正東心塞淵駉牝三千之意

其富盛非特馬也曰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
窮無期無斁猶未知所思者當也否也至其卒章
曰辭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
盛皆所當得非掊克為敛以致之者詩人二字之
妙而意有餘此孔子所以取之以蔽三百篇也但
此則人頌其君之辭未必僖公能然也
傳○一章踧復謂馬肚幹謂馬脅○邑外至謂之坰爾
雅文注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
各十里踧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毛氏傳坰
遠野也○騵黑色跨髀間所跨據之處白跨體闇白
也駓赤色黃而雜赤者跨若化反髀音陛○
皇見盈東山○二章駉苻悲反任符二反二符字誤
釋文駉苻悲反任敷悲反皆類隔切今並易作攀悲
反○騋駉今之牝華馬騋駉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
之色相間雜如黃白白皇黃騅白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騅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
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云黃騅曰黃謂黃而微
赤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驍馬也○三章驈良忠良辰
二反駁北角反躍力軌反馬駿也駿子紅反○卒章
騏又見小雅皇皇者華騏彫亦也駵今赭白馬骭胳
下之名脚脛也豪骭豪毛在骭而白長也骭戶旰反

有駜二章章六句駜毗必反飲頌禱　異
經○一章詩辨有駜然而肥強者雖何子其駜然肥強
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連言有駜非一馬也
馬雖起興亦以富盛者言之也在公明明者事上
盡職也在公飲酒者撫下以恩也載燕則又言夙
夜無所事惟燕樂耳故上言樂舞容節而後惟頌
禱也
傳○一章治去聲○三章遠去聲
泮水三章飲於泮宮而頌禱　異
經○一章拚見小雅出車○憐見召南采蘋○三章茆音卯○五章陶音遙○六章
蒌蒿也○七章數音朔○八章蒌悵歸也歸就我

亦善音於人感於恩則化○魯齋此頌伯禽詩平淮夷獻馘泮宮而作

一章言宮公至半宮而群臣從二章言飲群臣而恩意洽三章既飲酒而祝其壽且告以順大道而行則有服人而之效四章以後皆祝頌之辭而各有所指四敎明其德是告之以明德工夫也內則敎以明其德外則敎以慎其威儀則雖民之則美是以鬼於事業者先文武有孝而假烈祖求福祐也五章曰克明其德是已能明其德也故有作泮宮以下之效六章言軍師和而軍旅之盛也七章言勝淮夷八章言淮夷服上三章道其所已然也

閟宮

僖公修廟而祝頌之辭

經○孟子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曰王文憲嘗言閟宮之詩蓋有錯簡當從孟子為正

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大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說成王封周公之子以逷一節下文公事千葉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辟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注疏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荊州之界而荊舒在今淮西也第四節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饗祝降福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後皆祝頌之辭如此則孟子之時禮疏在學謀論兵事其謀或定受之於學征伐還反釋奠於學以可言問之訊馘在耳之馘告先聖先師訊馘又見小雅出車及大雅皇矣傳○之章跡荀卿論兵云掾十二后之弩員矢五十六是一弩用五十矢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鄭注大司寇一方百矢則鄭竟以百矢為束尚書左傳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束矢當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歟○卒童髽尸莅反誤當作時審反○號見陳基門○遒于醉反○跡禹貢荊揚貢金三品鄭注銅三色青白赤也王肅以為金銀銅

閟宮

僖公修廟而祝頌之辭

經○孟子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曰王文憲嘗言閟宮之詩蓋有錯簡當從孟子為正

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大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說成王封周公之子以逷一節下文公事千葉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辟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注疏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荊州之界而荊舒在今淮西也第四節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饗祝降福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後皆祝頌之辭如此則孟子之時

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是周公也○泰離見王泰離○重穆見亂之月傳○菽見小雅小明○稻見唐羽傳○拒見大雅生民○三章龍旂見小雅出車○騂赤也色純曰犧○四章釋文福音福犧素何反○篤亘見亂伐禍五章台肖見大雅行葦傳○八章社音祉○辛章稱方掾也○寫音昔

傳○一章跋音語及書傳說天于廟飾斲其材而礱之加石焉諸侯斷而礱之天于加密石也礱盧紅反

踖重拏植拜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先種曰植後種曰稙當是先種先熟後種後熟傳略而不言○部汤衣○二章斬音短○亟岐見大雅緜○爽羊恕反

壬壬　唐里草堂

反

實如翦音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大王非有翦商之謀也蓋古公遷岐人從之如歸市而成都而民五部其初此彷彿帝堯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歷三十三年自遷其至文王之生已十九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

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終始正居商今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又也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古之君子以是事實論商周者蓋如此詩之過者多實其失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是而漸大真得詩人之意矣而論語集注之云則未及改定

七

四章畫胡卦反劃似嶧反湯中谷去起呂反大音泰鍘音刑浩音告和胡卦反盛平聲○爾雅尾豆謂之登○豚方于反○疏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飪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五章將子亮反○奇紀宜反英又鄭清人傳疏緑纏而來染之以爲芾之芾飾小戎竹閉緄縢傳緄繩縢約也此縢亦謂約之以繩也○二牙又見鄭清人傳○疏具者水蟲甲有文章胄謂嬰鍪具非爲胄之物故知以具爲飾嬰胄俟反鍪迷浮反○疏朱綅赤綫謂以朱綫連綴甲也綫即線字荊舒見小雅漸漸之石○艾音乂○六章蹙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蔡書蔡傳泰

山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郡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齊歸龜陰之田杜預曰田在山北即襲慶有奉符縣也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書蔡傳在今沂州費縣○又章地理攷異皃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其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治無土壤○應去聲屬之玉反○八章踰常魯南鄙許爲西鄙○朝音潮○卒章地理攷異祖來山亦曰尤來在兗州乾封縣今封奉符縣水經注山在兗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後魏置鄒文陽縣有新甫山文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教護屬功

課章程疏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

閟宮

右一詩僖公

駉

右三詩僖公

以爲無所考

有駜　泮水

傳○契十四世至湯按史記契一相明二相土三昌若四曹圉五冥六振七微報丁八報乙九報丙十主壬十二主癸十三湯十四皆父子相傳契音泄○自成湯至于紂二十八世其二世太甲受伊尹之訓反善修德諸侯咸歸是爲太宗其後殷衰至七世大戊伊陟爲相殷復興是爲中宗其二十世武丁舉傅說爲相殷道復興是爲高宗所謂三宗也○武王滅紂封其子武庚于殷成王三年武庚叛周公東征誅武庚而封紂庶兄啓於宋○書蔡傳四水出○國十縣挑堯西北陪尾山原有泉供宋國名西南過

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淮十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宋即漢唐睢陽宋應天府今歸德府其境東接泗濱○書蔡傳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應天虞城縣西北孟豬澤是也孟與盟同○史記宋世家微子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自東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辰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十一君傳謂之世至戴公者蓋父子相傳爲一世微子微仲兄弟當自宋公稽始煬公亦以弟襲位故自宋公至哀公爲之世而戴公仍在之世之外也魴符遇反釐音僖

靚古莧反○正考甫宋大夫微子之後孔子之世祖
○其兩反○史記正反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
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冢城
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谷所謂亳河南偃師為西
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東之湯即位都南亳後
那一篇祀威湯之樂
經○靴見周頌有瞽○鼓見周南閒雎○衎若旦反喤
呼惠反○管見周頌有瞽○萬舞見邶簡兮
傳○衎樂之樂音落閒若宂反舜側皆反所樂之樂五
孝反為于偽反優音愛愷開代反○朱子曰扳于云

王基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
無陰殺也殺色界反○鏞見大雅靈臺傳○魯語注
為父魯大夫言免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
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父音甫○題下魯語
注名頌頌之美者輯成也凡作篇章義統成撮其大
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

玄鳥適祭宗廟
經○釋文鳳音圖又音云
鄭氏謂此為祫祭之詩宣誠然也蓋詩叙歷世之
君之德不可奏于一廟故也天命玄鳥至宅殷土
茫茫言契古帝命武湯至奄有九有言湯商之先
後至在武丁孫子言群后武丁孫子至大糦是承
言諸侯之從邦畿千里至来假邪言善政自內
及外而真效如此景圖維河以下又總言殷之受
祿于天也
傳○鼉鳥拔反蔽色黑故謂之玄鳥○毛氏春分玄鳥
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鼉高辛氏帝高辛卒與之

祈于郊禖而生契簠鼉遺與簡狄吞之而生契史記
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眼簡狄吞之
因孕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
封於商賜姓子氏索隱曰契生充代舜始舉之必非
嚳子以其父索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女與宗婦三
人浴於川則非帝嚳次妃明矣老泉蘇氏曰史記載
簡狄行浴見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神奇
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眾也蔑天地必將
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
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
必以詩有天命鼉鳥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

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貶降為祀郊禖之反鄭之箋而後有吞卵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子金子按史說自謂以頌自次契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祈子也簡狄此日祈焉而孕故詩術其感生之祥史以行谷墮卵之事附之數於岡矣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過叙為數主之時有城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而未見其為譽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氏子

之言傳者有音放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為不可信矣城鳳中反禖音梅喪息浪反○竟境同○析星歷反見小雅出車○語錄景圍雒河一句不知說甚麼想當時有此語人都曉得今不可曉○家說毛氏詁詩注景訓大員訓益釋文何本作何若依此訓此文則是大益維閤辭下則應辭也○家說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于烝嘗湯孫之將二句以為亂辭據他詩例當稱五章四章四句一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渠之周頌以為一章則失之牽各矣國語稱那之末章為其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

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句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此皆其分章處也要商二頌自與周頌不同其詞義深淺較然可見烏得以一律竝言之哉今按商頌皆毛鄭章句而朱子從之今著項氏之說于此以存異長發晦四祫祭之詩

長

經○三章齊于今反祓音弗見音現竟

傳○一章知音智見音現竟

城當在滑州（今河南府）○二章應去聲三章同與平聲卒章

荷上去二音○五章鄭氏共音拱下同珙亦同虺音

履○六章地理考異章顛昆吾皆祀融後滑州韋成縣古系韋國顛城在滑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顛國濮淵濮陽縣鄄昆吾之墟亦曰帝丘古昆吾國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已音紀家宇記解州安邑縣傑所都○卒章尚書孔傳阿倚衡平言倚以取平亦曰偏衡○題下與音豫

殷武晦五祀高宗

經○二章姜去羊反○卒章斲研也捄音鞠宮撥柱也

高與宗中興之功必世惟伐荊楚為大故作頌者惟

言此以見殷之復彼治者在是蓋堂奠猶夏聖人
所憂四夷未王盛德所及也一章伐楚而楚入賦
二章楚既服而可繼成湯二章請侯皆從四章為
治有道而天降之福五章中興之盛卒章廟成而
祭也

傳○一章踪周有天下始封熊驛繹為楚子於武丁之
世不知楚君何人史記熊繹成王所封○二章踪周
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其國父死子
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見音現朝直遥反

商頌譜

那　烈祖

右太甲以後作

殷武　長發

右祖庚以後作

玄鳥

右二詩不知何世

詩總圖

周衛鄭齊唐秦陳曹豳

文王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鵲巢　采蘩　采蘋　草蟲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騶虞
文王
小雅鹿
武王
小雅鴛鴦
四牡
鳴鳩
詩名物卷八
三十二
雁里草堂
皇皇者
華
伐木
雝　武王十三年封
武王十三年封
成王
小雅天保
蓼蕭
湛露

彤弓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瓠葉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

臺
由儀
著者
敎
武王康叔　太公
在王位封　呂尚
七年　胡公叔振文公
嗣時遇　嬀滿鐸　旦
篤慶
須弁
東輦
譜名物鈔卷八
魚藻
采菽
成王　叔虞
十七年　成王九
年封　年封
其子改
爲晉
七月
豳詩周
公陳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常
棣
大雅文
王
大明
綿
板撲
旱麓
譜名物鈔卷八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
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篤前烈
公陳
河南
卷阿
領清廟
維天之
命
維清
烈文
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有駜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
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昊天有成命
有瞽
有駜
潛
雝
噫嘻
執競
思文
臣工
豐年
振鷺
武
閔予小
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昊天有成命
周頌譜表八
三十
扉里草堂
周頌譜表八
三十
扉里草堂

頌敦殷　昭王以後　穆王　在位五　十五年　共王　在位十　二年　懿王　在位二　十五年　書名物鈔卷八　三六　雁里草堂

孝王　在位十　五年　夷王　在位十　六年　厲王　鑒侯　在位五　厲王　十一年二十五　大雅民年立　（

非子　秦王之　牟封爲　附庸　吉日　書名物鈔卷八　三七　雁里草堂

勞　卿相丹　扳　湯　桑柔　宣王　武公　桓公　在位四　宣王十　友　十六年　六年立　宣王二　小雅六祺與十二年　月　封　采芑　車攻　吉日　泰山　王　漢　貊高　猃狁　江漢　常武　宣王　逌王　平王

小雅賓之初筵 幽王在位十一年立 褒公姒人 平王二十八年立 申侯 平王五十一年立 南山 小雅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小弁 書序勿載美人 鼓鐘 白華 大雅瞻卬 召昭 平王三十六年立 桓王林之兌 在位二十三年 平王狐 桓王二十三年立 自立 大雅抑 緜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瞻卬 召旻 書序勿載美人 碩人 平王二十八年立 大叔于田 叔于田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鄭伯克段于鄢 段入于鄢 公子呂曰 國不堪貳 君將何如 請事之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叔于田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河水 清且漣猗 碩人 敖 考槃 碩人 氓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風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王風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王風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 | | |

右詩一百八十三篇依朱子所定知其時世如此
鉢不可知也

詩集傳名物鈔卷之八終

詩名物鈔卷八

點校

門人 俞賞夏 葉俊
方麟 唐愷德
范祖鉢
孤子 元

經009-312

詩經疏義會通二十卷綱領一卷大全圖一卷

（元）朱公遷撰

刊嘉靖二年甘林劉氏安正書堂刻本

詩經疏義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至正朋爲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校官、得主金華郡庠。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然則英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爲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門人何英、又采衆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錄。英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守朱子、不論尺寸、而亦間有所辨證。如卷耳篇內、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爲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即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衛風之趙子、注爲趙伯循。小雅斯干篇之或曰、注爲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與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遺稾重加增訂、題曰詩傳義詳釋、發明、以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版心又標詩傳會通、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沒其始焉。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其繁之總約微者襲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純膚末學何足與言閒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窺其蘊已發者不憑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備焉蓋詩主詠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俗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刃取法於程子少又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燦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窒辭而晝可以觀而未敢以爲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傳求經不難也祛嘗從事於涉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固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是而教之則幸矣

至正丁亥秋八月朔番易後學朱公遷序

思無邪圖

思無邪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孔子曰詩三百言以蔽之曰　是貼無邪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惡心　正是貼無邪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為　風　小雅　大雅　頌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正是貼無邪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　是無窮矣後世樂有作　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部子　曰刪詩之後世不多有詩　者正謂此也

正變之風圖

正風	變風
周南　召南	邶至豳　十三國
二十五篇	二十五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甚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　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　鄉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須在泰　以時存其雖省而事變成耳

正變之雅圖

正小雅	變小雅	正大雅	變大雅
鹿鳴至　菁莪	六月至　何草不黃	文王至　卷阿	民勞至　召旻
二十二篇	五十八篇	二十一篇	三十一篇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其發揚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肅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寡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六義圖

詩有三經六緯

三經

賦　比　興

六緯

賦　比　興　風　雅　頌

六義之圖

義經

賦而興　比而興　興而比　興而賦　興　賦　比

義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賦直言其事　比引物以況之　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

此興之一也物各有情事各有理不可勉強比興之義亦猶是也

小序之首一句即詩之興也

詩有興比賦之義興者託物起興詞如關雎鳩鳥之類是也

比者以此物比彼物如碩鼠之類是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如七月之類是也

此興之一也物各有情事各有理不可勉強比興之義亦猶是也

興不專於喻而喻亦寓於興

興而比者興中有比也

興而賦者興中有賦也

比而興者比中有興也

比興雜用者興中有比有賦也

賦而興者賦中有興也

賦而比者賦中有比也

賦比興雜用者賦比興中皆有之也

興之間雖亦然皆是興之發端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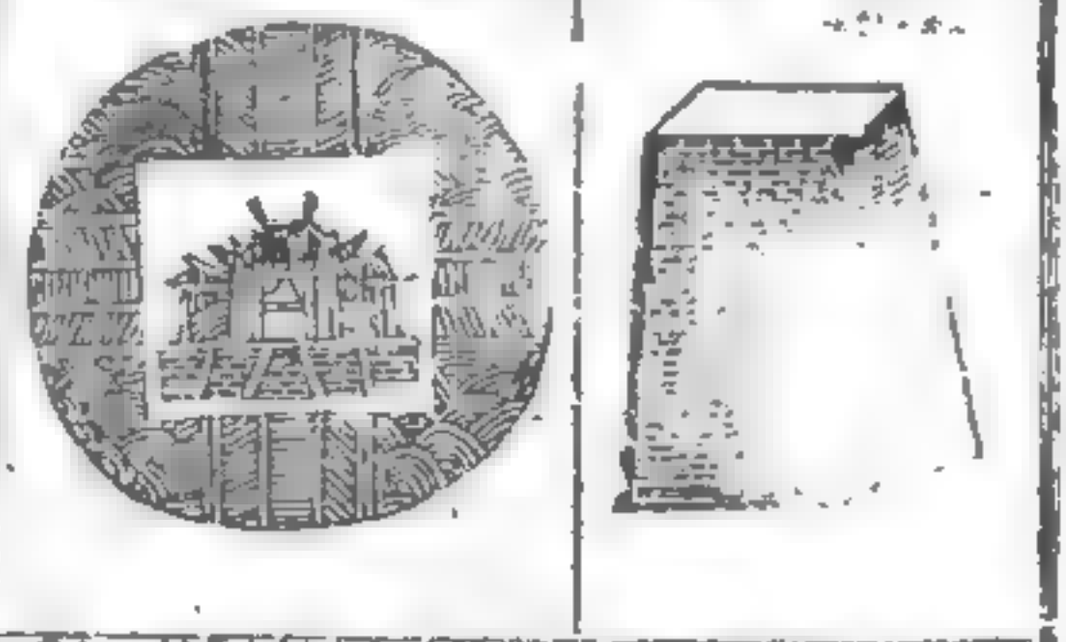
比則全篇皆比不必興也

賦則全篇皆賦不必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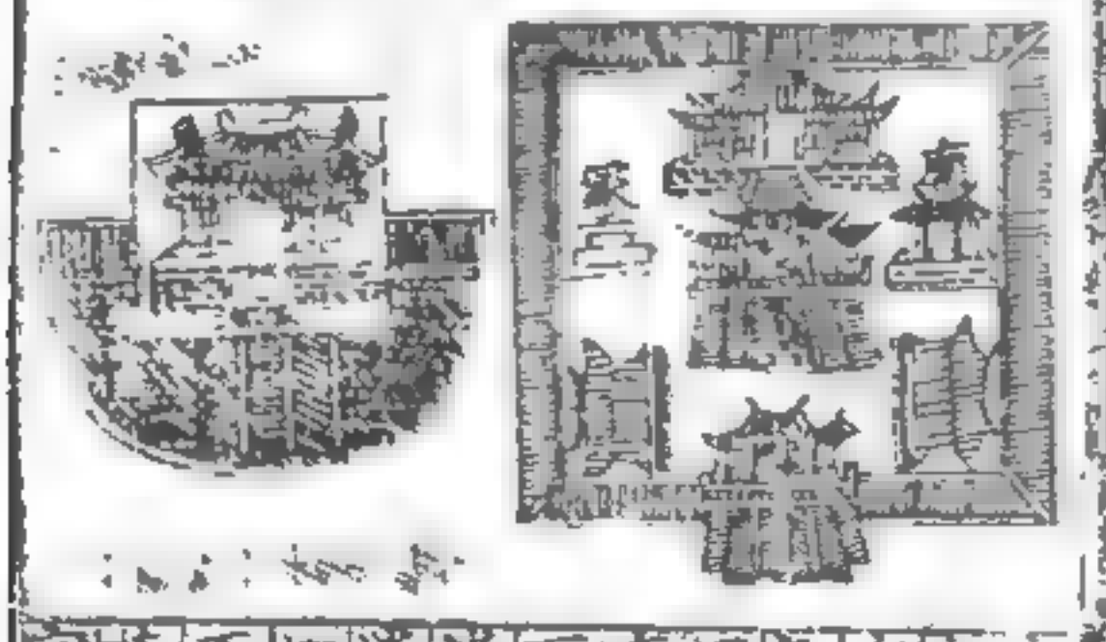
十五國風

地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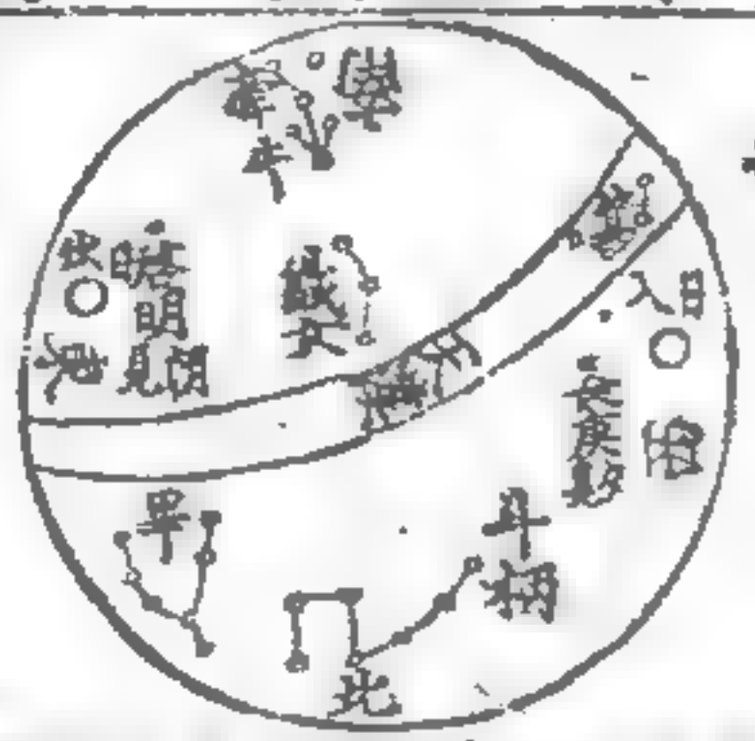
宮室碑壁之圖



泮宮應門之圖



大東總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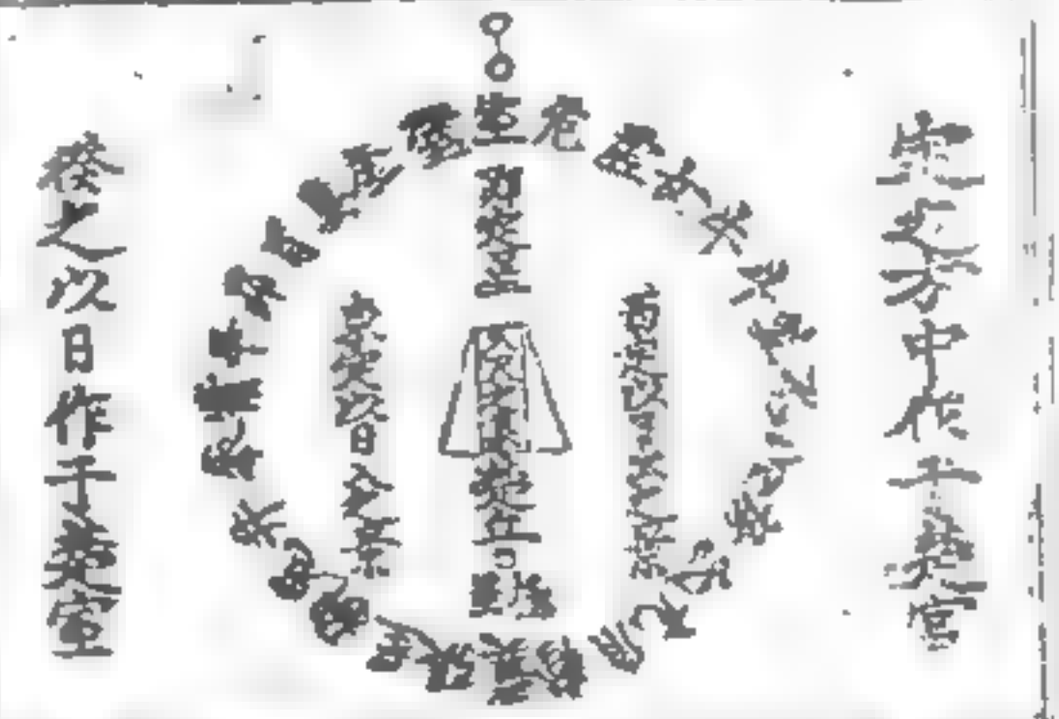


織女天女也牽牛農夫也皓明長庶昏星也以其先日而沒故謂之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捕兔之畢中有三星一箱汉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七星以其杓所指知其昏明見閉也

七月流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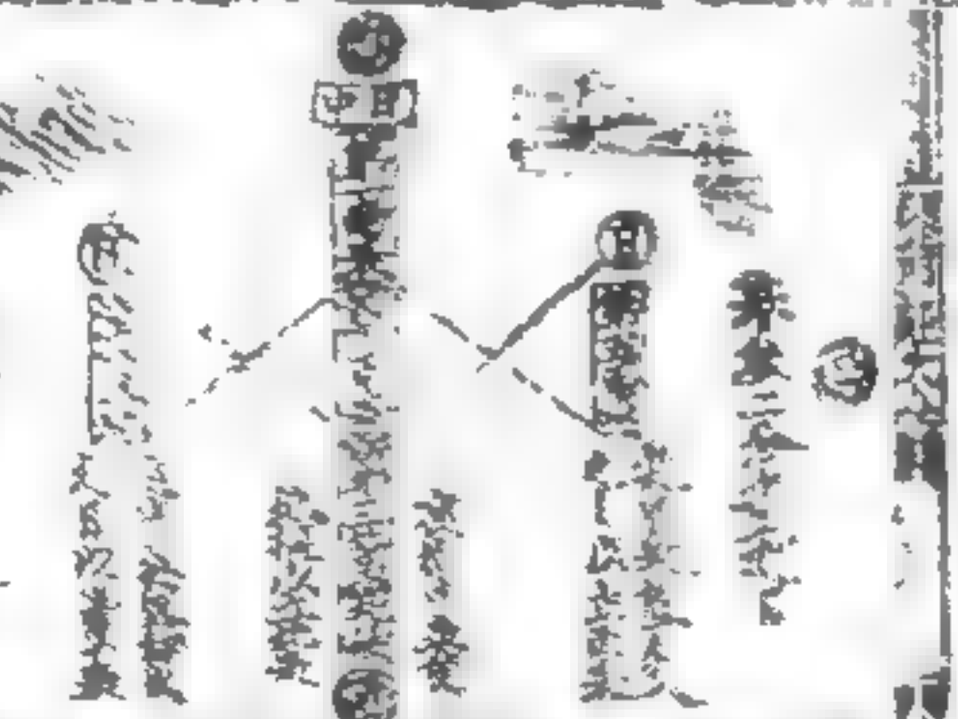
火大心星也心有三星天蝎尾也大火伏於九月至十月之昏加於其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三丘定之方中圖



營室東壁二星名也定謂昏正在午中而加功焉於是時也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定楚丘楚邑名文公徙居楚丘而作此宮室樹之榛栗而爰其日出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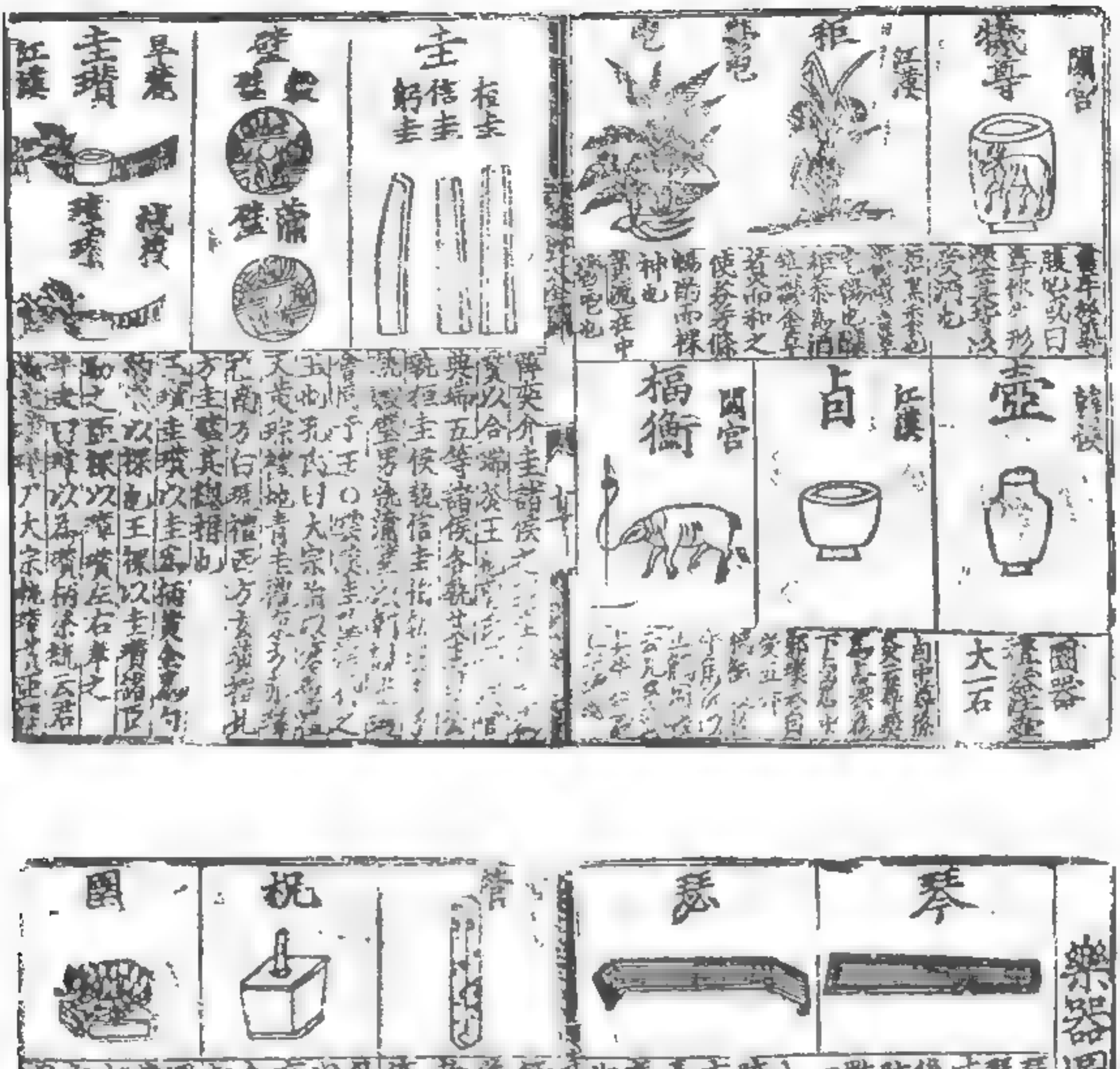
經文云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陰陽日方中於午時也測其晷景之長短以正東西南北於岡脊上面其陰陽向背寒暑之宜也山西曰夕陽言在崇山西日夕陽處水北曰陰言在梁山北水南曰陽今澤西山真先生居宋主簿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證校其式作圖如上次備清時者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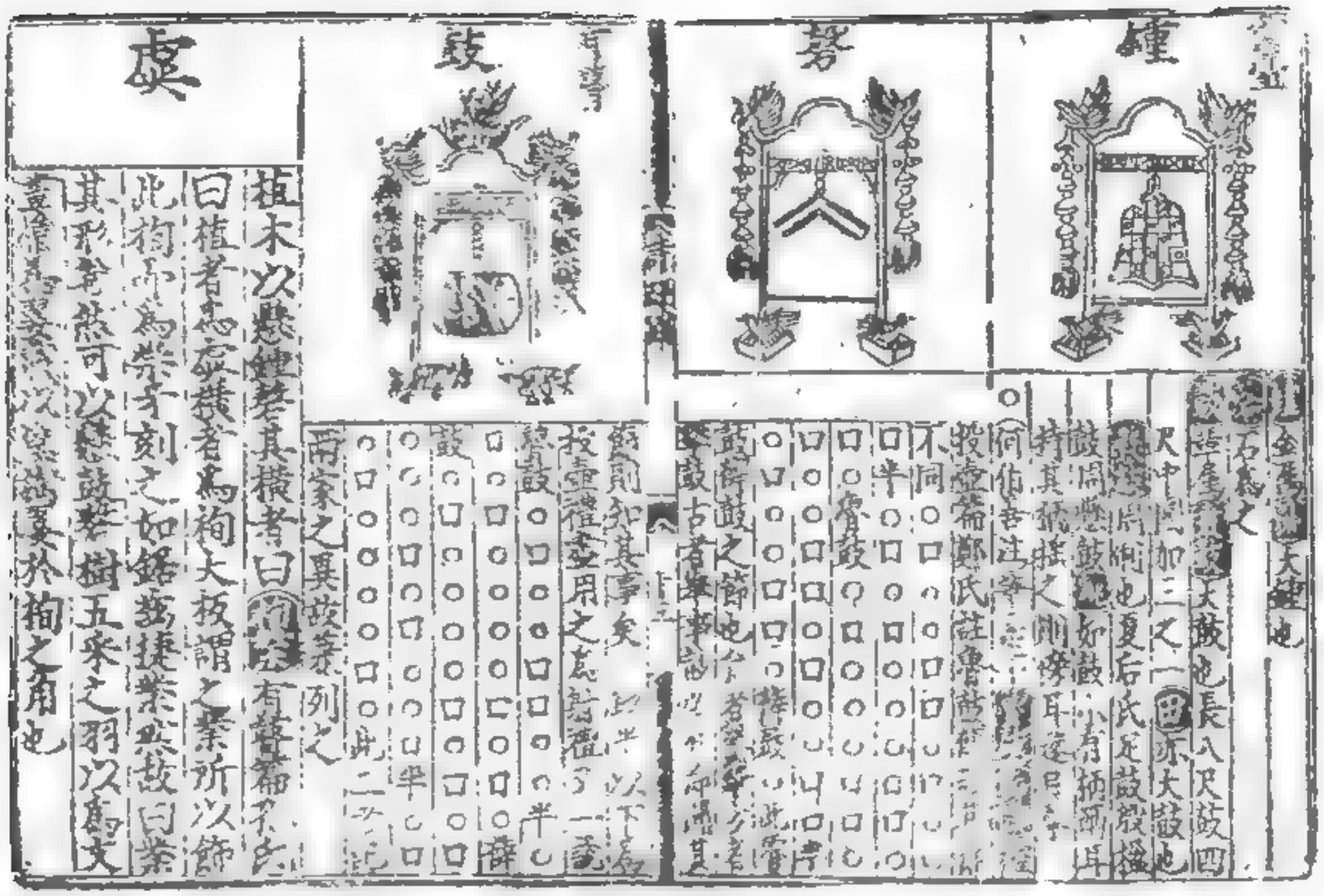
豳公七月

風化之圖

侯全執
五色繒之廣尺二寸
前三幅後四幅繢終葉粉米繡畫四章
帗
素鷩
朱裳
雉
大曰雉鳥
佩用之制
雞
狀如雉角及冢骨為之所以解結
君子偕老
瑱
玉笄
衡笄
玄紞
黈纊
端玄
紕邪幅
行縢
舄
舄加於履

禮器圖
笄
君子偕老
端刻雞形
說文簪也其
搔
君子偕老
搔所以摘髮
以象骨為之
若今之篦兒
帨
佩帨左佩紛帨
注紛帨拭手
之巾也
罍
大口尊
鏡
伐柯
竹木之以
藩果梱容一豆
四升
豆
四升
簋
黍稷各一
二升方曰
簋圓曰簠
簠
爵
爵也象雀
以其飛快
行七八寸
鳥二足四
登
土鉶
行灉
灉
老耳
爵
觶
觚


觴豆
觚
爵
觶
角
觚
觶
爵
觴豆
觚
觶
爵
觴豆
觚
觶
爵
觴豆


鍾
磬
鼓
虡
金奏之石鳥之
鍾長八尺鼓四尺中間加三之一
鼓間懸鼓如鼓小有插而耳持其鼓椎之
植木以懸鍾磬其横者為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
曰植者志疑栒之為言捷業然故曰業
此栒可以為勞字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
其形業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
兩端之異故著列之
鼓則知其事矣
投壺禮壺用之高頸大一尺
鼓口徑尺四寸
鼓口徑尺四寸
鼓口徑尺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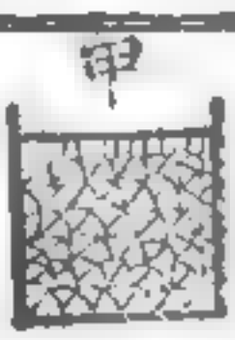
周元戎圖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車先軍之帥蜂池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矛插矛於轅幔虎皮為飾之車

秦小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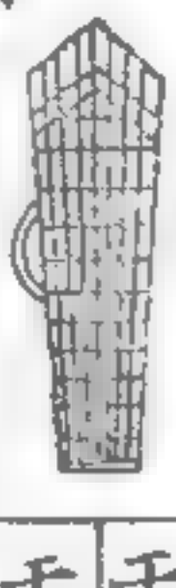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駕馬四隆起如伏兔文茵畫虎我駟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鞗革忉環觼軜雕鐊鋈續金相纏也龍旗乘黃

兵器服飾



秦無衣古者三甲公室高之犀甲犀兕百年兕甲犀二百年合甲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胄兜鍪也所以蓋頭鎧也



干捍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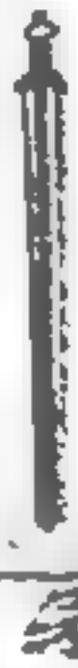
戈柲長六尺有六寸建於車上

公劉於豳斯館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斧名揚為鉞鉞大斧也

公劉於豳斯館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斧名揚為鉞鉞大斧也



殳即投也長丈二而無刃主於擊衝車伐敵物

矛長二丈四尺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小弓
弓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
取幹用以膠漆筋絲為之
矢
鏑文弓弩矢也象鏑若羽之形
箭名式矢指也有矛指而迅疾
服
服盛矢器箙獸名其皮
魚
背皮班文可飾矢服
虎
虎韔以虎皮為弓室
韔
韔二弓交二弓於韔中也
旗
龜蛇為旐
旐
畫龜蛇為旐
旟
畫鳥隼為旟
侯
王正之侯中畫朱次白次素黃玄若外三正則採玄黃二正則
侯張布而射正
鵠
鵠張皮侯而射正
士
侯張布而射正
諸國世次圖
商
契 昭明 相土
冥 振 微
報丙 主壬 主癸
報丁 報乙
仲壬 太甲 沃丁
雍己 太戊 仲丁
祖乙 祖辛 沃甲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康丁 武乙
大丁 帝乙
旂
出車
畫交龍為旂
旃
雜帛為旃
於
於者析羽注於旗干之首
旄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析羽注於旌干之首
決
決著於右巨指所以鉤弦開體
拾
拾以受矢著於左臂以遂弓體
韘
韘以朱革為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開體

宋公稱　丁公　滑公　湯公　厲公

魯公　惠公　隱公

寔公　穆公　宣公　殤公　莊公　桓公　閔公

公子溺　羽父　桓公子

昭公　文公　昭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武公

景公　昭公　元旨　悼公　共公　平公　元公

剔公　偃　悼公孫　休公　辟公

周　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公劉　慶節

皇僕　著弗　敦喻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邘王　晉王　穆王

崇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畢公　高　厲公

桓　莊　閔

宣　成　襄

哀　悼　元

康　景　平

乃公封燕

乃公　九世　惠侯　釐

鄧　繆　宣

簡　獻　孝

釐　宣　昭

懿　惠　悼

靖　武公　莊　桓

聚牟　公子　懿　戴公子

穆　定　獻

殤　文　成

伯御　孝

莊　閔

成　襄

悼　元

昭　定　昭弟

穆　共

傾

惠　隱

僖　閔兄　文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建伯

靖伯　莫伯　項伯

武公　宣　桓

文　成

宣　惠

釐侯　共伯

頃　哀

成　湣

武　文

桓　莊公

成　平

易王　子噲

王喜

班師　君起

悼公 敬 懷子 慎
聲 哉 平侯 閼君 懷
元 君角 鄭伯寤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亶昭第 子嬰第 文 穆 靈
桓侯第 悼 獻 成侯第 簡 襄公
定 幽 繻 聲 哀 共伯和
齊 厲公
文公 丁 乙 癸
秦 非子 秦侯 公伯 莊公
文 寧 成 襄 武
襄公第 文孫 成弟 公子 武公子
德公第 宣 桓 景 出子 靜
桓 悼 厲共 躁 襄 穆 惠
簡子 惠 出 靈 哀 共 懷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 勝
武王 昭襄武侯 孝文 獻 惠 懷 平 悼
孝文 陳 獻子 惠 懷 平 悼
胡公 申公 相公 申 慎
幽 夷 武 平 悼
文 桓 厲桓 莊 宣 平 悼
穆 共 靈 成 哀 悼
惠 共 懷 宣 哀 悼
靖 釐 潛 文 昭 武 成侯 厲
文 昭 武 成侯 厲
小子 武公 成侯 厲
宣 穆 靈 成 哀 悼

幽伯　綢繆　束薪　惠而　三
綢繆　束芻　三星　在隅　三
邶　谷風　十四章　習習　谷風　以陰以雨　黽勉　同心　以陰以雨　黽勉　同德　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　德音　莫違　及爾　同死　葛藟　荒之　亦流　于以　求之　亦流　于以　有之　比予　于毒　不我　能慉　不我　能畜　反以　我爲　讎　既阻　我德　賈用　不售　昔育　恐育　鞫　及爾　顧　既生　既育　比予　于毒　我有　旨蓄　亦以　御冬　宴爾　新昏　以我　御窮　有洸　有潰　既詒　我肄　不念　昔者　有伊　薄送　我畿　湯湯　有渰　有渰　萋萋　興雨　祁祁　雨我　公田　遂及　我私　彼有　不穫　稚且　彼有　不斂　穉且　此有　不實　伊寡　婦之　利　我有　嘉穀　以貽　伊阻　我有　嘉賓　中心　貺之　我有　旨酒　以燕　爾昏　以我　御酒　不設　伊脆　宜爾　室家　樂爾　妻帑　是究　是圖　亶其　然乎　凡民　有喪　匍匐　救之　不我　能慉　不我　能畜　我有　好音　以慰　我心　雖則　如毀　實腆　且有　出泉　北流　浸彼　苞稂　忘我　實多　豈伊　異人　兄弟　甥舅　如舊　有恩　有義　誰能　亨魚　泣血　涕零　如雨　昔我　往矣　日月　方奧　曷云　其還　今我　來思　雨雪　載塗　王事　多難　不遑　將父　君子　有穀　詒孫　于胥　樂矣　君子　有酒　酌以　大斗　以勸　以介　景福　既醉　既飽　小人　所求　爾酒　既清　爾肴　既嘉　豈弟　君子　神所　勞矣　君子　來朝　何錫　予之　百朋　其德　靡悔　既予　之中　又予　之重　其桐　其椅　其實　離離　鳳凰　于飛　翽翽　其羽　亦集　爰止　君子　之車　既庶　且多　君子　之馬　既閑　且馳　六轡　既均　既調　四牡　既佶　既閑　君子　所依　永錫　爾類　其類　維何　室家　之壺　君子　萬年　永錫　祚胤　其胤　維何　天被　爾祿　君子　萬年　福祿　艾爾　其福　維何　曾孫　之稽　曾孫　萬壽　無疆　神之　吊矣　詒爾　多福　民之　胥樂　神之　弔矣　詒爾　多福　民之　胥悔　神之　弔矣　詒爾　多福　民之　胥德　四方　爲則　君子　萬年　永錫　祚胤　其胤　維何　天被　爾祿　君子　萬年　福祿　艾爾　其福　維何　曾孫　之稽　曾孫　萬壽　無疆　神之　弔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鳧公劉　泂酌　卷阿　大雅　十篇　頌　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次後

昊天有成命　昭王　次後　頌　二篇

執競　厲王　世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次後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宣王　世

嘉魚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幽王　次後

小雅

平王 東遷 四十一年

正月 十月之交 幽王 六年

雨無正 幽王 八年

小旻 幽王 時大夫

小宛 幽王 時大夫

小弁 幽王 時大夫

巧言 幽王 時大夫

何人斯 幽王 時蘇公

巷伯 幽王 時寺人

谷風 幽王 時朋友

蓼莪 幽王 時孝子

大東 幽王 時東國困於役

四月 幽王 時大夫

北山 幽王 時大夫

無將大車 幽王 時大夫

小明 幽王 時大夫

鼓鐘 幽王 時君子

楚茨 幽王 時孝子

信南山 幽王 時大夫

甫田 幽王 時大夫

大田 幽王 時大夫

瞻彼洛矣 幽王 時軍士

裳裳者華 幽王 時君子

桑扈 幽王 時君子

鴛鴦 幽王 時君子

頍弁 幽王 時公

車舝 幽王 時男女

青蠅 幽王 時讒人

賓之初筵 幽王 時衛武公

魚藻 幽王 時鎬京人

采菽 幽王 時諸侯

角弓 幽王 時親親之睦

菀柳 幽王 時大夫

都人士 幽王 時人

采綠 幽王 時婦人

黍苗 幽王 時大夫

隰桑 幽王 時君子

白華 幽王 時申后

綿蠻 幽王 時君子

瓠葉 幽王 時君子

漸漸之石 幽王 時東征將士

苕之華 幽王 時人

何草不黃 幽王 時行役者

大雅

文王 文王 時周人

大明 文王 時周人

緜 文王 時周人

棫樸 文王 時周人

旱麓 文王 時周人

思齊 文王 時周人

皇矣 文王 時周人

靈臺 文王 時民

下武 武王 時周人

文王有聲 武王 時周人

生民 成王 時周人

行葦 成王 時周人

既醉 成王 時周人

鳧鷖 成王 時守成之君

假樂 成王 時嘉成王

公劉 成王 時周人

泂酌 成王 時民

卷阿 成王 時君臣

民勞 厲王 時召穆公

板 厲王 時凡伯

蕩 厲王 時召穆公

抑 厲王 時衛武公

桑柔 厲王 時芮伯

雲漢 宣王 時仍叔

崧高 宣王 時尹吉甫

烝民 宣王 時尹吉甫

韓奕 宣王 時尹吉甫

江漢 宣王 時召穆公

常武 宣王 時召穆公

瞻卬 幽王 時婦人

召旻 幽王 時召穆公

周頌

清廟 文王 時祀文王

維天之命 文王 時祀文王

維清 文王 時祀文王

烈文 成王 時祀文王

天作 成王 時祀文王

昊天有成命 成王 時祀成王

我將 成王 時祀文王

時邁 成王 時祀武王

執競 成王 時祀武王

思文 后稷 時祀后稷

臣工 成王 時諸侯助祭

噫嘻 成王 時祀成王

振鷺 成王 時二王之後

豐年 成王 時秋冬報

有瞽 成王 時始作樂

潛 成王 時季冬薦魚

雝 成王 時祀文王

載見 成王 時諸侯始見

有客 成王 時祀成湯

武 成王 時祀武王

閔予小子 成王 時嗣王

訪落 成王 時嗣王

敬之 成王 時群臣

小毖 成王 時嗣王

載芟 成王 時春籍田

良耜 成王 時秋報社稷

絲衣 成王 時祭畢

酌 成王 時巡守

桓 成王 時武王

賚 成王 時大封

般 成王 時巡守

魯頌

駉 僖公 時君臣

有駜 僖公 時君臣

泮水 僖公 時君臣

閟宮 僖公 時君臣

商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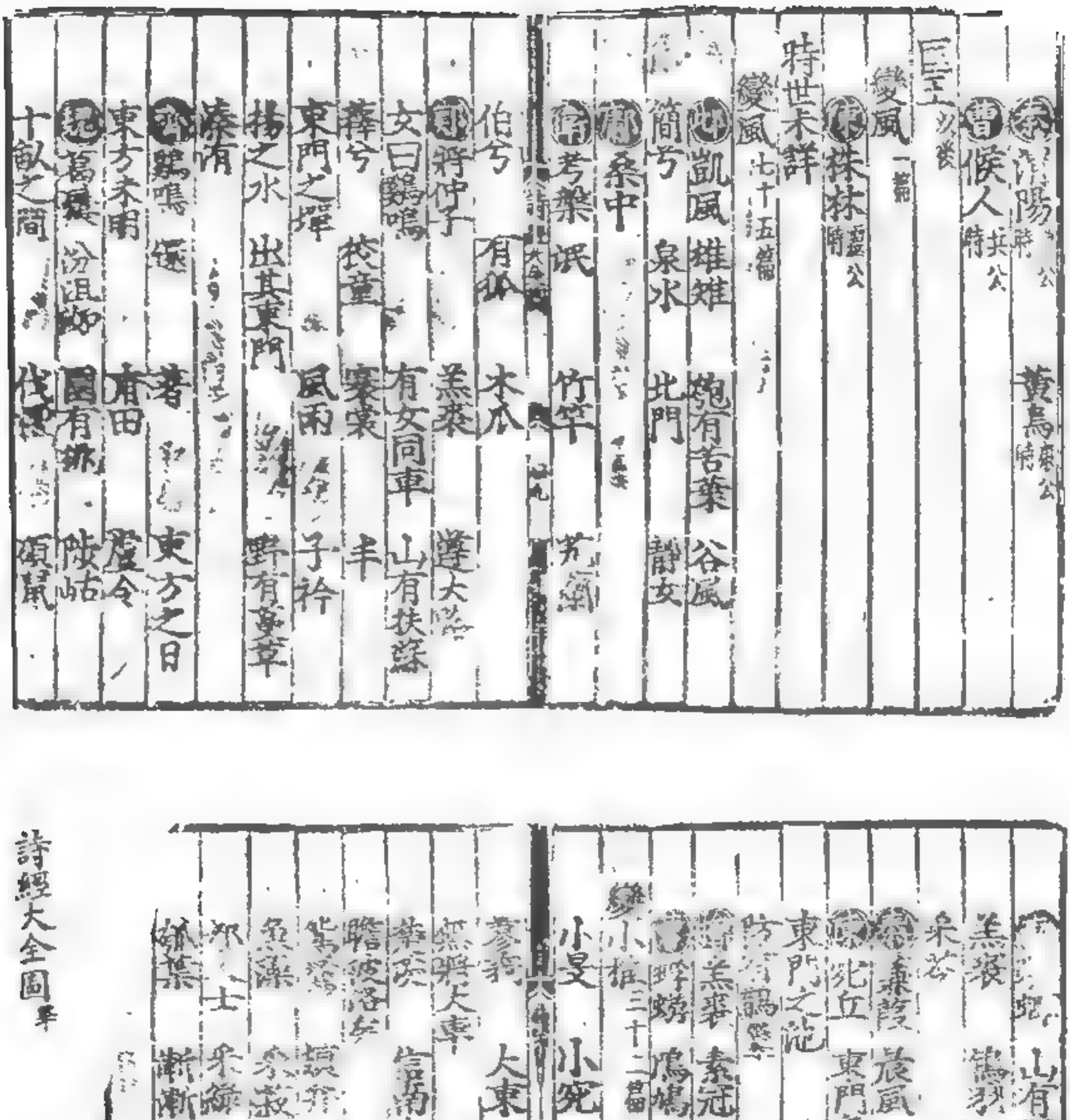
那 湯 時祀湯

烈祖 湯 時祀湯

玄鳥 高宗 時祀高宗

長發 湯 時祀湯

殷武 高宗 時祀高宗


黃鳥 秦公時
交交黃鳥 止于桑 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楚 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棘 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晨風 秦康公時
鴥彼晨風 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 隰有六駁 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 隰有樹檖 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無衣 秦人美其君能與民同患也
豈曰無衣七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豈曰無衣三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好兮
渭陽 秦康公時
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 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 何以贈之 瓊瑰玉佩
權輿 秦康公時
於我乎 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無餘 於嗟乎 不承權輿
於我乎 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飽 於嗟乎 不承權輿
終南 秦人美其君能脩其職也
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 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黃鳥 秦穆公時
交交黃鳥 止于桑 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楚 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棘 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晨風 秦康公時
鴥彼晨風 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 隰有六駁 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 隰有樹檖 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無衣 秦人美其君能與民同患也
豈曰無衣七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豈曰無衣三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好兮
渭陽 秦康公時
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 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 何以贈之 瓊瑰玉佩
權輿 秦康公時
於我乎 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無餘 於嗟乎 不承權輿
於我乎 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飽 於嗟乎 不承權輿
終南 秦人美其君能脩其職也
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 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黃鳥 秦穆公時
交交黃鳥 止于桑 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楚 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棘 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晨風 秦康公時
鴥彼晨風 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 隰有六駁 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 隰有樹檖 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無衣 秦人美其君能與民同患也
豈曰無衣七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豈曰無衣三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好兮
渭陽 秦康公時
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 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 何以贈之 瓊瑰玉佩
權輿 秦康公時
於我乎 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無餘 於嗟乎 不承權輿
於我乎 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飽 於嗟乎 不承權輿
終南 秦人美其君能脩其職也
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 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詩經小序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風雅頌是謂詩之六
義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
謠同者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雅頌者皆有
所為而作也感於哀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不
淫不傷謂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
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繫矣十三國之詩或
有是非邪正則是非不齊而善惡自見或正而若反或反而若正或是而
其言皆足以為教或無善惡而其言皆足以為戒或感之雜而所發不正而
有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盛德
之形容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
有是非正則是非不齊而善惡自見或正而若反或反而若正或是而
其言皆足以為教或無善惡而其言皆足以為戒或感之雜而所發不正而
有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盛德
之形容也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
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不淫不傷謂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
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
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繫

詩經疏義序　朱熹

之昌言歌詩者將以觀其志之所之昌言善言也先言善言歌詩者將以觀其志之所之而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興國動之事也蔡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興國動之事也蔡之情性隱微之間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言此者說意正心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亦見樂記平治天下之術均言無遠近之異問者唯唯而退應之詞也余特為輯詩傳輯者集眾說之謂也傳者發也傳以發明詩義名云傳也所以博示人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爲之首云

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先師松陽先生嘗謂聚谷洪先生從游先正公公遷先生之門受論公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南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中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蔡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蔡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蔡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

孟子論說詩之法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本孟子之言先詩人之旨略舉其綱以為凡例不能悉者可以類推

斷續句

德音無良（本是兩句合為一句）

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可為一句分為兩句）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同上）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同上）

人之為言胡得焉（同上）於我乎夏屋渠渠（同上）

于嗟乎不承權輿（同上）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同上）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同上）予其懲而毖後患（同上）

胡轉轉庭有懸貆兮（可為一句合為一句）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同上）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字三句）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八字三句）

室人入又曰改歲（同上）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為兩句分為四句）

雄昔之富不如是今之夜不如昔（同上）

發爾弓矢修爾甲兵（同上）

以居徂向（居向為一句）

古往今來（古往今來為一句）

下句總贊也

續女維莘長子維行（本是一句六字分為上句二字下句四字）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同上）

憑唁成王既昭假爾（同上）

參錯句

雞棲于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日夕羊牛為一句雞棲于時為一句）

載謀載惟取羖攸馳載臧載否（載謀載惟為一句取羖攸馳為一句載臧載否為一句）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其音昭昭為一句載色載笑為一句）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何辱于天我乘伊何）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懠予慎無辜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逢不竦）

惻用句（此類最多不能盡舉特舉其略中中間之最顯者）

施于中谷維葉莫莫（設句法略中中間之最顯者）

何嗟及矣（嗟及為一句及矣為一句）

穹窒熏鼠塞其竇（八字三句）

有敦瓜苦（敦然瓜苦）

本流泉我無浣濯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我字為句）

既伯既禱馬且（既禱馬且為一句）

似續妣祖築室繩繩（似續妣祖築室為一句繩繩為一句）

不弔昊天不佣（不弔昊天為一句）

以居徂向（以居為一句）

懷允不忘不忘（不忘為一句）

來方禋祀（來方禋祀為一句）

式飲燕戮（式飲燕戮為一句）

至于已斯亡（至於亡已為一句）

無遏爾躬（無遏為一句爾躬為一句）

日土沮漆（日土為一句沮漆為一句）

以燕翼子（以燕翼子為一句）

殪彼桑柔（殪彼為一句桑柔為一句）

一引諸本遺誤字

本經文誤寫者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古本皆如此孔子曰集註無孔字蓋子字誤為辛字故衍着有舊本以舊為是今本以舊為誤宜改從古本無疑

谷風二章詩見載爰考詩在

援引諸經文誤寫者

七月八章兩尊彝據本文作兕彝兩尊在周南卷耳考書在豳風七月考詩在

祈父首章康誥曰康誥在周書

我行其野相彼相彼作相攸

旂千七章宗祝將史祝作相攸作卜筮

楚茨二章兄弟以燔從甚本文作兄弟以燔炙

甫田二章獻禽以祀祈禽作田

行葦三章毋偕立偕作俱

援引雜文誤寫者

何人斯五章昕夙昕作靡

閔予小子三公揖讓三公指太保太史太宰

援引諸家傳注誤者更定之仍說諸本其出於義理無害故從

侯人首章與也與氏曰或作興

中谷有蓷首章葉似焉葉似焉氏曰或作葉於虔反

采葛二章三秋也秋氏曰或曰之下當有也字

采葛三章比也三章比也以義推之三章皆比也

一引用先儒姓氏

毛氏萇

陸氏璣

孔氏穎達 仲達

河南程氏 顥伯淳明道 頤正叔伊川

眉山蘇氏 軾子由

南豐曾氏 鞏子固

藍田呂氏 太約 大臨 和叔 與叔

上蔡謝氏 顯道 良佐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永嘉鄭氏 伯熊 景望

三山李氏 樗 迂仲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金華

建安胡氏 安國 康侯

渤海胡氏 旦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南軒張氏 栻 欽夫 樂齋

盧陵李氏 貫之

三山林氏 之奇 少穎

上蔡陳氏 淳 安卿 北溪 福建安溪

胡氏 銓 邦衡 廣東 高要

慶源輔氏 廣 漢卿 廣東 番禺

格菴趙氏 順孫 紫陽 福建 建安

檜風總說為鄭桓公所滅乃徙其封邱施舊號於新邑此

檜相公 賀也

公劉三章高山景景 景惠也 景山形也 景京師二字訓之則當曰京京京師所居也山字疑是傳寫之誤

騶虞公牧馬之盛 傳公二字與魯頌駉說不同

豐年報賽田事之樂歌 與小雅甫田豐年詩說不同

載芟良耜二篇與豐年同 載芟良耜二篇說比各篇

河廣者衛在河北 與定之方中篇題下說不同詳見本篇

考槃三章謂棄榮華之樂 考槃二字與碩人多一句

衡谷風四章興也 風當作 也字當衍

白華首章比也五章比也 說比三章皆

天台陳氏時舉字善與一號潛齋
龍舒王氏日休字逢原一字逸民
西山真氏德秀景元
顏氏
錢氏
漢氏一之斗南
段氏
東嘉陳氏大猷
疊山謝氏枋得君直
須溪劉氏辰翁會孟
竹房張氏孝伯
建安熊氏剛大
勿軒熊氏禾去非建安
建安何氏士信
盧陵彭氏汝方
廬陵羅氏泰之白雲
豐城朱氏直翁
東陽許氏謙益之
鄱陽董氏鼎
東陽吳氏師道
鄱陽張氏岐
鄱陽朱氏公遷克升
三山梁氏益汝直
鄱陽洪氏初堂
仁山金氏履祥吉甫
廬陵曹氏友仁
鄱陽易氏祓

朱子辨說小序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門人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或以爲國史之舊或以爲後人之所增益而其端實自鄭氏始鄭氏之學出於張恭祖恭祖受業於謝曼卿而曼卿之學則不知其所從來也其爲說以爲凡詩之小序皆子夏所作而大序則毛公所續以今觀之其文義古質實與論語孝經相爲表裏而其中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云云者又皆孔門之通義非特爲詩而發是則小序之作固在大序之前而大序之出又在毛公之前也

然其間多有不可曉者如邶鄘衛之分以地而王風又在其後豳雅頌之別以音而魯頌乃在商後其編次之間又頗顛倒舛錯先後不倫是豈一人之手而一時之言乎其爲說又以詩有六義而分國十五以備其一曰風焉曰國風焉曰正風焉曰變風焉曰變雅焉曰正雅焉曰豳雅焉曰周頌焉曰魯頌焉曰商頌焉是豈通論詩人之情性而可以一端盡哉然此猶曰詩人之意有以發之而其實出於後人之附會也

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移冠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疏家因謂宏所自爲者特謂之序而以毛公所傳者爲小序蓋以別於宏之大序而實則通謂之序也

故歐陽子謂世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然今亦不可盡考矣

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因仍積累增益之久而其首句之所傳又或未必盡得詩人之本意也哉

然則其首句之說固不可盡信而其下文之說亦豈盡可廢哉蓋其間固有詩人自言其情性之正而非後人之所能及者則非先生閉門之明考索之精不能及也

然則其首句之說固不可盡廢而其下文之說亦豈盡可信哉蓋其間固有後人依仿傅會以爲之說而非詩人之本意者則非深求博考優柔厭飫反復研窮不能去也

猶必自謂出於聽瑩之私非經本文故且爲一編別附經後俾讀者得以考焉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侯氏曰后之言後也言後於君也諸侯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也蓋追稱之亦未害也追稱為王

則太姒亦可稱后矣詳見王制疏

德有善行之總名也

承上文而言風字之義以風動於上所以教下也

婦人之手而文王若拘攣焉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

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

門之治所以被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兼二南而言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諸篇之始

風化之所由始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之過傷者哀之過樂者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去聲節而不至於過其序者乃析哀樂皆各上聲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性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鶏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樂章

樂記師乙之說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后妃講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矣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義也用之鄉人者鄉飲酒禮大傩之私燕者燕禮大射之燕禮也用之邦國者鄉飲酒禮大射之文天子諸侯通多之燕禮諸侯之卿大夫之禮也用之家者士冠士昏士喪之禮也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放音效後同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放此

必有待乎後世之衰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放此

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能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所以繫於父母家者一句最為要

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衛決不相承應去亦非文字之體也書即橫字言葛覃生本末并覆首尾之文天子諸侯通多之燕禮也用之鄉人者鄉飲酒禮大傩之私燕者燕禮大射之燕禮也用之邦國者鄉飲酒禮大射之文天子諸侯通多之燕禮諸侯之卿大夫之禮也用之家者士冠士昏士喪之禮也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放音效後同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放此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放音效後同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放此

孫衆多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而和一而卯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為之

螽斯其不誤矣知者曰不誤則子孫衆多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功則其意有狹而不廣之病矣

○葛覃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洛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矣化行于江漢之間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男女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洛○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矣化行于江漢之間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說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而失之矣○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

人於其始至而作詩以美之而文王身脩家齊之化可見也○葛覃后妃自述也后妃勤儉孝敬將謀歸寧而述其濯衣服故作此詩以見志也○卷耳后妃思君子也○樛木眾妾美后妃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樂其德而稱願之也○螽斯眾妾美后妃也不妒忌而群處和輯如螽斯則子孫眾多亦如螽斯故述其稱願之意如此也○桃夭美女子之賢也化行俗美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詩人因其賢而美之也○兔罝美賢才之眾多也置兔野人而皆有用之賢才則文王德化可見也○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洛○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矣化行于江漢之間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皆以采芣苢以相樂也○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先及於江漢之間淳厚以義七○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后妃德備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爲善詩人所以

名南陽樂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行去聲

文王后妃德備於身而子孫衆多又皆化於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冢嗣皆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采蘋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本編傳以夫人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共音恭之輯王氏曰共音恭之輯王氏曰共音恭之輯王氏曰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揚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risk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succession於仁如關雎succession後王道成焉succession王道succession之成非諸侯之事也succession非諸侯有succession文王之德亦何以succession王道之成哉輯錄陳氏曰succession人倫既正succession化succession天下succession文王之化succession公曰賈誼新書曰succession人倫succession之化succession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輯錄陳氏曰此二節皆歌詩以爲發端之辭疑古人說詩之體則亦不必泥於文義而可知呂氏曰被文王之化能自修以及其家人所以歸功於二南也天子之樂官備也則其爲樂官明矣鄭以騶爲天子之囿掌鳥獸者非也天子好生之德以及鳥獸則其爲樂官明矣鄭以名官非也輯錄朱子曰王其貶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輯錄朱子曰

國風 總論 得政教之正

謂婦人諸侯之夫人也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身以齊其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其德故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succession周南之有關雎succession文王之化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succession周南之有葛覃succession也或謂美其親親之禮焉succession草蟲succession君子succession南國被文王之化succession家succession之有succession succession succession

玉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音示）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相卅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都玩反）然以爲衛頃（音傾）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去聲）於三衛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姜之詩亦無可考者蓋亦無甚善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蓋又爲甄心動懼之名（莊法甄心動懼也）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

詩序 上聲之 小人在國棄賢遠德也 朱子曰毛公一時之人去漢未遠其傳授必有所自是以知其小序之作必在秦火之前也

知而必於厥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蓋其深不信也（厥其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則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去聲）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者美諡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終無善則雖君過則諫已之責而一不得志則托於風（去聲）諭（羊朱反）以自盡其上者所在而成（平聲）焉（於虔反）齒牙笑吟（去聲）語以慰（去聲）其上者所在而成焉（於虔反）

（人作時與今人一般其人只說時益是說別地人只說別地人作時與今人一般其人只說別地人只說時益是說別地人作時與今人一般其人只說別地人只說時益是說別地）

一詩人意思雖曰不必盡求之於詩然其大旨則不過乎此讀者固不必深泥其說然亦不可不知其意味之所在也

知之人（胡氏曰衛侯之不君甚矣其人之賢亦甚矣）特故陳前人之詩以爲諫（去聲）耳

溫柔敦厚之教故不可以不辨（胡氏曰溫柔敦厚）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姜上聲傷去聲）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莊姜爲主而其說之誤則自綠衣而已

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歸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因窮之詩也

此詩序次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衛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亦當在莊公之時今是

衛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字

○擊鼓怨州吁也（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字）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

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於禮

○齊桓晉仲之言曰用叶陳兵而安忍陳兵而安忍無
規救患助災謂之不義救患助災謂之不義夫
救也夫州吁弒其君而厎定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
欲以亂成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
之言亦止於此若此者豈能得不作乎
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之法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
成其志爾
○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

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而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
○宣公之時異姓亂不恤國事之意其無此詩亦無人
非國人之所為也
此篇見下二篇皆混見之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於未有以見化其上之等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矜

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焉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此門非有所指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非是所謂經子曰衛詩之辭乃書子曰見殷而作指紂而言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公也。○靜女淫奔自述也。○新臺刺衛宣公納子婦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仮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哀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從集傳改定小序

柏舟莊姜自作也不得於夫怨而不過故居變風之首焉○燕燕莊姜送戴嬀也莊姜賢而失位
焉○綠衣莊姜自作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故作詩以自悼也○終風莊姜作也自傷不見
答於莊公作詩以自遣也○擊鼓怨行役也兵興而有死亡之患其
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也○日月莊姜作也不見
嫡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殺之嬀
而不可道也○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使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鶉奔刺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所中之節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奉誤矣其下
云云者乃復述又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下節本篇矣
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雖陳其事不加一辭而聞
之心焉○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焉
之義是已然當時實試記之前其賦之
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遂也○北門賢者自樂也安
世事暗君蓋不得其志焉○北風去亂也衛國將亂之人

女子之言以明於所利之中而不自知也夫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哉蓋是非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何得以此為說則夫子皆欲放而絶之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編在二雅是也鄭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一篇是也周衰禮樂廢壞而雅鄭之音相為雜揉於是太史公亦謂三百篇有

孔子之言正為去其有邪正雜揉之中而取其合於雅樂者耳非以桑間濮上之音為可奏於雅樂之間衛之一篇為可奏於鄭衛之間也夫子之言止乎禮義者朱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或曰孔子之刪詩也鄭衛之詩三百篇皆在其中今之鄭詩無慚於正雅者固多而淫奔之人所思所言之詞反或不存焉何也曰淫奔之事固有善惡之不同而其情之發於不能自已則一也是以聖人錄之以為戒警使人懲創之意而無所隱諱之辭也或曰鄭詩之存固以為戒矣其間固有善者如子衿溱洧之詩則又何為而取之曰子衿之詩刺學校之廢也溱洧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與寇盜之

不若也

見賢遍反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于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承亂救敗而能以禮興其國家故詩人以為宜其營宮室得其時制月姓說詳見前篇也○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亂國人不以為恥而反以為榮甚者至於陳其情欲而公然為之歌詠以相誇說焉故詩人以為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遠而不顧也○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君臣之位嚴其上下之分故詩人以為言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多好善賢者焉故

也
左之方中一節經文明白故不得以不詳略下亦
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
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公也朱子曰載馳許穆夫人作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弗許故作此詩以自誓也○鄘有柏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公也朱子曰舊未有定論

人刻其上也
君子偕老刺宣公之夫人也
不稱其服飾容貌也○桑中淫奔自述也○鶉之奔奔
衛人刺其上也宣姜與頑非匹耦相從故爲惠公之言
以刺之○定之方中美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漕邑
野處僭邑文公徙居楚丘營宮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蝃蝀刺淫奔也○相鼠刺無禮也○干旄美衛大夫
也大夫好善而見賢者宜有以答其意也○載馳許
穆夫人作也閔宗國顛覆而無以救之
之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故作詩以見志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親諫以
防故能入朝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稽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桓公五年王奉齊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侯鄭伯以伐鄭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王引之曰稽說是也其說未識其文意而申之如此）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是也序意蓋曰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

○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行役傷悼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又不思其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同上箱說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事然亦非詩之正意也（說見詩譜衛國風序）

云司馬文公之典籍而會之長樂（音洛）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因於必待禮而後無期度又不思其危

容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去聲）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

惟君子能樂君子之心其能若此哉

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遺去聲）

○中谷有蓷 興也蓷鬼目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堂之下
傷於貧困故中谷有蓷中谷蓷之時
嘆其室家相棄也 蓷他回反石經蓷作推
○暵其乾矣 暵呼旦反
○有女仳離 仳匹婢反
○嘅其嘆矣 嘅苦愛反
○遇人之艱難矣 難乃旦反
○有女仳離 興也仳別也別而不反也
○嘅其泣矣 泣音立
○泣涕如雨 興也
○條其歗矣 歗音嘯
○啜其泣矣 啜昌悅反
○何嗟及矣 興也

中谷有蓷 興也蓷鬼目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堂之下傷於貧困故中谷有蓷中谷蓷之時嘆其室家相棄也 蓷他回反石經蓷作推 暵其乾矣 暵呼旦反 有女仳離 仳匹婢反 嘅其嘆矣 嘅苦愛反 遇人之艱難矣 難乃旦反 有女仳離 興也仳別也別而不反也 嘅其泣矣 泣音立 泣涕如雨 興也 條其歗矣 歗音嘯 啜其泣矣 啜昌悅反 何嗟及矣 興也

春秋傳 左傳氏 公五年 鄭伯不朝 潮音王以諸侯伐鄭伯 鄭伯 王卒大敗 祝聃 祝音咒聃他甘反 王中 去聲肩 肩石 射音王中 去聲肩之事然 未有以見 此詩之為 去聲是而作也 平王 平王 桓王 ○葛藟王室 藟力軌反 王室 去聲 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 本篇 ○采葛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殿暗其事與采唐采葛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 詩經氏曰荀子陵遲 文曰遲 陵遲言踐履其義一也
○立中有厨思賢也 厨直留反石經厨作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章稱太車而語意不莊非望
賢人意序亦誤矣 從集傳改定小序
○丰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朝宮室

君子于役婦人思君子也○揚之水成者怨思也平王以畿內之民為中國
故成者作詩以道其怨思焉○中谷有蓷興也蓷鬼目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堂之下傷於貧困故中谷有蓷中谷蓷之時嘆其室家相棄也 蓷他回反石經蓷作推 暵其乾矣 暵呼旦反 有女仳離 仳匹婢反 嘅其嘆矣 嘅苦愛反 遇人之艱難矣 難乃旦反 有女仳離 興也仳別也別而不反也 嘅其泣矣 泣音立 泣涕如雨 興也 條其歗矣 歗音嘯 啜其泣矣 啜昌悅反 何嗟及矣 興也 ○葛藟王室 藟力軌反 王室 去聲 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 本篇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 詩經氏曰荀子陵遲 文曰遲 陵遲言踐履其義一也 ○立中有厨思賢也 厨直留反石經厨作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章稱太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人意序亦誤矣 從集傳改定小序 ○丰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朝宮室

君子于役婦人思君子也○揚之水成者怨思也平王以畿內之民為中國故成者作詩以道其怨思焉○中谷有蓷興也蓷鬼目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堂之下傷於貧困故中谷有蓷中谷蓷之時嘆其室家相棄也 蓷他回反石經蓷作推 暵其乾矣 暵呼旦反 有女仳離 仳匹婢反 嘅其嘆矣 嘅苦愛反 遇人之艱難矣 難乃旦反 有女仳離 興也仳別也別而不反也 嘅其泣矣 泣音立 泣涕如雨 興也 條其歗矣 歗音嘯 啜其泣矣 啜昌悅反 何嗟及矣 興也 ○葛藟王室 藟力軌反 王室 去聲 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 本篇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 詩經氏曰荀子陵遲 文曰遲 陵遲言踐履其義一也 ○立中有厨思賢也 厨直留反石經厨作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章稱太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人意序亦誤矣 從集傳改定小序 ○丰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朝宮室

君子于役婦人思君子也○揚之水成者怨思也平王以畿內之民為中國故成者作詩以道其怨思焉○中谷有蓷興也蓷鬼目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堂之下傷於貧困故中谷有蓷中谷蓷之時嘆其室家相棄也 蓷他回反石經蓷作推 暵其乾矣 暵呼旦反 有女仳離 仳匹婢反 嘅其嘆矣 嘅苦愛反 遇人之艱難矣 難乃旦反 有女仳離 興也仳別也別而不反也 嘅其泣矣 泣音立 泣涕如雨 興也 條其歗矣 歗音嘯 啜其泣矣 啜昌悅反 何嗟及矣 興也 ○葛藟王室 藟力軌反 王室 去聲 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 本篇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 詩經氏曰荀子陵遲 文曰遲 陵遲言踐履其義一也 ○立中有厨思賢也 厨直留反石經厨作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章稱太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人意序亦誤矣 從集傳改定小序 ○丰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朝宮室

君子于役婦人思君子也○揚之水成者怨思也平王以畿內之民為中國故成者作詩以道其怨思焉○中谷有蓷興也蓷鬼目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堂之下傷於貧困故中谷有蓷中谷蓷之時嘆其室家相棄也 蓷他回反石經蓷作推 暵其乾矣 暵呼旦反 有女仳離 仳匹婢反 嘅其嘆矣 嘅苦愛反 遇人之艱難矣 難乃旦反 有女仳離 興也仳別也別而不反也 嘅其泣矣 泣音立 泣涕如雨 興也 條其歗矣 歗音嘯 啜其泣矣 啜昌悅反 何嗟及矣 興也 ○葛藟王室 藟力軌反 王室 去聲 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 本篇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 詩經氏曰荀子陵遲 文曰遲 陵遲言踐履其義一也 ○立中有厨思賢也 厨直留反石經厨作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章稱太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人意序亦誤矣 從集傳改定小序 ○丰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朝宮室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去聲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去聲之而欲遠去聲之不能使其高克將去聲兵而禦狄于竟音境陳其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蓋本春秋傳二年而以他說廣之未詳孰是

○羔裘刺朝音潮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去聲

氏正義又據序文知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雖之當作之進今文誤倒矣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說德陳古義以為陳古賢妃之德不說德色也鄭人刺忽之不賢而不取去聲之辭女曰雞鳴之賢妃貴去聲之辭女曰雞鳴之賢妃貴去聲之辭女曰雞鳴之賢妃貴

○君臣之義也不能[illegible]賢人圖基權臣擅命[illegible]
昭公學[illegible]圖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
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親賢人圖基權臣擅命則
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去声而疑以陵替目
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謂敏智之時年
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此篇[illegible]
蘇所謂彼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illegible]
指公之身為則其[illegible]又甚而非詩之本旨大
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皆歸之於忽之
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鄭伯
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加於[illegible]
此序之所以誤矣

詁上情理之虛妄三則學乎聖人刪述之意此皆宜
踐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illegible]
小失而後之說者指或王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
不可以不察也[illegible]

○案常棣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譖宜子之言而不察其前[illegible]
文章取義之意耳[illegible]
案宣子言衛侯在此則衛侯人甲太叔與宣子之[illegible]
衛今與衛侯相接而不知男行[illegible]
○[illegible]也音泆[illegible]偶而淫不知男行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卒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illegible]春秋傳[illegible]孔氏曰魯莊公十一年宋萬弑閔公十一年宋萬奔陳二年陳人殺萬十七年楊侯奔莒二十年陳人殺子臺及高傒莒人殺子糾五爭也莊公十二年[illegible]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illegible]淫不下流民[illegible]於草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illegible]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
附益之[illegible]
○溱洧刺亂也[illegible]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illegible]

男女相奔不淫浚洪也

【通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綿水愛武公也武公經位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作是詩也○將仲子淫奔自述也雖淫奔而有所畏故猶以爲無幾焉○叔于田愛叔段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作是詩也○大叔于田愛叔段也段多才而好勇故得人之愛私也○清人刺文公也文公驕泰淫佚不恤國政克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竟不作是詩也○羔裘美大夫也賢而在位德足以稱其服也○遵大路淫婦被棄留所私也○女曰雞鳴賢夫婦相警戒也○有女同車淫奔相說也○山有扶蘇淫奔相說也○揚之水淫奔相誓也○出其東淫奔自紀也○野有蔓草淫奔相遇也○溱洧淫奔也○東門之墠淫奔思念也○風雨淫奔相說也○子衿淫奔廢學也○揚之水思賢妃也○出其東思賢妃也○野有蔓草遇時也○溱洧刺亂也

○綿水愛武公也武公經位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作是詩也

○將仲子淫奔自述也雖淫奔而有所畏故猶以爲無幾焉

○叔于田愛叔段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作是詩也

○大叔于田愛叔段也段多才而好勇故得人之愛私也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驕泰淫佚不恤國政克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竟不作是詩也

○羔裘美大夫也賢而在位德足以稱其服也

○遵大路淫婦被棄留所私也

○女曰雞鳴賢夫婦相警戒也

○有女同車淫奔相說也

○山有扶蘇淫奔相說也

○揚之水淫奔相誓也

○出其東淫奔自紀也

○野有蔓草遇時也

○溱洧刺亂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失道多行不義而不制其母以至於死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莊公失道多行不義而不制其母以至於死焉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莊公失道多行不義而不制其母以至於死焉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驕泰淫佚不恤國政克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竟不作是詩也

○羔裘刺時也時不能用賢而在位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遵大路刺時也時不能用賢而在位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女曰雞鳴賢夫人相警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擧壺氏之罪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忽不親迎而淫乎其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忽不親迎而淫乎其國人刺之

○揚之水刺平王也平王不能撫其民人周人刺之

○出其東刺亂也天下大亂男女相棄莫有先焉者也其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者不能擧其職也

○野有蔓草刺亂也天下大亂男女相棄莫有先焉者也其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者不能擧其職也

○溱洧刺亂也天下大亂男女相棄莫有先焉者也其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者不能擧其職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擧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因以滅其國焉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文姜之淫乃亂於桓遂謂之好焉

○載驅刺襄公也齊人惡文姜乘驕而淫恣遂及禍焉

○猗嗟刺魯莊公也莊公威容技藝雖有可觀材不中禮義不足稱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擧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因以滅其國焉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文姜之淫乃亂於桓遂謂之好焉

○載驅刺襄公也齊人惡文姜乘驕而淫恣遂及禍焉

○猗嗟刺魯莊公也莊公威容技藝雖有可觀材不中禮義不足稱也

○箋人刺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至于
君位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從集傳改定小序

雞鳴美賢妃也古之賢妃進御君所蓋有警戒相成之道焉○著聘婦作也鄭俗不親迎
焉○東方之日淫奔自述也○東方未明刺朝廷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君焉
君無節號令不時故詩人刺之○南山刺齊襄多行淫乱

也箋公爲討之行淫乎其妹而魯桓公不能制之人故
詩人作此以刺之刺而國逐此其可戒者也○盧令田獵相隨攀也○故簡
齊人刺曹莊公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文姜使至淫亂
爲二國所患焉○載驅刺文姜也淫亂放恣無所忌憚君
之意焉○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
焉

魏嚴緝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不中禮也○園有桃憂國
褊急而無德以容人憂之○陟岵孝子行役思其親
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憂思無已故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
此詩舉養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如鼠

臨其政會而畏人若大鼠也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
君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僖公太儉而不中禮故作是詩
以閔之○揚之水刺平王也周人以平王之末不能
撫其民而棄其地以偪於戎狄焉○椒聊刺晉昭公
也昭公之末大臣強公室弱

君也○鴇羽刺平王也國人以平王東遷日以遠
其事而作是詩也○無衣刺晉昭也晉昭公封其叔父
桓莊之族於曲沃而逼其宗國晉人爲之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刺晉昭公也公好聽讒慝骨肉相疑
○羔裘刺晉昭也晉昭公不能進賢而好諂諛故作是詩以閔之

風俗儉嗇思古聲遂做而作也此晉也而謂之唐者
河東地膏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者有以使之至
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國
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儉得之（温法小則隘
司馬溫公 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程頤曰儒細繹孟子之意恐非此
侯子 同姓其殷屬又不遠乎
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
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子儉
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未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
深思遠有堯之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唐而
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孫鑛唐詩當不止此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付財不能
及其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
人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
父者序說大誤（姚舜牧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忌克且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
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人人得以討之序以爲美之失其
○綢繆刺晉昏姻不得其時焉

能靖之以自安是亦樂人於白蓋大都之中而自知罪之甚詳則分薄職飽貪吏以被私有其重賓而免於刑戮是乃猶賊之尤耳以是當吾恐其逸樂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為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輔氏漢之者時其大夫之意耳大夫為之而不知其為美此也至諸詩中之刺則或自以為美或為他人所刺則或氏時之人而不知其為刺此又不可不察不然大中實疏然真情所見不可泯滅非特天子之命不可以久安非正公所以為國之道而不能自已焉○羔裘豹袪美武公之詩也○武公請命於天子之使而取晉以其寶器賂周桓王王貪其賂而與之命而為諸侯也○有杕之杜好賢也有好賢之心而不足以致之也○葛生婦人思君子也○采苓刺晉武公也始命

也

秦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鄰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

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戒襄公也

時也

此序言秦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沒之衆人皆美之故作是詩以美之
○渭陽康公也能念母之氏文公之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序言秦有據位不恤文公六年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興師旅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本不協說已見旬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晉獻公之女文公逆而送之渭陽作是詩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逆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業始有大夫而無終也
此序言康公不能承文公之業始有卿大夫之漸而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又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秦風 從葉 儀改定小序

○車鄰美秦君也秦始有車馬○駟驖美秦君能田狩之事閑於馬○小戎美秦君也始有兵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天子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興師旅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本不協說已見旬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晉獻公之女文公逆而送之渭陽作是詩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逆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業始有大夫而無終也
此序言康公不能承文公之業始有卿大夫之漸而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又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車鄰美秦君也秦始有車馬○駟驖美秦君能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小戎美秦君也始有兵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沒之衆人皆美之故作是詩以美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興師旅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本不協說已見旬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晉獻公之女文公逆而送之渭陽作是詩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逆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業始有大夫而無終也
此序言康公不能承文公之業始有卿大夫之漸而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又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秦風 從葉 儀改定小序

○車鄰美秦君也秦始有車馬○駟驖美秦君能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小戎美秦君也始有兵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沒之衆人皆美之故作是詩以美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興師旅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本不協說已見旬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晉獻公之女文公逆而送之渭陽作是詩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逆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業始有大夫而無終也
此序言康公不能承文公之業始有卿大夫之漸而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又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秦風 從葉 儀改定小序

○車鄰美秦君也秦始有車馬○駟驖美秦君能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小戎美秦君也始有兵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沒之衆人皆美之故作是詩以美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興師旅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本不協說已見旬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晉獻公之女文公逆而送之渭陽作是詩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逆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業始有大夫而無終也
此序言康公不能承文公之業始有卿大夫之漸而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又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秦風 從葉 儀改定小序

○車鄰美秦君也秦始有車馬○駟驖美秦君能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小戎美秦君也始有兵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沒之衆人皆美之故作是詩以美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興師旅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本不協說已見旬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晉獻公之女文公逆而送之渭陽作是詩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逆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業始有大夫而無終也
此序言康公不能承文公之業始有卿大夫之漸而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又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秦風 從葉 儀改定小序

○車鄰美秦君也秦始有車馬○駟驖美秦君能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小戎美秦君也始有兵田狩之事閑於車馬○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沒之衆人皆美之故作是詩以美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興師旅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作情本不協說已見旬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晉獻公之女文公逆而送之渭陽作是詩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逆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業始有大夫而無終也
此序言康公不能承文公之業始有卿大夫之漸而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又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賄書於春
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
否也陳民馬 犯扶反
○防有鵲巢寡婦起興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讒焉
此非刺其君之詩 舊無宣公字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舊無此句
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然
蕩思而感傷焉
定之方中 舊集傳改定小序
宗立制度也○揆日度景而作之○升高而望
詩以自述焉○樹門閭牆者自樂也素位而行不願乎
外焉○東門之池淫奔者自述也○東門之楊淫奔期
也○墓門刺惡人也○防有鵲巢淫奔慶讒也○月出
刺近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詩但以三百赤舄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
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晉侯入曹之事見僖公二十八年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焉
此美詩非刺詩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
言昭公未有考 晉昭公子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者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曹無他考焉疑人而後必為其公然此乃天下

之太○王北公之聚也

蜉蝣東特人也玩細娛而忘遠慮故詩人刺之○依人
刺曹君也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焉○鳲鳩美君子也
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詩人美之○下泉思治也王
室陵夷小國困弊故作是詩以歎之

豳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東民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若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
稷公劉所以治邰豳者方風夫諭以成其德故最末
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今此言居
東即彼
征也蓋從孔說
與書傳異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焉

此序以今勝爲文最爲有據詳見本篇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於歸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室也二章言其
所以室也三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

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此序以今勝爲文最爲有據詳見本篇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於歸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室也二章言其
所以室也三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豳後集傳改定小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瞍朝夕誦以教之○瞽瞍
瞽矇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焉

○狼跋美周公也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豳後集傳改定小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瞍朝夕誦以教之○瞽瞍
瞽矇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焉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此周公旣歸士大夫美之而作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

旨酒同上然其下云云者疏而義勰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言遠而

○同上燕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存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
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又以爲周
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疏
注云穆公各虎頌簋也鼎銘周王之語謂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
親屬不復有親近之恩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云云如是
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
此○國語襄王十三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不
可云云王弗聽以狄伐鄭也鄭人以告難故王出適鄭處于汜
○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厚德歸
厚矣○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而鹿鳴之燕群臣嘉賓也此燕
兄弟及朋友故舊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成役以守鎬方北仲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之杕杜以勤

○南山有臺樂胥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前本篇朱子曰有詩既有成數人讀之無所益若者此今讀之無所損益若者此是之序說見前詩中有邦家之基如此說才多此說所謂一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音現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上

○豫南海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也有其義而亡其詩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序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註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泰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志公所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晚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序也。○南山有臺燕樂通用之詩也。○南山有臺詩也。由儀笙詩也。
南有嘉魚燕饗通用之詩也。○崇丘笙詩也。由儀笙詩也。
詩有其聲而無其詞焉。○參諸燕諸侯也諸侯朝於天
子天子燕之以示慈惠焉。○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
弓天子燕有功諸侯也諸侯有功錫以弓矢歌詩以燕
之。○菁菁者莪燕賓客也。○六月美尹吉甫也。尚王基
虞周人逐之獫狁內侵遍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
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也。○采芑方
叔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命方叔率師以討之。○車攻吉日
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去聲刺王而作但兄弟亂長禍而相戒之詞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之傅也
耳序又以為宜臼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巷伯傷讒也遭讒而無所訴故作詩以惡
之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考不知何據惡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之所以序不敢知但隨例為刺幽王焉
皆亡於幽王
○楊氏慎刺幽王也政煩忒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
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
作詩閔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
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
序皆失之
○嚴緝朱博錄
說處此序之義說發之至感激深切
被之絃此其所謂深也遺樂之備品物文章及文詩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致
說者已熟孔仲達謂
此序
詳矣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詳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谷風朋友相怨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
得終養爾
○大東閔周室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
大夫作詩以告病焉
○四月遭亂自傷也
○北山大夫
悉行役也言役使之不均焉
○無將大車憂行役也傷
苦憂慮不得已焉
○小明悉行役也大夫西征畏累而
不敢歸因念僚友之處者焉
○鼓鐘刺幽王也幽王荒
湎淮水之上焉
○楚茨公卿致祭也周之公卿有田祿者能力於農
以奉宗廟之祭故詩人述而美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
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此而論則此序本亦符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處
上
則武王補述文王毛鄭王肅天命未可盡歸文王而文王之分語天子亦新垣衍所謂帝之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譜之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公劉遠也后稷之時民之歸附已久矣非至此而始
其民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生民疏而載柔疏注云益主
○泂酌民之父母又民靖爾位疏云
君之詩當曰文考而謂之文王
則武王補述文王毛鄭王肅天命未可盡歸文王而文王之分語天子亦新垣衍所謂帝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
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此而論則此序本亦符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處
上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譜之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公劉遠也后稷之時民之歸附已久矣非至此而始
其民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生民疏而載柔疏注云益主
○泂酌民之父母又民靖爾位疏云
君之詩當曰文考而謂之文王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文王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故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故
爲獸民蟲焉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序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故
其可美者也○靈臺樂文王之有臺池
爲獸鹿鼓之樂故民樂之而詩人述之也○下武美武
王也武王以樂述之孝而得天下之心繼世者能繼其
德斯可受福於無窮矣○文王有聲美文武之功也文王受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常武序 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有常德謂能守其有常德也以立武事謂不阿以武所以立武事謂不阿以武所以

○瞻卯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不成文理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篤剌厲王也不能親親以至九族孤立於上以偏其國而不知故詩人作詩以剌之○抑衛武公自警也○桑柔芮伯剌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崧高尹吉甫送申伯也宣王之舅氏故詩人作詩以送之○烝民尹吉甫送仲山甫也宣王命仲山甫城于齊故吉甫作詩以送之○韓奕送韓侯也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作此以送之○江漢美武公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故詩人美之○常武美宣王也宣王自將以征淮北之夷故詩人美之○瞻卯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以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武也

詩中未見奏武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文王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

大抵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須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

安見須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倒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其於詩義何有

覺其繆者蓋以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新經徂女九文皆習也

此詩第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殊不知其誤

往往亦襲其誤殊不如其考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纔後詳記不敢

一康字緝熙安靜之義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于

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

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器

豆之數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奉

○時邁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時邁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 ○臣工戒群官也

○噫嘻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言樂器之盛也

潛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 ○雝禘大祖也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而
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
○雝禘大祖也 ○雝禘于后稷之廟也

載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時邁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 ○臣工戒群官也

○噫嘻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言樂器之盛也

潛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 ○雝禘大祖也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而
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
○雝禘大祖也 ○雝禘于后稷之廟也

載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 ○小毖嗣王求助也

臣工戒群官也 ○臣工戒群官也

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言樂器之盛也

用以薦鬼神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

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

之樂焉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雨雪載見其有祈報之義

序誤高子无誤孔氏曰子夏作此詩已後有高子言雲星之尸乃祭雲星之事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賓尸之

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時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義

○秦大夫始見於廟也○訪落謀始也成王
○船巡守而祀
此二篇說見本篇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見於廟也○訪落謀始也成王
朝於廟作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焉○敬之成王自述
也既述群臣之戒而又陳其願學之意焉○小毖承前
也成王懲管蔡之事既朝於廟而求助以謹慮焉○載
芟冬報嘗也或謂年穀始登祭宗廟也○良耜秋冬
報嘗也或謂穀始登祭宗廟也○絲衣祭而飲酒也○
酌頌武王也○桓頌武王之功也○賚頌文王之功而
言大封諸侯之意焉○般巡守也柴望祭告之名人心
所以安也

○般祀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
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
商頌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閔予小子嗣
訪落嗣
敬之嗣
小毖嗣
載芟嗣
良耜嗣
絲衣嗣
酌嗣
桓嗣
賚嗣
般嗣

閔予小子嗣成王也
此言嗣成王之位也
訪落嗣成王也
此言嗣成王之事也
敬之嗣成王也
此言嗣成王之德也
小毖嗣成王也
此言嗣成王之患也
載芟嗣藉田也
此言嗣藉田之事也
良耜嗣藉田也
此言嗣藉田之事也
絲衣嗣繹賓尸也
此言嗣繹賓尸之事也
酌嗣告成大武也
此言嗣告成大武之事也
桓嗣講武也
此言嗣講武之事也
賚嗣大封于廟也
此言嗣大封于廟之事也
般嗣巡守至于岱宗柴祭告也
此言嗣巡守至于岱宗柴祭告之事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於外人情各出於性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氏曰此一節言詩之所自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於外人情各出於性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氏曰此一節言詩之所自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於外人情各出於性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

徐孝公遺 克升 跋敬

野谷門人王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英 穎中 校雠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治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治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聲不止於言凡聲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平仄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治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愚按其本則以為政之善惡而發其末則以為世之治亂而感其音之人哀其民困樂其政和而思其君之人怨其政乖而思其君之人哀其民困樂其政和而思其君之人怨其政乖而思其君

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一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正經綱常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之當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一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正經綱常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之當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一節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二百篇之綱領管攝此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一節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二百篇之綱領管攝此

既要見人行
孝發之政
指漢只
武敬力
朋也。
若教化
使之不
北之文
言文武
以風
雅頌。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風俗攸關
此一條本出於
詩也風俗攸關
關係
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綱領管
攝民
風雅
頌者
三百
篇之
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
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序
風
土
男
女
情
性
風則
足
以
感
動
人
之
善
心
而
使
之
有
所
懲
創
而
不
敢
肆
焉
雅
頌
則
大
而
化
之
使
人
有
所
觀
感
而
興
起
焉
蓋
古
之
為
詩
者
其
所
以
為
教
者
如
此
而
其
為
詩
者
又
有
六
義
焉
六
義
者
何
也
曰
賦
也
比
也
興
也
風
也
雅
也
頌
也
賦
比
興
者
詩
之
所
以
作
也
風
雅
頌
者
詩
之
所
以
成
也
六
義
之
次
第
何
如
曰
賦
比
興
者
詩
之
三
經
而
風
雅
頌
者
詩
之
一
緯
也
經
緯
交
織
而
後
詩
之
文
成
焉
故
曰
賦
比
興
者
詩
之
體
也
風
雅
頌
者
詩
之
用
也
體
用
兼
該
而
後
詩
之
義
全
焉
故
曰
風
雅
頌
者
聲
樂
部
分
之
名
也
而
其
實
皆
所
以
作
詩
之
體
不
外
乎
此
故
大
師
之
教
國
子
必
便
之
以
是
六
者
三
經
而
三
緯
之
則
凡
詩
之
領
奏
指
歸
皆
將
不
待
言
說
而
直
可
吟
味
以
得
之
矣
朱
子
曰
三
經
是
風
雅
頌
見
做
詩
底
骨
子
賦
比
興
是
做
詩
底
規
模
○
周
禮
以
六
詩
教
國
子
其
完
均
是
造
就
此
物
故
謂
之
六
詩
若
分
風
雅
頌
乃
其
體
也
賦
者
直
陳
其
事
如
葛
覃
卷
耳
之
類
是
也
比
者
以
彼
狀
此
如
螽
斯
綠
衣
之
類
是
也
興
者
引
物
起
詞
如
關
雎
兎
罝
之
類
是
也
朱
子
曰
凡
直
指
其
事
而
用
為
句
者
比
也
○
葉
正
則
曰
賦
本
要
言
其
事
而
事
之
一
物
比
一
物
必
引
起
此
事
與
是
物
相
似
而
後
可
以
入
詩
若
直
陳
其
事
不
能
移
易
不
可
以
入
詩
之
賦
或
為
詩
之
病
不
可
為
訓
○
朱
子
曰
賦
比
興
乃
詩
之
體
製
也
風
雅
頌
乃
其
聲
音
也
風
雅
頌
之
所
以
為
風
雅
頌
者
以
其
聲
音
不
同
也
自
不
同
故
謂
之
風
雅
頌
自
有
異
體
故
謂
之
賦
比
興
○
問
風
雅
頌
之
義
曰
風
是
民
俗
歌
謠
雅
頌
是
樂
章
歌
詩
之
名
風
雅
頌
之
義
不
可
曉
○
程
子
曰
風
雅
頌
之
義
不
可
曉
○
葉
正
則
曰
風
雅
頌
之
義
不
可
曉
○
朱

先儒於詩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王之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而列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原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要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盡其美乃云閭史納詩以諫乃大師之職也輶軒之使以采詩以觀風俗之商周宮廟有歌有頌有雅有風之別而不合鄉黨閭巷之體則由於文之小大而不同其體之別以政之小大而不同其事之別以人之小大而不同其音之別以音之別以政之小大而不同其體之別以體之別以文之小大而不同其事之別以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矣無復加於此乎邵子曰關雎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子引之以明詩之非聲也竹管樂也匏土燒也革鼓也木柷敔也蓋氏曰人聲統和乃以其聲配之而後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見樂之道以樂為本而非樂之道以石為本也朱子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樂之文一篇之中一章之內一句之間上下之音如此有

相為唱和而節其聲之上下

五音即宮商角徵羽也變宮變徵謂之倡變宮居宮之上變徵居徵之下倡者發其聲和者隨其後也蓋氏曰歌長者重言之不足而遂加之嗟嘆之也歌永言之歌而不足則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志之所至則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其性情之正也樂本和而樂者又以仁律和此五聲使之高下清濁疾徐而皆中節也蘇氏曰聲依永律和聲之謂也永長也律所以和聲

論語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 王官失業謂天子之樂官不能掌其職也

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 程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冉有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 朱子曰孔子刪詩樂亦頗殘缺孔子周流四方參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然不行故歸而正之史記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體以為鑒戒耳

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焉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

孔子自言其正樂如此朱子引之以見聖人每事皆然此樂字指詩而言乃總周時樂官所掌之詩而言之非謂孔子刪詩之後又自正樂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感發人之善心謂興起好善之意懲創人之逸志謂懲艾惡惡之意

性之正而已 歸於正而已 朱子曰思無邪者非獨作詩之人情性之正讀詩之人亦要如此有邪則自懲有善則自勸

各因一事而發求其合乎詩人之善惡者以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 觀聖賢作詩之意思無邪者全體非一事蓋作詩之人心之思無邪故曰直指全體

是以盡蓋其義 見子曰詩三百篇之蓋云

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之 朱子曰學詩平對曰未也不學詩則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聞斯二者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厭飫使人所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謂之興起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興起也感動人之善心觀考見得失之理羣和而不流怨忿而不怒事父事君則盡其道而已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程子曰人學詩不能興二者雖曰多識於此朱子引之以見詩如此則事理之當然者無不備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性之正而已 歸於正而已 惡邪志無非正意說見前

各因一事而發求其合乎詩人之善惡者以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 觀聖賢作詩之意思無邪者全體非一事蓋作詩之人心之思無邪故曰直指全體

是以盡蓋其義 見子曰詩三百篇之蓋云

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之 朱子曰學詩平對曰未也不學詩則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聞斯二者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事見詩大雅抑之五章也南容讀詩至此章而三反覆之蓋有得於言外之戒孔子以其能謹言也故以兄子妻之

○子曰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非王臣而與諸侯爲天子奏敢問誰賤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離不忘君之意逆志是為得之如必辭而已遺民也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遑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此言讀

人未來特自有待時也未來其心等待自有待時也未來其心等待自有待時也未來其心等待自有待時也

又要遊詩等求都不是以意逆志是舉古人言語自家意之中來然蓋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謂詩之法也

程子曰名義出字說道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其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皆錯舉其目而不能知其所用反

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詠歎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焉

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諷詠之

學安得人之學由詩而興矣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為學

學記興者興起興發之意詩之為學所以興發人之善心興起興發之功如此而詩之為學乃舉世不知詩之為學

學詩以興發人之善心興起興發之功如此而詩之為學乃舉世不知詩之為學

又曰興於詩者玲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

玲詠吟詠之聲也情性人之情性也涵暢猶浸漬也道德猶言義理也歌動猶感發也

玲詠吟詠之聲也情性人之情性也涵暢猶浸漬也道德猶言義理也歌動猶感發也

其感人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焉

其感人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焉

吾嘗論興者興起興發之意詩之為學所以興發人之善心興起興發之功如此而詩之為學乃舉世不知詩之為學

吾嘗論興者興起興發之意詩之為學所以興發人之善心興起興發之功如此而詩之為學乃舉世不知詩之為學

古詩即人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興起

古詩即人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興起

歌只為詩也言古詩即歌也興起興發之意

歌只為詩也言古詩即歌也興起興發之意

章句故也明道先生每說詩未嘗章

章句故也明道先生每說詩未嘗章

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學時先讀詩

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學時先讀詩

兩字點平聲讀地念局便教人省悟最平聲○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上條

兩字點平聲讀地念局便教人省悟最平聲○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上條

月德德我恩道之云遠焉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

月德德我恩道之云遠焉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師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

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師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

○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

○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

兩字點平聲讀地念局便教人省悟最平聲○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上條

兩字點平聲讀地念局便教人省悟最平聲○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上條

自知而自解顧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慤何而不忘高

自知而自解顧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慤何而不忘高

後學番易朱公遷 定井 源校
野谷門人王逢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英積中 增修
書林陵正堂劉氏 重刊

○朱子集傳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蓋
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風之為義如此是以古之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
列於樂官(瓶養反貢於天子者沈氏曰凡四風皆諸侯采之以貢於
天子者沈氏據成周時法言之耳未必然若衛有新臺增失齊有卤山
破斧而上無伐柯之風行地上無伯兮之詩是也)以觀民俗(歌謠
係其君所貢者但風行地上無伯兮而閒不能無耳故采而後貢而
後貢者以其風聞不遠不必盡其地而後貢也)以為教(詩遺秦火而全者以其風
易傳之後且寡也)凡傳之下皆為號(音豪)為說(式芮反)

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總言風之所以為教也)

周南一之一

召南一之二

邶鄘衛一之三

王一之四

鄭一之五

齊一之六

魏一之七

唐一之八

秦一之九

陳一之十

檜一之十一

曹一之十二

豳一之十三

周南一之一

周南名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豳(音邠)岐之陽(今岐山縣東北有周原即古豳地)至十三世孫古公亶(丁但反)父始居(舊音據)
(舊音居)之(舊音之)漸(子廉反)被(皮義反)其(音基)俗(舊音欲)以(舊音已)興(舊音興)王(舊音旺)之(舊音之)化(舊音貨)
雍(於容反)州境內岐山之陽(今岐山縣東北有周原即古豳地)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
之(舊音之)漸(子廉反)被(皮義反)其俗以興王之化(舊音貨)

傳于王季(季歷也)至孫文王(昌)辟(音避)國(謂諸侯)漫(音萬)廣(音曠)於是
傳于王季(季歷也)至孫文王昌辟國漫廣於是

徙都于豐(音風)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丹)石(音碩)邑(於汲反)
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石邑

又(音酉)為(于偽反)公奭(音釋)之(舊音之)采(倉代反)邑(於汲反)
又為公奭之采邑

日(周公名旦)南之詩(為教於壼門之內上下)
曰南之詩為教於壼門之內上下

責(側革反)其所司(主)故(舊音固)采(倉代反)官(古玩反)不(音否)
責其所司故采官不

三國為(于偽反)變(皮義反)風(方鳳反)則(子德反)亦(音奕)
三國為變風則亦

備觀(古玩反)焉(於虔反)
備觀焉

十五國二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豳岐之陽至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之漸被其俗以興王之化雍州境內岐山之陽有周原即古豳地)

周公爲政於國中。甲名公宣布於諸侯文治
爲之期公所以
內治召公
本於王所
是於治地輯
二公也○
篇舉是明
文王之時天
後行化安得
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
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
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
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
孔氏曰兼
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
湖北等路諸州
西安府鄠縣
輯錄即今陝
商畿海
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
岐周在今
普縣
之後制作之
時而言地
西北近於戎狄
周東北近於豳
南之民謂豐邑之
伯之民謂豐邑之
南正以其食邑之號
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
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
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
也蓋司馬氏
公羊何氏曰
其實三分有
二
周南召南之詩
名之
時及於江漢故作樂
南北爲然
公主外治地輯錄
公羊說曰周公
文王之詩

關關雎鳩 反余烏在沚之洲窈反窕徒了淑女
君子好逑音求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和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
雎狀類鳧鷖音殹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
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云雎鳩摯而有別也
孟子曰夫婦之間則親而不狎
孟其性然也四氣
陶八氣皆上司之故謂之四氣則鳥獸不相狎矣然言雎鳩摯而有別
者以其小而長陽之象故特舉以為擊而有別也釋鳥云雎鳩王雎
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鶚好在水邊食魚鶚音各
鶚氏司寇之屬掌鷹隼以待鳥獸之用者也鶚小而長尾
與鵰相似鵰大於鶚而短尾青黑色鵰音彫
鵰氏掌鵰鶡以待田役之用者也鶡大於鵰而黑色鶡音曷
鵰氏掌鵰鶡以待鳥獸之用者也鵰小於鶡而有毛角
鵰音雕
鵰氏掌鵰鶡以待鳥獸之用者也鵰小於鶡而有毛角
鵰音雕
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
閒之意窈音杳窕徒了反幽閒則安靜和順也窈窕深
宮之稱也窈窕者未嫁之稱也窈窕深宮之稱也窈窕者未嫁之稱也
君子謂文王之妃大姒為窈窕言其有幽閒貞靜之德
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

好逑善匹也毛傳之學至通言其情實兼
在沚之洲窈窕幽閒貞靜和順也窈窕深宮之稱也窈窕者未嫁之稱也
君子謂文王之妃大姒為窈窕言其有幽閒貞靜之德
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
中之人御也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
又以貞靜纘小毛公大毛公名傳是詩者故謂之小毛公
此此毛傳者謂毛公為小毛公大毛公名傳是詩者故謂之小毛公
毛詩之詩傳也()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

夔也。又云大琴二十弦。中等十弦。小等五弦。又謂之瑟。或謂七弦。自陶唐氏有之。文王武王加其一弦。或謂二弦。或謂一弦。二十五弦。瞿瞿然。顧視有失之狀。蓋哀傷甚。不能禁。周衰。去其二弦。而為二十三弦。秦氏使工操之。以合五聲。黃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破為二十五弦。五十弦大。聲之二十五弦小。聲也。有說瑟長七尺二寸。五弦。蓋取中聲也。兄鍾金磬。皆擊。乘晚樂奏云。兄鍾小鐘之類。二鐘和五音。更更之。謂之編。編之言。遍也。特懸一處。謂之堵。堵上掌一面。謂之虡。虡懸之處。謂之簴。簴上橫木。謂之筍。筍

而玩其辭矣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豐詩說序曰此篇性情之正而已然孟子言詩亦有鑿鑿之說如曰一章言文王有聖德二章言文王有賢臣三章言始得后妃之時四章言后妃之德能成其內治之美五章言后妃之德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六章言后妃之德不淫其色而能以禮自防七章言后妃之德能使眾妾以漸進御而無專妒之行八章言后妃之德不嫉妒而進賢才九章言后妃之德能使嫡妾和睦而無相侵奪之事十章言后妃之德不專其寵而博及眾妾使之有子孫以繼先王之事十一章言后妃之德不妒忌而樂得淑女以事君子十二章言后妃之德能使眾妾以禮事其君子十三章言后妃之德不以色衰而愛弛不以有子而驕恣十四章言后妃之德能使嫡妾無相妒忌之行十五章言后妃之德能使眾妾樂進其才藝而無嫉妒之心○愚謂此詩人性情之正即此性情發於詩歌謠之音樂宜其感人心深而移人風易也孟子之言固已盡之然不本之文王之所以教不極之后妃之所以德則此詩之義有所不明而讀者亦無以興起其善心矣

全體也古樂記有言樂者敦和率神之主也又曰樂者通倫理者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詩之所以為樂之本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其得淑女以配君子哀其進賢才以輔君子之德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詩之所以為風之始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兔罝后妃之化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

汝墳道化行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右周南十一篇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

行露貞女不可強以非禮也

羔羊大夫之德正直而從公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

江有汜美媵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

騶虞鵲之應也

右召南十四篇

邶

柏舟共姜自誓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莊姜傷己也

終風莊姜傷己也

擊鼓衛人怨州吁之興兵也

凱風美孝子也

雄雉美宣公也

匏有苦男女及時也

谷風朋友道絕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責衛伯也

簡兮美賢也

泉水女子思歸也

北門小人刺仕不得志也

北風衛人見惠而去也

靜女美匹也

新臺刺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右邶十九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桑中刺奔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與公子頑也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

蝃蝀刺奔也

相鼠刺無禮也

干旄美好善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右鄘十篇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考槃美賢者在窮谷也

碩人閔莊姜也

氓刺宣公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

芄蘭刺驕也

河廣宋襄公之時華元為政以興師伐鄭鄭人懼而請平宋人不聽鄭乃盡逐華氏之族華氏之族有在宋者其人見宋之將伐鄭也而憂之或告之曰子無憂也不過數日而已矣其人曰非汝所知也吾聞之君子之言曰作事謀始謀之不臧則圖之不遠今宋之舉事也其謀始也臧乎其圖之也遠乎其興師也出於人心之所同欲其用師也順於天命之所福助其行之也又度於時而後動其為不義也甚矣其不過數日而已也固宜

伯兮婦人思其君子也

有狐衛人刺時男女失其配耦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

右衛八篇

王

黍離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大夫刺平王也

君子陽刺時亂也

揚之水閔無臣以救其患也

中谷有蓷傷君子遇人之難也

兔爰閔周室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思賢人也

右王十一篇

鄭

緇衣美武公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清人刺文公也

羔裘美大夫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夫婦相警以興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

蘀兮刺忽也

狡童刺忽也

褰裳思正也

丰刺亂也

東門之墠刺亂也

風雨思君子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

揚之水閔無臣以救其患也

出其東閔亂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溱洧刺亂也

右鄭二十一篇

齊

雞鳴思賢妃也

還刺荒也

著刺怠慢也

東方之日刺衰亂也

南山刺襄公也

甫田刺大也

盧令刺重出也

敝笱刺文姜也

載驅刺文姜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

右齊十一篇

魏

葛屨刺褊急也

汾沮洳刺儉以失禮也

園有桃憂其民驕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十畝之閒刺時亂也

伐檀刺貪也

碩鼠刺重斂也

右魏七篇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

綢繆刺晉亂也

杕杜刺晉亂也

羔裘刺晉昭公也

鴇羽刺晉昭公也

無衣刺晉昭公也

有杕之杜刺晉昭公也

葛生刺獻公也

采苓刺晉獻公也

右唐十二篇

秦

車鄰秦仲始命也

駟驖秦仲始命也

小戎美襄公也

蒹葭刺襄公也

終南戒襄公也

黃鳥哀三良也

晨風刺忘善也

無衣刺用兵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

權輿刺康公也

右秦十篇

陳

宛丘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刺幽公也

衡門誘僖公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

墓門刺陳佗也

防有鵲刺陳佗也

月出刺好色也

株林刺靈公也

澤陂刺靈公也

右陳十篇

檜

羔裘刺時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刺無知也

匪風刺時也

右檜四篇

曹

蜉蝣刺奢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

鳲鳩刺不壹也

下泉思治也

右曹四篇

豳

七月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

破斧周公東征也

伐柯美周公也

九罭美周公也

狼跋周公攝政也

右豳七篇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常棣燕兄弟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下報上也

采薇遣戍役也

出車勞還帥也

杕杜勞還役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黍稷盛多也

由庚萬物得其所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樂得賢也

由儀萬物各得其宜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六月美宣王也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鴻鴈美宣王也

庭燎美宣王也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

巧言刺幽王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巷伯寺人孟子作也

谷風刺幽王也

蓼莪刺幽王也

大東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大夫刺幽王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楚茨祀先祖也

信南山思大王之德也

甫田刺幽王也

大田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桑扈刺幽王也

鴛鴦刺幽王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青蠅刺讒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魚藻刺幽王也

采菽刺幽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刺幽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之不古也

采綠刺怨曠也

黍苗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

白華刺幽王也

綿蠻微臣刺小也

瓠葉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武人東征也

苕之華憂饑也

何草不黃傷征夫之勞也

右小雅七十四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也

綿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也

皇矣美大王王季文王也

靈臺民始附也言天之生民其始不可以無君君之治民其始不可以無師君師之設皆以為天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

生民之始

既醉太平天地和洽而萬福之原神祇祖考安而受之使子孫燕及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申之以孝友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仁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右大雅三十一篇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祀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也

時邁巡守而祭告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武大武樂之成也

閔予小子嗣成王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

酌大武之樂也

桓講武類碼也

賚大武之卒也

般巡守而祭四岳河海也

右周頌三十一篇

魯頌

駉頌僖公牧於坰野也

有駜頌僖公君臣飲酒於泮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右魯頌四篇

商頌

那祀成湯也

烈祖祀中宗也

玄鳥祀高宗也

長發大禘也

殷武祭高宗也

右商頌五篇

經009-386

采采卷耳不盈頃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菜名頃畚屬嗟歎辭懷思也人臣有
事於外則其君思之故託言采卷耳而不滿頃蓋心不在焉
也周行大道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升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罍酒器刻畫雲雷之象
以黃金飾之維以也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
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
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玄黃馬病甚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觥罰爵也兕觥角爲之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砠石戴土曰凹瘏病不能行也痡病不能行也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傷亦思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後三章見所守之貞篤而不二焉

里拘幽之日而作文王之辭焉

謝氏曰先生又嘗曰此卦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說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樸馬皆齊其憂處耳大意如此若不得其要處而但求之於文義之末則亦安能無疑於其間哉

君子而僕馬不動於前則且欲子涓晡思君子而僕馬不動於前則且欲子涓晡思君子而不見其自吉其性情之正又可知矣

樂而不淫以其地在相州鄴都舊治湯陰縣北九里有羑里城即文王拘羑里之地也又按羑音酉

用今參酌古今之宜以大綱而言之耳若作文王恐大誤

用今參酌古今之宜以大綱而言之耳若作文王恐大誤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山木下曲曰樛葛藟蔓延之草也纍纍然相附著之貌

言其福祿而宜有是福也○興也福祿不是福子善衆多也
揖同皆集世家云武王同母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第十人同母弟八人伯邑考武王
衆貴叔旦之子也第十人伯邑考武王之子也第十人伯邑考武王之子也
廣叔封康叔冉季載申公巫臣曰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蔡仲之命曰
其多子之驗也後凡言比者放此○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螽蠡蝗屬長而善跳有子九十而其類不絕貌
比也螽蠡群飛薨薨然衆多和集之貌羽翅也薨音弘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比也揖揖然會聚而起興也蟄蟄然和集而不動興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有華色而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盛之貌之子是子也此指嫁女者而言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盛之貌之子是子也此指嫁女者而言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盛之貌之子是子也此指嫁女者而言
室家古胡切下一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盛之貌之子是子也此指嫁女者而言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肅肅兔罝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敬也罝兔網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城所以自守也
興也肅肅敬也罝兔網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城所以自守也
興也肅肅敬也罝兔網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城所以自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施張也中逵道中也仇匹也
興也施張也中逵道中也仇匹也
興也施張也中逵道中也仇匹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林衆也腹心相信之深也
興也林衆也腹心相信之深也
興也林衆也腹心相信之深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共至家又搭數
民溶安得不厚
兔罝 余反與夫
肅肅兔罝 子叶反又下同
椓之丁丁 陟耕反
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 興也瞿瞿整飭貌罝兔
捕獸網也丁丁椓木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
言賢人雖在下位而能以禮自防衛其身
亦可以為國之藩蔽焉蓋諷上之詞也○
范氏曰好賢如緇衣之意也程子曰此
人之所見之地猶已恭敬如此其肅可
知也○謝氏曰中林野
兔罝 音
施于中逵 施始支反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叶渠之反
施設也中逵逵路之中也仇匹也
言賢人雖在下位而能以禮自守則其
設施於逵路之中者亦皆有法度而可
以為公侯之匹矣蓋上下交相勉之詞
也○范氏曰一逵謂之道四達謂之衢
道交出入之處有旁通之路也
兔罝 音
丸施于中林 叶羽巾反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叶息林反
腹心謂同心同德之輔
○兔罝三章章四句
興也 賦也 比也 瞿瞿 丁丁 赳赳 音義 好 呼報反
仇 音求 腹心 如字
此詩之作其時其地雖不可考然其
人之賢則可以想見矣
○程子曰好賢如緇衣之意也○謝氏
曰中林野外
兔罝三章章四句
興也 瞿瞿 丁丁 赳赳 音義 好 呼報反
仇 音求 腹心 如字
此詩之作其時其地雖不可考然其
人之賢則可以想見矣
○程子曰好賢如緇衣之意也○謝氏
曰中林野外

而已也○范氏曰所以中林野
人所見之地猶已恭敬如此其肅可知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興也 瞿瞿 丁丁 赳赳 音義 好 呼報反
仇 音求 腹心 如字
此詩之作其時其地雖不可考然其
人之賢則可以想見矣
○程子曰好賢如緇衣之意也○謝氏
曰中林野外
而已也○范氏曰所以中林野
人所見之地猶已恭敬如此其肅可知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興也 瞿瞿 丁丁 赳赳 音義 好 呼報反
仇 音求 腹心 如字
此詩之作其時其地雖不可考然其
人之賢則可以想見矣
○程子曰好賢如緇衣之意也○謝氏
曰中林野外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音綴）采采芣苢薄言襭之（音頡）

賦也掇拾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提其衽也掇之襭之皆采之之事也芣苢車前也一名當道生田野間也（羅願曰車前葉如牛舌大者長尺餘小者減半莖如匙柄長一尺餘開細白花結實如小豆實如葵子實如蓖子實如麥粒實如粟米實如黍米實如穀子實如胡荽子實如蘇子實如蓼實如蒺藜子實如蘭香子實如蘿蔔子實如蔓菁子實如芸薹子實如芥子實如蘆菔子實如蒜瓣實如韭子實如葱子實如薤子實如茖葱子實如小蒜子實如大蒜子實如薑子實如蘘荷子實如藕節實如蓮房實如菱角實如雞頭實如百合子實如山丹子實如萱草子實如蜀葵子實如牽牛子實如決明子實如地膚子實如青葙子實如鼠麴草子實如鼠尾草子實如鼠耳草子實如鼠黏子實如鼠李子實如鼠曲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葉反 未見君子怒如調 張留反 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之境而入淮也伐斫也枝曰條幹曰枚怒飢意也調一作輖重 去聲 也訪訪況洋反其未出汝境而望其君子之歸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以自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 漸有生意之謂 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 音房 魚尾 王室如燬 許委反 雖則如燬

魴魚名赬魚尾赤燬火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間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既見君子孔嘉孔邇 近也 不我遐棄

賦也嘉美也邇近也言既見君子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蓋皆密邇之語者蓋君親上之意也無

南國之德雖盛而其二南之化猶有未至一國之內雖有一二之化而其餘之風俗猶有不純者此詩人之所以深歎而極美之也

麟之為物仁而有角然其所以為麟者不在於角而在於其性之仁也故其為獸雖不生於中國而生於西方之遠地亦不害其為麟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振振仁厚貌公子猶言公族也于嗟歎美之辭也麟之為物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忍傷物之心仁之至也

麟之趾定定不正之類不履其地定定然不亂其處也公族之親而能不以貴驕人仁之至也

麟之趾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公姓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同姓之親之象焉

麟之趾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公族公同高祖已上親盡而疏遠公子公孫之後與之同高祖已下親盡而服屬公族公姓之別也

麟之趾一角而戴肉其角之末又有肉焉蓋不鬬而仁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為物不但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忍傷物而已其額上有肉如帽之狀名曰天庭蓋不忍觸人之象也

麟之為物不但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忍傷物而已其生又必擇地而蹈擇草而食不群行不入阱不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折生木不食生物

麟之趾定定不正之類不履其地定定然不亂其處也

麟之為物不但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忍傷物而已其生又必擇地而蹈擇草而食不群行不入阱不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折生木不食生物

麟之趾

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
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
哉蓋舜禹之聖也堯且以二女釐降而況
區區也乎故有其德而無其位今言詩者
或乃尊夫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設矣下
之本在國風之化繫於文王之身此之謂也
關雎之詩宜若專美后妃而實兼文王之德
葛覃卷耳之詩宜若專美后妃而實兼文王
之事蓋文王之德不在身而在家家之不
齊不在家而在國此詩之言所以必及乎
后妃之德而又及乎夫人之德也二南之
詩莫有全歸一篇之意者學然此篇獨以
一篇之意者學然此篇獨以一篇之意者
至於詩之大旨則千家都無二義蓋各以
其事為一篇之意而先生之言后妃也盛自大王
王季之時而已然則雖文王之興亦豈一
日而已哉

召南一之二

召音邵地名召公封邑之采音
于嘉反汝墳詩於此燕同姓故
采召子孫因以為氏

○鵲巢維鳲居之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鵲有巢鳲又來居之喻諸侯有國夫人
有家皆國人所成也

○維鵲有巢維鳲方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方之謂兩家相當也

○維鵲有巢維鳲盈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盈滿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鳲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充滿也御迎也

鵲巢有巢維鳲所成之巢鵲雖拙
於為巢而鳲不能奪之以興諸侯雖不
能為其國之成業者之子指夫人也兩車
也一車兩轊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
侯送御者百兩此詩之所以興也

○維鵲有巢維鳲爲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爲猶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鳲成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成猶有之也將送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

興也蘩白蒿也可以生食又可以蒸食○南國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
其家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或曰蘩可以食可以蒸
蘩祭祀之菜也蓋七月流火之時女功之事
可以生蠶七月流火之時女功之事可以生蠶
也小雅曰此地有毒不可以采蘩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興也發端也謂發發音婢又音
蔽也于於也澗山夾水曰澗
或曰蘩可以蔽惡可以蔽
惡祭祀所以蔽惡也
其家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或曰蘩可以蔽惡
蘩祭祀所以蔽惡也
可以蔽惡祭祀所以蔽惡也

之、才、又反也、
只作祭祀、則淡然無味、
恐皆非也、前篇
不可伺也、
朱子曰、定本始作之布已、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
也、公桑蠶室、東鄉、蠶婦之所也、
公家蠶室之所也、
公桑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賦也、彼、皮宥反、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音如、莫、慕各反、
汾、水名、出太原、小雅北如埋也、
汾水出太原北如埋山、
沮洳、濕地、
濕地、
莫、羊類、
羊類、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

賦也、編上言美如字、美為之詞也、
美如字、美為之詞也、
○下章放此、
下章放此、

○彼其之子殊異乎公侯之事

賦也、殊異、言非庶人也、
殊異、言非庶人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似、音祀、
似、音祀、

○維其有之是以美之

賦也、

○維其有之是以異之

賦也、

○維其有之是以殊之

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草、生浅水中、方莖、葉如車前、又如田字、
蘋、水草、生浅水中、方莖、葉如車前、又如田字、
藻、水草、有節、葉如鸡距、
藻、水草、有節、葉如鸡距、
行潦、道中流潦、
行潦、道中流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錡、敬之足、釜、敬之口、
方曰筐、圓曰筥、錡、敬之足、釜、敬之口、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小宗之所、有尊
奠、置也、宗室、大宗小宗之所、有尊
牖下、亦室中之深邃處、
牖下、亦室中之深邃處、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尸、主也、齊、側皆反、季女、少女、
尸、主也、齊、側皆反、季女、少女、

○雖則如之謹敬之

賦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沼、池、沚、小渚也、
沼、池、沚、小渚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皮寄反、僮僮、敬也、祁祁、舒遲也、
被、皮寄反、僮僮、敬也、祁祁、舒遲也、
編上言髮之如字、髮為首飾也、
髮之如字、髮為首飾也、
薄、語辭、還、音旋、
薄、語辭、還、音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賦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

○雖則如之謹敬之

賦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

○赤芾在股邶風匏有苦葉

興也、芾、音弗、邶、國名、匏、瓠也、苦葉、瓠葉老而苦也、
芾、音弗、邶、國名、匏、瓠也、苦葉、瓠葉老而苦也、

○赤芾金舄會弁如星

興也、舄、音昔、會弁、合五采玉而成、
舄、音昔、會弁、合五采玉而成、

○赤芾在股邶風匏有苦葉

興也、

○赤芾金舄會弁如星

興也、

○赤芾在股邶風匏有苦葉

興也、

○赤芾金舄會弁如星

興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賦也、陟、登也、蕨、山菜、惙惙、憂意、
陟、登也、蕨、山菜、惙惙、憂意、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覯、遇也、說、音悅、
覯、遇也、說、音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

賦也、薇、山菜、
薇、山菜、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夷、平也、
夷、平也、

草蟲二章章七句

君子之詩舉中之事以為正風之始焉

采蘋二章章四句

一章言所事之事二章言事畢去事之時

采蘩三章章四句

一章言所事之事二章言事畢去事之時三章言事畢主事之婦

之思而無怠慢之情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以
行役之辭或有剛強之若而文有恭敬之
意也○瑞辰詩氏曰小雅見危之詩
之時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蓱細葉青背
大者如指面赤背青可以生食亦可蒸食
春始生可蒸又有荇菜亦相似不者水上浮不可
蒸故惟采蘋藻而已行潦高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
能敬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采蘋三章章四句采蘋言宗室
可以羞王公荇菜言后妃可以事舅姑藻言婦人
有法度所當有者皆謹如此焉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祖稱反古反著也錡
以錡釜有脚也錡音奇
于以奠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必
立於宗子之家對禮主○瑞辰詩氏曰宗子謂大宗之子
百世不遷者有別子爲祖繼別子之統繼祖禰之
考也注謂繼禰之適非也宗室大宗之廟也下章放此牖戶間
也尸主也齊敬也季女未成人之稱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賦也蘩白蒿也今宋魯之間所謂蘩蒿者是也沼
池也沚小渚也蘋大萍也
于以奠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齋季女
賦也
于以采蘩于澗于中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
于以奠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

○敬命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敬命盛親甘棠杜樹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茇
草舍也召伯南國之長也召伯所茇起詩
人有愛物之心知其必有愛敬之心
敬命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
賦也憩息也勿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
而愈深也下章放此憩起詩

沛甘棠之武也久而愈思其人而愛其樹況
愈久而愈廣乎又況能拯於水火之中者
遠乎召公之德其感人心
當何如而文王之化被可知矣

○殷帝甘棠勿翦勿拜叶韻反召伯所說舍也

賦也拜叶韻反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
敗而已愛之意又加深於勿翦勿伐之
甘棠三章章三句

安慶西北人康其德周立廟季氏曰樂其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為伯者亦後人追誦之耳謝氏曰讀是詩者同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惠及物如此

——

厥於棄反泥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也○南國之人深望召伯之

賦也厥泥濕意行道風早也○南國之人深望召伯之
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
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
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
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又有
強暴侵凌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拒其沾濡也作於
文王時如此

○誰謂雀無角叶江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叶音姑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牙壯齒也雖鼠有齒而無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壯齒也雖鼠有齒而無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
亦終不汝從矣蓋以女子之志得於自伸者必明而
決其辭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自誦之辭三章述其自防之嚴也此詩見女子之貞正而有司又不能折無罪者之誣人之愛必有先後遲速不一於季而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蛇唐何反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雖燕居公門而退食自得如此也

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然猶或
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

○摽有梅頃音傾反 興也摽落也梅實漸黃而熟將落之候頃筐傾而取之也堅取也謂摽而在樹不肯隨手而落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此有時之言也比詩三章皆欲其及時而嫁非其頃而急求則失時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二章章五句

○嘒彼小星維參所金反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羅縠參白虎宿六星嘒音惠反小貌三星在東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之命不猶 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抱衾與裯二物皆被也興亦取與昴相似也○增輝此言滿天星斗之夜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夙早夜暮也在公謂上事王后也寔實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嬪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夜而早往晨出以還職事蓋愛君之深而不敢以私害公也此詩述其事言其志而其言外見夫人之賢自見焉

○維天有漢音難 漢天河也在北方箕斗之間津梁之象故以為名監視也跂音企 跂企貌織女三星在漢傍東北流去織女天女也所以跂望而不至者以有河漢而無津梁也

雖則七襄 雖則言雖有此名也襄上聲 七襄謂晝夜行天一周而七移其處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報章反覆成文以喻織也

睆音緩 睆然明貌河鼓三星在牽牛東南與牽牛皆以服箱故名河鼓亦謂之天鼓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箱車箱也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一晨一昏更出迭沒

有捄音求 捄長貌天畢八星亦長貌而掩兔之畢也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載則施之行而畢不施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箕南方四星形如箕簸揚去糠粃也箕踵狹而舌長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斗北方七星形如斗挹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卑賤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惟知其義則安於卑賤而不敢以非分干之故曰小星三章之序也實命謂天所賦之分也○胡氏曰此詩則亦周南諸侯之詩女子守正也蓋欲其實有諸己者及其吉日而歸之時能盡其道以相其君子之求賢者必其實能如此然後可也蓋因嘒時之小星而興歎之大禮學此則召南之化行江漢之間而被於遠方可知矣

江有汜音似 興也水決復入為汜羅縠出去復還曰汜水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 之子嫁女者之辭也以猶與也後謂嫁而見棄也○是時汜水之旁有待年於國而嫡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其詩如此

江有渚 渚小洲也

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悔 悔自悔也

江有沱 沱江之別流也

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後也嗟 過過己也嗟歎辭也

江有汜之行也以嫉妒之罰也 左右音如字以嫉妒音如字以嫉妒之罰也凡嫉妒皆以女為文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處 處居也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其後得以終其身不見棄而獨處也此詩之義所以深厚而得御於君子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悔
興也汜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悔安也得志所
安而言之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汜江之別者水復入江小過謂過我而去
俱中渚楚人謂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師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不忘其恩
江汜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忘其恩
故子不可以不若諸侯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不忘其恩
野有死麕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有牙而不能長牙古今注云麕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有牙而不能長牙古今注云麕
性淫故從以興男女之淫奔者亦必以其物為禮
正也媒氏之職凡民無夫家者使之相會
天地萬物之時重人倫也
吉士誘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懷春思男之時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貞潔
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
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
曰賦也言以樸樕束死鹿束白茅而誘此如玉之
女也此以為賦則无興也
舒而脫脫舒遲也脫脫舒緩貌感動悅中之辭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

何彼穠矣二章章四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王東遷事見春秋隱公九年

平王宜臼幽王子也

齊侯莊公名購臣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平王以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肅雝則不稱其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敬責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

敬且和以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肅雝和也乃王姬之車也此何不肅雝而敬雝雝和乃王姬之

車也此其所以不肅雝而敬雝雝和乃王姬之車也此何不肅雝而敬雝雝和乃王姬之車也此其所以

人者法令於邦國而及於鄰國友邦則貝
之及物謂
若楚人伐鄭鄭伯使子
人來告急楚子入于
申使屈完如師師退
次于召陵屈完及諸
侯盟于師而還是也
形者著於此也
著於彼
而以人伯之初政也蓋法言為武王本之繫繫於曰及物者
當與時偕極同時化成之
汪文定公曰及物者不以物物而
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
感格
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
其道而天下化成此統一不已之效○增
及以深淳及物廣狹論鵲巢
兩節
上文和氣感物物感人物說言於上之德澤者
周徧無所人物說言於上之德澤者
諸侯身為鵲巢人物說言於上之德澤者
王道成於上
故序以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鵲巢之德也
成可見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異於諸鳥其
國君夫人當時
也此因見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
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
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
此以象見說若王之功而因以見文王之化輯
之最重者也詩於文王嘗言聞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
言皆脩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治
之本在草盡有憂心之語是以
不同未知孰是又或謂草蟲
孰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
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歌以合之
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以事其君子之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帝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日乳大命于殊邦即封都是東叔封南明在武王時吳邶鄘三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成武庚及三叔之亂乃盡以封衛地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紂都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渡河而南野處漕邑文公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邑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翁錄澶州滑縣河南大名府開州濮州東昌府濮州縣山東曹州)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衛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或謂衛亦殷之諸侯不同故仍其舊名(衛殷之諸侯三國皆為變風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程子曰衛之地變風以衛為首者得先儒之意也蓋周之興以豳為首者豳雖為西方之國然實周之興王業所繫故以豳為首衛雖為殷之諸侯然實周之興王業所繫故以衛為首者亦豳之義也)

衣大許之衣恨不能舊起而飛去也（本人說一章大意可去之里之不能飛但恨不可以去爾正而不怨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於已而四章間上則內外祖母也三章言德不備下則以無可棄也五章則以無可棄而自安之意結之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於外兄弟而無怨衆之意不見於妻而無怨衆之意不見於交於朋友者無得而稱焉所以居衆人之所難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兮（裏音里）

興也○綠間色衣黃正色裏衣之表也（衣於既反）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曷何也維辭也已止也）

興也○憂而無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裳音常）

興也○下曰綠衣黃裳上曰黃裳綠衣互言之以協韻耳（協音叶）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亡無也）

興也○亡無也憂而無已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治平聲）

興也○絲所以為布女所以織之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變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艾魚蓋反處昌慮反）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訧音尤）

比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變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艾魚蓋反處昌慮反）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絺丑脂反綌古狄反淒七西反）

興也○絺綌葛之精粗者淒寒風也（葛古達反）

我思古人俾我兮（為去聲）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年有老少則恩有盛衰而理無變易故古人所以為貴也夫人以日增其愛而不知其已之漸以至此章之意蓋如此若反為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而後知古人之善處此若反為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而後知古人之善處此若反為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而後知古人之善處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郊叶上聲下同反瞻望弗及泣涕雨

興也燕乞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婦人謂嫁曰歸○莊姜無子以陳女貴

貌光一反後也大歸曰歸歸有不反之義郊野也○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婦人謂嫁曰歸○莊姜無子以陳女貴

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莊姜大歸于陳陳侯莊公之女厲公躋之文公鮑之桓公林之皆諸侯之謚也州吁

是爲桓公嬖人賤稱也厲公四本作州吁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桓公立十六年爲其臣石碏所殺文公方逆戴嬀而殺其子厚與桓類故

戴嬀亦不出門莊姜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桓公名躋厲公名林文公名鮑陳侯莊公名佗戴嬀生桓公早死其歸蓋在莊公之世

瞻望不見乃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頏戶郎反之頡將送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嶌而上曰上音嶌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衛之郊皆不忍相遠之意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之和也

時也行之以宜也實勞我心既已別而又立以泣也

○仲氏任氏音壬反只音其心塞悉則反淵烏回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許玉反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柔惠順淑善也寡則不重表則不顯不忘則

也正愛汉古人以古望人以古責有則矣 是其公去
愛已並義之義已絕人 是其公去

亦何能有定哉而何望其獨不我顧也是豈忘此而
獨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黃佐所謂
謂今其心回哉何時而能定乎此最要忠厚之意也
若已絕是已然之辭通解曰悔其薄味二向者有望
之之
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呼報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言
賦也日日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解無

良醜其實也實謂財貨之貿遷不定俾也可忘言
志者耶蓋之者也而俾也不可忘言何獨使我不可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終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
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言養卒終也言不循義理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之
又其憂患之情時父母所知者故也情之實不以古道處我終始風義
之厚而聽於正者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夫無所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燕燕之詩
詩則也 公羽未嫁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燕燕之詩
惟莊夫兄淳之 人日月詩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叶音削
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
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虐如此然亦有顧
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
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耳
顧我則笑其未能忘情於人
如不能忘情於人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
傷之至莊公暴虐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

其意而不見答也 顧猶眷也 逆也 違戾也
○終風且霾 亡皆反 叶音悔 惠然肯來 叶音釐 莫往
莫報我思 叶音塞 下同
興也霾雨土冥冥晦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
或也雖云狂暴然亦或惠然而肯來 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
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
之漸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 於計反 不日有曀 音翳 下同
比也曀而風曰曀有日而曀言不終朝 終朝猶言
之狂或暫開而復蔽也 不日有曀言既曀
又其憂患之情時父母所知者故也情之實不以古道處我終始風義
之厚而聽於正者也

顧思也噎鬱也 噎音乙 此亦比也 又噎也亦比也人
又不旋日而又噎也 噎鬱也 噎音乙 此亦比也 又噎也亦比也人
日當那人氣感傷鬱結又爲風霾所蔽則有是疾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篇

○惠之新國甚衆大要之新國甚衆大要之新國甚衆大要

○言若有割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借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待矣室家相約以信也此章極其室家之恩而深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賦

行而平陳兵宋莊公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發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何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夭夭喻母氏劬勞也棘心比子之幼弱而未成者也棘小木有生多刺赤堅色春發生白色為白棘實酸者為凱棘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有生多刺赤堅色春發生白色為白棘實酸者為凱棘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也

刺雖長而心又甚稚弱而未成者也舜耕歷山之時最為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有生多刺赤堅色春發生白色為白棘實酸者為凱棘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

不順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凱風四章章四句興也

興也搜通騶曰上章言凱風吹棘心比子之幼稚母氏劬勞不得其養此章言凱風吹棘心夭夭比子之幼稚母氏劬勞不得其養

喜矣載載衆多貌氏曰衆生發氣之時最為長養之時棘心比子之幼稚母氏劬勞不得其養

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雝雝和鳴貌氏曰雝雝和鳴之時最為長養之時棘薪比子之成也棘薪不同也聖叡合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

異也雝雝和鳴貌氏曰雝雝和鳴之時最為長養之時棘薪比子之成也棘薪不同也聖叡合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

非美材故以興二章指以比子之壯大而無善也此章言母氏聖善而子不能安其室以興上章

于外故言雝雝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以興上章

乃從役於外而自遠能無

人莫自責也深矣

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氏聖善而己不能安其室以寒泉比己之不得其所以黃鳥比兄弟之能相好其言以

與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

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此亦以不

凱風四章章四句興也

興也雝雝和鳴貌氏曰雝雝和鳴之時最為長養之時棘薪比子之成也棘薪不同也聖叡合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

雝雝于飛泄泄羽反其羽

興也雝雝野雞雄者有文采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

之緩也慣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

于外故言雝雝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

乃從役於外而自遠能無

人莫自責也深矣

與也下土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悠悠也言我所以甚言君子之行役勞苦而起興也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役之久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牧之久也牧養也○言爾君子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爲君子皆求何用不臧

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何用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甚者

雄雉四章章四句

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意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泄泄羽貌興也詒遺也阻難也展誠也興也雄雉飛而泄泄其羽自得之貌以興君子行役勞苦而無所遺也言

親迎去聲以昏而納采請期迨永泮之時也（迨音帶泮普半反）○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暴步報反）如此也○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以禮如此以深刺夫淫亂之人也（此章古義同前章）

○招招舟子（招招舟子叶諸良反）人涉卬否（卬叶五剛反否叶備夫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已反）

比也招招舟子舟人主濟渡者非就己召之貌也○舟人招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亦待己之友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行此人之不然也

觀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一章言物及其時二章言非就不可從三章言昏姻之禮四章言古人不可慢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匏音庖厲音賴揭其竭反）

興也匏瓜葉可食濟渡處也（匏瓜瓠也）○興而比也言匏葉苦則不可食濟深則不可涉者也（匏瓜葉苦而瓠葉甘濟深而渡淺）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音彌鷕音曳）

興也瀰盛貌鷕雌雉鳴聲也（雄雉鳴聲曰雊）○興而比也言濟水盛則雉鳴矣（雉鳴則濟盛）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音儒軌音九）

興也軌車轍也（車轍深一尺）○興而比也言濟水盛則雉鳴求牡濟水不盛則雉不鳴求牡（濟水盛則車軌濡雉鳴求牡濟水不盛則車軌不濡雉不鳴求牡）

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雝音邕）

興也雝雝和鳴貌鴈隨陽之鳥（鴈隨陽而南北）○興而比也言雉鳴求牡雝雝和鳴鴈隨陽而往（雉鳴求牡雝雝和鳴鴈隨陽而往）

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旭許玉反）

興也旭日始旦昏禮之時也（旭日始旦昏禮之時）○興而比也言旭日始旦士之娶妻當及此時也（旭日始旦士之娶妻當及此時）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招招舟人主濟渡者非就己召之貌也○舟人招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亦待己之友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行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一章言物及其時二章言非就不可從三章言昏姻之禮四章言古人不可慢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匏音庖厲音賴揭其竭反）

興也匏瓜葉可食濟渡處也（匏瓜瓠也）○興而比也言匏葉苦則不可食濟深則不可涉者也（匏瓜葉苦而瓠葉甘濟深而渡淺）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音彌鷕音曳）

興也瀰盛貌鷕雌雉鳴聲也（雄雉鳴聲曰雊）○興而比也言濟水盛則雉鳴矣（雉鳴則濟盛）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音儒軌音九）

興也軌車轍也（車轍深一尺）○興而比也言濟水盛則雉鳴求牡濟水不盛則雉不鳴求牡（濟水盛則車軌濡雉鳴求牡濟水不盛則車軌不濡雉不鳴求牡）

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雝音邕）

興也雝雝和鳴貌鴈隨陽之鳥（鴈隨陽而南北）○興而比也言雉鳴求牡雝雝和鳴鴈隨陽而往（雉鳴求牡雝雝和鳴鴈隨陽而往）

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旭許玉反）

興也旭日始旦昏禮之時也（旭日始旦昏禮之時）○興而比也言旭日始旦士之娶妻當及此時也（旭日始旦士之娶妻當及此時）

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黽音敏）

興也陰陽和而後雨興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谷風以陰陽和而雨興夫婦和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

言谷風以陰以雨興夫婦以和以成興而比也言谷風以陰陽和而雨興夫婦和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薄音泊畿音祈）

興也遲遲舒行貌違恨也畿門內也（畿門內也）○興而比也言行道遲遲舒行貌者非就不可從之事是指婦言也（行道遲遲舒行貌者非就不可從之事是指婦言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

興也畿門內也（畿門內也）○興而比也言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荼音徒薺音劑爾音邇）

興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宴安爾新昏如兄如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興而比也言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荼音徒薺音劑爾音邇）

興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宴安爾新昏如兄如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興而比也言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音經湜音植沚音止）

興也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興而比也言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以叶夷質反）

興也宴安爾新昏不我屑以（宴安爾新昏不我屑以）○興而比也言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興也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興而比也言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興也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興而比也言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興也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涇渭濁清湜湜沚清底貌）○興而比也言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毋發我笱 音苟 反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胡口反

北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 輯錄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之言此詩所陳蓋取其清濁之意而已涇渭之清濁本非以喻人之賢否也涇水出今平涼府西安州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鎮戎軍同安州同州地皆涇渭所經之地蓋涇水自北而南渭水自西而東其合流之處蓋在同州馮翊縣界中間有石堰截水而分之所謂涇渭之分也然涇水濁渭水清故以清濁言其不當見棄耳 又 周棨其隣里鄉黨莫不謔其往來者也苟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未嘗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然涇未為渭之時雖獨而未甚見容也○涇濁渭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未嘗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胡口反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胡口反

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 輯錄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之言此詩所陳蓋取其清濁之意而已涇渭之清濁本非以喻人之賢否也涇水出今平涼府西安州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鎮戎軍同安州同州地皆涇渭所經之地蓋涇水自北而南渭水自西而東其合流之處蓋在同州馮翊縣界中間有石堰截水而分之所謂涇渭之分也然涇水濁渭水清故以清濁言其不當見棄耳 又 周棨其隣里鄉黨莫不謔其往來者也苟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未嘗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然涇未為渭之時雖獨而未甚見

則徒有清處焉 音燕 反

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褻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為以比彼戚新氏昏毋君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此章言已之容貌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 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如此而女說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 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如此而女說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 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如此而女說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 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

寫盡而及爾昔至於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也 此章言始夫無我之嗜欲相保安樂相濟而慈育自時後以我為累而棄之也 此章言始夫無我之嗜欲相保安樂相濟而慈育自時後以我為累而棄之也 此章言始夫無我之嗜欲相保安樂相濟而慈育自時後以我為累而棄之也

○我有旨蓄 勑六反 亦以御冬宴爾新昏 音婚 以我御窮有洸 音光 有潰 胡對反 既詒我肄 羊至反 不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

也○瓊音求下章同
○瓊弁玉纓
弁皮弁也瓊玉之美者纓以貫玉而垂於弁之兩旁
○瓊華乎而
華美也
○瓊瑩乎而
瑩亦美也
○會弁如星
會弁縫中縫飾以玉如星
○烱烱如
烱烱光明貌
○垂帶而悸
悸動貌
○會弁如
○如雲
○垂帶悸
○如
○如
○如

經009-416

寒會雨雪三字一句言天氣寒冷雨雪交加
不得志也先王親臣如手足豈有以戶役道之
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慙慼之辭
轉輕讲子八關迫云兵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輯錄補氏曰楊氏
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
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反雪其雾音務反惠而好
同行胡郎反下戶孟反既亟只音紀下同且子余反下同
比也比風寒涼之風也雨雪寒氣也雾雪盛貌惠愛行
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綫也亟只且急也只且語助辭○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亂將至而氣象慘慘故
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
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北風其喈音皆君子反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盛貌○言北風雨雪之盛如此
彼其相好之人又不可以寬徐而不速矣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烏名以大黃赤色為狐黑色皆不祥之物人
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
可知矣言之不義之甚不特詩人之旨也輯錄纂註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其姝昌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
直知反又音躇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
而不至也踟躇猶躑躅也輯錄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于鬼反
說文云孌美也詩經注疏孌美二章
說文云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說釋其德之美也
○自牧歸荑詩作稊音同下同洵美且異羊至反下同匪女
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外野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
○言靜女又贈我以美特之美人之所
贈故其物亦美耳輯錄纂註嚴氏曰荑之為物非
生於幽僻之處不特詩人之意然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 泚此禮反 河水瀰瀰 瀰奴禮反 燕婉之求
籧篨不鮮 籧音渠篨敕知反鮮息淺反 不能俯者也 鮮少也
燕安婉順也 蓋除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鮮明也 瀰瀰盛也
新臺有洒 洒所綺反 河水浼浼 浼音每 燕婉之求
籧篨不殄 殄徒典反
新臺鮮潔高峻也 浼浼平也 殄絶也 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戚施不能俯之貌 ○舊說以為宣公納伋妻時所刺 今以詩考之 蓋衛人惡宣公之淫昏 而作此詩以刺之 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配 而宣公乃為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也 ○新臺有洒 洒先禮反 河水浼浼 浼每罪反 燕婉之求 籧篨不鮮
洒高峻也 浼浼平也 鮮少也 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設張也 鴻大魚也 離罹也 戚施不能仰之疾也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 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 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 然於詩則皆未有考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 汎芳劒反 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
汎汎浮貌 願每也 瑕遠也 害何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 余讀世家 言至於宣公之子公婦見誅弟壽爭死 以相讓 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 同俱惡傷父之志 然卒死亡 何其悲也 或父子相殺 兄弟相戮 亦獨何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髴音紡又音放下同之死矢靡他湯何反母也天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髣髴髣髴亦猶依稀也髮兩髦者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

會箋曰髮兩髦者髮垂覆額男子事父母之節親死然後去之輯錄

興也特亦匹也匪非通悾悾誠慤貌○愚謂匪非
也憑邪也以是為憑則其絕之甚矣
○愚謂天只不諒人只
而薄不諒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自誓之意以斷而既翻然真兒曰柏舟之不泛興女子之不
事極小夫節事極大河喻極遠喻極近言我之節雖小而有
常之風流行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謂歟死矣
人欲之盛風流流行萬世深感焉陳寔宇曰
著心事不改若身事人。與之制也其義之宇義裁以古制言
終身不改若身事人。與之制也其義之宇義裁以古制言
婦道之當然耳人心天理之未嘗泯也
亦豈不足以揆厥風俗之叢裁綱常之重則其
百亦宜矣

牆有茨不可埽中冓古候反也中冓之言不可道
叶號厚反也所可道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編戟反
叶居候反
之言如蠆而小名蒺藜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之言若曰閨門之內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
幼其烝兄頑烝於宣姜輯錄左傳閔公二年昭伯烝
訓戒淫矣編次先生所疑公子頑通乎君母宣公子頑烝於惠公
公子頑宜公之長子惠公宋莊公之兄也上淫曰烝故詩人作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
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
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笄六珈音加叶
音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徒何反如
山如河象服是宜笄所以安髮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
身事人則當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
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笄六珈
飾編髮為之加髢為之副之兩旁當耳垂下以

中[illegible]宮[illegible]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illegible]一名[illegible]一名[illegible]

食獸而國隙以亡矣胡氏曰栁時有言詩之
箭以見衛狄所敗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
前稱焉必翼然後冤生焉云云未必盡然後
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焉必揆之以日景
張本於後世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
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
聖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宋仁宗時講官不欲
人劉濟義勸戒不當有因解李氏曰臣嘗聞之
吳事師不劉之書之臣職子一書之
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嘗之
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獻言
說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
定反丁佞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椅於宜反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
月也此謂昏中星昴亮冬至日在
昴也及至十一度北正南
驗也及至亡中已方回昨山經又云冬至日在斗
九度昏中室壁又差六七度然則十月定中七月
既丈三月三星在天皆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

也○終南業業其高○興也業業高大貌○興下章文公之德業也○望其上而言之終南之山業業其高文公之德業也○維君子使之維君子使之○使之者使之為卿大夫也○君子指文公也○使之之後治其事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倌人主駕之官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勤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撰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二千之衆矣本末兼舉事物之理備矣勤民之心何時而已蓋人撰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富盛宜矣盛謂輻輳茂美之謂輻輳兵日臻富強至於斁敗三千蒐於下文也

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驖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於是而文公之德業可見矣

○小星三五在東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小星喻衆妾三五在東言其少也肅肅疾貌宵征夜行也夙夜在公早夜在公事也寔命不同言貴賤各有命也

○小星三五在東三五在東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illegible]丁西崇[illegible]
[illegible]
父毋[illegible]
比也[illegible]升也周禮十煇[illegible]
見如自下而升也[illegible]
之光氣一曰[illegible]陰陽氣[illegible]
曰隮[illegible]赤[illegible]
日旁如冠珥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以見賢者德小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之禮意之勤乎 稱著於外意本於中卓服之盛如此則人所以飄然有出塵之想實賢者之忠告豈如柳說哉 人所以飄然而遊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 音與之

賦也檜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說旌旄其下繫於竿之首則其末畫鳥隼也 輯錄問曰鳥隼於旌旗之上也曰鳥止於四無五馬六馬之理詩人言其盛周不可以常志意也皆畫鳥隼也 輯錄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宣王中興之時 素絲組飾也 組音祖 良馬駕車之馬 五馬言其盛也 馬六匹特言五者舉中以見外意本於中卓服之盛如此則人所以飄然而遊實賢者之忠告豈如柳說哉 彼姝者子何以告 姑汝反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予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羽設於旗干之首也 析分其羽而注旄焉孔疏干之首有羽之義雖有羽飾而無旄飾則其末畫鳥隼也 輯錄問曰參旗九旗之屬何以不畫鳥隼曰鳥隼於旌旗之上也 輯錄問

治玉石者既琢又錯以礪之治玉石之工也琢形質也錯磨礪也治玉石者既琢而又錯以礪之猶學者既知而又勉以行之也

之謂勑有進而無已也

勑與飭同切而復磋琢而復磨治之謂也

言治之而復施而益致其精也

瑟兮僴兮赫兮喧兮

瑟嚴密貌僴武毅貌赫顯明貌喧宣著貌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斐文貌諠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

以始生之美盛與學問自脩之進益之意故以為興

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此引詩而釋之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謂克己復禮之事切以刀鋸磋以鑢琢以玉石磨以沙石皆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既琢而又磨治之而益加精也

瑟兮僴兮者恂慄威儀也

恂慄戰懼也威儀可畏也○此釋瑟僴之義

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兮

金錫圭璧皆喻其質之美寬綽猗皆容裕之意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道言也盛德至善謂其德之盛而至於至善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重言以結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會古外反弁如星之明也

會縫中飾縫中飾謂之璂武公朝玉用三采而璂飾七也

其照飾而見其德之稱也

照飾謂璂也○首章先言進德以及乎功業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磋琢磨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兮

箦積也重直龍反

重厚也

寬綽猗皆容裕之意重厚則有威儀矣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重言以結之

○以竹之堅剛茂盛有節而興君子寬容而有威儀也

興中實義兼之也

竹之密比去聲似之而盛

比毗至反密也

言其樂易而有節也

樂音洛

○以竹之至堅難柔而興其德之成就也

成就之盛如此○大學引之以為自脩之證又引武公之德以為新民之證而不及其學問之事蓋入德之門不一而成功之路非一端也

詩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

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寬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猶言氣稟而學問之功可以變化氣質

開大也猗嗟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箱之前後兩旁也

較人註疏云較車兩旁出軾者兩旁出軾者以木也語見禮記

車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也

鍛丁亂反至多精純也

而又言其寬厚而自如
也蓋寬而不嘉疏其語
意言有章是也蓋寬綽無欽束之意戲謔非
莊厲之時皆常情折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
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
可見矣○此二章諸有主敬之功此則凡人敬東之時猶弓之
自然也檀曰張而不弛文武
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
之道也此之謂也語出雜記張弛
疏而泰和而節自不倘於一偏也程子曰寬猶弓之體弛猶弓之用
以文武之美盛興其德之所以能有斯治之成故言之如此
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
由其委曩之細皆也寬者舒莊之反
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
易則是雖和而能泰也此所以爲德之盛而可以無襲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考槃在澗叶音姦碩人之寬雅反
賦也考成也槃器名蓋扣之
樂者也二說未知孰是
矢誓談志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
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
樂也新安許氏曰考槃在澗之寬易所謂配義與道可謂無愧矣
則見其寬而此
之意如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嘉薛氏曰考槃在阿碩人之寬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
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一章四十有五猶箴于國曰自卿
以下至于師長士皆作箴以自警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作則其有文章和能聽規諫以檀自比也可知
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
莊武公而今從之
莊武公和今從之
碩人其頎其衣錦褧衣
碩人其頎巨衣反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志反

爲其文之太著也
衣者沈存中謂紫衣爲之不知是否
君之宮孽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若明與同母言
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姨妹之
夫曰私那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
曰那尼公之後謂迫齊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爲不察之乎
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尊侯也
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
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不感也
○手如柔荑 荑音夷 膚如凝脂 凝魚陵反 領如蝤蠐 蠐音齊
齒如瓠犀 瓠戶故反 螓音秦 首蛾 蛾音義 眉巧笑倩 倩七見反
美目盼 盼匹莧反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寒而凝者
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瓜之
瓣方而白齒之潔白而整齊也螓似蝉而小其額廣而方正
蛾蛾說也巧笑輔頰之美也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
章之意也

不過七八尺一名跂後盛貌葵龜頭去也亦謂也味不知道也於宵反之狄揭揭長也蕉麻喪謂姪姊望望盛飾也蕉士謂婆臣謁武貌○言齊小國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之盛四章言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等節皆極其盛莊言外稱歸氏以觀初也

不之言柯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發後盛貌葵龜頭去也亦謂也味不知道也於宵反之狄揭揭長也蕉麻喪謂姪姊望望盛飾也蕉士謂婆臣謁武貌○言齊小國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之盛四章言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等節皆極其盛莊言外稱歸氏以觀初也

不之言柯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發

氓之蚩蚩厎反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莫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祁尤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蒙悲反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叶羊茲反

氓也氓民也蚩蚩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一說見其初見即隨汝之矣況已言之深也蚩蚩無知之貌然而鄙之也布幣之名貿貿也貿絲蓋初望時頓丘地名近衛氏云以丘名縣也吉云以丘名縣也愆過也將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頹而戒她過也將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雖以欲而遂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君子觀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凡而萬事再梨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凡士君子鑒

氓也氓民也蚩蚩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一說見其初見即隨汝之矣況已言之深也蚩蚩無知之貌然而鄙之也布幣之名貿貿也貿絲蓋初望時頓丘地名近衛氏云以丘名縣也吉云以丘名縣也愆過也將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雖以欲而遂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君子觀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凡而萬事再梨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凡士君子鑒之後深自懲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

○秉彼圮垣圮音起下同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叶呼罪反

賦也圮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言其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言其所居也卜筮體兆卦之體也體占也言外稱歸氏曰觀初也

人皆言卜筮之體兆卦之體也體占也言外稱歸氏曰觀初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音咨下同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丁含反

賦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鳲也葚桑實也耽樂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戒她過也將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

賦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鳲也葚桑實也耽樂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戒她過也將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丁含反

賦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鳲也葚桑實也耽樂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戒她過也將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雖以欲而遂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君子觀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凡而萬事再梨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凡士君子鑒之後深自懲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

雖已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貶於賢無所好也此亦推廣言之此章婦人不可輕士言婦人不可輕士者蓋以此婦人一字意亦可見故言之耳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叶于豪反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叶所莊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濕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漸漬衰差極至也言己之貧落以比己之容色漸漬衰差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故其言如此使我怨也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叶丁貞反不思其反反叶孚萬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反與也洋洋廣大貌總角男女未冠笄之時也宴安也晏晏和柔信誓旦旦誠實貌反猶變也焉哉猶言已矣也○言昔者男女未冠笄之時相與安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久而變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

反字正與本字相應既不思其終而復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男之謂甲人窮反本此章可見此皆未嫁時及婦人謂夫家之稱月耳

氓六章章十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滿彼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叶渠之反

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抱布貿絲以布買絲也匪非也即就也謀謂商度其事之可否也頓丘地名愆過也良善也將請也怒謂恚恨也秋以爲期猶言及秋爲期也○此淫奔之婦人自敘其事之辭言氓之蚩蚩非爲布來貿絲也乃來就我謀嫁娶之事耳故我送子涉淇水而至于頓丘非我故爲期之過蓋以子無善媒故我不得不自來爾願子勿恚但及秋冬之間使我得以成禮耳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迎我于嗟叶牛何反

垝垣毀壞之垣復關再往之關也卜筮皆所以決嫁娶之疑體兆之體咎凶咎也言以爾車來迎我于嗟嘆其不來迎己也○此婦人既送其夫而悔其失期之辭言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之來而不見則泣涕漣漣及既見復關則載笑載言蓋以爾卜爾筮皆得吉兆體無凶咎之故以爾車來迎我于嗟嘆其不來迎己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叶呼罪反

賄財也○此婦人既嫁其夫而悔其不來迎己之辭言以爾車來迎我則我以賄隨爾而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叶於笑反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丁含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沃柔美貌鳩食桑葚過則傷多而令人醉說猶解也○此婦人既嫁其夫而悔其失身之辭言桑之未落其葉沃然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之過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之甚士之耽兮猶可以解說也女之耽兮不可以解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叶所莊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濕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漸漬衰差極至也言己之貧落以比己之容色漸漬衰差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故其言如此使我怨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遙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叶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無朝早也咥笑貌靜謂安靜之時也悼傷也○言我三歲爲婦盡室勞之事無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閒矣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謀泰而不慮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恥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叶於元反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叶普半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叶孚萬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偕老謂夫妻俱老也泮陂岸也○此婦人既嫁其夫而悔其失期之辭言及爾偕老則我之願也老使我怨則我之志不遂矣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則我之情可以終老使我怨則我之志不遂矣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則我之情可謂篤矣不思其反而至此則我之志不遂也此章反字正與本字相應既不思其終而復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男之謂甲人窮反本此章可見此皆未嫁時及婦人謂夫家之稱月耳

氓六章章十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敬孰甚而衛侯終不悟
故作此詩以深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已不能
自佩觿猶能解上垂者童子雖
才智不足尚能解觿以喻成人
雖才不足以長君而能親賢以
自輔猶童子雖未知成人之佩
而能解觿以喻成人雖未知童
子之能而能親賢以自輔蓋其
德不能自省而朝政日亂於下
所能知而言也蓋朱子謂不可
強能者於此

雖謂河廣一葦杭之
反 音航 下同
跂予望之
反 音企

賦也葦兼葭之屬杭渡也衛在河南宋在河北
相去不遠然必渡河而後至故以葦杭渡為言
跂企也企而望之則見其近而可以至矣衛文
公大布之衣以視民漸而民皆說之公即位之
初恐民之不說而不敢用其國人皆說之而後
用之公即位之明年河南為狄人所滅文公渡
河而南立戴公以廬於曹公卒立文公於楚丘
公二年冬桓公遷焉故以楚丘為衛地文公之
元年至也詳見春秋傳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反 音企

賦也言宋雖遠跂而望之猶有可至之理
衛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歸君承父之
重與祖為體不得以己私而廢公義故以
不可以私反起而以義不可往結之
河廣一葦伯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喻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
至言近也此人自言其義之正而不可屈以極其情思而已
自此以下皆古對通用韻氏曰此不可謂某之不賢而不可屈
無可改易人故重言之耳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伯長大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殳
長丈二而無刃甕錄鋤柄之類人故以為兵
作是前言其君子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
前驅也此以下國之人皆說天子之德也才美
而無驕人之氣故國人說之非其義安

○泣涕交下言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
情也文王之造成役使衆聚而飛如亂髮也詩云
豈弟君子莫胥以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周公之勞歸士東山之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
之恩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
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夫者毒民於死者也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役人之夫則寡人之文則孤人子
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
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
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
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忘乎此
也○鄭氏曰此義則知謹於明女教不失人之情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者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
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
而寧甘心於首疾也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今人有
旨飲而不能耳此章
當意當與下章倒之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音佩諼言忘伯
使我心痗亥內反
諼忘也護忘也護草令人忘憂者萱草一名
鹿蔥其花名宜男懷妊婦人佩之則生男也食其葉
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也背北堂也婦人
曰婦人之所在稱北堂焉北堂宜種萱草以樹之
北堂以忘吾憂毋使思之甚而病也○言焉得忘憂之
草樹之北堂以忘憂之甚不忍忘也是以望不求此草
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伯不可忘也
心疾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一韓詩二章章四句三章章四句其卒章言思伯之甚

比也蒹葭之可涉遠也帶所以申束衣也中童記數反束衣反帶
用已事之也○箋云遶帶加帶上所以繫御大帶也
加帶下所以繫御大帶也
在下則可以帶矣而帶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此也淇平水則可以帶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之蓋
有狐三章章四句叶攻乎反報
爲好呼到反也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
比也木瓜楙貌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陸璣疏本草曰木瓜狀如柔花
生於垂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蜜漬甜美
之蘇徐氏曰瓜有瓜味故以名之
爲好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
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
所以瓊玖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淇水出衛國地濮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
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情性如此則其
賢耕稼故其人心意情其人情性如此則其
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
之心也鄭詩放此備考
而文公興衛亦卓卓可稱者其流風之遺俗也
考于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者干旄之賢大
夫簡兮之賢俊官考槃之窮而不得其志
於變風時其次則泉水之一篇又如賢婦人
采葑采菲之女也若蓋之全和
如竹竿之知行谷之有
不特免君子而已矣
可謂多賢婦人矣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輯覽
風俗通云周封所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乘
得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
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
百里者百方十里也

在禹貢豫州大華之外方之間輯覽大華即
華陰縣南外方即密高山在訓川郡密高山
西京雜記南嶽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西
尹賜縣尹賜外方之地也金氏曰外方今河南府
登封縣古嵩山也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
名陸渾云其山形方故曰外方

冀州之南也輯覽冀州在黃河之北得河陽
名陸渾云其山形方故曰外方
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
晉山南河北故曰冀州之南也
雙溫泉出溫縣東北平皐縣東南入黃河
輯覽溫縣平皐縣皆河陽所統
故曰河陽應劭注漢河內郡所治懷縣是晉所
都之地河陽城是晉所治洛南陽城是晉所
治南陽所謂南陽之地也

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
營洛邑焉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
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
都東周
輯覽程氏曰洛邑營之王城是為東都公羊傳
曰何以書記實也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東
周之宗周以其有天下之宗也名也東周又
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完曰洛邑完畢
以天下之至隘於洛邑完畢以天下之至險
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王次舍者恐民懷土難於二都故以三輔為
日諸侯所歸往故曰王城剛王城孔氏曰窟不為
詩人所作詩人因敬王之後人自是又爵王城為東周
予作詩亦所以示勸戒周之君臣也
東山傳之詩不在東征之事大於殺管之役而
東山之詩不在東征之事故編於豳風蓋亦深識天下
之所以興衰之理焉
不可管上邑是以東征不在東山傳之詩不在東征之事故編於豳風蓋亦深識天下
大夫行役皆民風之變而民風之變又繫乎時之
在下之民歌謠皆上之所以興衰之理焉
則民風隨時也黃氏曰周室既東王政不綱
以此知平王之後風雅不作矣
風雅以此於朝廷風十篇秦風十篇秦襄公始
列於諸侯上河兼下下
下則民風隨之故谷風小雅谷風十篇秦風十篇秦襄公始
大夫行役皆民風之變而民風之變又繫乎時之
在下之民歌謠皆上之所以興衰之理焉
不可管上邑是以東征不在東山傳之詩不在東征之事故編於豳風蓋亦深識天下
東山傳之詩不在東征之事大於殺管之役而
亦不在東征之事故編於豳風蓋亦深識天下
河是風雅之風不異也同什也篇什也
其地則今河南
河南道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反下同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似稷苗似驪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
離垂貌行邁遠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
遠基者天者據遠而視之若蒼然也○周流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
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
苗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
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
苗矣又見稷之實矣此三章章十句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
心變焉次遇之則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
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實矣此三章章十句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嚴緝溪氏曰天生民而設君
天王而設卿大夫公侯之大變也故文武成康之中國之大臣子之大夫東周而盡為禾黍離者當流
離之時而不忍去天慾慾而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者不知我者
之意然則黍離之意蓋閔周室顛覆而不忍去之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實漸不能啼反息如噎之然稷之實
如心之憂故以起興則遲遲而憂深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葉音兹
之又矣羊牛下來下同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墻而棲音西曰埘音時日夕
則羊牛歸而羊次之雞棲於埘雞棲西于埘音時日

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
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棲桀氏曰易至我則
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又
羣出入尚有日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
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雞棲于桀
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古活反括至也君子役苟無飢渴
曰也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
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孔
幾平其免於飢渴之深而思之切也
若平聲幾音機

此婦人之言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簧音黃陽陽樂也敖遊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
作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
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如序說則此婦國君有道
中之學而出之君子猶能
東門之季而君子即世之
引自時事時事多矣我
也進不能以報國退不能以潔身以全節所
不能無仕焉樂莫己若而已
不可救通之不可行矣路
以相招樂其所樂只且子餘
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
不能自樂其樂而憂其憂不知其憂何時而樂
如是則古之仁人之所以異乎人之所以為心者
安能樂其樂而憂其憂哉

君子陽陽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翿音道
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陶陶左執乐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之貌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由東方入舞堂然後說美
位言之亦也如序說則房
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成申重也故音歸
歸哉

君子于役二章章六句
五刀反

君子陽陽左執簧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沼
于沼于逝之琴瑟
襮音博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御進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繡音秀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粼粼素衣朱綅從子于鵠
綅音親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陽陽左執簧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沼
于沼于逝之琴瑟
襮音博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御進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繡音秀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粼粼素衣朱綅從子于鵠
綅音親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簧音黃陽陽樂也敖遊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
作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
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如序說則此婦國君有道
中之學而出之君子猶能
東門之季而君子即世之
引自時事時事多矣我
也進不能以報國退不能以潔身以全節所
不能無仕焉樂莫己若而已
不可救通之不可行矣路
以相招樂其所樂只且子餘
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
不能自樂其樂而憂其憂不知其憂何時而樂
如是則古之仁人之所以異乎人之所以為心者
安能樂其樂而憂其憂哉

君子陶陶左執乐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之貌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由東方入舞堂然後說美
位言之亦也如序說則房
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成申重也故音歸
歸哉

君子陽陽左執簧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沼
于沼于逝之琴瑟
襮音博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御進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繡音秀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粼粼素衣朱綅從子于鵠
綅音親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簧音黃陽陽樂也敖遊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
作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
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如序說則此婦國君有道
中之學而出之君子猶能
東門之季而君子即世之
引自時事時事多矣我
也進不能以報國退不能以潔身以全節所
不能無仕焉樂莫己若而已
不可救通之不可行矣路
以相招樂其所樂只且子餘
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
不能自樂其樂而憂其憂不知其憂何時而樂
如是則古之仁人之所以異乎人之所以為心者
安能樂其樂而憂其憂哉

君子陶陶左執乐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之貌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由東方入舞堂然後說美
位言之亦也如序說則房
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成申重也故音歸
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沼
于沼于逝之琴瑟
襮音博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御進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繡音秀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
之矣揚之水白石粼粼素衣朱綅從子于鵠
綅音親
于鵠于逝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陽陽左執簧

之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鄧州舊屬南陽郡今改信陽軍屬淮西路）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侯
數被侵伐故遷畿內之民成之而成者然思作此詩
也○與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輯錄通釋曰先儒多
謂下王徵亂不流東不取義者特指其例以明之）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楊之水不流東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
與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
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
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輯錄
通釋曰先儒多以甫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楊之水不流東蒲（古胡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與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柳有兩種成
以爲箭者是也（輯錄孔氏曰陸氏云蒲柳有兩種成
王宮者名蒲小楊其一種皮赤者曰大楊其葉皆長而
厚堪於柳葉皆可爲箭幹故董公十二年傳曰以蒲
胡簡之楊氏曰蒲柳皆通言耳見衆經之楊許氏曰蒲
柳即今之河柳也）昌慈是也（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之南）
楊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室
之仇讎也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燕不共戴天之
讎也（輯錄曰讎子之於父母猶臣子之於君父天
之於己也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
遊之仇不同國此所以弗與戍甫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
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
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輯錄通釋曰先儒多
謂下王徵亂不流東不取義者特指其例以明之）則其忘親廢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輯錄通釋曰吾意申侯
王所以弒幽王母家之重而不知討父之讎自嘗於其父一念之差所致也況其既弒幽王而又與有責焉
故其心則如是也）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輯錄李氏曰此公
有心則如揚之水不流束薪以況之公劉同而歌則翹翹錯薪以況之公
其毋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
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室
之仇讎也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燕不共戴天之
讎也（輯錄曰讎子之於父母猶臣子之於君父天
之於己也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
遊之仇不同國此所以弗與戍甫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
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
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輯錄通釋曰先儒多
謂下王徵亂不流東不取義者特指其例以明之）則其忘親廢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輯錄通釋曰吾意申侯
王所以弒幽王母家之重而不知討父之讎自嘗於其父一念之差所致也況其既弒幽王而又與有責焉
故其心則如是也）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輯錄李氏曰此公
有心則如揚之水不流束薪以況之公劉同而歌則翹翹錯薪以況之公
其毋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
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
其毋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
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輯錄李氏曰此公
有心則如揚之水不流束薪以況之公劉同而歌則翹翹錯薪以況之公
其不以此也哉（輯錄孔氏曰忘親遺理以使人之勞人
致死以報其君力盡於此可謂先王之詩亡矣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上慢下陵民之所以不興也此正平王之時亡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後春秋作於魯隱公之時亡王之詩亡於平王之時亡王之詩亡於平王之時
云爾作於魯隱公之時亡王之詩亡於平王之時亡王之詩亡於平王之時
故春秋作於魯隱公之時亡王之詩亡於平王之時亡王之詩亡於平王之時
鳴呼詩亡而後春秋作
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
昌縣是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條其歎
蓷吐回反暵呼旦反仳音鄙離力智反條他彫反
興也蓷雚也暵乾貌仳別也條條然歎貌歎
吐息六反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歎貌歎乾也如脯之謂脩
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嘯
嘯蘇弔反
嘯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
於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嘆他旦反艱難居寒反
皆曰不淑嘆亦歎也古者謂死喪饑饉
語猶然也○
[閻氏曰] 凶年而遠相棄背義衰薄之甚
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
怨數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
啜昌悅反張劣反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濕濕者見暵乾者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
[閻氏曰] 啜泣言啜泣而泣也
濕乾言乾而濕之義明矣
此末如之何愛及矣言事已至
不如而無奈之何則但嗟及矣而已
[閻氏曰] 此詩之意以此有夫婦之變而無奈何則但嗟及矣而已不
[illegible]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閻氏曰] 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
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致也其使之也動其取
之也寡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
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illegible]見商書咸有一德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
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
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illegible]大變也無一焉忽
[illegible]其夫耶有棄孫[illegible]相之意焉可忽[illegible]
安之義命未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illegible]
而廢一[illegible]之疑以此有心[illegible]
[illegible]

哀也以兎爰興無罪以離罹也（兎音徒爰于元反罹力智反）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爰爰緩意羅魯何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罹（造七報反）
此卒章（卒子恤反）
寤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羅魯何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憂（憂叶一如反）尚寐無覺（寐本又作寢覺古孝反）
此卒章（卒子恤反）
寤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羅魯何反）我生之初尚無庶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凶叶許容反）尚寐無聰（聰叶倉紅反）
寤也或曰（毛）施羅於平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兎爰二章章七句（先言父次言母次言兄次言弟次言己次言他人次言鄉人）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緜緜不絕貌葛藟藤類滸水厓也）終遠兄弟（終既也遠去也）謂他人父（謂猶呼也）亦莫我顧（顧念也）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緜緜長而不絕之貌）
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敘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父（為于偽反）亦莫我顧則以興孤子既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離力智反）
故采之曰（采取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父音甫）亦莫我有（有猶親也）
興也水潰曰涘（涘音似）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涘水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母亦莫我有（有叶羽已反）
興也水岸曰滸（滸呼古反）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漘音純）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亦莫我聞（聞叶無分反）
興也水中可居曰漘（漘水中可居者）
昆兄也（昆兄也）
言辱也（辱恥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漘水中可居者）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亦莫我聞（聞叶無分反）
興也

服(音伏)子男羔裘(音求)之大夫朝(音潮)君也(輯錄春官典命王之卿六命此以來大夫四命此以其大夫封者言及出封則各加一等服亦如此封者言及出也)羔裘之屬衆總而裳繡(音秀)衣繡宗彝藻粉米畫於裳五色皆備謂之繡蓋繡雜五色其青者如英(考工記五色備謂之繡蓋繡雜五色其青者如韎(音妹)與下章各舉其一爾注舉者相命之詞也)子夫也不敢不敢奔喪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此詩之言所謂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者也蓋政刑之效視德化不啟及也故去二南之遠)

羔裘豹袪(起魚反)自我人居居(九魚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為寵愛之辭)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九又反)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到反)

羔裘豹袪(起魚反)自我人居居(九魚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為寵愛之辭)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九又反)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到反)

羔裘豹袪(起魚反)自我人居居(九魚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為寵愛之辭)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九又反)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到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大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

執轡如組(叶滿補反)兩驂如舞(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舉(叶滿補反)

襢(音但)裼(音錫)暴(音薄)虎(叶滿補反)獻于公(叶滿補反)

將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

執轡如手(叶滿補反)兩驂如友(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滿補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滿補反)叔發(方廢反)罕(叶滿補反)忌(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

執轡如組(叶滿補反)兩驂如舞(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滿補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滿補反)叔發(方廢反)罕(叶滿補反)忌(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

執轡如手(叶滿補反)兩驂如友(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滿補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滿補反)叔發(方廢反)罕(叶滿補反)忌(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雁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大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雁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雁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雁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有能者矣(叶羽已反)叔適(音的)野(叶羽已反)

巷無居人(叶羽已反)豈無他人(叶羽已反)

不如叔也(叶羽已反)洵(音荀)美且(叶羽已反)仁(叶羽已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雁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雁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黃(叶滿補反)

兩服上襄(叶滿補反)兩驂鴈行(叶滿補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揚(叶滿補反)

叔善射忌(叶滿補反)又良御忌(叶滿補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滿補反)抑縱送忌(叶滿補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叶特由反)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叔于田乘乘(繩證反)鴇(音保)

兩服齊首(叶舒救反)兩驂如手(叶舒救反)

叔在藪(音藪)火烈具阜(叶舒救反)

叔馬慢(音漫)忌(叶舒救反)叔發(方廢反)罕(叶舒救反)忌(叶舒救反)

叔善射忌(叶舒救反)又良御忌(叶舒救反)

抑(音意)磬控(苦貢反)忌(叶舒救反)抑縱送忌(叶舒救反)

(此詩之意不可知)

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始見於已亡望之意以起下章)

丘中有麻(叶滿補反)彼留子嗟(子何反)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音移下同)(時其食以起下章)

丘中有麻(叶滿補反)彼留之子貽(與之反)我佩玖(叶舉里反)

丘中有麻(叶滿補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瓊(渠營反)其(叶渠之反)來(叶落哀反)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桓公是也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崛音)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為

羽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西西
即今陝西華州鄭縣也新鄭郎今之鄭州是也緇遂郎今華州鄭縣之門對
安府華州鄭縣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檜子曰鄭僻在王畿內之東故以鄭次王風氏曰周之改今不行則
洲亦變矣故以鄭次王風氏曰周之改今不行則
檜亦自爲列國矣愚故自近者
袁則侯國異故自近者
袁則侯國異故自近者
袁則侯國異

之[illegible]
賦也垣也古者樹牆下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叔岂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樹之藩蔽可以為[illegible]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此時人詞氣類[illegible]兄而[illegible]自諸兄而[illegible]
[illegible]人言之亭毛。○[illegible]有[illegible]父母[illegible]
[illegible]為書於彼也[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者身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心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豈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則小民[illegible]
[illegible]之耳
[illegible]之淫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打[illegible]
[illegible]可為車
叔于田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兩服夾轅兩驂鴈行○箋云兩服
在轅中者兩驂在外○正義曰兩服上襄者謂兩服馬上
頸之鬃也兩驂鴈行者謂兩驂馬頭低下夾轅兩馬曰服襄
也兩驂馬之上者高上猶尊也言上頸之鬃尊於下頸之
鬃下頸之鬃近於衡軛衡軛有上馳之勢故知上頸之鬃
謂之上

賦也洵亦河上地名應應武貌孚之上句音旬下句音均○清人在軸叶音駒下同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勑救反中軍作好叶呼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驅馳之貌左謂御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車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身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呼到反謂容好也○清人在消叶音宵下同駟介旁旁二矛重喬河上平聲下同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應應武貌孚之上句音旬下句音均駟介陶陶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駒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勑救反

其語助辭舍還詢變也○言此羔裘潤澤如此則信乎其為大夫矣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舍音捨命不渝所包者闊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隨其氣稟之上以理言之羔裘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也袖也襜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之以稱其職焉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粲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彦美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豹袖長短適中以便執事

遵大路兮摻叶所銜反執子之袪叶丘於反兮無我惡叶烏路反兮不寁音故也

賦也遵循摻牽曳也袪袂口也寁惡也此淫奔者之詞言子若不棄我而去則我亦不敢惡子矣

遵大路兮摻叶所銜反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叶丑九反兮不寁故也

賦也手亦所以為恭魗亦惡也

遵大路兮摻叶所銜反執子之祛兮無我觀叶古丸反兮不寁故也

賦也觀亦惡也

遵大路三章章四句

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
特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復絕也
宋玉賦有遭大路兮攜子袂之句亦男女相謔之
詞也○楚辭錄通作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遭大路兮攜子袂之
以相與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
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見鴈以
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敬奉之欲其
下同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少
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遭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惡
○知子之來
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贈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
佩者左右佩玉也上猶曰行下繫三組貫以瑱
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
一皆銳曰衝牙兩旁紐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
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瑀又以兩組貫珠上
繫衡兩端下交貫於瑀而曰衝牙觸地
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觸者又遂箴與箴同管
凡可佩者皆是也不知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燭
然則當翔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樂之意
言如此則不留於宴安也○婦又語其夫曰我爲知子之所說而來及所說愛者則將留

此疑佩以送遺報答之意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
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雞鳴心和無所愛於服飾之
玩也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
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狀若小木生山者也荷華美艷也狂人也且語辭也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生水澤中高大而色白曰游龍色蛟童狡獪也一名馬藍葉大而色白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無知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萇楚反猗儺去聲子和胡臥反下女
興也萇楚木橋而滑落者也猗儺柔順之意子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隰有萇楚二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無家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此淫女之詞言其室家不如萇楚之無知也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興也興起辭也興而比也謂興氏曰觀此詩則賢妻相警之間猶如禮義相警其又能貨財其君子親賢
以職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際民性之善矣

釋兮釋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和女矣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將和吹矣此專以為與っ釋兮金履祥曰蓋
易老故歌且
樂之相樂也
○釋兮釋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與也漂飄同要成也
釋兮二章章四句
之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
七冊五叶
七直反
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賤其人之詞言悅己者餐
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姝者子。勿我思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彼姝者子。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
賦也姝美色也子指男子而言也思念也息止也
餐飲食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之美兮。俟我乎堂上之
賦也昌盛壯貌猶亦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衣於既反錦居近反褧苦迥反
賦也褧禪單衣也
裳用錦而上加褧焉蓋以禪縠為之
著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決而
歸故
此又述其悔而歸之服飾既盛儲矣豈無駕車以迎我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反
狂童之狂也且
子
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淫童也且語辭
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
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
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誰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叶于
反子不我思豈無他
士二
反
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蹟除地曰蹟
去聲也叶韻錄除舊穢之名
蹟市亦反
緁陂音
彼義反
者曰陂
池不平也
東門之蹟
音資叶
上演反
茹藘在阪
音如音
呂反
其
力舉反
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阮之士有章詠其所與游者之君也室猶人家之
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言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
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踐才線反 栗音慄 思息嗣反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墠音善 一章章七
二章章六
風雨凄凄子西 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凄凄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益淫
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
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膠音交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 瘳敕留反
無信人之言人實迋予 迋音狂
賦也蕭蕭風雨之聲膠膠猶皎皎也瘳病愈也言積
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晦叶呼洧反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喜悅樂其人不來而聞其聲二者皆
足以解憂之意也 喜許記反 解音蟹 下同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衿音金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色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
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叶蒲北反 悠悠我思 叶新以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青綠色之色具父母不純以青見記深衣子
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
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貌 儇音玄 挑達平聲 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輯錄纂疏胡氏曰此詩未見其惡而極其怒之辭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
子衿三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則致思而歎其
之三章則物情而深思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鮮息淺反 與音預 女
賦也揚之水激揚日暮之氣束楚叢生之荊鮮少也兄弟
兄弟婚姻之稱 婚姻之稱 婚姻之稱 婚姻之稱
無信人之言人實迋予 迋音狂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 婚姻之稱 婚姻之稱 婚姻之稱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叶新以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淫女與男子相謂之詞

出其闉闍 音因都 有女如荼 音徒雖則如荼 匪我思且 子余反

賦也闉闍 高大之貌荼 茅秀白而輕柔者也雖則如荼 言多也匪 非且 語辭也思且 思其人且其所樂之地也

縞衣茹藘 音閭可與娛 樂

縞衣 男服茹藘 染草可以染絳者女服娛 樂也

出其東門 二章 章六句

出其東門 自是之都人士 輔氏曰鄭詩惟女曰雞鳴一篇言男女相與之辭其餘皆男女各言其所樂之地

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 匪我思存

雲 衆盛貌存 在也

縞衣綦巾 音其聊樂 音洛我員 音云手云反

縞衣 男服綦巾 女服聊 且也樂 樂也員 語辭也

出其闉闍 有女如荼 雖則如荼 匪我思且

縞衣茹藘 音閭可與娛 樂

野有蔓草 二章 章六句

野有蔓草 零露漙 音團兮 于元反有美一人 兮清揚 婉如清揚

賦而興也漙 露多貌婉 美也揚 眉也婉如 猶言宛然也

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音戕

邂逅 不期而會也臧 善也

野有蔓草 零露瀼 音穰瀼 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溱洧 二章 章十句

溱與洧方渙 呼亂反渙 兮士與女方秉 音丙蕑 古賢反兮

賦而興也溱洧 二水名渙 水盛貌蕑 蘭也秉 執也三月上巳之辰 鄭俗於水上祓除不祥 祓 音弗見前注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 子餘反且 往觀乎洧之外洵 音荀訏 況于反且樂 音洛維士與女伊 於其相謔 音虐贈之以勺 音藥

洵 信訏 大也勺 藥也 本草注曰芍藥一名可離一名犁食一名白術一名山姜一名解仇一名白木一名余容一名梁冬一名鹿韭一名神農本草注曰芍藥一名可離一名犁食一名白術一名山姜一名解仇一名白木一名余容一名梁冬一名鹿韭

溱與洧瀏 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 於其盈矣女曰

乎士曰既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溱洧深貌殷盛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欲之意 又慶誘之
鄭國二章章十一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一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尚為男悅女之辭鄭皆為女惑男之語 輔氏廣說 鄭詩淫於蕩然無復羞惡愧悔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鄭國無論者然忠良之賢婦女有節操者亦多見於詩 日講 風之詩為多 朱子 鄭詩惟清人溱洧為淫奔之詩其餘雖間有淫奔之辭而男女二者多相與為賢 輔氏廣說 鄭詩淫奔之辭百工者女二為多 劉氏曰

經009-455

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恩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來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新安陳氏曰厭小務大自卑遠高必自邇忽近圖遠思遠人者也長安作則事不遂遠則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旋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莠驕驕桀桀無思遠人者也長安作則事不遂遠則心徒勞怛怛猶忉忉也

切切也

○婉兮孌兮叶龍反下同總角丱兮古患反下同未幾見兮

婉兮孌兮少好貌丱兮幼稚貌未幾言其時之近也突而忽然高出之貌輯錄釋文曰突忽兩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漸長而不覺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循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躁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其漸等而強求之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叶滿補反下同

此詩大意謂人當隨時隨分各盡其力不可貪多務遠以自取勞苦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魴音房鰥音昆

比也魴魚大鰥魚常魚之最微者喻文姜雖貴為夫人而德不勝其淫行不能防閑其夫使之如此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不能制大魚而小魚皆出猶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使之從己而去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比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不能制大魚而小魚從之猶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使之從己而歸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比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不能制大魚而小魚從之猶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使之從己而歸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此詩大意謂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使之如雨亦多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鞹音郭

比也載驅驅車疾行也薄薄疾貌簟茀竹車蔽也朱鞹赤革之車飾也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興也魯道有蕩平易之道也齊子文姜也發夕猶言昏行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

四驪四馬也濟濟美盛貌垂轡轡垂貌瀰瀰猶濟濟也

盛服將將鞗革忡忡

盛服車馬之飾將將猶濟濟也鞗革轡首也忡忡猶瀰瀰也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豈弟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興也汶水大水也湯湯水盛貌行人道路之人也彭彭多貌

魯道有蕩齊子翔止

翔止猶豈弟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此詩大意謂文姜乘車馳驅而出薄薄然簟茀朱鞹之車飾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也四驪濟濟垂轡瀰瀰盛服將將鞗革忡忡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翔止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比也魴魚大鱮魚常魚之最微者喻文姜雖貴為夫人而德不勝其淫行不能防閑其夫使之如此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三章章四句

此詩大意謂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使之如雨亦多也

比也雖行出入之貌如水赤多也

敝筍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鄭伯于禚（音灼）
（閻若璩胡氏渭曰）夫夫死稱子今會鄭伯稱人無外事迎不出門既嫁猶其母喪猶子道也四年夫人姜氏如齊師（閻若璩曰）會齊侯于讙（音歡）是讙公不能防閑人姜氏如齊師蓋又出入不禁也（閻若璩曰）春秋書法夫人不可複制矣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閻若璩曰）會皆出防皆地會之義此詳出防而猶載會文見義不必見也（閻若璩曰）公羊傳曰其言會何為公與之會也（閻若璩曰）胡氏傳云據義者天下莫大乎父母之讎公羊之說其母之故也（閻若璩曰）穀梁之說則為防閑之所由生（閻若璩曰）左氏之說則為文姜淫亂之所由生（閻若璩曰）來也（閻若璩曰）當以思親為主（閻若璩曰）宗國猶需布兄師不肯發（閻若璩曰）春秋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閻若璩曰）君若其兄師訊於義故義作陳人錄於禮故禮作陳人（閻若璩曰）

載驅薄薄（音博）

（公示後世使知男女之義不必其父母兄弟又義不須記也今夫人如齊公羊傳曰其言如齊何譏也）

（方玉潤曰）文姜淫亂之所由生齊桓之所由亡宗國猶需布兄師不肯發（方玉潤曰）春秋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簟茀朱鞹（音郭）

（毛萇）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十詳夕論夕）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方玉潤曰）文姜之車後戶施朱鞹皮之去毛者蓋車飾（方玉潤曰）文姜帝女之後也（方玉潤曰）朱朱漆也（方玉潤曰）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庫）（力見）濟濟（子禮）（方玉潤曰）盛（音成）貌（方玉潤曰）翼翼（力職）（方玉潤曰）容（音庸）儀（魚羈）（方玉潤曰）美（音媚）士（方玉潤曰）（閻若璩曰）齊子豈（開陰）弟（特計）（反）（閻若璩曰）魯道有蕩（方玉潤曰）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子禮）盛貌翼翼（力職）容儀（魚羈）之美如此（閻若璩曰）

（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音亡）（反）

子朔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閻若璩曰）詩凡言汶水者皆指魯境（閻若璩曰）汶水東北至安仁入濟（閻若璩曰）馬之良記汶水東北至安仁入濟（閻若璩曰）齊明城之北（閻若璩曰）西至梁山（閻若璩曰）東北為大澤其一過壽良北（閻若璩曰）其一經梁山南分為西流（閻若璩曰）城南（閻若璩曰）梁山東南為大汶口（閻若璩曰）西至壽張安民亭（閻若璩曰）東北與柏（閻若璩曰）蒙祖徠之陰（閻若璩曰）汶水皆源於此（閻若璩曰）魯之汶源音原（閻若璩曰）大川也（閻若璩曰）此蓋舉言魯境之大川耳（閻若璩曰）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叶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叶音悠）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表驕）（反）（叶音悠）衆貌翱翔猶彷徉也（閻若璩曰）非人思其文美之辭也蓋惡之也）

（閻若璩曰）其兄弟又義不須能防閑之道矣

（閻若璩曰）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閻若璩曰）

（閻若璩曰）

載驅四章章四句

（閻若璩曰）

（閻若璩曰）

（閻若璩曰）

文義 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歎辭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威儀之成就也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正鵠皮曰鵠音沽賈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鵠皮曰鵠音沽賈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鵠皮曰鵠音沽賈射則張布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輯錄孔疏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皆河東界魏）境內有其都薄（疏引地理志薄在蒲坂東北）故也（疏引地理志河東郡北屈縣有故魏城）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輯錄孔疏雷首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析城山在河東郡沁水縣西南）地（疏引地理志）沃饒（疏引地理志）而近（附近）於王畿（疏引地理志）其民貪俗儉嗇有聖賢之遺風焉（輯錄鄭氏曰皆舜都蒲坂之所行化也）

（疏）

音茹又
註甲声水浸處下濕之地葍葉也似柳葉厚而長煮
毛刺可爲羹輯録孔疏陸璣云葍大如指頭赤莖葉皆
生只可
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
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不中禮
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倫
義如美珠異乎公行者也史記褊急之態珠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
褊急人長桑君與之藥視病盡見五藏病結所謂短一方
言汾一方不一方言語也皆然也
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人也英華小公行即

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蘩彼其之子美如玉珠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者音也葉如車前草而
大有實水傍生有實蔵之可食冷澤窗也公族掌公之宗族習
以鄉大夫之適子爲之此實爲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
初置餘子亦爲之大夫而已左傳宣公二年
無公族故強
公族之官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詩之重自極而重也○四
公路公行公族皆兵車之官公路掌公行公族掌公族公行掌
兵車之行列也

苟桃其葉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趙曾小知
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葉子白何其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息茲反
興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毛氏本作曲合樂
故作是詩言閑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憂則發歌
且謠矣桃實可食而人不知之意相對而興也
深思賢君國無與理事而治憂思之深至歌且謠
謠而反以爲驕但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
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
也於是憂者重嗟數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

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
矣言欲使君子先自治之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
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屬小者棘矣文重言棘爲棗極重棗爲
棘然大者棗小者棘棗性甘棘味酸二者小異也棗高三四丈花黃棘實員似棗而小酸且
酢之辭聊且略之辭言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罔極言
不足而又出遊於國中而極至也罔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憂患之意反覆道之辭益深切
之已長也憂而不怨猶有賢人之憂焉憂國之將亡也憂其
已過而不改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救
則猶其思之
者所宜也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
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
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無棄爾身慎之哉猶可以來
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亦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叶居良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息姿反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言與其儕音柴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叶居良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息姿反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也連風行水成文也倚與兮同語詞也著斷斷丁亂反
倚大學作亏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倚宗師見是也種
之曰種敬去聲之曰藝培之曰壅擁乳勇反灌之曰溉古代反
時播曰種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直連反田百畝曰夫九夫曰井
井方里也八家各受一井公田居中八家各治私田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於君子也○箋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閒叶居良反兮桑者閑閑叶賢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
賦也十畝之閒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桑者閑閑
閑閑然場圃之地者雜居呂氏曰前輩十畝之閒閑閑然定數也閒閒往來者
猶言之耳未可以為閑閑之外有
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
樂音洛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
此羅願曰民皆不樂仕於其朝則其國危矣君子仕以行道也道不行則棄去而歸
○十畝之外叶五厚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閒叶居良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
賦也十畝之閒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桑者閑閑然場圃之地者雜居呂氏曰前輩十畝之閒閑閑然定數也閒閒往來者
猶言之耳未可以為閑閑之外有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音洛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羅願曰民皆不樂君子仕於其朝則其國危矣君子仕以行道也道不行則棄去而歸○十畝之外叶五厚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坎坎伐檀叶徒干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寒反兮河水清且漣猗叶於宜反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可為車者寘置同干厓也
也連風行水成文也倚與兮同語詞也著斷斷丁亂反
倚大學作亏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倚宗師見是也種
之曰種敬去聲之曰藝培之曰壅擁乳勇反灌之曰溉古代反
時播曰種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直連反田百畝曰夫九夫曰井
井方里也八家各受一井公田居中八家各治私田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於君子也○箋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音獸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丸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可為車者實置同干厓
也連風行水成文也倚與兮同語詞也著斷斷丁亂反
倚大學作亏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倚宗師見是也種
之曰種敬去聲之曰藝培之曰壅擁乳勇反灌之曰溉古代反
時播曰種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直連反田百畝曰夫九夫曰井
井方里也八家各受一井公田居中八家各治私田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於君子也○箋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可為車者實置同干厓
也連風行水成文也倚與兮同語詞也著斷斷丁亂反
倚大學作亏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倚宗師見是也種
之曰種敬去聲之曰藝培之曰壅擁乳勇反灌之曰溉古代反
時播曰種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直連反田百畝曰夫九夫曰井
井方里也八家各受一井公田居中八家各治私田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於君子也○箋

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
實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矣言雖有車非
不可用以行陸也然欲得獵者必之平原泗河干
乃可用以得獵也猶賢者必之平山林朝干國乃
可用以錄德也雅
食善無功不以祿之喻賢者有德當見錄用
不素餐者庶幾之詞也雅小國
君子謂不勞而食祿者小國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言伐而為輻也輻音福下方反
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漣猗
且直猶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
曰億盡言禾秉之數也輯陽孔疏禾秉之把數謂刈禾之把數獸三歲曰
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也兮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餐素門反下篇同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囷圜倉也鶉鳥名飧熟食曰飧飧謂遍摘曰飧
食者當必人人自食耳茂德君子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興也檀可以爲車輻者必之平原泗河干乃可用以行陸也然欲得獵者必之平山林朝干國乃可用以錄德也雅
不稼不穡而食人之粟其貪樂無功不勞而祿之喻不能稼穡而食人之粟其貪樂無功不勞而祿之喻
貆志貉如此雅小國
君子謂不勞而食祿者小國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叶果五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慣也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貫習慣也古慣字通用反事也謂民曰詩人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行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謂恩惠也曰莫我肯德者以不以事上不以爲德而施之所以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千毛反言三歲貫女莫我肯勞行
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長呼也言
既往樂郊則無復為我有害已者當復為之誰而永
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碩大貪惏之人所稱也碩鼠貪殘害人之獸也
詩人託以刺時君貪而不仁使其臣下皆貪鄙反而不知德義
故作是詩也言碩鼠碩鼠汝無食我黍我三歲事汝汝不我顧
我將去汝而適彼樂土樂土之國爰得我所而已矣碩鼠碩鼠
汝無食我麥我三歲事汝汝不我德我將去汝而適彼樂土樂
土之國爰得我直而已矣碩鼠碩鼠汝無食我苗我三歲事汝
汝不我勞我將去汝而適彼樂郊樂郊之人相與親愛而無貪
鄙反之行我往彼庶幾得之而長辭此苦事之人永以為歌也
此詩之興未詳所以其民貪殘而未忘思德義之厚者豈以其
君雖貪殘而未忘思德義之厚者與抑其君雖貪殘而未忘思
德義之厚者與抑其君雖貪殘而未忘思德義之厚者與抑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反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晉陽晉水所出其子燮以晉水所出之地封在晉陽之北故又曰晉侯漢時置縣屬晉陽故城在今太原府晉祠東北成民眾人成民謂曲沃舊民從之使貧者以居之下又徙翼故晉都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公謂昭公名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末之世而魏公之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以其地本唐堯之舊墟而其詩又有堯之遺風也

蟋音悉蟀音率在堂歲聿亦逝其除音儲下同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具也反

蟋蟀在堂歲聿云暮其莫音暮今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動而敏也反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其除音儲下同日月其邁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休息也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慆音滔下同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保若有也

○山有榛音臻七隰有栗子有遬音速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酣樂盛禮不徹於前燕飲之間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人入室則不知其死矣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素衣朱繡所救反從子于鵠胡沃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興也鑿鑿鑿山貌巖巖猶磊磊也磐大石也言山有榛則有栗有隰則有遬矣君子有永喪車馬而不服不御不以為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己樂矣況有車馬衣服而不與人共之乎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又苦后反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叶蘇后反弗灑弗埽考叶去九反又苦后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何叶胡可反又叶胡哥反

興也栲山樗抽居反也以樗比喻君子有廷內而不洒掃以比喻君子有車馬而不服御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以比喻君子有車馬而他人取之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酣樂盛禮不徹於前燕飲之間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人入室則不知其死矣他人入室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夏傳云絜白貌素衣朱繡刺晉昭侯也桓叔有德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磽确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誥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興也鑿鑿猶磊磊也繡黼也諸侯之服繡黼冕而卅升朱綠色也韠音畢蔽膝也韎音妹茅蒐染草也一染曰韎再染曰赤茅蒐今茜也禮中衣大夫之裏也制如深衣也深衣以素為之中衣以朱故曰朱綠之韎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所謂服韎韐者也桓叔之子曰成師莊伯曰成師莊伯之子曰光是以能固敬天子晉國諸侯師高桓叔卒晉人殺莊伯而立桓叔之孫曰欒賓欒賓立而逆桓叔之子曰鄂侯鄂侯之子曰哀侯哀侯侵陘庭堅周地名今絳州聞喜縣東北有陘庭故城侵陘庭堅以逼王室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侯于晉南鄙以寧王室緡侯即位遷于晉鄂侯之子曰武公武公滅翼侯遂并晉國盡有其地本大而末小弱而石磽确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誥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素衣朱繡所救反從子于鵠胡沃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興也鑿鑿猶磊磊也繡黼也諸侯之服繡黼冕而卅升朱綠色也韠音畢蔽膝也韎音妹茅蒐染草也一染曰韎再染曰赤茅蒐今茜也禮中衣大夫之裏也制如深衣也深衣以素為之中衣以朱故曰朱綠之韎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所謂服韎韐者也桓叔之子曰成師莊伯曰成師莊伯之子曰光是以能固敬天子晉國諸侯師高桓叔卒晉人殺莊伯而立桓叔之孫曰欒賓欒賓立而逆桓叔之子曰鄂侯鄂侯之子曰哀侯哀侯侵陘庭堅周地名今絳州聞喜縣東北有陘庭故城侵陘庭堅以逼王室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侯于晉南鄙以寧王室緡侯即位遷于晉鄂侯之子曰武公武公滅翼侯遂并晉國盡有其地本大而末小弱而石磽确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誥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素衣朱繡所救反從子于鵠胡沃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興也鑿鑿猶磊磊也繡黼也諸侯之服繡黼冕而卅升朱綠色也韠音畢蔽膝也韎音妹茅蒐染草也一染曰韎再染曰赤茅蒐今茜也禮中衣大夫之裏也制如深衣也深衣以素為之中衣以朱故曰朱綠之韎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所謂服韎韐者也桓叔之子曰成師莊伯曰成師莊伯之子曰光是以能固敬天子晉國諸侯師高桓叔卒晉人殺莊伯而立桓叔之孫曰欒賓欒賓立而逆桓叔之子曰鄂侯鄂侯之子曰哀侯哀侯侵陘庭堅周地名今絳州聞喜縣東北有陘庭故城侵陘庭堅以逼王室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侯于晉南鄙以寧王室緡侯即位遷于晉鄂侯之子曰武公武公滅翼侯遂并晉國盡有其地本大而末小弱而石磽确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誥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夏傳云絜白貌素衣朱繡刺晉昭侯也桓叔有德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磽确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誥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素衣朱繡所救反從子于鵠胡沃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興也鑿鑿猶磊磊也繡黼也諸侯之服繡黼冕而卅升朱綠色也韠音畢蔽膝也韎音妹茅蒐染草也一染曰韎再染曰赤茅蒐今茜也禮中衣大夫之裏也制如深衣也深衣以素為之中衣以朱故曰朱綠之韎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韐以韎茅蒐染皮為韐所謂服韎韐者也桓叔之子曰成師莊伯曰成師莊伯之子曰光是以能固敬天子晉國諸侯師高桓叔卒晉人殺莊伯而立桓叔之孫曰欒賓欒賓立而逆桓叔之子曰鄂侯鄂侯之子曰哀侯哀侯侵陘庭堅周地名今絳州聞喜縣東北有陘庭故城侵陘庭堅以逼王室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侯于晉南鄙以寧王室緡侯即位遷于晉鄂侯之子曰武公武公滅翼侯遂并晉國盡有其地本大而末小

衆人所棄或是成其叛國之謀也況可見民知德而不告者豈非助逆而敗歸之也○
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家量貸以公量收貸多以與也民皆歸之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公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以夜至齊立於季孫之旁季孫曰今日不得飲酒而得國陽生以季孫為君若是使陽生為君者豈實德以惠其民哉執主柄以臨之而已爾威一此於民則彼將何所容其歸哉況魯國之人皆知其君所以昌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章二章章三章章四句

隱其情而助其教○稽疑此詩極敘將以頃晉國人欲叛而歸之故作是詩據無衣之辭極言之一宿而知晉國之變武公始伐晉滅之而盡以其寶賂獻於釐侯釐侯命以一軍為晉侯晉侯侈大其宮室而民不堪命故作此詩以刺之

揚之水流移之貌白石潔鑿鑿言鮮明也素衣白衣朱襮領也從隨也沃曲沃也君謂桓叔也○興也揚之水白石鑿鑿興而比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遠條且○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興也粼粼清徹貌○稽疑此詩極敘將以頃晉國人欲叛而歸之故作是詩據無衣之辭極言之一宿而知晉國之變武公始伐晉滅之而盡以其寶賂獻於釐侯釐侯命以一軍為晉侯晉侯侈大其宮室而民不堪命故作此詩以刺之

揚之水流移之貌白石潔鑿鑿言鮮明也素衣白衣朱襮領也從隨也沃曲沃也君謂桓叔也○興也揚之水白石鑿鑿興而比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興也揚之水白石皓皓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興也揚之水白石粼粼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

之善盛則來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此以物之善盛興其人之大盛者盛之多也叛聊且遠條且數其枝遠而實蕃也晉至此而衆益叛則此之為晉侯也不知其所指斥亦以為決心○叛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反彼其之子碩大且

之善盛則來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此以物之善盛興其人之大盛者盛之多也叛聊且遠條且數其枝遠而實蕃也晉至此而衆益叛則此之為晉侯也不知其所指斥亦以為決心○叛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反彼其之子碩大且

舊叛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叛聊且遠條且

舊叛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叛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朋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朋比也此則記其事而見其所以興且數詞遠條長枝也○叛聊且數詞遠條長枝也○叛

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朋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朋比也此則記其事而見其所以興且數詞遠條長枝也○叛

之善盛則來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此以物之善盛興其人之大盛者盛之多也叛聊且遠條且數其枝遠而實蕃也晉至此而衆益叛則此之為晉侯也不知其所指斥亦以為決心○叛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反彼其之子碩大且

之善盛則來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此以物之善盛興其人之大盛者盛之多也叛聊且遠條且數其枝遠而實蕃也晉至此而衆益叛則此之為晉侯也不知其所指斥亦以為決心○叛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反彼其之子碩大且

舊叛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叛聊且遠條且

舊叛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叛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朋比也此則記其事而見其所以興且數詞遠條長枝也○叛

興而比也叛樹似桑重有針刺其實啄辛而香烈聊且苟且語助也朋比也此則記其事而見其所以興且數詞遠條長枝也○叛

聊且遠條且數其枝遠而實蕃也晉至此而衆益叛則此之為晉侯也不知其所指斥亦以為決心○叛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反彼其之子碩大且

○綢繆束薪三星在戶反 興也戶室戶也三星參也在天則夜分矣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興也粲美女也
粲者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三星參也在天則夜分矣
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妻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反之杜其葉湑湑徐私呂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甫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
興也杜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嗟行之人道路之人也比輔佐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杜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
雖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嗟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渠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佽助止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猶煢煢無所依視也佽助也止語辭○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上聲加焉大夫之說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命反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佽助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生于道左則人皆得而剪伐之睘睘猶煢煢無所依視也佽助也○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加焉大夫之說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興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嗟行之人道路之人也比輔佐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雖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嗟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佽助止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猶煢煢無所依視也佽助也止語辭○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加焉大夫之說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二章章九句 由庚反○羯胡也
法曹肉相拜致謹民之死者東晉初亦如此葬者自相收斂也
羔裘豹袪起居起二反自我人居居於斤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故事也
羔裘豹袪攻乎古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
純羔大夫閒之裁以羔飾袖口○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上聲加焉大夫之說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加焉大夫之說也
鴛鴦羽葉子竜翔羊反為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祭反
蓺樹也翔回飛也盬不堅固也○興也鴛鴦羽葉鴛鴦鳥名似鳧而大無後趾集止也竜
鴛鴦羽蓺鴛鴦鳥名似鳧而大無後趾集止也竜
蓺樹也翔回飛也盬不堅固也○興也鴛鴦羽蓺鴛鴦鳥名似鳧而大無後趾集止也竜
蓺生也栩柞櫟也其子鳥皁斗穀可以染皁者是也
翩翩本亦作蹁蹁音同毛詩傳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實中有斗斛謝氏曰栩實自長柞櫟實自斂皆斗也翩翩飛貌
之子于征征行也劬勞也○興也之子于征行役者自謂也劬勞也勞苦今乃又從征役而不得暇息以供子職也
攸馳雖也勤然不已馳也○此詩言鴛之性不
民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鴛之性不
捆止而今乃又蓺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安
勞苦今乃又從征役而不得暇息以供子職也

盍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鴻鴈鴻翼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猶已也

○鴻鴈鴻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猶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梁粱類也有數色青而細於黃白黑者大而長穀味與黃粱同出安定北地

鴻羽三章章七句一章言君處何時而可安一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肅肅羽聲之盛也之子是子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野郊外也爰於也矜憐也鰥寡喪妻喪夫者之通稱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此愚人謂我宣驕

興也哲人智者也宣猶徒也

○鴻鴈于飛哀鳴有去維此良人弗念我勞

興也良人猶言君子也

鴻鴈三章章八句言君子之征行其勞苦如此然其倍憚無禮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或幾乎絕矣而哀鳴嗷嗷猶或救之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侯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宰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衣三章章二句一曰衣二曰茀三曰鑾四章一曰舄二曰韍三曰佩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韓詩作設肯適我於嘉反食音嗣）

此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與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周之地勢道左則辟道周則迂故曲之地勢薄陰畢再言合而句而為比興辭言道周處之故為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適我遊呼報反）

輯疏補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欲養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盡所有不至而在我之實

為生于家棘棗子域子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棘棗名似柞樸葉盛而細高延也子美婦人指為生于家棘棗子野（叶上與反）子美亡此誰與獨宿

興也棘生叢野而高延子美婦人指為生于家棘棗子門子美亡此誰與獨息

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為生于家棘棗子域（音或）子美亡此誰與獨旦

興也域塋（音瑩）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子美二字通下三章）

賦也粲鮮華美爛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夢之日冬之夜（叶羊百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滿補反）

思於晝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與死亡之期同歸于此而已

伸爲大夫
戎所殺子不克見殺又逃王爲西戎所
襄公爲諸侯曰能逐大戎即有岐豐之地封
秦仲孫襄公以女弟文嬴妻之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
之當殷末周興之地
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
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鄠縣是也曰
○按文王
之不克見殺又逃王爲西戎所殺子不克見殺又逃王爲西戎所
殺子。本兄弟之誤
襄公爲諸侯曰能逐大戎即有岐豐之地封
秦仲孫襄公以女弟文嬴妻之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
之當殷末周興之地
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
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鄠縣是也曰
○按文王
有渭陽秦康公送舅氏重耳之詩
有渭陽秦康公送舅氏重耳之詩
未見君子之心悠悠
未見君子之心悠悠
○按有杕之杜秦人美好賢之詩
○按有杕之杜秦人美好賢之詩
杕逝者其葉萋萋
杕逝者其葉萋萋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按有杕之杜秦人美好賢之詩
○按有杕之杜秦人美好賢之詩
杕逝者其葉萋萋
杕逝者其葉萋萋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賦也駟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車肥大也六
轡在手御馬之有法也兩驂各兩繼而驂馬兩繼納之於轅內
兩服上轄之兩軜亦如之軜音納
兩驂雁行兩軜鴈首向後也
兩服上襄之兩服謂夾轅者襄駕也
故惟六轡在手也婚子所謂愛之人也
言御馬之良二句言御者
之善也

○秦時辰牡孔碩句辰時也牡雄也碩大也
則獲射而獲禽也
辰時是辰牡者父獸雄壯者也
庶人翼以待射也翼以待射也
庶人翼以待射也翼以待射也
庶人翼以待射也翼以待射

鄭司農云謂車前後兩端橈木所以收斂衣
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
其中而執之有靷是也如墨子公九術注言
之有靷是也輯錄
東之其文章歷歷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胸
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出左轐口如
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轐口如
之有靷是也輯錄公九術注言
以皮爲之
前後係於軫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是兩
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軫前
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
前係於衡之兩端當是兩
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軫前
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
軓式也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板口小戎
倭收也輯錄四尺四寸人大胸圍之內前後收至後軫
故以收言之五五東也
軓式也兵車則軫深八尺四寸板口小戎
倭收也輯錄四尺四寸人大胸圍之內前後收至後軫
故以收言之五五束也
而軸彤窮隆上曲如
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軫軸下
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軫軸下
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轐口如
之有靷是也輯錄公九術注言
以皮爲之
前後係於軫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是兩
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軫前
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
軓式也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板口小戎
倭收也輯錄四尺四寸人大胸圍之內前後收至後軫
故以收言之五五束也
而軸彤窮隆上曲如
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軫軸下
前係於衡

之意言心內纏也置鞻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
縛起而消決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
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伐駟孔舉公羊云舉手縿鍾叶者良反
長甚亮反縿音舉羅氏云舉二弓弧反竹閑絇古本作直登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叶一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厭也伐駟四馬皆以伐美之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
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群和則不相違戾以和為善也
三隅寻也刃有三角鏄以白金鉄寻之下端平底者也
刃在上為未其本之底也鏄曲禮注謂為寻蒙雜也伐中干也有
雜飾之幡中幡之旁大者謂之旐中旐其頗也鳥文貌畫雉羽之
者眉之代于旐上
文於眉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
馬當胷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也謂頓倒安置之必
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鞹絇繩縢約也以
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韔
正弓曰檠音景弓檠也載載言思之深而起居不
讀如字正弓器也載
寧也厭厭安也安重也詩之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自內及外
自近及遠所謂一統天下文德者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陳也兵車曰戎因以為名焉 此詩婦人作以思情切無所施則
馬氏晞孟二章言貞車之美二章言貞
是之寇難三章言貞德之助 易厭厭則言其德之
常以如是之君子而我不共歸天之歸也故作

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臣人知之凡事之舉行設者之歸人亦無
於言者知此東周之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
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加蒼蒼者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
所洛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兼取其細高數尺又謂之蓼蒹葭小可愛
蓼葭而小可愛者亦通稱也蒹葭未敗而露如霜狀水
流之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秋水盛則百川灌河矣蒹葭見寒乃秋
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
遡音素洄音回
近而不可至也(一)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
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

賦也秦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值而
述其右也 小序曰
蒹葭二章章八句 思念之意 反覆讀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條大貌 梅楩柟也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衣於既反
顏如渥丹 於角反 丹其君也哉 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 今陝西西安府南 條小
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 君子指其
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
渥曰君衣 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褐之 毛羽純白貴難得者 褐毛布衣 褐音
衣家之褐之 音如字渥漬 疾足反 也 程氏曰錦衣狐裘非
褐賤者之服也 其君也 君之子君之弟皆有
哉言容貌衣服稱其君也 稱去聲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紀山之厓堂山之寬平處也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佩玉
將將 七羊反 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厓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而
已相戾也 戾音淚 繡刺七亦反 繡也將將 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
安寧也 無忘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章義之二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子車氏 仲行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作此詩也 見文公六年 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
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 奄息名 蓋以折見起興也 此興下君子指奄息
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 惴之瑞反 三子皆國之
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贖必以他人皆願百其身必
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子郎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歟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 音針 虎維
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歟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此以其死者為主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

乎今縱無法以遣去聲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扶又反東征也
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
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乱又云則三子亦
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
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猶父子
皆不免可罪也輯錄立傳官公又
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才用死者六十
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去聲焉
蓋其初特出於戎翟狄同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
討其罪於是皆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
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
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
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
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慕容氏曰秦俗相傳之久故雖始皇朱子曰慕
葬則取工匠爲機發以備三泉今匠作發有穿地者皆令
不幸藏弊之默而死者有明器而無生人然後宮無子者皆令
人慕作偏葬之類而不仁而謂其無後可乎
秦武公既用人於前又用殉於後始皇又不仁而謂其無後可乎
言及於此豈不重可悲哉

黃鳥三章章六句

以興而比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音亟下同子之往兮
誰從穆公維子與奄息百夫之特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殺此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小貌黃鳥善鳴而愛人者也棘叢生有刺之木也特猶匹也惴惴恐懼貌慄戰栗也蒼者天之正色也良善也人百其身言人皆願以百身贖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子之往兮
誰從穆公維子與仲行百夫之防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殺此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桑亦木之高者仲行奄息之弟防比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子之往兮
誰從穆公維子與鍼虎百夫之禦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殺此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楚叢木有刺者鍼音箴

○秦人哀三良而賦黃鳥之詩以爲不能贖其死則皆願以己之死贖之矣其愛之深而憐之至也是以終篇三復其辭而不能已焉

晨風三章章六句

興也

鴥于六反又音聿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貌欽欽憂貌山木茂盛則晨風鴥然而來興賢者樂進則憂不得進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實多言憂之深也

○山有苞櫟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檖音質小酢曰檖可食實小而味酸又曰羅氏曰文如棗實似
名山櫟一名山梨一名羅一名文木實似
有毗業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以興而比也

置曰無衣袍子同袍袍毛反下同
王于興師修戈與子同仇

戎也(音絨)戎衣詩也(毛氏傳曰戎衣兵服也鄭氏箋曰戎衣者非兵服也謂上衣也)王(武王)伐(用斷師為號也)紂(直柳反)之事(此用周語之辭)戈(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弓(四尺)矢(長三尺)之屬(注云戈矛用建日之辰弓矢用周禮日夏弓冬矢)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興師也)○秦俗強悍(音翰)以勇力為俗(此秦人平居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甲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偕作)子同仇(也其憂之心足以相死如此)修我戈矛(修我有司所備甲兵之屬)與子偕作(作起也言)與子偕行(戶剛反)

○豈曰無衣(叶於希反)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脩我矛(叶莫補反)與子偕行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晡悲反)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愚按此詩雖作於秦而秦人不能有其辭氣聲調之正蓋有周之舊物也)

有衣者真曰豈無衣乎○嗚呼(音烏呼)秦之所以強天下而并諸侯者其俗固已然矣(秦之俗最強悍故其并諸侯也最強國也)然豈特其俗之強悍而已哉(豈特其俗之強悍而已哉言)其所以強天下而并諸侯者(并諸侯者)蓋有自來(蓋有自來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反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重平聲耳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有離宮焉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輔氏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秦都雍此水之路車諸侯之車也輔氏趙氏曰車制見考工記車人之事也乘四馬皆諸侯也按人君之車曰路車曰乘黃四馬皆大而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我思悠悠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反 叶韻 音灰 叶韻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輔氏孔氏曰姜氏有思則思母也故思母而或曰有所思則思母也輔氏趙氏曰造車自載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稍益褻慢供億寖薄無以待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輔氏趙氏曰言有盛而意衰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叶韻反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武公女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種之戎也小戎子生夷吾亦子姓之戎也驪姬生奚齊其弟卓子驪姬諸申生自殺又諸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荀息所殺夷吾自梁入秦穆公納之是為文公文公以見康公送之之由王氏曰至渭陽而念及舅氏之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厚也輔氏趙氏曰思之深而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克晉人立公子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此見晉文出入本末

洪元不可不慎哉
王每坐朝之意及諸侯
公白公楊生穆生不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鉏于意反我於市遂稱疾卧
公白公強上声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孝于王
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
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龔區區
小視此句蓋與上文失小禮相應作醴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
小注相補氏誼作醴
也孝薄引此以明詩人之意不在醴之
事而在誠之至與不至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小序無
人之勇於公義如此卓爾駟絕商秦之虐
也騶騶乎不可遏矣惜乎威忍不仁有萬乘
簡賢亦如晉先王若有疏而胥肉犯忘胥倫之資
先王若有疏而胥肉犯忘胥倫之資
最後者秦之所以易興易亡者明其興
最後者秦之所以易興易亡者明其興

子之湯
歌謠之事性經卷七
女曰雞鳴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君子好逑宜君子之義又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亦宜君子之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後秦
洽之詩故二國比陳為先此陳為先仙臣所恩
其實也陳地卑氣濕陳州今謂陳州為下
卷二反
兮洵音荀有情而無望武方武故二反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
丘騷史之言以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
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
有情愚而可觀矣然無威儀可
情也愚戆之可觀也明裝情
以為之曰陶布而無憧兮憧兮往來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坎叩音苦
五反擊鼓也宛丘之下叩音苦

賦也紛白揄也先生葉邵著新安人皮色白子仲氏之女也婆娑
其事以相樂也
○毂旦于差南方之原無叛未詳不績其麻叶滿反市也婆娑
賦也毂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此章專主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此女子言也
○毂旦于逝越以鼛叶力刀反遨叶力刀反游以敖叶五刀反遨游
貽我握椒以結其旖叶於綺反且
賦也逝往越於鼛衆也遨行也敖遊也椒芳香之物旖旗
名此男子言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二章章六句
國風鄭十一
東門之枌叶扶分反宛丘之栩叶況羽反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叶
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宛丘丘上平處也栩柔木也子仲氏居東門之
南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之處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此章專主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此女子言也
○穀旦于逝越以鼛遨以游以敖遊於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賦也逝往越於鼛衆也遨行也敖遊也棲遲遊息也衡門橫木
爲門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此章專主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此女子言也
○穀旦于逝越以鼛遨以游以敖遊於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賦也逝往越於鼛衆也遨行也敖遊也棲遲遊息也衡門橫木
爲門也○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東門之枌二章章六句
國風陳十
東門之枌叶扶分反宛丘之栩叶況羽反子仲之子婆娑
賦也枌白榆也宛丘丘上平處也栩柔木也子仲氏居東門之
南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之處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此章專主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此女子言也
○穀旦于逝越以鼛遨以游以敖遊於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賦也逝往越於鼛衆也遨行也敖遊也棲遲遊息也衡門橫木
爲門也○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東門之枌二章章六句
國風陳十
東門之枌叶扶分反宛丘之栩叶況羽反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叶
後五反

○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十四反

賦也鰥魴本草作魚名一道數至毛氏魚中鰥一名赤白黃三種按爾雅有赤鯉而食魚不必鯉宋子宋姓食色性之欲也言有求必得則凡所以慰賢妻不必然而其於新人之願亦不頓乎其外矣自陳者皆不求全而責備矣

衛門三章章四句

○陳時十篇二章三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章則自足而無歉疚之意一詩為六詩之總序一詩為人所惡者推衛門之惡君子所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叶謨皮反 豈曰 叶羊何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五故反下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對也歌謂樂其所以興也○此亦男女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輕細於苧宜為衣服氏曰紵科生麤十篇宜為細布麤者為蒲細者為布績之緝之可以為布亦男女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子郎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猶萋萋盛貌昏謂日入人定之時也煌煌猶晢晢明貌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芳廢反 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哲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三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章則自足而無歉疚之意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斯宜反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興也墓門凶門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謂昔也猶言疇昔也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門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也猶言疇昔也猶言曩昔也

有棘則斧以斯之而已然矣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以至此而已然矣

所指也中間有缺原脫氏曰大之意已無所忌憚公然縱惡如幸災樂禍人陷危亡而不救正制義之謂也昔而已然則素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許慎反下同

之求○墓門有梅有鴞萃之意其惡以訊之者矣也故可惡之意也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很很

於顛倒然後思予則宜有所反其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興也鵲巢而青其葉緑色可生食如小豆蔓也物相反而成興也苕草也華白而蔓延物相因而生興也子美心焉忉忉 憂貌也
興也防人所築以遮水者印立旨美也苕君儦也葉緑色可生食如勞苦而心憂也 毛傳曰苕陵也葉似小豆蔓延物相因而生興也猶鄭風之所謂洵訏且樂也
興也幽好貌憂思也慅猶忉忉也 慅七老反忉都勞反
月出皓皓 皓胡老反 勞心慅慅 慅七老反 勞心忉忉 忉都勞反 誰侜 陸曰侜張救反 予美亡此 亡音無 誰與獨宵 與音預
興也皓皓光貌慅慅憂貌忉忉猶慅慅也侜張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亡此不在也獨宵獨夜也 毛傳曰侜張也鄭箋曰侜張猶誑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也宵夜也此詩用字聲牙音通○正義曰此詩用字聲牙音通
而憂或間之之謂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卬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思念之情互相發明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皎古了反佼人美人也僚好貌也 佼古卯反僚力召反 勞心悄兮 悄七小反
興也燎明也天紹紲繫之意 紲息列反 舒窈糾兮 窈糾於表反 勞心慘兮 慘七感反
興也幽好貌慢受思也慘猶悄悄也 慢武諫反 舒優受兮 優於表反 勞心慅兮 慅七老反
興也幽好貌舒遲也優和也慅猶悄悄也 慅七老反
月出照兮佼人燎 照之也 燎力召反 舒夭紹兮 夭於表反紹音照 勞心慘兮 慘七感反
興也燎明也夭紹窈糾之意 夭於表反 舒夭絞兮 絞古卯反 勞心悄兮 悄七小反
興也絞好貌悄悄憂也 絞古卯反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從夏南 株陟輸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 適丁歷反
株林夏氏邑也南其君字也 株林夏氏邑也三十里有夏亭焉陳宋之閒有此名株林在今陳留縣西南七十里東西五里有夏南城在南城之南城皆夏氏邑也 株林夏氏邑也 株陟輸反 南其君字也 南音奴下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 匪非也 匪非也株林夏氏邑也 匪非也適株林從夏南也 匪非也適株林從夏南也 匪非也適株林從夏南也
匪非也株林夏氏邑也南其君字也 匪非也株林夏氏邑也南其君字也 匪非也株林夏氏邑也南其君字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
御叔蚤死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息列反諫治
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後卒為楚莊王所誅十一年○徵舒許升反又為楚莊王所誅十一年○徵舒許升反又
荒穢若此以示醫戒者亦明矣輯錄左氏傳事實其大要而所
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衣其衣而戲於朝洩冶陳
其相服以戲入廄之閣以君命殺之公子午是為成公公子
喪公子午是為莊王俊陳殺徵舒而立之靈公自其幼時即與
公喜二子淫泆愈甚洩冶數諫公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於夏氏酣
人所知內太甚矣射冶之亂宜其及此輯錄左氏傳事實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
有戮而無益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孔儀之誅洩冶之戮又豈得為無罪哉
林而歸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孔儀之誅洩冶之戮又豈得為無罪哉

彼澤之陂音波叶下同何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
何寤寐無為涕泗音四下同滂音旁下同沱音徒何
興也陂澤障也蒲柔脆之草荷芙蕖也輯錄文曰蒲生水澤以蒭
者而緣以興所遇之美一人謂男子也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
見則雖憂傷而不能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
○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曾鞏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
男子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
見則雖憂傷而不能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何哉寤寐本言事之先
矣即彼之也則與相遇有其物無其人也事則無其事物而已有其物無其人也事物相遇有
矣即彼之也則與相遇有其物無其人也事物相遇有其事而無其字反應有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古頷反下叶徒感反有美一人碩
大且卷反下同寤寐恭思輯錄李氏曰恭思一作悄悄猶悁悁也輯錄李氏曰悁悁憂也
一悄悄猶悁悁也輯錄李氏曰悁悁憂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下叶魚
儼恭莊也儼莊恭貌輯錄李氏曰儼恭莊貌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莊恭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
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輯錄范氏曰陳國十篇

文姜淫之詩君其太早此則淫亂之詩又可知矣
也點墨處是亂之風鄭則淫亂之詩以見衛則又甚焉
唐之晏樂恩接素人勇趙公義而敗亡之兆也若魏之為高祖而急以
則又豈暇於荒淫哉素人勇趙公義而敗亡之兆也若魏之為高祖而急以
亂之事三國完篇南史是故也

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輯錄易序卦文
之本夫婦人倫之始萬物所資故書也男女者三
綱之本萬事之先也輯錄陳氏曰男女有別而
和父子有親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釋錄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公東征滅之為一水也滎音榮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昔案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後唐諸河暢之間為諸子之譬也史記若世家

帶索項王生重瞳羽又名籍字羽

帝譽高辛氏之火正也名重黎帝譽命以為祝融

居火正其子六人分為六姓祝融其一也

陸終氏生子六人其四曰惠連生籛鏗是為彭祖生卷章世本名老童老童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四曰惠連即籛鏗也其一為卷章卷章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以代其官重黎既絕地天通使復典之不忘厥職帝乃誅重黎而以吳回復居其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一曰惠連惠連生籛鏗籛鏗即彭祖也

封於鄭氏以為檜訖平王東遷之後檜亦東遷鄭武公滅之而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輯錄今本河南

檜小國也檜之興亡無可攷者舉其不正者以戒

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汗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黍稷之重平聲復扶又反亦何疑哉詩之為教感發善心懲創逸志最為近之讀詩者其致思於此焉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輯錄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公東征滅之為一水也滎音榮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昔案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後唐諸河暢之間為諸子之譬也史記若世家

帶索項王生重瞳羽又名籍字羽

帝譽高辛氏之火正也名重黎帝譽命以為祝融

居火正其子六人分為六姓祝融其一也

陸終氏生子六人其四曰惠連生籛鏗是為彭祖生卷章世本名老童老童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一曰惠連惠連生籛鏗籛鏗即彭祖也

封於鄭氏以為檜訖平王東遷之後檜亦東遷鄭武公滅之而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輯錄今本河南

檜小國也檜之興亡無可攷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汗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黍稷之重平聲復扶又反亦何疑哉詩之為教感發善心懲創逸志最為近之讀詩者其致思於此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叶直招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歸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輯錄今本有其服不能以臨朝之服下朝君未有其服不敢以燕居朝服燕居服朝服非其服也○羔裘逍遙之詩凡六十六篇不書居其半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賦也袪袖口也輯錄今本袪作袂非古人皆以袪為袖口之名袂為兩袖之通稱也○羔裘豹袪之詩凡二十八篇以其傳考之多出婦人之詩凡六十六篇不書居其半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賦也袪袖口也輯錄今本袪作袂非古人皆以袪為袖口之名袂為兩袖之通稱也○羔裘豹袪之詩凡二十八篇以其傳考之多出婦人之詩凡六十六篇不書居其半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音耀羊晝反下同豈不爾思勞心慅慅

賦也膏潤澤貌曜光明貌慅憂動貌輯錄今本慅作慘非古人皆以慅為憂動之名慘為憂戚之名慅慘雖同而義則異○羔裘如膏之詩凡三章章四句曰豈不爾思勞心慅慅曰豈不爾思我心憂傷曰豈不爾思我心憂悼則知慅慅憂動之也慘憂戚之也悼傷之甚也○嗚呼讀古詩者可以考世變矣天禄永終之後人心之變如此可勝歎哉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音耀羊晝反下同豈不爾思勞心慅慅

賦也膏潤澤貌曜光明貌慅憂動貌輯錄今本慅作慘非古人皆以慅為憂動之名慘為憂戚之名慅慘雖同而義則異○羔裘如膏之詩凡三章章四句曰豈不爾思勞心慅慅曰豈不爾思我心憂傷曰豈不爾思我心憂悼則知慅慅憂動之也慘憂戚之也悼傷之甚也○嗚呼讀古詩者可以考世變矣天禄永終之後人心之變如此可勝歎哉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英音央

賦也晏鮮盛貌三英謂裘上之飾粲鮮明貌輯錄今本英作央非○羔裘晏兮之詩凡二章章四句曰三英粲兮曰三英爛兮則三英粲爛鮮明之貌也

○應見素衣若飛傷悲若卿與子同歸若

賦也素衣謂縗麻也以喪事爲己之服故見之而傷悲若卿與子同歸愛其子如一若

○應見素韠若我心益悲若卿與子如一若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所以代前掩也結而後垂故曰結

子如一若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所以代前掩也結而後垂故曰結

○按喪禮爲父母妻長子三年爲君斬衰三年爲祖父母齊衰三年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在室女爲兄弟及衆子女子子爲父母大功九月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出嫁者爲兄弟之長子爲衆子女子子爲父母在室者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出嫁者爲兄弟之衆子女子子爲父母小功五月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兄弟爲曾祖父母緦麻三月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兄弟爲高祖父母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爲族父兄弟之子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子爲族父兄弟之孫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孫爲族父兄弟之曾孫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曾孫爲族父兄弟之玄孫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玄孫爲族父兄弟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爲父母妻長子三年爲君斬衰三年爲祖父母齊衰三年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在室女爲兄弟及衆子女子子爲父母大功九月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出嫁者爲兄弟之長子爲衆子女子子爲父母在室者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出嫁者爲兄弟之衆子女子子爲父母小功五月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兄弟爲曾祖父母緦麻三月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兄弟爲高祖父母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爲族父兄弟之子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子爲族父兄弟之孫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孫爲族父兄弟之曾孫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曾孫爲族父兄弟之玄孫爲族曾祖父母族祖兄弟之玄孫爲族父兄弟

○子曰衰絰之人於其哭也雖有姣好之容吾弗忍見也於其歌也雖有清音吾弗忍聽也於其舞也雖有美色吾弗忍視也三者皆以其發於哀痛之實而不可以僞爲也

子曰衰絰之人於其哭也雖有姣好之容吾弗忍見也於其歌也雖有清音吾弗忍聽也於其舞也雖有美色吾弗忍視也三者皆以其發於哀痛之實而不可以僞爲也

○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畢見於其親也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

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畢見於其親也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之喪畢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之喪畢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閔子騫喪本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

閔子騫喪本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

三年之喪賢者之所勉不肖者之所企

三年之喪賢者之所勉不肖者之所企

○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

敢過也夫子曰君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

夫子後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夫子後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

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

子曰子夏衰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

子曰子夏衰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

閔子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勉不肖者之所企

閔子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勉不肖者之所企

○隱者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隱者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言其間有可言者不言也

子曰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言其間有可言者不言也

○子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子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子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子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子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illegible]
之[illegible]
賦也無家言無累[illegible]
○照有[illegible]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照有[illegible]
[illegible]
匪風發[illegible]
但[illegible]
賦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兮心如結兮叶吉屑反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鳲羅紀反鳩居又反結音計下同○興也鳲鳩飲而不食朝從上下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結之固結而不散也淑善也儀威儀也一兮者一而無二之辭人君用心均平專一則威儀之間如結字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則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則心如結兮

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則威儀之間如結字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則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則心如結兮一也人之一心專於此

心則如一其子之
父既有常詩人托以
父發明以人民之
一也然其言之有序
其機事一動有常而
有常而不亂非
衰正四國表正四
和寡其爲雖
理也東定宇日心
也四國國人之望
不爲年父首一宝
表正之父豈非敬
周京叶居反

列音烈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
卽慷苦愛反我寤嘆念彼

比而興也洌寒也稂童梁莠屬也慷數息之聲也周京天
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
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慷數息之聲也周京天

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
比而興也洌寒也稂童梁莠屬也慷數息之聲也周京天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三章次章皆興末章思古所以治今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
九一爻尚存如碩大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

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
則生於下無間去可容息也 蘇氏曰泉則不能
潤物然安棄民曰泉則以潤物也温
息次卦配月繫三十日而成一氣無消亦無
息之始不容有間斷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
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
衆也 輯錄一條在上則衆心是君子得衆之象 詩匪風下泉所
以居變風之終也 輯錄一條在上則衆心是君子得衆之象 詩匪風下泉所
以居變風之終也 輯錄本卓注曰衰生如蓑高五
尺用其莖葉織以蔽雨吉凶皆效
周京京師

詩次示箱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人於變風之採則係之以思治之
意焉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慶
公劉之所以興也周之興自后稷始后稷封於邰
及夏之衰棄稷
不務稼穡后稷之道以失其官
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復脩后稷之業
居於豳其地東西二百里南北三百里土地
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
岐山之陽自公劉至大王凡十世此見史記之
與此不同或云當從本譜后稷至古公十一世
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

變豳風七篇二南皆小人是以政煩歌重民生憔悴以
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
岐山之陽自公劉至大王凡十世此見史記之
與此不同或云當從本譜后稷至古公十一世
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

後世本自公劉至高祖生十五世而有天下此見公劉
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
岐山之陽自公劉至大王凡十世此見史記之
與此不同或云當從本譜后稷至古公十一世
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

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
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作臚朝傳毛公名亨魯
不能蓋陳其義以戒王成王感悟周公乃
行人君之事周公旦以家宰攝政乃述后稷公
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豳不先
文王也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
爲云周公而作之詩次附焉豳雅風雅不同入於

月之故而為一歲之終。又以公子之故而為一國之終。豳二南相為終始。豳風之間。豳者公之基。七月一篇。公所食邑。故一篇之中。屢言公字。王肅以為周公之字為邰。非也。陳氏啟源曰。七月帝嚳之詩。以為周公之字為邰。非也。詩人寫周公而作之詩也。以為周公之字為邰。非也。詩人寫周公而作之詩也。以為周公之字為邰。非也。詩人寫周公而作之詩也。

水縣。鄭氏玄曰。水縣。漆沮之間。漆者。岐之間漆水之所經。沮者。岐之間沮水之所經。漆沮合而入渭。今邠州三水縣。是其地也。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西北。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西北。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西北。

豳。在今邠州。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許良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叶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温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桑柔桑也蘩白蒿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毛言流火建申之月也蚕事起于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稚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多也或以此唉音哀之也邠邠叶補悔反之子也○毛言流火教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稚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多也或以此唉音哀之也邠邠叶補悔反之子也○毛言流火教女功之始故又本

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稚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多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頭以將及公子同歸而喜其得所遠於其父母爲憂也○興也興者同氣之物下皆放此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愛如此

上下之情交相愛如此

有鳥無文之禽下皆放此倉庚黃鸝也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叶于貴反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于綺反女桑七月鳴鵙居逼反八月其穫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于綺反女桑七月鳴鵙居逼反八月其穫

賦也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于綺反女桑七月鳴鵙居逼反八月其穫

以爲曲薄曲薄所以養蠶之器用崔葦爲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凡此皆婦功之所當務而公子猶娶於國中以奉其上蓋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其風俗之美有非後世所能及者也○興也興者可見賦而興也遠謂斜伐遠枝揚起者也猗手所不及者取之小桑也女桑柔桑也小者曰女桑鵙伯勞也○毛言七月暑退將

○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遠志也四月純陽而生葽者謂葽草之實也蜩徒彫反螗音唐蜩螗皆蟬也故者自蛻若蟬之類也五月蜩螗鳴則言月將純陽而生則言日陽生則言月將也秀葽言月將也蜩螗言日陽生也四月蚕生者食桑之先至故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正狀如此物之小耳黃白色蓋蟲之化不一者不榮而實者蜩螗之屬是也隕落也草木之義何別當來歸方之意故變言之爲文耳穫音護落音洛

爲謂草木隕落也殺音色戒反貉音陌貉狐貍也同蜡作以祈也貉狐貍也取彼狐貍爲我公子裘言天子諸侯冬獵以講武事兼取其皮温以爲裘也

謂往取狐貍也同蜡作以祈也貉狐貍也取彼狐貍爲我公子裘言天子諸侯冬獵以講武事兼取其皮温以爲裘也

載始也纘繼也武功謂田獵習戰之事也言獵必有禽以繼續乎習武之事不忘戒也

載一歲豕豜三歲豕也○言獵必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

自四月純陽乾而歷一陰謂四陰歷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

上言蠶績於春此又言獵於冬蓋女工蠶桑之功無所不至婦人之事所以供衣服也男子田獵之事所以取皮革也男女之事雖不同其爲人用一也

上言蠶績於春此又言獵於冬蓋女工蠶桑之功無所不至婦人之事所以供衣服也男子田獵之事所以取皮革也男女之事雖不同其爲人用一也

獻豜于公言獵而獲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獻豜于公言獵而獲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蝗屬動股鳴也莎雞絡緯也振羽鼓翼也蟋蟀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振羽以股鳴也以翅鳴也蟋蟀居壁穴之間故以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爲此也

斯螽蝗屬動股鳴也莎雞絡緯也振羽鼓翼也蟋蟀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振羽以股鳴也以翅鳴也蟋蟀居壁穴之間故以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爲此也

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窒謂窒其穴之空隙者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也

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窒謂窒其穴之空隙者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也

改歲將終之時也入此室處人將入室戶冬則塗之門以其通風也

改歲將終之時也入此室處人將入室戶冬則塗之門以其通風也

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而事亦已可

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而事亦已可

氣而語去聲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

氣而語去聲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

以入此章之末見老者之愛也輔氏曰張子所謂見老者之愛得其情蓋人老則忘事而爲訓飭子弟以至入我牀下所以盡人子之養而後能知先老而後幼所以盡人事之當爲孟氏於養之事必有助之之意焉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樂寒之意因旅

○六月食鬱及奧薁七月享葵及菽

鬱於六反奧於六反薁音六享普庚反菽式竹反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剝普卜反穫音戶郭反

以介眉壽

介音戛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

瓜叶古弧反壺音護苴子余反

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介眉壽

烹普庚反

七月食瓜八月瓜瓞九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瓞音迭樗敕書反食音嗣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重直龍反穋音六直救反麥叶莫北反綯音桃亟紀力反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音亦圃音補納如字稼古叶音古重直龍反穋音六麥音墨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鑿在各反沖音忠蚤音早韭音九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蚤音早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肅霜所謂風以動之也滌場所謂火以田之也朋酒兩樽也斯饗離羣飲也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朋酒兩樽也斯饗離羣飲也

○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執邑而就治宮室之事矣茅夜而索綯亟乘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也不待貴而自相譬戒不敢休息如此則農之於時可以少緩也而農夫趁此閒暇之時可以少緩也而農夫趁此閒暇之時可以見其勤於農功之急而不敢怠惰之意焉○一之日納于凌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冲冲獻羔祭韭言九月十月藏冰之時也獻羔祭韭記禮者九月薦羔十月薦韭○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言正月開冰之時也獻羔祭韭記禮者正月薦羔二月薦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一之日鑿冰冲冲二之日納于凌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冲冲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言九月十月藏冰之時也獻羔祭韭記禮者九月薦羔十月薦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一之日鑿冰冲冲二之日納于凌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冲冲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言九月十月藏冰之時也獻羔祭韭記禮者九月薦羔十月薦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治之也

逓暑中秋夜迎寒冬春日裁勞補霜之顧以知天時以投民事稱詩毛傳蓼蟲向螫人蓼水菜也故周公東征一年乃得下下以忠利上箋注篇章皆以意逆志不泥文以害辭此二句本承上文以起下文也女服事乎內織紝之顧男服事乎外耕穫。此即以投民事言。

亦如之稱舉注篇章皆以意逆志不泥文以害辭此二句本承上文以起下文也女服事乎內織紝之顧男服事乎外耕穫。此即以投民事言。

鴟梟也逆暑以書夜迎寒以夜采緒維絲蠶績麻以為布以秋成之時為冬寒暑之候以為民衣服之業皆周公所以投民事而知天時者必言其事以見其意惟月之辭略分而不知者必詳焉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流火謂七月在下之情不知之文故也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助見之證少者為老者入此言勞老養老之事也此可見周公養老慈幼之心篤厚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言欲其養此子誠可憐憫兄弟至愛也周公救亂之事見金縢

鴟鴞音枵鴟鴞爾既取我子又叶上声無毀我室又叶上声恩斯勤斯音其下同斯語辭鴟鴞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也鳥子初生未有知時雖四時未暨及之而未嘗離其巢故恩勤之篤如此故周公將不利於孺子而使弟管叔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管叔武庚乃挾紂子以叛周公東征一年乃得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言欲其養此子誠可憐憫兄弟至愛也周公救亂之事見金縢今既取我之子無毀我室也毀室猶言破巢也此可見周公養老慈幼之心篤厚

少，甚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
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
堅牢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
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去聲後同）之意故孔
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有能則無患此周公居攝時事）
○予手拮（吉屑反）据（音居）予所捋（力末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
又予口卒瘏（音徒）（病也）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將取也荼茶也（音塗）苕（音條）租聚也卒盡
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
据而取此物者以其未有室家而方事於此故
可憐（憐去聲）巢者也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又翛翛（素彫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渠消反）
又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叶虎堯反）
譙譙憔悴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
○亦爲鳥言羽毛憔悴尾毛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
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
勞而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乘去聲）
然下記禹治水事二年過家門不入三年于此記周公東征事三年而後歸
又與禹治水事同而文勢不同蓋各因其事之實而言之耳
一章言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上篇
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蓋兼上篇三年而言也二說不同蓋闕所疑也）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上篇
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蓋兼上篇三年而言也二說不同蓋闕所疑也）
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上篇
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蓋兼上篇三年而言也二說不同蓋闕所疑也）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上篇
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蓋兼上篇三年而言也二說不同蓋闕所疑也）
吾之服也勿士行救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使
也救如笱（音苟）筥（音矩）之救（音舅）（筥所以盛米）
一章言公自西而東征悟悟言之也
○予維音曉曉（叶虎堯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曉曉急也瘏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渠消反）
譙譙憔悴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
○予維音曉曉（叶虎堯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渠消反）

然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
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
鍵至而從校之士豈能不解體哉今觀此詩固足以
見周公之心而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爲之
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
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
聖人之從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
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天下定四國既安敬不一爲止矣管蔡挾武王之心即天地之心也
而四國疑有不正者焉正之使正也既已正之不正也既已定之
正之定之皆我之助也助者不足以動我之志也一人天下卻向之
者不足以動我之志也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正者復反於正安於
定者復反於定

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逆雖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
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放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公以問王室得罪於
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
聖人之從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

民歸武王民牽脫於心即天地之心也
隨周矣殺民反則何好一我私王
反累得東徵則危殆有不可勝言者周公爲
萃成王又助苟無所
免矣是知舜爲象計使
爲文武天下計不得不
得引此次明聖人處
舜也據錫瓚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

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錡巨宜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吡本音毗作咨詆吡也 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也

賦也銎曲柄曰斧錡釜屬缺破也吡咨詆也道行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在孟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叶居何反

賦也銎音邛錡音奇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休美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叶七逮反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娶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
之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娶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
之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匪我思且 且子邪反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遘古豆反 踐慈演反

匪我思且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遘
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
則不過即此舊柯之法耳得其新柯之法則亦不過即此見
我東之時妻而有婇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匪我思且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遘
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
則不過即此舊柯之法耳得其新柯之法則亦不過即此見
我東之時妻而有婇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日[illegible]少周公之易去聲深喜之之詞也伐柯事之小者若不如有小夫而憂其周公未見而歎之之深見而幸之之切如此辭長無非可喜者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氏曰伐柯非難事也然必須媒妁之言若在遠而不可以親睹之然若亦非難事也然必須媒妁之言若在遠而不可以親睹之然若亦非難事也然必須媒妁之言若在遠而不可以親睹之然若亦

公之試足以動乎天而能乎人被亂不
能發亂而反乎治地其功不能大戡
狼疐其尾 音胡 其胡載疐 音致下同 公孫碩膚赤
音昔 几几
興也跋躓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矣老狼
有胡進而躓其胡則退而跲其尾載則反躓跲也前倒跲
躓也後倒語相
一卻首至地則尾疐至地公
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詩
大雅 氏曰舄
上聲
下同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此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
未釋之曰沛地其功不能大戡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 去聲
公之盛已也要要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
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 瑕玷也
白圭平之義理本無之說當虎反
亦不毀譽而失守
是謂不失其常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前章言其聲實之不副後章言其德容之不稱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
然得而畜之矣大羹玄酒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
之是以亦得諠而食之語本作情凡有欲之類莫不
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
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
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爲戚周公遠則
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
其致一也此又兼上二章言之不瑕猶曰不玷不缺
公之處已也

後學番陽朱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茂中　增釋

小雅二十篇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必列反輯錄鄭氏曰小雅大雅同室居西都之時自文王至于幽王之間也。孔穎達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篇自文王至于幽王之間也。大雅六篇小雅十二篇皆周公制禮之後所作也。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燕也。二雅。工設反鄭玄曰會謂王四時大朝諸侯及其臣下燕謂飲酒也。晉義見前。其篇皆工人四人瞽四人。瞽音古。工人瞽人皆掌樂者。瞽主吹奏。工人主歌。瞽音鼓。工人音公。瞽人

之恩心燕飲酬酢則民日趨於厚矣君有嘉賓而共食以與其中故下文但見作樂奉
燕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箋燕乎安也安樂人之好我謂親
附己也示我周行謂教己以善道也 疏燕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正義曰此
言燕樂嘉賓之事燕乎安樂人之好我而親附己示我以善道謂教己以善事故
己亦以善事報之 傳興也 箋興者喻己之於賓客以恩接之則其心
歡樂而盡忠矣 疏傳興也○正義曰興者喻己之於賓客以恩接之則其心歡樂而盡忠
矣 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 箋私惠小恩也君子之於賓客以道接之
則其心歡樂而盡忠矣以小恩接之則其心苟合而已又可以小恩留之乎 疏以私惠
爲德而自留矣○正義曰此言君子之於賓客以大道示我則是以德接之以小恩接之
則是以私惠爲德而自留之矣 君子不自留焉 箋君子謂賢人也賢人以大道
接己己亦以大道示之不以小恩留之 疏君子不自留焉○正義曰君子謂賢人也賢
人以大道示我則是以德接之以小恩接之則是以私惠爲德而自留之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
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箋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音耽
下同 疏我有嘉賓鼓瑟鼓琴○正義曰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
以敖 箋敖遊也 疏我有旨酒以燕以敖○正義曰敖遊也○箋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疏箋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正義曰言安樂其
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以致其慤勤之享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箋慤
猶誠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疏以致其慤勤之享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正義曰慤
猶誠也○箋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
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
鼓瑟鼓琴 箋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音耽 我有旨酒以燕 箋燕樂嘉賓之
心 疏我有旨酒以燕○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
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
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箋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
恌偷也 疏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正義曰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恌偷也
君子是則是傚 箋則傚皆法也 疏君子是則是傚○正義曰則傚皆法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箋式用也 疏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正義曰式用也
燕樂嘉賓之心 疏燕樂嘉賓之心○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
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箋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音耽 我有旨酒以燕
箋燕樂嘉賓之心 疏我有旨酒以燕○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
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箋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
箋恌偷也 疏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正義曰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恌偷也
君子是則是傚 箋則傚皆法也 疏君子是則是傚○正義曰則傚皆法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箋式用也 疏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正義曰式用也
燕樂嘉賓之心 疏燕樂嘉賓之心○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
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箋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音耽 我有旨酒以燕
箋燕樂嘉賓之心 疏我有旨酒以燕○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
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箋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
箋恌偷也 疏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正義曰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恌偷也
君子是則是傚 箋則傚皆法也 疏君子是則是傚○正義曰則傚皆法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箋式用也 疏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正義曰式用也
燕樂嘉賓之心 疏燕樂嘉賓之心○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

薛君章句 自薛君以下至末皆周行之義 周行大道也 箋周行至道也 疏周行大道也○箋周行至道也○正義曰周行至道也 興也 箋興者喻己之於賓客以恩接之則其心歡樂而盡忠矣 疏興也○正義曰興者喻己之於賓客以恩接之則其心歡樂而盡忠矣 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 箋私惠小恩也君子之於賓客以道接之則其心歡樂而盡忠矣以小恩接之則其心苟合而已又可以小恩留之乎 疏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正義曰此言君子之於賓客以大道示我則是以德接之以小恩接之則是以私惠爲德而自留之矣 君子不自留焉 箋君子謂賢人也賢人以大道示之不以小恩留之 疏君子不自留焉○正義曰君子謂賢人也賢人以大道示我則是以德接之以小恩接之則是以私惠爲德而自留之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箋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音耽 我有旨酒以燕 箋燕樂嘉賓之心 疏我有旨酒以燕○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箋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疏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正義曰芩草名堂如釵股葉如竹夢生澤中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箋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 箋恌偷也 疏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正義曰德音美譽也孔甚昭明也視民不恌恌偷也 君子是則是傚 箋則傚皆法也 疏君子是則是傚○正義曰則傚皆法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箋式用也 疏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正義曰式用也 燕樂嘉賓之心 疏燕樂嘉賓之心○正義曰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即請此也 箋皇皇者華美貌

記言大學始教胥雅棘三亦謂此三詩也凡入大學必先習此三詩棘棘音急雅音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去聲飛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輯錄通釋引饗禮大夫學必先習此三詩棘棘急也雅下也凡上

從來靣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特其勞苦而自歸哉
亦愛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愛甚則
憂深自傷則怨矣歸歟謝氏曰忠孝不爾自傷此先王
所以深探人情之所難言之而切中情矣之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叶滿補反

興也杞枸音苟櫹也計也此兩章乃言所以懷歸之故二
鵻隼也翩翩飛貌公義發言私恩而私恩乃所以重公義
名也詳載氏曰本草云名曰人杞西王母杞根枸杞
五尺作叢詩仲有三杞此其證也靡盬不息也遑暇也
謝氏曰南山有杞北山言杞其杞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葉
苞杞也將養也

○駕彼四駱載驟駱音洛驟仕救反
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興也駱白馬黑鬣驟疾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去聲父母之情而
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去聲之
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此章專言私恩不及
公義蓋重而反輕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杞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父至尊也母至親也君恩所起而義重於親然
義有不必言矣言父之親則知父之尊矣言母之愛則知父之
愛也愛則必孝非仁隨忠於君者必真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
兩立故其勞於將歸之時如此則韋其勤於將歸之後可知
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敬致其力於公義則當
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盡於私義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
者之勞於王事故臣所以必盡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
者固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解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一章二章言懷歸則將父母之意三章四章言將父母之
心之所懷每章又言曰豈不懷歸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駪駪衆多莘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
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恩達
下情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即所謂征夫
之情每章又言曰則遣使臣之意亦無不盡矣
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言皆有之也此既然之

征夫則其所懷忠常若有所不及矣箋之躯無忠節之心無忠節
不忘救君以悵於人助無以為貝謹亦因以為戒箋小
然記反顧皆相問也設以為貝謹亦因以為戒箋小
日即後子所謂無忠臣之意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
若教使臣之意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
亦可見矣有自足之心則非臣道之當然故首章即
以戒之也輯錄謝頤曰每事有所不及也然不自足者皆由
而思之則必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自足者皆由
曰征夫則不肯使臣以此心其曷亦此心也推此心以
在外則諸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而欲其無不
宜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為其憂者又惟恐無以為陛下之時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洵也周爰咨諏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
賦也如濡濕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
驅馳由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洵也周爰咨諏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
賦也如濡濕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
驅馳由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
白以每陸藥及故度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
也輯錄一字程子曰咨諏字詳而意急諮於大輯錄精而
意緩諏者事也有是心而不必其遍也若正以耳目不
通下情為之使有耳目不容訪以副君意或有耳目
語以訴訪其事也諏度之意度有禮貌之意
畫之意度有禮貌之意
○我馬維駰六轡如絲叶新兹反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叶莫悲反
賦也如絲調忍音柔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
韻聲下章放此
○我馬維駱六轡沃沃為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
咨度待洛反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猜謀也○我馬維駱六轡如濡洵也度猜謀
賦也陰白雜毛曰駱黑鬣白身曰雖雜毛者今名泥驄
均調也詢猶度也有之以戒之曰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原平野隰濕下也
駪駪所臻反征夫每懷靡及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教使臣此詩說於出使之時遣之也言其用心則曰懷則其說已見下同前篇後乃移以他用也然或
本為其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或
孫程子所謂君教使至曰每懷艾諏諮度詢必咨於周詢不拜教此
輯錄附錄註下必忠信訊問謀議傳異於忠信之人
方叔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其臣欲將
其君之德必考賢以自助故臣能忠諫君矣君有不善
而能正君者也皇華遣使以博采為主
其勞曰君之使臣有道以博聞是必
君之尊於其臣如此然私通外交
君臣一志不能不疑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當懷之華郭五名不離華華光也
興也常棣之華鄂五名不離華華光也今之人莫如兄弟詩禮
興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然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

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發者豈不韡韡乎死喪之威
則莫如兄弟者乎鍾惺曰說不取義但以兄弟比興莫如兄弟一句為大旨故篇首發之○程大昌曰鄂然言外發也曉然言外發也曉然與鄂然同但以語相呼而為興也漢人言樂世之以也漢如此之以也兄弟謂之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於反懷戶乖反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威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
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此兄弟謂兄弟於此人莫如兄弟於此何見此詩蓋周公既誅管
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開導之重為言
其志切其情哀乃處上聲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兵革
闐音田之則已垂涕泣而道去聲之者鄭玉曰朱子引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適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未必有詩未嘗鶺鴒四牡皆詞急切意若南陔白華之篇則平緩不迫也
況兄弟急難之變故可謂語意皆同矣
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設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
不足信畢此自相矛盾石林葉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營救急難開闢之事為言然兄弟
之間人或以為閒反而後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甸反永
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
長歎也況茂兄弟有
盡故特言之
○脊井亦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吐旦反每有良朋
況也永歎吐甸反

雖有良朋不過為云于之助耳終不如兄弟之親也
此與陳相似
○兄弟鬩況伐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閱反每有良
朋烝之承也無戎我吐而反也
賦也鬩鬩很也很繫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
一設有不善鬩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
一良朋豈能有所助乎莫如兄弟又富辰曰兄弟雖有

小變不孫變親左傳唐公二十四年注曰孫遜也○
謂宴樂則人發其有不可藏者將此去天理又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
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
也天理謂理形於患難之際人欲謂氣發於宴安之時故
其序如此至此而漓矣○人欲易盛於宴安之時故
宜爾室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
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
也天理謂理形於患難之際人欲謂氣發於宴安之時故
其序如此至此而漓矣○人欲易盛於宴安之時故
宜爾室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

儐友實斁爾邊豆飲酒之飫。於憲反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飫者兄弟無故而設燕
兄之慕父母也。真誠相孚或謂相慕也。不見其
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輯錄謝氏曰此章
言兄弟既和樂而不可離若自見其不和樂則所謂

儐友實斁爾邊豆飲酒之飫。於憲反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飫者兄弟無故而設燕
兄之慕父母也。真誠相孚或謂相慕也。不見其
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輯錄謝氏曰此章
言兄弟既和樂而不可離若自見其不和樂則所謂

樂且孺音洛且孺
賦也會合也。會音膾小合曰旅○言妻
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矣
樂且孺音洛且孺
賦也會合也。會音膾小合曰旅○言妻
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矣

樂爾妻帑音奴帑同子宜爾室家者兄弟
賦也帑同子宜爾室家者兄弟翕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孺也

翕許及反和合也○宜爾室家樂且湛
翕許及反和合也○宜爾室家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且湛
賦也湛樂之久也○宜爾室家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宜爾室家樂且湛
賦也湛樂之久也○宜爾室家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

發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疏路人反
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戒又極言兄
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
意死生自說具吉凶苦樂自說翕言兄弟之間有
死者有生者則生而樂者亦不得以全其樂
矣辛章文中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
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曰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喪之遠
患雖相救恤而終言喪亂平後兄弟之恩乃
有時而不相須之意辛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通
於人情以考之則凡人朋友之間有急難者皆兄弟
救之而兄弟之急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又皆
兄弟之所獨盡故言兄弟者凡八章唯卒章單言人情之
樂朋友之厚重者蓋兄弟天倫朋友則擇而後得
者難之意也詩凡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鳴聲相視貌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故言伐木者必有幽谷喬木是雖鳥猶然相應和而況於人乎人而不求友生則神必聽之而與之和且平矣

可無友也人能篤於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豈有不和且平矣之理孔子所謂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許許眾也藇美也羜羊子牡雄也○伐木許許而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則父之責我不親矣於粲洒掃而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舅之責我不親矣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

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也愆戾反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
時我暇叶後今反
五反矣飲此湑矣

興也行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僚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輯睦通釋曰
衆賓風勞之詞行葦詩篇同意○朱傳頌爷斯干指而不
洞耳乾餱食之薄者也乾音干餱音侯
豆注謂醋之以為豆實
蹲蹲舞貌舞我者我湑之也酤我者我舞之也語皆倒
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德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
或但以乾餱之所以至於失德有愆耳故迨及

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失德見前
矣及若相與深結之友
特言細民之利欲耳民之利欲以喻君子之失德而已
前章說言其重於無德而後有不及之義
故遂發精義之端
所謂則安德之
我酤我發我舞
欲何所紊哉
如此何以萬全而後及之遑哉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首章言求友二章三章言求友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蓋首章之求友
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此
文之意主求友之道無他飲食燕樂而已卿大夫
之際交相與也一篇反覆發明飲無所不至此卿
之道也此古人所以深交通而全天倫也此章言其福之盛大而又懼其
命而用休焉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
林慮件語意正如此此章
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焉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

詩疏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定爾之自天申之
經緯其文曰詩歌於廣庭之歷以答前詩嘉樂歌
君之詩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陵大阜曰陵皆高大
之意者慶源輔氏曰山阜岡陵皆高大之稱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
量也山之高川之大者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不窮盛之意故用以
為喻焉○吉甫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此頌禱之辭也蓋君之心無已君之福祿亦無已故為臣者以其受君之心無已也
為喻天志是用孝享葉叶虛良反禴羊若反論胡困反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弔至也詒遺也

○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日用飲食而已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道賡續也
賦也言其賡續無偽猶以賜爾之福而不絕爾之德也

○罄無不宜受福不那

罄盡也那多也

○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遍為爾德

賦也吊至也質成也猶言德之成就也

○爾俾彌爾性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朔皆正而圓古鄧反騫虧也月上弦而漸盈日始出而就明皆漸進之象
承繼也言爾壽如此而又繼之以長茂也

○吉甫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矣神之吊矣詒爾多福矣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已
群黎百姓徧為爾德矣爾俾爾性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頌禱之辭也蓋君之心無已君之福祿亦無已故為臣者以其受君之心無已也
為喻焉○吉甫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陵大阜曰陵皆高大之稱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
量也山之高川之大者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不窮盛之意故用以為喻焉○
吉甫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陵大阜曰陵皆高大之稱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
量也山之高川之大者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不窮盛之意故用以為喻焉○
吉甫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陵大阜曰陵皆高大之稱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
量也山之高川之大者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不窮盛之意故用以為喻焉○

長沈謂有加而無已也歐陽子曰此等詩多引忠臣孝子不盡之意則意足而辭約故未章歸結其文長之意此章學言又長之意末章學治又長之意蓋一章重一章一章深一章盛大悲久反覆詠歎而繼之情文備至讀之使人懷感悱惻而不能已也歐陽氏曰盛大而不流文長之意悲而不傷此詩之所以為正歟

天保六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言天降之福三章撫四章五章言祖考之德六章極其形容發揮之而此詩之義盡矣

考降之福孔皆爾純嘏爾常于爾百辟享于天子

考降之福孔皆爾純嘏爾常于爾百辟享于天子

考降之福孔皆爾純嘏爾常于爾百辟享于天子

苟之不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在道之危而家為重此章因家為重而身輕是皆所以致之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爾雅云常棣棠也路車也
興也爾猶盛貌維何維常棣也路車也
君子謂將帥也
將帥乃是卿士所乘
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興與興何彼襛矣同例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興也爾猶盛貌維何維常棣也路車也
君子謂將帥也
將帥乃是卿士所乘
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興與興何彼襛矣同例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興也觥角貌觩音求柔和也交相接也敖傲也
興與興何彼襛矣同例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興也觥角貌觩音求柔和也交相接也敖傲也
哀此鰥寡宜岸宜獄
岸訟也獄亦訟也
哀此鰥寡宜岸宜獄
岸訟也獄亦訟也
○翩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翩疾貌騤音葵腓隱也
翩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翩疾貌騤音葵腓隱也
四牡孔阜六轡沃若
阜大也沃若猶言如流也
四牡孔阜六轡沃若
阜大也沃若猶言如流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
之子指將帥選具也囂囂衆口聲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
之子指將帥選具也囂囂衆口聲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駪所臻反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駪所臻反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旟旐皆軍中之旗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旟旐皆軍中之旗
載驟駸駸載飢載渴我心傷悲
駸駸馬行疾貌
載驟駸駸載飢載渴我心傷悲
駸駸馬行疾貌

如此後凡此評則皆以最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補反矣召彼旟叶羊朱反矣建旐設
旄夫謂之載叶子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牧郊外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音旋之詩追言其始受命於天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設此旟音餘斯胡不旆旆叶蒲妹反憂心悄悄叶七消反僕夫況瘁叶疾醉反矣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寧夏等處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旌注旄於旗干之首曰旆集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舊說在民曰將言其來設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設旐之事見毛氏曰龜蛇之圖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蟋蟋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釋訓見言勝之也○東夷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儀氣象始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發則不輕藏雙則不易其所以謂本曲禮云遇有喪者變主右前後亦然有司各司其局鄭氏曰其局者官分也常右車右也常者常在右者也前後亦然不詔詔告也各司其局者官分也則士無失伍以攻戰為先也之處以備勝負發揚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于付雪反載渴載
載叶子代反途叶同都反

賦也黍稷二穀皆夏秋之交華時也雨于付雪反載渴載載叶子代反途叶同都反載渴載載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述其往時憂雨之心以勞之也夫子之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蟋蟋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釋訓見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儀氣象始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發則不輕藏雙則不易其所以謂本曲禮云遇有喪者變主右前後亦然有司各司其局鄭氏曰其局者官分也常右車右也常者常在右者也前後亦然不詔詔告也各司其局者官分也則士無失伍以攻戰為先也之處以備勝負發揚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于付雪反載渴載
載叶子代反途叶同都反

我往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徐凍葬而泥塗也東萊呂氏曰簡書戒命也

脾隰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告之詞也（段玉裁說見左氏傳杜預注云簡策也王氏引古者無紙書於簡策之間）○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出其來則還之時道路之間）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音六長貌莪蒿皆菜名似艾而白可食）哀我征夫（哀憐也）

詩之所謂采葛采蕭采艾（皆草名）者皆非其物而取興焉此詩亦然西戎獨言平獫允（音玁）之故而不及其他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彭彭（車行聲也）三十之車（三十乘也）

旂旐央央（旂旐皆畫龍交龍為旂通帛為旐央央鮮明貌）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朔北方也）

赫赫南仲（赫赫顯盛貌南仲文王之臣）玁狁于襄（襄除也）

王事多難（多難言不一事）維其棘矣（棘急也）

我出我車（出其來則還之時道路之間）于彼牧矣（牧郊外也）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王命我城朔方）

召彼僕夫（召呼也僕夫御車者）謂之載矣（載事也）

王事多難（多難言不一事）不遑啓居（遑暇啓跪也居安也）

僕夫況瘁（況益瘁病也）

采薇采薇薄言采之（薄言辭之助）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卉草總名萋萋盛貌）倉庚喈喈（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

采蘩祁祁（祁祁衆多也）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薄言辭之助）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旄旗竿頭有牛尾者）

彼旟旐斯（旟旐皆畫龍交龍為旂通帛為旐）胡不旆旆（旆旆旗飾垂貌）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事多難不遑啓處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杕音大計反）

王事靡盬（盬音古）憂我父母

檀車幝幝（幝音單）四牡痯痯（痯音古）

征夫不遑（不暇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湑音胥）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女心傷悲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雷聲也）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何斯違斯猶言於此於彼）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振信厚貌）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

何斯違斯莫敢或息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

何斯違斯莫敢或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特也杜子謂莊成之又明年中春如至則此時三四章之時三四章遲遲而春至矣若三章言采杞則春已莫矣莫而不歸則事益久矣故曰一章言春未至特為當至矣若三章言采杞則春已莫矣莫而不歸則事益久矣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其生家相情義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滿反 檀車幝幝 天善反 四牡痯痯 古顯反叶古特反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幝幝敝貌痯痯言皮毳敝而不鮮明也 杞枸杞也亦春生夏秋三五天作叢春可作羹禹餘糧古名 登山以采杞興王事靡盬而憂我父母之辭也 叶滿反 檀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言皮毳敝而不鮮明也 征夫遠行而不相將也

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 杞枸杞也亦春生夏秋三五天作叢春可作羹禹餘糧古名 檀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言皮毳敝而不鮮明也 征夫遠行而不相將也

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之憂也 此以王事靡盬之勞而念其非獨以生家之情而已 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輝遍反 韓曰兆也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三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并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毛公爲南陔之什魚麗之什崇丘六月之亭爲南陔之笙詩也魚麗不合於朱子定爲白華之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詳見鄉飲酒禮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十四詩之中但有名耳歟陔不知譜類也堅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堅有譜而無詞今之歌也有詞存其譜而闕聲者亦多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三歎有遺音者蓋無幾焉況此詩之譜詞俱亡而欲以意揣之其不足信也）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蓋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補焉如投壺鼓薛鼓之節而亡其數（投壺禮曰薛鼓二十有五籌）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孔者也）魴魚（扁同）鱨（常黃反）魚（俗加旁）小而有力解下章飛揚也（揚字本作鍚以其同聲故曰揚今黃頰魚是也似鯰頭而扁口骨硬鱗細肉肥味美孔疏以魚字爲句絕）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鱨（同上）鯊（音沙）也（一名鰐魚似鮎而大口細鱗有須背上兩鰭有刺）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鯉（同上）鮪（于鬼反）也（一名鱣魚似鮎而大口細鱗有須背上有甲骨黃黑色）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興也鰋（音晏）也（一名鮠魚似鮎而小口無鱗有須）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鯊（音沙）也（一名鰷魚似鮎而小口細鱗有須）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鰷（音條）也（一名白鰷魚狹而長色如銀）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鯈（音條）也（一名白鯈魚似鰷而短）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興也鰕（音遐）也（一名赤鰕魚似鯉而小）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鯉（音里）也（一名赤鯉魚似鯽而長）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鯽（音即）也（一名鮒魚）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魴（音房）也（一名魴魚廣而薄鱗細肉肥美）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興也鱨（音昌）也（一名黃顙魚似鮎而小）

魚麗于罶魴鱨（音昌）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鰋（音偃）也（一名鮠魚似鮎而小口無

賦也

○物其多矣維其時 叶上聲疾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 叶上聲匹反矣

物其有 叶羽已反矣維其時 叶上聲疾反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謹有則患其不察有而能時言曲全也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有而能謹有而能時言曲全也齊魯閒謂美曰嘉有即是嘗有則無一不具而多不必謹言所而且時而嘉而又謹言所而且時而嘉而又謹者所許氏曰物雖盛多王當有以適萬其時無後多之嘉所謂時看不爭為用之之時也埼崎閒家備物內

魚麗六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此詩用言多旨嘉而不章多旨嘉言之意

賦也魚麗麗于罶魚名罶曲梁寡婦之笱也南山有臺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而意以通言語而樂器以和聲以節之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魚麗于罶魚必偶君子有酒則必與賓友共之而不獨樂也

魚麗于罶魴鱨

興也魴魚名鱨魚名魴鱨必取以為俎實故以興君子之有酒旨且多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興也赬赤色魚勞則尾赤王室如燬言其憂勞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興也雖雖然如燬父母孔邇言雖憂勞而不敢遠父母也

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有富也

魚麗于罶魴鱧

興也鱧黑魚

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

魚麗于罶魴鱨

興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

賦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

賦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

賦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興也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烝然衆語聲罩罩罩之多也式燕以樂言燕樂之時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興也汕汕樂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

興也樛木下垂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將之

興也將大也

福祿將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成之

興也成就也

福祿成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綏之

興也綏安也

福祿綏之

興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將之

興也

福祿將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成之

興也

福祿成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綏之

興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將之

興也

福祿將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成之

興也

福祿成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綏之

興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將之

興也

福祿將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成之

興也

福祿成之君子有酒嘉賓福祿綏之

興也

裸采下章而發實起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主人平福而喜賓之德之意為興

○翩翩者雛之羽反叶音戶烝然來之叶力反下章同思語辭也又況也下章同思若子有酒思若子有殽式燕又喜叶許既之後叶下五反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但以思字語辭為興思若子有酒既以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四章章四句

則所次樂之意以樂已主人平福而喜賓之德之意以勸助之

說見魚藻麗

崇丘

說見魚藻麗

南山有臺叶田之反北山有萊叶陵音之反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音胎須即莎草也陸疏本草曰莎名香附子萊草名藜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滂古反

興也杞樹如杞一名枸骨民之父母謂能為邦家之光又為邦家之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安而民之心益切而抵益上矣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枸杞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直略反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秋冬之交八月熟亦名木蜜陸疏本草曰木蜜生南山谷中諸處皆可噉亦可釀食如飴其子一名枳椇生南山谷中諸處皆可噉亦可釀食如飴其

公子晉自曉妃之亂（訓紙前公子晉事）
晉懋公漢紀懋公第六
選之類（孫執升曰選注曰選數也）
劉見左傳故以宜兄宜弟美之（孫執升曰諸侯相朝之禮君子不見其美之極者也）
亦所以警戒之也（孫執升曰警戒之極者也）
○箋彼潚淚（如同反）既見君子條音蕭沖（如字）
雨也潚潚盛貌陽日晞乾（晞音希厭於）也（厭於饜足）
○箋彼潚淚喻小人群聚沖沖盛貌和樂（胡臥反）
饒而憂者也（孫執升曰憂字恐當作反

是汉诗之比拟承欽酒也叶韵
今始燕私曰莫不令德也言
始燕之诸侯皆有令德也
○其桐其椅叶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椅梓屬也令儀言醉而不失其威儀也桐梓茶下章起興若無義但取明信實宜高剛德和樂貫易調乎桑德故前章以梧桐興威儀之盛云然頌得之至若令德令儀則互文耳見一德則有足義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鄭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焉曹氏曰前兩章言厥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也以王府實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分去聲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天子之物不以公器與人也中心既之意也
其還也以王府實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天子之物不以公器與人也中心既之意也
出於私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錢帛暮賚戎者
出於私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錢帛暮賚戎者
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屯音肫
功臣解體至有印刓刓五官反刓

與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漢食貨志五貝爲朋者大貝小貝以上各二種爲朋不成貝也小貝不爲朋今俗此言五貝孔氏曰舜因經傳之言有五種之貝爲一朋也錫我百朋者其中以相與爲朋非錫不足以致我心之好德如常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錫百朋不足以致我心之好德如常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沉載浮楊木爲舟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浮載沉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載沉載浮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浮載沉不緊末有定止○潛確類書黃氏曰言舟說載沉載浮載沉載浮者即楊之舟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載猶載馳載驅之類輯睦也君子謂王也休美也王能親睦其臣則其臣美之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可知此安定其臣而心不定

言之

王命於是出師者以徵玉命於是出征以正王

甫田之什

采芑

采芑采芑音起芑音杞薄言采之薄言采之薄言語辭采之也

于彼新田于彼新田于往也于此菑田于此菑田耕二歲曰菑

耘耘耨去草也

耘耘耨去草也

方叔涖止涖臨也方叔周宣王卿士也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試之也

方叔率止率將也

方叔率止率將也

約軧錯衡約束也軧車軾前也錯衡文衡也

八鸞玱玱八鸞玱玱鸞鈴也玱玱鸞聲

服其命服其命服其命

而曰四騶則其色又純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
而皆中去聲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羅氏云以馬言
王大閱之節而文勢如此之意甚妙合車不順而令也比物四矢閱之
儀盡其車馬之驍捷也
備矣一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日也
道不徐不疾盡合而止又見其應去聲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解服引還則旋解旋成即日
引還則旋事故疾速旋解而事不失其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六征
欲其有以敵王所憚而佐天子耳四騶即四牡也刺上車視馬通釋曰六月之中即成我
服即常服也刺宣王不圖而已以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去聲其式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玁狁匈奴貌膚大公功嚴威莫敢
敵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膚大公功嚴威莫敢
也其與從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
皆嚴敬以共去聲武事
武謂王國之武以定其
武謂王不敢自恣則不敢自恣則不敢不嚴敬以共武事矣車馬
之設適其宜宜王之中則車馬不可以不嚴敬也解順曰車馬之設適其宜宜王之中則車馬不可以不
嚴敬矣不嚴敬則車馬不可以不
整齊也整齊貌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南為
于逵陽織皮文為章白旆央央去聲及方至
天以先啓行叶于
御版

歩卒七百人○言靈狡不自慶音洛量深入窮
是以建此旌旗逢鉞進聲其罪而致討焉音旨
律而臧錢氏曰錢白之一十八作
也馬注則之其功可必矣然且不以險壘而忘
為毛和鸞雝致討則是以增王
戒而旌旗鉞戈皆飾以羽毛
必勝矣此章見其能明法律以為王者之師
討所當
○戎車既安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
信且閑叶胡田反如軒音掀
邦家憲叶許建反
賦也軽車之屬而前也舒重
親之如軽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
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南為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即今太原府陽曲縣清山西）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去聲）也憲法也非文無以威敵武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上章整齊之罪則殄滅之功不爲遲此則車馬整飭如此雖則殄滅之功如此而不爲遲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友反）飲御諸友（叶羽已反）炰鱉膾鯉（炰白交反鱉甫滅反）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已反）

賦也祉福御進（鎬戶老反）也燕安也喜樂也鎬周武王所都在今西京畿之內（大義之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來歸自鎬而行永久之道（此言吉甫能以德自將而燕安於鎬此章見其能勤人心以禦侮也）炰毛炙也鱉甫滅反膾切肉也鯉魚名（非洵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侯維也誰何之辭（胡可反）也（謝氏曰蒙魯而卜錯雜介胄分爲兩途愚謂試夫名將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式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言吉甫於羣下之德未言吉甫於羣臣之德必兼之以德此言吉甫之燕樂有白汁魚肥可生食（此言吉甫能以德自將而燕安於鎬此章見其能勤人心以禦侮也）炰毛炙也鱉甫滅反膾切肉也鯉魚名（非洵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侯維也誰何之辭（胡可反）也（謝氏曰蒙魯而卜錯雜介胄分爲兩途愚謂試夫名將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式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言吉甫於羣下之德未言吉甫於羣臣之德必兼之以德此言吉甫之燕樂有白汁魚肥可生食

寺依農五人獲及五人共二十五人皆乘

以告女車皆負車

車次數輜重將車

實有此數也王氏

箋詩人但極其師衆

盛而籍之耳師衆

毅且練也曰師衆

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顛赤貌簟

以方文竹簟爲車

樊音煩有纓也鉤者馬頷之飾也樊馬大帶纓鞅

也鄭氏曰金路鉤樊及鞅皆以五采罽飾之

傳訓攻駕及車路也又五路惟金路有鉤

駕氏曰金路乘玉飾衡軛及鉤樊纓皆

同姓而方叔元老

孔氏曰方叔不乘

有瑲蔡箋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詩言方叔

因前富時之事而

實有同但馬證采芑

用已前之所

事爲起語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新田在

如此語正相應又遂言其車

數且練以見軍容

車馬如此又以見軍容之盛

約軧錯衡八鸞瑲瑲

約束軧轅也以皮纏束兵車之

軧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瑲瑲聲也

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

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

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之盛

先言車馬推之盛

服如此則敵不足

羣飛戾天者鳥鴈之屬

所以興軍容之盛

武疾不親戎服車和驂非戰

馬自龍制路故詩人

已被如此說則方叔

○毳充芮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旅

興也隼鶻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鐃音饒

也鼓以節人進退陳列人甲而言

則師旅通謂之鉦而節

以動人鉦鼓各有人而言

鉦人伐鼓互文也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音烟叶於中反振旅闐闐音田叶徒年反

興也隼鶻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鐃音饒

也鼓以節人進退陳列人甲而言

鉦人伐鼓互文也

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

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

言戰罷而止其衆怒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是也

也此則初戰在前貴公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

入則尊老在前貴貴法

[illegible]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軍飛矣天而亦
集於所止以與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也○張載曰軍政以出師衆之盛誇之使退敵之使退亦
也有矣天集止之意也士卒無而皆軍律肅而齊會
載始終此
章協見
○蠢尺允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音信獲醜由反戎車嘽嘽昌單反徒干反嘽嘽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叶韻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
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方叔元老專職之稱既帥師出征又能執訊獲醜由反
于曰出師之道師在出入乃得吉也嘽嘽衆多貌
煇煇盛也霆疾雷也霆音庭
煇煇音軍
方叔蓋當宣王之時有功於北
[illegible]

伐之功者是以變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此章敘
又述宿將謀慮之勇而見勝之效又言
師旅之盛大將威之重而見勝之效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章四句三章章六句
興也芑菜名可食生於下濕之地其莖白其葉似苦
苣而細滑周室東遷鄭有其地焉○興也芑菜名可食生於下濕之地其莖白其葉似苦苣而細滑周室東遷鄭有其地焉○興也芑菜名可食生於下濕之地其莖白其葉似苦苣而細滑周室東遷鄭有其地焉
賦也方叔蓋宣王之時有功於北方而受命南征
者也故其詩言其軍實之盛而其車徒之衆如此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同龍反駕言徂東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則不然但見其車馬之
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
次朝言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
[illegible]

[illegible]奇於推東秋[illegible]六武之境音
京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illegible]此
次美之言車況言將往東都者也○張載曰軍政以出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張載曰軍政以出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illegible]門社龍則自君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假之時而四牡沈實於路行之日則可以駕言
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
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車既攻則堅
[illegible]北所以求上章而言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
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
內故往田也[illegible]於諸侯[illegible]
[illegible]之地共田獵[illegible]
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
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狩獵也敖地名也囂囂衆聲也
名也囂囂數也[illegible]衆聲囂囂數車徒者其聲囂囂然衆盛也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
靜治也教近榮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車
以獵也[illegible]
[illegible]次待會同畢而田獵也[illegible]
[illegible]陽而貫組之肩[illegible]

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乎其會同于第也布綴也及其會同于第也布綴也其會同于第也布綴也其會同于第也布綴也

其北有水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然○盈
盈滿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會均也不忘本也輯睦夏官校人掌馬祖乃禱之祭馬祖先
馬祖天駟房星也龍馬祖也龍旗畫龍而通帛爲旗周禮曰常祭在春先牲而後祭
馬牲謂所殺以祭者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會均也校人掌王馬之政
馬祖而禱之
事畢而酒
曰是因此而
之勢者
者須予
常之
以五章章八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事恒事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許
既伯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許
四牡孔阜特反
四牡孔阜特反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芭
之神也亦因四時田獵而講武事以威不虞天馬也南星曰左右執法主伐
賦也戊剛日也
賦也戊剛日也
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音盧
麀鹿麀音憂鹿音盧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麀牝曰
麀鹿麀鹿漸漸叶將廉反
麀鹿麀鹿漸漸叶將廉反
麀鹿麀鹿漸漸叶將廉反

言伐亦六發而一矢中也大也孔氏曰小記言發謀時中之功也大也見其力能引強弓大也
酒名周官五齊六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時酒也齊必計反
相將如今時酒也齊必計反相將而不散○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
酌醴也酌之若反醴王者之禮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三章章四句
四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章攻吉日所以為宴古者何也蓋
宴將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
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
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
足以觀矣輔氏曰三詩車馬也軍實兵器也實音
詩集傳卷十 十八
維彼愚人謂我宦驕叶與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鴻鴈二章以
一于此言鴻鴈而不言之哲知去聲四同二宣示也知者聞
我歌知其出於勞苦而不
而樂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此章安集時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
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待各反
毋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長一丈高五板究終
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
詩集傳卷十 十九

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始謂庶績咸熙必自無曠庶官天工人代之義所以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自此以下至終篇未勞于野自宜其中之深篤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時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者而不知者則反以為閒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音羌反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庭燎之設於門內也鄭特云庭燎之百由爵拘公劭注云庭燎之差天子百公卿十侯伯子男二十古制未聞要以物百枚束之於門內則庶明弦布燭庭燎之大者君子諸侯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旂叶渠希反

賦也艾音又又始也晰晰明小貌始則明盛至此則明小矣旂則畫龍交龍以象天而有鈴者王氏曰光之衰也

夜如何其夜鄉音向也飛星滿天庭燎有輝許亮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旗旗有節也此則加近矣

賦也鄉晨近晨也庭燎有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視其旗則辨色矣鄭氏曰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

庭燎三章章五句 始則未央次則未艾次則鄉晨言之序如此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沔音免又音勉

興也沔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誰之永懷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鴻不宜循渚興公不宜無所歸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竭不遏不渴不竭者致之本盛集揚以興妄亂之不能忘也水方盛而未竭而未止

鴻飛遵渚載起載行叶戶剛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 音圻甫 有子王之爪牙 叶五胡反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號呼之意以喻下文之意以喻而深辭遠刺子南通疏文勇子之業 予王之爪牙 爪牙猶言爪士也 予王之爪牙 爪牙猶言爪士也 予王之爪牙 爪牙猶言爪士也

爲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底至也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號呼之意以喻下文之意以喻而深辭遠刺子南通疏文勇子之業 予王之爪牙 爪牙猶言爪士也 予王之爪牙 爪牙猶言爪士也 予王之爪牙 爪牙猶言爪士也

爲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底至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重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予王之爪士也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言不聊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受

主饔爨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 趙匡曰 踐伐吳有多年

著老而服記者皆遭 魏公子無忌之

老而無兄弟者歸養見史記本傳則古公亭甫
恥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暗告徙戎
使吾親不免新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通釋曰不斥王而山所謂大夫不敢斥王而責司馬汝云不敢斥王也大雅文王蒿傳宣以誡
之意○增集鄒陽張氏曰所者指人之事而言之奉不敢言王之過
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馬說詩人之忠厚也所謂微文刺譏
留客而設其羈於井中也輯說
井中喻急不得去

新父三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思而責之三章思而
悔過之詞經解順司馬所以王之過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霍又音豆葉反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叶音朝又音遙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又音格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叶新又音先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叶息茲反又音先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叶新
又音先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叶新
又音先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貽爾孫謀以燕翼子
武叶

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福至于今未
厭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色主之其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

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也賦也嘉客指賢者所乘也賦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賦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叶新
又音先
賦也言但當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福至于今未
厭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色主之其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貽爾孫謀以燕翼子
武叶
賦也毋猶勿也遐遠也貽留也燕安也翼敬也言
勿但愛金玉而不與賢人相親以留安其子孫之謀
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終其燕樂之維之以永今夕
平聲
留客而設其羈於井中也輯說
井中喻急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霍又音豆葉反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叶音朝又音遙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又音格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叶新
又音先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叶新
又音先
賦也言但當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福至于今未
厭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色主之其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貽爾孫謀以燕翼子
武叶
賦也毋猶勿也遐遠也貽留也燕安也翼敬也言
勿但愛金玉而不與賢人相親以留安其子孫之謀
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終其燕樂之維之以永今夕

不我肯穀 肯穀猶言肯善也 穀善也 ○肯穀猶言肯留也 留之切而不知好學之不我肯穀 肯穀猶言肯留也 留之切而不知好學之
不足慮 慮猶有所思也 言中心無所思慮之留之善而不恤其志
之不得遂也 陳氏第二句見其留之苦 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生芻一束 其人如
玉 毋金玉爾音 而有遠心
賦也 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 於是數其乘白駒入空
谷 東生芻以秣之 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 方言洪纖至此
夫以善馬去 非明智 蓋已遠也 遠音遠 千其不可
易使不能信乎其美如玉矣 遠音遠也 故語去聲之曰毋貴重
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輔氏曰此章則賢
能已也 夫見賢而好之 情不已 且視其音聲以為
音慕之 情不已 且視其音聲以為
親矣 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 故語去聲之曰毋貴重
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輔氏曰此章則賢
能已也 夫見賢而好之 情不已 且視其音聲以為
音慕之 情不已 且視其音聲以為
親矣 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 故語去聲之曰毋貴重

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輔氏曰此章則賢
能已也 夫見賢而好之 情不已 且視其音聲以為
音慕之 情不已 且視其音聲以為
親矣 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 故語去聲之曰毋貴重

相親不和睦而言無以言也其遠(去聲)反
則棄之弟不恭順兄則棄絕之言歸思復
賦也(去聲)(下同)蔓延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福竹力反)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成(音誠)姻(叶於斤反)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叶羊吏反)
賦也當(去聲)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
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
其新而異於故耳此(如此字音)與(相與)不見(如字)收(收拾)棄(棄絕)不思(如字)
(一章)不忍(忍心)焉(於虔反)而不(音否)竟(竟絕)有(有無)之意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自夫以義而其
意雖三章責人以意而求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去聲)民厚委積以為
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去聲)邮六行(去聲下同)
教民(去聲下同)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焉有兄
弟也故教以友焉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焉有
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焉(音因)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
故教以任(去聲)恤(音受)焉(說文曰憂也)(周禮地官鄉師鄭氏注曰保猶任也相
相救之相(去聲)(下同)(周禮秋官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
親五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音周)五州為鄉(鄉牧之相
賙也)故教以恤焉(說文曰憐也)(書曰鰥寡孤獨皆有所養)(周禮地官鄉師之職凡
國之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書曰俊乂在官)(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
以為(去聲)(下同)(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
德行而勤之(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
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
不任不恤之刑焉(去聲)(下同)(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
則殺之弟不恭順兄則棄絕之(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
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書曰)

太公望未必然然恐則善矣張子引之非以北辰證此
特未可詳考
或曰簡當作太元怒也
○仪鐵挑反祖榮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仪鋼也挑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氏謂姜嫄后稷也挑世所為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
南東其畝也此見其宮室之廣大爰於也言其家人戶多相和輯也
○約之閣閣椓陟角之反椓丁角之反叶音託築登白反馮皮冰之反叶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馮依也小雅曰則百堵皆興大而直訓農樓莊也
以高大而直訓農樓莊也
此言其室之制深密之貌實奧室之間未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
西南隅焉奧室之間未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實奧室之間未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胡耕反噦呼會反其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乃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小柱也噦噦猶快快也明則牖故
以快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實奧室之間未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
西南隅焉奧室之間未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實奧室之間未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
氏曰正謂室之制深密之貌言其室之美如此
○下完音丸上管古緩反叶音患乃安斯寢叶于晚反乃
賦也完堅也竹葦曰簟熊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大木也羆似熊而黃白
多力能拔大木也羆似熊而黃白
羆乃與乃占我夢登叶都僧反下同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許鬼反蛇
維虺許鬼反蛇女子之祥
大者長七八尺○視其君安其室君夢兆而有祥況實之乎
章放此

之祥

賦也大人大人卜之貴人也禪緩翔曰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四曰人夢五曰鬼夢六曰物夢其經運用之妙則存乎其人○大音泰下大人同占夢之官也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筮音巫音徒協反○熊氏曰陽物壯盛故為男子之祥也鴻蛇陰物穴處象翳弱隱伏故為夫人之祥也○祥音詳下同

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所為謂禮春官大卜所掌占夢之事也○為于偽反下同

二人史二人掌四人使之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吉凶之所由分也是以先王建官設禹謂禮春官大卜之屬也○禹音紆

正君臣以禮經國家以治人序萬物以利民莫善於禮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載於代反

其泣喤喤華刻反下胡光反

賦也半圭曰璋喤喤見春官典瑞○圭音珪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大聲也帝天子純朱純衣也諸侯黃朱純衣也○純音屯

載衣之裳

賦也士玄端而祭則自家而出門而俟于朝故玄端為士之祭服○俟音巳

載弄之瓦

弄玩也瓦紡塼也○紡音訪塼音專

其泣喤喤

朱芾煌煌

煌煌猶有室有家為若成人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裼音錫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以之反詒音怡罹力智反

賦也裼褓也○褓音保

物恐風俗古今不同順常
線系婦人各一毛擾線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產此
成坎古亦皆有此事
而詩人因指之耳 儀善雅憂也○寢之於祖廟
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褓繈褓說也小兒所
則加衣以繈之女子則
加飾焉即其所常用而已 不復弄之以毛習其所有事
也方子以紡績爲事 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
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
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去聲父母之憂則可
之禮精五飯 五飯未詳或曰婦人治家者也故無攸遂然其正也婦人不
則其正也婦人居中饋人之
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
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正位
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
去聲故有閨門之情而無境外之
志此引
女傳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其宜室家三章至九章頗其處事等類而安寧
大章至九章類漢生男與女而皆賢且順○
鄭箋前民曰先言其
室居而次則言其基址非學而不敎兄弟之
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觀
說又因言室之義室實之義未歟
章則說室之名多義之所由名
也門閒居之高敞馬以觀四
象一者
次北面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去聲下同

荷葉反 何葉反 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也
維繫也養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所
以賦也說動何物也蓋人不如魚之多然所統不如旟所
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算則為
旟則為人之眾故夢人乃是魚
旟音人之旌澤厚實者則魚多而已旟舉則眾隨而
眾矣其夢可占最詳如此說見周禮大司
有成物設為須髯之狀也牛羊魚鳥之屬多已為可占況人
富庶又大可驗而至可喜況人
之占若雖曉暗以人為重則五穀之蕃盛可見矣故夢其魚以初之為豐年
夢之最末詳豈古者卜筮之書故詳之與○曜輝許氏曰此章薛君說詩記其
成而考之詩故以吉祥之事終焉則非豐年之祥也
乃謂魚斯豐年之祥也
田官所是獲也乃謂魚斯以為豐年之祥也
是獲之為統人多今
無羊四章章八句 旟音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賦物以為之說未詳潘潘衆也或曰衆謂人也
野所建統人火爟州里所建統人多 爟音貫州里建爟縣鄙
建鼓鼓以大司馬鄉都載旟蓋人不如魚之多然所統不如旟所
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旟乃是旟則為人
旟音人之旌澤厚實者則魚多而已旟舉則眾隨而
眾矣其夢可占最詳如此說見周禮大司
有成物設為須髯之狀也牛羊魚鳥之屬多已為可占況人
富庶又大可驗而至可喜況人
之占若雖曉暗以人為重則五穀之蕃盛可見矣故夢其魚以初之為豐年
夢之最末詳豈古者卜筮之書故詳之與○曜輝許氏曰此章薛君說詩記其
成而考之詩故以吉祥之事終焉則非豐年之祥也
乃謂魚斯豐年之祥也
田官所是獲也乃謂魚斯以為豐年之祥也
是獲之為統人多今
無羊四章章八句 旟音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維魚矣實維豐年大人占之

鄭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憂心如惔音談不敢戲談國既卒斬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
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
卒八月辛亥子以為讓世卿者即此也○疊公三年世卿者
李氏曰春秋魯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久矣具俱瞻視憯卒
也仁此詩家父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
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
爾瞻矣 補氏曰凡以南山之
而其所為不善使今

心如火燎方寸是非成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
矣 ○ 節次何用而不察哉大抵人不平則有以起下章
則有以起其不平矣 ○ 程子曰君子所以起下章不平也何用不察
蔽賢誤國其禍豈勝言哉 ○ 呂氏曰憂心如擣憂之甚也尤
且不敢而非毀正言其失乃所以為大師地大師尹氏
位冢宰職兼三公所以調和陰陽均平政事其任至重
蓋事已至此師尹在家又則已不能盡其職矣又有不得而不言者
也 ○ 蔡節南山有實其猗 猗於宜反叶居何反 維石巖巖 叶魚咨反 赫赫師尹不
平謂何天方薦 薦再也 瘥 叶倉何反 喪 息浪反 亂弘多民
憯嗟 叶醋反 曾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 ○ 愚云猗
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狀也或以為草木之實
猗猗然皆不甚通 ○ 輔氏曰猗猗二字只是一般意思通則起興之意不通則先生以為滿旁倚之狀
而或者之說何滿旁倚之有 ○ 呂氏曰南山有實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
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 ○ 愚云猗
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狀也或以為草木之實
猗猗然皆不甚通 ○ 輔氏曰猗猗二字只是一般意思通則起興之意不通則先生以為滿旁倚之狀
而或者之說何滿旁倚之有 ○ 呂氏曰南山有實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
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之生於平地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然不實則不實矣之生於平地如此則興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興意不明則下文亦無所起 ○ 蘇氏亦云草木

方又不能以治理事務則貝勃必至於外夷狡猾之人又性貪而好利以貨財交接之則外夷小人因利而來拿則來拿仕者數其君子之平日無所不至惟是貪財及利則忘其君子之道而反親小人之常也君自己之常也君子小人之常也君子小人之常也君子小人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執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小人不責己而只攻已者

○家父音甫作誦并侯反以究王訩式訩爾心以畜萬邦卯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訩訛化畜養也言以窮究王政之訛以養其心之惡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欲以窮究王政之所由興庶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因其心之不悛也故言以訩爾心訩爾心以訛萬邦也

式者可平矣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然家父來求車桓公八年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存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見

何為七一章皆舉天下國家禍患不知命之所由作雖三章終不知所以退因第一章急於治事之故而第二章天雖云變而尚可消弭第三章天益生亂而不自上其亂茲始第四章則言天降喪亂小人相煽成俗第五章言天降本於王朝第六章言尹氏之罪而第七章以一言歸之王心明徵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辯也其所以制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不平而二章言為政不平而師為國根本為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違引教導五章言君子可畏天變不能謹天變而不畏小人違引教導五章言君子可畏天變不能謹天變而不畏小人違引教導五章言君子可畏天變不能謹天變而不畏

憂心慇慇憯莫之知躬之故
者甚於憂病也箋云憯曾也曾莫之知我憂之故也
瑞辰按憯慘古通用慘慘猶戚戚也憂心慘慘即憂之
所謂寤歎也見下篇此箋以憯為曾非詩意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下好反
瘉病也箋云胡何也何使我為此病乎我生之初不自
我先死我生之後不自我後死言自傷生不逢時
言自口 叶孔五反下同 莠 羊久反 言自口憂心愈是以有侮
臧也瘉病自從莠醜也輯錄王氏曰莠惡也物之害苗者謂之莠則莠惡何如愈
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說
言之人虛為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
口輯錄輔氏曰此重言說言之害也說言之害必本於心心邪也言出於心則有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下好反
瘉病也箋云胡何也何使我為此病乎我生之初不自
我先死我生之後不自我後死言自傷生不逢時
言自口 叶孔五反下同 莠 羊久反 言自口憂心愈是以有侮
臧也瘉病自從莠醜也輯錄王氏曰莠惡也物之害苗者謂之莠則莠惡何如愈
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說
言之人虛為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
口輯錄輔氏曰此重言說言之害也說言之害必本於心心邪也言出於心則有

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之辱
非故以為憂侵侮也輯錄輔氏曰此重言說言之害也說言之害必本於心心邪也言出於心則有
○憂心慇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如字又如字反其
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叶踈六反
賦也慇慇憂痛也無祿猶言不幸爾雅曰罪人斯得俱罹其辜
者以罪人為臣僕士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
商其淪喪我周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
將亡喪去聲我周為臣僕如此誰之罪也輯錄輔氏曰民皆上下通言之
○憂心慇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如字又如字反其
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叶踈六反
賦也慇慇憂痛也無祿猶言不幸爾雅曰罪人斯得俱罹其辜
者以罪人為臣僕士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
商其淪喪我周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
將亡喪去聲我周為臣僕如此誰之罪也輯錄輔氏曰民皆上下通言之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哿可也富人有財有勢者惸無兄弟也獨無子也
賦也哿可也富人有財有勢者惸無兄弟也獨無子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哿可也富人有財有勢者惸無兄弟也獨無子也
賦也哿可也富人有財有勢者惸無兄弟也獨無子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
訛言 寧莫之懲 召彼故老
訛信也○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之 占夢 占夢 占夢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今君
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詩曰
卿大夫出言永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辭賢之則順而有福如此
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
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若之若臣哉君臣望其能知
○諺不云乎尚不敢不爲地盖厚不敢不蹐井反
謂天蓋高尚不敢不爲地謂地盖厚不敢不蹐井反
詩言有論有齊言君臣之論有齊也號長言之也春理物號審也
賦也爲曲也蹐累足也言君臣之論有齊也號長言之也春理物號審也
雖高而不敢不曲雖厚而不敢不蹐君臣之論有
齊

也箋如今人縛扶於輻以防輔車也（箋可點也）將隕（音隕）墜也將謂也
潘尼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求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去）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察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爾雅懷思也）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也
於未老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隕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潘岳號召也）
○無棄爾輔貞（音丁）于爾輔（方六反叶音孚）屢（力俱反）屢音瞿僕（音附）
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音乙）
輔車也（箋輔所以輔車）
比也貞益也輔所以輔車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輔而又有也○此承上章言其
毅毅（顯貌）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
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箋毅毅顯貌）
乳之炤（音遥）為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為虐
（箋慘慘憂不安貌）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之炤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
孔之炤（音遥）為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慘）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盛
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
也（箋潛深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
鄰（音鄰）昏姻孔云（音雲）念我獨�merr（音慣）
鄰（音鄰）昏姻孔云（音雲）念我獨兮（音慣）

脫也洽合也云旋也（周旋也）慇慇然痛也○言
小人得志（箋得志人君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恰懌其
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箋慇慇憂痛也）
潘岳曰朝廷設酒以合比其隣里恰懌其家之不能治（箋朝廷設酒以合比其隣里恰懌其家之不能治）
以至於疾痛而自棄小人之不知也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宇而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此見燕子巢堂突決棟宇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
兮（音奚）
日民勢如此而小人猶以相樂況破壞也其此之謂乎（箋況破壞也）
賦也彼有旨酒嘉殽（音交）洽比其鄰昏姻孔云（音雲）念我獨兮（音奚）
是縣（縣音玄）都未反）聒（古活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彼小人既穀穀（音構）既富（音福）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驕反）
是椓（陟角

十月之交朝日辛卯葉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葉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
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朔望陳晦朔弦日三百六十五度之一弦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分當得
之中當四分之一二百三十分也五分故為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
天運一日一度今又過一度半一日一度半一晝一夜則日行三度之二
左旋故為一晝一夜也黃道一周天運一日一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從
天運一日一度半一晝一夜則日行三度之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今又過一度半一晝一夜則日行三度之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一周四日右行退了一度故每日須進一度以其過天行一度故為一晝一夜
進一度然後與日相會是為天運之一周也
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歲而一周天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二十九日有奇
百四十分日之四十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
二時餘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
此云四百九十九者舉其成數也
凡十二會辰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步術之其
說又與推朔二十九日有奇同天而與日會不同
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晦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朔望朔後晦各十五日
望朔後晦各十五日
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朔後晦各十五日
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度之三十一有奇
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遲或速十四日或遲在十六日
變而為朔朔日月同度而又同道
日月相對日月同度而又同道
日月之行相去常六度一南一北各有
其道也至此而南北相交同度矣譬常人合兵
同處同處而又同道則相攖相攖相合最親切者也
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其
月所掩而食輕語錄曰天有實有之有形之象已
非天實有之有形之象已
所由謂之黃道使家又謂日
月有九行黑黃二出黃道者日月
黃道二出黃道而九行日月之道二出黃道而九行日月之道二出黃道而九行
黃道者日月之道二出黃道而九行日月之道二出黃道而九行
黃道者日月之道二出黃道而九行日月之道二出黃道而九行
黃道者

曰公及衛仲是字之義
孫子以子況之若費子
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鄉士蓋鄉
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見天官冢宰職
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中下士三十二人公羊
人下士三十二人公羊所謂宰士隱公元年天子
之卿公羊氏曰宰士也卿豈天子
宰士也卿豈去吉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
士是也定公四年蓋以宰屬
士是也
酒以常武首章則薄伐玁狁
父是卿士據太師也太師
二公之首而卿士據大
非大宰之義明矣常武曰
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
之末
司徒掌邦教豪羊掌邦治皆卿也
官大司徒
卿一人
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
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
膳羞也因也羞有滋味者
膳羞蓋肴也
內史中大夫掌
內史春官內史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
祿賞殺生予奪之法者也
法
趨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
趨馬中士二人鄭氏曰趨馬得失之事者也
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注王朝謂路門之
之中中禮者失禮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記君之
得失
美色曰豔豔妻即嫋
大之嫋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
由小人用事於外和璧妄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
故也此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解言之盡推原爲變
之故而歸之責備之意以爲賢者但當修己敬事
言爲臣之道如此雖君父所用而
盡言所以報之而已

○邻此皇父甚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
下脩者盛

牆屋田牧汙音烏萊叶陵反曰予不戕在良禮則然矣
賦也卒發語詞時艱隆之時也作動也就卒盡也汙
萊水也萊草藏也不動不耕也是也我善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
不與我謀乃遂徹我牆屋田牧使我田不獲治畢者汙而
高者萊又曰非我莫徙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日三代之君民必以授已之政每有農作
謀及燕民如盤庚遷殷告之三代世守
此事故詩人曰匪爲我謀乃邑之人爲之不以其時
說經以治內築都邑也
先戰備盜寇命發令趨己之人各治其家業修述其舊如土
王式曰皇父專治而害及于民也解曰
豈曰不時言兵往皆而自是也不即我謀言其奴勢
而妄作也數我牆屋則毀言其奴勢
以食其力無是而然曰無以安其身田牧汙萊傷
下供上役國禮之常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下式亮反同擇三有事亶侯
多藏不恩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俾于于僞反擇
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謔錄王氏曰皇父自有都
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
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或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
是也謔錄孔氏曰向今懷州河內縣三有事三卿也謔錄孔氏曰
皇父封所
強上聲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但往也○言皇父自
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鄰又不

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害不
忘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救也（上章言皇父之不
能特而敝其君使章言
○蹶民（其）勉從（才用反）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
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荀反）沓（徒合反背（音佩
下同）憎職競由人
賦也蹶動也言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也背
違也憎主競力也○言蹶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
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口如此是不能平其職而
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沓多言以相說（悅下同）而
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說口之人耳（已緣注皆
以從皇父

哲哲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反）饑饉（其斬反）斬伐
四國（叶于郭反）昊（音皓）天疾威（叶鐵因反）天篤降喪（息浪反）瘨（丁年反）仍
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音敷）天（叶鐵因反）
賦也哲哲賢大貌昊亦廣大之意篤厚也瘨病也仍
頻也言天之意厚大流通之意元氣賢大日昊天
駿大德惠也饑饉疾威皆謂敗亂也言天不惠其
饑饉疾威猶暴虐也寧敢告勞乎罪既伏其辜（罪者伏其辜之心
而甘受其罪也）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淪陷胥相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斬伐四國之人如何昊
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君臣皆不知天災之
必至不為斷民之患君臣皆不盡其道不為斷民之
害昊天言不盡其道以致災咸各以義題而歸怨之耳）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
伏其辜矣合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
則如之何哉（有罪而伏辜者殺之猶未已無罪之人又且不免焉此
天而莫免之詞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力計反）正（之成反）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朝夕（叶祥朱反）庶曰式臧（才郎反）覆（芳福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之長皆上大夫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周官大宰大一日正二日
司徒大三日宗伯大四日司馬大五日

六日史七日
箋八日旋　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等之
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勤勞也三事三公也程氏
大夫
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之
位稱三事皆指實職
非虛設
○釋曰風爽風與夜
相近見日朝暮見日夕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
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章言人離
上章言天變此
○箋曰讒人
之謀未知天之所定也莫肯朝夕無善王之憊也
○釋曰莫肯朝夕
猶言不肯朝夕也
樊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目疾也
李氏曰時王上爲天所怒下爲民所讎內則群臣諸侯勞焉煎立而不寧此所以亡者解日蔑亡也此章言天人
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慮
遷後詩也
○箋曰讒人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故果於東遷

○如何昊天
叶都賢反下同辟言不信
叶斯人反下同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也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
子各敬其身胡不相畏乎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
子指群臣也○言如何昊天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
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
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胡不相畏乎天也
○箋曰人
此詩之敘身爲主所以
相畏
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詩之敘身爲主所以
相畏
此詩之敘身爲主所以
相畏
此詩之敘身爲主所以
相畏

詩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發其羞
以出之也用力以出其言則其言
甚艱正與巧言如簧者相反對佞人之言當世所
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疑滯而使
其身處於安樂昏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去聲忠直而好
去聲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蘇氏曰佞人
則非獨身也

○維曰于仕（音俟叶里以反）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
罪于天子（叶獎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
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
可使（不可使直而枉也）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仕之
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仕之
難已如此雖曰往仕耳曾
欧陽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蘇氏曰六章言亂世不去事
從時則違道事得罪於公議也天
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泣血（思音
去聲泣叶恥利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讒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癙吕叔反）幽王信讒而逐申后申侯
疑申后之父申侯也
疑申后之父申侯也
疑申后之父申侯也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

旻天疾威弊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子不明不友其德不順于政日辟國百里今爾或慎或肆或靖或共爾維豺虎爾維王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吉謀矣則以之非相不
也謀夫謀則以之非相不
雖夫謀則以之非相不
以謀不然謂邪謀之敗
之所謀凍夫人之情
是名毛其謀也故所謀
其定然後責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遵而坐謀所
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京哉爲猶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
維繩言是爭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
法猶以大道爲當其所聽而
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當其所聽而
○京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
法猶以大道爲當其所聽而
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當其所聽而

事有始淺末之言以是相待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
人謀之人人得爲其論其能成也
道邊三年不成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或謀或肅或艾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謀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
淪胥以亡
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苟聖者爲有謀者爲
有肅者爲有艾者爲有治者不能
事有始淺末之言以是相待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
人謀之人人得爲其論其能成也
道邊三年不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或謀或肅或艾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謀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
淪胥以亡
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苟聖者爲有謀者爲
有肅者爲有艾者爲有治者不能

自有肺腑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
賦也肺腑親臣謀謀慮艾治反
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敗
之所謀凍夫人之情
是名毛其謀也故所謀
洪範五事之德則人各有其一德耳
豈作此詩者
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統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
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
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而不知不謀之爲害也故特人之如此章以其
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也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
懼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

所以別反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
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緜宛弁鴛鴦
若孔子刪之矣雖去聲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
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元反彼鳴鳩翰音旦反飛奏天叶鋤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翰飛貌戾至也
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
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
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
念昔之先人哉鳴雖小而亥天勞力生我亦勞力鞠我
人不可以不自勉也故以起興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
乎父母也及之意前二句興後四句也言此以爲相
戒之端不及其親則遺禍本不能高舉遠引今乃皆可望而速其德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音佑叶羽軌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富猶甚也又復也
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輔嗜欲而
不以過而亦無顛倒失儀之悔必不以過而後能保其常也所謂不爲酒困
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輔氏曰善其身所以及人也
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
之興
也身所以及人也教其子使爲善亦所以及人也輔氏曰善其
善也似也然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
善也似之可也其之理爲反似其可變化之理爲反似其可變化之
似之者若其自幼而習之則其氣質之性與之俱化而不自知矣
○題天叶鐵因反命反側音仄下同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各敬爾儀天命反側荐臻
各敬爾儀而已輔氏曰善其身所以及人也教其子所以及其孫也吾身之所有乎物之在
身所以及物也吾身之所有乎物之在身者莫非天命之所賦而吾之性實具焉是以
不敢不敬其身而盡其性焉

○張子曰今則且飛且鳴矣我既日斯行矣亦
月斯征矣蓋東方明則行東方明則征亦
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
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努力以求無辱其親亦曰敬戚戚而
已此申首章及二章之意且鳴其勢之不能收已也飛其勢之且飛已也）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
（塡音田寡顧也岸訟也獄確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
（塡音田寡顧也岸訟也獄確也）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鶡脂也俗呼青雀（鶡音頡脂音支）
食粟（鶡觜尖曰脂喙長曰雀青雀善盜粟故以興小人之貪）
（陸佃云桑扈竊脂竊黃竊藍竊丹竊玄竊紫竊白竊綠竊碧竊紅竊青十二種青雀其一也）
（蘇頌云桑扈一名竊藍一名竊丹一名竊玄一名竊黃一名竊紫一名竊白一名竊綠一名竊碧一名竊紅一名竊青一名竊藍一名竊丹一名竊玄一名竊黃一名竊紫一名竊白一名竊綠一名竊碧一名竊紅一名竊青

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帝安之詞也（陸云王肅本諸書本又同或無傳本諸書皆有父字）

瞻得罹於父母則毋乎（以父為民父下章凡七言之）

天之我罪伊何胡首責不知己有何罪而不得免也（此詩本叙其家庸迫切之情故）

○跼蹐（局戹反）周道（句反）鞠（九六反）為茂草（叶此我心憂傷

怒（乃里反）為如擣（丁老反）

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久心）

之憂矣哀（丑乙反）

如疾首（首）

與也跼蹐（去聲也）周道大道也鞠窮窮而不能伸之意也茂草蕪穢也言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

假寐不脫衣寢也永嘆長息也用以也老病也言我憂此怒恩擣春也不脫衣寢而長息以至於病

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輔氏曰憂傷則老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敬止容貌可止息之義矣）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瞻依相容則有可止息之義矣）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物類相容則如此）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

與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群也（留猶止也）

痛傷病也（病猶憂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雊古候反）

興也雊鳴也（雉雄鳴）

朝雉亦知求其妃（匹）

之福下沙遺去（子孫）

經009-562

經009-563

故卻疾首蹙頞以相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報寔則盡寔急相救疾以眼睛也

無有休止四曰痛疾之辭如字

幽王發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慝申后遂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其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傅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補故切固蔽也爲猶治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己則笑之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仁之又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見親親之仁也若小弁不怨是疏其親之所以爲不仁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天之怒怨於怒己也不能訴止也社猶害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

於是信之遂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商頌殷武曰
於湯孫之烈不敢怠遑不敢荒言湯性恭敬之德
湯孫之烈者承湯之業也
○君子屢盟叶謨延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
用餤音談叶徒甘反匪其止共音恭叶居容反維王之卬昌亮反
賦也屢數朔也盟殺牲歃音霎血告神以
相要平聲束也殺牲取血盛以珠盤玉敦則
歃血加書於上而埋之有司掌盟載之以行
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
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司掌之有約劑
則揩劑司盟之職掌盟載之法以詔明神殺
牲盛血而埋之以警其不信者明神謂天地
山川之神也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堅
固其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堅固其盟
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堅固其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
君子不能堅固其盟

賦也何人斯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焉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問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厓）蜮（音或）一名射工（音公）一名沙虱（音疋）一名蝎夷（音曷）江淮間呼爲蜮（音域）南越志云甲虫也長三寸似鱉有三足生水中氣射人影則人病其中人處輒不自覺但覺寒熱頭痛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射無足畏也（爲惡者畏其射影）而賤之之詞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之五章三章章六句（龍氏曰四章五章論說者六章論說人場氏曰三章以後述說者）

彼何人斯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居天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爲生我之梁（解見燕燕）而不入我門（叶莫奔反）

門乎（汝筆之以此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卿士之尊）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中二句疑文也而猶有望之之意末二句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可掩如此蓋亦無所復忌矣（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

不與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

祟何其譖我也（首章疑之二章三章責之有疑而不敢決至此則人或可欺而天不可欺乎）

賦也飄風暴風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不知己之不如猶飄風之不終朝雨之不終日也）

胡逝我梁（音支）我心（交棖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

賦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增亂我心而已（增益之）而不入我

○箎之安行安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戶剛反于況反
喪者之來云何其肝況反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肝望也宇林云肝張目也
易曰忸豫悔釋錄豫六三爻木義曰肝上視也陰不
然四布下剛於三都賦云肝衡而語是也說卦艮
豫宜有悔者也三都賦云肝衡而語是也說卦艮
爲目故肝亦目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
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
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下同還音旋反下同
喪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音悅祇安也當作祁○言爾之往也既
不入我門矣喪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遲而
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
使我心安乎
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爲諸矣雖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
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言以盡乃正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池支反及爾如貫諒不我知
此三物以詛側助爾斯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
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以豚去聲壎六孔篪以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
同孟小異雅作埙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土篪竹是也故蘇公總之然其絕之
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綴之貫

然哉而已。說絕之矣。而猶告以靈者之來。孚寔
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
此悔悟更改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
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
則醜詆罔拒。雖謗讟萃身。唯恐其
復合也

○絿七由反求斐芳尾反匪彼貴反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此也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貝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其文彩之美。小
者。惟貝是也。蜱曰。錦文如貝錦之貝。
次其間用謂之貝。貝階亦也。○時有譖訴而彼譖刑
人入于罪。或維其大之。或維其小之。汝
何以不信而責
於汝成之地

○捷捷咫子夏反利貌幡幡孚袁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
貶也。捷捷。便佞
貌。幡幡。猶翻翻。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慎
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蜱曰。蠅營營
如蠅之營營而不已也。翻翻者。如鳥之飛。往來而
自得也。譖人之初行既以不信而責
於汝成之地

○捷捷幡幡孚袁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
貶也。捷捷。利貌。幡幡。猶翻翻。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慎
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蜱曰。蠅營營
如蠅之營營而不已也。翻翻者。如鳥之飛。往來而
自得也。譖人之初行既以不信而責
於汝成之地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奏子豪反憂心慅慅蒼天蒼天叶通旨反視彼驕人矛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而失度其狀如此。慅慅。猶
忉忉。勞人。亦指此時
之人也。矛。矛盾也。所以擊刺。蒼天。仰呼之辭。
有以訴其冤之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叶掌反誰適與謀叶莫悲反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

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不安叶承呪反投界有昊
反
賦也垂言彼譖人者誰與謀者其族之故重言之
也或曰衍去声文也投棄也北方寒赤不毛之地也箋通釋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五穀設棄遠人於駿使來離之地也昊天不
公不食不受言說譖之人物所共惡烏故反也昊天
也投界昊天使制其罪叶子盈反下地正也○此皆設言以見
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伯 者好亡之至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猗加也寺人內小臣奇反
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叶滑反
興也下丘也上之樂女吹為興
於君子也畝始於微者而其
嘶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慙而謚之也劉氏曰其
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死者王之世大臣
以讒者如尚公小臣傷於燕樂如寺人孟子所上下其
言蓋幾小臣以此為幽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一章二章章三章四章章五章章七章章

與也頍風之焚輪者也箋輪菟轉之貌頍風謂之飄風飄下也暴疾而有節興上下也鄭以興小人之無常時故言回風為飄風也宛然回轉貌興小人之無恒心也

置同置于懷親之也親則慈和相事慢人之無常則嫉怒以報之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之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叶於回反維山崔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比也崔嵬小崩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喻君子之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谷風生物之功甚大也而不能無不善之人猶君子之於朋友不能無小惡也故此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生不如死之久

比也尊壯敖去聲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臸華

而實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葬病也章先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鬱叶於貴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子對反

比也蔚牡敖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臸華而實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葬病也章先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鬱叶於貴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子對反

比也蔚牡敖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臸華而實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葬病也章先悉

○餅之罄音庆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

言餅資於罍罍資餅以酒之二者相須如父母與

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餅故罄矣罍猶恥之罍小大也所以盛酒漿不如罍之小大也所以貯獨之民生不如死也句法與本生物皆然

○拊我畜我長我育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拊撫也畜養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抱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高賤草也○人民勞苦父母生我之劬勞猶此詩言菁菁者莪乃為蔚興人民勞苦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

特高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

子不得終養其親一如作此詩言菁菁者莪乃為蔚興人民勞苦父母生我之劬勞猶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高賤草也○人民勞苦父母生我之劬勞猶

谷風三章章六句

一章言谷風以興小人無常時故言回風為飄風也宛然回轉貌興小人之無恒心也言小人之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已漸故以風之回轉興之

二章言谷風以興小人無常時故言回風為飄風也宛然回轉貌興小人之無恒心也言小人之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已漸故以風之回轉興之

三章言谷風以興小人無常時故言回風為飄風也宛然回轉貌興小人之無恒心也言小人之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已漸故以風之回轉興之

四章言谷風以興小人無常時故言回風為飄風也宛然回轉貌興小人之無恒心也言小人之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已漸故以風之回轉興之

五章言谷風以興小人無常時故言回風為飄風也宛然回轉貌興小人之無恒心也言小人之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已漸故以風之回轉興之

六章言谷風以興小人無常時故言回風為飄風也宛然回轉貌興小人之無恒心也言小人之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已漸故以風之回轉興之

尼怨非也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父母之恩如此人子當竭盡氏力以報之詩言父母生我之恩如天無窮人子亦無窮已
父母之恩動也謂氏以天生萬物其恩無窮萬物無能報者父母生子亦無以報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言己當與人事之不得亦與其善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匪車偈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匪非偈偈疾驅貌三之日正月四之日舉趾耕也○言非車偈偈疾驅之時乃是正月耕耜之時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棘
哀我人斯哀我小人也棘急也○言哀我小人之民亦甚急矣
○其車既載乃安其室
載事也○其車既載事乃安其室
○是以有屈有伸莫知我艱
屈伸喻小人有時而屈有時而伸莫知我艱言己之艱苦
○小人所腓四方是喜
腓庇也○小人所庇四方是喜
○四方是喜淵敺喓喓
淵敺喓喓小人之聲也○四方是喜則小人之聲喓喓然和樂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邁行征行夙早寐夜也忝辱所生父母也○言我日月行役早興夜寐無辱爾所生父母之道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蒿皆菜也○興者莪蒿賤菜喻己雖賤猶能養父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劬勞病苦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恩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興也瓶汲水器罄盡也罍大於瓶恥病也○興者瓶小罍大瓶盡則罍病喻己貧則父母病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鮮寡也○寡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己之生不如死之善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怙恃皆賴也銜恤憂也靡至言無所至也○出則銜恤入則無所至言憂之甚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拊撫也畜養也育長也顧視也復反覆也腹抱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顧之深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言己當與人事之不得亦與其善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匪車偈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匪非偈偈疾驅貌三之日正月四之日舉趾耕也○言非車偈偈疾驅之時乃是正月耕耜之時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棘
哀我人斯哀我小人也棘急也○言哀我小人之民亦甚急矣
○其車既載乃安其室
載事也○其車既載事乃安其室
○是以有屈有伸莫知我艱
屈伸喻小人有時而屈有時而伸莫知我艱言己之艱苦
○小人所腓四方是喜
腓庇也○小人所庇四方是喜
○四方是喜淵敺喓喓
淵敺喓喓小人之聲也○四方是喜則小人之聲喓喓然和樂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邁行征行夙早寐夜也忝辱所生父母也○言我日月行役早興夜寐無辱爾所生父母之道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蒿皆菜也○興者莪蒿賤菜喻己雖賤猶能養父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劬勞病苦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恩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興也瓶汲水器罄盡也罍大於瓶恥病也○興者瓶小罍大瓶盡則罍病喻己貧則父母病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鮮寡也○寡民之生不如死之善也○言己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怙恃皆賴也銜恤憂也靡至言無所至也○出則銜恤入則無所至言憂之甚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拊撫也畜養也育長也顧視也復反覆也腹抱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顧之深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言己當與人事之不得亦與其善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匪車偈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匪非偈偈疾驅貌三之日正月四之日舉趾耕也○言非車偈偈疾驅之時乃是正月耕耜之時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棘
哀我人斯哀我小人也棘急也○言哀我小人之民亦甚急矣
○其車既載乃安其室
載事也○其車既載事乃安其室
○是以有屈有伸莫知我艱
屈伸喻小人有時而屈有時而伸莫知我艱言己之艱苦
○小人所腓四方是喜
腓庇也○小人所庇四方是喜
○四方是喜淵敺喓喓
淵敺喓喓小人之聲也○四方是喜則小人之聲喓喓然和樂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邁行征行夙早寐夜也忝辱所生父母也○言我日月行役早興夜寐無辱爾所生父母之道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蒿皆菜也○興者莪蒿賤菜喻己雖賤猶能養父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劬勞病苦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恩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興也瓶汲水器罄盡也罍大於瓶恥病也○興者瓶小罍大瓶盡則罍病喻己貧則父母病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鮮寡也○寡民之生不如死之善也○言己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怙恃皆賴也銜恤憂也靡至言無所至也○出則銜恤入則無所至言憂之甚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拊撫也畜養也育長也顧視也復反覆也腹抱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顧之深

大路也疚薪也○言東方小大之國孑抽皆已空矣
至於今暮猶不息其責戚之○呎奔走往來不休
其勞使我心憂而不得歸息也○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力代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力代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有冽氿泉音列洌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

啓明 叶讓知反 西有長庚 叶杖良反 有捄天畢 載施之行 戶孟反

賦也 晛明星貌 牽牛星名 維 維繫牛也 箱車箱也 畢 畢星也 状如掩兔之畢 掩 掩兔之畢 直上如射小網也 載 載也 施 施行列也 ○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 章 織文也 雖日七襄 襄 駕也 不成報我之章 章 織文也 雖日七襄 襄 駕也 不成報我之章 章 織文也 雖日七襄 襄 駕也 不

而志心氣世之氣象
秋之間察洞淵淑思與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叶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日寒則風疾民被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但風則飄害多而云然者自傷之甚不能不亂世之物備與冬之慘酷同穀以

○夏日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

興也暑善侯維發發尤過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悔反發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發發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 韓嬰氏曰嘉卉木皆可色者也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悔反發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發發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韓嬰氏曰嘉卉木皆可色者也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也

說物之美者能全其美不可則也人之善者乃對而盛不可如此物性自爾而人性無常故以人不如物起興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悔反發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發發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韓嬰氏曰嘉卉木皆可色者也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也

說物之美者能全其美不可則也人之善者乃對而盛不可如此物性自爾而人性無常故以人不如物起興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音戶反

興也相視載則構谷起○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音戶反

興也相視載則構谷起○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君云能善乎 案不之言與者也此亦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南國之紀言歸之有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此有不善之意瘁病也有識有也 毛萇曰瘁盡言勉有盡心於事而不善之意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南國之紀言歸之有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此有不善之意瘁病也有識有也 毛萇曰瘁盡言勉有盡心於事而不善之意

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毛萇曰江漢之有南國之紀也王不我有言無與己同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 叶鉏臻反

興也匪非鶉鳶鷂類翰飛戾天 匪鶉張揖反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 叶鉏臻反

興也匪非鶉鳶鷂類翰飛戾天 匪鶉張揖反

[illegible]潛逃于淵 叶烏玄反

興也潛逃于淵 韓詩本作鶤鳥鶤鳥初飛漸漸大黑色今鶤鳥食草汁為黑色

[illegible]潛逃于淵 叶烏玄反

興也潛逃于淵 韓詩本作鶤鳥鶤鳥初飛漸漸大黑色今鶤鳥食草汁為黑色

職兢也其飛上薄雲漢 韓詩曰鶤鳥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

職兢也其飛上薄雲漢 韓詩曰鶤鳥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

○山有蕨薇隰有杞檵 音即

興也杞枸檵杜也 韓詩作即樹之澗邊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檵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叶烏開反

興也杞枸檵杜也 韓詩作即樹之澗邊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檵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叶烏開反

興也杞枸檵杜也 韓詩作即樹之澗邊也

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一章至三章言物盛日溽而六章又感其上下交際無時八章言作詩以告哀

○四月八章章四句 一章至三章言物盛日溽而六章又感其上下交際無時八章言作詩以告哀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陳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滉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陳北山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謝氏曰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

溥天之下。叶後五夊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夊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輯錄纂註先儒之說）○言天下之人皆王之臣率土之濱皆王之民大夫不均以我從事獨賢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輯錄纂註先儒之說）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一章勞苦而思親二章親信而從七篇容也三章勞苦而怨其上四章廣言己事之勞而歸之於天五章言己之不得養而歸之於王六章言己之不得息而歸之於人此北山之詩所以名篇也（輯錄纂註先儒之說）

大夫行役而作

賦也。夸揩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也（輯錄纂註先儒之說）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四句

也不然適所以自苦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經反無思百憂不出于頻古恩反

興也冥冥昏晦也頻與矜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人心有憂則病而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雝本亦作噰於容反二反芳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直隴反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憂讒之辭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音戶下反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音戶下反

又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古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之地也二月亦夏正數色主反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載猶子夏傳曰載者事尚相連之詞離歷也寒暑歷兩寒暑而言也毒苦也罟所以罪人者也懷思也畏忌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故呼天而訴曰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于六反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于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叔心之憂矣自詔伊戚叶子六反

又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暖也穫刈也蕭艾也戚憂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日月已除歲聿已莫矣蕭身猶可以刈以勞而不暇也勤事則曉曉煩言自生懷思而顧念之也讒怒則

勤事言其罪貴之反耳

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猶可以勤勞而不暇也

賦也奧暖也穫刈也蕭艾也戚憂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日月已除歲聿已莫矣蓋身猶可以勤勞而不暇也勤事則曉曉煩言自生懷思而顧念之也讒怒則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于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叔心之憂矣自詔伊戚叶子六反

又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古

賦也奧暖也穫刈也蕭艾也戚憂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蓋身猶可以刈以勞而不暇也勤事則曉曉煩言自生懷思而顧念之也讒怒則不能見幾遠去而自罹此禍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共與恭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上章既自傷悼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靜恭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

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 呼報反 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大也
小明五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此三章章四句憂思之情
鼓二章章四句忠告之義 陳定宇曰此詩因下
文役於外而思禮友以安憂內諸互發已
無賢勞之恨而深憂感之自詔終於憤激無憚
平也 戲○ 叶虛何反 可謂甚於小明矣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
現北山之詩而不遑將父之詩而不敢怨焉小明者已
其樂極哀怨而不傷矣詩氏曰詩言其毒大苦聲
上而猶自以為正直之是勤忠而不傷悉而不
人之忠厚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 湯音傷 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志
鼓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淮水
入海湯湯水勢盛貌信陽軍今汝寧府信陽縣是
南時水軍今淮安府東縣在淮湯湯
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
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父而忘反聞者
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解見龍氏曰懷允不
忘也
○鼓鍾伐鼛 古毛反 叶居虎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妯音抽反 淑人
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皋皋有四尺 解見此引考工記
一鼓鼓役事○ 八尺曰尋
湯湯水盛也中言潛潛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
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
王之荒亂也 輯錄纂註氏曰此見其樂器之大皆言之
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 解常動而皆
皆也妯甚於憂器之盛也 解憂作之又也
也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憂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
而民必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
樂者異矣

○鼓鍾欽欽鼓琴鼓瑟鼓鍾欽欽 以鈐反 不僭 子念反 叶七必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堂磬
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舞也
僭亂也言二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
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輯纂疏氏曰但
其樂猶見其可傷也孟子
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 章至三章章四句 四章章六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
已 輯纂疏氏曰此詩文則是作樂
以下考詩者
○嗟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輯氏曰
嗟以王不知料

記曾孫王肅之孝祭祀之事曰徐整亦通釋云曾孫王肅之時祭祀之禮廢缺不備特征之事不爲周頌宣王詩序誤也箋以曾孫爲孝子名肅爲敬古事亦有不自稱名者此則不然其稱曾孫者以其爲王故稱之耳非孝子之名也肅當作穆字之誤也穆穆敬貌言祭祀之禮敬而美也

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楚楚盛貌茂茂美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黍稷稻粱皆盛貌精潔肥腯也

清曰庾十萬曰億祖廟則雷積爲庾其高廣之容亦曰庾

祭而祀也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楚楚盛貌茂茂美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黍稷稻粱皆盛貌精潔肥腯也我爲有田祿而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

賦也祿福也慶善也報謂酬其功德也

其糾糾叶居黝反其武揚揚叶弋章反我孔熯矣式禮莫愆

糾糾武貌揚揚威儀容貌熯敬也式法也愆過也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工官也祝主祭祀之官徂往賚予也孝孫主人自稱也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苾芬香貌孝祀謂祭祀之禮神嗜飲食謂歆享之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幾期也式法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

齊稷皆當作粢粢稷黍也匡正敕固也

永錫爾極時萬是億

極中也時是萬億言皆大也

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徂位即位也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神具醉止謂飲酒已醉而將起也皇尸尸尊稱也載起謂祭末將出也

鼓鍾送尸神保聿歸

鼓鍾送尸樂作而送尸也神保尸也聿述也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宰君婦謂有司及主婦也廢徹去俎也不遲言敏於事也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宰君婦謂有司及主婦也廢徹去俎也不遲言敏於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

樂具入奏謂奏樂以侑尸也綏安也後祿福也

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將大也莫定也具俱也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稽首拜至地也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壽考老而德全也

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惠順時善也盡之謂盡孝子之心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引之謂引其福祿也

楚茨

楚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黍與我稷我藝黍稷我黍與我稷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興也楚茨叢生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

賦也楚楚盛貌茂茂美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黍稷稻粱皆盛貌精潔肥腯也我爲有田祿而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

賦也祿福也慶善也報謂酬其功德也

以妥以侑叶吐雷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以妥以侑叶吐雷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烝以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絜潔也烝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或言盡豚體貫之也肆陳其中牲體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也孝孫主人自稱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烝以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絜潔也烝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或言盡豚體貫之也肆陳其中牲體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也孝孫主人自稱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

神保聿歸諸福來反孔惠孔時維其尽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神保聿歸諸福來反孔惠孔時維其尽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黍與我稷我藝黍稷我黍與我稷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黍與我稷我藝黍稷我黍與我稷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烝以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絜潔也烝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或言盡豚體貫之也肆陳其中牲體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也孝孫主人自稱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

叶弘備帝曲反 交錯禮儀 叶牛何反 笑語卒獲 叶胡郭反 保是格 叶居勿反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饗亂也福祿來集曰饗飲酒曰亂既入門而坐奏肴曰燕賓客既醉而出謂之送肴既升而飲謂之酢此言祭畢賓尸燕私之事也

北踏踏敬也 烏鉏著婦人之名著者著書冊之人名布列之象二字也語辭與上章同 烝載牲體也 烝謂升俎載謂實俎 胾是也 胾大也 燔燒肉也 炙炙肝也

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 是也 燔朱子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炙火之燔汉之故肝炙而肉膾也 孔云膾炙而置之俎上 君婦主婦也 君主也 又所以尊稱之也 莫莫清靜和敬至也 豆所以盛 平声 內羞 羞進也 內羞庶羞也 庶羞加籩豆之物 羞進也 內羞庶羞皆所獻尸 尸入舍奠而後 奠置也 舍奠謂置觶於其處而不舉 後主人酌賓而賓酬主人 酬勸也 主人酬賓曰獻賓 獻賓客也 賓客莫而飫之使 飫飽也 飫謂以食食之 使助祭者 使助祭者謂兄弟之子 既獻尸而遂與之 與之謂以爵與之 相獻酬也 主人酌賓曰獻賓 獻賓欲其飲而復飲 再去聲 賓曰酬賓 酬賓受之 主人曰酢主人 又自飲而後 又去聲 長 相勸而交錯以 莫於席前而不舉至旅 旅次也 旅而後 後主人獻尸 尸酢主人 獻賓及衆賓 賓之長 衆賓主人獻賓及衆賓之長 曰旅酬 旅酬之次 自賓長以下 下胡稼反 皆有司又舉觶於賓長 有司又舉觶於賓長 賓長為加爵 賓長為旅酬之端 加爵者也 旅酬而無算爵 旅酬之後 無算爵 無數也 乃羞 羞庶羞 乃羞庶羞 以速賓之弟子 速召也 弟子 兄弟之子 兄弟及賓長各洗 洗爵 洗爵而加 加者也 加爵而言之 所以著旅酬之始 著陳也 著陳旅酬之始 舉觶於賓 舉觶於賓 賓酬主人 酬主人 主人酬賓曰獻賓 獻賓 賓酬賓受之 賓受之 主人曰酢主人 又自飲而後 又去聲 長 相勸而交錯以 莫於席前而不舉至旅 旅而後 後主人獻尸 尸酢主人 獻賓及衆賓 賓之長 衆賓主人獻賓及衆賓之長 曰旅酬 旅酬之次 自賓長以下 下胡稼反 皆有司又舉觶於賓長 有司又舉觶於賓長 賓長為加爵 賓長為旅酬之端 加爵者也 旅酬而無算爵 旅酬之後 無算爵 無數也 乃羞 羞庶羞 乃羞庶羞 以速賓之弟子 速召也 弟子 兄弟之子 兄弟及賓長各洗

告叶古篤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illegible]
[illegible]到不違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旬洽也畇畇墾辟貌音均原隰泉田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平也自曾祖以
至無窮皆得稱之也大界也理者定其溝
塗也大界有準則其間有條理矣○劉氏
曰此詩大指與楚茨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釋文引韓詩此詩大指與楚茨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
或南其畝或東其畝此即所謂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
○上天同雲雨于付雪雰雰雪貌霏霏盛貌
既優既渥于付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霏霏冬有積雪春而益
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正義曰雨雪必時故義云有時其時
於落首二章述之云生我百穀也○由

其勞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
樂野而不憚此農夫同井工商之子習爲樸
事而貴貴中君有所不能勝連帥而足爲上
即勞民也解維侯氏曰言以東土所以東土
重農也○此詩述公劉有田
祿者力於農事以奉上方社田祖之祭
皆是述公劉有農事之功以奉宗廟之祭
祀之意詳言昔人建國之力而敬得以耕治以奉祭
方社田祖之祭故言公劉有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
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廢其舊以食
者謂衆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
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

斯以棄疏其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意也
棄之而農功收斂而莫泰耀又已治則
通商惠農之方具或耘或耔
是矣前穫有年矣故於其前美大正息之
書曰美大統事穫言之貴說與詩美不同
主之也南畝之意不可以人
穀熟農事也○此章
言有以勞民農事如此

夫之福而致之耳神以農事
祭田祖而祈雨燕有以大其報本而養民之也
此即知有年矣當祈年而爲農夫
之望一時之際而祈之意具焉○此章分兩意
以上祭田祖之禮以下又是春分雨
祈之禮而農人之望已在其中矣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只爲盡雅其詳見於豳風
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服也綠衣黃裳朱衣黼裳皆衣服之飾
田倨藏爲裘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盡
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
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
共執能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泱泱深廣也茨積也言祿之多如積也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君子指天子也
服而起六師也
此只說洛邑言之
鄭所染色也
之草色蒼艾云黃詩箋一入爲纁再入爲赬
周官所謂章弁兵事之服也
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鄭箋周禮大司馬
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
然已見書見詩見此
樂者樂其華清反之樂音洛
觀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
矣也言樂者華則其藻湑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
心寫兮是以有樂處兮
興也樂樂猶堂堂
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
觀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
矣也言樂者華則其藻湑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
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
然已見書見詩見此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受天之福

興也領頸胥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

之職者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觥爵也觩角貌旨酒美酒思柔安和也匪非敖傲也言兕觥其觩則為飲酒之節旨酒思柔則為飲酒之德非敖萬福來求則為飲酒之報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羽羽翼也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君子指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受天之福

興也領頸胥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之職者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觥爵也觩角貌旨酒美酒思柔安和也匪非敖傲也言兕觥其觩則為飲酒之節旨酒思柔則為飲酒之德非敖萬福來求則為飲酒之報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羽羽翼也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君子指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賦也兕觥角上曲貌(觥古横反兕徐履反)所以爲飲酒之器也
言美也思語詞也教教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
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求如字)此諸侯相見
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意
采菽四章章四句(采蒲以反)
(龍而騏甚生駿後凡言龍者皆放此以君臣言之則臣稱君之辭)
(騏音奇)
賢臣之詞(戎女之詞也)

篤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何牛反之)
興也篤馬匹馬也(止則相偶行則聯比)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
也(罔所以掩取禽獸畢則羅以待焉)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
答采菽也(采菽言福祿宜之人此言君子萬年福祿宜其所以答之)

篤于飛畢之羅之矣(弋不射宿弓隨者不射飛畢之羅亦宿弓隨畢之矣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矣)
(言君子之人宜有上天所命上然安章無可以弋之人宜有上天所命上然安章無可以弋之人)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矣)
(此章言君子萬年福祿宜其所以答之)
○篤于飛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興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戢子立反)
(戢斂也)
倒戢其左翼以旧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義
(倒戢其左翼以旧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義)
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又也(遐音胡)
(此取象於物自戢陸氏云興而生義也遐遠也又也)
(遐本亦通○案馬瑞辰云古者右手用事左手不用事故以左翼喻兄弟以右翼喻朋友)

未第二章同倒

○樂馬在廄(音救廄馬牧)摧之秣之(音末秣莫撥反)之君子萬年
福祿艾之(魚蓋反叶魚肺反)
興也雜錄曰樂養也廄養馬之處也摧鍘莖秣粟也艾養也(陸氏
曰食馬穀也)

嘉則宜矣乃兄弟不睦他人乎乃兄弟不睦他也輞氏玩有本言與此有
其弁韡然爾雅曰實繁華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韡韡光明貌也
時豈伊異人兄弟甥舅之謂也孔安國曰豈伊異人言親親之道
無窮之情秉有限之日其欲
養隰會亦莫備之所不能已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句 二章章四句 三章章四句
興以燕樂兄弟親戚綿綿依附之意
李女逝石列石列二反兮匪
間關車之舝舝介反兮思孌力兗反
孌季女逝止叶三反兮式燕且喜
喜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胡箇反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叶陵之反
興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心
心怲怲兵命反叶方九反
怲怲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猶伊何也期語助詞也猶時也爾雅曰期時也
爾雅舊音基
期時也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
具俱也怲怲憂盛貌也
未見君子憂心
怲怲庶幾有
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猶伊何也猶時也爾殽既旨方九反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
甥舅謂姊妹之夫也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佃反雪先集為霰蘇電反死
喪無日無幾居豈反
興雨雪盛陰氣而凝物霰雪之始凝者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興也依淺木貌雖小於罹走而且鳴其尾長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
興也依淺木貌雖小於罹走而且鳴其尾長
上章毛傳寸卑脂雉之屑時其可棄之時也碩大也
爾卽李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
碩女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
已曾而又
頍弁二章章四句
興也二章章四句興也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上章
言其實有此德矣故宴樂之時也
三章章八句
至之時也

雖無音酒式飲燕樂雖無嘉殽式食燕樂雖無
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言嘉皆美也汝亦指李女也○言我雖無音酒
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上言
令德此言無德與女皆欲其飲食歌舞以答燕喜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
興也陟登析擇薪則其葉潛亏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亏
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潛亏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亏
興也陟登析擇潛盛鮮以觀見爾則我心寫吉○
潛音咨鮮息淺反
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兮

之初延左右秩秩燕末
尸辛 知此 遵豆有楚殽之
反 籩實 胾叶側吏反 醢呼改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
偕皆曾叶疾里反 鉦鼓既設
樂音洛反 逸逸大侯既抗
叶丁以反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獻
發功發彼有的叶丁以反 以祈爾爵

賦也初延初即席也 輯錄孔疏錯簡之旨席左右楚之左右
也秩秩有序也 輯錄言其整齊也 楚列貌殽骨體也 殽
實也 輯錄敖氏曰豆實菹醢之屬 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其
也備辨一也 輯錄其大者設 宿設而又遵于下也大射
儀不戒不宿言燕無預設之

樂人宿縣平聲○宿縣禮注射前
戒宿縣鼓也 樂人宿縣禮注云樂人縣鐘磬者陳其鐘磬也
燕禮曰樂人縣注云凡君燕
有事焉

厥明將射乃遵樂于下以遵射位是

之初延左右秩秩燕末
尸辛 知此 遵豆有楚殽之
反 籩實 胾叶側吏反 醢呼改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
偕皆曾叶疾里反 鉦鼓既設
樂音洛反 逸逸大侯既抗
叶丁以反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獻
發功發彼有的叶丁以反 以祈爾爵

賦也初延初即席也 輯錄孔疏錯簡之旨席左右楚之左右
也秩秩有序也 輯錄言其整齊也 楚列貌殽骨體也 殽
實也 輯錄敖氏曰豆實菹醢之屬 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其
也備辨一也 輯錄其大者設 宿設而又遵于下也大射
儀不戒不宿言燕無預設之

樂人宿縣平聲○宿縣禮注射前
戒宿縣鼓也 樂人宿縣禮注云樂人縣鐘磬者陳其鐘磬也
燕禮曰樂人縣注云凡君燕
有事焉

厥明將射乃遵樂于下以遵射位是

之初延左右秩秩燕末
尸辛 知此 遵豆有楚殽之
反 籩實 胾叶側吏反 醢呼改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
偕皆曾叶疾里反 鉦鼓既設
樂音洛反 逸逸大侯既抗
叶丁以反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獻
發功發彼有的叶丁以反 以祈爾爵

賦也初延初即席也 輯錄孔疏錯簡之旨席左右楚之左右
也秩秩有序也 輯錄言其整齊也 楚列貌殽骨體也 殽
實也 輯錄敖氏曰豆實菹醢之屬 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其
也備辨一也 輯錄其大者設 宿設而又遵于下也大射
儀不戒不宿言燕無預設之

樂人宿縣平聲○宿縣禮注射前
戒宿縣鼓也 樂人宿縣禮注云樂人縣鐘磬者陳其鐘磬也
燕禮曰樂人縣注云凡君燕
有事焉

厥明將射乃遵樂于下以遵射位是

發發矣也的然中所
中者飲畫上之觶
酌之○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
者初延禮儀之盛
者齊一至於設鐘鼓奏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發揖
拾更入發揖其耦更迭而發矢也射不可以不中飲酒既調爽而飲
以求
以此求爵汝也
各心競心各射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分叶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叶孚袁反
傞傞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叶於力反
曰既醉止威儀秩秩叶直一反

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矣醉而出者此是賓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必於有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或醒或佐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二爵不識叶失志引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射恐有解惰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鄭玄曰謂告由從之羖羊必無之物也羖童羊也角觸人故無角之羊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也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

通釋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失德猶抑詩之意亦以自警抑詩所謂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戒儆為言猶抑詩言借抑抑威儀維敬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言載號載呶由勿語之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豈有羖羊之角之論其語意多相似也然抑詩此詩大小雅之殊作者各自為一詩耳

作當從韓義為衛武公自悔之詩凡言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飲酒之所以甚美者必於有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或醒或佐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射恐有解惰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鄭玄曰謂告由從之羖羊必無之物也羖童羊也角觸人故無角之羊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

通釋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失德猶抑詩所謂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戒儆為言猶抑詩言借抑抑威儀維敬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言載號載呶由勿語之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豈有羖羊之角之論其語意多相似也然抑詩此詩大小雅之殊作者各自為一詩耳

作當從韓義為衛武公自悔之詩凡言

鄉也那安居處也稽氏曰此詩與鴛鴦相似大意樂飲安居如此則非徒樂之謂也德者不敗形容敬之至也但若不以禮樂以飲酒為樂也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男女淸潔心無邪穢之累時無四方之事福祿在其中矣

魚藻三章章四句

豈樂樂豈以魚之首倡為少案有那其尾則不樂飲酒之際事

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之笾音鞭豆之雜無字之笾古本及豆之實也君子來朝何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又何予之

興也稽氏曰此詩與鴛鴦相似大意樂飲安居如此則非徒樂之謂也德者不敗形容敬之至也但若不以禮樂以飲酒為樂也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男女淸潔心無邪穢之累時無四方之事福祿在其中矣

魚藻三章章四句

豈樂樂豈以魚之首倡為少案有那其尾則不樂飲酒之際事

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之笾音鞭豆之雜無字之笾古本及豆之實也君子來朝何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又何予之

興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旂畫交龍也龍旂繼舊音義曰龍旂通帛為之

玄袞古本及黼又何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又何予之

興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旂畫交龍也龍旂繼舊音義曰龍旂通帛為

言諸侯能此常保其福見乎天子基敬厥[音記]
緝熙[緝七入反]者謹而不變變[如字]之謂常天之子所愛而申之以
福祿也盛服以奉先祭有許[音虛]之心[如字]有
孝之善必然矣有許[音虛]人謂其有許[音虛]之心[如字]有
陽予之實詩人謂其實有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
[叶下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皮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秦故[服虔]曰平平辨治[辨治[訓]辨治[訓]不
[訓]辨治[訓]平平[皮延反]辨治也]毛[如字]曰

此書見兼則綽綽有裕而不興役不善之兄弟相
此而交相病矣蓋若詩人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屎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一方
已所見非大同之道也毋王氏曰
民與其良心不泰彼已之
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已之
方寫然矣
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譏又取
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

○老馬反爲駒叶音
詩經集傳二
知酌孔取叶音
況也謂孔甚也言其但知誅害人以取爵位而
不知其不勝其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
飽而不知其後將有不勝其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
有限
○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猱音饒
比也猱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壁
使之上
泥塗附之也苟王有善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
賦也猱猴性善升木言其長不至於
此而民興善上施私而民不從猶如此
如此矣
輯錄胡寅曰所謂一老老而民興弟上施私而民不從猶如此
上二句成王初如此
○雨無正
雨于月反
比也
消旱胥下
況也
遺式居婁
式居婁力俱反子張儗
子曰讒言罔極
明者當自
止而王其信之不肯疾下而遠棄之
疾下遠之也更平聲
益以長
上聲
慢也一說居婁驕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
知其甚矣○此章王信
讒之言其無極蓋已相

知酌孔取叶音
況也謂孔甚也言其但知誅害人以取爵位而
不知其不勝其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
飽而不知其後將有不勝其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
有限
○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猱音饒
比也猱猴性善升木言其長不至於
此而民興善上施私而民不從猶如此
如此矣
輯錄胡寅曰所謂一老老而民興弟上施私而民不從猶如此
上二句成王初如此
○雨無正
雨于月反
比也
消旱胥下
況也
遺式居婁
式居婁力俱反子張儗
子曰讒言罔極
明者當自
止而王其信之不肯疾下而遠棄之
疾下遠之也更平聲
益以長
上聲
慢也一說居婁驕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
知其甚矣○此章王信
讒之言其無極蓋已相

泥塗附之也苟王有善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
輯錄胡寅曰所謂一老老而民興弟上施私而民不從猶如此
如此矣
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而
不善今王又賤惰骨肉以
然不善而王又益之以
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
之道曰君子有徵猷小人與罷也
道民用如此正其五品爲之
○雨無正
雨于月反
比也
消旱胥下
況也
遺式居婁
式居婁力俱反子張儗
子曰讒言罔極
明者當自
止而王其信之不肯疾下而遠棄之
疾下遠之也更平聲
益以長
上聲
慢也一說居婁驕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
知其甚矣○此章王信
讒之言其無極蓋已相

之怨之所歸諸之所集故至於亡身也在京房
[illegible]人頗門是非不言猶知
恐不言猶知無所顧忌帝王聽之詩興
多則譏者計行而愈有以猶益甚人貌故下章頗
戴緣也式言婁猶者明用比以告之
則畫生其慮頗之辭氣猶論語言婁猶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
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
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
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
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
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
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

對而已猶至則上必責之無已如秦厲王[illegible]
一言所辱也[illegible]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焉俾予靖之後予邁[illegible]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遠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illegible]彼人之心于何
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傅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望音忘）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狐裘黃色毛之美者）出言有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盛音成）今此都邑之人（人士通稱）人物儀容之美（舊編民字）猶能如此則德之可知（舊編民字）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撮七括反）帶有餘（餘音預）彼君子女綢直（綢直由反）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說音悅）

賦也臺笠（臺音胎）莎草（莎草編）緇撮緇布冠也（緇撮小帽）其制小僅可以撮髮（舊編撮髮）而已（舊編撮髮）君子在野（舊編在野）或餐（舊作之）而作之（舊編君子）女之髮非故束之也髮自然（舊編髮自）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觀之（舊編觀之）綢直（舊編綢直）

六日不詹 音詹 多共反
賦也詹至也不至期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之子于狩 狩 收救反 其弓 叶姑弘反 之子于
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
欲往狩耶我則爲之張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
其繩蓋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興 民曰歸輔
而張弓釣而繫繩本非歸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故
言其如此必見其歡無往而不與之俱是雖夫婦之
正情然使其形於言焉則忽褻甚

○其釣維何 維魴及鱮 音敍 叶維泳反 及鱮薄言觀者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
也 言其二章釣文在下 行若此備言釣
矛盛四章章四句 一章章四句 不得上也
行若上也
須言之矣
芃芃 音蓬 黍苗陰雨膏 古報 之 反
勞力報 反
興也芃芃長大貌 依傳訓芃爲盛 行遲徐貌 成
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 謝 邑 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依此
言芃芃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 悠悠南行則唯召伯
能勞之也 此言所見而興 依傳訓悠爲遠 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

我行既集 我車我牛 叶魚 其 反 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歸誠 叶將 反
賦也牡曰騸牝曰騲 騸 音 騲 音 牡 牝 騸 音 騲 音 牡 牝 騸 音 騲 音 牡 牝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又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皆同如何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青青者莪相類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詳見青莪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變雅中多數思招隱之意則汉非在朝有位之人然必非在野無位之君子也且如此章蓋言白華以隰桑之阿難比君子容貌盛美之盛者此則不可知也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於叫反又於六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沃光澤貌以上二章言見君子而其樂如此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既見君子為所謂君子者如此則其樂可知也

白華音華菅音姦下同白茅束之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清也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之子床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宜相得而反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興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興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言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滤池北流浸彼稻田興也滤池水名在鎬京北流入于渭浸漬也稻田因地而異有可以種稻之田也○言滤池北流浸彼稻田則宜有嘉穀矣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滤池之水猶能浸彼稻田也

滤池北流浸彼稻田興也滤池水名在鎬京北流入于渭浸漬也稻田因地而異有可以種稻之田也○言滤池北流浸彼稻田則宜有嘉穀矣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滤池之水猶能浸彼稻田也

○滤池北流浸彼稻田興也滤池水名在鎬京北流入于渭浸漬也稻田因地而異有可以種稻之田也○言滤池北流浸彼稻田則宜有嘉穀矣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滤池之水猶能浸彼稻田也

比也滤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焉滤音當故反

○滤池北流浸彼稻田興也滤池水名在鎬京北流入于渭浸漬也稻田因地而異有可以種稻之田也○言滤池北流浸彼稻田則宜有嘉穀矣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滤池之水猶能浸彼稻田也

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而念之也思環思不已思也不何思也

○樵彼桑薪卬烘於容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

比也樵采也桑薪卬我烘燎也煁竈屬維猶與也碩大也此章興也下章放此

之雖可燎而不可烹從者也（檀弓錄滕無益之葛屨也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囱也）○桑新室以烹飪而但爲蒸燭以比嫡后之專而反見卑賤之甚也（當以貴處賤反以賤處貴反又可思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慅慅（去刃反）比也慅慅憂貌遹遹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增輯金氏許曰當必外聲聞中鼓鍾於宮則聲聞外人豈不如哉）念子慅慅而反視我遹遹（如此可怨者也）○有鶴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令聞令望（令望一作聲）比也鶴水鳥而高八尺（一名胡鶴一名九皐一名唳鶴一名老鶴一名仙鶴一名丹頂鶴一名白鶴一名玄鶴一名胡雁一名灰鶴一名鶬鶴一名白鶴一名玄鶴一名胡雁一名灰鶴）善鳴人望好稱也梁魚梁也○蘇氏曰梁魚梁也○增輯呂氏祖謙曰梁魚梁也）爲令於衆（清潤則有聞）（去聲）矣今爲在梁而鶴在林（維彼碩人令聞令望）（一作聲）比也（鶴水鳥而高八尺一名胡鶴一名九皐一名唳鶴一名老鶴一名仙鶴一名丹頂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舜朝禹則夕極于烝謂
驟三至章八句感觸期望之
意及最遠之
幡幡孚煩反 鄀葉采之音 牛偏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然往來之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鄀葉采
之有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
謙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兎它歧反 斯首炮白交反 之燔音煩叶扶晚反之君子有酒
酌言獻叶虚建反之
賦也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十魚以尾也毛曰炮合
毛而炮之也 加火曰燔炙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有兎斯首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酢
音戛叶疑各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主人也
○有兎斯首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音讎市流反之
賦也酬猶酢飲也
主人自飲曰酢賓曰酬
鄀葉采菽音叔采之名苦而不可食
鄀葉采菽章四句
漸漸子廉反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暇
也○將帥出在經歷險阻不堪勞苦而作此詩
也 經歷險阻高石磊磊而水流湍急之
地 山石貌 遑暇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 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沸
徒的反 畢星名豕波波月離畢也畢星好雨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波波月離
畢將雨之驗也 晴霽畢星好雨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武人東征不遑他音佗
賦也

…其心之憂傷也
…兮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子零
…也言雨雪貌然亦何能久哉
…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
…可以飽叶補苟反
…即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
…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
…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莫之華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見國勢不可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
…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一章章四句叶戶剛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黃興也草黃則衰將亡征役不息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
…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貉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
…時而不得歸夫其室家之繫也哀我征夫豈獨為罪
…民哉首章民猶國之多事也無家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叶羊汝反哀我征夫朝夕
…不暇叶後五反

…猷也率循循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
…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上章則怨其主將此及下章則極其辭以
…行彼周道
…與也苞尾長貌棧車役車也載物之車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苞音包
…有芃薄工反者狐叶奚里反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
…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周道大道也氏曰君之事言國家之
…在平教中其日宜也棧車行道而不息甚其
…此又順相應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興也苑長貌棧車役車也載物之消耗人民不
…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見使役之繁亟
…民之勞苦上之人視人如禽獸人事絕矣
…至是極可為者此未離之所以降為此國
…謂自乾端至此其詩多
…以民鑑雅
…其漸
…敝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朱子集傳 後學番易朱公遷 克升 疏義
門人王逢 原夫 輯錄
門人何英 積中 增釋

大雅三

說見小雅 輔廣曰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乎易明白正大光明蓋天子諸侯會朝之樂皇矣述太王王季之德有王業之基文王受命有聲述武王之烈大明本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言天之生聖人以治天下之意文王有聲述武王之業而言其繼續光大之意綿言太王之事緜言文王之事棫樸言文王之德旱麓言王季之福思齊言文王之德皇矣言王季之德大明言文王之事緜棫言文王之興皇矣言王季之德大明言武王之事緜言文王之興棫樸言文王之德旱麓言王季之福思齊言文王之德皇矣言王季之德大明言文王之事緜言文王之興棫樸言文王之德旱麓言王季之福思齊言文王之德

經009-605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反將于京許居良反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呼雇反王之藎才刃反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曲禮下註云列國卿大夫
其命殷與天子之士等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爲也膚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奉時祀之於神
也灌鬯酌鬱金草合而釀之芬香條暢以降神謂之鬯孟子註云敏達也黼冔殷冠名也冔或作收
古字通用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止於祭祖一章以表之耳毛詩曰祼將于京周之京師也
曰牧野之會
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
所以天理言脩而治皆以編排居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
言其難也○言敬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
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也配命自求多福力救反
乃如此宜以爲鑑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
學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
時王德足以配上帝矣此皆賢君而言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聿于筆
脩厥德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自脩此命字皆以天理言脩編排居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
言其難也○言敬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
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也配命自求多福力救反
乃如此宜以爲鑑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
學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
時王德足以配上帝矣蓋以戒王而不敢斥
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
之也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寡人不敢斥言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絕也躬身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毛氏曰載事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氏曰孚信也
脩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昭明有虞殷自天
命之去留在人心故文王則傚文王之所以事天而
不敢違下章之意皆此意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作夏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語錄云文王詩直是發出許多義理）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惟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可得而庇也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可得而庇也欲其如文王之不已也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事臭氣也法文王在脩德脩德在敬天而已）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在脩德脩德在敬天而已）見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豈不已盡乎不顯文王之德於乎不顯文王之德（文王之德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天道不顯不已純亦不已則德與天同德者理而已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然不已也（於嘆辭也文王之德純乎天理而無不純純則自文王之德所以為文而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首章之意）

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相先之樂（樂官樂之官也）若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三千也云云話以為文王之德所以為文而言（文王之德所以為文而言）蓋文王之德純乎天理而無不純純則自然不已（純亦不已）故其一端而言（會四之一章也）會四之一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會四之一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會二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會二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會三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會三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會四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會四章言天之命為周之福）八章言文王之德為後世之法（八章言文王之德為後世之法）皆是發明文王之德（皆是發明文王之德）成王者告成王（成王者告成王）於文王之德（於文王之德）無不已（無不已）

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通釋曰此章所謂然者先明其已即所以昭明于天之本也然文王之生也盛德發其設也昭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為

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
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
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文王之
所以得天下之道輯氏曰愛之一字文王之德不純
以爲始終有又可見於此詩七章四
以爲建德之階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時羊反天難忱音沈叶尸林反斯不易以豉反
雖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夏反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
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也挾有也言
祥曰湯如伐桀登山之上而有北面之心也
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
矣文王之聖吳氏曰雖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又能
一一脩其德以順乎天而大任之正又適得其人焉
一一蓋文王之父王季之妻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姓
一一莘氏之家也王季文王之父也行脩謂之德本於德也身
一一猶躬也大任繫其子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
一一及其生文王而言文王而及其長又以見其德之無不備
一一也其意深矣蓋氏曰此章述太任生文王也

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天邦有子叶樂反
賦也嬪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
音洽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遥此
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幸國也子美也○將言武
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眷昭實在於
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初年猶曰壯盛之年也默定猶曰陰騭所以治渭涘當文王將婚
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天以大
王鴻配此賢妻之命也而文王承順之德又能敬天以
不時之隕致之也下兩章亦承此章而言天命之眷顧
章末天生太姒以配文王也
○大邦有子俔音現奉通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反反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說文云俔譬也孔氏可如今俗語譬物曰譬然也譬然天之妹猶言天
吉也言不但吉而已也造作船於水比之而成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
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遵以為子之禮
也不顯顯也曰五章皆以顯光為言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反武繼
女反叶戶
音戶君反下
承也繼其有光也嗣續言以見爱
子繼行叶戶
反篤生武王保右命爾
保右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有有德之文王
故篤生武王而保右之使之有德以有德之文王有德
以有德之武王天之所以命武王者如此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牧野維予侯興
興起之義言然衆心猶恐武王非必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
然而衆非必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語言以見爱
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一說補氏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非武王之同非武王之得已
一說實則是語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

大明入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敘武

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一節此文大旨此
一節蓋言古公之先小後大以北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
而古公之時居於窒礙土窄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
而後大也取初生民之詩是推始祖后稷自后稷始入此室爲公時
事生民之詩是推始祖后稷自后稷始入此室爲公時
一出緒詩言后稷初生民之時其是見民之初生之由也誕封厥呱呱而不滴窒礙而閟無
民矣陳氏曰人始生之地也矣室迺也有害窒但穴居之地乃為地所不能無諸之未有
室家恫瘝以仁王始終之詩意主吉太王基王迹文王克成
厥勳以仁王始終之詩意主吉太王基王迹文王克成
一節見在亂而小離破而大耳解
翼王氏曰周國實發於為民之物生地
祖而國復興破以為民之物生地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叶後吳反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主也率循水厓也漆沮之別也岐下岐山之下
岐山之陽名天
姜女大王妃
胥相也宇居也古公以狄人侵
之事之以珍寶珠玉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
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之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將去
之矣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朱子引此以明太王遷岐
舊說朱子曰或謂狄侵已而遷蓋不得已而然也說
士助林氏曰勸於義人者自集會集也說
人者害人也邑作邑
太王之言忠厚如此而說之從也說不通其事先也
而說之從也說不通其事先也
民心自不肯舍太王孟子其保民之主也
周編也言雖事不爲也
田里之始也周家執此說則
事皆歸之地說詳之地說詳之始

○乃召司空司徒俾立宗子（俾古弭反）于（音於）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繩（音證）墨（地以制邑）

賦也司空掌營國（音國）司徒掌徒（音途）之事（音士）俾（使也）猶（音由）使（所吏反）也宗子（繼禰之嫡）謂王之適（音的）長子（音丁）繩（音神）墨（音默）所（音所）以為直（音值）凡（音帆）慶（音羌）以君（音居）民（音眠）司空之職（音之）故（音古）先（悉薦反）召（上照）之（音支）故（音古）次（音恣）召（上照）之（音支）繩（音神）所（音所）以為直（音值）凡（音帆）營（音營）國（音國）量（音良）地（音地）以制邑（音亦）

慶位（音位）處（昌呂反）皆（音階）先（悉薦反）以繩正之（音征）既（音記）正（音征）則（音即）來（音賚）板（音版）而築（音竹）也（輯錄）

一日（音人）君（音居）國（音國）都（音徒）如井田（音填）制（音至）畫（音獲）為（音于）九區（音歐）面（音眠）朝（音潮）青（音精）市（音時）左（音佐）祖（音組）右（音佑）社（音舍）中（音仲）間（音閑）一區（音歐）則（音即）君（音居）之（音支）宮（音恭）室（音實）前（音煎）一區（音歐）為（音于）外（音月）朝（音潮）凡（音帆）一（音伊）會（音繪）萬（音萬）之（音支）數（音朔）皆（音階）如（音儒）井（音填）田（音填）之（音支）大（音泰）也（音野）縮（音所）束（音速）也（音野）載（音再）上（音尚）下（音戶）相（音向）承（音成）也（音野）

言以索（音所）束（音速）版（音版）投（音豆）土（音杜）築（音竹）記（音紀）則（音即）井（音填）下（音戶）而（音耳）上（音尚）以（音已）相（音向）承（音成）載（音再）也（音野）

輯錄（音集）辯（音辨）曰（音越）此（音雌）司空（音恐）徒（音途）之（音支）事（音士）君（音居）子（音資）將（音獎）營（音營）宮（音恭）室（音實）宗（音蹤）廟（音妙）為（音于）先（悉薦反）成（音城）厚（音后）為（音于）後（音后）圖（音途）

○遷（音千）立（音力）皐（音高）門（音民）有（音以）佚（音逸）臺（音胎）

賦也傳（音傳）曰（音越）王之（音支）郭（音廓）門（音民）曰（音越）皐（音高）門（音民）有（音以）佚（音逸）臺（音胎）門（音民）將（音獎）脩（音修）正（音征）也（音野）輯錄（音集）芳（音方）素（音速）云（音雲）皐（音高）門（音民）最（音祭）在（音哉）外（音月）故（音古）當（音丁）也（音野）遷（音千）記（音紀）疏（音蔬）謂（音胃）南（音男）鄭（音政）當（音丁）郭（音廓）正（音征）門（音民）大（音泰）王之（音支）時（音市）未（音味）有（音以）制（音至）度（音渡）特（音忒）作（音則）二（音貳）門（音民）其（音基）名（音明）如（音儒）此（音雌）及（音極）周（音州）有（音以）天（音添）下（音戶）遂（音隧）尊（音遵）以（音已）為（音于）天（音添）子（音資）之（音支）制（音至）也（音野）朱（音株）子（音資）曰（音越）太（音泰）王（音旺）既（音記）有（音以）天（音添）下（音戶）以（音已）為（音于）大（音泰）社（音舍）猶（音由）漢（音汗）初（音粗）令（音零）民（音眠）立（音力）漢（音汗）社（音舍）之（音支）也（音野）

宜（音疑）遷（音千）之（音支）宗（音蹤）廟（音妙）之（音支）門（音民）社（音舍）不（音逋）備（音倍）其（音基）制（音至）度（音渡）

○言大王（音旺）雖（音隨）不（音逋）能（音耐）珍（音陳）絕（音截）惛（音昏）怒（音努）以（音已）致（音至）其（音基）民（音眠）意（音異）

賦也（音野）珍（音陳）絕（音截）也（音野）惛（音昏）怒（音努）猶（音由）言（音延）遂（音隧）也（音野）承（音成）上（音尚）起（音氣）下（音戶）之（音支）辭（音詞）珍（音陳）絕（音截）惛（音昏）怒（音努）猶（音由）言（音延）遂（音隧）也（音野）校（音較）長（音丈）葉（音協）盛（音成）養（音樣）生（音星）有（音以）

版（音版）築（音竹）也（音野）度（音渡）投（音豆）土（音杜）於（音烏）版（音版）也（音野）葛（音格）藟（音壘）蔓（音萬）也（音野）

問（音聞）聞（音問）通（音同）謂（音胃）聲（音星）譽（音餘）也（音野）校（音較）長（音丈）葉（音協）盛（音成）養（音樣）生（音星）有（音以）

刺（音次）棫（音域）白（音伯）樸（音僕）也（音野）小（音曉）大（音泰）亦（音夷）義（音宜）生（音星）右（音佑）刺（音次）

棫（音域）也（音野）樸（音僕）也（音野）小（音曉）大（音泰）亦（音夷）義（音宜）生（音星）右（音佑）刺（音次）

樸（音僕）樕（音速）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

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

○言（音延）大（音泰）王（音旺）之（音支）時（音市）未（音味）有（音以）制（音至）度（音渡）特（音忒）作（音則）二（音貳）門（音民）其（音基）名（音明）如（音儒）此（音雌）及（音極）周（音州）有（音以）天（音添）下（音戶）遂（音隧）尊（音遵）以（音已）為（音于）天（音添）子（音資）之（音支）制（音至）也（音野）

賦也（音野）傳（音傳）曰（音越）王之（音支）郭（音廓）門（音民）曰（音越）皐（音高）門（音民）有（音以）佚（音逸）臺（音胎）門（音民）將（音獎）脩（音修）正（音征）也（音野）輯錄（音集）芳（音方）素（音速）云（音雲）皐（音高）門（音民）最（音祭）在（音哉）外（音月）故（音古）當（音丁）也（音野）遷（音千）記（音紀）疏（音蔬）謂（音胃）南（音男）鄭（音政）當（音丁）郭（音廓）正（音征）門（音民）大（音泰）王之（音支）時（音市）未（音味）有（音以）制（音至）度（音渡）特（音忒）作（音則）二（音貳）門（音民）其（音基）名（音明）如（音儒）此（音雌）及（音極）周（音州）有（音以）天（音添）下（音戶）遂（音隧）尊（音遵）以（音已）為（音于）天（音添）子（音資）之（音支）制（音至）也（音野）

宜（音疑）遷（音千）之（音支）宗（音蹤）廟（音妙）之（音支）門（音民）社（音舍）不（音逋）備（音倍）其（音基）制（音至）度（音渡）

○言大（音泰）王（音旺）雖（音隨）不（音逋）能（音耐）珍（音陳）絕（音截）惛（音昏）怒（音努）以（音已）致（音至）其（音基）民（音眠）意（音異）

賦也（音野）珍（音陳）絕（音截）也（音野）惛（音昏）怒（音努）猶（音由）言（音延）遂（音隧）也（音野）承（音成）上（音尚）起（音氣）下（音戶）之（音支）辭（音詞）珍（音陳）絕（音截）惛（音昏）怒（音努）猶（音由）言（音延）遂（音隧）也（音野）校（音較）長（音丈）葉（音協）盛（音成）養（音樣）生（音星）有（音以）

版（音版）築（音竹）也（音野）度（音渡）投（音豆）土（音杜）於（音烏）版（音版）也（音野）葛（音格）藟（音壘）蔓（音萬）也（音野）

問（音聞）聞（音問）通（音同）謂（音胃）聲（音星）譽（音餘）也（音野）校（音較）長（音丈）葉（音協）盛（音成）養（音樣）生（音星）有（音以）

刺（音次）棫（音域）白（音伯）樸（音僕）也（音野）小（音曉）大（音泰）亦（音夷）義（音宜）生（音星）右（音佑）刺（音次）

棫（音域）也（音野）樸（音僕）也（音野）小（音曉）大（音泰）亦（音夷）義（音宜）生（音星）右（音佑）刺（音次）

樸（音僕）樕（音速）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

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

○言（音延）大（音泰）王（音旺）之（音支）時（音市）未（音味）有（音以）制（音至）度（音渡）特（音忒）作（音則）二（音貳）門（音民）其（音基）名（音明）如（音儒）此（音雌）及（音極）周（音州）有（音以）天（音添）下（音戶）遂（音隧）尊（音遵）以（音已）為（音于）天（音添）子（音資）之（音支）制（音至）也（音野）

賦也（音野）傳（音傳）曰（音越）王之（音支）郭（音廓）門（音民）曰（音越）皐（音高）門（音民）有（音以）佚（音逸）臺（音胎）門（音民）將（音獎）脩（音修）正（音征）也（音野）輯錄（音集）芳（音方）素（音速）云（音雲）皐（音高）門（音民）最（音祭）在（音哉）外（音月）故（音古）當（音丁）也（音野）遷（音千）記（音紀）疏（音蔬）謂（音胃）南（音男）鄭（音政）當（音丁）郭（音廓）正（音征）門（音民）大（音泰）王之（音支）時（音市）未（音味）有（音以）制（音至）度（音渡）特（音忒）作（音則）二（音貳）門（音民）其（音基）名（音明）如（音儒）此（音雌）及（音極）周（音州）有（音以）天（音添）下（音戶）遂（音隧）尊（音遵）以（音已）為（音于）天（音添）子（音資）之（音支）制（音至）也（音野）

宜（音疑）遷（音千）之（音支）宗（音蹤）廟（音妙）之（音支）門（音民）社（音舍）不（音逋）備（音倍）其（音基）制（音至）度（音渡）

○言大（音泰）王（音旺）雖（音隨）不（音逋）能（音耐）珍（音陳）絕（音截）惛（音昏）怒（音努）以（音已）致（音至）其（音基）民（音眠）意（音異）

賦也（音野）珍（音陳）絕（音截）也（音野）惛（音昏）怒（音努）猶（音由）言（音延）遂（音隧）也（音野）承（音成）上（音尚）起（音氣）下（音戶）之（音支）辭（音詞）珍（音陳）絕（音截）惛（音昏）怒（音努）猶（音由）言（音延）遂（音隧）也（音野）校（音較）長（音丈）葉（音協）盛（音成）養（音樣）生（音星）有（音以）

版（音版）築（音竹）也（音野）度（音渡）投（音豆）土（音杜）於（音烏）版（音版）也（音野）葛（音格）藟（音壘）蔓（音萬）也（音野）

問（音聞）聞（音問）通（音同）謂（音胃）聲（音星）譽（音餘）也（音野）校（音較）長（音丈）葉（音協）盛（音成）養（音樣）生（音星）有（音以）

刺（音次）棫（音域）白（音伯）樸（音僕）也（音野）小（音曉）大（音泰）亦（音夷）義（音宜）生（音星）右（音佑）刺（音次）

棫（音域）也（音野）樸（音僕）也（音野）小（音曉）大（音泰）亦（音夷）義（音宜）生（音星）右（音佑）刺（音次）

樸（音僕）樕（音速）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

薪（音新）可（音柯）以（音已）燔（音煩）燎（音聊）可（音柯）以（音已）供（音恭）賓（音賓）客（音格）之（音支）

之慍怒亦不敢蓋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此說大旨見於孔子家語有其實則有其名也）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按道通昆夷之道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承接道通貿易大王作聲時加盛耳按皇矣之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此之謂也）大王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承接道通貿易大王作聲時加盛耳按皇矣之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此之謂也）

○慶之內外賢厥成文王畏厥反厥生（叶桑經反）予曰有先（息薦反）後（胡豆反下五反）予曰有禦侮（魚呂反）予曰有先後（胡豆反下五反）予武也慶內之賢成平乃內治以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男女異路（鄭氏曰畔田之畔界也讓畔長畝者也異路男子出右女子出左）頒白不提挈（頒白者髮有雜色也提挈有持之也）斑白不負戴（斑白者髮半黑半白也負戴有以背載之也）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士為大夫大夫為卿則各以職而相讓也）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之所爭由為閒田而侵我疆畔之故耳今君子之境界君子之人不爭乃相讓以土（王之詩文王之化大明如上三篇及武王之志大開如上四篇文王太王之德益大明如此故武王得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毛傳之說見於孔子家語好生樂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熊氏曰按文王之化自始有其實而未有其名也

綱乎四方者至矣天下之為治者總而又總於此以用心至極而用心之極莫先於王則雖漢人心之極亦無異於金王是貴尊尊之義而簡稽清廟清王此於外也魏勉以心至於外者因金王之德而推廣之文王之德為有義之實而許氏曰綱文見乎中則實金王也表乎外而已然之迹也漢人之義王也表乎外而不見乎中則實如金王之義王也表乎外而已然之迹也漢人之義王也表乎外而不見乎中則實如

皆是此意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五章之序首以左右言次以六師言末以人心所以歸之之故於此見矣

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

周人也

旱麓 子兮反 瀍 子兮反 豈弟 君子下干祿豈弟

旱山之麓荊楚多也豈弟樂易也樂者和樂而易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易也和樂而無所乖戾也豈弟樂易也樂者和樂而易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王所貴於君子者乃能樂易以求天祿也豈弟樂易也樂者和樂而易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當有者祖之也君子王也○此亦以啄歌文王之德言

旱山之麓荊楚多也豈弟樂易也樂者和樂而易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子云爾此當真之彼玉者故以為興也君子必作人也

也君子能樂易於福祿自己之以其地之表

福祿自己之以其地之表

福祿民曰言樂易則能樂於福祿民之表

理如此非有意於干祿也自然其以豈弟之道干祿而所以干祿者有道爾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 所乙反 彼玉瓚 子旱反 黃流 力求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指其瓚曰瑟彼瓚者盛鬯酒以祀其先祖也祼將之禮主人洗爵酌鬱鬯以獻尸尸祭之而以灌地謂之祼將祼將之禮既畢尸酌鬯以酢主人主人受之而以祭器反奠之謂之反奠祭畢而飲謂之飲福凡祭祀之禮尸入九飯而三獻禮成而三飯之禮尸入五飯而一獻禮成而一飯則瓚如長有二寸其柄尺二寸其槃徑九寸以下

秬秦為酒鬯鬱金草名芬芳條暢以瓚酌而祼之也鬱合鬯云草名鬯金則黃如鬱金色酒在器謂之鬯故曰黃流鬯則鬱金香草釀秬為酒芬芳條暢以降于神謂之祼

祼之也○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五章之序首以左右言次以六師言末以人心所以歸之之故於此見矣

必有福祿下其馹明實器不藏為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先祖則知至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庶人

○瑟 所乙反 飛戾天 力計反 魚躍于淵 以灼反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鳶之飛則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翼身直翅而已蓋高為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魚躍淵言其必作人也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故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音辛北反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力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神依物而有以感乎人故物必如此其盛如此章末又言福之所以至焉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劳力報反矣

興也瑟茂密貌柞棫叢生者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或曰燎燔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北皆極盛之所致者或曰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或曰燎燔除其旁草使木茂也或曰燎燔除其旁草使木茂也或曰燎燔

賦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
也射與敎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
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
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
是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一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曰能也
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一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曰能也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一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曰能也
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一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曰能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賦也肆故今也斁厭也天命靡常也天難諶斯不易
也言天命之不可信如此蓋文王之德純亦不已
又足以為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子
孫之當繼其緒而光大之無所間斷者而亦未嘗不入於義理之中
此兩句與不顯篤恭之意相表裏蓋一意也或曰
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子孫雖不珍
而光大之無所間斷者而亦未嘗不入於義理之中
慶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義理之中謂性與
天合是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假大也商殷有天下之號也孫子謂紂也言天命
之去殷豈不大哉蓋紂雖不善然其初亦豈不能
為善以有天下而其後卒至於喪之蓋天命無常
不因惡而有損德本愛故不資稽古之人無斁
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曰能也
一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曰能也
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賦也肆故今也斁厭也天命靡常也天難諶斯不易
也言天命之不可信如此蓋文王之德純亦不已
又足以為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子
孫之當繼其緒而光大之無所間斷者而亦未嘗不入於義理之中
此兩句與不顯篤恭之意相表裏蓋一意也或曰
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子孫雖不珍
而光大之無所間斷者而亦未嘗不入於義理之中
慶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義理之中謂性與
天合是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假大也商殷有天下之號也孫子謂紂也言天命
之去殷豈不大哉蓋紂雖不善然其初亦豈不能
為善以有天下而其後卒至於喪之蓋天命無常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岳斯監四方求民之莫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窮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致納取也言之所取也○陳氏大猷曰耆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嗣氏門子曰式如匪廓之廓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大王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額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人知大王遷岐而不知天啟以此實周也故推本天意於是確然矣○輔氏廣曰天豈私有周哉惟有周者即所以

安定也

作之屏之其灌其栵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則易也作之屏之其灌其栵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柔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枝起也屏去也灌叢生者也栵列生者也檉河柳也椐樻木也攘除也剔治之擢擢凡木則直柔柔之貌載則之也○此言大王遷於岐周之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大姜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大姜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大姜之人物漸盛然

心非勉強上聲也程氏曰李氏云舉第之所以為盛民其心而然其生而知與知而敬其兄不知敬其兄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於良知良能誼非人心而然哉

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漾之間言帝

二省其山而見其木枝道通則知民之歸之幹益茂矣於是既作之邦又既之賢君以嗣其業益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

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大伯王季皆見以當其國而無待於勉強理當然而然也大伯王季有聖子則大伯宜

（南雍監本作心）

（南雍監本作受之乃因其心之自然而

（南雍監本作受）

（南雍監本作長）

（南雍監本作敬）

（南雍監本作是以）

（南雍監本作事）

（南雍監本作是以）

（南雍監本作舉）

（南雍監本作是以）

（南雍監本作是以）

（南雍監本作是以

離畔也援拳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歆之動也
蒙蔽也增釋文蔽洋曰畔援猶牢拒也歆歆心動貌有說深於歆心動貌蓋也
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容容須臾也
其入聲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
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安池是也輯睦寧州涇州即
涇州董逌陝西其旅周師也被遏也
輯睦通釋曰二旅皆指不同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
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羨人謂於人
當取欲所不當欲論語曰請事斯語旨與經文
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七到道之極予文王無是二者
理中祖伐之事理當伐之加所謂隆于岸也岸訓高
至喜無以加所謂隆于岸也岸訓高
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七到道之極予文王無是二者
文王敬無怠於民無人
欲所所謂無逸也
蓋天賞命之而非
人力之所及是以容人不恭敬違其命而擅興師
旅以侵阮徂共之地
爰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
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文王必天之心為心如此
征伐之始也發事比下四事
○依其在京師涇安侵自阮徂共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溪我
原居岐之陽在渭之方下民之王
斌也依安貌京師涇陵側方鄉

曰鄰人鄰
居之也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鄰沮為三國之
號而所營之兵既過家人遂從師旅而出以侵阮
徂共之地
輯睦曰詩曰被泰伐書泯惟商旅亦曰侵疆畔敵
此詩曰於寡言援於文則客人退師而出以侵阮
徂共之疆也
之阿無飲我泉之溪則客人退師而出以侵阮
徂共之疆也
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文王
始下車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實字指
家師言通釋曰文王既受天命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
之時心未忘民心之憂皆此以帝命伐之
之集皆此以帝命伐之
在京兆府咸陽縣輯睦即今西
咸陽縣陵鄰縣
於漢為扶風安陵今
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欲水於泉以注
輯睦氏曰詞直理正誠意盡於人
我也輯睦氏曰詞直理正誠意盡於人
有敵者所謂帝王之謨武王無是二者
於是指其
地於

堪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諸侯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邑○言上帝眷念文王教戒之詞也語意不同如此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一緯經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詢同也謂與

故又命之以伐崇也

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既有聲色之於我又順而循之理既有聲色之於我又順而循之理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詢同也謂與

呂氏曰言文王德不形以不大變色功無迹以不大變色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徒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德不形以不大變色功無迹以不大變色

雖與文王同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帝之則也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然非我也有我則用私矣之語是○有我則文王之德不純乎天矣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密須之民阻兵安忍侵阮徂共之田以大國而侵小國之地是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天理滅矣人心其能平乎此文王所以赫然震怒而整其旅也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密須之民阻兵安忍侵阮徂共之田以大國而侵小國之地是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天理滅矣人心其能平乎此文王所以赫然震怒而整其旅也

密須國名在今涇州安定縣西北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阮國名在今涇州涇縣北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共國名在今涇州涇縣北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臨衝閑閑

叶訓詢同也諏

崇墉言言

言言高大也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臨衝閑閑徐綫也言高大也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以計功也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安安不輕暴也類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崇善附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畏而降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伯益作於姜里西伯於紂紂囚之其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諸侯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邑○言上帝眷念文王教戒之詞也語意不同如此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既有聲色之於我又順而循之理既有聲色之於我又順而循之理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詢同也謂與

呂氏曰言文王德不形以不大變色功無迹以不大變色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雖與文王同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帝之則也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然非我也有我則用私矣之語是○有我則文王之德不純乎天矣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密須之民阻兵安忍侵阮徂共之田以大國而侵小國之地是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天理滅矣人心其能平乎此文王所以赫然震怒而整其旅也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密須國名在今涇州安定縣西北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阮國名在今涇州涇縣北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共國名在今涇州涇縣北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臨衝閑閑

叶訓詢同也諏

崇墉言言

言言高大也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臨衝閑閑徐綫也言高大也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崇墉言言連連屬貌音續狀戴侃曰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以計功也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安安不輕暴也類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崇善附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畏而降

長夏華夷之辨也輯綴子曰天謂文王予嘗聞諸朱子以不大變色有一顯告有深諸不露之意涵中之明德不大其聲色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彩遊也民未能不顯篤恭之靜也不顯篤恭之靜也故見大其聲色也故曰德之於民也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有譬乎輕乎毛民鮮克舉之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一章言大王居岐之事二章言大王王季興起之事三章言王季克順大王之意自若至緜皆推原其本基天而非以力也

經始靈臺靈臺叶田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叶直反

賦也經度營表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俊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庶民子來言民之歸文王如子之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賦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也濯濯肥澤也鶴鶴其鳴聲也牣滿也魚躍而踊之充也

於音烏牣音刃魚躍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薄紅蒙叶戶公反

賦也鼉似蜥蜴長七八尺鼓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聲子之謂也民被文王之德而樂其所樂以美文王之化此則所以為靈囿靈沼靈臺而名之也

鼉音駝逢音蓬薄音雹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薄紅蒙叶莫公反

賦也鼉似蜥蜴長七八尺鼓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聲子曰聽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

鼉音駝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薄紅蒙叶莫紅反

賦也鼉似蜥蜴長七八尺鼓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聲子曰聽無眸子曰

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輔相呂氏門樂事也。
皷之鏞和知縣瞍方奏其事也。鏞皷作於北矣可
此章見作樂有其人於樂有其事則文王之前固
蓋以異乎衆人之樂矣。擊之鏗然有金聲而玉振之也。
瞍民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九奏而後聖德之成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於文王而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
其事之次第也。
有太王王季文王積功累仁之基不在於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之
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而可乎夫惟太王王季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
右頌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夫惟太王王季不在於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之
業於二后要其總而歸功於武王之繼三后而言之。
夫旺盛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
詞也靈臺辟雍本不同處在監本則雍在臺之旁
曾然技民樂之而作辟雍則樂在辟雍翻則在臺之旁矣
曰前二章言靈臺之又長言合於天理故能
有其樂也敬齊而明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國有長養之
之德即是天理無先王
之德而求德配命非二事若先王
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配命成王之孚
而遽難輕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德矣。
得以對彼三后於錫京者以其能起求制王之德而
配之又長言合於天理故能
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配命以
成王之信於天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
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
爲法耳。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耳何足法哉上章因王配于京推之見武王能承成王之命而成王之德不忘而得天下之心永言孝思孝思則其孝出於真誠而天下思之信之可謂能成王者之孝思矣如此孝思維則孝子慈孫百世保之下章因孝思而推之見武王能承成王之德不忘而得天下之心永言孝思孝思則其孝出於真誠而天下思之信之可謂能成王者之孝思矣如此孝思維則孝子慈孫百世保之下章因孝思而推之見武王能承成王之德不忘而得天下之心永言孝思孝思則其孝出於真誠而天下思之信之可謂能成王者之孝思矣如此孝思維則孝子慈孫百世保之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滿北反此則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

一解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
況文王之所以滿克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受命言有此武功四章皆言有武功一物也言之有不同耳伐崇事見
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
西南(補遺)(補遺)王肅始(補遺)(補遺)(補遺)

而莫予違自服也。敎化之得民心如此非以力服人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
王成之武五烝哉
武也考稽諸載籍重氏曰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
宅是鎬京辟雍無思不服見文王之盡道也鎬京辟雍四方
宗志也故能盡之而四方無思不服不於此乎心服
則其何能如此非以力服人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逋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逸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眉殞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孚逼反）載生載育（叶逸反）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配也）其後世子孫又配帝也或曰謂精意以享謂之禋祀郊祺也弗之言祓（音拂除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祺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妣配之也姜嫄言祺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高辛氏口祠以仲春玄鳥乞子之候也祭之日以大牢享）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逋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逸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眉殞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孚逼反）載生載育（叶逸反）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配也）其後世子孫又配帝也或曰謂精意以享謂之禋祀郊祺也弗之言祓（音拂除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祺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妣配之也姜嫄言祺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高辛氏口祠以仲春玄鳥乞子之候也祭之日以大牢享）

所止注見後傳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履王武反帝嚳之元妃姜嫄有邰氏女名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悅而踐之遂孕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乃收養長而有令德堯舉之以爲農師天下賴其利也故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宜其尊嚴而配上帝焉○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民也書曰初生民時維后稷○稷名棄為堯農官有功封邰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嚳苦沃反姜嫄其元反邰音胎

有以異於常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麟鳳龜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麟力珍反鱉彼列反

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麟鳳龜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麟力珍反鱉彼列反

張子曰天地之始生人物蓋無種及其既有人物則以類而生不能不循其類也故麻麥各以其種而生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理之必然也

張子曰天地之始生人物蓋無種及其既有人物則以類而生不能不循其類也故麻麥各以其種而生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理之必然也

生者矣蓋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麟鳳龜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麟力珍反鱉彼列反

履帝武敏歆

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也歆動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也歆動也

履帝武敏歆

之爲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
言后稷之稱如此顯而無疑而無末也栗不拙也
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拙也
形味好也顏實繁碩而無末也栗不拙也
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
言后稷之稱如此顯而無疑而無末也栗不拙也
者要其成耳
而信之耳故竟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
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閟曰后稷之精先上帝是為甲帝末拆也顏實繁碩而無末也栗不拙也
所種就則洛有助其上帝之宜天之
之法與地之宜天之幸短
之時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誕發也降下也嘉善也種穀之總名也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糜赤苗青粱也芑白粱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穡收斂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而治地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種布也
茂嘉穀也種布也
上種種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拆則破裂而長
上種種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拆則破裂而長
種也上言未之前地發盡發也盡發盡生而莠始稚也
之時也
○誕實匍匐崔苗
誕實匍匐崔苗
實實也匍匐枝葉布地也崔大貌也苗莠苗也
實實也匍匐枝葉布地也崔大貌也苗莠苗也
○誕實發秀
誕實發秀
發發也秀出也
發發也秀出也
○實堅實好
實堅實好
堅堅強也好美也
堅堅強也好美也
○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穎垂穎也栗不拙也即就也邰后稷之母家也
穎垂穎也栗不拙也即就也邰后稷之母家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茂嘉穀也種布也
茂嘉穀也種布也
○誕實匍匐崔苗
誕實匍匐崔苗
○誕實發秀
誕實發秀
○實堅實好
實堅實好
○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祀泰壇大夏季冬祭中雷秋祭門冬祭泰山祭
景小行又景按故燔行祭則燔在其中矣輯望見宮
大駟註云行山曰梡載石封土為山祭之以
既祭乃舉車磔牲之所謂而去之而不去也
諸犬也烈貫之而加于犬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
興來歲而繹往歲也
○印五卯反音成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爾雅釋詁亶信也時是也
委反以迄許乞反于今上也迄至也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羞臨也承曰登以薦大羹
太羹不和之羹祀叶養里反胡無罪悔呼叶與上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
之禮也歟胡氏曰此詩章句文義則非祠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諸說
生民頌后稷宜入於頌而不同疑此祀禖配天頌有配文之詩矣舊說
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
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
聲戟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
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三章言其生育之意四章言其祭祀之事五章言其受釐之祥七章言其天性
既祭而燔燎而升聞於室七章言其燔燎而升聞於室八章四章言其燔燎而升聞於室
者不敢褻物而在乎勞也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
之禮也歟胡氏曰此詩章句文義則非祠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諸說
生民頌后稷宜入於頌而不同疑此祀禖配天頌有配文之詩矣舊說
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
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
聲戟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
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職吏反當口反酒醴維醹如注反或叶職吏反當口反酌彼大斗或如字叶職吏反以祈黃耇叶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其維叶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祺福也言今祭祀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言器物欵識皆刻也識記也眉壽老人之稱以祈黃耇老人之稱以介景福叶居良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其輔翼以翼則不急於所行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祖引眉壽永命多福用斷章承上文言之耳介景福大福也考古圖皆見吉器銘有此文如此引導翼輔之意同○既醉以酒爾殽既嘉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始有終也令善也融明之極盛而未虧朗虛明也明而虛則無所不照終始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羅泌曰漢陵寢皆稱令終蓋取諸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光大也光輝盛大之福之氣象也

所以奠行釋之詩言享其飲食恩章之厚承嘉賓之意而願其受福如此也二章以後皆以互文故言飽德不足以盡之介景福言天子以介景福也介爾景福言公尸以介景福也介爾昭明言公尸以介昭明也景福即昭明之實昭明即景福之光景福與以介景福同義以介景福猶曰以介眉壽云耳以介景福叶筆力反以介昭明叶謨郎反○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光輝盛大之福之氣象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始公尸嘉告叶姑沃反昭明有融賦也融明之極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明而虛則無所不照考終命羅泌曰漢陵寢皆稱令終蓋取諸此令善也終始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是也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公尸嘉告嘉美也公尸謂祭祀之尸也二書所言考一身終則福又歸於子孫矣傳必連引以為例者以其語不同也

稱王而之但曰公尸蓋因其舊文而言之耳○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魚何反

男女相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祖引男女相稱公子公主之言告之耳○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魚何反

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所善始於是公尸以此言之已然者言其始可知也於已然者言其終可知也三章三言二章三言已然之辭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魚何反

賦也嘉清潔而美也閑友指賀客助祭者說見上篇輯錄通釋曰謂之賓客助祭事也攝檢也○公尸嘉告以汝之祭祀遵豆之事嘉美也公尸指主人之尊神言攝事檢束而閑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閑友謂賓客之賢者公尸告其嘉美之事而稱之曰此至下章乃言子孫

朋友謂賓客之賢者也公尸告其嘉美之事而稱之曰此至下章乃言子孫

○威儀孔時叶上反君子有孝子叶里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永長也時善也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奠長加爵之後先時祝洗酌奠于尸告利成之辭嗣舉奠行於賓長所奠之解而歸之公致侑之辭祖考徳澤之意也匱竭也即首章之永錫三章註又見楚茨三章註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叶組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牀史反

釐予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司徹去神之俎實而歸之于賓長加爵之後先時祝洗酌奠于尸告利成之辭嗣舉奠行於賓長所奠之解而歸之公致侑之辭祖考徳澤之意也此所謂福也即首章之永錫三章註又見楚茨三章註

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附著於己而為福祿之所歸也

○其福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被加也胤嗣也景大也僕附也祚福也胤子也此章述上章之意而言子孫之所以為福祿者蓋維何天加爾以福祿維何予爾以子孫也

賦也被加也○言將使爾有福祿之實必先有以致其福祿維何天加爾以福祿維何予爾以子孫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能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能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賢子孫也

○其福維何既醉既飽福祿攸宜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既飽福祿攸宜三章章八句

賦也自既醉以酒既飽以徳言皆燕享賓客之詞也有始有卒皆燕享賓客之事也

清酒既載嘉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與也鳧鷖鷖鷗也深水名潨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也芬芬香也○此祭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興也
鳧鷖在潨公尸燕飲福祿來宜
興也潨水中高地也潨洵之渚
鳧鷖在沙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興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
興也渚水中小洲也
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崇重也○此祭之末公尸嘏主人之辭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燕樂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此繹賓尸之樂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既燕于寧
興也涇水名潁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宜
興也
鳧鷖在沙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與也鳧鷖鷖鷗也深水名潨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也芬芬香也○此祭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興也
鳧鷖在潨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興也潨水中高地也潨洵之渚

爲諸侯無不穆穆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不忘在其中矣故
是顯其子孫之
多且賢即此
之顯德是已
所以受福者
多賢所以
後嗣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
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
之綱也爲四方之
法皆歸於已矣○上章重在信用先王之法此章重在
譬之美玉錄備
矣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
四方之綱或讀
氏曰威儀
法也言有
威儀也
德如此而不
安樂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婚姻
于天下里矣不解
賦也燕安也朋友
謂群臣之
助祭之臣爲
燕安之言
也○言人君能綱紀
四方而臣下顯之以安則百辟卿士
之諸侯也卿士
在內之職主紀
而不解于位
而爲民所安息也其

一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莊政當戒以民事攻其
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輯錄曰曰字恐衍）
（厚爲家法篤學之至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貶其
廬既富且強於是爰其候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
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奏始啓行而遷
都於豳焉（輯錄曰遷都必用武備者蓋亦不出一以防外患也）
其封內也（龍氏曰足食足兵然後足以為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亦不可無耳（輯錄曰周室既衰諸侯不朝而先南以蕃民之貴實夫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
一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
嘆（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叶之遵反）
（叶二公孫遵軒反）瑤（音遙）（叶餘昭反）容刀（叶都聊反）
（相也視也）言公劉之居豳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長嘆之事
（嘆安定部朝那縣名自上觀之）則陟則在巘復降則在原何以舟之
（舟帶也）容刀容刀（容刀容刀謂鞞琫之飾也）
（容刀容刀言容容然有節也）
或曰容刀如言容矣（容刀容刀謂鞞琫之飾容容然有節也）
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狩土以定其
（狩土以定其居）
（狩土以定其居此用之始也）
居室於是廬其旅（力舉反）
（廬寄也旅賓旅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希反）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俾筵俾
几既登乃依（叶上聲）乃造（七到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匏瓠也）
食（音嗣）之飲（於禁反）之（其用之始）
（食之飲之燕樂之）君之宗之（其用之始）
（君之宗之宗尊之）
（依安也）
（京師泉也京師高丘而泉）
（京師者蓋起於此）
（京高丘也）
（師衆也）
（此其言之詳且盡矣）
（輯錄曰遷泉陵原即上章之降）
（在原也）
（陵岡也）
（京即上章之京師也）
（董氏曰）
（京師者蓋起於此）
君也（諸本作高山而無居山字）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
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輯錄曰京師之京也王都于涼則隨）
（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
（詳也故詳也）
（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洛師之洛亦謂之洛邑）
師之（師正京）
意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
（時是也）
言論難（去聲）曰語○此章言營慶（去聲）邑（特吏反）君也自下
（輯錄曰泉當是衆流所會之地）
（原當是平曠故可以博廣原）
（邑都那縣名）
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百泉在安定部朝那縣平曠故可以博廣原）
（地勢平曠故可以博廣原）
（百泉廣原皆在涼州）
（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
（詩至此處十變）

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
宮室既成而落之以飲食勞去声其群臣而又為之宗焉君
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者其民不亂屬者服
之而不敬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
宗其爭相須輯睦子孔反之道也大宗也謂繼禰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有國有家也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潰民左傳公四年鄧季氏曰別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繼祖者也小宗也皆所以生敬收族者也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潰民即其事也宗主之義制國之體各是一意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去聲陟反其陰陽
溥廣也長永也景日景以正四方也高則登高以望也岡脊也相視地陰陽向背之宜也泉水發源之
利也田謂可耕之處以相視之也夏小正曰農田其有泉灌其耕耘是也
數各有疏密如棋局然宜黍宜稷隨其土性之所宜者而種之也
其軍三單音丹詳見三單其數三軍以大國三軍之法出之也
度待洛反其夕陽山西山北言其始終言其始終言其來
之自也○此言公劉相視地勢而為都邑之法以為一定之規模使後世子孫皆得因之而不改也
陽謂山南水北也○此又總結其相地陰陽向背之意
既景迺岡相去聲陟反其陰陽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於

六章章十句 周公以文王以下三綴成之大王矣文王以七月成王矣武王於王在鎬於以皆王業也以裕矣原公以又以七月則又上又以人之墨白公以裕矣原公以又以七月則又上又以人之墨

洞酌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 洞音同酌之若反挹音揖罍音雷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濯溉也罍盛酒尊也君子民之父母君子指王也○箋云洞遠也酌挹也注猶寫也興者喻王之德能遠流潦之水挹而寫之於此罍中以溉濯之使清潔以喻王之德能遠流潦之水挹而寫之於此罍中以溉濯之使清潔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豈弟音凱悌

興也豈弟樂易也攸所也歸依附也○箋云豈弟樂以安民民之所依歸有樂易之德則能安民民心歸之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 溉古愛反

興也溉滌也○箋云溉清也

豈弟君子民之攸壅 壅於隴反

興也壅塞也○箋云壅蔽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 漑古愛反

興也漑清也

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塈許既反

興也塈息也○箋云塈愛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其飄風自南 卷音權者之也飄匹遙反

興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興者總叙以發端也飄風暴起之風喻讒佞之言從外入也

豈弟君子莫往莫來 莫往莫來言無所之適也

興也興者以風之無所之適喻讒佞之言從外入君子之德必以堅固不可傾動

悠悠我思 悠悠思也

興也

豈弟君子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興也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興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飄匹遙反

興也

豈弟君子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興也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興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興以先君代虞公宇。○祥魚須消今日之福也而公之慈又啟厥後曰之保爾矣君其敬哉公之道也。如此其慈愛之深而敬厥父母之至也。如此其後曰之福祿所以日增而無已也。○詩人以德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勸王心而歆動之辭。何能書曰。歆好之深也。歆動其心也。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勸王心而歆動之辭。何能書曰。歆好之深也。歆動其心也。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叶音戶主二反矣君其

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音戶使二反矣

賦也。俾使也。彌終也。性生也。百神謂山川鬼神之主也。此章即其當有

昄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君其使之終其身。常為天地

民曰成王土宇昄章之大亦明矣。君其使之終其身。常為天地

山川鬼神之主也。此章即其當有

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

賦也。顯顯。盛貌。令聞。美譽。令望。威儀之可畏者。馮。輔也。

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顯顯。盛貌。令聞。美譽。令望。威儀之可畏者。馮。輔也。

君子。四方為綱。

令聞善譽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紀有不在言語之

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

則矣。有賢德於能用。故必以引出下章。○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自以

材也。舜禹之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皐陶九德之類。才在其中。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叶無方反豈弟

賦也。顒顒。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

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顒顒。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

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

賦也。顯顯。盛貌。令聞。美譽。令望。威儀之可畏者。馮。輔也。

君子四方為綱。

豈弟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紀有不在言語之

多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興也。鳳凰。靈鳥也。翽翽。羽聲。亦集爰止。皆語辭。藹藹。猶濟濟也。

多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翽翽。羽聲。亦集爰止。皆語辭。藹藹。猶濟濟也。

雖曰鳳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為興。因時鳳凰至故以興起善端。

樂多也嫡順愛也○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叶鐵因反諼喧
其所止矣蠢蠢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高下章次人物
天子矣比興下章次人物
各有趨向為興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上章之意也欲致於用而得
見用則盡所使令而皆一也嫡愛於天子矣下章則言
賢者集于王朝則此其多是時賢者皆樂為使令而
足供使令矣故曰使令一心嫡愛之性欲致於用而得
相應
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叶鐵因反諼喧
於無窮念今日之賢士則自然而來無窮盡矣故曰傅于天
君子命叶彌延反嫡于庶人
以引致賢者之功言之耳
與也嫡于庶人順愛于民也下章所止上承于天舍
愛庶人賢士之心也上愛天子下
得以自盡其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
安故使之命之有望於成王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于梧叶疑居反嫡于庶人
比也又以其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
鳳凰之性非梧不棲非竹實不食即賢者并有道
之君不委棄不食之謂
梧桐生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
菶萋萋雝雝喈喈叶居皆反鳳凰鳴
矣于彼朝陽興也菶菶萋萋梧桐盛之貌雝雝喈喈
和鳴之聲也高岡朝陽
既如此必君盡其誠意之盛當如此今而賢者集於王朝
雖惜然其相與之和也潛雖伏之處亦
和鳴意之盛則臣得盡其忠愛之誠王
有望於成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
矣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

之車馬則既庶且多君子之馬則既閑且馳矣詩不多
天下之賢者和不厭其多矣維以遂歌盖繼王之聲而
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賡和繼
之意興王稱揚取物貴多盛
之意如此而詩人特賢則其
矣詩意若曰是亦足以繼

卷阿十章章六句四章章六句
此詩之要在於用賢用賢自然而來無窮盡矣故此其多
以引致賢者之功言之耳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爾純嘏子孫其湛曰樂
章言志備內外皆具歌

詩以今考之乃信耳來必專爲去刻王
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我小子小子小子皆語同詞之詞也時之亂政同列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
愒息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慝惡也此中國兩句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極窮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既
言小人則無窮極之憂故君子不可親狎中
庸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修身而後尊賢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
愒息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
慝此中國俾民憂
反
泄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
反叶蒲
反
陂傾也
陂雖小子而式弘大
叶蒲
反
賦也緡蠻小子則無緡蠻之憂親君子不可親狎中
庸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君子之後尊賢而先
修身而後尊賢也
式弘大不可不謹也當大任而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緡蠻小子則無緡蠻之憂親君子不可親狎中
庸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君子之後尊賢而先
修身而後尊賢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反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叶居
侯
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
反
女
汝叶尼
據
反
式用大諫
番叶簡
反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於正也
王氏
日正賦者政而已未盡反也反賦繾綣而已未盡反也
九世從成王言之故七世孫也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於正也王氏
日正賦者政而已未盡反也反賦繾綣而已未盡反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反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
不
安
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王
汝雖日人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於正也王氏
日正賦者政而已未盡反也反賦繾綣而已未盡反也
七世孫也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於正也王氏
日正賦者政而已未盡反也反賦繾綣而已未盡反也
九世從成王言之故七世孫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反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
不
安
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王
女
汝叶尼
據
反
式用大諫
番叶簡
反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於正也王氏
日正賦者政而已未盡反也反賦繾綣而已未盡反也
每事言必曰王欲王實愛
而寵之言王欲以女爲王而實愛
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
愛無辜使勞以爲王休
賦也緡蠻小子而式弘大慮無辜使勞以爲王休
也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慮無辜使勞以爲同列休慶也
賦也緡蠻小子而式弘大慮無辜使勞以爲王休
也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慮無辜使勞以爲同列休慶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首章言王室二章言小人間
之隙

成功之承王林三章言既以過小人又必祝王
子四章言還小人使正道全而不曉五章言揚
小人使正道全而不曉五章言揚
揚而不亡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音單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癉病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盡
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
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慎緒嚴氏曰朱子以此
爲刺厲王與上篇同味詩意恐未然胡氏曰凡伯之
說宜矣言而力救之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
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
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慎緒嚴氏曰朱子以此
爲刺厲王與上篇同味詩意恐未然胡氏曰凡伯之
說宜矣言而力救之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許驕反
雖服勿以爲笑 叶思遙反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初俱反芻如朱反
賦也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
雖服勿以爲笑叶思遙反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反芻如朱反
爾雅曰芻茭也蕘薪也古有此言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雖服勿以爲笑
賦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
雖服勿以爲笑叶思遙反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反芻如朱反
爾雅曰芻茭也蕘薪也古有此言也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反芻如朱反
爾雅曰芻茭也蕘薪也古有此言也
於誰信哉其謀之未遠而然乎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於誰信哉其謀之未遠而然乎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賦也於誰信哉其謀之未遠而然乎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者也爲猶不遠或改爲不遠或改於不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 叶虛建反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 叶虛建反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 叶虛建反

而盡其款誠以告之以去若不信而驕之故曰非
時老而妄言乃汝以為愛耳夫愛未至而救之猶
可為也苟候其極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才細反無為泰苦蓋反叶他計反甚蔑資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懠怒泰大甚蔑資猶言無賴也言天方降
則以諫言畀之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奪之
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殷都旬反哀呻吟也蒸撜
也殘猶滅也資猶與也言天方降此無賴之人
小人毋得奪吾同姓嘆聲也惠順師眾也乞滅
小人毋得奪吾同姓使滅亡以為戲謔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
賦也牖開明也民之開明則知善道而從之壎
多辟下四赤反無向音亦反詩元篪以竹為之壎以土為之皆樂器也璋半圭也
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夷益反叶羊茹反
攜無持也言天開明民之善道如此取之如攜
而無持之之勞也然若是以至於敗亂滅亡而
卒無能悔我師者也民已啟發而君子不擇政教
以牖之則民益可又自立邪辟以近之
邪可惡其亂也辟我而不正者也壎我而不和者也
於王也故先生於王而發其善端則事之
○价音介人維藩叶孚袁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也垣牆也屏蔽
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大也翰幹也宗子
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賦也懷安寧也城壞謂孤立而危亡也
無獨斯畏叶於胡反
賦也獨孤立也畏危懼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敢驅虐天曰明叶謀郎反及爾游衍叶以戰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不明也衍

板板也難也蹶也泄泄猶沓沓也
之敬也傅氏曰憲憲謹
潛按曰憲之心敬而
皆不法民之意亦知其有日監在
玆者乎天者理而已理無
矣此一節
之要旨也張子曰天體物
在也輯錄語錄問天體物
百隨物加焉加三加五加
是其中之小
者有三千焉無一事而非仁也吳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張子又推之如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
多辟四反亦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匪市音
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
辟也烝衆諶信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
也此採理而正言蕩之
二字本詞與文詞
邪僻者何哉此方經之
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嗟嘆也殷商紂也(箋曰嗟嘆者上嗟在上格陽受命也強梁暴虐之也)言(箋曰設為文王之言也)紂之君臣(箋曰君臣謂羣臣也)皆敖慢(敖慢猶放恣也)無敬畏之心(箋曰無敬畏之心謂不敬天不畏人也)故其所為如此(箋曰故其所為如此謂淫酗於酒不恤其政事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箋曰秉執也)彊禦多怨(箋曰彊禦多怨謂好行威虐以取怨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箋曰式用也內侯侯服也)侯祝(箋曰侯祝斷也)䘏祿爾(箋曰䘏病也)爾德不明以無陪卿(箋曰陪重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怨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䘏祿爾德不明以無陪卿

賦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箋曰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義取於水流而不反)侯祝斷也(箋曰侯祝斷也斷其上讒賊之口使不得行也)䘏病也(箋曰䘏病也病其下讒賊之人使不得進也)言女殷商之人不用善道而執義類以治民反任用彊禦多怨之人(箋曰彊禦多怨之人上章言彊禦多怨此言彊禦多怨之人者彊禦多怨之人在其中)使之治民(箋曰使之治民謂使之長官)反以流言為詔令(箋曰詔令謂政教)以對寇攘之事(箋曰以對寇攘之事謂以治寇攘之事)女則用流言以應對(箋曰女則用流言以應對則是忘寇攘之事)女反不思天之所以棄女(箋曰女反不思天之所以棄女謂不思天所以廢殷之道)女反不思女之所以敗女(箋曰女反不思女之所以敗女謂不思女所以為政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箋曰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小大之事近於喪人之道尚乎由行而為之)內奰于中(箋曰內奰于中謂內怒於心)覃及鬼方(箋曰覃及鬼方謂延及遠方之國也)

賦也蜩螗皆蟬也(箋曰蜩螗皆蟬也以聲名之)沸如湯之沸羹如羹之熟(箋曰沸如湯之沸羹如羹之熟言其熱氣尤甚)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小大之事近於喪人之道尚乎由行而為之(箋曰言小大之事近於喪人之道尚乎由行而為之謂為政教之事言則近於喪者)內奰于中覃及鬼方言內怒於心延及遠方之國也(箋曰內奰于中謂內怒於心延及遠方之國也鬼方國名也)言自近及遠無不然怒也(箋曰言自近及遠無不然怒也言政教之亂下章所為)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嗟嘆也殷商紂也(箋曰嗟嘆者上嗟在上格陽受命也強梁暴虐之也)言(箋曰設為文王之言也)紂之君臣(箋曰君臣謂羣臣也)皆敖慢(敖慢猶放恣也)無敬畏之心(箋曰無敬畏之心謂不敬天不畏人)故其所為如此(箋曰故其所為如此謂淫酗於酒不恤其政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箋曰匪非時是也)殷不用舊(箋曰舊謂耆老)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曰典刑常法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箋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謂好行威虐以聚斂之臣也)曾是在位曾是在服(箋曰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謂服事也)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箋曰天降滔德女興是力謂女為之)

賦也匪非時是也(箋曰匪非時是也言非天之生人不齊有善惡遭遇之空屈無性也○箋曰遭遇謂人君之賢否天不知德而命之)舊謂耆老(箋曰舊謂耆老謂久仕見更事多者)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箋曰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明德君有則輔之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則輔王之空屈無性也○箋曰遭遇謂人君之賢否天不知德而命之)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在位用事乃知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與起(箋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在位用事乃知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與起謂汝為之)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箋曰天降滔德女興是力謂女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箋曰女興是力謂女為之)既愆爾止靡明靡晦(箋曰既愆爾止靡明靡晦謂女行止不明不晦)式號式呼(箋曰式號式呼謂政教)俾晝作夜(箋曰俾晝作夜謂顛倒晝夜)

賦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箋曰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箋曰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言天不使女沈湎於酒則是不義是從而用也)言女殷商之人(箋曰言女殷商之人上章言彊禦多怨此言女殷商之人者以其又無明晦而然)既愆爾止靡明靡晦(箋曰既愆爾止靡明靡晦謂女行止不明不晦)式號式呼(箋曰式號式呼謂政教)俾晝作夜(箋曰俾晝作夜謂顛倒晝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箋曰如蜩如螗唐音如湯)如沸如羹(箋曰如沸如羹言其熱氣尤甚)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箋曰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小大之事近於喪人之道尚乎由行而為之)內奰于中(箋曰內奰于中謂內怒於心)覃及鬼方(箋曰覃及鬼方謂延及遠方之國也)

賦也蜩螗皆蟬也(箋曰蜩螗皆蟬也以聲名之)沸如湯之沸羹如羹之熟(箋曰沸如湯之沸羹如羹之熟言其熱氣尤甚)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小大之事近於喪人之道尚乎由行而為之(箋曰言小大之事近於喪人之道尚乎由行而為之謂為政教之事言則近於喪者)內奰于中覃及鬼方言內怒於心延及遠方之國也(箋曰內奰于中謂內怒於心延及遠方之國也鬼方國名也)言自近及遠無不然怒也(箋曰言自近及遠無不然怒也言政教之亂下章所為)

文王曰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 叶上反殷不用舊老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毛曰經 大命以傾 叶反

舊法也典刑舊法也曾是也莫聽用舊而上章之亂政不行矣○輯錄 王氏肅曰文王之良法言殷人之故五章又以統言之 王氏訥曰殷先王之舊臣也典刑即是用舊而上章之亂政也曾是也莫聽用也曰殷人不聽用舊老成人之言曰國任舊臣人其改殷先王訥曰人惟求舊曰殷惟求舊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誥康叔也黎靖德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謀有大議有大斷有大命如承六章之意七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此章又結首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也 ○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人之故不用舊老成人與殷先王舊法維斯而已

○文王曰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紀竭去列二反揭其例反 枝本作蹶 陸德明曰揭本又作蹶 枝葉先顛沛本根必搖 朱子曰顛沛自根而枝葉先顛沛本根必搖 枝本之實 枝本之實 枝本之實

賦也競強也戒謹也言天之命甚大也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圖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也言天之命號令甚大而時時告戒也及告謂以時諭告之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曰生也董仲舒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

此章言天命人君當敬之若格也之事

民法也言此數君能敬天之命而法之則不期而四國皆順從之

其威儀悠後可以爲天下法也此五事乃君道之體必施此應時而爲之威儀可觀之則盡人道德行可法也人君必大其謀而定其命遠圖時告敬

陼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夫而車馬戎兵作起邊速也○言天所不尚則撫乃淪胥相章

作用邊也蠻方

賦也胥尚厥棄之也內則尊榮之矣弗尚則厭而棄之矣淪陼胥相章一時之事也言人之道也

○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曰生也董仲舒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

此章言天命人君當敬之若格也之事

民法也言此數君能敬天之命而法之則不期而四國皆順從之

其威儀悠後可以爲天下法也此五事乃君道之體必施此應時而爲之威儀可觀之則盡人道德行可法也人君必大其謀而定其命遠圖時告敬

陼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夫而車馬戎兵作起邊速也○言天所不尚則撫乃淪胥相章

作用邊也蠻方

賦也胥尚厥棄之也內則尊榮之矣弗尚則厭而棄之矣淪陼胥相章一時之事也言人之道也

○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曰生也董仲舒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

賦也競強也毖慎也言天命甚大也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圖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也言天之命號令甚大而時時告戒也及告謂以時諭告之也

度也靡慝言柔安言無詭戾也○言既治民平善
防意外之患矣輯錄謝氏曰荀失其民心雖
其言語蓋至之玷缺尚可磨鐫良據反使平言語一失
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賢人民遭侯度利慶即上
章之無斁以慎獨為敬告之詞以申誡定命以下
四句之意也故南容一日三去聲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
子妻之去聲三復亦非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與誦只
○無易以豉反由言無玷曰荀矣此二句不用韻莫甸反門朕反言不
可逝叶音折與否音圮矣無言不雠叶市朱又反無德不報叶毗救反又
宏叶羽敏反已反庶民小子叶甲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
賦也易輕忽也雠猶對也逝往也玷缺也圭缺尚可磨也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言人苟不
言無人為我對不可放去也不可與之言也放去之理無有言而不報無有德而不
者若能慎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
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朋友謂同志之人小子弟子也
繩繩戒慎之貌承奉也○此言人能謹言則德日修而人皆奉之
○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抑之篇淑善也愆過也率循也○此衛武公自儆之詩言人能善慎其
所止容止也皆善則儀不過矣不忘則舊章無所廢矣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叶居匊反又古弧反正
詩大雅假樂之篇覺大也順從也○此成王之德也
○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壓叶乙力反
詩大雅假樂之篇解懈壓安也○此亦成王之德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叶諸市反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山之曲隅也○此孔子讀詩而贊之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叶諸市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緝熙光明之意敬止言無非所當止也
○子曰於乎前王不忘後之君子小人各親其親各樂
其樂以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
前王謂文武後之謂後王也○此又釋詩之意而言文武之所以為後王所不忘者
以其法制之善而子孫保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指武公也小子叶獎里反
後之人法之則法也無斁曰童虹叶戶公反可讀為

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劂汝而已豈可得哉說言分夫之謂然又設詞以見妄說之必不然汝言之不然見妄說之必不然汝言之

○荏而甚反染而琰反柔木言繩之絲叶斯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奚旺反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言可以為弓也輯絹也絹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哲人知道者愚人不知道者覆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可類推而知之猶由以言溫恭脩德之人順德而行之也

○荏而甚反染而琰反柔木言繩之絲叶斯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奚旺反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言可以為弓也輯絹也絹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哲人知道者愚人不知道者覆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可類推而知之猶由以言溫恭脩德之人順德而行之也

○於乎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臧善也否悲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疾反匪面命之言提耳命之

於乎嘆辭小子指成王未知臧否未識其事之善惡攜手而教之曰示之事提耳而命之言丁寧之至

亦既抱子民之所憑依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是其耳所以諭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矣解經稱成王十三年即此詩公羊傳文十三年與此文同乃平王時事未可以康王之成說斷之也

○昊天孔昭叶音招我生靡樂視爾夢夢叶莫公我心慘慘叶七感反誨爾諄諄叶之閏反聽我藐藐叶莫角匪用為教

叶入聲藐作邈七到反下各反誨諄諄告之意藐藐不聽從之貌

昊天孔昭言天道福善禍淫甚明我生靡樂言不樂為惡也視爾夢夢言汝不明己意也慘慘憂不明貌誨爾諄諄言我告汝之意藐藐言汝不聽我之言匪用為教言汝不用我之教

○昊天孔昭叶音招我生靡樂視爾夢夢叶莫公我心慘慘叶七感反誨爾諄諄叶之閏反聽我藐藐叶莫角匪用為教

叶入聲藐作邈七到反下各反誨諄諄告之意藐藐不聽從之貌

賦也憂思不明亂意也修修憂貌天甚明矣如我生不樂為惡天甚明矣而視汝夢夢然不明己意我心修修然憂矣而誨汝諄諄然告之意聽我藐藐然不聽從之貌匪用為教言汝不用我之教也

○天之方虐無棄爾勞叶郎刀反天之方蹶無發爾帑叶湯故反

天方虐人無棄汝勞天方蹶人無發汝帑

天方虐人無棄汝勞天方蹶人無發汝帑

賦也天方虐人言天方降災禍於人也無棄爾勞言不棄汝勞苦之人也天方蹶人言天方顛覆人之國家也無發爾帑言不發汝妻子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叶戶圭反

牖民言開導民也壎篪相和之樂璋圭相合之玉取攜言不遠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叶戶圭反

賦也牖民言開導民也壎篪相和之樂璋圭相合之玉取攜言不遠也天之開導民心如壎篪之相和如璋圭之相合如取攜之不遠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無日苟矣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攜無曰益言不可以為益也牖民孔易言開導民甚易也無日苟矣言不可苟且也民之多辟言民之為邪僻者多也無自立辟言不可自為邪僻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無日苟矣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攜無曰益言不可以為益也牖民孔易言開導民甚易也無日苟矣言不可苟且也民之多辟言民之為邪僻者多也無自立辟言不可自為邪僻也

○天之方虐無暴爾謀叶莫悔反無成爾德不ややの反爾德不退無陪爾位

天方虐人無暴汝謀無成汝德不退無陪汝位

天方虐人無暴汝謀無成汝德不退無陪汝位

賦也天方虐人言天方降災禍於人也無暴汝謀言不暴汝謀也無成汝德不退言不成汝德不退也無陪汝位言不陪汝位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叶戶圭反

牖民言開導民也壎篪相和之樂璋圭相合之玉取攜言不遠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叶戶圭反

賦也牖民言開導民也壎篪相和之樂璋圭相合之玉取攜言不遠也天之開導民心如壎篪之相和如璋圭之相合如取攜之不遠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無日苟矣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攜無曰益言不可以為益也牖民孔易言開導民甚易也無日苟矣言不可苟且也民之多辟言民之為邪僻者多也無自立辟言不可自為邪僻也

○於乎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臧善也否悲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疾反匪面命之言提耳命之

於乎嘆辭小子指成王未知臧否未識其事之善惡攜手而教之曰示之事提耳而命之言丁寧之至

亦既抱子民之所憑依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是其耳所以諭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矣解經稱成王十三年即此詩公羊傳文十三年與此文同乃平王時事未可以康王之成說斷之也

○昊天孔昭叶音招我生靡樂視爾夢夢叶莫公我心慘慘叶七感反誨爾諄諄叶之閏反聽我藐藐叶莫角匪用為教

叶入聲藐作邈七到反下各反誨諄諄告之意藐藐不聽從之貌

昊天孔昭言天道福善禍淫甚明我生靡樂言不樂為惡也視爾夢夢言汝不明己意也慘慘憂不明貌誨爾諄諄言我告汝之意藐藐言汝不聽我之言匪用為教言汝不用我之教也

○天之方虐無棄爾勞叶郎刀反天之方蹶無發爾帑叶湯故反

天方虐人無棄汝勞天方蹶人無發汝帑

天方虐人無棄汝勞天方蹶人無發汝帑

賦也天方虐人言天方降災禍於人也無棄爾勞言不棄汝勞苦之人也天方蹶人言天方顛覆人之國家也無發爾帑言不發汝妻子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叶戶圭反

牖民言開導民也壎篪相和之樂璋圭相合之玉取攜言不遠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叶戶圭反

賦也牖民言開導民也壎篪相和之樂璋圭相合之玉取攜言不遠也天之開導民心如壎篪之相和如璋圭之相合如取攜之不遠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無日苟矣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攜無曰益言不可以為益也牖民孔易言開導民甚易也無日苟矣言不可苟且也民之多辟言民之為邪僻者多也無自立辟言不可自為邪僻也

○天之方虐無暴爾謀叶莫悔反無成爾德不ややの反爾德不退無陪爾位

天方虐人無暴汝謀無成汝德不退無陪汝位

天方虐人無暴汝謀無成汝德不退無陪汝位

賦也天方虐人言天方降災禍於人也無暴汝謀言不暴汝謀也無成汝德不退言不成汝德不退也無陪汝位言不陪汝位也

士荀在朝而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
於朝夕以交戒我在縈有旅賁音奔之規旅賁上現反下同
佐守有官師之典
箴我闕失
官師長也典常也
倚几有誦訓之諫
倚於綺反
几居履反
誦謂以諷誦正己之事居寢有暬音
褻之箴
暬近臣也
臨事有瞽史之導
導謂相禮
瞽樂官也
史太史也
道言
導也
失誦以訓御之
御進也
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
沒也
沒謂薨
在廟以日自明也
一人不敢荒寧
荒廢也寧安也
無一職不修
修治也
百僚之師保
師保皆教導之官
是維是行
維猶以也
以師保之道教導之
如是而庶幾不逮
逮及也
有未之聞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
抑慎也
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序說謂詩小序
厲王
名胡
為政四章為刺厲王
言政事五章雜及政事而歸重
於威儀七章七章既言威儀之功又言威儀之
威儀有在威儀有不可
威儀之則如此孔子又以回護
實德天結之
為最重用功之
然則威儀豈事當謹而威儀
至衛一變乃其要也
之變亦以盡力
於事而威儀人頌之
不表德國不
包言十卷
十卷侯包撰
包字

○閔予小子嗣叶子恭反○嬛在疚叶居又反○於乎皇天不我將叶子孔反○遺此大
慼叶倉歷反○嬛嬛在疚叶居又反○父母何怙叶侯古反○恩斯勤斯鞠斯畜拊
之畜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叶渠之反○南山烈烈
飛雨載霧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蓼莪三章章四句興也○蓼莪叶五何反○匪莪伊
蒿匪伊蒿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叶郎刀反○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
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叶丑里反○鮮民之生不如無死○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叶多則反○昊天罔極
○南山律律飛雨蓼蓼○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叶多則反○昊天罔
極○南山烈烈飛雨載霧○

經009-652

亦如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無可與語
箋言猶云
與語也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亭毒
音毒
注小人而不聽善言舍君子而不見信用是以至此
憂之甚也痒疷即是如疷瘼言之尒補編抽氏引此
章以上兩句與下四句比章則以上一句與下一句
耳大風則有遂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
傳以為一章箋都在下句疷字上屬
爲王說
音稅
禁惡公刺讒人
刺讒人名苟良夫曰王室其將畢乎
音畢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
去聲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
其害多矣此外傳周語上言善惡異物而可據此詩專利
失宜而可惡則又自為文明而已
○哿爾朋友子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哿可也朋友子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箋言
之詞也
賦也女友子豈不知女所為乎女所為如彼飛蟲
言或亦有中傷
之者
箋之貌我以言告女女反來加我以譖然之怒於己也
箋況譖
女友
其事耳亦所以
同類之君子則亦
女友謂我不恐動也亦過
箋言
子云以惡聞我是也張
之說蓋開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罔極
箋無
職涼善背
箋涼薄
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箋競逐
賦也職專也涼薄也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
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
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和解者亦由此輩競用
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箋言民
之為也此其
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定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
箋涼佐
也詈罵
力智
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叶居何反
箋言雖
非予所造
賦也職主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
蓋其為佞也亦次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
工為惡言以詈君子
言之
箋信則非小人
惰則非君子是其色厲內

箋言

遺民也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
舉存撫慰也言先祖之祀將日以滅也此亦承上文憂於民又憂先祖之意
之詩最於民又憂先祖則其思慮不將不燃矣○此章又卽人卽己憂深不一師所以
呼天者
愈迫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赫赫炎炎云我撫
所大命近止靡瑣叶滿補助叶祖五反
助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炎炎熱氣也無所緊
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
所謂祭祀百辭卿士之有事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
註云此謂古之王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正
長也先正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反
宰叶里反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有紀綱也
窮也趣正衆官之長下同也正時也見西無
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
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輯集也氏曰歲取
取穀一慕也謂此歲凶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
登此年之穀不成熟也
秣食馬師氏弛
其文師氏掌近王之兵故河圖馳道不除王之車道不治秉事不
縣不舉樂
膳夫徹膳王減膳不
不令有所造
大夫不食粱粱美穀也士飲酒不樂
廢用樂則於禮殺而降
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

望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前漢奉使云使還
覆命自殺非能勇也俚聊賴之意無俚猶言
無聊聊賴之至亦聊賴之意也○瞻卬昊天有
瞻仰也卬我也昊天以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
格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武大命近止無
庶正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瞻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
有瞻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
王以昭假于天若已無餘矣此即上章之事雖今死亡猶近
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備之固
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
瞻卬昊天則不知其命不永厥圖
賦也言王不知天命之不長其謀國之圖不遠
此章又言王之所以不能昭假之故
藐藐昊天無不克巩無不克鞏以無陪無卿
不用舊人
賦也藐藐遠貌巩固也陪重也卿與己並者也○言天
之遠而不可知者以其無不能固其命也王不知此
而不用舊人則其所以不能昭假者可知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賦也填久也厲惡也○言王不知天命之不長而不
用舊人則不我惠而久不寧降此大惡也
邦靡有定士民其瘥
賦也瘥病也○言王之所以不能昭假而降此大厲
者以其邦國無有定之士民皆病也
人有土有金有玉有女與師
賦也○言王之所以不能昭假而降此大厲者以其
人有土有金有玉有女與師而不能用也
人有土有金有玉有女與師
賦也○言王之所以不能昭假而降此大厲者以其
人有土有金有玉有女與師而不能守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興也哲知也城所以守國傾所以覆國也○此以下
皆言王之所以不能昭假而降此大厲者以其不能
用舊人而信婦人之言也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賦也懿深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多言也階梯也
○言王深信此哲婦而不能遠之則其爲梟爲鴟而
多言以厲國之階梯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寺近也○言王之所以信此哲婦而不能遠之
者以其匪教匪誨而時維婦寺之言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譖讒竟終背約也○言此哲婦
之爲人窮害變詐讒始而終背約也
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賦也極中慝惡也○言王豈曰不極此哲婦之爲人
伊胡爲而信之乎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有公事休其蚤作
賦也賈商賈也識知也蚤早也○言此哲婦之爲人
如商賈三倍之利君子則知之婦有公事則休其早
作而不與之謀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敎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有長舌而多言以厲國之
階梯亂非從天而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而時維婦
寺之言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窮害變詐讒始而終背約
也
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賦也○言王豈曰不極此哲婦之爲人伊胡爲而信
之乎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有公事休其蚤作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如商賈三倍之利君子則
知之婦有公事則休其早作而不與之謀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婦無公事則休其蠶織而
不與之事也
天之生此哲婦爲梟爲鴟
賦也○言天之生此哲婦之爲人其爲梟爲鴟而多
言以厲國之階梯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敎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有長舌而多言以厲國之
階梯亂非從天而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而時維婦
寺之言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窮害變詐讒始而終背約
也
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賦也○言王豈曰不極此哲婦之爲人伊胡爲而信
之乎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有公事休其蚤作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如商賈三倍之利君子則
知之婦有公事則休其早作而不與之謀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言此哲婦之爲人婦無公事則休其蠶織而
不與之事也
天之生此哲婦爲梟爲鴟
賦也○言天之生此哲婦之爲人其爲梟爲鴟而多
言以厲國之階梯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仍叔之子也
此詩作於宣王遇旱而憂民之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興也倬大貌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于天王曰於乎
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

賦也噩噩強力勉之貌(噩音諤朱子曰與毅通毅強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孔氏曰先是中國本近謝後改邑於謝)周之南土也式法也諸侯之事(式音試)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重平聲)召伯定其宅成其城郭(郭音廓)作邑於謝(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也申伯以諸侯入為卿士盛車王舅其貴顯宜使申伯以其先世諸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召伯定其宅成其城郭作邑於謝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徹音轍)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式叶戶公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因是謝人因其舊人也庸功也)

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賦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

賦也(不言貢則貢在中矣)以作爾城(城謝也)

式遄其行(遄疾也)

賦北鄧在中(鄧縣屬南陽今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中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鄧也)

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數音朔)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秉平王賜晉文侯秬鬯(秬音巨)使盧帥(帥音率)有止宿之委積(去聲)則已欲其稅賦積其餼糧(餼許氣反)使盧市有止宿之委積(志)何伯善曰周禮廛人掌斂市之布緂(緂音昆)布總(總音揔)布質(質音致)布之屬入於泉府(泉府掌市之賒貸者)以待民之不時者(不時謂物貴)凡賒者(賒音奢)祭祀(祭祀謂賒祭器)喪紀(喪紀謂賒喪具)各以其物(各以其物賒之)邦之大用(大用謂賒國用)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此則諸侯行之時也方行則有餼迄之誠在道則有委積以待之)

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以天子而見其臣手詔賜之意也申伯以天子之舅為王所尊重故使之臨其國中傳曰今選列侯印十枚被(被音皮)

田以供民人此言徹土
之賦以為徹種而供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廻反既入于謝徂顧反周邦咸
喜我有良翰叶胡干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定憲叶吉厚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喘喘憂懼也莫敖莫安也申伯既入于
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故今有良翰矣謝邑之人亦同
賢諸侯以為依也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
伯為法也前言南土是式此言文武是憲而深言其本也此章承上章言其入謝
以不顯者訴之特民人喜而所
依諸侯皆同有所法也
○甲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下文揉木曲直揉政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于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木曲直揉政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于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烝民八章章六句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
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下同于下土叶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也物事也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茲
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君之故詩人稱其德
○宣王命樊
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作詩以送之言天生
烝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
九竅者乎五臟而遵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
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
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凡有一物必有當然之理固不止此
故事物之間言之則各有所以然之故推之則又有
此美德者則物理是性之本善而深好之也此章承上章言其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叶筆力反
吉甫知仲山甫之德而能言之也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莫慕
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勉若順臧布也○
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則入於惡矣
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恭恭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既備舉仲山甫
之德維何維何猶言何事也烝民民也靡物也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執此常道也好美德也○言天生烝民
有物必有則民之執此常道故好此美德也
仲山甫明於理哲謂察於事理曉治也柔順也
上文四句所云皆是明德中所謂明明者自然之理
然明德非探身深淵是常法若到那原性取義又不
解在責反
解忘也一人天子也上承王命而又下察風化
意存道和又力求理勞之宜必以義己而自重
猶恐不及故身事君之職必勤勞以盡職也蓋謂
此章之意
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倫次全軀之謂也
○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五寡反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忽雖畏之事柔
柔也茹食也○不茹柔故不侮矜不畏強故不吐剛
故不畏強禦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此之謂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也鮮少也舉行也儀度也圖思也袞職
天子之職補闕拾遺而已
仲山甫出祖申伯之郭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出則祖餞之事申伯之德如彼南土是保是
式是則是傚天子是毉王之喉舌賦納以言
明命使宣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出祖祖道也申伯申國之伯也登成也南邦
謝在申國之南故城之也
四牡騤騤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徂齊式
是百辟既伯既禱既祖既道既飲御既
張既載清酒百壺
賦也騤騤強貌鸞鈴也徂往也齊國名在今青州臨
淄縣北百辟諸侯也伯長也禱祭道路之神也祖道
飲餞行也張陳也載車上也
清酒祭用之酒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彭彭亦強貌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
賦也喈喈和也遄速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吉甫尹吉甫也穆和美也誦謂歌詩也永長
也懷思也慰安也
仲山甫之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既
嚴既翼受命不易明哲不惑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
賦也大聲以色謂嚴厲以為威也長夏以革謂寬緩
以為容也嚴敬翼恭也解懈也
仲山甫明哲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理曉治也柔順也
上文四句所云皆是明德中所謂明明者自然之理
然明德非探身深淵是常法若到那原性取義又不
解在責反
解忘也一人天子也上承王命而又下察風化
意存道和又力求理勞之宜必以義己而自重
猶恐不及故身事君之職必勤勞以盡職也蓋謂
此章之意
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倫次全軀之謂也
○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五寡反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忽雖畏之事柔
柔也茹食也○不茹柔故不侮矜不畏強故不吐剛
故不畏強禦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此之謂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也鮮少也舉行也儀度也圖思也袞職
天子之職補闕拾遺而已
仲山甫出祖申伯之郭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出則祖餞之事申伯之德如彼南土是保是
式是則是傚天子是毉王之喉舌賦納以言
明命使宣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出祖祖道也申伯申國之伯也登成也南邦
謝在申國之南故城之也
四牡騤騤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徂齊式是
百辟既伯既禱既祖既道既飲御既張既
載清酒百壺
賦也騤騤強貌鸞鈴也徂往也齊國名在今青州臨
淄縣北百辟諸侯也伯長也禱祭道路之神也祖道
飲餞行也張陳也載車上也
清酒祭用之酒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徂齊式遄
其歸
賦也彭彭亦強貌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
賦也喈喈和也遄速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吉甫尹吉甫也穆和美也誦謂歌詩也永長
也懷思也慰安也
仲山甫之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既
嚴既翼受命不易明哲不惑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
賦也大聲以色謂嚴厲以為威也長夏以革謂寬緩
以為容也嚴敬翼恭也解懈也
仲山甫明哲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理曉治也柔順也
上文四句所云皆是明德中所謂明明者自然之理
然明德非探身深淵是常法若到那原性取義又不
解在責反
解忘也一人天子也上承王命而又下察風化
意存道和又力求理勞之宜必以義己而自重
猶恐不及故身事君之職必勤勞以盡職也蓋謂
此章之意
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倫次全軀之謂也
○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五寡反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忽雖畏之事柔
柔也茹食也○不茹柔故不侮矜不畏強故不吐剛
故不畏強禦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此之謂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也鮮少也舉行也儀度也圖思也袞職
天子之職補闕拾遺而已
仲山甫出祖申伯之郭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出則祖餞之事申伯之德如彼南土是保是
式是則是傚天子是毉王之喉舌賦納以言
明命使宣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出祖祖道也申伯申國之伯也登成也南邦
謝在申國之南故城之也
四牡騤騤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徂齊式是
百辟既伯既禱既祖既道既飲御既張既
載清酒百壺
賦也騤騤強貌鸞鈴也徂往也齊國名在今青州臨
淄縣北百辟諸侯也伯長也禱祭道路之神也祖道
飲餞行也張陳也載車上也
清酒祭用之酒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徂齊式遄
其歸
賦也彭彭亦強貌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
賦也喈喈和也遄速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吉甫尹吉甫也穆和美也誦謂歌詩也永長
也懷思也慰安也
仲山甫之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既
嚴既翼受命不易明哲不惑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

傳(國五六)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音五六反)之(詩)

有關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補(音甫)闕(音缺)拾(音十)遺之官(周禮)(司諫)(掌)(規)(正)(王)(闕)(失)(及)(群)(臣)(之)(過)(失)(以)(匡)(王)(之)(治)(事)(與)(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美)(事)(糾)(其)(過)(惡)(而)(勸)(之)(以)(善)(事)(王)(有)(良)(臣)(則)(國)(家)(安)(寧)(百)(姓)(和)(親)(故)(王)(之)(所)(急)(莫)(先)(於)(此)(官)(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其)(賢)(能)(其)(三)(曰)(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其)(六)(曰)(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賢)(能)(之)(興)(即)(其)(德)(行)(道)(藝)(之)(謂)(也)(仲)(山)(甫)(名)(缺)(仲)(字)(山)(甫)(其)(字)(也)(或)(曰)(樊)(穆)(仲)(樊)(侯)(食)(采)(於)(樊)(因)(以)(爲)(氏)(未)(詳)(孰)(是)

補之(去聲)

賦也補(音甫)闕(音缺)拾(音十)遺之官(周禮)(司諫)(掌)(規)(正)(王)(闕)(失)(及)(群)(臣)(之)(過)(失)(以)(匡)(王)(之)(治)(事)(與)(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美)(事)(糾)(其)(過)(惡)(而)(勸)(之)(以)(善)(事)(王)(有)(良)(臣)(則)(國)(家)(安)(寧)(百)(姓)(和)(親)(故)(王)(之)(所)(急)(莫)(先)(於)(此)(官)(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其)(賢)(能)(其)(三)(曰)(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其)(六)(曰)(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賢)(能)(之)(興)(即)(其)(德)(行)(道)(藝)(之)(謂)(也)(仲)(山)(甫)(名)(缺)(仲)(字)(山)(甫)(其)(字)(也)(或)(曰)(樊)(穆)(仲)(樊)(侯)(食)(采)(於)(樊)(因)(以)(爲)(氏)(未)(詳)(孰)(是)

能舉其職(去聲)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人之秉彝(去聲)而好是懿德(去聲)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故(去聲)天生仲山甫(音補)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柔嘉維則

賦也柔(順)嘉(美)維(思)則(法)(也)(此)(承)(上)(文)(而)(言)(仲)(山)(甫)(之)(德)(柔)(嘉)(而)(有)(法)(則)(也)(或)(曰)(柔)(嘉)(維)(則)(猶)(言)(順)(則)(也)(此)(亦)(通)

令儀令色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小心翼翼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古訓是式

賦也式(用)威(儀)(不)(可)(不)(慎)(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威儀(去聲)抑抑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德音秩秩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肅肅王命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出納王命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王躬是保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出納王命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王躬是保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四牡騤騤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八鸞喈喈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穆如清風

賦也(此)(二)(章)(言)(山)(甫)(所)(以)(補)(袞)(闕)(拾)(遺)(者)(天)(生)(此)(人)(而)(命)(之)(使)(然)(也)(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其)(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求)(也)(然)(物)(欲)(有)(以)(蔽)(之)(則)(或)(不)(能)(有)(以)(踐)

仲山甫徂齊

賦也徂(往)齊(國)(名)(在)(今)(青)(州)(臨)(淄)(縣)(東)(北)(六)(十)(里)(營)(丘)

式遄其歸

賦也式(用)遄(速)歸(不)(欲)(其)(久)(於)(外)(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賦也吉甫(尹)(氏)(名)(宣)(王)(卿)(士)(也)(誦)(詩)(名)(穆)(和)(貌)(風)(化)(也

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於以見吉甫之善也綏音雖
則書其名而方叔六月之申伯韓奕之韓侯皆書其字蓋詩人之體各作詩之體各有所
謂如此而道之故出事之始也然又為稱述之始者得賢才之多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倣此考叶韓侯受命王親
命之纘戎祖考王躬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蟹叶音戒下同說力反庶
共爾位朕命不易音亦下同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境
(今陝西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
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封崇皆然
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
王錫韓侯淑旂綏音隨章夫音扶鞹音郭革金厄叶於
賦也倬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大也
于王也梁王也追貊北狄國名在今涿郡方城縣界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音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炰白交反鼈鮮魚甲煎魚東萊維何維筍維何蒲菹何
其多魯人名菹為葅
賦也既親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甲煎魚東萊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篤音束下同乘繩證反馬路車遠也
賦也既親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之鄉士也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大也
于王也梁王也追貊北狄國名在今涿郡方城縣界
○韓侯取音娶下同汝音汾叶扶云王之甥叶桑經反下同
之鄉士也
賦也既親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甲煎魚東萊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篤音束下同乘繩證反馬路車遠也
賦也既親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音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炰白交反鼈鮮魚甲煎魚東萊維何維筍維何蒲菹何
其多魯人名菹為葅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即字彭彭八鸞鏘鏘即反
鞗革金厄即反其盛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親迎以禮歸也厄烏革反鞗音條
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芮
郊公黎比皆小國無謚以地為稱師氏曰蹶
先王命之也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秩詩傳云秩
常也謝城壁池繕稅也貔猛獸名貔音毗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裔為侯此城亦召
公實王命之也
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宣王封申伯
皆先王以百蠻不可使長因封其舅之親以鄭之例推之
宣王又錫以純衮之則錫命以大矣
以簡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右貢其貢有於王
也城郭溝洫曰畝稅皆非自下
那城楚丘之類也業其城
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王前驅韓吉其一相攸莫
攸反
如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王前驅吉其一相攸莫
攸反
韓姞燕譽
姞其吉反
燕安也譽樂也
韓姞燕譽
燕安也譽樂也
有嬪有嬪
嬪婦也
有嬪有嬪
嬪婦也
汾王之甥
汾王厲王也
汾王之甥
汾王厲王也
蹶父之子
蹶父之子
韓侯妻之
妻七細反
韓侯妻之
妻七細反
諸娣從之
從才用反
諸娣從之
從才用反
祁祁如雲
祁祁徐也
祁祁如雲
祁祁徐也
韓侯顧之
顧之者親迎之禮父母送女於門
韓侯顧之
顧之者親迎之禮父母送女於門
爛其盈門
爛其盈門
諸娣從之
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
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
韓侯顧之

此其志始其走事有
疏密矣故次章助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戶廣反）經營四方（音成）王四
方徯平王國蔑定（戶圭反）時（音是）靡有爭（側耕反）王心載寧（載
財也洸洸武貌蔑勞幸也○此章言既有
以經營四方之一也既告成功則王國可
定而王心可安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婢亦反）四方徯（音奚）上洫（況逼反）
既平（音評）王國來極于疆（居良反）于理至于南海（叶音凱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君也極中之表也疆界也理治也言江
漢既平王又命召公治其疆界而為四方所取正也（叶音江
漢之滸）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叶音須）文人錫山土田（叶音徒因反）于周受（叶音
殖首天子命（叶音密）
賦也旬徧宣布也文人錫命之官也山土田謂開
方之侯伯使之各即其所受之地以為
正也四方之一也定則其所受之地皆
為虎所有矣故不得不命之以為諸侯
事畢矣歸報天子之命言非天下之所
有不敢專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叶音須）文人錫山土田（叶音徒因反）于周受（叶音
殖）秬鬯（音暢）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圭瓚（音贊）副（芳逼反）祼（古玩反）將
于京（叶音疆）
賦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鬱金
合而釀之以降神也卣中尊也圭瓚
祼圭有瓚以祼尸也副覆也祼灌也
將行也京周京也召穆公之祖康公
之命之詞言錫爾山土田于周使之
以秬鬯圭瓚祼祭其祖康公也○武
公既命之又告于文人而錫以山土
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
不敢專也而錄有功必賜書錄大頌又使往受
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
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故文武錫命之

之祖又使尔受命之寵得以世其家之意不一而足如此宜有天子萬年之壽○箋注箋子之詞以考其成功也昭明命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公之佐文武考勲集功乃以文王之命三章告命在既定雅南之日四章告命又在始建國之後也蓋以此章告命則在豳東山之時此章報新之詞故其次焉相承如此○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叶許尤反 作召公考 叶去久反 天子萬壽 叶殖酉反 令聞不已 音問 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矣陳也○言召公既受賜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功也昭明命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公之佐文武考勲集功乃以文王之命三章告命在既定雅南之日四章告命又在始建國之後也蓋以此章告命則在豳東山之時此章報新之詞故其次焉相承如此○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叶許尤反 作召公考 叶去久反 天子萬壽 叶殖酉反 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公之佐文武考勲集功乃以文王之命三章告命在既定雅南之日四章告命又在始建國之後也蓋以此章告命則在豳東山之時此章報新之詞故其次焉相承如此○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叶許尤反 作召公考 叶去久反 天子萬壽 叶殖酉反 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

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叶音祉 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 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韓詩外傳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宰兼大師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命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叶居候反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 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絨 既敬既戎 叶音羌 既安既寧 叶乃定反 王心載寧 叶奴丁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鄉師之耳皇父爲大將徐方之君自
既叛既服此言不用王命不奏王庭則慢叛師久則一
而取叛之道均也以上二章爲命將之辭
○赫赫業業葉叶蘇協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
繹騷敗久震驚徐方之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儀
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皆作行也
箋云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紂照也遊豫遊也繹連
絡也騷擾動也○庶幾以來周室衰弱至是仍天子
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整齊之人皆
已寧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綱有秦嚴也
綿綿有秦之先蓋有以震之見以震之威而天子之威已
先聲於徐方之君也故徐方之君不待天子之師之至而
自潰叛之道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
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
子言王頌其太師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

之狀寒平而極苦總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畢(畢)人(人)注(注)秉(秉)精氣閒(閒)淑者(者)內(內)門則(則)奄(奄)以(以)此(此)又(又)作(作)閽(閽)官(官)言(言)昊(昊)天(天)不惠而降亂無所定則受其福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寇賊刑罪爲之網罟此皆民之所以病也(綿(綿)蠻(蠻)黃(黃)鳥(鳥)詩(詩)曰(曰)緡(緡)蠻(蠻)黃(黃)鳥(鳥)止(止)于(于)丘(丘)隅(隅)豈(豈)不(不)知(知)避(避)患(患)而(而)不(不)知(知)所(所)以(以)綿(綿)其(其)居(居)以(以)興(興)國(國)政(政)不(不)定(定)故(故)臣(臣)得(得)以(以)偏(偏)門(門)比(比)此(此)章(章)總(總)言(言)幽(幽)王(王)造(造)亂(亂)如(如)此)○人有土田女(汝)者(者)汝(汝)有(有)之此宜無罪女(汝)反(反)收(收)殖(殖)西(西)疆(疆)之(之)田(田)二(二)音(音)之(之)人(人)有(有)民(民)人(人)女(女)(汝)(汝)者(者)(衍)(衍)(字)(字)(當)(當)(刪)(刪)(之)(之)(同)(同)(此)(此)言(言)其(其)(風)(風)(刺)(刺)(之)(之)(意)(意)(不)(不)(當)(當)(計)收(收)拘(拘)(於)(於)(此)(此)言(言)其(其)(人)(人)(生)(生)(之)(之)(不)(不)(當)(當)(有)(有)(此)(此)(事)(事)也(也)○彼(彼)有(有)旨(旨)酒(酒)又(又)有(有)嘉(嘉)殽(殽)洽(洽)比(比)其(其)鄰(鄰)昏(昏)姻(姻)孔(孔)燕(燕)豈(豈)弟(弟)君(君)子(子)莫(莫)(不)(不)(令)(令)(德)(德)(令)(令)(德)(德)(之)(之)(人)(人)(以)(以)(燕)(燕)(飲)(飲)(之)(之)(事)(事)(相)(相)(親)(親)(比)(比)(而)(而)(和)(和)(樂)(樂)(之)(之)(也)(也)(此)(此)(章)(章)(總)(總)(言)(言)(幽)(幽)(王)(王)(造)(造)(亂)(亂)(如)(如)(此)(此)○人之無良我(我)(我)(以)(以)(女)(女)((汝))(汝)(與)(與)(女)(女)((汝))(汝)(相)(相)(與)(與)((與)(與)(去)(去)(聲)(聲))(也)(也)(女)(女)((汝))(汝)(相)(相)(與)(與)((與)(與)(去)(去)(聲)(聲))(以)(以)(我)(我)(爲)(爲)(讎)(讎)(讎)(讎)((讎)(讎)(去)(去)(聲)(聲))(也)(也)(此)(此)(章)(章)(言)(言)(人)(人)(之)(之)(無)(無)(良)(良)(者)(者)(以)(以)(女)(女)((汝))(汝)(我)(我)(相)(相)(與)(與)((與)(與)(去)(去)(聲)(聲))(爲)(爲)(讎)(讎)(讎)(讎)((讎)(讎)(去)(去)(聲)(聲))(也)(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城)(城)((盛)(盛))(盛)(盛)((城)(城))((城)(城)(去)(去)(聲)(聲))((盛)(盛)(去)(去)(聲)(聲

罔不富王哉（言以色而不以德人之辨也）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悔於大邑今王今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燄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過災而不知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妖孽宜矣（妖孽災異也）

（此承上文言天之降災不由他故王能脩德則災變可弭不脩則災變不已）

（此言天降災異之由）

（此言王不脩德之故）

（此言王不脩德之故）

（此言王不脩德之故

玷缺也缺失也璵攵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戎敎恐懼甚久而不寧有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顚倒錯亂之甚如此

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滿反

賦也潰遂也揆度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戎敎恐懼甚久而不寧有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顚倒錯亂之甚如此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滿反

○朱子集傳　後世番場宋　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如昊天有成命臣工敬之類）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魯頌次周頌次商頌次魯先代不可考天子也周先代不可先時君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協）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廟者祭文王之廟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濟濟多威儀之貌秉執也文之德謂純亦不已者對配也越於也駿奉也承繼也射厭也（厭有門堂廡之厭）言於乎文王之德之純深遠矣而其所以感格人心使之濟濟而執事於廟中者蓋莫非對越天命而奉承之不顯不承無厭於人之心也

大帝矣也布武而右則大帝承奉奉也捧也見其敷於事也
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奉之以獻文
王之樂歌周頌曰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諸侯文王者所謂王者所以盛
祭歲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
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執守也行者履踐也
以行之也蓋知則不敢忽敬則不能怠和則不乖戾敬則不違越
辟而盡皆肖可知然此亦所以文王見戒備排謂頌不能
象文王之德多士不能盡和敬之道也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
走其在廟之主神主也武王既剋殷文王以木主
主祖明矣而者無所指定之也此謂文王既沒其神在天其
魂之心以所盡誠走之然無非所以事文王也
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
厭斁於人也如此二字是接上文而言歟言歎美文王之德而見文王
清廟一章八句
清清之多士皆執事助祭於清廟之中也文王之德也
穆穆乎文王之德之純純一不雜也假至也至者神之所憑依
神心文王之德不間名經其盛則豈敢自已勤祭祀之事以承
其德自然可見苟德不足以感人心則雖勤祭祀之事
誠亦無益於人
可知矣
青繩王在新邑烝祭歲冬祭名嘗祫祫祭毛公鼎曰王初
烝于成周烝祭也嘗祫皆天子宗廟之大祭烝祭歲者
云昔歲舉文王之禮也
文王既沒武王即位三年一變雖小變大變皆用
之禮也
胡銓曰武王之事不已則繼文王之志繼乎天理故自見人心之
旨繼乎人心之旨故有以有不純
然與夫文王之純一不雜何以異哉
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純
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
王之德之盛也文王之德與天道本來無二無間純有不已言
若曰但言其不已則純自見文王之純一不雜則自然不已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
不已維其一於理所以無不純焉其無不純所以爲天
不已或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北文上之所以
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無一無純
假春秋傳以溢春秋衛
曾孫篤之
何之爲假聲之轉也衛之諡也溢宇之訛也假受驗太
惠順也大順者諡之義溢受驗太惠順也無一違悖安之意
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驗恵我文王
我我其收之驗恵我文王典
曾孫篤之轉也篤厚也○言厚於文王之典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維清一章五句前二篇是頌文王之詩此篇是頌武王之典
烈文辟公諸侯也諸侯助祭於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稱所敬五等○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文貝錫福公侯三監尹之後主人酌
以酬宾故宾以此詩嶷有關文焉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維清一章五句前二篇是頌文王之詩此篇是頌武王之典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烈光也辟公諸侯也錫賜福祉皆祿也惠順也
無疆猶言無窮也○言諸侯能光其先祖之德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繹思我王造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繹思我王造
時是也邁行繹陳思語辭造爲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靡過也于爲繼序其皇之
封大靡過也于爲繼序其皇

維德百辟其刑之
於音烏乎前王不忘
又言其強於人矣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
者用此道也此皆盛德自時刑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
慕而望此戒飭而勤勉之也一勤字不特無閒懈思
當進而取法於先王也先王之德如此人能以先王為法則人
諸侯能以先王之功也至於人道明備又不謬於
其榮則人孰有忘之之理哉人孰有忘之之理哉
皆慕仰之之望之故中庸引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易之道路子孫當
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中庸引詩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自學者
未嘗見於言動之間也其實皆自謹獨而天下既平既成既定既安既治之效著
於篤恭而至於極深研幾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次公襄助諸侯相叶之義當從舊說亦可
互用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徂矣岐
音泰王荒之後漢書班固東都賦作
旦後漢書班固東都賦作
引詩時語異章句疑但
岐有夷之行
叶戶剛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也治荒服之
險阻之意也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
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作
之積是荒之作之功也至於
矣而啟廓之規模益大行道
彼險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
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天作岐山可為興王之地大王
始治之而文王繼世而成功
曰荒下對康之曰作與
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始積
耳○周之先公有后稷公劉先
作祀太王王季始
王烝哉天
烈祖皆文祀后稷而公劉王季
配彼天者不同勤王家
此篇未有成命二后受之遹王
有緝於前緝應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緒業之
下以承籍乎上者也宏深也
貴寬緩有容之意不自滿假以基緒業詞靖安也○此詩多
禮記以基命者記其實也成王之德之命并
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高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
之詞不易
成王雖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

天命者又宏深而靜緝不宏深則狹而淺緝不靜則躁而疎容之不周
慮之不審何者用力平最難其心文烈之在天下著矣而其心不測則謀必不熙故今能
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子雖新誦詩以此謂要旨在此風夜基命宥密風夜基命宥密
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定武烈者也昭烈皆光明之義文功德著於外武功德施以定亂文武之
右享之則天亦右享之矣文王即天地文王配
焉故曰既皆右享哉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
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補氏曰夙夜畏天
文處則遹式而言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文王即天地文王配
右享之則天亦右享之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
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補氏曰夙夜畏天
文處則遹式而言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
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
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
成物之時也輔氏曰明堂以父配天固也但同
文武王之時則文王為
世室當以文王配謂周世
分者既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祭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
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悔反文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
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
享我烈若有以見其必然矣[儀式刑者取法於文王
之而且先以靖四方之志無日而或忘之而文王實
守對上文其字以見事帝奉親之別繼述解嘏曰其
者尊之而不敢必也]

之委曲故於春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
也郊而曰天祈以享之也其何尊而已故以祖
稷配焉后稷天所生爰育以上更推不去配稷於郊
以親文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於明堂亦
親者也以文王配之也帝即天也
以親文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

盛君師范也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山川百神諸侯亦已諸侯亦必有以報告之故實語語以示勸懲雖武陵安則百辟畏威而懷德天下去危而就安則必矣故上天子之命以配我周之國摩監可以見矣故曰有周不顯帝命於文王受茲既命不敢怠遑夙夜以事上帝○曰實右序有周則信乎天之右序也曰允王保之則信乎我之能保天命也以天自信則信乎天下主也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則信乎我之能保天命也以天自信則信乎天命自我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則信乎天命之在我矣

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千時夏之語而命之也肆樂章名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載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誠型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格神之具神來格則降之福來歆者受
福之本歆以受福則降之福又無窮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
後蔡武子王室則必有專祭豈關王以
則夫子正祭於成康與借曰文世室無詩
輯經擇中庸或然何以知之然伯禽所存者尊之耳
試世室如周公之說至孝王時立武世室朱子
亦以制數之說或然則是自昭王以下歷穆
共懿孝四王都如此域未出國
語說見前篇而論則執說即繫焉
信朱子引之亦
說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叶羽求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烝衆極中也貽遺也來小麥牟
大麥也率循也育養也○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
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貽我民
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福養下民是以無
有遠近彼此之殊而若以陳其君臣分子一帝清於
中國也此蓋尊稱之詞猶曰天下云爾界畫
也中國則四海之內皆在其
中矣○立我烝民此可徵於天下之民而擬其能
升之時又胎之以養民也民生足食然有恒心然
猶飢民之命闕教化之道文德之效於天下愛臨數何
生民而寘何說天者蓋見之矣或曰此所謂納百
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增經吳師道曰天之於民有之
舜人者以此之
文諸臣言后稷
報也今之者意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
後蔡武子王室則必有專祭豈關王以
則夫子正祭於成康與借曰文世室無詩
輯經擇中庸或然何以知之然伯禽所存者尊之耳
試世室如周公之說至孝王時立武世室朱子
亦以制數之說或然則是自昭王以下歷穆
共懿孝四王都如此域未出國
語說見前篇而論則執說即繫焉
信朱子引之亦
說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叶羽求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烝衆極中也貽遺也來小麥牟
大麥也率循也育養也○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
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貽我民
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福養下民是以無
有遠近彼此之殊而若以陳其君臣分子一帝清於
中國也此蓋尊稱之詞猶曰天下云爾界畫
也中國則四海之內皆在其
中矣○立我烝民此可徵於天下之民而擬其能
升之時又胎之以養民也民生足食然有恒心然
猶飢民之命闕教化之道文德之效於天下愛臨數何
生民而寘何說天者蓋見之矣或曰此所謂納百
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臣之副也周禮冢宰之職以佐王治邦國
文嘉曰冢宰副也冢大也宰治也
保介副也冢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畚二歲田
也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
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穀人甸徒也周禮甸師
田之官也庤具錢銚銚鎛屬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
也文穫也○此乃言新舊交接之事此一節專戒農官之詞言二月
一則當治其新舊矣今如何哉新田用功最急故特問之然已有

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故舉彼以明此而比興
服之上帝又將賜我新舍以豐年也都會通受豐年
知於是命創徒具農器以治其新舍而又將忽其
收成也始然首命當知農時及時用功富先其所難後
者來年可為續食之計而再成又為舉歲之謀彼可
覩之美徵知此得不
盡人力以特有秋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斯烈音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
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家有州內
之詩言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
亦有斯容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故曰西雝客謂二王之後其之後杞商
天子有事脯焉有喪拜焉者也
以謂所謂作賓王家是也
證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之詩言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
亦有斯容
在彼無惡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賦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斁之者言皆愛之者
也無歌之者言皆敬之也在彼在此互言之以見無
不愛敬之也蓋亦德學兼人而德學兼人而
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
衆為言故云
必鄉遂之官司教之焉遂地官
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
烈文三章十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文猶言有功德之人也辟公諸侯也錫賜
也祉福惠皆謂福也保安也
無疆子孫保之
無窮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斁之者
也無歌之者言皆敬之也在彼在此互言之以見無
不愛敬之也蓋亦德學兼人而德學兼人而
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其譽歟
之後又有德業之美而載譽聲之
今各矣又頌其德業之美常然而譽益
重幾以引繹日而長保此令名也
惠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必

彼堅其命而有厥於彼榮德衆賢統承先王忠厚之
至也榮德者我尊榮其先聖王之德也衆賢也衆其賢而使之奉
其先王之祭祀焉○如字又音
遠羅詩通釋引阮氏說明有錢此即愛敬之意
一本無此字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鷺之飛于彼西雝我客來助祭所以絜其
一絜祓之也于音
雝本亦通作一字
鄭美之也于一節祝之也
辜之絜而致福望之意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洛反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
熱則百穀無不熟矣烝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
至億曰秭烝進畀予與洽備也○此秋冬報賽
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於可以烝祭祀備百禮神降之福將甚
焉酒醴以至榮盛以及內羞烹之類方丈盈溢特甚爾爾之類
也○爾音
禮器不一舉祀之禮亦不一端必陽數成之焉此以陰數為主
則陰實焉鼓鼗為先故舉之耳
形則陰而已故書或云以止樂者也二舞
以陰數成之焉止樂也必陽
之用則終焉
非田祖先農方社之所
與初下無換入之節以下載也○集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庭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序以此為始作樂
十人古制樂三百人相之

今乎祖之詩鄭氏曰今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北工歌也兩句總序其事也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業所以飾栒為大板縣於簴上畫以雲氣虡所以飾縣為鐻
崇牙以捷縣之上飾畫以鱗甲周之
下縣五采之羽而注於簴之角焉應小鞉
助鼓也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陳
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鼗
之日置鼓植而擊之殷楹鼓貫而縣之周縣鼓縣而擊之
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
左右擊之起樂者也圉亦作敔
七鉦金刻為鉦狀如鐘有七枚
以木長尺櫟之
櫟音歷
以止樂者也二舞
以陰數成之焉止樂也必陽
之用也陽數奇天也樂作陽也自然之
則陰實焉鼓鼗為先故舉之耳
形則陰而已故書或云以止樂者也二舞
即苗
併兩而吹之者也
樂圖以止樂焉管言之而
簫管之細亦備舉焉見於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
厥成以上叶
廢成疊字
我客一王後也觀通也成就也王既

部九成之成樂竟猶觀者若忘歸即承樂成之辭
故必備言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輯鄭
蔡氏曰舜也韶樂所謂簫韶者是也不齊則其
實冊朱也蓋充以是為證耳樂必尊和者也然先代
最為親至今也猶言賓在位則其心之敬可知矣輯和
睦則有助祭者之誠敬則有感格之意蓋駿奔走執豆
見其容貌如此而已是則有助祭者之誠敬也蓋敬
有主祭者之誠敬也蓋敬
有瞽一章十三句
音鼓
之大
皆也
奠音淀沮七
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
叶于緜音眉音
晚反鱣魚常音
陳反
賦也荷與數詞潛深也沮止也魚深則依水而
止鱣鮪大魚也興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陰避
寒因以深淵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鱣鮪
見則有人鱣鮪見陳則有長若陳列然而長若
命漁師施罛濊天子親往○音魚先薦寔享
工祭歌也或曰冬魚在定者皆來臣
寒魚皆可薦春雖藏猶所祀定而祀亡則象
有來雝雝叶于公反至止肅雝相息亮維辟音壁公天
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
穆天子之容也辟音毗公反○此武王祭
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
不以其名號之耳夏商之君皆稱名如此○不遹

文也謀其名而發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稱舉事神者如輔文王則不敢斥之○爾元發謀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魏王名蕃晉賢亦自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發於世之臣有公孫敖晉文公名重耳發於世之臣有公孫敖晉文公名重耳發於世之臣有公孫敖晉文公名重耳

賦也客微子也薛氏曰微子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臣也周既滅商封微子啓于宋也

○此微子來見去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則所以尊事王家之不敢有貳心也

詳傳曰敬慎貌敖傲慢也○此微子來見去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先代之餘稱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之文物也而又殷禮威儀之盛則所以尊事王家之不敢有貳心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縶執也以繫其馬同上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者宿而又宿信信者信而又信縶其馬者欲其久留而不去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縶執也以繫其馬同上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者宿而又宿信信者信而又信縶其馬者欲其久留而不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追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不盡其方也既有淫威來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下盡承所謂淫威大威也易者不肅之象但大也

其成若自謂已嗣成已治則陷矣嬰敬同無所依怙之意或衰病也

臣衛曰敬在於言成王喪畢思慕煮氣未能平此釋敬之義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此說敬之意就若追而及之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沒保安明顯也安謂無危亡之

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帝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大抵本作三公揖讓而臣衛引此句頗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以上天歆享現神而安之也見後漢李固傳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音嗚予音悠哉朕未有艾音刈

訪謀也落始也率循也昭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始循此道而已道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

淫則禍之義者培之天之道無偏厚於此而薄於彼蓋願矣哉其命辭常訴以德不易也

不吾聖當知其聰明睿智足以臨下有此者蓋指文王小存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蓋指文王小存常若陟降於

不然不可以不敬也天之監人有顯道與其命辭至精至詳不遠而易知其理至明至白不難而易見此則敬止之功矣○大有顯道與其命辭至精至詳不遠而易知其理至明至白不難而易見此則敬止之功矣○大

且不易者信然而當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雖子小子里反不聰敬止音恥下同敬之止也佛符勿反下同緝七入反熙許其反佛符勿反下同緝七入反熙許其反

將進也佛弼通存有任也○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

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

有所進積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願群臣輔助我所

幸若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故有所慮參廣反下同捨音舍有所謀於人慮慧智恒存事或疑焉

盖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

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慮而謹後患乎訪落音放冲直中反難乃旦反集于入反

得辛勤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儆者

桃蟲鷦鷯之雛化而爲鳥故名桃蟲陸氏曰桃蟲本又作鴞同音消鷦音焦雛仕于反化呼卦反爲于偽反

終大也程子曰鷦鷯微其巢至精至細蓋以茸毳之物編織而成之大風雨不能破也雀之巧者不能窺也

名工皆一名女阮反

蓼辛苦之物也○此亦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慎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

無由至矣閻若璩以時考之武王訪落之事小毖之思合文武訪落之事始終一貫以時考之小毖之思合文武訪落之事始終一貫

戰兢之戰栗恐各反其辨澤澤音釋叶反落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刈芟山咸反刈魚肺反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厚貌俶始也載事也南畝田之南向者也播種也百穀總名也實是也函含也活生也驛驛衆多貌達出也

俶昌叔反載子亥反下同耜音似播補佐反驛音亦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耦偶也耘去草也隰謂新治之田畛謂舊田之有畔者

耦五口反隰似入反畛之忍反

或芸或芓或耘或耔或耨或耘去草曰芸芓本也耔壅本也耨去草也

芸音云芓音以耔音子耨奴豆反

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薅呼刀反荼音徒蓼音了朽許久反茂音貿

荼蓼雜草惡物朽腐也黍稷善穀茂美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有略其耜耜廣深貌

略音良反

播厥百穀既庤既衍實函斯活

既庤既衍庤積也衍饒也

庤直里反衍以淺反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於豔反

厭於豔反傑其列反

厭於豔反傑其列反厭於豔反傑其列反厭於豔反傑其列反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甸侯男侯以爵反其職有依其士與以反有略其封養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主家長上聲也俶始也載事也南畝田在南者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甸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興甿之田也有略有封之田者以其力也甿民也以養父母謂之甿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也太宰云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注云謂若今雇民作者也左右助也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資衆飲食聲也嬉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饁耕夫相勞去聲也有饁其子往與反饁於輒反田畯至喜

力章天論知之所事事於此數反

載南畝良耜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播種也斯活叶呼骨反

驛驛其達叶忙皮反有厭其傑驛驛疏達出土也此生出之時厭厭美好之貌傑特立也

不殊下篇放此初本無其用應亦不殊一句改本無下篇放此一句今按無上句則不足以定後篇之用無下句則不足以定三篇所用無不同矣

實堅實栽利也堅栽者實利而結牢也此治田之事

說見前篇之事此播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聚積委積也倉黃廩曰積反其糟子糊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以椒為年養疾病疏曰椒氣芬香以芬香之物和酒使人飲之令人延年益壽也椒聚古人以椒釀酒也

胡考之所以安也酒食所以養老者之脾也此言豐年之物足以講賢養老者又欲其多而有餘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居銀反振古如茲無疆

且此猶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公劉百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下篇放此初本無其用應亦不殊一句改本無下篇放此一句今按無上句則不足以定後篇之用無下句則不足以定三篇所用無不同矣

載芟載柞側格反其耕泽泽除草也柞斫木也耕發土也泽泽猶深廣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耦耕也耘去草也隰畛皆田間也

有略其耜俶南畝耜耒金也略利也俶始也南畝田在南者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函含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葉也達出土也傑特立也

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表反徐甫遙反良耜俶載南畝

綿綿詳審也麃耘也

播厥百穀實堅斯活叶呼骨反

說見前篇播種之事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饟者也饟饋食也筥亦筐屬也此
章八句前章之事輯錄朱氏謂此詩敘田家之樂則以黍收斂也
其笠伊糾糾其鎛音博斯趙直遙反以薅呼毛反茶蓼
糾然笠之貌鎛鋤屬也趙刺草也薅去草也茶苦菜也
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茶為
辣音蓼茶或用以毒魚即所謂茶毒也
荼蓼朽止黍稻茂叶莫口反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黍稻茂盛
穫之挃挃音質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側乙反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堅實貌崇高也墉城也比密也櫛理髮也言眾多也百室
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司徒比閭族黨之法也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殺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民富而知禮則婦子安矣
殺時猪音如豭音加牡曰剥普角反其角濈濈音集
有牷全之勞不獨安逸而已剥割也豭牡豕也角足之節濈濈聚貌
之人無譏
黃牛黑喙曰猪小豕也牡曰豭喙黑也濈濈聚貌
當以黃牛黑喙之豭祭此詩為祝祠社稷之詩耳然
本次為宗廟樂歌則周人用豭牡赤黃曰騂黃時日

也門堂觀垂罷遂豆之屬祭祀設於東序凡陳設於東序遷豆謂在東序
凡祭兩敦在西室奠自西階升入東序乃設之及饋乃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面告尸禮畢下堂北面告主人亦北面告尸禮畢主人亦下堂北面告之蓋此時主人在阼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

失其舊矣時作者亦誤矣朱子謂今之篇次

多不得之說又舉武王

以先儒之說爲未然

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

序以爲講武類禡

之詩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將

周之命於音嗚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嘆美辭思

語辭

文王之功而言其所事之可繹思（此頌者下繹思指言其所事之可繹思（此頌

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諸本王字次武

了不敢在時大將之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乃是

而言於武王時大將之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乃是

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而此文王功德之在人

而可繹思者人士之也皆文王功

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

矣遂數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

不忘也文王功德之大者下文所言是也人士之也皆文王功

日之思其可忘乎以圖謀治功不然則爾諸侯盡受命

伊天下爾受瀍之命爲諸侯當思念乎文王也

賚一章六句

般一章七句

般音盤

般樂未詳此與時邁同一類皆頌告成

般旋也

氏曰般

樂也

魯頌四之四

魯頌四之四

魯公伯禽之墟在兗州曲阜東平府今兗州南東平府今充州南今屬山東魯國皆有變風宋實兼有商之后湯都亳人之后是以天下詩所以體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諦而刪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晏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魯之頌猶商之頌也其地也魯頌頌其君亦謂之頌猶商之頌其君於宗廟無變風變雅其詩所以興廢之迹也故曰魯頌猶商之頌也舊說孔氏曰殷周公數之終而十九世孫僖公中興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惜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燕飲則閟宮有侐無形禮容有恤憂勞也燕飲則思其立功以成此美之端而所以為此美之由則思其立心之遠也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也但爾云者僖公牧馬之盛用有道以漸而大則猶未純疑耳而或然閟宮言僖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言僖公之事則僖公二字易之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立心遠者言不為一時之計而為悠久之謀也

馬之蕃息非一日能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閟宮君子能脩其德而神明之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解題之體皆然後世南見北山移文而作北山移文者亦譏其假隱以干名譽則言其駟而牡者有十六種各種其類而言皆以見其蕃息之多僖公之馬或

賦也答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駱赤茄曰騂青黑
曰騏在在有力也 騋胡直反騅之追反駱音洛騂息營反騏奇
力則可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
有駰有騢有騮 駉音扃坰音迥薄音博騅之追反駰音因騢音遐騮音留
賦也青驪驎曰騅黃白駰黑身白鬣曰駰赤身黑鬣曰騢黑身白脊曰騮
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合之連錢 驪音離驎音吝深式禁反淺七演反斑音班駁北角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騜有魚有
騵 騜音駕騵音元
賦也騜黃白雜毛如魚鱗合之連錢 ○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無邪思馬斯作

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此可以論詩之全體
駉四章章八句 夏變烝反
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有常章而不病其反覆也
駉民田牧於車曰彭彭有力貌則牧民所有常職初不病民后稷官有常職而不病其盛也
彭彭言其盛也但取其有力而已非為良馬而發也
則力之徒而駿言之也 駿音峻
日無邪言其心之誠也 誠則遠之不已無邪而誠正皆自斯義而推之則每章皆自為義
無邪則遠矣 ○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無邪思馬斯臧

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忍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此蘇氏所謂以意逆志者
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此可以論詩之全體
駉四章章八句 章同句異
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有常章而不病其反覆也
駉民田牧於車曰彭彭有力貌則牧民所有常職初不病民后稷官有常職而不病其盛也
彭彭言其盛也但取其有力而已非為良馬而發也
則力之徒而駿言之也 駿音峻
日無邪言其心之誠也 誠則遠之不已無邪而誠正皆自斯義而推之則每章皆自為義
無邪則遠矣 ○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無邪思馬斯臧

賦也陰白雜毛曰騅蒼黑色今泥驄也形白雜毛曰駱
白鬣黑 鬣音獵下二同
一義而兩象行則兩象正則一義考之必以遠不在其性而在其氣矣凡思
之為言其性也○思無邪者心之正也
通乎此理故詩人以此終之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曰騢彤赤也 騢音遐
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胡氏曰如正風雅頌皆言可以起人善心而變風變雅皆言可以
懲人惡意而不可如此所以論詩者使思無邪也此熟飫而頌禱之詞也
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
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

有駜駜彼乘牡 駜音必
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
明叶莫郎反 振音真
鷺于下 鷺音路
興也駜馬肥強貌言盛也 明明辨治也 振振群飛貌鷺羽舞者所持或
以鳥羽或以牛尾 ○有駜有駜彼乘牡
有駜有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
鷺于飛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咽音煙
興也咽咽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鼓聲以警眾舞亦興也 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
也此熟飫而頌禱之詞也

水既平后稷乃播百穀（穀音谷下同）既平何以爲民用哉。下言稷播止封於邰教民稼穡而農事興能繼大禹之功此節專言后稷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音泰）王居岐之陽（陽音羊）實始翦（音箭）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牧上音目野音墅）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力舉反）克咸厥功（古反）王曰叔父（扶雨反）建爾元子（音子下同）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扶雨反）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之漸矣○此言大王王季之德所以開王業者蓋有前人之漸如此也致極也貳疑也虞度也極天之德由其民歸之然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此言武王在其中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也宇居也此述成王命之詞○此章言大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皆有以開後人而魯公受封尊之所以報本而成業伯禽之所以父而受封尊之所以有此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庸音容）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莊公莊嚴之謚子音慈）龍旂承祀（旂音祈）六轡耳耳（轡音配耳音而）春秋匪解（音蟹）烝（之承反）哉皇皇后帝皇皇后稷享以騂犧（音宣音羲）是饗（許兩反）是宜（牛何二反）降福既多（音侈）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蕞（子外反）爾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蕞猶纍纍之纍）此章疑有闕文如此則語意不完○此章言魯公之有王禮故不敢褻文公皇祖之降福可謂多矣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楅音逼衡戶庚反）白牡騂剛（息營反）牾（五故反）牛一云（毛）（毛包反）（茸而容反）周公尚（時掌反）之（此絕故也）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騂剛牲周公之牲也牾牛一歲也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步交反）胾（側吏反）羹（音郎）（當反）籩豆大房（此下當有脫文）

賦也將將猶鏘鏘也炰炮之也胾大臠也羹牛藿羊苦豕薇（叶祁履反）也房俎名不正則言不順此周公之所以不免乎攝也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尤羊反）俾爾昌（叶尺良反）爾（叶奚何反）熾而昌（叶尺良反）碩大且（子余反）篤（叶冬祝反）

賦也萬舞用干戚之舞也洋洋盛貌孝孫謂魯公慶福也碩大且篤皆指其身體而言也

○俾爾昌（叶尺良反）爾（叶奚何反）熾而昌（叶尺良反）俾爾壽（叶殖酉反）爾（叶奚何反）耆（音祁）而艾（叶魚肺反）

賦也耆艾皆老也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叶力中反）

賦也三壽作朋猶曰三老五更也岡陵喻魯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松桷有舄（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且（子余反）碩（叶常隻反）

賦也桷椽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奚斯魯公子魏之孫莊公之子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子余反）碩（叶常隻反）萬民是若（叶而灼反）

賦也若順也

○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子余反）碩（叶常隻反）新廟有侐（音密）寢廟既成既安既寧既固（叶古五反）

賦也侐閉也

○魯侯燕喜（許記反）令妻壽（叶殖酉反）母（叶滿彼反）宜（叶魚羈反）大夫（此下當有脫文）

賦也燕喜安樂也令妻壽母猶曰有子有孫而又有壽考之福也宜猶多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鑿氏曰鑿尊屬酒
鬼神尚質 毛氏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炮之豚
注云爓汲湯以去其毛而炮之也爓汲火熟之也或
反 夫毛其毛而炮之也云陽中論肉之名
薄切肉也葵大葵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清煮
肉汁不和去聲盛平之以登貴其質也輯錄公食大夫
記云以大羹清不
和注不和無鹽菜也盛平之以登貴其質也輯錄曹氏曰不和如
汉見時牲饋食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器故曰鉶芼大可
義羊苦豕薇也輯錄曹氏曰不和如
周不震赫也輯錄曹氏曰常盛不滿如
不踰也永常也
萬舞名震驚動也輯錄曹氏曰常盛不滿如
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壽氏琪復曰有押尔雅昌
盛而昌長也邦家之禎固也
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
盛也大也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壽氏琪復曰有押尔雅昌
盛而昌長也邦家之禎固也
公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得十四世而湯有
其後三宗遂興（宗興大戊祖甲即大甲）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子微子啓於宋續其禮樂
以奉商後（音恭）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豬之野（孫毓評錄所謂孟諸）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
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亦
采入焉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
通也（釋錄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伯夏伯夏生防叔防叔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帛父帛父生仲尼則正考甲是仲尼六代之祖）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
虞城縣（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虞城縣）
一
亳州界（封爵今王畿帝堯所都也湯又遷焉在今河南亳州）
世家（此入商頌之次）
猶及爾舞（音無）有烈（號音）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何數鼓聲那多盛深也（簡簡衍長也言鼓聲深長而和大也）衍（音旦）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
人尚聲（莫成反）其味未成（昔聚未成未用惟也）湯其聲聚未成未用惟也野蕩
（音湯）而心散之義（分也）次樂三闋（苦穴反）然後出迎牲
即此是也（此一章之又禮之終所以薦樂由陰陽之和）

（此入商頌之次）
猶及爾舞（音無）有烈（號音）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何數鼓聲那多盛深也（簡簡衍長也言鼓聲深長而和大也）衍（音旦）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
人尚聲（莫成反）其味未成（昔聚未成未用惟也）湯其聲聚未成未用惟也野蕩
（音湯）而心散之義（分也）次樂三闋（苦穴反）然後出迎牲
即此是也（此一章之又禮之終所以薦樂由陰陽之和）

旧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始祀成湯乃奏之）
言之（序也）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音羔）於（音烏）赫湯孫（叶音蓀）穆穆厥德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
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孫毓評錄）曰（音越）之日思其居處
上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音
即其地而言笑語即其人平日志意樂嗜則生前所
樂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見音賢）周
旋之中（鄭注本云女教之淵淵深遠也嘒嘒
清貌也（嘒烏惠反）管如字）參（七南反）然必有聞乎其聲（此入商頌之次）
聲（其動作容貌）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入
容聲皆謂祭之日）容聲（其容貌）既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
位（見賢遍反）周旋慶（去聲）之（其容貌）容聲（其動作容貌）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入容聲皆謂祭之日）容聲（其容貌）既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見賢遍反）周旋慶（去聲）之（其容貌）
思之（其容貌）聲（其動作容貌）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入容聲皆謂祭之日

衎燕有敖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論語曰庸敬敖傲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
文言鞉鼓管簫作於堂下其聲無相
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宗廟事畢小祀將事時樂亦作如養老
故既祭而鼓鼜送尸亦其
證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
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
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賚無疆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
嗟烈祖有秩斯祜無窮之福可以申錫無疆及子孫斯
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
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賚我思成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
嗟烈祖有秩斯祜無窮之福可以申錫無疆及子孫斯
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
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賚我思成
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申重之意
嗟烈祖有秩斯祜無窮之福可以申錫無疆及子孫斯
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
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賚我思成
戒既平叶音音備下文
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申
嗟烈祖有秩斯祜無窮之福可以申錫無疆及子孫斯
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
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賚我思成
戒既平叶音音備下文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綏安也眉壽秀眉也黃耇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其敬之道古
古人之敬皆出於自然故能謹於細微而事有始終不可忘也
王之傳其猶不敢墜厥有成
昔曰先民自古又非今日之謂
傳說遠也
假以溫恭毖祀昭事烈文
毖慎也烈文湯之臣
特奉也言湯其高祖我其慎之也
其子孫之意蓋幾其祖之
神不然非類故曰非其子孫之所歆也則祖孫之
間氣相感其
享之也必然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辟公諸侯也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言無爭競而敬而辭一也
是能保其子孫之皆敬也
言其載清酤而既戒我眉壽以思成矣
敬在尊也酒在尊而
神即降則已享

止君業開也 箋則業開治之義前言不成者因使國有成湯非力服而化言之以見後王之武靡不順又演而言王業之所由興也

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北一節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有百穀是何物字

四海來假 箋音格同來假來格祁祁衆多貌來格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箋來格祁祁大疏是衆祁祁其中安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本章者

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休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詩首言天命而揚天下放此詩先王因天命而不失爭地利後王因天命而助榮者即先王所論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洚水荐至禹敷下土方 絕句 天閒高峯者下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幅音福員音云既長有娀息亮反

肇域彼四海 川流有反

肇開也 箋則開治之以見後王之武靡不順之義前言不成者因使國有成湯非力服而化言之以見後王之武靡不順又演而言王業之所由興也

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有百穀是何物字

四海來假 箋音格同來假來格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箋來格祁祁衆多貌來格祁祁大疏是衆祁祁其中安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本章者

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休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詩首言天命而揚天下放此詩先王因天命而不失爭地利後王因天命而助榮者即先王所論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洚水荐至禹敷下土方 絕句 天閒高峯者下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幅音福員音云既長有娀息亮反

肇域彼四海 川流有反

肇開也 箋則開治之以見後王之武靡不順之義前言不成者因使國有成湯非力服而化言之以見後王之武靡不順又演而言王業之所由興也

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有百穀是何物字

四海來假 箋音格同來假來格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箋來格祁祁衆多貌來格祁祁大疏是衆祁祁其中安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本章者

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休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詩首言天命而揚天下放此詩先王因天命而不失爭地利後王因天命而助榮者即先王所論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洚水荐至禹敷下土方 絕句 天閒高峯者下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幅音福員音云既長有娀息亮反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箋云帝命遷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遹遷又也祇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即汝諧言之也天命未嘗去之汝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汝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躋之聖敬則非若常人之敬而已日新其德愈久而日躋升焉昭假猶言至誠感神也既當此時而得天下之人會合之機又有此聖敬以致之者皆非人力所能為也天人交與之故湯起為天子之故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虓音虎音許何音胡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音酋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綴猶結也虓猶如也言一本生三葉也本剛者也葉五帝三王所象瑞云鎮天子以球玉注晏玉大圭桓四鎮之山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虓猶如也言一本生三葉也本剛者也葉五帝三王所象瑞云鎮天子以球玉注晏玉大圭桓四鎮之山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虓猶如旗之繫音係所係屬也旗之繫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綴著長丁丈也旗之所指則屬之此言綴旗之事也旗之所指則眾隨之皆以旗為主故以為喻○言天之命度然也而所以敷政能優優此而不違之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而受福也何荷競竦竦緩也優優寬裕之貌荷負也言天之命度然也而所以敷政能優優此而不違之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而受福也何荷競竦竦緩也優優寬裕之貌荷負也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為下國駿音俊厖莫邦反叶莫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上聲下同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共通合球之言貢惟尊與球同義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龐馬也龐厚也敷奏其勇猶言大莊其武功也懋恐竦懼也此與上章文勢同皆因其致功而言之故此章又有此聖敬以致之者皆非人力所能為也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音酋反
賦也休美也競強也絿急也遒聚也天之美道聚也氏曰湯為諸侯所係屬之意道聚也天之命度然也而所以敷政能優優此而不違之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而受福也何荷競竦竦緩也優優寬裕之貌荷負也言天之命度然也而所以敷政能優優此而不違之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而受福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戉越音戉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賦也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誰也敢當也言武王之威如此誰敢當之乎

○苟有三葉五葉音協叶胡頰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扶廢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載旆武王鳥旗武王號武湯此又歌武王事湯其本也葉世也本剛者也葉五帝三王所象瑞云鎮天子以球玉注晏玉大圭桓四鎮之山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虓猶如也言一本生三葉也本剛者也葉五帝三王所象瑞云鎮天子以球玉注晏玉大圭桓四鎮之山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虓猶如旗之繫音係所係屬也旗之所指則屬之此言綴旗之事也旗之所指則眾隨之皆以旗為主故以為喻○言天之命度然也而所以敷政能優優此而不違之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而受福也何荷競竦竦緩也優優寬裕之貌荷負也言天之命度然也而所以敷政能優優此而不違之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而受福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戉越音戉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賦也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誰也敢當也言武王之威如此誰敢當之乎

○苟有三葉五葉音協叶胡頰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扶廢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載旆武王鳥旗武王號武湯此又歌武王事湯其本也葉世

輔氏曰四章章五句章六章言武功之盛降于卿士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震動也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
賦也 葉世 震懼業危也 天子 叶獎里反 實維阿衡 卿士 叶戶剛反 實左 音佐 右 音又 商王
賦也 葉世 震懼業危也 天子 叶獎里反 實維阿衡 卿士 叶戶剛反 實左 音佐 右 音又 商王
矣 此字指成湯特言之 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 允也 天子 指湯也 九篇也 後世言 眞主也 降言天賜之也 即賚予卿士之義 卿士 則伊尹也 官號也 實左右商王 其職
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 年以王者 輯柔 所謂五百
其同 見有名世者為之輔佐也 阿衡 伊尹 官號也 實左右商王 其職
阿衡言所依倚而取平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首章舉書契二章言契興起之緒 五章言成湯興起之緒 六章言其征伐次第

七章言其得輔佐之助
序次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 去聲 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見盤 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 此言湯則來禘 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大祫則合羣昭羣穆 已毀未毀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 祫祭之名見於此詩矣
撻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荊楚 荊楚 面規反 入其阻 哀 烏侯反 荊之旅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 象呂反

賦也氐羌 夷狄國在西方 享 獻也 世見 現曰王 三十年曰世 莫敢不來享 叶虛良反 莫敢不來王 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 夷狄國在西方 享 獻也 世見 現曰王 三十年曰世 莫敢不來享 叶虛良反 莫敢不來王 曰商是常
○維女荊楚 女 音汝 居國南鄉 鄉 許亮反 昔有成湯 自彼氐羌 氐 都帝反
賦也 多辟 諸侯也 來辟 來王也 適 通 ○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 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 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 庶可以免罪
矣 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賦也 多辟 諸侯也 來辟 來王也 適 通 ○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 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 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 庶可以免罪
矣 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多辟 辟 音壁 設都于禹之績 績 百畢反 歲事來辟 辟 音壁 勿予禍
適 都歷反 稼穡匪解 解 音蟹 叶居又反
賦也 多辟 諸侯也 來辟 來王也 適 通 ○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 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 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 庶可以免罪
矣 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安正書堂刊

癸未年仲夏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殷武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衰荊之旅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

維汝荊楚居國南土
南土

維禹之績
禹治水

歲事來辟
辟君

勿予禍適
適過

稼穡匪解
解懈

天命多辟
辟君

設都于禹之績
禹治水

歷世相承
承繼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氐羌

莫敢不來王
王

曰商是常
常法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
氐羌

莫敢不來享
享貢

莫敢不來王
王

曰商是常
常法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
怠遑命于下國叶韻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允允信也正之以繩墨然後削之以斧斤此言之存也挺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濫刑之過也遑暇封
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
民亦有嚴矣天之視聽在民則聽明明惟賞不僭刑
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
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動
不僭濫怠遑以致之耳荀不務此而唯威
力之是尚則民畏即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叶韻考
叶韻反

此則謂天命于下國即所以大建其福也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非承前章而言
翼翼整敬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
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整敬明盛皆以言
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
謂後嗣子孫也襲道中興國勢續舊而易服而弗改
厥后奄有九有
厥后奄有九有負反是斷音短是要約
厥后奄有九有叶韻負反是斷音短是要約
厥后奄有九有五連反旅楹有閑叶韻反
斷反閑音
是處於方
斷反閑音
是處於方
是處於方
是處於方